

# 续侠隐记（二十年后）

大仲马 著

伍光建 译

## 茅盾谈《侠隐记》、《续侠隐记》

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那时（注：1923 年）正在标点伍光建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和《续侠隐记》。伍光建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而且不是全译，有删节，可是他的译本有特点：第一，他的删节很有分寸，务求不损伤原书的精采，因此，书中的达特安和三个火枪手的不同个性在译本中非常鲜明，甚至四人说话的腔调也有个性；第二，伍光建的白话文，既不同于中国旧小说（远之则如“三言”、“二拍”，近之则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由于这些原因，我选它作为我所标点加注的第二种外国名著译本……

大仲马于一八三九年开始写历史小说，就震动了法国文坛，《达特安三部曲》的第一部《三个火枪手》（注：即《侠隐记》）于一八四四年发表，更使他的名声越过海洋。英国的大作家萨克雷读《三个火枪手》竟至废寝忘食，非要一口气读完不可……

摘自茅盾的回忆录第六节《文学与政治的交情》

（据《新华月报 文摘版》1980 年第 4 期）

伍光建先生生于一八六六年的广东新会，初拜于严复先生门下，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后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Greenwich Royal Naval College）深造五年。留学归国后，先生于一八九九年夏至一九〇二年冬任南洋公学的提调，提调就是实际的教务负责人，先后与何嗣焜、张元济、劳乃宣、沈曾植等总理（即校长）共事，期间亦参与公学译书院事；一九〇五年春南洋公学取消提调一职，改称教务长，伍光建先生又领首任教务长衔半年。如今能找到的关于光建先生的资料非常之少，按照时间来推算，后一次离职的原因可能是要随当时清朝的镇国公载泽赴西方考察宪政。在一九八六年由上交、西交共同编辑出版的《交通大学校史（1986-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里还可以发现盛宣怀先生在给清廷的呈文中“盛赞”（的确是“盛赞”）“译才如严复、伍光建者实罕其匹”，师生同得如此高的赞誉，也是杏林、

而且是译界的佳话了。

我们且来看看光建先生翻译的作品都有哪些。计文学类有：大仲马的《侠隐记》（现在的译本通称《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和《蒙提喀列斯突伯爵》、雷俄（即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海上的劳工》、狄更斯的《二京记》（即《双城记》）和《劳苦世界》（即《艰难时世》）、萨克莱（现通译为萨克雷）的《浮华世界》（即《名利场》）、何桑（即霍桑）的《红字记》（即《红字》）、歌士米（Goldsmith）的《维克斐牧师传》和《诡姻缘》、Sheridan 的《造谣学校》、杜退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恶与刑罚》（即《罪与罚》）、佐治·爱略脱（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的《阿当贝特》、巴尔沙克（即巴尔扎克）的《巴尔沙克的短篇小说》、奥显理（即欧·亨利）的《白菜与帝王》（欧·亨利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沁克雷的《财阀》、留伊斯的《大街》、斐尔丁的《大伟人威立特传》、史蒂文森的《费利沙海滩》、施尔万提的（即塞万提斯）《疯侠》（即《堂吉珂德》）、迈尔的《甘特巴尔利的圣妥玛》、安娜图勒的《红百合花》、安赛特的《金奈》、格士克夫人的《克兰弗》、李敦的《罗马英雄里因济》、契诃夫的《洛士柴尔特的提琴》、夏罗德·布伦忒（即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洛雪小姐游学记》（即《维莱特》）和《孤女飘零记》（即《简·爱》）、艾米丽·勃朗特的《狭路冤家》（即《呼啸山庄》）、士维甫特（即斯威夫特）《伽利华游记》（即《格列佛游记》）等。文化类：斯

宾挪莎（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休谟的《人之悟性论》、马基亚韦利的《霸术》（现在通称《君主论》）、麦尔兹（Merz）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等。政治历史方面：《拿破仑日记》、卢特维希（一定是 Ludwig，即路德维希）《俾斯麦》、马德楞的《法国大革命史》、基佐的《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等。（人名书名皆从当时译法，有些与现在译法不同而我又了解的，注出了现在通行的译法。）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译作只是现在在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可以找到的一部分而已，一定还有出版了却没有被以上两家图书馆收藏的，而且，光建先生还有大量译作时至今日仍未能出版，比如吉本（也译作吉朋）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然而仅仅由这一部分，而且先撇开译文的质量不论，单单看拣择的眼光（有些不是光建

先生一人决定的，而是出版社的约稿，但我以为于这些，光建先生也一定是认可的)，就不得不令人佩服光建先生的卓识。大仲马、雨果、狄更斯、萨克雷、霍桑、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欧·亨利、史蒂文森、塞万提斯、契诃夫、夏洛蒂·勃朗特、艾米丽·勃朗特……今天看来，哪一位不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小说家？译哪一部书不足以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还有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也是伦理学界的经典之作，至今伦理学学者也还是抱着斯宾诺莎的浅回低吟，休谟的《人之悟性论》、马基亚韦利的《君主论》也是越到今天，越显出持久的价值。而《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拿破仑日记》、《俾斯麦》、《法国大革命史》、《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等也显示了光建先生对现

实的关切。

## 第一回 马萨林

话说法国红衣主教府里，有一间书房。中间一张大桌子，桌子上面摆了许多公文、书本。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一只手托着腮，在那里想得很入神。背后就是墙炉，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照着那个人穿的袍子；桌上的蜡烛，照着他的脸。这个人穿着红袍，袍边缘了通花阑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脸色微带青白，眉头很皱。房里寂寞得很，一点声响也没有，只听见门外亲兵走来走去脚步声。

看官要晓得，这间房子，就是从前红衣主教立殊理办事的地方。现在立殊理主教已经死了，接手的人本事很不及他，只算得他的影子。这个时候，法国的情形很不好。法国的威望，是没有的了。王上的号令，是没人遵守的。国里头的世爵大臣，常要造反。外国的军队，侵入边界来。只要看看主教府里的情形，也就晓得。现在的主教既不济事，府里的地方很大，房子很多的，却没什么人。院子里虽有好多亲兵，客厅、厢房、过道一个人影子没有。巴黎城里的人，没一个不同主教反对的，很藐视他的权力。外面百姓常常放枪。这个时候，百姓有了火枪；虽然尚没十分糟蹋地方，却在街上时常放枪，仿佛是要给瑞士营同别的军人看，叫他们晓得，现在的百姓也有点力量了。

刚才说的那个红衣人，不是立殊理，是立殊理的后任，名叫马萨林。马萨林一个人坐在房里，想不出法子，又没得能力去对付当时的危险局面。这位红衣主教，一个人坐在房里，自言自语道：“他们骂我是个外国人，是个意大利人。我如果让他们，他们真要把我绞死了。这班呆子，他们不晓得，这个意大利人虽然说法国话说得不甚好，却并不是他们的仇人。那些说巴黎话说得很好听的，常拿好话去骗他们的那班人，才是他们的真仇人。”

说到这里，马萨林微微的含笑，说道：“我也晓得，得了权势的是常有危险的。他们却要晓得，我却不单是个权幸。爱西士手上戴了一个极好的金刚钻戒指，原是王后给他的。我手上戴的戒指是平常得很的，上面只刻了一个字同年月，却是在王宫教堂里给的。难道我就让他们摆布我么？他们永远在那里喊要贬逐我，却不晓得我有手段，叫他们或喜或怒。有时我有法子叫他们喊波孚万岁；过了几时，我又设法叫他们喊王爷万岁；又过几时，我叫他们喊议院万岁。现在波孚还在威英桑地方，将来有一天，王爷是要同波孚连合起来的，还有议院……”

说到这里，马萨林露出愤恨的神气来说道：“我将来要想议院的法子。我们现在有奥林斯同满搭吉帮忙。我慢慢去收拾他们。他们现在喊驱逐马萨林，将来不久，他们就要同他们的首领闹起来。各人有各人的机会。从前立殊理在生的时候，没人他不恨他；等他死了，人人称赞他。但是立殊理所处的地位，有时比我现在所处的还要险呢。况且他当日常常的被贬。有几趟他以为被贬之后，永远不得复位的了。好在王后是永远离不了我的。倘若我输了给百姓，让他们，王后也是要让的。我们试试看，看他们百姓没得王上王后，他们办得什么事？假使我是个法国良家子，不是个外国的人，……”说到这里，独自出神。

原来马萨林主教所处的地位，真是十分为难。那为难的情形，日甚一日。他为人贪而啬，抽收税款抽得太重，百姓都受不住。百姓什么都没有，只有灵魂的了。灵魂是不能拍卖的。主教抽了许多税，说是充军饷，时时拿打胜仗去骗百姓，造了许多谣言。但是谣言是吃不饱的，百姓就很怨恨。

马萨林不独苛待百姓，还苛待县官。那时候的县官，都是用重价买来的。主教一连卖了十二个缺，还减了他们的薪俸。这班县官是恨极了，联盟起来，不许主教再添县官的缺，也不许宫里再说他们的钱。他们约好了，如果同盟内中有一个人因为违抗丢了官，大众凑钱去帮他。

百姓对待政府的情形也不对。那年正月七号，因为政府要抽巴黎居民重税，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会抵抗，公举十个代表人去见奥林斯公爵诉苦。这位公爵最好名誉的，接见他们。代表人说，他们已经议好了不纳新税；倘若政府派人去收，百姓是要违拒不纳的。公爵听了，好言安慰他们，说了些好好盼望养活的话，应许他们同王后说。他们临走的时候，公爵说了一句现成话，说的是：“我们看有什么法子再说罢。”

正月九号，公举了几个为首说话的人去见主教。内中有一个说话说得很重，说得很决裂的。主教也惊异起来，说了些安慰的话，叫他们走了。他那句安慰的话，同公爵说的一样，也是：“我们想了有什么法子再说罢。”

因为要看有什么法子好想，就开了一个大臣议会，请了户部大臣叫丹摩利。百姓因为他管户部，极恨他。此外还有恨他的缘故：

原来丹摩利的父亲叫巴狄赤，是在利昂地方开银行。他因为倒了帐，后来就改名丹摩利。从前是立殊理主教保荐给路易第十三做户部的次官，叫他改了名，很说了几句好话。那时王上说道：“我很高兴叫他做这个官。我原要

个妥当可靠的人补这个缺。先前有人说，你要保举那个光棍巴狄赤，我很不愿意，只好叫他补的了。”立殊理主教说道：“陛下不要怕。陛下说的那个巴狄赤，已经问绞，死了许久了。”王上说道：“这么很好了。你可晓得，百姓给我个徽号，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于是签了字，就派了丹摩利做户部次官，刚才说的户部大臣就是他。

再说开大臣议会的事。丹摩利赶快跑了来，神色慌张脸无人色，说是他的儿子几乎被人行刺，百姓见他夫妇出门太奢华了，当街就拦住他，很辱骂了他一顿。看官要晓得，丹摩托车利初到巴黎的时候，身上只得二十个法朗。现在分家，几个儿子共总分了九百万法朗；自己留下的，每年还有四万法朗。那一天，街上的乱民看见他儿子，有人就出主意说：“把他捉了，拿东西来挤压他。把他所吃的金子，都要挤出来。”几乎死在乱民手里。因为这件事，丹摩利心很乱，不便议事，议会只好不议了。

第二天，会长毛礼，算是法国最有胆子的人，也被百姓骂了。毛礼对百姓们说，倘若他们不听王上的号令，还要滋事，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绞人的架子，把为首滋事的人绞死了。百姓们答他说，搭起架子来是件很好的事，他们就可以把那班剥削百姓脂膏的官绞死了。

这时巴黎扰乱得很利害。那一天是礼拜六，王后去诺搭丹教堂，有二百多个女人跟在后头，吵着说要还他们一个公道。那班女人的意思倒不是要暴动，不过要求王后可怜他们。就有王后护卫的亲兵，把那些女人推开了。王后作出很骄蹇的样子，不理他们。当天下午又开议会，议定要弹压乱民，保全王法，定了第二天正月十二号开议院。

再说开书所讲的那天日里。法国王上路易第十四那年才十岁，刚好天花好了，借口去诺搭丹教堂谢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枪手把守王宫左右河边同新桥等处地方。王上从教堂出来，到了议院，不独从前的上谕一点没收回，仍是照旧办理，并且当日颁发了五六条新上谕，都是有害于国的。院长巴朗玛原是帮政府的，现在看见不妥，就连合议员，极力反对，大不以新税为然。王上颁了上谕之后就回宫，沿路上有许多百姓在那里看，知道王上才从议院回来，不晓得王上是帮百姓，抑或帮政府苛待百姓，一个喊万岁的都没有。人人脸上都是很不舒服的，有几个人脸上露出痛恨的意思。

王上走过之后，街上的兵还是不退，因为恐怕百姓知道又颁了新上谕，又要闹事。果然百姓知道王上所颁的上谕把税加重了，登时聚了许多人，在那里骂主教，喊道：“推倒马萨林！”同时却恭维院长及议绅，喊道：“巴留士长寿！巴朗玛长寿！”百姓知道这两个议绅很替百姓拆苦，虽然没把王上劝回头，百姓们却是很感激他们两们。官长恐怕闹事，就设法去解散他们，谁知越聚越多。登时就派禁兵同瑞士兵到圣丹尼街及圣玛丁街，因为那两条街聚的人最多。当下巴黎市长到了王宫，他是来报告：倘若不把兵士撤回去，不到两点钟，巴黎的百姓就要反了。

正在商议间，禁兵营的帮统甘明则进来了，号衣也扯破了，满脸都是血。王后见了很害怕，喊了一声。众人也十分着急，要听是什么情形。帮统说：禁兵一到了街上，百姓就狂怒起来，乱摇警钟。他想弄个榜样给众人看，就捉了一个为首的，分付手下送去法场正法。禁兵正拖那个人走，百姓就在市场攻打禁兵。也有拿长柄斧子的，也有掷石的，石如雨下。打得热闹时候，为首的逃了，跑到某街上，躲在人家里，把门关紧了。禁兵打开门，找不着为首的。闹到这里，帮统带了禁兵，先回宫禀报。他们回宫的时候，有许多乱民跟着他们。有好几个受了伤，也有斧伤的，也有石伤的。帮统是眉间受的石子伤。当时政府却没力量去弹压，主教只好赶快出告示，说明兵队站街，不过是政府形式上的事，立刻就要撤回来的。下午四点钟，果然都调回王宫。王宫左右，派了小队把守。瑞士兵、火枪手都在院子及楼下，人人脸上都很着急的。不晓得要闹到什么田地。这个，就是作者开卷说马萨林时候的情形。

再说主教独自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心里所想的就是百姓要作乱的事。忽然间，他抬起头来看看钟，正是六点钟，他拿哨子吹了两声，帷幙后面一道私门打开了，出来一个穿黑衣裳的人，悄悄的走到主教所坐的椅背后听分付。主教知道是跟人，也不回头，说道：“白那英！什么火枪手在值班？”白那英道：“黑营。”主教问道：“是那一哨？”白那英道：“特拉维带的。”主教道：“那位兵官在大厅里？”白那英道：“达特安在那里。”主教道：“我听说是个好兵官。”白那英道：“是的。”主教道：“你去拿一身火枪营的号衣来，同我穿上了。”

跟人出去一会，把号衣拿来。主教把身上的官衣脱了，换上一身火枪营的号衣，却很好看。穿好了，说道：“你请达特安进来。”跟人一句不响，从大门出去了。主教一个人在房里对镜子照照，觉得很高兴。主教这时候不过四十六岁，身材是好看的，比平常人是要高一点；脸色好看，眼睛是很有精神的，鼻子略大些，眉心很宽；头发卷曲，颜色深黄，额下的须很整齐。低头看看自己两只手，那两只手他平日最是留心的，把皮手套去了；穿上一双丝手套。

这个时候门开了，跟人报道：“达特安来了。”

一个兵官进了房。这位兵官有四十岁上下，身材却不甚高，却是很合度的，两只眼闪光射人。下颏的须同头发，原是黑的，现在有点灰色的。大约黑头发的人，饮食太考究，或是太不考究，头发都会变这样颜色的。达特安进了房，登时就记得他好些年前进来过，见过立殊理主教。

达特安进得房来，看见一个他部下的火枪手，就留心细看，才晓得是主教改了装，就站在那里，样子是很恭敬，很大方的。主教很留心看达特安，过了一会，说道：“你就是达特安？”达特安道：“是的。”马萨林两眼还是不停的看，看他满脸精神，很是个有本事的人。达特安是经过多少阅历的人，只管随他看，一点也不难过。后来主教说道：“我要你跟我一路走，其实是我要跟你一路走。”达特安道：“我就照办。”主教道：“我要看看王宫左右前后的兵布置得怎么样。你看我会遇险么？”达特安很诧异的问道：“遇险么？有什么险？”主教道：“有人说百姓反了。”达特安道：“百姓见了御前火枪营，是很恭敬的。假使他们要动手的话，我只要有三四个火枪手跟住我，我们就可以把一百个乱民赶跑了。”

主教道：“难道你不晓得甘明则受了伤么？”达特安道：“甘明则是在禁兵营，不是在火枪营的。”主教微笑说道：“你的意思是说火枪营比禁兵营好？”达特安道：“各人自然都说是自己的营好。”主教道：“我却不然。我脱了自己的号衣，换穿了你们的号衣。”达特安道：“主教太谦了。”又说道：“我说句实在话，我如果穿了主教的袍子，我万不肯去穿别的衣服了。”主教道：“不过今天晚上，穿了主教的袍子，有点不上算。你看是不是？白那英！拿我的帽子来。”跟人去了，把宽边军帽拿来，主教戴好了，回头对达特安说道：“你有马匹预备好了么？”达特安道：“常有配好的马。”主教道：“很好，我们走罢。”达特安道：“主教要多少人护卫？”主教道：“你说有四个人就好抵一百个乱民，我们也许碰见二百个的，仍然带八个人罢。”达特安道：“我就照办。”主教道：“很好，我们走罢。——等等！我们还是从这里出去罢。白那英！拿亮来。”跟人拿了烛，主教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开了一道门，同一个秘密室相通，他们两个人出了房；不到一会，就到了王宫的大院。

## 第二回 巡夜

再说过了十分钟，这一队人到了邦桑街，这条街在立殊理主教所盖的大戏园后面。他自己编的一本很有名的戏，就是在这戏园里演的。马萨林是最喜欢音乐的，先前曾叫人预备在这戏园里唱高等的词曲。法国高等词曲就是这个时候起首有的。闲话不提。

再说街上的情形，的确是同造反无异。一群一群的游民满街上走，看见了兵很藐视，只要稍不如意就要打禁兵，都是寻衅的形状。达特安刚才说的话却是错了。在圣丹尼街，听见枪声从哈尔一带来；又不多时，无缘无故又敲起钟来。达特安看见街上的人情形虽是可怕，却还没成乱，也就照常在街上走。看见街中间聚了一群人，他是一点也不去先招呼，只管向着他们走，那些人仿佛知道达特安是不好惹的，让开路给他们走。主教为人是极谨慎的，看见达特安这样的胆子，不禁的暗中佩服。

到了萨镇地方，有个守门的巡兵止住他们要暗号。达特安说了暗号，就问是否甘明则在这里把守？巡兵指了两个兵官把他看。看见一个人骑了马，马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甘明则。达特安回头对主教说道：“甘明则在这里。”马萨林上前去，达特安在后头。那两个兵官认得主教，脱帽为礼。

主教喝采，同骑马的兵官说道：“吉讨！你六十四岁了，还是这样高兴想打仗？你同这个少年说什么？”吉讨道：“我同他谈我少年时听见说内乱的事，告诉他现在的光景很不好，我们恐怕不久就要看见，圣丹尼，圣玛丁的两条街，都要堆起东西来塞路了。”主教道：“甘明则的意思怎么样？”甘明则道：“我说，要立党作内乱，还要有个楷斯公爵才能成。况且天下事，没有两样刚好相同的。”

吉讨说道：“不然，他们现在立了一个掷石党了。”主教问道：“为什么叫作掷石党？”吉讨道：“他们立的党就叫掷石党。”主教道：“这个党名有什么来历？”吉讨道：“有一天某议员说，现在这班乱党，很象巴黎街上的小孩子在沟里掷石子，看见巡警来了就躲起来，巡警走了又聚起来掷石子，因此这班人就自称为掷石党。现在不论什么东西都加了这个名目了，面包、帽子、手套、扇子，都加了掷石党三个字的名号。你听听！”

说到这里，沿街楼窗有个人唱掷石党的歌。甘明则说道：“让我来敬他一枪。”正要取出手枪，马萨林道：“不要

动手！这是很没要紧的。我晓得法国人的脾气，他们肯唱，就肯拿出钱来。刚才吉讨说，从前内乱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唱，只唱麻斯，事体弄到很不得了。吉讨！我们走罢，看看昆斯门守得怎么样？”摆了摆手，拍马回到达特安等的地方。达特安领了火枪手向前走，主教同吉讨紧跟在后。甘明则看着主教走了自言自语道：“不错的，主教只要他们肯纳税，什么都不管了。”

马萨林同着卫队向别的街上走，听见街上的人在那里议论新颁的上谕。都说的是王上要害百姓，都是主教的不是，却很恭维巴朗玛同巴留士两个人，还说要在奥林斯公爵同王爷面前禀诉。都是很低声的，护卫的人一声也不响。

过了一会，到了昆斯。吉讨喊了一个小兵官问道：“有什么新闻？”小兵官答道：“统领，这里倒很平安，我只是不放心那边一所大房子。”一面说，一面指着一间大房子。吉讨道：“那间是朗布里府。”小兵官道：“我不管那是什么府，我只晓得有好几个面生可疑的人进去了。”吉讨笑了，说道：“那可疑的人不过是几个诗人。”主教道：“吉讨，你要小心。我不许你看诗人不起。你要晓得，我少年的时候也是个诗人。”吉讨道：“爵爷，你是个诗人么？”主教道：“是的。你想听听我的警句么？”吉讨道：“可惜我不懂意大利话。”主教道：“法国话你总懂得的了。我晓得的，我用法国话发号令，你是遵办的。”吉讨道：“那个自然，只要那号令是奉王后命发的。”主教咬牙答道：“是的，我晓得你是忠于王后的。”吉讨道：“我统带王后的禁兵有二十年了。”

主教道：“这里很安静，达特安，我们到别处去罢。”达特安向前走，到了圣洛，是王宫的第三个要隘。这里地方人烟稀少。主教问是谁人把守？吉讨说道：“威勒揆。”主教道：“不如你去同他说罢。我从前叫你去捉波孚公爵，他很不高兴，他说他是王上禁兵营统领，应该是他去的。”吉讨道：“我晓得他说过这种话。我告诉他也不止一百回了，只因为那时王上才四岁，怎么能够发号令呢？”主教道：“不然，我也原可以派他的，不过我喜欢派你。”

吉讨不答，走上前叫巡兵请威勒揆出来。威勒揆看见了，喊道：“吉讨！是你么，你来这里作什么？”吉讨道：“我请你出来，要问你，这里还安静么？”威勒揆道：“安静得很！什么都没有。百姓们喊王上长寿，推倒主教。我们也听惯了。”吉讨笑了，问道：“你也跟着他们喊么？”威勒揆道：“老实告诉你，我倒是很想跟他们喊。我看他们喊的很不错。我宁可不要五年的薪俸，愿王上加长五岁。”吉讨道：“如果王上加长五岁，怎么样呢？”威勒揆道：“王上长大成了，就可以自己发号施令了。从显理第四的孙子、当今的王上奉号令，比从马萨林奉号令好多了。为王上死，我是很愿意的。若是为马萨林死，同甘明则今天一样，几乎送了命，死了到天堂，也是不舒服的。”

马萨林拍马上前，说道：“威勒揆！你一片忠心，王上总要晓得的。”转过头来，说道：“这里很安静，我们回去罢。”威勒揆说道：“原来我们说话的时候，马萨林都在这里听见了。很好，我正要他晓得我心里的意思。吉讨，你倒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你的用意不见得甚佳，我还是谢谢你的。”说完，掉过头，进了营房，一面还唱掷石党的歌。

马萨林回到府里，很发愁。他从甘明则、吉讨、威勒揆嘴里听来的话，晓得乱民一旦起事，除了王后一个人之外，别人都是不帮自己的。王后为人，是个不念交情的，临时还不晓得怎么样。今天晚上出去巡阅了一点钟，只看见一个人动他的心。这个人不怕乱民，这个人就象是鹤立鸡群的。达特安的名声他是早听见的了。马萨林虽是在一六三四、一六三五两年之间来法国的，达特安忠义勇侠名气马萨林听见不止一次了。他虽是听见人说，却要打听是否确实，又不便当面问他。他晓得达特安是个喀士刚人，不过喀士刚人同意大利人很有相同的地方，你要他老实说自己的事情，他是不肯说实话的。

走到了王宫的围墙，马萨林先分付达特安在院子等，叫吉讨跟了来。两个人下了马，走入花园，主教抓住吉讨的手，说道：“你刚才说，你在王后手下办事有二十年了？”吉讨道：“是的。”主教道：“你有胆子的，是不必说了。你尽心办事，也不必说了。此外你的记性总算好。”吉讨说道：“主教看出这点来么？但是，我若是没好记性，我早得意了。”主教道：“什么缘故呢？”吉讨道：“会做官的人，最要紧是会忘记。”主教道：“吉讨，你不是个会做官的人，你是个军人，是老王显理的旧部。那班宿将士同在剩不到几个了，不久也都要去世了。”吉讨道：“今天主教就同我算命么？”

马萨林道：“不是的，我问你，近来你可曾留心看那火枪营的帮统么？”吉讨道：“你说的是达特安么？”主教道：“是的。”吉讨道：“我用不着留心看他，我认得他好多年了。”主教道：“他是个什么路数人？”吉讨很诧异的答道：“他是个喀士刚人。”主教道：“我晓得的。我要你告诉我，这个人靠得住么？”吉讨道：“特拉维是很相信他的。你晓得，特拉维是王后最靠得住的朋友。”主教道：“我要察看这个人实在能办事么？”吉讨道：“主教若是要打听他是不是个有胆军人？我可以，他的确是的。我听见说，在拉罗谐尔，还有别的地方，他都打得很好。”

主教道：“吉讨，你要晓得，我们不幸当了大臣，不独要有胆子的人帮忙，还要有谋略的人帮忙。我听说，当日产殊理有几宗秘事，达特安牵涉在里头，后来费了许多事才弄清楚的，是不是？”吉讨晓得主教要打听从前的诡事，答道：“这些事，我却知道不清楚。我从来不沾手在秘密事里头。主教不要怪。”

主教道：“我不晓得有许多做大臣的人，他用什么法子去打听出许多消息的？”吉讨道：“这为的是大臣们用人是总要量才使用的，打仗用军人，谋事有谋士。主教去找当日那班办诡事的人，自然就可以打听出许多消息来。但是，你要拿钱买的。”马萨林笑了，说道：“若是没得别的法子，只好拿钱买的了。”

吉讨道：“主教真要我荐一个晓得从前秘密事的人么？”主教说道：“我同你谈了一点钟，就为的这件事。”吉讨道：“我晓得有一个人，只要他肯说，主教得了他，是足够帮点忙的。”主教道：“我自然有法叫他说。”吉讨道：“人家不肯说的时候，是不容易叫他说的。”主教道：“慢慢就想出法来叫他说。你荐的是谁？”吉讨道：“卢时伏伯爵。不过我有五年不曾看见他，不晓得他在那里？”主教道：“我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吉讨道：“主教刚才说打听不着消息，这句话我却不懂。”马萨林道：“你说卢时伏……”吉讨道：“我只知道卢时伏是立殊理的秘密侦探，但是我要先说明，很要花些钱的。立殊理当日很肯花钱。”马萨林道：“前任主教的确有这个毛病。我谢谢你的好主意。我今晚就要实行。”

当这时候，两个人走到院子。主教摆摆手，同吉讨分手。看见有个兵官在那里走来走去，主教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达特安在此候他。主教说道：“达特安！你跟我来，我有几句话分付你。”达特安鞠躬，跟了主教，从秘密夹道到了书房。主教坐下，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达特安很耐烦的等。主教封好了，盖了印，说道：“达特安！你把这封信拿到巴士狄大监，领信上所说的人出来。你要用一辆马车，带几个护卫的兵。这名犯人是要小心看守的。”达特安拿了信，鞠躬出来。分付道：“我要四名兵，一辆马车，同我自己骑的马。”过了五分钟，院子里马蹄声响，这班人同马车一齐走了。

### 第三回 卢时伏荐达特安

再说八点钟达特安到了巴士狄大监。管监的叫士林卑，听说有主教的信，赶快出迎。这位士林卑的兄弟，原是前主教立殊理的亲信人，当时是很有名的。从前大将巴桑披关在巴士狄监的时候，他共总关了十二年。他同监的人说：“我们若干年后可以出监了。”巴桑披说的是：“等士林卑走了，我也出监了。”他的意思，以为立殊理主教死了，士林卑是要走的，巴桑披也就可以出来。谁知主教死了，管监的并没换人，士林卑还在那里，巴桑披几乎不能出监。

再说士林卑很恭敬的迎了达特安进来。正好他要吃饭，他就留达特安同吃。达特安道：“我原是很愿意陪你的，不过信面写了立刻两字。”士林卑道：“不错。监卒！把第二百五十六号领下来。”大凡监犯进了监，就不算是人，不叫名姓，只叫号数的了。达特安坐在马上，看见窗子都有有粗铁条拦住，墙是很厚的，看了不觉打个冷战。想起前二十年，有一会儿几乎要关在这里。

忽然听见钟响，士林卑说道：“我要走开一会。犯人出去，我是要签字的。请了，我们还会罢！”达特安对着管监的微笑，心里却说道：“我不要同你再会了。在这里五分钟很够的了。我宁可穷极了。想来我是终久不会有钱了，我也不要作管监官。

话还没说完，犯人来了。达特安一看，很惊异。犯人好象不认得达特安的，一直就上了马车。达特安说道：“我奉命要把犯人看管好了。这辆马车的门是不能锁的，我只好进去同犯人一处坐了，叫跟人把这匹马牵回去。”说完，下了马，交把那火枪手。看书进了车，不慌不忙的分付马夫赶到王宫去。

马车走过圆门的时候，车里有点黑暗。他就伸手抓了犯人的手，说道：“卢时伏！你认得我么？”卢时伏很惊异的说道：“达特安！”达特安说道：“我许多年没看见你，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卢时伏道：“其实死了的人，同埋了的人是没什么分别的。我在监里，不是同埋了的一样么。”达特安问道：“你犯了什么罪关在这里？”卢时伏道：“我也不晓得。”达特安道：“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么？”卢时伏道：“我是相信你的。不过他们说我所犯的罪，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达特安道：“他们说你犯了什么罪？”卢时伏道：“他们说的是一件玩笑的事，叫做晚上抢劫。”

达特安道：“晚上抢劫？我不相信。请你解说。”卢时伏道：“有一天晚上，我同代各得公爵、方太理、狄禄几个



人闹着玩。公爵出主意，叫我们到新桥抢袍子玩，他说奥林斯公爵很喜欢玩的。”达特安道：“你这样大年纪，还跟他们去玩么？”卢时伏道：“我因为那时酒吃多了，跟着他们去玩。但是我觉得并不好玩。我同狄禄说，我们不如旁观罢。我们为的是要看清楚，要爬上显理第四铜像所骑的铜马上。我们爬上去，看见他们抢袍子抢得很有本事。那些人的袍子被他们抢了，不敢作声。后来有一个人不耐烦，就喊起人来，就有几个弓箭手来了。公爵同方太理他们都跑了，只剩我们在铜马上的两个人。狄禄原想跑的，我劝他可以不必。他不听我的话，要往下爬，跌坏了一条腿，大喊起来。我也想下来跑了，谁知太迟了，被两个弓箭手捉了去。我一点不着急，睡了一夜，以为明日一定放我的了。谁知过了一礼拜还不放我。我写了一封信把主教，当天就来了许多兵，把我送到巴士狄大监关起来，已经关了五年。你想想年，我不过爬在铜像上，骑了显理第四的铜马，就受了几年的罪。”

达特安道：“一定不是为这件事。大约你现在可以晓得关监的缘故了。”卢时伏道：“是的，我还没问你，我们现在到那里去？”达特安道：“我们去见主教。”卢时伏道：“他要我作什么？”达特安道：“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来的时候，并不晓得是看管你。”卢时伏道：“是么？你还是宫里人人喜欢的人？”达特安道：“人人喜欢我，我还是个喀士刚人，同二十余年前我在蒙城初次碰见你的时候一样。”卢时伏道：“他们倒找你来办这件事！”达特安道：“那也不过因为我那时候在客厅，故此主教就派了我。若是当时有别人在那里，也是一样派的。我熬了二十一年，现在还是个火枪营的帮统。”卢时伏道：“不管怎的，你总算经过了许多危险。”达特安道：“我那里经过什么危险？我记得有句拉丁话说得好，说是大雷不打山谷。我在山谷底下，雷是打不着的。”

卢时伏道：“马萨林还是那样么？”达特安道：“还是那样。外间有谣言，说是他娶了王后。”卢时伏道：“娶了么？”达特安道：“假使马萨林不是王后的丈夫，也是王后最喜欢的情人。”卢时伏道：“既然拒绝了巴金汗，为什么又到了马萨林的手？”达特安道：“大概而论，女人性格是这样的。做了王后，似乎不应该。”卢时伏道：“这件事，王后比别的女人更坏了。波孚还在监里么？”达特安道：“还是监里。你为什么问。”卢时伏道：“我想起来，如果波孚出了监，许要替我帮个忙，放我出来。”达特安道：“你出监的日子还比他近，我看还是你帮他出监。”

卢时伏道：“打仗的事体，什么样了？”达特安道：“仗是一定要打的了。”卢时伏道：“同西班牙打？”达特安道：“不是的，同巴黎打。”卢时伏道：“这是怎么讲？”达特安道：“你听不见放枪声的声音么？”卢时伏道：“听见的。什么事？”达特安道：“百姓在那里先试枪，不久是真放的了。”卢时伏道：“你看百姓会打赢么？”达特安道：“可以赢的。只要有一个大将去调度。”卢时伏道：“不幸得很，我身体不得自由。”达特安道：“你不必发愁，马萨林要见你，总为的有事。我还要同你贺喜。我有好多年没人打了，我闲散了多年了。”卢时伏道：“如果我做你俩，我是要说话的。”

达特安道：“你听着，我同你商量一件事。”卢时伏道：“什么事？”达特安道：“你晓得的，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卢时伏道：“是的，我晓得我们有特别的交情，三处剑伤的纪念。”达特安道：“我们商量好了，如果你得了意，不要忘记我。”卢时伏道：“我不忘你。但是，你也要应许，如果你得意，也不要忘我。”达特安道：“这是我的手。你要记得，你一有机会，就要替我想法子。”卢时伏道：“我一定办到。你呢？”达特安道：“我也办得到。”

卢时伏道：“你那几位同伴怎么样了？我可以替他们帮个忙么？”达特安道：“那位同伴？”卢时伏道：“就是阿托士、颇图斯、阿拉密三位。你难道忘了他们么？他们在那里？”达特安道：“我全不知道。”卢时伏道：“是么？”达特安道：“是的。我同他们分了手好久了。我只知道他们都没死。偶尔接他们一封信，却不晓得他们在那里。卢时伏！我现在只有你一个朋友了。”卢时伏道：“那个很出句的，我升他作把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却忘记了。”达特安道：“你说的是巴兰舒么？”卢时伏道：“是的。这个很有名的巴兰舒，那里去了？”达特安道：“他在朗巴街开了一间糖食店，他最好吃甜。他算是巴黎城里一个国民，现在也许做了反叛了。你只管看，巴兰舒做了小市长，我还爬不到统领。”卢时伏道：“算了罢，你不要牢骚了。潮水最低的时候，一定有转机的，你就可以趁潮起来。也许今天晚上，你的机会就来了。”

达特安领了犯人上了楼梯，穿过大厅，走到过道，正在主教书房门口，要敲门。卢时伏把手放在达特安肩膀，说道：“我们刚才从乱民堆里走过，他们看见你这班火枪手，很要同你们动手，你晓得我心里想什么？”达特安道：“你想什么？”卢时伏道：“我心里想，我只要一招手，请他们帮忙，他们就把你们这几个人都踹碎了，把我放了。”达特安道：“你为什么不做呢？”卢时伏道：“因为我同你发了誓，作朋友了。今天若是别人陪我，又当别论。”达特安心里想道：“难道这个人比我还慷慨么？”一面敲门报告，说是犯人来了。马萨林很不耐烦的说道：“请卢时伏立刻进来。达特安，你去等，我还要同你说话。”达特安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因为长远没人请教他了，现在马

萨林很有招呼他的意思，以为总是好机会。

卢时伏进了书房，很留心，看见主教坐在那里。房门关了，主教拿眼看他。他看见马萨林装束样样都很讲究的，头发是拳起来，用了许多香油，面貌仿佛还不甚老。主教看看卢时伏，却大不相同了。在监里关了五年。从前的黑头发，现在全白了；从前脸上的红光，现在变了死白色。主教见了，摇头耸肩，仿佛说他不中用的意思。过了好一会，卢时伏有点不耐烦了。主教从一堆书信里头，拿出一封信来交把卢时伏，说道：“我从旧信堆里找着你这封求放出监的信。难道你是关了监么？”卢时伏听了，很诧异，说道：“这件事，主教晓得比别人清楚。”主教道：“不然，巴士狄监牢里有许多犯人，都是前主教关在那里的。我有许多连名字都不晓得。”卢时伏道：“这也许有的。不过我这件事同别人不同，我是大人关在监牢的。”主教道：“是么？”卢时伏道：“是的。”主教道：“是了，我记得了，你不是不肯去比京替王后办事么？”卢时伏道：“哈！原来因为这件事把我关监的么？我这几年都猜不出来，不是个呆子么？”主教道：“倒不全为这件事。我还要问你，你替主教到比京办了一桩事，为什么不肯替王后再去呢？”卢时伏道：“因为我已经去过的，此后我不肯再去。我去那里的时候很险，正当查赖士谋反之后，叫我去拦截他给大公爵的书信。人家认得我，几乎要把我杀了，幸亏我跑得快。主教怎么样还望我去第二次？假使我去了，不独无益，还要误了王后的事。”主教道：“你现在晓得了。你当日原是一番好意，可惜误会了，王后以为你是无缘无故不肯替他去。你要晓得，当前任主教的时候，王后还有几件不舒服你的事。”卢时伏微笑，说道：“我帮前任主教反对王后，现任主教就可以相信我还是竭力帮忙的。”主教道：“卢时伏！你帮我么？我却不象前任主教，什么事都要管的。我不过一个平常的大臣就是了，是王后的一个臣仆，用不着什么人帮忙。王后为人，是容易怪人的。一定听见你不肯替他出力，又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恐怕你是个险诈的仇人。他已分付我，叫我看管你。你关了巴士狄监牢，就因为这个缘故。”卢时伏道：“如果因为误会把我关了几年监，我看……”

主教道：“自然要平反的。我看你是个极聪明的人，主意极多，又能办事。”卢时伏道：“前任主教是这样说我的。现在大人也是这样说，我听了很高兴。”主教道：“前任主教立殊理，有过人的治国之才，我那里赶得上他。我是最直爽无城府的人，我坦白得同法国人一样。”卢时伏听了，禁不住微笑。马萨林道：“我要告诉你，我请你来的意思是要几个靠得住的好朋友帮我办事。我说是我要，就是王后要，你晓得么？不是王后分付的事，我是不办的。我同前任主教两样，他独断独行，不同人商量的。我不如他，不能爬得很高的了。但是，我却是个老实人，我要做出个凭据来给你看。”

卢时伏是深晓得马萨林是诡异的人，知道他说的话越甜越有毒的，说道：“我很愿意相信主教的话。不过主教说是待我好，我却还没看见实据。主教要晓得，我被禁五年。我看人家待我的意思，是不见得甚好。”主教道：“卢时伏，我刚才不是同你说过，你关了监不是我的错。王后你是晓得的，大凡女人都是性急的，危险的时候他们是乱来的。性子过了，什么都忘记了。”卢时伏道：“王后自然是容易忘记的，他住在最华丽、最热闹的地方五年，我却住在监里五年。”主教道：“卢时伏，你不要胡思乱想，以为住在深宫是过的很快活日子。那里有这会事？宫里忧愁着急的事多咧！我们往后再谈罢。我向来为人是最直爽无城府的。我要问你，你老实说，你肯帮我们的忙么？”

卢时伏道：“主教明见，我是极愿意替你办事的，不过现在的事体，我一毫不懂。在巴士狄监里头，没得人谈国事的，只好同守兵狱卒谈谈罢了。主教是不肯相信的，这班人一点都不高兴谈国事的。我常常是帮巴桑披的，他是那十七个贵族中之一人……”主教道：“他死了，我们很失了一个帮忙的人。他是尽忠于王后的，这样忠心的人，真是少有。”卢时伏道：“这样忠心的人怪不得少了。你们只要看见一个，就要送到巴士狄监牢。”主教道：“我们讨论讨论，什么是忠心的凭据？”卢时伏立刻答道：“自然是肯办事了。”马萨林想了一想，说道：“是的。不过怎么样去找肯办事的人？”卢时伏耸耸肩说道：“这种人多得很，不过你不会用。”主教道：“我不会用么？你这句话怎么讲？你是前主教的老朋友，我请教你。”卢时伏道：“我要上个条陈，主教却不要生气。”主教道：“不生气的。你要晓得，你什么话都好同我说。我的意思是要人相信我，替我出力，并不是要人怕我。”卢时伏道：“我坐的监房墙上，有人拿钉子画了几个字，说的是：有这样的主人……”主教道：“我晓得了，底下是：就有同样的跟人。”卢时伏道：“不是的。底下说的是：就有同样的党人。”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忠心人改的，要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主教道：“哼！这两句俗话怎么讲？”卢时伏道：“是说立殊理主教能够得十几个心腹人。”

主教道：“怎么讲？他常常怕人行刺他，四面八方都是仇人，常常都要防备到了。他有心腹人么？”卢时伏道：“前任主教，抵敌的本事真好。极危极险的事，他都能防备好了。老实的说，他虽然很有几个仇人，而他的好朋友却也不少。”主教喊道：“不错的！我要的就是好朋友。”卢时伏道：“我晓得有几个人，胆子既大，谋略又好，不晓

得把前主教的秘计破了多少次。前主教派了亲兵侦探，去收拾他们，也收拾不了。这个人不定期救过位分很高的人。这个人虽然无名、无位、无钱，倒办了许多大事。前主教也有点畏惧他们，同他们求和。”

主教觉得慢慢谈到正文了。说道：“但是你说的这几个人，是同主教反对的。”卢时伏道：“为的这个缘故，他们没得着厚赏。不幸他们是王后党。主教不是说，王后要人帮忙么？”主教道：“你怎么样晓得这些事的？”卢时伏道：“从前他们是我的仇人，故此我晓得。他们样样同我反对，他们同我时时打架。内中有一个，我同他斗了几次。七年前，把我刺伤了，算是我第三次受他的伤。”马萨林道：“哈！我要的就是这种人。”卢时伏道：“大人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好多年了，大人总是看他不起。”主教道：“你说的是谁？”卢时伏道：“达特安。”

主教装出很诧异的样子，喊道：“那喀士刚人么？”卢时伏道：“是喀士刚人，曾经救过王后，保全王后的面子。就是立殊理，也曾说过这个喀士刚人办的事，比自己还好。”主教道：“有这种事么？”卢时伏道：“我同大人说的话，一点都不假。”主教道：“卢时伏！我要你告诉我点细情。”卢时伏道：“此事内中曲折甚多，不容易讲得清楚。”主教道：“达特安许把详情告诉我。”卢时伏道：“恐怕不见得。”主教道：“什么缘故？”卢时伏道：“因为那些事都不是他自己的私事，那件事同王后的名誉有关系。”

主教道：“他不用帮忙，一个人办妥的么？”卢时伏道：“不是的。他有三个朋友，都是极有胆的。主教要找，是要找这样的人。”主教道：“你说这四人是死友么？”卢时伏道：“他们四个人都是同心合力的，什么为难他们都办得了。”主教道：“卢时伏！我听你说的话，越听越有趣味。你把细情同我讲讲。”卢时伏道：“不能。不过我听人告诉我的一段神话小说，你听了就可以明白。”主教道：“我很愿听，我最喜欢听神话小说。”卢时伏两眼钉在主教的脸上，看出他心里的诡诈，说道：“主教当真想听么？”主教道：“我很想听。”

卢时伏说道：“从前，有一个极强的国，国里有一个极有权力的王后。又有个大臣，看见王后貌美，要王后恋爱他。王后不肯，这位大臣恨得王后要死。主教！你不必打听这个大臣的名字，你永远打听不出来的了，这件事很久远的了。再说，那时有个外国公使来觐见。这个大使，长得美貌能动人，手段又极阔，花钱如水。宫里的女人，个个都要恋爱他。王后看见他，也未免动情，送了公使一分极值钱的宝贝，世界上再找不出同样的一分礼来。大约王后送礼也不过是赏他办国事有功的意思。这一分宝贝，原来是国王送把王后的。那位记恨的大臣要同王后下不去，就设法怂恿国王开个大跳舞会，一定要王后穿戴那宝贝首饰。那位大臣知道公使带了宝贝回国去了。倘若是国王知道这件事，岂不是把王后毁了么？”

马萨林听了，很诧异的说道：“可了不得！”卢时伏往下说道：“有四个人暗中晓得王后的困难，就拼了命去救王后。这四个人，不是王爷，不是公爵，不是有势力的大臣，又不是有钱的人。这四个人，不过都是平常军人，胆子是有的，剑是会用的。这四个人动身去办这件事。那位大臣晓得了，路上派了许多人去拦他们，叫他们办不成。这四个人在路上受了许多人来攻打。三个人受了伤，一个人渡了海，把宝贝要回来送还王后。办得真快到了开大跳舞会的那一天晚上，王后居然把首饰穿戴起来。这一件事，很把那位大臣素来的威望损伤了许多。大人看，这件事怎么样？”马萨林说道：“办得真好。”卢时伏道：“我还可以告诉你十几件事体，都是办得很好的。”马萨林不答，在那里想。

卢时伏等了一会，问道：“大人还有事问我么？”主教道：“有。达特安是那四人之一么？”卢时伏道：“他是为首的，四个人中的领袖。”主教道：“那三个人是谁？”卢时伏道：“达特安可以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告诉你。那三个是达特安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他们的真名姓，我却不晓得。”主教道：“原来你不甚相信我。但是，我待你都是一片至诚。我不独要他们帮忙，还要你帮忙。”卢时伏道：“那好极了。我现时在这里，请你分付罢。你可以随后照应达特安同他的三个朋友。我很着急，要知道你派我办什么事。我已坐了五年的监，是很着急要知道再到什么地方去。”

主教道：“我要派你一个极要紧的差使。我要你到威英桑地方，波孚现在还关在那里。我要你看守着他。怎么样？这件事不合式么？”卢时伏道：“这件事我办不了，我不能办。”主教道：“为什么不能办？”卢时伏道：“为的是波孚是我的好朋友。主教总记得，我一向很靠过波孚帮我的忙。”主教道：“不过后来波孚是与国为仇的。”卢时伏道：“不错的。不过波孚却没同我为仇。大人派我的差使，我办不了。”主教道：“你刚才说的尽心办事的话，就不过这样么？我恐怕你的忠心还没有尽。”卢时伏道：“大人还要知道，从巴士狄出来，到威英桑去，不过是从这个监牢移入那个监牢罢了。”主教道：“你倒不如老实的说，说你是波孚党。”卢时伏道：“我监牢也坐够了。我只有一党，那个放我出监的，我就是那个党。给我点费力的事办办，我只要吸点自由空气。”主教道：“卢时伏！你说得太过火了。”

你忘记了，你现在不是年轻的时候了，你办不了费力的事了，你要歇歇了。”

说到这里，主教吹两声哨子。卢时伏道：“大人还没想好派我办什么事？”主教道：“我想好了。”白那英进了房，主教说道：“喊个亲兵来，你也回来。”

白那英同一个亲兵进来。主教在纸上写了几句话，交把白那英，回头同卢时伏说道：“请了。”卢时伏恭敬鞠躬说道：“大人！我晓得了，我还要回去巴士狄监牢。”主教说道：“不错的。”卢时伏：“我就回去监里。不过，大人不用我，却是大错。”主教道：“你同我的仇人作朋友。”卢时伏道：“我没法。”主教道：“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帮我忙么？我还可以找出别人来，也有你的本事。”卢时伏道：“只望大人不要弄错了。”主教道：“你可以去了。我要分付你，你以后再不必写信给我，写了也无用。”

卢时伏出来，心里想道：“我替达特安从火里取出栗子了。我替他说了无限的恭维话。他若还不满意，这个人可以难于巴结了。他们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呢？”原来他们领他另从秘密楼梯走，不从客厅经过。那辆马车同卫队在院子等。他四围找达特安，也看不见。卢时伏自言自语道：“哈！我一场的盼望全归乌有。但是，街上如果还有一群一群的乱民，我们还可以作点事给主教看，叫他晓得我们还可以作一两件事，比监管朋友体面些。”想到这里，一跳就跳上马车来，同年轻人一样，一点也不老。

#### 第四回 王后同主教

再说马萨林在房里很想了一会，他现在已打听出一点情形了，但是还要打听。主教这个人是最喜欢骗人的，现在打定主意，先达特安什么意思，然后再定办法。

白那英问道：“大人！还有什么分付？”主教道：“你把个火来，我要去见王后。”白那英拿蜡烛领道，原来有一道秘密夹道，从主教房里可以通到王后房里。不论什么时候，主教都可以见得着王后。白那英走到王后房里，碰见王后的心腹布维夫人。那时王后正同路易第十四在小教堂，布维夫人去通知。

王后坐在椅子上，面前摆一小桌，一手靠住桌子。小王上坐在地毯上，翻看一本大书。这本书上有许多图，说的都是亚历山大的事。王后虽不好读书，不好祈祷；却常常到小教堂里来，布维通报了主教来见的話，小王上抬起头来，眉头皱了，看着王后说道：“他为什么不先请示，擅自求见？”王后脸红了，说道：“现在主少国危，只好让宰相不问何时随便进来报告要事，免得惊动众人。”小王上说道：“我却不得立殊理主教这样进来过一次。”王后道：“你那时很小，那里能记得立殊理的事。”王上道：“我问过别人。他们都告诉我，立殊理从没这样来过。”王后听了很难受，赶快问道：“是谁告诉你的？”王上道：“人家告诉我的话，我不能告诉你。我告诉了你，他们再不肯同我讲了。”

说到这里，主教进来了。这小王上马上掩了书，摆在桌上，自己站起来，也要马萨林站。马萨林知道他的意思，很留心看他，先向王后很恭敬的鞠了躬，向王上鞠躬。王上点点头，做得很冷淡。王后很不高兴的瞪他一眼，王上重新恭敬还礼。

主教向来是等到众人都就寝才来的，这趟来得很早，心里有点诧异。主教同王后使个眼色，王后会意，向布维夫人说道：“王上该去睡觉了，你喊拉波特来。”王后刚才已经打发王上去睡觉，王上不肯，要再等一会。这趟又叫他去睡，他一语不响，脸色变了，在那里咬牙。过了一会，拉波特来了。王上就一直走到这个内侍身边，不同王后告辞。王后说道：“路易！你还没同我告辞。”路易第十四说道：“你哄我走，我以为你同我生气。”王后道：“我并不要哄你走，因为你出了天花，才好了，恐怕你太乏了。”拉波特要打岔，说道：“谁同陛下拿蜡烛？”王上道：“人人都使得，我只不要曼吉尼拿。”原来曼吉尼是主教的侄子，在宫里当内侍。路易第十四恶他，同恶他的叔子一样。王上于是出去了，不去搂他的母亲，也不去理会主教。

马萨林道：“没有人教王上说谎，我看见倒很喜欢。”王后问道：“你说什么？”主教道：“请看王上出门的样子，就晓得我说什么了。王上恨我的意思一点也不隐藏。”王后道：“我替他陪不是。他年纪还轻，还不晓得感激你。”主教微笑。

王后道：“你有要紧话同我说，是什么话？”马萨林坐在椅子上说道：“我看情形，除非你跟我到意大利去。不然，我们不久是要分手了。”王后问道：“你说什么？”主教道：“我引曲子上一句话，说的是：世界的人同谋，要

拆散我们的恋爱。”王后很正色的说道：“你说笑话么？”主教道：“不是的，我说正经话。我想眼前的事，我就要大哭。现在是全世界真个是合谋叫我们分散。你只好把我丢开的了。”王后道：“主教！你究竟说的什么？”主教道：“我还没忘记，那一天奥林斯公爵同你说话，你很高兴的对着他笑。”王后道：“他同我说什么？”主教道：“他同你说，你喜欢的马萨林很碍事，他一走开就没事了。”王后道：“你要我怎样呢？”主教道：“不管怎的，你总是个王后。”王后道：“人家常作东西嘲笑我，造谣言糟蹋我，算个什么王后？”主教道：“你不喜欢的人，你倒有法子驱逐了。”王后道：“你说的是你不喜欢的人。”主教道：“我么？”王后道：“是你。谁把施华洛夫人驱逐了的？他在前王手上已经受够罪了。”主教道：“这个女人心术不正，诡计太多。从前想害立殊理，后来又要害我。”王后道：“浩甫夫人忠心事我，宁可得罪王上，不肯得罪我。这个人又是谁驱逐的？”主教道：“浩甫夫人是个假正经的女人，他一面同你卸装，一面同你说，劝你不要恋爱教中人。你不晓得，当主教的不一定是教中人。”王后道：“波孚又是谁收拾的？谁要把他关监的？”主教道：“他是个反叛，要谋害我的命。”王后道：“主教！你的仇人，我也要当作仇人，那是不消说的了。”主教道：“不独如此，我还要把你的朋友当作我的朋友。”

王后摇头叹气道：“我没得朋友了。”主教道：“你遇着患难时倒有朋友，为什么得意时会没得朋友？”王后道：“为的是我得意的时候忘记了朋友，我同玛理王后一样。玛理王后从贬所回来时，不照顾同患难的朋友；等到第二次被逐，死在某处，没得一个人去理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去理他。”主教道：“现在补救还来得及。我们看看，你还有什么朋友？”王后叹气道：“我连一个靠得住的人都没有了。奥林斯公爵全受手下的人运动，自己是没得主意的。昨天听这个的话，今天又听那个的话。王爷听帮主教的话，帮主教是听吉米弥夫人的话。”主教道：“为的是这个缘故，我不愿意你听身边人的话，靠他们作心腹。我要你信任从前替你出过死力的人。”王后道：“从前出过力的人么？”主教道：“从前替你破了立殊理主教诡计的人。”

王后一面看主教，一面想道：“他是什么意思？”主教道：“你原是聪明人，你的朋友办事办得很好，你居然打败了仇敌。”王后道：“不错的。我罪是受够了的。”主教道：“我们说到正文罢。你可晓得有个卢时伏伯爵么？”王后道：“晓得的。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立殊理的心腹，是我最大的一个仇人。我以为你是晓得的了。”主教道：“我是晓得的，故此我请他到巴士狄监牢去。”王后道：“你放了他么？”主教道：“并没放出来。我是还要问问你。还有一个人，我也要同你说说。你认得达特安么？”主教说这句话，很留心看王后。王后听了很诧异，想道：“难道这个喀士刚人把我的秘密泄露了么？”王后答道：“让我想想。名字是很熟的。他是个火枪手，恋爱我一个侍女，那个女人中毒死了。”主教道：“你只晓得这一点么？”

王后很不高兴，对主教说道：“你要把司法官问案的法子来问我么？”主教微笑说道：“我看你是喜欢答的话才答。”王后有点不耐烦，说道：“你若是问我的话问得清楚，我自然会好好的答你。”主教鞠躬说道：“我只要你把朋友当朋友待，叫他们在我手下办事。现在国事到了极危险的时候，我们若是要抵得住，须要齐心合力的了。”王后喊道：“又是波孚要动手么？我以为把他收拾好了。”主教道：“你只看见急流的滩，却不觉得暗来的大潮。”

王后道：“这话怎么讲？”主教道：“那一班亲王大臣，终日作些不相干的事，全不晓得我的用意。我讨厌他们极了，他们还不明白，他们的祸福都在我掌握中了。我们虽然把波孚关了监，外面还有人，却比他还可怖，如康狄王爷之类。”王后喊道：“什么？洛克罗战场的大英雄，他也是可怕的么？”主教道：“我看是的。不过我们要耐烦点。此外还有奥林斯公爵。”王后道：“什么？公爵是王上的叔父，王族中最亲的，也是可怕的么？”主教道：“我不当他是个王族，也不当他是王上的叔父，我只当他是反叛。这个人当前王在世的时候，害了许多英雄，我只当他是刺杀了查赖士等一班大臣的刺客。他现在又要做这种事了，我不让他作祟。他帮着前任主教蛊惑王上二十年了，国事受他的害不浅了。”

王后听了，把头藏在两手中。主教道：“我并不愿意叫你难受。王后是要众人都尊敬的，大臣亦然。外面不晓得的人，只知道我是个大臣。他们说我是个意大利光棍，他们将来总要晓得我是什么。”王后很下气的说道：“你要我作什么？”主教道：“我要你把同你出过死力的人叫回来。那几个同你出过死力的人，不怕立殊理，替你办事，流了许多血。内中有一个，拼了命渡海，把你送给巴金汗公爵的金刚钻取回来还你。”

王后听了这不愿听的话很生气，立起来，很骄蹇的说道：“你说话无礼。”主教道：“我只要你从前肯替情人作的事，现在替你的丈夫作。”王后道：“我明白了，你要把我从前的旧事都揭出来。也好，我们索性说定规罢。”主教看见王后大生气，略为有点惊惧，说道：“我并不要你把什么事都告诉我。”王后道：“我却要把什么事都告诉你。不错的，我确有四个极可靠的朋友。他们不独救了我的命，且保全了我的名誉。”主教道：“你认得么？”王后道：

“是的。你却要晓得，虽然面子上我似乎犯了罪，其实我可以发誓，我并无罪。”

王后四围的看，要找件东西对着发誓，找着一个小红木盒，说道：“我对着这盒子内神圣不可侵犯的纪念物发誓，我虽然是恋爱巴金汗公爵，我却并没当他是个情人。”主教道：“盒子里有什么东西？我是个罗马人，我不大相信这种东西。”王后从金颈链上拿了一把小金匙交把主教，说道：“你开了盒子看看。”

主教拿了钥匙，开了小盒子，看见一把生锈小刀子，两封信，内中有一封有点血迹。主教问道：“这是什么东西？”王后指着盒子喊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两封信是我写给巴金汗的，我只写了这两封信。这把刀子是费尔顿刺死巴金汗的。你看看那两封信就晓得我并不是说慌。”主教不去读信，倒去把刀子拿来看。刀是锈了。看了一回，打个冷战，仍把刀子藏在盒子内。说道：“我相信你的话。”

王后道：“你要看看信。我要你看我平生的历史。这一页是不再给人看的了。”主教就看信。一封信说的是取回金刚钻的话，一封是说的有人要行刺他，叫他防备的话。主教看完了，说道：“自然用不着再说了。”

王后关了盒子，把手放在盖上，说道：“还有一件事，我要说我自己不是。那几个救我的人，同出力救公爵的人，我一点也没酬报他们。就是那个达特安，我不过叫他亲我的手，给了他这颗金刚钻。”说到这里，王后把手上戴的金刚钻给主教看。王后说道：“大约达特安等钱用，把金刚钻卖了。拿钱来帮我办事。他也派人去送信给公爵，告诉他有人要行刺他的话。”主教道：“然则达特安晓得的。”王后道：“他什么事都晓得。我不知道他是从那里打听出来的。他把金刚钻戒指卖给德西沙，我看见他戴在手上，同他买回来。但这是达特安的东西，我要你送还他。你就拿去罢。你既然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你要好好的用他。”主教道：“王后分付，我不会忘记的。”

王后问道：“你还有话问我么？”主教道：“没有了。我只求你饶我错疑你的罪。我恋爱你极了，故此连以往的事，我还是吃醋的。”王后微笑答道：“你若是没得话讲，请你走罢。我自己要歇歇了。”主教道：“我就走。你还许我再来么？”王后道：“你明天再来，我要静养些时。”主教拿了王后的手，恭敬的亲了，就退出来。

王后走到王上的卧室，问拉波特：“王上睡着没有？”拉波特指指王上，原来已经酣睡了。王后走到床边，向额上亲了一嘴。出来的时候，分付拉波特道：“你好好的劝王上，对主教要好些。我母子二人，很有许多感激他的地方。”

## 第五回 达特安同主教

再说主教回到自己房间，问白那英有什么新闻？白那英说：“没有新闻。”主教叫他走了，随后开了门，走入大厅，看见达特安睡着了。主教低声喊他，他不醒。随后大声喊他，还是不醒。主教只好走上前推他的肩膀，达特安登时站直了，说道：“我在这里。谁喊我？”主教微笑，说道：“是我喊你。”达特安道：“求主教恕罪！我乏极了。”主教道：“原是我该叫你等。”达特安看见主教如此客气，倒有点诧异，想道：“不晓得他要我办什么事了？大约俗语说的，睡着觉，运气就来了。这趟要应了。”主教道：“我要你跟我来。”达特安想道：“卢时伏没失约。但是他自己在那里呢？”四围一看，看不见卢时伏。

主教坐在椅子上，同达特安说道：“我晓得你是个极有胆极有智的一个军人。”达特安想道：“说的倒不错。不过，他为什么这些年才晓得？”达特安鞠躬。主教道：“我现在要找件事把你做，试试你的胆子。”达特安听了，满脸高兴。登时想起主教并未告诉他什么事，脸上又作出同平时一样，说道：“大人只管分付，我就去办。”主教道：“从前先王在日，你所办的事，我都听见说了。”达特安道：“主教太恭维我了。那时候，我的运气还好。”主教道：“我说的不是你在战场立功的事，我说的是别的事，更要恭维你了。”

达特安装出诧异神气，问道：“大人说的是什么事？”主教道：“我说的是件最出色的事，你自己该知道。”达特安道：“我真不晓得大人意中想的什么事？”主教道：“你很慎言的，这是更好了。我说的是你把王后金刚钻取回来，同你们三个朋友路上所遇的事。”达特安想道：“这是个圈套，我可不要上当。”于是装出很诧异的样子。主教大笑，喝采，说道：“他们保荐你的人，保荐的实在不错。你替我办什么事呢？”达特安道：“只要大人分付。”主教道：“你替王后办过事，也肯替我办么？”

达特安想道：“他一定要我说，我却先要看他是什么意思。”于是大声说道：“替王后办事？我不晓得大人的意思。”主教道：“你还不晓得么？我要你同你的三个朋友帮我办事。”达特安道：“大人说的是那三个朋友？”主教道：“你

的三个老朋友。”达特安道：“我的三个老朋友么？我少年的时候，有五十个朋友。二十岁的人，当人人都是个好朋友。”主教道：“慎言是件很好的事体，不过你现在做得太过了。”达特安道：“大人记得，派狄歌拉教学生五年不许说话，要他们学慎言的本事。”主教道：“你已经有二十年不说话了，这也够了。我望你只管说，况且王后已经许你说的了。”

达特安真诧异，喊道：“王后么？”主教道：“是的。王后许你说了。你若是不信，我把王后的戒指给你看，你总还认得。”马萨林把手伸出来，达特安一看，就认得王后给过他的那只戒指，说道：“我认得这个戒指，是王后的。”主教道：“我说王后许你说这句话，说得不错罢。你现在不必迟疑了，你只管说。你把话都告诉我，是你的便宜。”达特安道：“我很欢喜，现在有机会了，大人许久没照应我了。”主教道：“一个礼拜之内，你所想的事就可以到手了。但是，你那三个朋友那里去了？”达特安道：“我们分了手有许久了。他们三个人早已出了军籍了。”主教道：“你怎么样找他呢？”达特安道：“交把我罢，我有法子可以找他们。”主教道：“很好！你要什么呢？”达特安道：“大人！我们总要些钱，要够办事的用。我却没忘记没钱的为难。假使从前我们没得那个金刚钻戒指，我们有许多事就办不来。”

主教道：“你要钱么？你不晓得现在财政支绌么？”达特安道：“请主教学我的榜样，何不把王后的宝贝首饰卖了。我请你慷慨一点，办大事没得钱是办不到。”马萨林道：“该用的钱，我可以给你。”达特安想道：“立殊理顶少也要先给我五百个毕士度。”

主教道：“你是肯替我办事的了？”达特安道：“只要我那三个朋友肯帮我。”主教道：“倘若那三个朋友不帮你，你自己肯替我办事么？”达特安摇头道：“我一个人恐怕没大用处。”主教道：“你就去找他们。”达特安道：“倘若我找着了他们，我拿什么话去劝他们帮我呢？”主教道：“你是深知道他们的，这件事自然要你去想法的了。”达特安道：“我该许他们什么好处呢？”主教道：“你可以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替我办事，也同从前替王后办事一样，将来是有重赏的。”达特安道：“主教要我们办什么事？”主教道：“现在你先去找你的朋友。”达特安道：“他们也许在巴黎，我想他们也许有不在巴黎的，我要跑好些地方才许找得着他们。我是个穷得很的帮统，主教是晓得的，走远路是要花钱的。”主教道：“我不要你在路上很阔，叫人晓得。我这件事是要十分秘密的。”达特安道：“我无论怎么样省俭的办法，我所得的薪俸是不够作路费的，况且有三个月的薪俸还没给我，我当了二十年差，不独一个钱剩不了，还欠了许多债。”

马萨林想了一会，跑到一个双锁的橱前，开了橱，取出一口袋钱来，拿在手上掂了好几趟，叹了一口气，很舍不得的交给了达特安，说道：“这够你作路费的了。”达特安鞠躬，接了那口袋钱，装在口袋里，想道：“如果袋里都是西班牙大金币，或是金柯朗，也尽够了。”

主教道：“我们都说好了。你赶快去找他们罢！你如果办得怎么样了，须每天写信报告我。”达特安道：“决不误事。”主教道：“我要晓得你朋友的名字。”达特安觉得有点不安，说道：“我的朋友的名字么？”主教道：“你告诉了我，你只管去找，我也可以打听他们的踪迹。”达特安道：“一个就是德拉费伯爵，人家都叫他作阿托士；一个是杜威朗，人家叫他作颇图斯；一个是德博理，是个小方丈，人家叫他作阿拉密。”主教微笑，说道：“原来你的朋友都是假名入军籍的，大约都因为不愿玷辱了家声。我看他们的剑虽然是很重，他们的钱袋是轻的。”达特安说道：“他们的剑若是替大人出了力，我盼望他们的钱袋就变重了，大人的钱袋可要变轻了。我看有了这三个人帮忙，不论大人要办什么事，大约总可以办得到。”主教笑了，说道：“你们喀士刚人说大话，可以比得上意大利人。”达特安也笑了，说道：“意大利人讲价钱的本事，却比什么人都好。”

当下，达特安接了主教准假的公文，鞠躬出来，走到院子，跑到灯下一看，原来那袋钱都是银钱。达特安说道：“马萨林，马萨林！你到底还是不相信我。你得不了便宜的，你要倒运了。”

主教那时在房里搓手，得意到了不得，自言自语道：“一百个毕士度！我只花了一百个毕士度，就打听出一件最秘密的事。若是立殊理，就要花到二万个柯朗才打听得出。这颗金钢钻更不用说了。”他一面说，一面看这个金刚钻戒指，十分得意。王后原叫他戒指还达特安的，他留为己用，也不给达特安，十分得意的说道：“这个戒指，更不必说了，顶少也值一万个利华。”说完，走入卧房，高兴的了不得，把戒指藏在一个装宝石的盒子内。原来马萨林是最好收藏宝石的。于是喊白那英进来，同他脱衣服。那时已是夜深了，上床睡觉，不管外面放枪的声响。

达特安住在狄奇堂街一间客寓。作者留到回再说，达特安为什么住在这所客寓。



## 第六回 四十岁之达特安

再说前书说达特安的时候，他住在福索街第十二号，现在事隔二十年，情形许多不同了。

若说是这几年里头达特安失了机会，这句话却说不过去。因为这几年来，他却没遇着机会。达特安为人，只要身边常常有许多朋友，他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好。他这个人又是最容易受朋友陶熔的。他从阿托士学得慷慨，从颇图斯学得自信，从阿拉密学得应酬。假使他常常都同那三个朋友在一处，到了这个时候，他也阔了。颇图斯是第一个先走，去娶那老状师的寡妇；其后是阿拉密出了军籍，去当教士；末后是阿托士也走了，回到孛洛阿地方，他有点祖上的产业在那里。自此以后，达特安就觉得一个人很寂寞。自从三个人走了之后，他的兴致也就很不如从前了；补了火枪营帮统之后，更觉得寂寞。他的家世、仪表，都不及阿托士，不能同贵族往来；又不如颇图斯善于自夸，使人相信他，所与来往的都是贵人；讲到周旋应酬，他又不如阿拉密。他从前还常常的追想到邦那素的老婆来，想起来常常的难过。后来年深日久了，他也慢慢的忘记了，军营里过的日子，最不能养心。慢慢的不知不觉，达特安就变成一个武夫了。并不是说他欠能干，他阅历多了，能干是赛过从前。但他现在都是在小事上讲究些。他现在讲究的不过是好吃好喝，睡着很舒服的床，同俊俏的女店主说说话。他在狄奇堂街谐华礼客店过了六年很舒服的日子了。

再说他初到这间客寓的时候，那客店的女主人是个法兰德地方人，年纪约二十五岁，相貌很俊俏，看见达特安倒很喜欢。达特安同他的男人吵过好几次。这个男人的脾气是很不好的，又极其讨厌。达特安同他吵，有一趟几乎刺伤他。忽然有一天，这个男人跑了，带了许多首饰同值钱的东西跑的。人家都传他死了。他的女人大约是很盼望他死，常对人说他的男人一定是死了。达特安同女店主住了三年，觉得日子好过，也就不想走。忽然有一天，女店主同达特安说，要达特安娶他。达特安很诧异的喊道：“你说什么？这不是一女嫁二夫了么？你千万不要存这种妄想。”女店主道：“我看我的男人一定是死了。”达特安道：“我却不敢这样说。你可晓得你的那个男人是一种顶古怪的人。你最不盼望他来的时候，他却来了。那时我们两个人都要问绞罪的。”女店主道：“假使他回来，你不会同他比剑么？他本事不好，一定要被你刺死的。”达特安道：“你不明白，我刺死了他，也要问绞罪的。”女店主道：“你是拿定主意不娶我的了？”达特安道：“只好这样的了，真是没办法。”女店主听了这句话，大失所望，伤心的很。他看达特安就如同一个天上人，他相貌又出众，那两撇胡子又十分好看。

到了第四年，某处有军务，达特安身临前敌。女店主依依不舍，哭了不少多少次，还说了许多恋爱的话，同至死不改的话。达特安却不敢说十分着迹的话，只说是将来一定要立战功的。看官是晓得的，达特安是骁勇不过的。这趟军务，他果然十分奋勇。有一天，前胸中了一个枪子，跌下马来，同伴以为他死了。有许多想升官的都相信是他死了。看官要晓得，凡当军人的，上自提督，下至最小的兵官，人人都盼望别人出点岔，他自己去升官。

却说达特安这个人，是不容易死的。虽说他倒在战场将近一天，人是很昏迷的。到了晚上，有点凉风，他慢慢醒过来，勉强走到最近的一个乡下地方，敲开一家人的门。人家看见他是个伤兵，很照应他，不久就养好了伤。有一天早起，他就动身回到巴黎，走回到狄奇堂街，跑到自己住的那间房，看见有一个别人的衣包，还有一把剑靠着墙。达特安道：“一定是他回来了，很不好；却也有好处。”再打听，才晓得来了一个新堂倌，一个新女仆。他们说：“女店主出街散步了。”达特安问道：“女店主一个人去的么？”堂倌答道：“不是的，同男主人一齐去的。”达特安问道：“男主人回来了么？”堂倌答道：“回来了。”达特安想道：“假使我有钱的话，我是一刻都不肯住在这里的。但是现在我一文没有，只好等机会，看有不有法子把这个男店主弄丢了。他回来得真不凑巧。”

刚好想到这里，女仆喊道：“店主人两个回来了。”达特安向街上看，看见女房东果然回来了，一手扶着一个身躯极粗壮的瑞士兵，一看见就想起颇图斯来。达特安说道：“这就是男店主么？他发胖，他比从前胖了一倍。”于是走到一转弯角子坐下了，人家不容易看见他。但是女店主进来就看见他，喊了一声，达特安登时起来，去抱住他。瑞士兵看见了很诧异，同见了鬼一样。女人脸色也变了。

女店主很不安的问道：“原来是你么？”达特安不动声色的问道：“这个男子，是你的兄弟，或是表亲么？我看见他很高兴。”一面说，一面去抱那瑞士兵见礼。瑞士兵神气却是很冷淡的，问道：“这个人是谁？”这个时候，女店主只是狂哭，一句也答不出来。达特安问道：“这个瑞士人是谁？”女店主哭着答道：“这一位就是要娶我的人。”达特安答道：“你的丈夫果然死了么？”瑞士兵说道：“这同你有什么相干？”达特安道：“自有关系处。你若不同



我商妥了，你不能娶他。我打算不……”

瑞士人问道：“你打算不什么？”达特安道：“我打算不准你娶他。”瑞士人满面通红。那时瑞士人穿的是很好看的军衣，达特安却披了罩袍。那个瑞士兵足有六尺多高，达特安比他短小。瑞士人不晓得此事的原由，看见达特安，当是个无理打岔的人，就两脚顿地，喊道：“你赶快出去！”达特安道：“我不出去。”堂倌有点看不起达特安，说道：“一动手就把他轰出去了。”达特安一手捉着堂倌的耳朵说道：“你说什么？你不要管闲事，不然你的耳朵是保不住的。”回头对瑞士兵说道：“你赶快把你摆在我房里的东西搬走了，你搬到别的地方去。”瑞士兵大笑，问道：“我搬到别处去？这是什么道理？我倒要听听。”达特安道：“原来你懂法国话。请你同我一道出去，我慢慢讲给你听。”

女店主知道达特安是个比剑的好手，知道他不怀好意，很着急的哭。达特安道：“你为什么不轰他出去？”瑞士兵道：“你胡说！你以为我肯同你这个不相干的人比剑么？”达特安道：“我是火枪营的帮统，官阶总算比你大。但是现在这件事可以不论官阶，我们只要看谁该住这间房子。你知道有一定的办法。你出来！谁先回来的，谁住这间房子。”女店主竭力的劝解，也劝不住。他见达特安回来了，心里是很高兴。因为达特安从前不肯娶他，他也想叫瑞士兵去教训教训他，出一口气。

再说这两个人跑到一个地方，天快黑了。达特安再问瑞士兵，问他肯让房子不肯，瑞士兵摇头，拔出剑来。达特安道：“你打定主意要死在这里么？这个地方不大好睡的，你一定要，也是没法。”达特安拔出剑来。一个短小的人去攻一个粗壮人，原是不容易的。不过瑞士人身躯虽大，却没达特安的本事，也没他的灵动。瑞士兵想抢上去，总抢不上，自己已经受了两伤，因为天冷却不觉得，后来血流多了，有点招架不住，就坐在地下。达特安道：“是不是？我刚才怎么告诉你的？你不听我劝，弄到这个样子。但是你不要着急，过了十多天，伤口可以好的。你坐在地下不要动了，我打发个人把你的行李送来。请了，我劝你搬到某街某店去住，只要女店主还没换人，他那里酒饭都是很好的。”说完了，达特安很高兴的回到狄奇堂客店，分付堂倌把瑞士人的行李送去。堂倌送了去，还看见瑞士人坐在那里发糊涂。

自此以后，客店的人看待达特安，同从前绝不相同了。等到没人的时候，达特安同女店主说道：“你现在看出瑞士乞儿同上等人的分别人。你的行为同一个平常酒店的女堂倌一样，我对不起你，我不能再看得你起了，我也不在这里住了。我把瑞士人轰走了，我也不在你这里住了。堂倌！你把我的行李送到某街某店去。请了！请了！”达特安说话的样子虽是很认真的，却不免带点舍不得的意思。女店主米狄林跪在地下苦苦求饶。那时候，厨炉里的火是很旺的，铁条上插了肉烧得快熟了，米狄林在那里哭得可怜。刚好达特安那个时候又冷、又饿，又动起恋爱的心，看官不要怪达特安只好不走的了。这就是达特安为什么住在这间客店的缘故。

## 第七回 巴兰舒遇救

再说达特安那天见了主教，回到客店，拿了一袋钱，很得意。想起主教手上那个金刚钻戒指，从前原是自己的东西，心里很舍不得。达特安相道：“如果我再得着那个戒指，我登时就卖了。我就在我父亲的房子旁边买点地。那间房原不错，不过没得花园。我就回家乡，等个有钱的女人来嫁我。我将来生三个儿子。第一个要做到贵族，同阿托士一样；第二个是个有勇军人，同颇图斯一样；第三个是个有学问教士，同阿拉密一样。这样的日子，比现在过的好得多了。不过马萨林太好钱，不肯把金刚钻给我。”达特安如果知道王后的确是要还他的，不晓得又该怎么说了。

他快到客店的时候，看见店外许多人，店里吵得很利害。达特安说道：“哈！不是客店失了火，就是米狄林的男人回来了。”原来都不是的。他走近了，看见是许多人在客店的隔壁，许多人在那里喊，还有许多人拿了火把走来走去，大约都是穿了号衣的。他就问是什么事？有人告诉他，说是有一个带二十个人攻打一辆马车。那马车有主教亲兵护卫的。救兵来了，那些人就跑了。那为首的人躲在客店隔壁，他们现在找他。假使达特安是年纪轻的时候，他听了这番话，一定是要帮同官兵攻那些百姓。不过现在他年纪大了些，不喜欢作这种热闹事了；况且身上还有一百个毕士度，恐怕丢了。于是他一句不响，走进店去。从前的达特安，是要打听许多情形的；现在的达特安，

不运再打听的了。

达特安原来告诉米狄林在罗弗宫过夜，米狄林故此没望他回来，听见隔壁吵得利害，很害怕，看见达特安回来，高兴极了。他原要把闹事的情形详细告诉达特安，达特安不愿意听，分付他把晚饭送到房里，带着送一瓶好酒。原来达特安住在第四层楼上，他若是要收拾米狄林的时候，他自己关在房里不出来。这趟回来，他先把钱袋放在抽屉里，也不点数就锁起来。等到酒菜都来了，他关了房门坐下，那时饿极了，吃饱就去睡。他向来是今天不打算明天事的，酣睡了一夜。

翌日天亮起来，想到阿托士追忆起旧事，想道：“阿托士是一六四三年给过我一封信，那是刚在前主教死过之后，我自己那时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起来了，我随大军围攻巴省桑地方。他给我的信，说的是他祖上遗下的房产。那房产在什么地方呢？我却从严不晓得。因为信没看见，刮了一阵大风，把信吹丢了。若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还可以赶回来，就是冒险拼命，我也要把信追回来的。少年作事，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到了年纪大些，才晓得是不该做的。那时我只好让风把阿托士的信吹到西班牙大营里，连住址我也不知道了。西班牙人得了信没得用处，倒不如还了我。他们既然没还我，我不晓得阿托士在那里，只好罢了。——让我想想颇图斯，一六四六年九月，我接颇图斯一封信，请我去打鸟。那时因为我父亲死了，我回到巴安地方，他们把信转寄到巴安，信还没到，我又走了；随后又转寄到某处，我又走了；一直等到一六四七年四月，我才接着信。到得太迟了，我只好不去打鸟了。我倒不如去找找这封信，许还藏在箱子内。”

达特安开了一个旧箱子，内里装了许多书信，说的都是他家里田产的事。那些田产，是二百多年前已经转了主了。一眼看见一封信，字写得很大，是颇图斯写的；旁边还有几个小一点的字，是颇图斯老婆写的。信上的话，达特安是不用看的了，他只要找住址。原来信上住址只写着“杜威朗堡”几个字，当日颇图斯以为这个地方无人不知的了。达特安道：“这个好吹的宝贝，一点还没改。我只好先从他下手。他娶了柯氏，很得几个钱，现在作富家翁了。阿托士吃酒吃昏了。阿拉密是在经典上用心。”

后来达特安再看看颇图斯的信，原来还有几个字，说是：“我同时也寄了一封信到寺里给阿拉密。”达特安道：“寄到寺里？什么寺？只算巴黎，就二百多间寺；通国算来，有三千。况且他入了寺，一寂是改了名字。可惜了，我一点经典也不懂。倘若我记得阿拉密当日同长老、小教士谈论的话，我就知道他们的宗旨，也就猜得着他到了什么寺了。譬如我去见主教，请他发给我一张公文，准我去各寺找，或者可以找得着。不过一下手，就要求主教帮忙，他是要看我不起的。阔人自己作不了的事体，才叫我们作。如果去请教他，他是不高兴的。等等，我还记得阿拉密也给过我一封信，托我办点事，那封信不知放在那里了？”

达特安想了一会，走到衣橱，从那堆旧衣裳里头找出一件外衣来，是他一六四八年穿的。从口袋里一摸，摸出那封信来，信上说道：

“我要在某地方同某人比剑。因要我是个教士，不便让外人知道这件事，我只好请你作我的陪比。你从某街来。右边第二灯下等的就是仇人的陪比，我同仇人在第三灯底下。”

信尾签了阿拉密的字，信上却无寄信人的住址。达特安追忆前事，记得是同那人比剑伤了他的手臂，却从来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阿拉密把他的仇人同时打发了，跑到达特安跟前说道：“打完了。我的仇人是死了。你来帮我的忙，我很感谢。你将来要我帮忙，只要告诉我。”说完了，拉拉手，就跑了。

当下达特安虽然找着信，还是不晓得住址，十分着急。忽然听见打碎玻璃声音，他恐怕有人来偷那一袋钱，赶快跑到房里去，一眼看见有个人从窗子爬进来。达特安拿了剑，喊道：“你这个强盗！”那个爬窗的人说道：“你听我说，不要杀我，我不是强盗，我是个好人的。哈，你是达特安！”达特安喊道：“你是巴兰舒？”那人高兴的很，说道：“是的。”达特安道：“你大冬天，一早在房顶上爬来爬去作什么？”巴兰舒道：“你晓得，我要……我看，不必告诉你了。”达特安道：“不管什么！你只管告诉我。你先把破窗子遮掩好，再把窗帘拉好。”巴兰舒弄好了。达特安道：“请你说。”巴兰舒道：“我要先问问，你同卢时伏怎么样？”达特安道：“我们很要好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还不晓得么？”巴兰舒道：“那很好了。”达特安道：“你要告诉我，你打碎我的窗子，爬进我的房来，同卢时伏同我的交情有什么相干？”

巴兰舒道：“我先告诉你，卢时伏……”达特安接住说道：“我晓得了，卢时伏关在巴士狄监牢。”巴兰舒道：“他从前在那监里。”达特安道：“这话怎么讲？难道他侥幸逃脱了么？”巴兰舒道：“是的，也可以叫做侥幸。昨天晚上，有人从监里送他出来。”达特安道：“不错的，是我从监里送他出来的。”巴兰舒道：“却不是你送他回监里去

的。如果我看见是你护送的，我自然是不敢去……”达特安道：“你赶快说罢，怎么样了？”巴兰舒道：“卢时伏坐的马车，走到某街，那时街上有许多人，护卫的亲兵得罪了街上的人，街上的人很不高兴。卢时伏趁这个机会把自己名姓报告了求他们帮忙放他。我那时站得很近，听他说是卢时伏伯爵，我记得是他保举我，升我的职的。我就告诉众人说，这位伯爵是波孚的好朋友，是有恩于百姓的。百姓原是很不高兴的了，听了这话，就动起手来，把马拦住了，攻打亲兵。我把车门开了，卢时伏跳出车来，一会的就跑脱了。不幸有巡兵走过来救亲兵，同百姓打起来，我跑到狄厅堂街，巡兵追我，我跑到客店隔壁躲起来。他们进屋来搜，搜来搜去搜不着。；因为屋里一个女人可怜我，把我藏在两床褥子中间。我躲了一夜，我恐怕天亮他们又来搜，我当天未亮以前就爬到房顶，想爬到隔壁就可以逃脱了，就是这一会子事。你倘若不以我所作的事为然，我心里就不晓怎样难受了。”

达特安道：“我一点都不怪你。我听说卢时伏逃脱了，我却喜欢。你可晓得，倘若官兵捉了你，马上就要杀了你的。”巴兰舒道：“我晓得。故此我看见你，高兴的很。你窝藏我，比别人好得多了。”达特安道：“我自然窝藏你。不过有人知道了，我这个帮统是作不成的。”巴兰舒道：“你晓得的，不论什么时候，我肯拼命帮你的。”达特安道：“是的，这种事你办过不止一回的了，我是忘记不了的，你请坐下，吃点东西。你饿极了，你看着我晚饭吃剩下的东西，吃些罢。”巴兰舒道：“是的，我很饿了。我从昨天中午起，只吃了一块面包，一点糖果。我有时很喜欢吃糖果的，不过拿糖果当饭，有点办不来。”达特安道：“你吃罢，可以吃饱了。”巴兰舒道：“你是第二次救我的命了。”说完，坐下，大吃起来。过了一会，吃饱了，又叹一口气。

达特安想了一会，说道：“你晓得阿托士住在那里？”巴兰舒道：“不晓得。”又问颇图斯在那里，巴兰舒也说不晓得。又问阿拉密在那里，巴兰舒也说不晓得，只知道巴星在那里。达特安道：“你知道巴星在什么地方么？他住在那里？”巴兰舒道：“在诺搭丹大教堂。”达特安问道：“他在诺搭丹作什么？”巴兰舒道：“当教堂小使。”达特安道：“巴星当了诺搭丹大教堂的小使么？此话靠得住么？”巴兰舒道：“靠得住的。我也见过他，同他交谈过。”达特安道：“他应该晓得主人在什么地方。”巴兰舒道：“应该晓得。”

达特安想了一会，拿了罩袍，挂了剑，预备出门。巴兰舒很着急的说道：“你就听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管我了么？我没得别人帮我忙了。”达特安道：“他们不会到这里来寻你的。”巴兰舒道：“店里的人从没看见我进来的，现在看见我，要当我是一个贼。”达特安道：“不错的。你会说乡下话么？”巴兰舒道：“我还会说外国话，我会说法兰德语。”达特安道：“你从那里学的？”巴兰舒道：“我在某处两年学会的。”巴兰舒胡乱诌了几句，说给达特安听。达特安听了笑着道：“这就算外国话么？不管怎的，可以充得过了。”达特安喊了一个人来，叫他请女店主上来说话。巴兰舒害怕起来，说道：“你把这件秘密事告诉女人么？”达特安道：“你不要着急，他不会泄露的。”

女店主满面笑容走进来，以为房里只有达特安一个人，忽然看见还有一个人，不免诧异。达特安道：“我的宝贝店主！你的兄弟从法兰德来了。我将来要带挈他，当一名兵。我晓得你是欢喜见他。”女店主糊涂了，喊道：“我的兄弟么？”达特安对着巴兰舒说道：“比得！你为什么不同你的姐姐问好？”巴兰舒用法兰德语问好，女店主也用法兰德语回答了，更比刚才糊涂。达特安道：“我要你晓得这位就是你的亲兄弟。我也晓得你向来不认得他，他刚从荷兰海口来的。我走过之后，你叫他好好穿一身好衣裳。再过一点钟，我就回来了，你就领他来见我，我要他伺候我。他虽然一句法国话都不会说，因为是你荐的，我能够推辞不收么？”米狄林道：“我晓得你的意思了，你只管放心。”达特安道：“我的好店主！你真是个宝贝。我可以相信你。”说完，达特安一个人走了。

## 第八回 半个金钱之力

再说达特安出了门，过了新桥，因为见着了巴兰舒，心里十分高兴，很想他回来帮忙。虽然他不能长久，但是现在救了他一命，窝藏在客店，他心里自然是感激的。况且他现在算是巴黎城里的居民，通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的举动是自然知道的。当下百姓同政府为难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人帮忙，是极有用的。有了自己的阅历，加以一个侦探，力量自然是大的。一路走，一路盘算，不觉到了诺搭丹大教堂，上了台阶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人扫地。达特安问他认得巴星否？那人道：“他在那经堂里面呢。”达特安因为不费事就找着巴星，十分高兴。先找着这个人，别的就容易多了。于是走到经堂，跪在地下，两眼常看着巴星。达特安忘了祈祷歌，又没带经本来，只好看着巴星。

再说巴星穿了教里小使的衣服倒很象样，满面都是得意样子，手上拿了银钱，就同大将拿了锤子一样。现在他

身量全变了，比从前胖了许多；脸上胖得更利害，只看见两颊，看不见鼻子；颈脖子加倍粗，头发是剪短了。过了一会，经已念完了，教士退了。达特安认得那教士就是干狄。原来干狄最好施舍，很有点名气。因为要同百姓要好，故此他念早经，只有百姓来的。

再说教士走出来的时候，巴星跟着他，在达特安面前走过，两眼朝天，达特安故意拉他的袍子，巴星低头一看，认得了，喊道：“达特安么？”达特安说道：“巴星！这是你待老朋友的样子么？”巴星道：“奉基督教的朋友，是领人到天堂的；不让他去的，就不是好朋友。”达特安道：“巴星！我却不懂，我怎么样拦你上天堂的路？”巴星道：“你几乎害我主人不得上天堂。他若是听了你的话，也不当教士，跟你去当火枪手了。”达特安道：“你今天看见我进教堂念经，你应该晓得我的心肠也变了。我年纪大了，才看出道理来。我看你的主人，到了现在是已经有救的了。你告诉我，他在那里？我要见他，批示我一个可以得救的方法。”巴星道：“你不过想骗他，再出来在世界上混罢了。好在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你想我的话，我在教堂重地，难道还说谎不成？”达特安说道：“什么？你不知道阿拉密在什么地方么？”巴星说道：“阿拉密是他当军人的名字，后来他进了教堂，改过名字了。”达特安道：“你既然不知道阿拉密，阿拉密这个人总算是世界上没有了。你总晓得德博理教士在什么地方？”巴星道：“我刚才说过，我不晓得。”达特安道：“你是万不会不晓得的。”巴星道：“我实实在在是不晓得。”达特安晓得巴星一定不肯说的了，他在那里说谎，是无疑的人。达特安道：“你既然不晓得你的主人住在什么地方，我不必再问你了。我们还是好朋友，我给你半个毕士度，请你吃酒。”巴星很正经的不受。说道：“我向来不吃酒的，有教职的人同你们不同。”达特安想道：“贿赂都不能行，不幸的很。”

达特安还在那里想，巴星走进去把门关了。达特安两只眼只管看那道门。忽然觉得有人轻轻的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十分诧异，正要说话，那人把手指放在唇边，叫他不要响。达特安低声说道：“卢时伏！你到了这里么？”卢时伏道：“不要响。你晓得我逃了么？”达特安道：“晓得，一个顶可相信的人告诉我的。”卢时伏道：“是谁？”达特安道：“巴兰舒。”卢时伏道：“巴兰舒？”达特安道：“同你开车门的就是他。”卢时伏道：“巴兰舒！我仿佛是见过他的。这个人倒不忘旧恩。”达特安道：“你来这里作什么？”卢时伏道：“我逃了，来谢上帝。”达特安道：“你到这里，不止为这一件事罢？”卢时伏道：“我来这里见帮主教，看看我们可有什么法子去骚扰马萨林？”达特安道：“你太好闹了，终久还要送你到巴士狄监牢里去。”卢时伏道：“不怕的。我喜欢空气，我就要到乡下去。”达特安道：“我也要到乡下去。”卢时伏道：“你到什么地方去？”达特安道：“我去找朋友。”卢时伏道：“你找什么朋友？”达特安道：“就是你昨天打听的那几位朋友。”卢时伏道：“你去找阿托士、颇图斯、阿拉密么？”达特安道：“是的。”卢时伏道：“你说笑话么？”达特安道：“当真的。你为什么觉得诧异？”卢时伏道：“古怪的很，谁叫你找他们的？”达特安道：“你可以猜着的。不过我不晓得他们在那里？”卢时伏道：“你没法子打听么？你给我一个礼拜，我替你找。”达特安道：“一个礼拜？太久了。我三天之内就要找着他们。”卢时伏道：“三天的限期太促了，法国地方又太大。”达特安道：“不要紧的，你晓得一定两个字的解说。有了这两个字，就能办多少事。”卢时伏道：“你几时动身去找？”达特安道：“我算是已经动身了。”卢时伏道：“盼望你得手。”达特安道：“我也盼望你得手。”卢时伏道：“我们在路上或许碰见的。”达特安道：“不会的。”卢时伏道：“谁敢说这话，事有凑巧的。”达特安道：“请了！”卢时伏道：“暂别！暂别！倘若马萨林同你提起我，你说是我说的，他不久就要知道我是太老了不是？”说完冷笑，就走开了。

达特安想道：“这个老光棍，随他去罢！康士旦已死了，不能再受他的害了。”回过头来，看见巴星已经换了衣服，同打扫夫说话。巴星象是很生气。达特安趁这个空，跑出教堂，躲在这条街拐角，可看见巴星出来，巴星却看不见他。过了五分钟，巴星果然出来，四围攻一看，看不见达特安，知道没人察看，就走了。达特安出来，跟着他，过了两条街，看见他进了一间很象样的房子，达特安就晓得巴星住在这里，晓得巴星若是没看门的人，什么都打听不出来的；若有看门的人，巴星是一定早已分付，不许多说话的，问也无益。

于是先进了一家小酒店，叫了一瓶酒，这酒是要半点钟才得预备好的，一面在酒店里等，一面可以察看巴星的举动。看见酒店一个小孩子，有十三岁光景，很伶俐的，仿佛在教堂看见他唱祈祷歌。达特安同那小孩子交谈起来，小孩子告诉他，早起从六点钟至九点钟在职教堂唱祈祷歌，以后在酒店管倒酒。说话的时候，看见有人牵了一匹马在巴星门口，再过一会，巴星出来，小孩子指着说道：“这就是我们教堂里的小司事，要出门了。”达特安道：“他要到那里？”小孩子道：“我不晓得。”达特安道：“你打听出来，我给你半个毕士度。”小孩子道：“我打听出巴星往那里去，你给我半个毕士度么？”这是很容易的，你是当真给么？”达特安道：“自然，这就是半个毕士度。”达

特安拿出钱来，给小孩子看看，却不给他。那孩子道：“我就走过去问他。”达特安道：“你去问他，打听不出来呢！等他走了，你去打听。你回来告诉我，我给你钱。”小孩子道：“我晓得了，等巴星走了，我就去打听。”

再过五分钟，巴星拿伞，拍马走了，才转了弯，这小孩子就跑去打听。达特安坐在酒店里等，不到十分钟，小孩子跑回来说道：“我打听出来了。”达特安道：“巴星往那里去？”小孩子道：“你给我钱。”达特安道：“你告诉了我，我才给你钱。”小孩子道：“你先给钱我看看，看是好钱不是？”达特安交钱给他，小孩子接了钱，对店主说道：“客人要换零钱。”店主拿了那半个毕士度，看一看，收好了，把零钱交给小孩子，小孩子放在口袋里。达特安看见这个小孩子举动很好笑，问道：“巴星往那里去了？”小孩子道：“往诺塞去了。”达特安道：“你怎么打听出来的？”小孩子道：“很不难的。我晓得巴星骑的是肉店的马，同肉店租的。肉店自然是先要打听他骑到那里，才肯租给他的。”达特安道：“肉店告诉你巴星……”小孩子接住说道：“往诺塞去，他一个礼拜去两三趟。”达特安问道：“你到过诺塞么？”小孩子道：“我到过，那里我很熟的，我的干娘住在诺塞。”达特安道：“那里有所大寺么？”小孩子道：“那里有个极大的寺，里头有许多耶稣军的教士。”达特安道：“我正是要打听。”小孩子道：“你满意了么？”达特安道：“我很满意了。你叫什么名字？”小孩子道：“我叫法拉克。”

达特安把小日记拿出来，把小孩子同酒店的名字记好了。粘孩子问道：“我还可以再赚些半个毕士度么？”达特安道：“还可以的。”说完，达特安给了酒帐，走向狄奇堂街。

## 第九回 达特安遇阿拉密

再说达特安回到客店，看见一个人靠火，原来就是巴兰舒。他穿了一身旧衣服，全改了装扮。达特安初看见了，都有点不认得。米狄林领他当着众堂倌见达特安，说是个兄弟。巴兰舒说了几句法兰德语，达特安说了几句自己造的外国话来答他。当下就商量好了，巴兰舒当了达特安的跟人。

达特安盘算去诺塞，这个地方离巴黎不过三四十里，恐怕有人认得他们主仆两人，等得天黑才好动身。达特安先吃了饭，吃得很饱；换了衣服，不穿火枪营的军衣；；拣了一把顶好顶重的剑，备好两匹马。下午两点钟，主仆两人动身，从某路走。走了十多里路，天色尚早，下了马，进了一间客店。店里有许多面生可疑的人，仿佛是预备晚上大举的。他们坐在店里，忽然看见一个人，披了罩袍，探头向里张看。见有生人在那里，就使手势，叫两个人出来。达特安走去同女店主说话，店里的酒原是坏极的，达特安却一味的恭维。问了几句诺塞地方的情形，才晓得那里有两间很大的房子。一间是巴黎大主教的房子，现在是他的侄女辈朗维勒夫人住着；还有一间大寺，是耶稣军神父的产业。达特安知道那间大寺是容易找的。

到了四点钟，出了店门，慢慢的走。路上无事。主仆两人一路盘算。想到那朗维勒夫人，原是个大家女人，算是宫里最有美名的。有人说，他同柯力尼相好，现在同马西拉王爵有密谋，反对康狄公爵。达特安在路上走，追忆起从前他见过这位朗维勒夫人，的确生得十分美丽，极能动人。于是又想到阿拉密，当先王在位的时候，同施华洛夫人要好。现在的朗维勒夫人，所处的地位同从前施华洛夫人一样，最好作诼的。达特安想到这里，不免太息。为什么人家就能够想什么得什么，不问是恋爱，是功名；有些人就不能了，不晓得是因为运气不好，或是天生没本事，一辈子想一件事，一辈都得不到。想到自己，只好算是没运气的了。

这个时候，巴兰舒拍马来到跟前，说道：“你现在想的，同我心里想的是一件事。”达特安笑了，说道：“那是无疑的了。不过你想的什么？告诉我。”巴兰舒道：“我想的是客店里那班面生可疑的人。”达特安道：“我看出来了，你现在还是很谨慎的。”巴兰舒道：“这是天生的。”达特安道：“你看那班人怎么样？”巴兰舒道：“那班人在客店聚会，办的不是好事。我坐在马房一个黑暗角里，看见一个披罩袍的人，后头跟着两个人跑进来。”达特安也看见的，说道：“是的！是的！后来怎样呢？”巴兰舒道：“内中一个人说道：‘他一定在诺塞了，不然，今晚一定到那里的了，我已经看见他的跟人。’那个穿罩袍的说道：‘这话靠得住么？’那人答道：‘王爷！靠得住。’”达特安道：“王爷两字，你的确听清楚他说的是王爷么？”巴兰舒道：“那人的确叫的是王爷，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你往下听——

“又一个人问道：‘我们如果在那里看见他，我们怎么样呢？’王爷答道：‘你们作什么？’那人说道：‘那个人不让人捉的，他要动刀的。’王爷说道：‘你们也只好动刀的了。不过我要你们生擒他，你们要带绳子去把他捆了，

拿东西塞他的嘴。’那人道：‘我们的东西都预备好了。’王爷道：‘看来他是不穿号衣的了，总是平常旅客的打扮。’那人道：‘王爷放心，我们不会弄错的。’王爷道：‘不管什么，我还要到那里，另有分付。’那人道：‘总要公道……’王爷道：‘我全担责任。’那人道：‘很好，我们尽力办就是了。’说完了，他们就离开马房。”

达特安问道：“这些事同我们有什么相干？这种事是天天有的。”巴兰舒道：“你看他们不是说我们么？”达特安道：“你怎么样想他们说的是我们？”巴兰舒道：“一个人说道：‘我看见他的跟人。’这句话许是说我。”达特安道：“怎么样呢？”巴兰舒道：“那一个说道：‘他现在已经在诺塞了，不然，今晚一准到。’这几句话说的是你。”达特安道：“还有什么样？”巴兰舒道：“那个王爷说道：‘他大约不穿号衣，改扮平常旅客。’这不是说的是你么？因为你穿的是骑马衣服，并不穿火枪营号衣。”达特安叹了一口气，说道：“王爷想行刺我的时候已经过了。咳！从前的时候还算不错，现在他们不理我们了。”巴兰舒道：“难道你不怕那班人么？”达特安道：“我一点也不怕。”

巴兰舒听了主人的话，很放心。再走十里，巴兰舒忽然拍马赶上前，同达特安说道：“你看看，那边不是有几个人在黑影里走过么！我疑惑还听见马蹄响。”达特安道：“没有的事。才下过雨，地下很湿，不会有的。但是你说的不错，我看见有些东西。”于是勒住马，留心的听。巴兰舒说道：“我若是听见的不是马蹄响，我却听见马嘶。”达特安也听见了，说道：“这是那班人无疑了；不过是同我们不相干，我们走罢。”

主仆两人向前走，走了半点钟，到了诺塞村边，那时有八点半钟，乡下人全睡了，灯火都灭了。他们在街上走，约略能辨房顶，有时听见犬吠，有时看见猫跳。走到村中一块大地，有所极大的房子，刚在两路交通的地方。门前有极大的树，叶子都没有了。达特安说道：“这一定是大主教的房子，朗维勒夫人住的地方。大寺却在什么地方？”巴兰舒道：“大寺还在那一头，我是很熟的。”达特安道：“我先下来，把马肚带收紧了，你骑了马向前走，看看寺里还有灯火没有？回来告诉我。”巴兰舒在黑影里骑马走了，达特安弄马肚带。过了五分钟，巴兰舒回来说道：“向田的那一面还有灯，从这里还可以看得见。”达特安说道：“假使我是个掷石党，我就可以敲这间大房子的门，一定可以寄宿一宵，还有好好的供应；假使我是个和尚，也可以敲大寺的门，也可以吃顿好晚饭。可惜我既不是掷石党，又不是和尚，只好露天过夜，捱饿的了。”巴兰舒道：“我去敲门好么？”达特安道：“等等，有灯光的窗子，现在也黑了。”巴兰舒问道：“你听见声响么？”达特安道：“我听见。”这个时候听见的，仿佛是自远处而来的雷声；再过一会，听见是马蹄声；再过一会，看见有二十多匹马分路而来的，把主仆两人围住了。达特安拔出剑来，站在马旁，说道：“你说的话，倒许对了。”

有一个骑马的说道：“他们在这里，我们找着了。”那为首的人说道：“你们要当心，不要让他跑了。”那个人说道：“王爷放心，我们不会让他跑了的。”达特安晓得，要同他们说话了，打出乡谈说道：“你们诸位做什么？”有几个人答道：“你等一会就晓得了。”那王爷喊道：“不要动手，这不是他的声音。”达特安说道：“看起来，你们到了诺塞地方都疯了。你们却要当心，我的剑很长的，不论那一个先上来，我是要把他刺通了的。”那为首的上前问道：“你在这里作什么样？”达特安答道：“我也要问你这句话。”那人说道：“你要恭恭敬敬的，不然你是要后悔的。我不把名字告诉你，我却要你敬重我的位分。”达特安道：“你带了人在路上打劫，怪不得你不肯说名姓。我是带了跟人，好好的过路人，我是不必隐藏姓名的。”那人道：“好了好了！你叫什么？”达特安道：“我很喜欢把名字告诉你，你是公爷也罢，王爷也罢，你可以去找我。你听见说有一个达特安么？”那人说道：“什么？就是御前火枪营的帮统么？”达特安道：“就是这个人。”那人道：“我素来晓得的。”达特安道：“你既然知道这个人，你可晓得他的手腕是很有力的，他的剑锋是很利的么？”那人说道：“我相信你是达特安。”达特安道：“我是的。”那人道：“你来这里救他么？”达特安道：“他，他是谁？”那人道：“我们要找寻的人。”达特安道：“看来这个地方是个猜迷的地方。”那人道：“你答我的话，你是不是在窗下等他？你是不是特为来诺塞地方救他？”达特安有点不耐烦，说道：“我并不是等什么，我也不是来救人，我只是保护自己。你要晓得，你们同我动手，我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人说道：“也罢，你走罢，离开这里罢。”

达特安听见他发这种号令，很不高兴，说道：“什么？这就走开么？这可不甚容易。我也乏了，马也乏了，除非离这里不远，你给我点夜饭吃吃，给我床铺睡睡，我却不能走。”那人喊道：“你这个无礼的光棍！”达特安喊道：“哈！你的话要说轻些，如果你再同我说这种话，我不管你是公爷，侯爷，王爷，就使你是当今王上，我是要他陪不是的。”那人说道：“算了算了，这位是喀士刚人，无疑的人，不是我们所找的人。今晚没得事的了，我们走罢。达特安！我们再会罢！”达特安说道：“再会的时候，恐怕你没得这趟便宜；再会的时候是白天，只有你一个人。”那人说道：“很好，诸位，我们走罢！”这班人大失所望，嘴里很唧咕，向巴黎的大路走了，一会，都看不见了。

达特安主仆两人等了一会，看不见他们了，才把剑收起来，达特安先说道：“你这个呆子！你又错了，他们并不是等我们的。”巴兰舒道：“他们寻谁呢？”达特安道：“我不晓得，我只要到那大寺去。我们骑了马，走去敲门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总不能把我们吃了！”主仆两人，于是跳上马，忽然巴兰舒觉得有个重东西跌有他的马屁股上，几乎连人带马压倒地下。巴兰舒喊道：“我背后有个人。”达特安回头看，果然看见有两个人在马上，就拔剑要攻打那个人，喊道：“你背后有个鬼了。”那个人喊道：“我的达特安！你不要动手，我不是鬼，我是阿拉密。”又叫巴兰舒道：“你向前跑罢，到了村子尽头，向左转，便到了。”于是巴兰舒同阿拉密两个人骑一匹马向前跑，达特安跟在后头，以为今晚所遇的事，仿佛是一场恶梦。

## 第十回 德博理教士

再说巴兰舒到了村尽头，向左转，在那间大寺有灯的窗子下勒住马，阿拉密下了马，拍手三次，窗子开了，放下绳梯。阿拉密说道：“达特安！请你爬梯子上去，就到了我的房间。”达特安道：“你到自己房里去都是用这个法子的么？”阿拉密说了句粗话道：“过了九点钟，只有这个法子的了。寺里规矩是很严的。”达特安道：“你刚才不是说句粗话么？”阿拉密笑道：“我说了粗话么？也许有的。你不晓得，寺里的和尚是很不堪的，我同他们住久了，习惯了。我同他们住在一块也是没法。你为什么不上去？”达特安道：“请你先上去，我随后来。”

于是阿拉密上去了，上得很快，从窗子入房。达特安也上去，却上得很慢。阿拉密见他上得慢，说道：“对你不起！我若早知道你来探望我，我该把园丁的梯子借来一用，我自己是惯用绳梯的。”巴兰舒在地下看见达特安上到窗子，说道：“你们两位是上去了，我也可以上去，不过马是不会上梯子的。”阿拉密指着田下的小房，说道：“你把马牵到那房子里，那里头有草料。”巴兰舒道：“我怎么样呢？”阿拉密道：“你弄好了马，回到这里来，拍手三次，我们给点东西给你。你不要害怕，我们这里不饿死人的。你去罢。”阿拉密随手把绳梯拉上去，窗子也关了。

达特安到了房里，四围的看。房子收拾得很讲究，却摆了很多兵器，各式各样都有。墙上挂了四幅大画，就是红衣主教罗连、红衣主教立殊理同拉华力，还有波渡大主教，都是披了甲的。只看房里的东西，却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教士的房间。窗帘帷幃都是极讲究，床上的被褥都是绣花的，还缘着通花栏杆，简直是个小姐的绣房，全不象是个教士住的房子。

阿拉密道：“你看我的房间有不周全的地方？你不要怪，我过的日子同隐士一样，你看什么？”达特安道：“我找放梯子的人，绳梯是不会自己下去的。”阿拉密道：“放梯子的是巴星。”达特安道：“哈！”阿拉密道：“巴星是操练惯了的，他看见我同朋友来，早已躲开了。请坐下！我们谈谈罢。”阿拉密推出一把很舒服的椅子让达特安坐下，说道：“不用说别的，你同我吃晚饭。”达特安道：“我高兴极了，我骑马走了许多路，觉得饿极了。”阿拉密道：“不过没有什么好菜，我不知道你来。”达特安道：“难道今晚又是吃青菜鸡蛋么？”阿拉密道：“不是的，我看巴星倒可以找出点好东西来。巴星！巴星！你进来。”

门开了，巴星走进来，看见达特安，很害怕，张大嘴，不敢响。达特安说道：“我的宝贝巴星！我看见你在教堂里睁着眼扯慌，扯得好的很，一点也不露破绽，我实在欢喜。”巴星说道：“我是跟耶稣军的神父学的。他们说只要扯谎扯得好，是可以扯谎的。”阿拉密道：“巴星！不要紧的，达特安快饿死了，我也快饿死了，你去弄点好吃的东西来，最要紧的是拿点好东西来。”巴星鞠躬，叹了一口气，出去了。

达特安把房里都看清楚了，问阿拉密道：“你刚才是从什么地方跳上马屁股的？”阿拉密道：“何必问？自然是从天而降了。”达特安摇头道：“从天而降！你这个样是不象从天而降的，也不象将来会上天的。”阿拉密装出呆气说道：“若不是从天而降，也是从天堂下来的，两处没大分别。”达特安道：“看来，教士们所争论的一件事体，是议决的了。有人说天堂就在阿拉勒山顶，有人说是在某两河之间；原来天堂并不在远，就在诺塞地方，巴黎大主教的府里。这个天堂却不是从大门进去的，要从窗子钻进去的；下去的时候，不走白石梯子，是要从树上去。守天堂的神仙不叫某名，却叫马西拉王爷。”

阿拉密笑得很高兴，说道：“你真是个有兴趣的同伴，你的异想天开，还是从前一样。你所说的话，倒有一点点对。不过你不要乱想，以为我同朗维勒夫人有爱情。”达特安道：“我不会这样胡想的。你同施华洛夫人要好了许多年，万不会掉过头来同他的仇人要好的。”阿拉密说道：“你说得不错，我从前同施华洛夫人很要好。说句公道话，



他帮了我们许多忙。你晓得的，他被驱逐出境。立殊理主教办得太辣些，叫人把他捉了，关在某处监里。主教原要杀他，同杀某某夫人们一样。后来施华洛夫人改了男装，同一个女仆叫作吉第的逃走了。他走的时候，路上遇着一件很怪的事：施华洛夫人逃到一个乡下，问小教士借个地方住了一夜。教士只有一间房，以为他真是男子，就请他同房睡。可怜见的男人，他改扮男装是很象的。我只晓得还有一个女人，扮起男装来，也是很象的。他们还作了一首歌，说施华洛夫人扮男装的，头一句云云。你听过么？”达特安道：“我没听过。”

阿拉密很高兴的唱歌，达特安喝采道：“你唱得好。你虽然日日念经，还好，嗓子却没有坏。”阿拉密道：“我的好朋友！你还记得我当火枪手的时候，我是不甚愿当把守的差；我现在当了教士，也不甚愿意念经的。我们还是谈公爵夫人罢。”达特安道：“谈那位施华洛夫人，抑或朗维勒夫人？”阿拉密道：“我刚才不是说过了我同朗维勒夫人一点交情也没人。有时谈笑是少不了的，别的却真没有。我要说的，是施华洛夫人。王上死了之后，他从比都回来，你见他么？”达特安道：“我看见他，他还是很美的。”阿拉密道：“那时我也见着他，我给他许多有用的消息，他却不会用。我告诉他，马萨林是王后的恋爱人，他却不相信，还说奥国安公主是极骄傲的，不会同那种东西交谈的。后来他同波孚公爵同谋，马萨林把公爵捉了，把施华洛夫人又驱逐出境了。”达特安道：“你晓得，他求准了，可以回来。”阿拉密道：“他回来了，不晓得又要闹什么乱子？”达特安道：“这趟回来，许要听你的话了。”阿拉密道：“我还没看见他，大约改变许多了。”达特安道：“你却并没改变，还是那样的黑头发。身量是从前一样，两只手还是十分细嫩的。”阿拉密道：“我自己很小心的。你可晓得，我也老了，我今年快三十七岁了。”达特安微笑，说道：“我们今日在一起，我们就把一件事体弄定规了，究竟我们是多少年纪？”阿拉密道：“这话怎么讲？”达特安道：“我从前的年纪，是比你少三四岁。我若是没记错的话，我今年四十岁了。”阿拉密道：“是么？也许我错了，你算数的本事好。按你这样说，我今年顶少也有四十三岁了。你不要在朗布理说这句话，不然我是要吃点亏的。”达特安道：“你放心，我不会到那里去的。”阿拉密道：“巴星不晓得干什么？巴星！你赶快！我们在这里又饿又渴。”

巴星刚好拿了两瓶酒进来，阿拉密问道：“晚饭得了么？”巴星道：“好了，快拿来了。不过，拿上来很要点时候。”阿拉密道：“我晓得了，你总在那里看经，还以为你是个教堂的小使。我先告诉你，你如果只管擦经堂的铜器，不替我把剑擦亮了，我把你所有的神像都架起来放把火烧了，把你放在架上活烧。”巴星听了很害怕，一手拿个酒瓶画十字。达特安瞪着两只大眼很诧异的扑克阿拉密，为的是德博理教士的样子，很同火枪手两样。巴星赶快把绒桌布铺好，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达特安见了，十分诧异，说道：“你是预备着有客了？”阿拉密道：“我常时都预备几样东西，况且我晓得你来找我。”达特安说道：“你怎么晓得的？”阿拉密道：“巴星以为你是个恶鬼，特为来报信，恐怕我请火枪营兵官吃饭，我的灵魂就没得救了。”巴星听了，合掌求饶。阿拉密道：“你不要装出这些假样子来罢？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的。你赶快开窗子，吊一只烧鸡、几块面包、一瓶酒，给你的老朋友巴兰舒。他在窗下拍了半点钟的手，要吃的了。”原来巴兰舒把马喂好了，跑回窗子下，拍了好几次的手。巴星把窗开了，把东西吊下去，巴兰舒得意的很，拿到小房子去吃。

阿拉密说道：“我们吃晚饭罢。”于是两个老朋友坐下，阿拉密割鸡，割鹧鸪，割兔子，割得极在行。达特安道：“你在这里过的日子好的了不得。”阿拉密道：“也还过得去。帮主教从罗马请准了，为的是我身体不好，忌日还是照常吃肉。你要晓得，主教有个好朋友，最讲究吃的，我把他的厨子弄来了。你可晓得，主教的老朋友每吃完一顿饭，他祈祷上帝的话说的是：我吃了一顿顶好的饭，求上帝叫我好消化。”达特安笑道：“他虽然这样祈祷，临了还是得一个不消化的病死的。”阿拉密道：“谁人免得一死呢？”

达特安道：“我要问你一句话。”阿拉密道：“请你问，我们不必客气。”达特安道：“你现在有了钱么？”阿拉密道：“不是的，我没什么钱。我一年有一万二千利华进款，王爷另外给我一千个柯朗。”达特安道：“那一万二千个利华是怎么样弄来的？是作诗得来的么？”阿拉密道：“不是的。我现在不作诗了。有时作首歌，或是作首言情的小诗，如斯而已。我现在作圣经讲义。”达特安道：“作讲义么？”阿拉密道：“是的。顶好的讲义，人家都这样说。”达特安道：“你在教堂宣讲么？”阿拉密道：“不。我卖把人。”达特安道：“卖给谁？”阿拉密道：“卖给我们同道中人，要拿宣讲得名的。”达特安道：“是么？难道你自己就不想得名么？”阿拉密道：“不幸我有个天生的缺陷，我一登讲台，只要有个美貌的女人看看我，我是要看他的。他若是同我笑，我也要同他笑的。我到了这个时候就糊涂了，原该讲地狱的苦楚的，我反去讲天堂的快乐。我说一件事给你听，有一天我在某教堂宣讲，有一个听讲的男人对着我大笑，我登时停了讲，当面说他是呆子，就有许多人跑出教堂外面拾石头。我当下用尽平生的本事演说一番，登时就感动了许多人帮我。他们拾石子原要打我的，听了我演说，反去拿石子掷那个笑我的人。到了第二



天，那个人以为我是个平常的教士，就来同我为难。”达特安大笑问道：“后来怎么样？”阿拉密道：“我同他约好在某处会。后来的事，你可以猜着的了，不必我说了。”达特安道：“可就是我替你作陪比的那一趟？”阿拉密道：“就是那一趟。那件事的结局，你是晓得的。”达特安道：“你刺死了他么？”阿拉密道：“我也不甚晓得，我看是把他的身子打拳了，不必害他的灵魂了。”巴星听了摇头。阿拉密说道：“大约你不觉着我从镜子看见你摇头。我分付过的，我说话的时候，不许你从旁置可否。你忘记了么？你把酒摆在桌上，出去罢。达特安许要同我密谈，是不是？”达特安点头。

巴星摆好，走出去了。两个老朋友坐在那里，好一会不说话。阿拉密吃得很饱，靠在椅背享福。达特安在那里想：从什么地方先说起？后来还是阿拉密先开口。

## 第十一回 游说

再说，阿拉密问道：“达特安！你想的什么？为什么微笑？”达特安道：“我想起来，你从前当火枪手的时候，你常常想做教士，现在你进了教堂，当了教士，你好像是后悔为什么不当军人？”阿拉密道：“你说的倒有点对。人性是无常的。我现在当了教士，心里常想去打仗。”达特安道：“我看你房里的陈设就晓得了，什么刀剑都有。我现在比剑的本事还是从前一样的么？”阿拉密道：“我现在比剑的本事，也有我从前一样，还许好些，我天天练习。”达特安道：“你同谁练习？”阿拉密道：“我们这儿有一位顶出名的比剑教师。”达特安道：“你们这里为什么有个比剑教师？”阿拉密道：“我们耶稣军的地方，什么样人都有。”达特安道：“如果马西拉王爵只是一个人，身边没得二十多人，你是要把他杀了？”阿拉密道：“那是自然。就是他人多，我也是不饶他的。不过我恐怕他们认得我。”

达特安想道：“他的喀士刚脾气比我还重。”随即说道：“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事来找你么？”阿拉密道：“不然，我并没问你。我等你讲。”达特安道：“我来献个机会，叫你去杀巴西拉王爵。”阿拉密道：“等等，你想什么？”达特安道：“我要你趁机会。每年有一千个柯朗同一万二千个利华，你钱是有了。”阿拉密道：“不然，我还是穷得很。你如果现在看看我的口袋，我恐怕连一百个毕士度都没有。”达特安想道：“他说有了一百个毕士度，还说是穷；如果我口袋里常有这些钱，我觉得是很富了。”随即大声说道：“阿拉密！你有大志么？”阿拉密道：“有。”达特安道：“我告诉你一个富贵的路子。”

阿拉密那时脸上神色略变一变，登时过去了，同平常一样。达特安却看出了。阿拉密道：“请你说。”达特安道：“我先要问你一句，你现在还留心国事么？”阿拉密道：“不留心了。”达特安微笑说道：“你既然不用伺候什么大党魁，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阿拉密道：“也好。”达特安道：“你难道不回想我们少年时过的日子，天天吃酒打架么？”阿拉密道：“我时常想从前过的日子是真快活。”达特安道：“我们为什么不去重新过起从前的日子来？只要我们愿意，就办得到。有人叫我来找你们，我先来找你，你是我们四个人队里的灵魂。”阿拉密鞠躬，却没什么踊跃的意思，靠了靠椅背，说道：“又去结党相争么？达特安！你看我现在过的舒服日子。你晓得的，我们替阔人办了许多事，阔人还是把我们都忘了。”达特安道：“你说的不错。但阔人也许现在后悔了。”阿拉密道：“既然如此，又当别论了。好谈国事的，现在机会是到了。”达特安道：“你若是不留心国事的，你怎么晓得这个情形。”阿拉密道：“我自己是不来的。我的朋友却是最留心国事的。况且我无论恋爱，或是作诗，我常常同沙拉星在一处，他是康太的同党。我又常同倭阿卓在一起，他是帮主教的好朋友。我又常同博罗巴在一处，他自从前主教死了之后，不专归一党；不论那一党，他都去。我同他们来往，自然是晓得点国事了。”达特安道：“我猜着是这样。”

阿拉密道：“你却不要以为我归隐之后，不问国事，全是耳食。我晓得，现在马萨林主教看见国事不好，天天着急；我也晓得，他的权力远不如从前的立殊理。不论怎么讲，前主教确是个有本事的人。”达特安道：“你这句话，我是不驳的。我现在的官，还是他保举的。”阿拉密道：“我起初以为现在的主教还好。我常对自己说道：凡做大臣的，叫人喜欢他，是很难的。但是现在这一位却有本事降伏他的仇人，叫他们佩服，不敢反对。我看这样，比叫他们喜欢还要紧。这是我起初的意思。不过我阅历很浅，自己也不敢过于自信，我也不敢自以为是，就从别人打听。”达特安道：“打听得怎么样？”阿拉密道：“打听了，才知道我起初的意思全不对。”达特安道：“是么？”阿拉密道：“是的。我从各党派的人打听，我才晓得这个人没甚本事，我起初全想差了。”达特安道：“是么？”

阿拉密道：“他算不得什么样。他从前原是秉狄和红衣主教的跟人，用了许多诡计爬上前的，是个无名小卒。现

在得意了，只顾自己。他将来要把所有的公款饱他的私囊。前任主教最肯花钱；现在的主教都要自己藏起来。将来上至国家，下至百姓，都要吃他的亏。我听说他出身微，并非世家。你认得他么？我却没见过他。”达特安道：“你说的话，也有对的。”阿拉密道：“我听见你有点同我表同情，我甚高兴。我虽然不在官里混，倒同你的意见有点相同。”达特安道：“你说的都是他的品性，却没谈到他那一党的情形。”阿拉密道：“我晓得，他同王后一党。”达特安道：“这是要紧的。”阿拉密道：“但是王上同他不对。”达特安道：“王上不过是个小孩子。”阿拉密道：“再过四年，王上就成丁了。”达特安道：“我谈的是现在。”阿拉密道：“就是论现在，议院同百姓都不喜欢他，他们是管财权的；世爵同王室的亲支也不喜欢他，他们是管兵的。”

达特安听见阿拉密说得很有道理，一时想不出话来答，在那里搔头摸耳。阿拉密道：“我的好朋友！你看我这番话还有点理路、有点见解么？我原不该同你这样开诚布公的说，我晓得你有点偏护主教的。”达特安道：“我偏护主教么？没有这么一回事。”阿拉密道：“你说有差使的？”达特安道：“我说过的么？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情形不好，不久就要闹大乱子的，我们倒不如投到王上的一党，主持公道。我们还是重新同心合力的再干些大事。我们虽然离开，我们的心还是同的。这一趟，我们将来所得的好处，不止一个金刚钻戒指了。”阿拉密道：“达特安！你说得不错。我的主意不如你多。然而你只要把你的主意说出来，我就觉得是个极好的。不论什么事，都要有胆子、有阅历的人才能办。有人同我商量过好几次了。我们从前所办的事体，许多人都晓得的。我不妨告诉你，我们的帮主教已经同我谈过了。”

达特安道：“什么？你说的是干狄，马萨林的仇人么？”阿拉密道：“他却是王上的朋友。我们帮他，就是帮王上，是应做的义务。”达特安道：“但是，王上同主教是很要好的。”阿拉密道：“王上面子上也许是这样，但其实不能表同情的。现在反对王上的，就是用这个法子去叫王上上当。”达特安道：“据你看来，是要内乱的了。”阿拉密道：“打仗还是拿王上做题目的。”达特安道：“王上带兵，是同主教在一起的。”阿拉密道：“但是，王上的心还是在波孚所带的军队里。”达特安道：“波孚么？他还关在威英桑监里呢。”阿拉密道：“我说波孚么？横竖不是波孚，就是王爷。”达特安道：“但是王爷也在王上的军队里，他同主教是一鼻孔出气的。”阿拉密道：“没一定的，他们现在意见有点不大对。无论怎的，不是王爷，就是干狄。”达特安道：“干狄么？我听见说他快升主教了。”阿拉密道：“主教也可以带兵的，你看我墙上挂的四位都是带过兵的。”达特安道：“干狄是个驼背的。”阿拉密道：“披了甲，就藏过了。况且亚历山大是个蹩脚汉，尼波是个独眼。”达特安道：“你同这一党表同情么？”

阿拉密道：“王室亲支都在这一党。”达特安道：“王上的政府不以他们为然的。”阿拉密道：“议院同叛党却都帮这一党的。”达特安道：“只要把王上同王后分开了才好。”阿拉密道：“也许办得到的。”达特安道：“这事必办不到。安公主深晓得自己的性命富贵，一切无一样不是靠着这位小王上的。他宁可离开马萨林，跑到叛党军营里去，是万不肯同王上分开的。你是晓得的，内里还有许多缘故，他不肯这样做的。”

阿拉密想了一想，说道：“你说的也不错，我还是不入党罢。”达特安道：“你不要入他们的党，入我的党。”阿拉密道：“不能。我什么党都不入。我是个教士，不必管国事。我不甚喜欢念经也是有的；我却同教里的朋友很谈得来，他们很讲交情的，还可以常常同美貌女人在一起。他们两党越相争得利害，我自己所做的无益的事，越没得人注意了，他们可以做，用不着我，我何必混在里头。”达特安道：“你这一番道理，我是极以为然的。为什么我心里就有了这些不相干的意思？我的薪俸很够我过安乐日子的了。我将来总可以望补特拉维统领的缺。我一个乡下穷汉，做了统领，就同做了大将一样。只要好好的过日子，得几个安分钱用用，也就罢了。我只好不干预国事，还是去找颇图斯，在他田上打打鸟罢。颇图斯有了田产了，你晓得么？”阿拉密道：“我晓得！他有了一百里的树林同低湿的地，常同那荣的主教打官司。”

达特安想道：“原来颇图斯在披喀狄地方。我晓得了，很好。”随即大声说道：“我听说他现在用他的真名字，叫做杜威朗了。”阿拉密道：“还添了一个名字，叫德巴礼。因为那是他的产业的地名，原是个男爵的采地。”达特安道：“颇图斯将来不久就是个男爵了。”阿拉密道：“无疑的了，那位男爵夫人是个很阔的人了。”两个人大笑起来。达特安道：“你不入马萨林的党么？”阿拉密道：“你不愿意入王爷的党么？”达特安道：“我们不必入党罢。只要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们不必混入主教堂，或是掷石党了。”阿拉密道：“都可不必！我们还是当火枪手罢。”达特安微笑，说道：“我们不如做个火枪手的小会罢。”阿拉密道：“做个小会，倒很有趣。”达特安道：“我要走了，请了！”阿拉密道：“我的好朋友！我不留你了，我这里没得床，除非你同巴兰舒同床。”达特安倒了一钟酒，说道：“不必费心了！这里离巴黎不过三十里路，马已歇够了。不到一点钟，我就可以回到客店。”

达特安举钟说道：“饮一钟，作从前的纪念。”阿拉密叹气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已去的日子不再来了。”达特安道：“好日子还会来的。你如果要找我，我住狄奇堂街谐华礼客店。”阿拉密道：“你要找我，就到这里。从早上六点钟至晚上八点钟，是从大门进来；从晚上八点钟至早上六点钟，是从窗子进来。”达特安道：“请了！”阿拉密道：“我不能让你这样走，我要送你几步。”达特安想道：“你要看我真是走开了。”

阿拉密喊巴星，原来巴星吃饱了，睡得很着。阿拉密把他摇醒了，巴星搓搓眼睛，伸伸腿，好容易站起来。阿拉密说道：“你犯了睡魔了！还不赶快去拿梯子来。”巴星打了一个大呵欠，说道：“绳梯还悬在窗外。”阿拉密道：“我要园丁的木梯子，你不晓得么？达特安从绳梯爬上来很不便当；再爬下去，更不便当了。”达特安正想说可以爬绳梯下去的话，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就忍住不说了。巴星叹口气，走出去，拿了一把结实木梯来，摆在窗外。达特安道：“这才算是把梯子。就是女人，也可以爬上爬下了。”阿拉密听他这句话，很看了达特安一眼，象是要看到他心里的。达特安做出不理会的样子，从梯子第一级走下去了。巴星站在窗边，阿拉密说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就回来了。”

两个朋友向小房子走，巴兰舒看见他们来了，牵出两匹马来。阿拉密道：“这才是好跟人，不象那个巴星，自从他到了教堂，就变了很没用。我陪你走到村口。”于是两个人向前走，谈了许多话。到了村口，阿拉密说道：“我不远送了。运气是还有的，你却不要失了机会。你要记得，运气好比女人性情，是无定的，你要有法子对付才好。我只好就在这里，埋没一世罢了。请了！”达特安道：“你是打定主意不入我的党了？”阿拉密道：“我原是很喜欢同你在一起的。不过，我是无长性。我今天不喜欢的，明天也许会喜欢；我今天喜欢的，明天也许不喜欢。我是不能打定主意去办一定的事体。我不同于你，你是个最有决断的。”

达特安想道：“你这个光棍！你同我扯慌。你是个最有决断的人，想办什么事，总想出法子办到的。你的意思却从来不叫人窥破。”阿拉密道：“请了！你这趟来约我，我很感激你。你来探望我，引起从前的纪念来，我实在喜欢。”两个人于是分手。巴兰舒先上了马，达特安已骑在马上，摆摆手辞行，拍马向巴黎去了。阿拉密站在街中，动也不动，看不见他们才走的。

达特安走了二里多路，勒住马跳下来，把缰交把巴兰舒，把手枪取出来插在腰间。巴兰舒害怕起来，问道：“又是什么了？”达特安道：“他虽然是诡谲，我却不让他瞒过我。你就在这里不要动，站在路那边等我。”

于是达特安跳过一道沟，在村口的田上走。他看见朗维勒夫人住的房子同那所大寺，中间隔了一片大地，有篱笆围住。假使是早一点钟，他是不会找得着的。好在这刻月亮出来了，虽然有点浮云略为盖住，还可以看得见路。找到了篱笆，他就躲起来。看看大寺阿拉密的窗子还有灯光，他就晓得阿拉密尚未回去，并且晓得阿拉密回去时候，还有一个人陪他。

等了一会，果然听见脚步声，有人说话声，那些人仿佛是在篱笆那一边。达特安躲要小树最密的地方，一条腿跪下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男人，不免诧异。再过一会，听见说话很柔脆，才晓得内中一个是女人改扮男装的。有一个声音很脆的说道：“我的宝贝！不要害怕，那种事不会再有的了。我已经找出一条秘密地道来，只要把大石搬动了，就可以出入自由了。”那个人说道：“我可以发誓，假使为的是我一个人的性命，并不是你的名誉，……”达特安一听，知道这是阿拉密声音。那个女人接住说道：“是的，我晓得你是最有胆的，不过你不独是我的人，还是我们党里的人，你要小心才好。”阿拉密说道：“你的柔脆声音分付我的话，我一定听的。”说完了，捉住女人的手来亲。女人忽然喊道：“哈！”阿拉密忙问什么事？女人道：“你不看见，一阵风把我的帽子吹掉了。”阿拉密赶快去拾帽子。

达特安从小树林中偷看那女人。这个时候恰好月亮从去里出来，达特安看得很清楚，认得那个女人就是朗维勒夫人。阿拉密拾了帽子，一面笑，一面走回来，两个人向大寺走。达特安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说道：“我明白了！阿拉密！原来你是掷石党，恋爱朗维勒夫人。”

## 第十二回 达特安访颇图斯

再说达特安从阿拉密嘴里打听出颇图斯在披喀狄，离那营地方不远。达特安盘算好了，先到丹玛田地方，那里有两条路，到了那里打听德巴礼情形再走。巴兰舒虽然晓得他的主人举动有点古怪，还是要跟他走的，只好劝主人

晚上动身，免得犯疑。达特安叫他回去告诉女人，叫他放心。巴兰舒说他的女人，不晓得他在那里，是不会急死的。倘若告诉了他老婆，他自己倒要着急。为的是他的老婆嘴是不密，逢人便说的。达特安见他说得有理，只好听他。

到了晚上八点钟，雾很大，街上很黑。主仆两个人，趁这个机会出了店门，从某条路走。二人到了丹玛田，已经夜半了，打听不出什么消息，店主已经睡了。只好歇在店里，明早再打听。

明天一早，就喊了店主来，原来是那曼人，本性多疑，问他都不肯直答的。达特安只打听出来是要一直走。到了九点钟，他们就动身，走到一个地方，入店里吃早饭。这个店主是披咯狄人，见了巴兰舒，认同乡，倒说了许多消息。他们听他说是德巴礼离维勒尔有几十里。达特安晓得这个地方从前原有个离宫，他跟着王上也曾去过。于是向那里走，在从前歇过的客店下了马，打听了路径，才晓得德巴礼离这里还有四十里但是颇图斯不住在那里，听说颇图斯同那荣小主教打官司，是为的披理方的产业。因为不耐烦打官司，就把那产业索性买来，现在是住在那新买的地方。那天他们主仆走了百里，只好先在这里住一夜。他们原可以雇两匹马再走的，因为路过一个大树林，巴兰舒不愿意黑夜走树林，况且肚已饿了，只好歇了。

明天早起，看见早饭备好了。到了八点钟，他们动身。路是易得认的，只要出了树林，向右转。那时正是春天，日光颇暖，四围是啼鸟声音。到了树多的地方，看不见天日，松鼠在树上爬，新叶野花，香气扑鼻。达特安一路走，一路想：“有了这种产业的人，岂不是到了天堂么？”又想到：“假使我是颇图斯，有人来劝我去办那种事，我预备拿什么话回他？”巴兰舒心里是没什么思想的，他早饭吃得太饱，一路在那里消化。出了树林，看见向右的一条大路，大路尽头是个极大的堡垒，远远看见高楼，达特安道：“这个堡垒，起先一定是奥林斯公爵的，难道颇图斯是同朗维勒公爵买来的么？”巴兰舒道：“这是极好的产业。如果都是颇图斯的，我要同他贺喜。”达特安道：“你要记得，你不可称他颇图斯，或是杜威朗；你要称呼他披理方，或是德巴礼，这是他的新称呼。你千万不要忘记，不然，我是白跑一趟，事体办不成的。”后来走近了，达特安才晓得那个堡垒不是颇图斯的。走近了，才看见高楼是坍塌了的。走到路尽头，看见一个山谷中间有一个湖，湖边有几个小村，村子中间还有一个堡，高楼上定有风针。达特安想：“这一定是颇图斯的房子了。”

达特安拍马上前，巴兰舒紧跟在后。路两旁都是大树，前面大两扇铁门铁条都是铺金的。在路上遇着一个人，穿得很华丽，骑了一匹大马；身边有两个跟人，穿了很夺目的号衣，金线辉煌的；还有许多乡下人围住他，以示尊敬之意。达特安道：“难道这就是德巴礼、披理方的男爵么？同从前的颇图斯大两样了。”巴兰舒道：“这个一定不是他，他足有六尺高，这个人还不到五尺。”达特安道：“然而许多人在那里恭维他！”达特安一面说，一面上前去看那骑大马的大人。走近了一看，仿佛是认得的。巴兰舒忽然认得那个人，喊道：“是他么？”那个骑大马的大人听见声音，大模大样的回过头来。达特安主仆两人，看见两只圆眼，大块红脸，满面笑容，认得是摩吉堂。

摩吉堂现在同猪油一样肥，吃得好东西多，膨胀起来。认得这两位来客，赶快下了马，脱了帽子，走来迎达特安。四围的人看见摩吉堂尚且如此恭敬这位客人，一定又是一个世爵了，也都过来恭敬行礼。摩吉堂笑到两眼都几乎没缝，喊道：“达特安先生！你来得好。我的主人杜威朗德巴礼披理方看见你，不晓得怎么样的喜欢了。”

达特安问道：“摩吉堂！你的主人住在这里么？”摩吉堂道：“是的，你站的地方都是他的产业。”达特安记得，摩吉堂从前是饿得很瘦的，现在样子全变了。说道：“你养得很好，发胖了，很得意。”摩吉堂道：“我还过得好，谢天谢地。”达特安道：“你为什么不同你的老朋友巴兰舒说句话？”摩吉堂道：“我的老朋友巴兰舒么？巴兰舒，原来是你么！”摩吉堂一面说，一面流眼泪。巴兰舒倒不甚踊跃的说道：“不错，是我。我在这里等，看你认得我不认得？看你有骄傲的意思没有？”摩吉堂道：“我从来是不会骄傲的，你应该晓得。”巴兰舒下了马，伸出手来，说道：“你脾气一点都没变，我高兴的很。你不象那个巴星小狗，装出不认得我的样子，让我一个人寂寞的很，在马房里等两点钟。”两个人搂抱起来，十分亲热。旁观的乡下人是最尊敬摩吉堂的，以为巴兰舒一定也是个改了装的世爵。巴兰舒要搂摩吉堂的，怎么样也搂不过来，只好罢了。摩吉堂说道：“你们让我先去见主人，替你们通报。我若是叫别人去通报，他一定要恼我的。”达特安道：“原来我的老朋友没忘记我么？”摩吉堂道：“那里会忘记。我们那一天不盼望你补了巴桑披格顺的缺，做了法国陆军大将。”达特安听了这句话，脸上微笑，颜色有些不乐，为的是少年所期望的事，没有做到。摩吉堂对那班乡下人说道：“我进去通报爵爷，你们好好的在这里陪着达特安伯爵。”于是有两个人帮忙把摩吉堂弄上马，从草地上去了。

巴兰舒一跳，也跳上了马。达特安道：“这趟起头起得好，一点秘密也没有，没得隐藏，也没政党，都是大笑大乐的欢迎我。今天我觉得山川、树木、花草都是笑的。”巴兰舒道：“我仿佛已经闻见烤肉的香味，已经看见厨炉边

站了一排厨房打杂了。咳！披理方一定有个顶好的厨子。他还是个颇图斯的时候已经是最讲究吃喝的了，现在是更不必说了。达特安道：“等等！我害怕起来了。若是只看外面的话，我恐怕这趟也是白来的。随你什么人，过了这样的舒服日子，他轻容易离开么？我恐怕我到这里来找他也是无用，同阿拉密情形一样的了。”

### 第十三回 颇图斯有奢望

再说达特安过了堡寨，进了大门，便下了马，看见一个身躯阔大的人走下台阶来。达特安看见他来了，把这趟来访的意思全忘了，抱住他的老朋友，心里很高兴的跳。跟人们远远的围着，见了也觉得奇怪。摩吉堂站得近些，不停的擦眼泪。原来摩吉堂看见了达特安主仆两人，十分激动，眼泪没干过。颇图斯捉住老友的手，喊道：“你不晓得我看见你有多么喜欢！我知道你并没忘记我。”达特安道：“我的杜威朗！我忘记了么？一个人怎么能够忘了少年快乐的日子同老年的朋友，还有同甘共苦的日子。只要一看见你，我们从前的交情都回到眼前了。”颇图斯捋胡子，说道：“是的！我们从前倒办过几件有胆子的事，叫主教譬如理乱丝。”说完，叹了一口气。

达特安觉得很诧异，只看着他。颇图斯很愁苦败兴的说道：“不管怎的，你来得很好，我极欢迎你。你来了，可以鼓舞我的兴致。我们明天去打鹿，我有四只顶快的猎狗，还有一群猎兔的狗。”说完了，又叹气。达特安想：“难道我这个老朋友现在还不快乐么？”大声说道：“第一件，我要你引我去见杜威朗夫人。我还记得，你有信请我顽，杜威朗夫人还添了几句话。”颇图斯第三次叹气，说道：“杜威朗夫人死了二年了，我现在还穿他的服。因为这样，我才搬到这里来住的。后来我没法，把这个产业也买了。可怜的杜威朗夫人，他的脾气不甚和平。后来他晓得我的脾气，很迁就我。”

达特安道：“你现在又有钱，又自由了。”颇图斯叹气道：“我现在是个鳏夫了。我的进项一年有四万个利华。你同我去吃早饭罢。”达特安道：“我饿了，早上的清气是很开胃的。”颇图斯说道：“这里空气还好。”

两个人进了房子，房里的家具都是铺金的。早饭摆好了，颇图斯道：“这是我平常的早饭。”达特安道：“我同你贺喜！王上吃的，也不过如是。”颇图斯道：“是的。我听见说，马萨林不给王上吃饱。你试试这块羊排，是我们自己养的羊。”达特安道：“嫩的很！你家的羊肉真好。”颇图斯道：“在我自己草场上养的，倒还不错。”达特安道：“你再给我一块羊排。”颇图斯道：“你不要吃羊排，试试兔肉罢，是我昨天在自己围场打的。”达特安道：“味好得很！你的兔子是吃薄荷叶的。”颇图斯道：“我的酒怎么样？你还喜欢么？”达特安道：“酒好极了！”颇图斯道：“不过是乡下的酒。”达特安道：“当真的么？”颇图斯道：“山边有个葡萄园，是向南的，每年可出二十桶酒。”达特安道：“酒是很好。”

原来达特安自见了面之后，很去留心记他叹气的次数。到了这个时候，颇图斯已经叹到第五次了。达特安要打听缘故，问道：“我的好朋友！你心里有点不如意么？身上不舒服么？抑或是体气……”颇图斯道：“我的体气很好，从来没得这样好过，我现在还是一拳可以打死一条牛。”达特安道：“难道是家事不如意么？”颇图斯道：“我无妻无子，无所谓家，只有我一个人。”达特安道：“你为什么叹气？”颇图斯道：“我老实告诉你，我不快乐。”达特安道：“你不快乐么？你有了堡寨，有山、有林、有牧场，每年得有四万个利华进款，还不快乐么？”颇图斯道：“原是的。我虽有了许多财产，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太觉寂寞了。”达特安道：“哈！我明白了，你有了位分了，终日只同乡下人见面，不耐烦。”颇图斯面上变了色，喝一钟酒，说道：“不是的，你试想想，我初到的时候，这里有许多乡绅都是世族。据他们说起来，都是些龙子龙孙。我是初到，自然是我先去拜他们，但是杜威朗夫人……”停了一会，说道：“杜威朗夫人出身微贱，你是晓得的。他第一个丈夫，不过是个状师，那班乡绅说是讨厌。你想想讨厌这两个字是最难受的，我听见了，气得要杀三千人。我只杀了两个，他们从此以后虽不敢再说讨厌两个字，却不来同我做朋友。因此我就没朋友，一个人独居，难过得很。”

达特安听了微笑，看出颇图斯的短处，要趁此讨便宜，说道：“不管什么，你自己原是个世家。你的老婆不是世家，原不相干。”颇图斯道：“不错的。你不晓得，我虽是个世家，却不是个老世家。譬如某某，他们才是个老世家，在乡下做个乡绅，原不要紧。譬如某某，更不必说了，王上封他一个公爵，他们还不甚愿意。总而言之，我们这里的伯爵、子爵，资格都在我之先，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假使我是个……”达特安接住说道：“伯爵！这不是你要说的话么？”颇图斯微笑答道：“是的。假使我是个伯爵。”达特安想道：“好了，有法子了！我看这趟倒是不白跑的。”

大声说道：“我今天来，就是要请你去当伯爵。”颇图斯听了跳了一跳，把全间房都震动了，几乎连桌子都翻了，有两三个酒瓶滚在地下碰得很响。

摩吉堂听见了，赶快跑进来。巴兰舒也跟了来，站在门口，张大嘴，手上拿一条手巾。摩吉堂问道：“大人喊我么？”颇图斯不响，使个眼色，叫他去拾碎瓶。达特安说道：“我很高兴，看见摩吉堂还在你这里。”颇图斯道：“他现在总管了。”随即大声说道：“你看看，他倒晓得照应自己。”又低声说道：“他倒是忠心为主的，他不肯辞了我去伺候别人的。”达特安想道：“他称呼主人大人。”颇图斯道：“摩吉堂！你出去罢。”达特安道：“他的名字原叫摩士吉堂，你现在把他的名字改短了，只喊他摩吉堂。”颇图斯道：“是的。况且摩士吉堂这个名字不甚名贵。刚才他进来的时候，你不是同我说很要紧的话么？”达特安道：“我们现在暂且不谈罢，我要同你商量的是件极要紧的事，这里恐怕有奸细，你的家人要犯疑心。”颇图斯道：“是的。我们不如在园里走走。”达特安道：“好极好极！”

两个人吃完早饭，出来散步。有几百亩的地方，全是一排一排的大树。远远的树林里，小树甚多，野兔跑来跑去。达特安道：“这个园同房子树林都很相称，湖里有的是鱼，林里有的是兔，你总算是走了好运的人。你高兴钓鱼么？”颇图斯道：“我老实告诉你，我看钓鱼是件俗不过的事，我让摩吉堂去作。我有时放枪。譬如什么事我都讨厌了，我拿了枪，带了狗，坐在石凳上，等看见有野兔跑过，我放枪打。”达特安道：“这倒有趣。”颇图斯叹气说道：“这还有趣，把兔打死了，那狗就去拖了送给厨子。”达特安道：“这条狗倒伶俐。”颇图斯道：“我们不谈狗罢。你如果喜欢，我送把你。我厌倦这条狗了。你告诉我那件要紧事。”

达特安道：“很好。我却预告告诉你，你须要先改了你现在过日子的样子。”颇图斯道：“为什么呢？”达特安道：“你要披甲挂剑，还要去冒许多险，拼拼命，同从前一样。”颇图斯有点不愿意。达特安道：“我明白了，你偷懒惯了，你也发了胖，手腕也不如从前灵动。你从前很叫主教的亲兵吃你的亏。”颇图斯伸出一只极肥大的手说道：“我的手腕还是很灵动的。”达特安道：“这倒很好。”颇图斯道：“我们又要去打仗么？”达特安道：“自然要打仗。”颇图斯道：“同谁打？”达特安道：“近来的国事，你没听见么？”颇图斯道：“我么，我全不晓得。”达特安道：“你是帮马萨林，还是帮王族？”颇图斯道：“我不帮这个，也不帮那个。我还没入党。”达特安道：“那更好了。你可以同我同党。我就告诉你罢，我是奉主教之命而来的。”

颇图斯十分诧异，问道：“主教要我做什么？”达特安道：“主教要你替他办事。”颇图斯道：“谁对他提起我的？”达特安道：“你记得卢时伏么？就是他说的。”颇图斯道：“我不会忘记他的，他叫我们费了多少事。叫我们常常跑来跑去，都是他。你刺伤他三次。”达特安道：“你还不晓得么？他现在是我们的好朋友了。”颇图斯道：“我却不知道。他现在不同你做对了么？”达特安道：“这句话不是这样说，应该说我不怀恨他。”颇图斯还是分别不出来的，说道：“原来卢时伏在主教面前保举我么？”达特安道：“是的。”颇图斯道：“在王后面前也保举过？”达特安道：“是的。王后因为要我们相信他，还把那只金刚钻戒给了马萨林做凭据。你还记得么？我把金刚钻戒卖给德西沙。王后怎么样又得着了，我就知道了。”颇图斯道：“王后为什么不把戒指仍旧送你？”达特安道：“我原来也是这样想。不过凡王上、王后都是有特别心思的，他们有钱赏人，有功名给人，我们是不便问的。”

颇图斯道：“你是已经投效到主教那里了？”达特安道：“算是替王上、王后、主教当差。还有一层，我已经替你说了。”颇图斯道：“我得什么好处？”达特安道：“好处大得很！你现在是很有钱了，是不是？你告诉我的，是四万个利华一年。”颇图斯起首有点犯疑了，说道：“这几个钱，并不算多。杜威朗夫人遗下的产业很有些纠葛，我原不是个读书人，不明白内中细情。我到底有多少钱？我实在是不知道。”达特安想道：“他恐怕我来借钱。”随即大声说道：“你如果钱财上困难，那更好了。”颇图斯道：“为什么会更好？你是什么意思？”达特安道：“主教原是随你拣的，田地也好，钱财也好爵位也好。”颇图斯听了爵位两字，睁大了眼，喊道：“什么？”达特安说道：“当前主教的时候，我们不会取巧，你原是要不要紧的，因为你可望有钱。你现在钱是有了，你算是地球上第一个快乐人了。”颇图斯叹了一口气。达特安道：“但是你既然一年有了四万个利华，为什么不想法子弄个爵位？也可以在马车上绘个爵爷的冕，也好看些。”颇图斯道：“我原是想。”达特安道：“现在有机会弄到手，你只要替我们这一党拔剑，那爵爷的冕就是你的。我们两个人不相妨碍的，你要的是爵，我要的是钱。我的祖上因为帮十字军，把家产卖了，我只要弄几亿钱把房子收拾好了，再买几百亩地，我就告老回家享福。”颇图斯道：“我只要得个男爵。”达特安道：“不久就可以到手。”

颇图斯道：“你没替那几位设法么？”达特安道：“我见过阿拉密了。”颇图斯道：“他需要什么？大约是要做小主教。”达特安不肯实说，只好说道：“阿拉密做了和尚，入了耶苏军。他过的日子过得十分苦，什么都不要，只要救

自己的灵魂。我拿什么去劝他，他都不来。”颇图斯说道：“可惜了！阿拉密是很聪明的。阿托士怎么样？”达特安道：“我尚未见他。我从你这里走了，就去找他。你晓得他在什么地方？”颇图斯道：“他住在亨洛阿。”达特安道：“地名叫什么？”颇图斯道：“叫波拉治。你可晓得，阿托士是个世爵。他承受了祖上遗下的产业，还是个伯爵。”达特安道：“他没儿子继后。”颇图斯道：“我想起来了，他找了一个少年承继他，那个少年却很象他。”达特安道：“什么？我们的阿托士么，他那个人很正派的。你近来见过他么？我打算明天去找他。我恐怕他老了，他太好吃酒。”颇图斯道：“他太好吃酒，这却不能替他隐讳的。”达特安道：“况且我们几个人之中，他年纪最大。”颇图斯道：“比我们不过大几岁，因为他太正派了，因此看得老。”达特安道：“这是不错的。如果阿托士也愿意来，那很好了；如果不愿意，只好随他。有了你我两个，可以抵得平常十多个人了。”

颇图斯笑了，说道：“我们四个人，可以抵得三四十。我听你所说，我们去办的是件很危险的事么？”达特安道：“初出马的人，自然是危险的。我们都是有过阅历的。就不见得十分危险了。”颇图斯道：“你看耽搁的日子长远么？”达特安道：“耽搁一两年也是不定。”颇图斯道：“要打仗么？”达特安道：“我料想要打仗的。”颇图斯道：“我也想要打仗。你不晓得，我回来之后，这些年手脚变硬了，不甚灵动，有时礼拜日我从教堂出来，就跳上马，故意在别人的田里走，要激动他们同我打架，谁知不相干，他们都不来。不晓得因为他们敬重我？抑或是怕我？大约还是怕我。他们看见我带了狗在他们田里走过，一句也不响。我回到家来，很觉得没趣。我来问你，现在巴黎还是严禁比剑么？”

达特安道：“现在是一点都不难，上谕也没有了，主教的亲兵也不管了，伽塞克也没有了。你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比剑，在街灯底下，在酒店里，处处都可以。如果你是个掷石党，剑是容易出鞘的，不过一会，什么都完了。有一天，某人同某人比剑，就在王宫比的，谁也不来管闲事。”

颇图斯道：“是应该如此的。”达特安道：“不久我们就要去打仗，放大炮、放火等事，最好解闷的事体样样齐备。”颇图斯道：“我是打定主意的了。”达特安道：“你说了就逢数。”颇图斯道：“我替马萨林出力，只要……”达特安道：“只要什么？”颇图斯道：“只要马萨林封我一个男爵。”达特安道：“这是安排好了的，你一定可以得个男爵。”颇图斯很高兴，捉住达特安的手，两个人回堡。

#### 第十四回摩吉堂

再说达特安一路走，一路想，想起人心是没有厌足的，有了这个，又要想那个。他以为颇图斯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却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呢？颇图斯有了钱，又要名字上加个爵位，马车上可以绘个爵爷的冕。我若是遍天下的找，总找不着一个人是心满意足的。正想到这里，不料却有一个心满意足的人来了。

颇图斯走去分付厨子，摩吉堂已走到跟前。摩吉堂却是满脸心满意足的样子，细看起来，却微带忧愁。达特安看见了，想道：“我正要找他，他还不知道我要告诉他什么诧异的话呢？”摩吉堂那时站着远些，不敢就上前。达特安先坐下了，招呼他，摩吉堂走来，说道：“我有句话要请教。”达特安道：“好朋友！你只管说。”摩吉堂道：“我不敢说，恐怕你说我舒服惯了，再吃不来苦。”达特安道：“我看你近来很快乐。”摩吉堂道：“很快乐！你还可以使我更加快乐。”达特安道：“只要我做得到，我是一定做的。”摩吉堂道：“往后我请你喊我做摩士堂，不喊摩吉堂。因为我自从当了我们的总管的总管，就换了名字，仿佛人家听了要起敬些。你可晓得，最要紧的是我所管的跟人，都要尊敬我。”达特安想起颇图斯要把自己的名字加长了，摩吉堂却把名字弄短了，真好笑。摩吉堂问道：“你的意思如何？”达特安道：“摩士堂！我以后就改了。”摩吉堂十分高兴，问道：“你在这里耽搁得久么？”达特安道：“我明天就走。”摩吉堂道：“我们很想你多住几天，很舍不得你一两天就走。”达特安说道：“恐怕是的。”这句话却说得很低，摩吉堂没听清楚，鞠躬走了。

达特安虽是很有阅历的人，却很替摩吉堂难过。他劝颇图斯再出山去拼命冒险，心里却不难过。为的是他晓得颇图斯很愿意拼命的。况且他想得伯爵想了有十五年了。至于摩吉堂，却是不同。他平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人去叫他做摩士堂。他现在过的很舒服的日子，忽然抓他去受辛苦，觉得很难为情。达特安正在如此想，颇图斯走来了，说道：“吃饭了。”达特安道：“吃饭了么？几点钟了？”颇图斯道：“刚打一点。”达特安道：“你这里简直的是个完全无缺的极乐天堂，令人忘了时候，我虽然还不饿，我同你一起进去。”颇图斯说道：“阿托士常说，不能吃饭的，可以饮酒。我近来没得事做，我觉得他说的话十分有理。”

达特安原不甚好吃酒的，不晓得这句话的力量，只好尽力的陪主人。他一面吃点酒，看着颇图斯吃，一面替摩



吉堂难过。他现在不伺候吃饭了，因为要做出感激达特安的意思，他找出几瓶最老、最好的酒摆在桌上。等到摆上糖食，达特安使个眼色，颇图斯把跟人都打发走了。达特安问道：“你去打仗，带谁在身边？”颇图斯毫不迟疑的答道：“自然是带摩士堂。”达特安听了很难受，为的是他想象出摩士堂听见这个消息时的神情来。达特安道：“你要记得，摩士堂老了，吃得太胖了，不便走动。”颇图斯说道：“我晓得的，但是我用惯他。况且他最忠心天我，我既去，他也要去的。”达特安想道：“这个人真糊涂。”

颇图斯道：“你怎么样？你还是那个老跟人么？他很有胆，又伶俐，他叫什么？”达特安道：“巴兰舒。我重新找着他，他现在不当跟人了。”颇图斯道：“他当什么？”达特安道：“做了点心师父。他花了一千六百个法朗，在某街买了一间店，你还记得么？他送一封密信把威脱世爵，赚了一千六百个法朗。”颇图斯道：“原来他在某街开了点心店么？他为什么又跟你？”达特安把找着巴兰舒的故事说一遍。颇图斯说道：“从前倘若有人告诉我说，将来有一天巴兰舒救了卢时伏的命，你把巴兰舒窝藏起来，……”达特安道：“我一定说那个人扯慌。天下事那里有一定的？”颇图斯道：“可不是，天下事只有一样不变，即使变了，也是变好的，就是葡萄酒。你试试，是西班牙的，阿托士最喜欢的。”

这个时候，总管进来请示明天的饭菜，以及打猎的话。颇图斯问道：“摩士堂！我的兵器没坏么？”达特安听了很着急，拿手敲桌子，打板眼，遮掩自己着急的神情。摩士堂问道：“大人的兵器么，什么兵器？”颇图斯道：“自然是打仗的兵器。”摩士堂道：“是的。我想还是好好的。”颇图斯道：“你明天看清楚了，如果要擦的话，要擦得雪亮的。那一匹是最快的马？”摩士堂道：“伏亨骆。”又问道：“那一匹最耐走？”摩士堂道：“巴牙。”颇图斯道：“你喜欢那一匹？”摩士堂道：“我喜欢拉士士，我骑他最相宜。”颇图斯道：“拉士士是匹好马么？”摩士堂道：“马是好种，天天可以跑的。”颇图斯道：“这倒合用，你把那三匹马喂好了，把我的兵器擦亮了，你自己去拣你用的兵器。”摩士堂很有点不放心，问道：“大人要出远门么？”达特安听了，敲得桌子很响。颇图斯道：“比远行有趣。”摩士堂脸上没了血色，问道：“大约是出去几天办点事？”颇图斯乱捋胡子，说道：“摩士堂！我们又去军籍了。”摩士堂听了，浑身发抖，眼睛看着达特安，很有怨恨的意思，退后一两步，说道：“又到王上军营去么？”颇图斯道：“我们又去做冒险的事了。”摩士堂听了，如同半空打个霹雳。他为的是从前的冒险，显出现在的日子好过。摩士堂看着达特安，说道：“真有这件事么？”达特安道：“摩士堂！你要记得。……”达特安虽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摩士堂还是很震动的跑出房子，连门都忘了关。颇图斯还不理会，说道：“摩士堂真是老宝贝，他高兴的了不得就跑了。”

摩士堂出去之后，两个朋友在那里谈日后的事，架了许多空中楼阁。摩士堂摆在桌子的好酒，达特安吃了，梦见后来自己不知有了多少钱。颇图斯是仿佛身上已经披了蓝带子，头上已经戴了公爵冕。原来两个人吃了好酒，都睡着了，等到后来有人来喊去睡觉才醒的。

到了明天，达特安告诉摩士堂，说是在巴黎打仗，离颇图斯的产业不远，摩士堂略为放心。摩士堂很害怕的说道：“从前打仗是……”达特安道：“现在打仗比从前不同了，现在打仗是混在国事里头的。巴兰舒晓得，他可以告诉你。”摩士堂果然去找巴兰舒，晓得他说的同达特安一样。巴兰舒却加了一句，说是现在的事，如果被人捉了，是要问绞的。摩士堂更害怕了，说道：“与其问绞，我宁可再去围攻拉罗诺尔了。”

当下颇图斯领着达特安去打鹿，登山临水，领他去看湖里的鱼，看各种猎狗。很大吃了几顿。后来问他如何安排？达特安道：“我要走四天才能到孛洛阿，在那里住一天。再过三四天，我就回以巴黎。我劝你一礼拜内带了行李动身，你走到狄奇堂街谐华礼客店，就找着我。”颇图斯道：“就是这样罢。”达特安道：“当下我要去找阿托士。我恐怕是白跑一趟，他老了，不中用了。不管怎的，我要去看看这一个老朋友。”颇图斯道：“我很想陪你去，总算有点事做。”达特安道：“很好！不过你还要预备一切。”颇图斯道：“可不是，请了！”达特安道：“请了！”颇图斯送达特安到了自己的产业界上分手。

达特安想道：“不管怎的，我有人陪了。颇图斯仍是很踊跃的。只要阿托士也肯来，我们就有了三个人。阿拉密不来也不要紧。”

到了维勒尔，发一封信给主教，说是‘已经找着一个，可以抵得二十个。现在往孛洛阿附近地方找德拉费伯爵。’发了信，就向孛阿地方走。他觉得巴兰舒的见解很有趣，一路上同他很谈论许多事。



## 第十五回 阿托士父子

再说达特安要找阿托士，有五日的路程，路上同巴兰舒闲谈解闷。近来巴兰舒所结交的都是些市井朋友，有多少不同上等人谈。现在同老主人谈谈，都觉得极有味。巴兰舒是很有胆子，又很精细，达特安很喜欢的。到了孛洛阿地方，两个人倒不象是主仆，象是朋友。达特安说道：“阿托士恐怕不大能帮我们的忙，但是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为人又极慷慨，我不能不来探望他。”巴兰舒道：“是的，他是个极讲气节的。”达特安道：“这是无疑的。”巴兰舒道：“他花钱如水，用剑的本事又好。你还记得他同英国人比剑么？说话说得真大方。我还记得他说道：你一定要我把名字告诉你，我告诉过你之后，我一定要把你刺死。我那时候站得很近，句句都听清楚。我还看见他把仇人刺死的时候，脸上很严厉。他真是个大人物！”达特安道：“你说的都不错。不过他有一个毛病，把所有的好处都害了。”巴兰舒道：“我记得他好吃酒。他吃酒却同别人两样，他只管吃酒，却没有吃酒的快乐。我想他吃酒的时候，他意思仿佛是说吃钟酒去浇浇愁。他把酒瓶脖子打断了，或是把酒钟的柄打折了，那种情形，是没得第二个学得到的。”

达特安道：“我们试想想他在家寂寞的情形。这一位大英雄，凭他的本事，凭他所办过的事，应该作陆军大元帅的；现在是满面的瘢，两眼无光，恐怕看见我们都不认得了。我老实说，若不是我从前极爱恋他，极尊敬他，我现在是不敢亲眼看这萧条寂寞情形。”巴兰舒摇头不语。达特安说道：“况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弱了。他又素来不理俗务的，恐怕现在还过的为难日子，他的祖上遗产原不丰厚。还有吉利模，他是从来不说句话的，大约也同他主人一样的好吃酒。我想起这些事体，心里十分难受。”巴兰舒心里也极难过，说道：“我可以想见他两脚发抖，难于移步，时常呻吟的情形。”达特安道：“最可怕的是阿托士吃醉了，答应帮我的忙，那就太难为情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只要看见他酒吃多了，我就走，等到他酒醒过来，他就明白了。”巴兰舒道：“我们不久就可以看见情形了，前面的高墙就是了。”达特安道：“也许是的。那高台是森波地方。”巴兰舒道：“你进城么？”达特安道：“一定进城，好去问路。”巴兰舒道：“我们若是进城，却不要忘了尝点奶酥，这里是最出名的。可惜只能在本地产，不能带到巴黎去。”达特安道：“我一定要尝尝。”

这个时候，有一辆重车从旁边出来，是牛拉的车，巴兰舒喊道：“车夫！”那车夫道：“有什么事？”达特安道：“我们找德拉费伯爵的府，你晓得么？”那车夫脱帽为礼道：“诸位！这一车木柴就是伯爵府的。我才从树林里斩好了，正要送到堡寨里去。”达特安就不再问，想道：“堡寨我既得了。阿托士也是叫乡下人称他大人，喊房子做堡寨。阿托士原是有架子的。”于是主仆两人跟了牛车走，牛车走得很慢，两个人不甚耐烦。达特安问道：“倘若我们跟着这条路走，可以走到堡寨么？”车夫道：“是的，走不错的。从这里去，不过五里路，右边有一所大房子，在这里看不见，因为大树挡住了。那所大房子就是拉维力。再过去不远，就是波拉治。德拉费住的是所大白房子，石板做房顶，盖在高出，四围有大树。”达特安道：“你说是五里，是长的五里？我晓得里数是有长有短的。”车夫道：“你们骑的好马，大约有十分钟可以到那里。”

达特安谢了车夫，就往前跑。一路跑，一路想到阿托士。为的是他从阿托士学的许多好处，现在快要见面了，不禁想起许多心思来。不知不觉的马走慢了。

巴兰舒觉得这个地方有趣。法国的地方，他走过好几处，都不及这里的乡人有礼，说话也不及这里的人说得正。看他们的举动，听他们的说话，都是上等人，也许是掷石党改装的，同自己一样。转了一个弯，果然看见拉维力堡寨。再走二里多路，看见大树环绕的白房子，四围果园开满白花。达特安知道快同老友见面，十分动情。巴兰舒不晓得，看见主人脸色改变，有点诧异。再走不远，到了铁栅门，从铁条缝里见里面的花园，大院子停着一辆双马车，还有几个马夫牵着好几匹马。那几匹马在那里跳跃，很不耐烦。达特安道：“不是我们走错了，就是车夫骗了我们。这里万不是他的住宅。老天呀！也许他已经死了，房产换了主了。巴兰舒！你赶快下马去打听，我自己却没得心肠去问。”巴兰舒下了马，达特安道：“你去说，有人要见德拉费伯爵。如果答得对的，你就报我的名。”

巴兰舒牵着马，走到栅门摇铃，有一个老家人出来，年纪虽在，站得挺腰直背的。巴兰舒问道：“这是德拉费伯爵府么？”老家人很恭敬的答道：“先生！是的。”巴兰舒道：“是位归田的世爵么？”老家人道：“是的。”巴兰舒还要问，详细问道：“伯爵从前有个家人叫吉利模？”老家人从来没被人如此问过的，有点疑心，答道：“吉利模现在不在堡里。”巴兰舒高兴极了，说道：“原来没错，德拉费伯爵在这里，请你开栅门，我要告诉伯爵，说是我的主人来探望他。”老家人开了门说道：“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的主人在那里？”巴兰舒道：“他跟着来了。”

老家人开了栅门，进去通报。巴兰舒使个手势，达特安进了院子，心里很跳。巴兰舒站在台阶，听见楼下的房子有人说话，说道：“是谁来了？为什么不进来？”达特安听见这个人的声音，心里如梦初醒的，追忆起从前无限若干事来，登时下了马。巴兰舒满面笑容，走上前去见这堡垒的主人。

这个时候，阿托士走到门口，说道：“我认得这个人。”巴兰舒道：“你认得的！你认得我。我就是巴兰舒。你还记得巴兰舒么？”巴兰舒说到这里，心里大为感动，再要说，也说不出来了。阿托士喊道：“巴兰舒么？达特安在那里？”达特安喊道：“我在这里，我的老朋友！我在这里！”阿托士原是不动声色的，听见这个声音，神色也有点动了，就走上前很亲热的抱住达特安。达特安也回抱了，两眼禁不住落泪。阿托士捉住达特安的手，领进客厅。客厅里头已经有好几位客，看见这个人进来，都站起来，阿托士做介绍，说道：“这位就是达特安！御前火枪营帮统。是个最有名的军人，我的老朋友。”各人同达特安见过面之后，重新又谈起来。

达特安趁这个机会，细看了阿托士一番。看见他一点也不老。从前他眼旁的黑圈，因为好吃酒有的，现在都没有了。他的脸上神色，从前不甚安静的，现在却安静了许多，很有厚重的样子，两只手也好看了许多，身量比从前略瘦小些，膂力还是有的。头发原是黑的，现在变了灰色。声音洪亮如少年。满嘴雪白牙齿。那些朋友们见得他们两个老朋友有许多话说，陆续告辞了。

忽然院子的狗大叫，有人喊道：“洛奥尔回来了。”阿托士看看达特安。达特安回过头，看见一个少年进来，年纪约十五岁，相貌很好看的，穿了平常衣服，帽子上插一根红鸟毛，进得房来，脱了帽子。达特安看见这个少年，心里忽然想起来，又看少年的相貌，同阿托士一样的，才明白过来，为什么阿托士全变了，同从前是两个人。达特安明白了，一言也不发，专看这两个人的举动。

阿托士道：“洛奥尔！你回来了么？”那少年很恭敬的答道：“我回来了。你分付的事，我已经办了。”阿托士道：“你怎么样了？为什么脸色全变了？”洛奥尔道：“我们的小朋友遇了事。”阿托士很着急的问道：“拉维力小姐遇了事么？”几个朋友问道：“怎么样了？”洛奥尔说道：“他同保姆在大园子里闲逛，看石匠打石。我骑马在那里走过。我勒住马同他说话。他原爬在木堆上，坐在那里；看见我来了，就跳下来同我说话，把腿闪了，起不来。我恐怕他膝上受了伤。”阿托士道：“他的母亲李梅夫人晓得么？”洛奥尔说道：“李梅夫人不在家，在孛洛阿伺候奥林斯公爵夫人。我恐怕他们不会用药，特为跑回来问你。”阿托士道：“赶快派人去孛洛阿，告诉他母亲。不是的，我看还是你自己去跑一趟。”洛奥尔鞠躬。阿托士问道：“路易赛在那里？”洛奥尔答道：“我把他送到这里来，叫萨尔拉的老婆照应他。他把路易赛脚用冷嘲热讽水泡了。”几个朋友听完了，也告辞走了。只有巴尔卑公爵同拉维力有二十年的老交情，要看路易赛。

原来这个小女孩子在那里哭，看见洛奥尔来了，登时不哭，擦了眼泪，看着洛奥尔微笑。巴尔卑公爵叫路易赛同他坐马车往孛洛阿地方去。阿托士道：“这不错的。还是交他母亲照应他罢。洛奥尔！我看你这件事没道理，太粗心了，全是你的不是。”洛奥尔听见了，脸上很难过。那小女孩道：“不是他的错。”洛奥尔正要辨，阿托士道：“你也要去孛洛阿，同李梅夫人请罪，再回来。”洛奥尔听了，脸上很高兴，抱着那个小女孩子轻轻的放在马车里；随即跳在马上，向阿托士、达特安鞠鞠躬，陪着马车走了。

## 第十六回 波拉治堡

再说达特安看了一回，觉得很有趣，看见阿托士同他意想的大不相同。

阿托士捉了达特安的手，领他到了园里，微笑说道：“晚饭还有一会，我们散散步罢。我晓得你看见我现在的位置，有点不甚明白，要我解说解说。”达特安道：“伯爵！你说的不错。”阿托士看看达特安，微笑说道：“第一件，我要告诉你，这里并没得伯爵，你对待我还是从前的阿托士，是你的同伴，是你的老朋友。你现在同我客气起来，难道你爱我不如从前么？”达特安道：“如果我有这个意思，天也不容。”

阿托士道：“既然如此，我们不要客气，彼此都要开诚布公。你在这里看见的情形，很有点诧异，是不是？”达特安道：“十分诧异！”阿托士道：“你最觉得诧异的就是我，是不是？”达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我今年虽然是四十九岁了，脸上一点也不老，你一见就认得，是不是？”达特安道：“这倒不然。我乍看见你，是不会认得的。”阿托士道：“我明白了。”达特安道：“你的运气是有了进步了。这间房子是你的？”阿托士道：“我出军籍的

时候告诉过你，我祖上有点遗产，这就是的。”达特安道：“你有了大园子、马匹、车辆了？”阿托士微笑说道：“连菜园、果园，我共总有百余亩地；我有两匹马，马夫另外一匹；还有许多猎狗，这些猎狗却不是为我自己寻乐的。”达特安道：“我明白了，为的是那个小孩子洛奥尔。”阿托士道：“你猜的不错。”

达特安道：“那个小孩子是你的干儿子么？抑或是个亲属？”阿托士道：“那个小孩子是个孤儿。他的母亲把他弃在一个穷教士家里，我把他收来，抚养成人。”达特安道：“这个小孩子自然是很留恋你的。”阿托士道：“他看我同父亲一样。”达特安道：“他自然应该很感激你。”阿托士道：“讲到感激两个字，我还要感激他，虽然我没对他说过这句话。达特安，我感激他的地方更多。”达特安道：“这句话我不懂。”阿托士道：“我所以改变好了，同从前两样，都是亏得这个小孩子。我从前象是大风吹倒的树，枯槁了，没一毫生机。若不是有极动情的事，是断不能使我再有生机的。亏得这个小孩子，保全我的性命。我虽然见世界上没什么可乐之事，原可不必求活的，为的这个小孩子，我只好活在世间了。又知道教导小孩子是应该以身作则的，我把从前的老毛病全改了。我盼望洛奥尔将来长大了，比得上最上等的人。”达特安看看阿托士，不禁露出极称赞的意思来。

两个老朋友在小路上走。两旁都是大树，日光侵射进来，有一线照在阿托士脸上。达特安忽然想起威脱夫人的事，说道：“你现在很快乐了。”阿托士仿佛窥见达特安心里的意思，说道：“总算是十分快乐了。但是你心里要说的话，却没说出来。”达特安道：“阿托士！没人能够瞒你的。我原要问你，你有时不害怕么？……”阿托士道：“我替你说罢。你要说追悔，追悔也是有的，也是不必的。何以见得？论起那个女人，是死有余辜的了。我们当日假使放了他，他是还要害许多人的。但是我们那样办法，也不见得对。大凡流血，恐怕都有报应的。那个女人已经得了报应了；我们将来要得报应，也未可知。”达特安道：“我也常常这样想。”

阿托士道：“我听说那个女人有个儿子。”达特安道：“是么？”阿托士道：“你可听见他的儿子怎么样了？”达特安道：“我全不知道。”阿托士道：“他的儿子今年有二十三岁了，我常常想到他。”达特安道：“这却奇怪，我倒没想起。”阿托士微笑。

达特安道：“你听得过威脱世爵的消息么？”阿托士道：“我只晓得英王查理第一最喜欢他。”达特安道：“查理的运气很不好，我恐怕威脱也是不得意。我刚才说报应的话，恐怕是有的。他把士太伏问了死罪，将来是有报应的。王后怎么样？”阿托士道：“什么王后？”达特安道：“显理搭王后，法王显理第四之女。”阿托士道：“你晓得的，他住在罗弗宫。这位王后现在穷窘极了。我听见说去年极冷的时候，公主连火都没有，终日睡在床上取暖。显理第四的女儿，因为无柴生火受寒，真是岂有此理！他为什么要仰马萨林的鼻息，不找我们去帮忙？若是我们，万不能叫他受窘的。”达特安道：“你认得他么？”阿托士道：“我不认得。我母亲见过他。他那时还是个小公主呢！我没告诉过你，我的母亲当日在宫里当女官么？”达特安道：“你没告诉我。我从来没同我谈过家事。”阿托士道：“是的，我为的是没得机会。”

达特安道：“若是颇图斯，他是不要等机会的。”阿托士道：“凡人都有长有短。颇图斯虽然好吹，却有许多长处。你近来见着他么？”达特安道：“我不过五天前同他分手。”随把颇图斯阔绰的情形，同摩士堂得意的样子，说了一遍。阿托士听了好笑，说道：“却也奇怪，我们不过偶然相遇，结交起来，过了二十年，交情仍旧一点都不改。达特安！诚实人相交，交情的根是深入心里的；狡诈的人，是不懂得这番道理的。阿拉密怎样？”达特安道：“我也见着他的。不过我看见他什么都不动心，看得冷淡得很。”阿托士很看了达特安一眼，说道：“你见着阿拉密了么？你现在各处探访老朋友。”达特安觉得有点不舒服，说道：“是的。”阿托士：“阿拉密为人是向来不心热的，况且他常常的同女人密谋诡秘的事体。”达特安道：“我看他现在颇预阴谋。”阿托士不答。达特安想道：“阿托士倒不喜欢打听消息。”

阿托士换了口气说道：“走了一点钟，把我的产业都走遍了。”达特安道：“样样都引人入胜，安排得极雅。”这个时候，听见马蹄声响，阿托士道：“这是洛奥尔回来了。他要把那个小女孩子的情形告诉我们。”那个小孩子果然进了栅门，跑到院子，满身尘土，下了马，把缰交了马夫，走到他们两个跟前，恭恭敬敬的行礼。

阿托士一手放在达特安肩膀上，说道：“洛奥尔！这一位就是达特安壮士，你常听我说起的。”洛奥尔鞠躬，说道：“伯爵常常谈起你，常常对我说你所办的大事业，要我奉你做榜样，学你的为人勇往慷慨。”达特安听了这番恭维的话，心为之动，伸出手来说道：“我的小朋友们倘若我值得恭维，都是伯爵教我的；倘若我不善学，那都是我自己之过。他管教你一番，我晓得你将来是要酬报他的。我谢你的那一番好话，我盼望同你做朋友。”阿托士听了很高兴，一言不发。他看看达特安，露出感激的意思；然后拿眼看看洛奥尔，脸上慈爱的意思不禁流露出来。达特

安看见了，想道：“我明白了。”

阿托士说道：“闪了腿，不要紧么？”洛奥尔道：“现在还不能说，因为膝上发炎，医生不能说一定，只说是恐怕有条筋受了伤。”阿托士道：“你在李梅夫人那里没耽搁么？”洛奥尔道：“我恐耽搁乐了，误了吃饭，叫你等。”这个时候，有个乡下跟人来报，饭已摆好了。

阿托士领达特安进饭厅，里面的铺陈并不华丽，一边的窗子向花园，一边向花屋，屋里的鲜花却不少。达特安看看桌上摆的东西，原来都是家藏的。旁边桌上摆了一个银瓶，达特安说道：“做工真好！”阿托士道：“这是某名人手制的，是件有名的东西。”达特安道：“瓶上的图画是那一仗？”阿托士道：“是马立雅之战。图上画的是我的先祖送剑与法朗士第一的，王上的剑断了。我的先祖就是这趟封爵，得了采地。十五年后，王上记得这件事，送这个银瓶同一把剑给我先祖。那把剑你是见过的，那剑的做工也是极好的。那时候才算是英雄世界！我们同他们比，算不了什么。来罢，请坐下一步我们吃饭罢。”回头向阳花跟人说道：“叫萨尔拉来。”那个跟人出去了，领了开栅门的老头子来，阿托士道：“萨尔拉！我把达特安的跟人巴兰舒交把你，你好好的照应他。他是要吃钟好酒的，酒库的钥匙在你身上。你要弄张好床给他睡，他一定要感激你的。我晓得的，你常常睡的都是硬床。”萨尔拉鞠躬出去。阿托士说道：“萨尔拉是个好人，跟了我有十八年了。”达特安道：“阿托士！你什么都想到，你招呼巴兰舒的好意，我谢谢你。”

洛奥尔听见阿托士三个字，有点诧异。很留神的看，看达特安是不是称呼伯爵。阿托士微笑，说道：“洛奥尔！你听见这三个字很奇怪，是不是？这是我冒的别名。我从前同达特安，还有两位朋友，随着大军去打拉罗谐尔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名字。那时的大将就是立殊理主教、巴桑披将军，这两位都死了。达特安现在还是用旧日的名字称呼我。我现在重新听见这个名字，很高兴。”达特安道：“这三个字，当日是很有名的，谁人不称赞？”

洛奥尔说道：“请你告诉我。”阿托士道：“我却什么都忘了。”达特安道：“难道在炮台角办的事你都忘记了么？你拿手巾当旗子，被敌人打了许多窟窿。我的记性比你，我还记得。洛奥尔！如果你要听，我可以告诉你。”达特安就把从前在炮台角吃早饭的事说了一遍。洛奥尔听了，就想起他所听见从前的英雄事业来。阿托士道：“达特安却没告诉你，他是个用剑的第一好手。他的手象铁，手腕象钢，眼睛象个鹰，瞄头看得极准。你晓得，我看见他头一次同两个有阅历的好剑手打架的时候，他不过十八岁，比你现在大三岁。”

洛奥尔瞪着两只眼，很着急的问道：“达特安打赢的么？”达特安道：“我刻是刺死一个，刺伤一个，我却记不清了。”阿托士道：“是的，我却记得，同你比剑，不是顽的。”达特安笑道：“我现在还没忘记比剑的妙决，不过前几时我……”阿托士看他一眼，叫他不往下说。阿托士道：“洛奥尔！你自己以为是比剑的好手了，将来你许要碰着敌手的。你要晓得，有本事，又镇静的人，是很可怕的。达特安就是个好榜样。若是他远行之后不十分疲乏，你倒不如明天去请教他，也多学一两年。”达特安道：“你所说的好处你都有，为什么你不教他？我今天在路上，还同巴兰舒谈起同威脱世爵比剑的话。洛奥尔！我告诉你，伯爵是法国第一个好手。”阿托士道：“我的手段现在不中用了。”达特安道：“好手怎么不中用？碰着仇人，还是了不得的。”洛奥尔还想听，阿托士说：“客人远来，一定乏了。”请达特安去歇，洛奥尔领路。阿托士还怕洛奥尔一定要达特安往下说，过了一会，自己也走到达特安房里，随后父子两人同达特安告辞出来。

## 第十七回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

再说达特安上了床，一时睡不着，想起日中所见所闻的事来。他向来是佩服阿托士的，现在阿托士把嗜酒的老毛病全戒净了，精神、思想还是同少年时一样，就放了心。达特安心里是很觉得自己不如他，诸事还是要推重他，同从前一样。看见他现在的景况很好，心里着实高兴，一毫妒忌念头都没有，还觉得与自己要办的事有益。但是阿托士却不象十分的开诚布公。譬如这个少年，相貌很象他，阿托士说是抚养的，到底是个什么人？阿托士居然戒了酒，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现在又同人来往起来？从前阿托士是不肯叫吉利模离开他一天的，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里？为什么提起吉利模来，阿托士就要拿话打岔？想起这几件事来，达特安心里很不安。看来阿托士还是不甚相信他，不是阿托士有不得已的缘故，就是阿托士预料达特安要来探访他。达特安又想到同卢时伏在教堂所说的话，许是卢时伏先访着阿托士，探过他的口气。为的是日子无多了，打算明天同他商量。阿托士产业原是不多，却是外面倒装

得很象样，不难拿话激动他来帮忙，他为人原是好动的，游说他来帮主教，谅也不难。达特安虽是乏了，想起这些心思来，睡不着。于是打定主意，明早同吃早饭，就要同阿托士开谈。

达特安却也明白要很小心的，趁这几时在这里，索性留心看他的举动。到了同那个少年打鸟，或是顽剑的时候，慢慢从他嘴里打听点消息。达特安晓得，若是直接去问阿托士，他是要犯疑的。达特安对付阿拉密的诡谲，或是颇图斯的谎话，常常也用点诡计的。不过阿托士是个开诚布公的人，不忍去施诡谲手段。达特安又想道：“那个一言不发的吉利模那里去了？看他不说话的情形，也可以猜着几分。”想到这里，天已晚了，窗子已关了，狗已不吠，鸟也不唱了，一点声响都没有，只听见楼下屋里有人走来走去。达特安以为一定是阿托士，想道：“他有什么事烦心呢？这可难说了。我只管猜，猜来猜去，还是猜不着的。”后来声音没有了，阿托士大约是睡了。达特安这时也倦极，睡着了。

到了明早天亮后，达特安从床上跳下来，开了窗子，仿佛看见有人在院子爬，怕人看见的神气。达特安觉得奇怪，在窗帘缝里一看，原来是洛奥尔，身上还穿着骑马的红衣。那个少年跑到马房，牵出昨天骑的那匹马来，一会儿把马鞍各样弄好，从菜园牵出去，开了旁门，又关上了。达特安看见他骑上马跑了，向亭洛阿走。达特安道：“这个小孩子，有了自己个人的秘密事了。他是好女人的，同阿托士不同。他不是去打飞禽走兽的，枪也不拿来，狗也不带。他为什么要做得这样秘密？我看他有点事要瞒他的老子。阿托士一定是他的父亲。这桩秘密事，我要问阿托士。”

这个时候天大亮了，四围都有声响。鸟啼声，狗叫声，还有田里羊叫的声都听见。晚上停泊罗阿河边的船，也开行了。达特安梳洗好了，穿好衣裳，站在窗口，等到开了房门，把头发再梳梳，帽子刷亮了，走下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阿托士，在大门外弯了腰找东西。达特安说道：“你起得好早呀！”阿托士道：“你也起得很早，你睡好么？”达特安道：“睡得很着，这是吃了一顿好晚饭的缘故。你找什么？难道你变了一个考究花草的专家么？”阿托士道：“那也不算什么奇怪。住在乡下的人，是最容易上了这个道儿的。园丁们真不小心，他们牵马去吃水，又从这里牵回来，让马民花蹒坏了。”达特安听了，微笑说道：“哈！你以为是这样的么？”他领了阿托士走了些路，指几个马蹄印子把他看，装出很不留神的样子，同阿托士说道：“你看看！这里还有几个印子。”阿托士道：“是的，全是新印子。”达特安道：“很新的。”阿托士很着急的问道：“今早有谁出去呢？难道是马自己跑了？”达特安道：“不象。马蹄的印子是上步一步的，象有人管住的。”阿托士喊道：“洛奥尔在那里？我今早还没看见他。”达特安微笑，把手指放在唇边。阿托士问是什么事，达特安把天黑亮所看见的事告诉他，一面留心看他脸色变不变。阿托士耸耸肩，说道：“我明白了，小孩子跑向亭洛阿去了。”达特安道：“为什么？”阿托士道：“他去看拉维力。你记得，那个小女孩昨天扭了脚。”达特安很不相信的问道：“你看是为这件事么？”阿托士道：“我晓得，一定是为这件事。难道你还看不出，洛奥尔犯了恋爱病的么？”达特安道：“真有这事么？恋爱的是谁？就是那七岁小女孩么？”阿托士道：“你没留心看那小女孩子么？脸是长得很好看的，两只蓝眼不停的变的。”达特安道：“你的意思怎么样？”阿托士道：“我只是笑，常常同洛奥尔开顽笑。但是初起的恋爱，来势最猛，很抵得过年纪大些时候的爱情。我不定期刻，我同洛奥尔年纪的时候，显理第四送了一个石雕美人给我父亲，我同石人恋爱起来。我那时以为是要害单思病死，后来有人告诉我，那石人的故事，不过是希腊神话，我才罢了。”达特安道：“洛奥尔终日无事，你该给他点事体做做。”阿托士道：“这话不错。我想打发他走开。”达特安道：“这倒是个好法子。”阿托士道：“我恐怕他十分伤心。他从小看见这个女孩子长大的，他当这个女孩子同神圣一样。两个人从小儿在一起，谈起许多事来，都很正经的，仿佛是个大人一样。初时女孩子的父母听见了很好笑，现在心里很有点着急了。”达特安道：“这都是很不应该的。洛奥尔总要有事体做，不然永远在这里是做不出什么来的。”阿托士道：“我不久就要送他到巴黎。”

达特安以为说话的机会来了，说道：“哈！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倒可以帮他，叫他出去看看世界。”阿托士道：“是么？”达特安道：“我同时还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阿托士道：“什么事？”达特安道：“你看我们还不应该出山办点事么？”阿托士道：“你还在营里。”达特安道：“呀！我说的是你。从前我们过的日子，你不记得么？如果将来有点好处的话，难道你不愿意同我、同颇图斯拿了兵器，再去干么？”阿托士道：“你说的是当真的么？”达特安道：“自然是当真的。”阿托士道：“你约我再去当军人么？”达特安道：“是的。”

阿托士很看了达特安一眼，问道：“你约我去同谁打？”达特安道：“你打听的太清楚了。”阿托士道：“并不。这件事我是很追问清楚的。一句话讲了，我只肯帮一个人的忙，替一个人出力，这个人就是王上。”达特安道：“我的意思也是这样。”阿托士道：“但是有一层你要想明白，你若是说王上，把马萨林也算在里头，我是不以为然

的。”达特安有点不安，说道：“我倒不全是这个意思。”阿托士道：“来罢，我们两个人要开诚布公，不要鬼鬼祟祟的。我看你的迟疑神气，我就知道是谁叫你来游说我的了。你不敢告诉我，你现在是替谁办事，你只好把实在情形掩饰起来。”达特安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喊道：“阿托士！”

阿托士道：“我往下说的话，并不是一定指你。我晓得你是个有勇有义的人。你要晓得，那个意大利人盗篡神器，还想加冕登位。这个大光棍，自己称说是王党，骗了许多人，却把许多王室亲支关在监里。他同前主教办法不同，他倒不去杀人；这个财迷爱财如命，专好奇敛自肥。这个光棍，我听人说，很薄待王后。这个光棍因为要保禄位，特为造出内乱来。达特安！这个意大利光棍，你要时刻提防。你若是崇拜这个人做党魁，我却不能同你一路走。你要小心！”

达特安道：“你家居许多年，我以为你的血冷了些，谁知比前更热。”阿托士道：“你老实告诉我，你约我办什么？”达特安道：“论我自己，这件事是很浅近的。你自己有产业，住在家里过舒服日子，你自然是很可以发议论的。颇图斯一年有五万。阿拉密是一辈子得意的人，有许多公爵夫人围绕他。我自己却比不上你们。我在大太阳底下负重，负了二十年了，还是莫句一钱的帮统，升官的机会也没有，发财的机会也没有。我生在世上，一点好处都没有。好容易现在有了机会，你却同我说什么光棍，什么财迷。你说的也许不错，不过你另外可以找出什么人来帮助我升官发财呢？”

达特安这番话，阿托士一听就明白，知道他是当真的，想道：“达特安是奉马萨林之命来游说我，无疑的了。”从此以后，阿托士说话加倍留意。

达特安觉得话太说多了，还想挽回。阿托士说道：“你要同我商量事情是不是？”达特安道：“我要同你商量一件事。这件事我们倒可以同做的，不是同做是不能成功的。”阿托士道：“这是不错的。颇图斯的意思怎么样？你劝了他帮忙了么？我以为他够了，不想出山了。”达特安道：“他够是够了，却还差一样。”阿托士道：“还要什么？”达特安道：“要得个男爵。”阿托士微笑道：“我还记得，他很想个男爵。”达特安想道：“他怎么会知道的？他一定是同阿拉密通信如果是的，我都明白了。”

这个时候，洛奥尔进来。阿托士正要责备他不告而去，看见他脸上很有愁苦之状，只好忍住，问他有什么新闻。达特安问道：“那位小女孩子好些么？”洛奥尔道：“了不得。医生说道，外面看去，仿佛没甚大伤，但是恐怕那一条腿要跛了。”阿托士道：“这却是一场大祸。”达特安原想开顽笑，看见阿托士脸上很严厉的，只好罢了。洛奥尔很难过的说道：“最难受的，是为我惹的祸。”阿托士道：“怎么样？”洛奥尔道：“因为他从柴堆上跳下来迎我。”达特安道：“现在只有一件事你应该做的，你只好娶了这个女孩子做老婆。”洛奥尔道：“我很难过，你不应该笑我。”说完，走了，跑到自己房里，等到吃早饭才下来。两个老朋友胃口很好，时时拿眼看洛奥尔，见他心伤流泪，一点也吃不下。

吃完早饭，跟人送了两封信进来，阿托士很着急的拆信，一面读，一面露出很着急的神气。达特安很留心看他，仿佛还认得内中有一封信是阿拉密写的，写的笔画很整齐、很细致的，那一封象是女人写的。达特安晓得阿托士要写回信；不然看了信之后，也要盘算盘算的，就对洛奥尔说道：“我们去比剑顽罢，还可以同你分分心。”洛奥尔看看阿托士，阿托士点点头。两个人就走到一间房子，里头挂满了刀剑、手套、护胸等件。两个人比了一会，大约有一刻钟光景，阿托士跑进来说道：“比得怎么样？”达特安道：“你的架子，他都学会了。只要学得你的镇静，我就要恭维他了。”洛奥尔比过之后，颇有点灰心。他虽然中了达特安的胸口同膀子一两次，但是达特安却中了他有二十多次。

这个时候，萨尔拉进来，送一封信给达特安。达特安读信，神色一点都不变，摇头说道：“我的老朋友！你看，当了差的人，是不得自由的。你不愿意同进军营，倒也不错。特拉维统领病重，要我回去，把我的假期也改短了。”阿托士赶快问道：“你回巴黎去么？”达特安道：“是的。但是你也要来的，是不是？”阿托士脸上略变色，答道：“我若是打定了主意去，我一定要探望你的。”

达特安走到门口，喊巴兰舒道：“我们十分钟之内就要动身，赶快喂马，配好鞍子。”回头同阿托士说道：“我有一个人还没看见。我若是不见吉利模就走了，我心里是难过的。”阿托士道：“吉利模么？不错的。你总没问起他来，我很觉得诧异。我把他借给一个朋友了。”达特安道：“你那个朋友总会明白吉利模打手势。”阿托士道：“大约是懂得的。”

于是两个朋友告辞了。达特安抓了洛奥尔的手，要阿托士应允了来巴黎探望探望，不然也要写封信。达特安上

了马，巴兰舒早在马上了。达特安微笑说道：“洛奥尔！你跟我来，我要从孛洛阿经过的。”洛奥尔看阿托士，阿托士摇头，洛奥尔说道：“谢谢你！我不来，我还是陪伯爵罢。”达特安抓着他们的手说道：“也罢。请了！望上：“帝保护你们！”阿托士摆手，洛奥尔鞠躬，达特安主仆两人拍马走了。

阿托士一只手放在洛奥尔肩上，等到看不见那两个人，说道：“洛奥尔！我们今晚动身往巴黎。”洛奥尔脸色灰了，问道：“什么？”阿托士道：“你去同李梅夫人辞行，晚上七点钟回来。”这个少年听了，满面不乐，跑去备马。

当下达特安从袋里拿信出来，再读道：“立刻回巴黎。”是马萨林签字的。达特安自言自语道：“这封信写的简明极了，假使没有信尾那几句话，我是不会明白的。”原来信尾加了两句话，说道：“你到孛洛阿，见王上管库的人，把信给他看，他就给你二百个毕士度。”达特安道：“马萨林的手段还好，最好的是信尾这几句话。巴兰舒！我们去见了管库的，再上前走。”巴兰舒道：“回巴黎么？”达特安道：“是的。”主仆两人拍马快跑。

## 第十八回波孚公爵

再说马萨林为什么催达特安赶快回巴黎呢？其中却有个缘故。原来有一天晚上，宫里的人都安歇了。马萨林照常的去见王后，从守兵房前走过的时候，听见里头大声说话。他觉得奇怪，从门缝里一看，只看见几个亲兵说话，说得很热闹。有一个亲兵说道：“若是柯塞尔预料在先的，是一定要灵的。我虽然不认得他，我却听见人说，他不独善观星象，还会一点妖术呢。”有一个答道：“我的好朋友！你说话要小心，倘若你是他的好朋友，你这样说就害了他了。”那人说道：“这是什么缘故呢？”那人答道：“人家就可以当他是个人妖，把他捉了。”那人道：“胡说！现在不比从前，不烧妖人了。”那人道：“也许是。前几年，立殊理主教把格兰狄拿去烧。我那天值班，亲眼见烧的。”那人道：“是的。你却不晓得，格兰狄并不是个人妖，是个极有学问，极明白的人。他不是晓得未来之事；他不过晓得已往之事太多了，故此遇害的。”马萨林在门外听见这几句话，点点头，很以为然，在门外很耐烦的等。

一个亲兵说道：“柯塞尔许是个妖人，不过不应该先把他预料的事宣布出来。既经宣布在先，是难以灵验的。”一个人问道：“何以故？”那人答道：“这是很容易懂的。譬如我同你比剑，我预先告诉你，我先攻你右手，再攻你左手，难道你不去先防备我么？柯塞尔的事也是一样，他先宣布说，某日之前波孚公爵要越狱逃走。主教听见了，自然是要防备，使他逃不了。”另外一个人听见了，说道：“凡事都是有数的，是人都逃不得一个数字。倘若数是数注定了，波孚公爵是要逃走的；随你主教费了多少事，波孚公爵还是逃得脱的。”

主教是意大利人，向来最好迷信的；听了这话，惊了一跳，推开房门进去。亲兵们都不响了。马萨林装出很和平的样子，问道：“诸位谈什么？我听见有人说波孚公爵逃走的话。”那一个不相信先知的答道：“大人！没有这事，波孚公爵现在还关在监牢。但是我的朋友说他将来要越狱逃走。”马萨林道：“你为什么说会逃走的话？”那亲兵对第一个先说起的人说道：“圣洛冷！你告诉大人罢。”圣洛冷说道：“我刚才同他们说，我听见有人告诉我，说是柯塞尔说的，随便怎样防守的严密，在平替歌节前，波孚公爵要越狱逃走的。”马萨林微笑说道：“这个柯塞尔，大约是个疯子。”圣洛冷答道：“倒不是个疯子，他曾以预料过许多事，后来都是验的。他所预料的，有一件是王后产太子；有一件是柯力尼同盖斯比剑，柯力尼被刺死了；第三件是帮主教将来升主教。果然，王后不独产太子，且产了两个；柯力尼果然被刺死了。”

马萨林道：“这两件倒验了。不过第三件还没验，帮主教还没升红衣主教。”圣洛冷答道：“不错的，将来一定验的。”马萨林微笑说道：“原来波孚公爵是要逃走的么？”圣洛冷道：“我是很相信的。倘若主教这个时候派我去做威英桑管监狱官，我一定要辞的。若是过了平替节再派我去，又当别论了。凡人有了深入不可拔的迷信，是最有力量的。他还可以运动极不迷信的人。”马萨林原是个好迷信的人，听了这番话，走开了，很不放心。那个亲兵靠住墙，说道：“这个老财迷，他装做不肯相信你的话，他是怕要花钱赏你通报消息。我晓得的，他回到房里，登时就要利用你的消息。”

果然主教不去见王后了，到得自己房里，分付白那英去传巡警、侦探来问话。原来亲兵所说的那一番话，最动主教的心。波孚是关了五年，主教天天怕他逃走。波孚公爵是显理第四之孙，同路易第十四是兄弟行辈，现在还不到三十岁。主教晓得的，这个人不能关他一辈子的监；逃走出来，一定是要同主教作对的。主教因此许多缘故，更想了许多法子防他，还觉得不大放心，睡也睡不着。有时梦中惊醒，梦的是有人偷放了公爵。主教不放心，一早就打发人去打听。回来的人总说是公爵身体很好，天天赌钱，吃酒，唱歌，但是常说要报复的话。这一趟，他心里更着急。



明早白那英进房来，他就问道：“怎么样了，公爵逃走了么？”白那英道：“没逃走。巡警拉勒米来了，在外候见，请大人当面问他。”马萨林把枕头摆好，靠在上头，说道：“你叫他进来。”巡警官来了，这个人身子又高，又粗壮，脸上不清不楚的，没一点活气。马萨林犯了疑心，自言道：“这是个大呆子。”巡警官还站在门里，马萨林道：“你走上前来！”拉勒米走上前，主教道：“你晓得这里的人说什么？”拉勒米答道：“大人！我不晓得。”主教道：“谣言说，波孚公爵要越狱逃走，已经逃了，也是难说的。”拉勒米听了这话，当真呆了，说不出话来，后来慢慢想过来，以为主教说笑话。他两只眼不停的动，嘴张得很大。过了一会，实在支持不住了，大笑起来，笑得浑身发动，同害疟病一样。

马萨林看见了，心里暗中高兴，因为看见他当面大笑，虽然不恭敬，却是可以放心，犯人并没逃走。过了一会，拉勒米笑罢了，擦干眼睛，知道犯了规矩，说道：“逃走了？大人大约是忘记了，公爵是关在什么地方。”主教道：“我并没忘记，他是关在威英桑大牢里。”拉勒米说道：“是的。监房的墙有七尺来厚，窗子的铁条，比我的膀子还粗。”主教道：“墙虽然厚，有时候有耐性，是可以钻通的铁条虽粗，用时表的簧是可以锯作两半的。”拉勒米道：“大约大人不知道，天天有八个人看守他，四个在房里，四个在前房，时时刻刻都有人陪着的。”主教道：“他有时出房打球。”拉勒米道：“监里规矩，是许犯人顽要的。如果大人不愿意的话，也可以不准他顽要。”主教恐怕待得太严，犯人要逃。怀恨更深，说道：“这倒可以不必。不过我要晓得是谁陪他？”拉勒米道：“有时同值班的官顽，有时同我顽，有时同别的犯人顽。”主教道：“他不是常在墙关上顽么？”拉勒米道：“大人忘了墙头是什么样，墙头足有六丈多高。我很晓得，公爵不肯冒险从墙头上跳下来。”主教放了心，说道：“拉勒米！你心里是满意他……”拉勒米道：“除非公爵变做一只鸟，飞出去；不然，是万不能走的。”主教道：“虽然这样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大意。因为从前波孚到威英桑的时候，同护卫的人说过，晓得有一天是要被禁的，故此预先想好了四十个逃走的法子。”拉勒米道：“如果他那四十个法子之中，有一个是可用的，他早已逃走了。”主教想道：“这个人原来还不十分呆。”

拉勒米又说道：“大人还要晓得，管监官是沙华尼，向来同公爵很反对的。”主教道：“是的。不过沙华尼不常在那里。”拉勒米道：“他走开了，有我。”主教道：“你走了呢？”拉勒米道：“我走开了，交代一个人，这个人也想做巡警官，我可以保他看守的很严密的。我找他来了不过三个礼拜。我只有一样不满意，他待犯人，待得太苛了。”马萨林道：“这个人是谁？”拉勒米道：“他叫吉利模。”主教道：“他从前是干什么的？”拉勒米道：“我听见说，他从前在外省当差，办错了一件事，不得了。我看他的意思还想当差，恢复名誉。”主教道：“谁荐与你的？”拉勒米道：“格兰蒙公爵总管荐的。”主教道：“这个人靠得住么？”拉勒米道：“很靠得住。”主教道：“不好说话么？”拉勒米道：“顶不好说话。初时我以为他是个哑巴。他从来不说说话的，都是用手势叫人会意，是他的老主人教练他成这个样的。”主教道：“拉勒米！你可以告诉这个哑子，只要他好好的做，我就不追问他已往的事。你还可以告诉他，将来还可以穿号衣，还可以有钱吃酒。”

马萨林是好说不好做的，吉利模是好做不好说的，两个人正是相反。

主教又问波孚在监里饮食起居的事，拉勒米回得很好，主教听了很放心，叫他走了。

那时已是九点钟，主教装饰好了，去见王后，说明昨晚不能来的缘故。王后也是个好迷信的，也很怕波孚公爵。主教把拉勒米说的话，再述一遍，王后说道：“恨不得多找几个吉利模这样的人，去看守我们的仇人。”马萨林道：“耐烦些，不必着急。当下……”王后道：“当下怎么样？”主教道：“我预先防备。”主教当下果然写了一封信，叫达特安回巴黎。

## 第十九回波孚在狱里的行为

再说马萨林最怕的是波孚，时时刻刻的防他逃走。波孚自己却不晓得主教有这些意思。防守原是十分严密的，他被禁之后，知道是跑不脱的，只好终日在监里诅骂主教。原先做了许多诗骂主教，后来不干了，因为他写散文已经为难的了，做诗更费事了。后来还是终日骂。

这个波孚公爵，是显理第四的孙子。他为人甚好，又有胆子，很比得上祖父，不过笔下不及。路易第十三死后不久，他在宫里倒很有势力的，后来让马萨林盖过了他，他很生气，一点都不隐藏。王后就把他捉了，叫吉讨把他送到威英桑监牢。虽说是王后把他监禁起来，其实都是马萨林的主意，去了眼中之刺。波孚当时原很有些名声，自从关了监之后，就没人提起他了。在监里关了五年，意思一点也不变。若是别人，一定要恭维服从了主教、王后，



自然可以出监。他却不然，终日总是恨主教。主教听了很不放心。

波孚因为做诗不成，改了学画。他拿块木炭画主教的象，画的又不象，人家看了都不认得。后来管监官沙华尼知道了，去劝公爵找点别的过日子解闷；如果一定要画像，请他不要写名字。到了第二天，房里的墙都画满了像，还加了许多字。公爵在监牢里很象个小孩，不许他做的事，他偏要做。人家就告诉了沙华尼，说墙上现了许多半面的像，波孚因为画全面的本事不好，改画半面。沙华尼不响。等到一天公爵打球，沙华尼分付人把画涂了，重新粉墙。公爵见了沙华尼，很感谢他，为的是重新可以再画。于是把墙分开几幅，每一幅上画马萨林一段事迹。第一幅，画的是大光棍马萨林当秉狄和主教跟人时挨打的情形；第二幅，画的是大光棍马萨林装作耶稣军始祖；第三幅，画大光棍马萨林盗相印；第四幅，画大光棍马萨林禁止拉波特，不许他拿干净褥单给王上铺床，说是王上的褥单一个月换一次很够了。这几段的故事，要画出来却很不容易。波孚只好画个大意，每幅上作个图解。沙华尼就告诉他，如果他要再画，不能再给他画料。波孚说是，既然不能当军人，只好降格当个画师。

有一天，波孚出去院子散步，回来一看，炉子的火是灭了，炭屑都拿去了，没有画笔了，大为生气，说是他们要拿寒气潮气去害死他，同害某某大臣一样。沙华尼说：只要公爵应许了不再画，不要形容大官的行为，登时就同他再生火炉。波孚不听。过了一科，房里没火，墙上的画已擦去了。

后来波孚公爵同看监的人买了一条狗，名字叫披士搭。沙华尼因为监牢的规条没有不能养狗的话，只好随他去。公爵买了狗之后，天天关了门，不大出来，人家想是他在房里教狗，却不晓得清楚。后来狗教会了。有一天，公爵请了沙华尼，还有几个官，到他房里看大把戏。客人到齐了，房里点了几支蜡烛，开台演戏。公爵先从墙上挖了一块灰，在房中间画了一条白线；一使手势，那只狗就站在白线上，前头两只狗腿拿了一要小棍，在线上走来走去，同跳索一样；走了几遍，把小棍交给主人。众人见了，拍手喝采。

这一段的戏，分作三节，第一节是已经演过了。到第二节，这一节是要狗报时辰。那时正是六点半钟。那只狗举起前腿，复放下来，如是者六次；又把前腿举起，不再放下。看起来，日规倒不如他准，况且日规遇着天阴是不能用的。随后是要狗说天下第一个管监人是谁？那只狗从看戏人身边走了三遍，后来就伏在沙华尼身边。沙华尼装出很高兴的样子来，随即又皱了眉头。

波孚公爵随即问那条狗道：“天下最大的强盗是谁？”那条狗在客人身边转了好几次，找不着，跑到房门大叫，拿爪去抓门。公爵说道：“这条聪明的狗，晓得我房里没有最大的强盗，要出门去找。不要紧，我们可以叫他答我们问的话，不必一定要出门的。”公爵道：“披士搭！我的好朋友，你过来。”那狗走过来，公爵问道：“谁是天下的大强盗？你想想看，有个克玛士，他是个尚书。当初他到巴黎的时候，身上只有二十个利华，现在有了几百万，他可是个天下最大的强盗？”那狗摇摇头。公爵问道：“有个丹摩利，是户部大臣。他儿子娶亲的时候，分给儿子三十万法朗，另外还有一所大房子。现在的王宫比那间房子，不过是一个狗洞。这个人可是天下最大的强盗？”狗又摇头。公爵道：“我再问你，你看马萨林可是天下最大的强盗么？”那条狗不歇的点头，点了好几遍。看戏的客人见了，又不敢笑。公爵对他们说道：“诸位都晓得了，天下最大的强盗就是马萨林。”

演到第三节，公爵先说开篇的话，说道：“诸位记得，从前盖斯公爵教狗向某小姐跳，为的是他称赞这位小姐是巴黎城内第一个美人。这不算什么，我这条狗的本事更大。沙华尼！你借条棍给我。”公爵平拿了棍，离他约一尺，说道：“披士搭，我的好朋友，你为蒙伯桑夫人一跳。”众人听了都笑了，为的是公爵被禁的时候，原是蒙伯桑的情人，那只狗果然跳了。沙华尼道：“这也不过同盖斯公爵的狗一样，不足不奇。”公爵道：“你等等，不要忙。”又说道：“披士搭！为王后一跳。”说完了，把棍子举高六寸，那狗又跳了。公爵又举高六寸，说道：“为王上一跳。”那狗又跳了。公爵把棍子放低好些，离地不到一寸，说道：“为大光棍马萨林一跳。”却也奇怪，那条狗掉头不顾走开了。公爵喊道：“披士搭！这是怎么讲？”追上前，把棍去拦他，那狗还是不肯跳，又走了。公爵又把棍子去拦他，要他跳；这趟，狗性发了，把口咬着棍子，从主人手上夺了，咬断了。公爵把破碎棍子，一片一片的拾起来，交还沙华尼，道了歉，说是狗的脾气不好。戏是演完了，如果他们还要看，再过三个月，又有新戏了。

演戏后的第三天，披士搭无故的死了，是中毒死的。他们装作要找放毒的人，到底也没托出。公爵把狗埋了，竖一块碑，碑上题的是：“世界第一聪明狗披士搭之墓。”沙华尼不好说什么，只好随他。

公爵因狗死了，很生气，说他们先拿毒药害死那只狗，随后就要害死他。有一天他吃了饭，睡在床上，说是觉得很痛，一定是马萨林叫人放毒，马萨林听了这句话，很害怕。威英桑监牢是有名的，最得卫生。某夫人曾说过：“与其在威英桑监里住一夜，倒不如吃一服砒霜。”从前有许多阔人都在这监里死的。主教没法，只好派一个人，

专管尝酒、尝食物。凡是公爵吃的东西，都要有个人先尝。这个尝食物的差使，就派了拉勒米。

当下沙华尼因狗演戏的事，很恨公爵。原来沙华尼是前主教的党羽，有人还说他是前主教的儿子，大约很得了点暴虐遗传性，想出许多法子苛待公爵。第一件，公爵用的钢刀银叉，都换了银刀木叉。波孚不答应。沙华尼说：“听见主教告诉万度唔夫人说，你的儿子恐怕是终身关在监里的了。若是犯人听见这句话，是会寻死的。只好把利器都拿掉了。”

过了两个礼拜，波孚公爵看见打球场外的一条路两旁，种了手指粗的小树，就有人告诉他，说是那些小树是为他种的，以备后来树大了，他可以乘凉。又有一天，园丁告诉公爵说，他要种些龙须菜给公爵吃。看官要晓得，现在种植的法子最有进步，也要四年才能把龙须菜种到中吃；从前种植未改良，至少要一年的。

波孚公爵听了，自然是很生气，想想他的越狱四十条的法子来。第一条，是最浅的，是行贿赂。谁知拉勒米是花了一千五百个柯朗买的这个差使，不肯受贿，他还去告诉了沙华尼。登时加了八个看守人在公爵房里，巡兵加了一倍，把守的兵加了三倍。自此以后，公爵就同戏台上的王上一样，一出入，前头有四个人，后头跟四个人，另外还有两旁跟着的。初时，公爵还觉得有趣，说道：“你们虽然这样防我，我还有三十九个脱逃的法子。”过了六个月，他看见自己坐下的时候，八个人一起也坐下了；他自己站起来，八个人也同时站起来，十分生气，更恨主教，不分日夜只是痛骂。主教知道了，越不放心。

有一天波孚公爵把看管的人请了来，对他们演说，要感动他们的意思。于是预先预备好一篇演说文，对他们说道：“诸位！你们难道就让显理第四的孩子受人苛待么？我从前是什么样？我在巴黎，人家都当我是个王上。王后待我最好的，常说我是法国第一个有勇的人。诸位！我请你们想法子让我逃走。我就跑到罗弗宫，把马萨林的颈脖子扭断了。我派你们做我的护卫兵，升你们的官，给你们许多钱。我们立刻走罢！”波孚公爵演说原非所长，又用错了好几个字眼。说完了，没一个人动听。公爵骂他们都是懦夫，一定是串同谋死他的。

沙华尼每礼拜来探望两三次。来了，公爵就骂他，恐吓他。有一天，公爵对沙华尼说：“倘若有一天，巴黎的百姓拿了火枪来……”沙华尼道：“围墙上三十尊炮，三万弹子。他们来了，我一定欢迎。”公爵道：“你的三万弹子放完了，他们打进监来，他们夺了监，我也没法，只好让他们把你绞融会贯通的了。”说完，向沙华尼很恭敬的鞠躬。沙华尼答道：“爵爷！不要忘记，倘若那乱民进了监，或是爬上墙来，我自己就动手，先把你杀了。我的责任是不让你逃走。”说完，向公爵鞠躬。公爵说道：“你要记得，巴黎百姓是先绞了马萨林才到这里来。他们若是知道你刻薄我，一定要用野蛮法去支解你，这比问绞难受得多了，你可晓得？”这两个人吵嘴，每趟大约总吵十分钟，都是沙华尼想出法子收场。他看吵到差不多了，他喊拉勒米来。等拉勒米来了，沙华尼就说道：“我把犯人交给你管，你待他要尽礼不论一时一刻，都不要离开他。”说完了，沙华尼向公爵很恭敬的鞠躬出去了。公爵看见这样情形，更加生气。

从此以后，拉勒米常时陪伴公爵，形影不离的。好在拉勒米是个好同伴，好饮酒，善打球，是个快活人，公爵倒很喜欢他；只有一样，贿他不动。但是拉勒米自己觉得没趣，他虽然终日同王室亲支作朋友，是件有体面的事，但是不能常回家。凡一个人虽然当巡警官当的出色，却不能够叫他抛弃妻子。拉勒米是个很恋家的，现在陪伴公爵，自然是不能常见妻子之面；有时妻子在监牢濠沟外走，拉勒米只好地墙头上望望他。日子久了，拉勒米觉得很难受。后来公爵同沙华尼吵到彼此不见面了，拉勒米的地位更难处。后来格兰蒙的总管同他上条陈，劝他找个帮手，他就对沙华尼说。沙华尼道：“只要人靠得住，倒也不妨。”那帮忙的人，就是吉利模。看官是知道这个人的，他过了二十年还没什么改变，还是不多话的。阿托士后来虽然不禁他说话，他比从前还说得多。原来吉利模有许多年不说话，倒是习惯成自然了。

## 第二十回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

再说那沙华尼，人家谣传他是立殊理主教的儿子。他自己常夸有知人之明，比得上立殊理。吉利模来了，伊很留心看他，看见他眉毛很重，口唇极薄，鼻子甚弯，两颧甚高。沙华尼同吉利模说了十二句话，吉利模只答了四句。他很喜欢，想道：“这个人很合式。”说道：“你去告诉拉勒米，我要用你。”吉利模去见拉勒米，拉勒米为的是自己找来的帮手，很详细地盘问一番。问过之后，十分高兴，就收了他。吉利模问道：“有什么训条？”拉勒米道：“你

一刻不要放松犯人；不要让他拿尖利之器；不要让他同外人通暗号；不要让他同看守的人说话太多。”吉利模道：“就是这几条么？”拉勒米道：“现在就是这几条，不过后来，不过后来若是情形变了，自然另外有分付。”吉利模说道：“很好。”一直就走到公爵的房里。

公爵的胡子故意留得甚长，吉利模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梳胡子。公爵前几天在墙头上看见蒙伯桑夫人，觉得胡子不好看；恐怕再看见了难为情，就借了一把铅梳子梳胡子。公爵见了吉利模，问道：“你来干什么？你是谁？”吉利模鞠躬不响，公爵问道：“你是个哑子么？”吉利模摇头。公爵喊道：“你到底是谁？我叫你说。”吉利模道：“看守人。”公爵道：“又一个看守人！我倒收罗了许多死囚。拉勒米！来个人！”刚好拉勒米正想回家，听见公爵喊他，他很不高兴，问道：“公爵！怎么样了？”公爵很生气，说道：“我要问你，这是个什么人？把我的梳子抢了，放在口袋里。”拉勒米道：“他是新添的一个看守人，是个极好的人，爵爷同他很处得来的，也同我一样。”拉勒米向吉利模说道：“不错的，你为什么把爵爷的梳子抢了？”吉利模慢慢的把梳子从口袋拿出来，拿手去摸摸梳齿，说道：“尖的。”拉勒米说道：“不错的。”公爵道：“那个野兽说什么？”拉勒米道：“他说的是王上的旨意，凡是有尖的东西，都不让爵爷拿。”公爵道：“胡说！拉勒米！你疯了么？是你自己借给我的梳子。”拉勒米道：“原是我的不是，我犯了训条。”吉利模把梳子交给拉勒米。公爵见了，大怒，说道：“这个人有意同我作对。”就把吉利模恨到入骨。吉利模却不想登时使出手段来，他的意思是要公爵慢慢的恨他。等到那四个看守的人吃完饭回来了，他就出去了。

当下公爵用了全副精神，去做一件好笑的事。他昨天分付要吃龙虾，在房里搭起一个绞人的架子，要绞龙虾。龙虾生的时候是青色的，煮熟了是红色的。他绞龙虾，就是绞主教的意思，人家又不能来说他。他忙了一早起。大凡人关了监的，却有许多孩子气的。公爵散步的时候，折了几条树枝；找了许久，找着一点碎玻璃，回到房里弄手巾。吉利模都看在眼里。明天早上，绞人架弄好了，还没有竖起来的时候，公爵拿碎玻璃把树枝削尖了。拉勒米看他，当是看小孩子顽。公爵把碎玻璃放下的时候，刚好吉利模进来。公爵看见他，很不高兴。当下拿了一条线，一头打了一个结，一头打了一个活结，走到桌边，拿了一只顶大的龙虾；回头来拿碎玻璃，不知那里去了。公爵皱眉说道：“谁拿了我的碎玻璃？”吉利模作手势，仿佛说是他拿了。公爵道：“你拿的么？你为什么拿去？”拉勒米问道：“你为什么要去拿？”吉利模一手拿着碎玻璃，一手摸摸，说道：“利的。”拉勒米说道：“不错的，我却得了一个顶好的帮手。”公爵道：“吉利模！你若是要保全你的头，你却不要走近我的身边。”吉利模鞠躬，退到墙角。拉勒米道：“不要紧，你把树枝子给我，我替你用刀子削尖。”公爵笑道：“你替我削么？”拉勒米道：“是的。你不是要削尖树枝么？”公爵道：“是的。你拿去罢，这更有趣了。”拉勒米不知这公爵的用意，果然替他削尖了。公爵道：“够尖了。我去找犯人，你爬在地下，同我挖个窟窿。”

拉勒米一面挖窟窿，公爵一面拿线捆龙虾，把绞架在房中间竖起来，狂笑，拉勒米还不明白，也笑了，四个看守的人也笑了。吉利模不响，走到拉勒米跟前，指着龙虾，说道：“红衣主教。”公爵大笑道：“正刽子手波孚公爵，副刽子手拉勒米。”拉勒米生气，大喊，夺了绞架，拆散了，摔出窗外；正想要摔那只龙虾，吉得模夺过来，说道：“好吃的。”随即把龙虾放在口袋里。公爵见绞了主教，心里十分高兴，也不去管吉利模。

日中无事，公爵想起前事来，深恨吉利模。不到几时，那件绞龙虾的事，监内外都知道了。沙华尼心里很恨这个。主教将这件事告诉了两三个好朋友，这几个人播传远近。

当下公爵同一个看守的人很要好，同吉利模死不对。有一天，公爵同那个要好的在房里谈天，忽然吉利模跑进来看见了，走上前抓住那个人的膀子。公爵很怒，问道：“你干什么？”吉利模不答，拿手指门，向那人说道：“出去。”那人出去了。公爵喊道：“你好管闲事，我要办你。”吉利模鞠躬。公爵又喊道：“你这个奸细！我要把你一副贼骨头都打断了。”吉利模鞠躬，退至门口。公爵又喊道：“我立刻就打断你的骨头。”说完了，伸出拳头，走上前来。吉利模把旁边一个人推出门外，把门关了。公爵一手擒住他，他也不喊救，也不回手，露出满面笑容，把手指放在唇边，低声说道：“不要响。”

公爵见吉利模登时变了样子，十分诧异。吉利模趁这个机会从衣服里子里取出一封小信来；信皮是用小信封了，还有香气。他一声不响，把信送给公爵。公爵更觉得诧异，放松了手。公爵认得笔迹，说道：“蒙伯桑夫人的信么？”吉利模点头。公爵拆了信，信上说道：

“我的宝贝、公爵：传信的人是个好人，是最可靠的。他是我们党友的人，他跟那主人有二十年了。我们现在设法帮你。这个人情愿入监当看守人，以便你设法逃走。你的机会到了。你不要灰心，不要不耐烦。你的朋友并

没忘记你。”

信末是蒙伯桑签字。信后又有一行，说道：“我签名不用减写字，恐怕你久不见我，不复认得了。”

公爵读完信，细想了一会。他等了五年都没人替他想法，现在正是无所期望的时候，倒有人替他设法。他很诧异的看看吉利模，又重新读信，自言自语道：“原来那天我看见坐在车上的，果然是玛理（译注：蒙伯桑小名）虽然我们有五年没见面了，他还记得我，爱情真是坚如金石了。”回头对吉利模说道：“我的好朋友，你答应帮我逃走么？”吉利模点头。公爵道：“你为这件事进来的么？”吉利模又点头。公爵道：“我刚才还要弄死你。”吉利模微笑。公爵放手在袋里，说道：“等一等，不要叫人说显理第四的孩子不知感激。”原来威英桑监牢的规矩，是不许犯人身带钱的。公爵摸了一会，没摸出一个钱。吉利模却拿了一袋钱送给他，说道：“爵爷找的是这种东西么？”公爵接过来，正想把钱倒在吉利模手里，吉利模摇摇头，说道：“谢谢爵爷！我是受过工钱的了。”

公爵听了，十分诧异，伸出手来，吉利模恭敬的敬了个礼。公爵道：“我们用什么计策？”吉利模道：“现在是七点钟。到了两点钟，请爵爷同拉勒米打球。打的时候，请你把两三个球打过墙头。爵爷跑上墙头，那时有个人在墙脚作工，你烦他把球摔上墙，还你。”公爵道：“我明白了。”吉利模不响，正想出去，公爵道：“你不受我的赏么？”吉利模道：“我只求爵爷答应我一件事。将来我们逃走的时候，你让我先跑，为的是他们如果把你捉住了，顶多不过是再关在监里；倘若他们捉住我，我是要问绞的。”公爵道：“是的。我照办。”吉利模道：“我还要求一样事，请爵爷还是照常的深恨我。”公爵道：“我照常的恨你就是了。”说到这里，有人敲门。公爵把信同钱袋放在口袋里，跑去睡在床上。这是他不高兴的办法。

吉利模开了门，拉勒米走进来。这一趟，是从上回所说，他见过主教回来的。拉勒米很留心看这两个人，看见他们还是不对的，他心里很欢喜，先同吉利模说道：“有一位阔人很喜欢你，不久就有好消息。”吉利模装出十分感激的样子鞠躬出去了。

拉勒米含笑问道：“爵爷！你又同那个人下不去了么？”公爵道：“拉勒米！原来是你么？好在你来了。我睡在床上只好拿面向墙，恐怕我看见那个人生气，要把他打死。”拉勒米道：“他一定说了些得罪你的话。”公爵道：“他说了的。我很盼望你回来，让他出去。”拉勒米听了这句恭维话，很高兴，说道：“爵爷太客气了。”公爵道：“我今天觉得很难受。”拉勒米道：“我陪爵爷打球罢。”公爵道：“很好”拉勒米道：“我们打罢。”公爵道：“你倒是很照应我的，你是个好同伴。我因为你，倒有点舍不得出监。”拉勒米道：“爵爷关监的日子，若是不展长了，那倒不是主教之过。”公爵道：“这是怎么讲？你见着他么？”拉勒米道：“主教今早传我去见。”公爵道：“是否是说我的事么？”拉勒米道：“是的。主教害怕你，同恶梦一样。”公爵微笑，说道：“拉勒米！只要你听我劝就好了。”拉勒米道：“来罢，不要再说那话了。”公爵道：“拉勒米！你只要听我的话，功名富贵是现成的。”拉勒米道：“这是没有的事。你若是逃走了，他们就抄你家产。”公爵道：“你不明白，我只要逃出监，巴黎就是我作主的了。”拉勒米道：“不要响，我不能再听你这种话。我是王上的官，你怎么好同我说这种的话。我恐怕要再找一个吉利模来看管爵爷了。”公爵道：“也罢，我不同你再谈那件事了。主教同你谈起我么？往后，你要把衣裳借把我穿，我改了装，去见见主教。我就可以把他弄死了，随即回来坐监。”拉勒米道：“我晓得了，爵爷的意思是要我喊吉利模进来。”公爵道：“那个大光棍说什么？”拉勒米道：“说轻些。主教分付我，严密的看守你。”公爵道：“为什么呢？”拉勒米道：“因为有个会看星的说，你不久就要逃走。”公爵禁不住惊跳，说道：“有个人说这句话么？”拉勒米道：“这种人常造谣言。”公爵道：“你怎么回答呢？”拉勒米道：“我劝主教不要相信这种话。”公爵道：“为什么呢？”拉勒米道：“我对主教说，这个人预料的话，一定是错的；除非公爵化身变一个鸟飞出去，不然万不能逃走的。”公爵道：“我恐怕你说的话是不错的。来罢，我们去打球罢。”

拉勒米道：“请爵爷略等半点钟。”公爵道：“为什么？”拉勒米道：“老实告诉爵爷罢，主教的出身虽然没爵爷高，架子倒大，没请我坐下同他吃早饭。”公爵道：“我分付他们送早饭来，请你在这里吃。”拉勒米道：“多谢了，不必了。监牢对面那个开小饭店的马徒……”公爵道：“他怎么样了？”拉勒米道：“他把店盘给一个巴黎人，这个人因为身体不好，要到这里吸吸乡下的清气。”公爵道：“他同我们什么相干？”拉勒米道：“他的店面窗子里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公爵道：“什么？原来你是个馋嘴。”拉勒米道：“凡一个人，爱吃好东西，不一定算是个馋嘴。一个人既然什么都要讲究到家，又何妨连吃的也讲究到家！这个新来的人看见我在窗外看，满脸笑容的跑出来，说道：拉先生！我很想包揽监里犯人的买卖。我当日接手，把店盘过来，原说明白的。我在这里一个礼拜了，还没看见管监官同我买一块小饼。我就答道：大约他还不晓得你的点心好不好。那人说道：拉先生，我的点心不好么，请

你尝尝。我说道：我现在没得空，要到监里去了。那人说道：你现在既然不能等，再过半点钟可以回来么？我说道：半点钟可以回来。那人道：我预备好一样好酥盒，一瓶好酒等你。爵爷就晓得，我为什么要等半点钟。”公爵道：“你去罢。不要忘了，我只给你半点钟。”拉勒米道：“我可以替马徒的接手人揽了你的买卖么？”公爵道：“可以，不过不许他放香蕈。你晓得的，我们家里的人，吃了威英桑地方的香蕈，是有性命之忧的。”拉勒米不响，走出去了。

过了五分钟，有个看守的官走进来，装作要听公爵分付的样子。原来是主教分付的，不许一刻没人看管。谁知当那五分钟的时候，公爵又把信拿出来看了一遍，知道监外的朋友很帮他的忙；却不晓得用什么法子，要同吉利模打听。晓得吉利模的举动是假装的，公爵看出吉利模办事很能干，打定主意专靠他了。

## 第二十一回 拉勒米嘴馋

再说过了半点钟，拉勒米果然回来了，满脸的高兴，吃得很得意。那天的天气很好，两个人在墙边打球。那时还没到两点钟，公爵很用心打球，故意输了好几回，借口生气，越生气越打的不好。打过了两点钟，他用极大的力打球，一个球丢在墙外堑里。拉勒米不知是计，看见自己赢了，很高兴。后来一连打了好几个球出墙外，拉勒米要打发人去拾。公爵说恐怕耽搁时候，跑到墙头，看见有一个人在堑边的小园子挖地，公爵大声喊，堑边的人抬起头来。公爵见了一惊，原来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卢时伏。那个人道：“你要什么？”公爵道：“好朋友，烦你把那几个球抛上来。”那个园丁点头，把球一个一个的抛上来。拉勒米同几个看管的人在那里忙拾球，却没看见公爵拾了一个球放在口袋里，这一个球是抛在他脚下的。公爵谢了园丁，回来打球，打来打去总是输，又丢了几个在墙外。那园丁作完工走了，没人抛球上来。后来公爵说：“不打了，打的太坏了。”拉勒米因为打赢了一个王孙，心里十分高兴，回到自己房里。公爵走上床睡觉。书是早已拿掉的，没得看了。拉勒米把公爵的衣服拿出去，说是尘土太多，要打尘；其实是要把衣服拿去，要公爵不下床。拉勒米是无不小心的。好在公爵早已把球藏在褥子下。门一关了，公爵取出球来，拿牙去咬球皮，找出一封信来。信上说道：

“爵爷：你的朋友都预备动手了，但是机会还没到。后天你要定作一盘大点心。那个新来的店主不是别人，就是你的老总管诺曼德。你等到没人的时候，才好打开。你看见点心的馅子，一定喜欢的。”

信尾是卢时伏签字。信尾又加一行，说道：

“爵爷只管信任吉利模。他很能干，对我们所作的事很表同情。”

波孚公爵赶快把信在炉子上烧了。蒙伯桑夫人的信是已经烧了的，很舍不得。正要烧球，忽然想起送回信。这个时候，拉勒米进来问道：“爵爷要什么？”公爵道：“我自己生点火，我觉得很冷。这个监房其冷如冰，墙上含了许多硝，还怕有砒霜。”说完了，又倒在床上，把球藏好了。拉勒米道：“爵爷不要胡思乱想，忧愁伤人，比硝利害。”

公爵道：“你是个好人，我很想到那个小店吃点心喝酒。”拉勒米道：“点心做得真好，酒也好吃。”公爵道：“他的酒总比管监官的好。”拉勒米道：“你为什么不要尝尝？我已经在你面前保举过的了。”公爵道：“这倒是个好主意。主教既然说是要关我一世的监，我只好也变个馋嘴，老来也有趣，倒也不错。”拉勒米道：“你听我劝，不要等老罢，今天就试试。”公爵听了，想到：“好极了！凡人都有毛病，拉勒米仿佛是害了馋癆病，我倒可以借此利用。”大声说道：“你晓得，后天是平替歌节。”拉勒米说道：“是的，要热闹热闹。”公爵道：“这是个好日子，你要教教我。”拉勒米道：“教你什么？”公爵道：“教我吃好东西，过好日子。”拉勒米道：“也好。”公爵道：“不过你要私下教我。我们打发看守的人到饭厅吃饭，我同你两个人吃晚饭，你点菜。”

拉勒米哼了一声，心里很盘算。有好东西吃，他是很高兴的。他原是个极奸猾的人，犯人越狱逃走的法子他都晓得，况且公爵说过，有四十个逃走的法子，也许这是四十条中之一。想了一会，想到酒菜都是他自己去点，里面是不能放药的。他自己是个很有阅历的巡警官，不怕被公爵灌醉的。又想出一个法子，倒是很简便的。公爵很留心看拉勒米脸色，见他打好了主意，说道：“我的条陈好不好？”拉勒米说道：“好是很好，我却要同你先约好一层。”公爵道：“什么？”拉勒米道：“要吉利模进来伺候。”这一层，最中了公爵的心愿。但是公爵心里只管高兴，脸上却装出很不愿意样子，喊道：“请魔鬼把他捉了去罢。有了他，这顿饭万不会吃得高兴的。”拉勒米道：“这个样子罢，我叫他进来，站在你背后。你原不多说话的，你既听不见他，又看不见他，这还不是同他在几千里路外一样的

么。”公爵说道：“有一样，我看得很清楚的了，你还是不放心我。”拉勒米道：“我不是把那个看星人的话告诉你了么。”公爵道：“他预料的什么？”拉勒米说道：“他说平替歌节没过完，你就逃走了。”公爵道：“难道你这样的人，也相信那呆子们的话么？”拉勒米弹指说道：“我虽不信，但是别人是相信的。”

公爵耸肩说道：“我就照办，只管叫吉利模来；不然是永远不能商定的了。你要记得，什么都是你去办，菜也是你点，我只要尝尝你说的好东西。你去定菜，却要用我的名字，叫店里晓得是我照顾他。你还可以告诉他，我在监里，自然是照顾他的；我出了监以后，还是照顾他的。”拉勒米道：“你心里还是想将来有一天要出监的么？”公爵道：“我那怕等到主教死了，我还是想出监的。我比主教年纪少十五岁，不过在威英桑监里，日子过得快，死得分外早。”拉勒米道：“我去定明天的菜。”公爵道：“你看我是个好学生么？”拉勒米道：“我盼望你容易学上手。”公爵自言自语道：“若是我给你时候慢慢教。”拉勒米道：“爵爷说什么？”公爵道：“我说，你不必省钱；因为我在这饮食起居的费，都是主教包办的。”拉勒米走到门口停住，说道：“我叫谁进来？”公爵道：“别个都使得，只不要吉利模。”拉勒米道：“看守官怎么样？”公爵道：“很好！你叫他带棋盘来。”拉勒米说道：“很好。”说完走了。

过了几分钟，看守官果然来了，对局下棋，公爵很费心思的想。看官要晓得公爵关在监里已经有五年了，过这五年，如过五十年一样。眼前既然有了逃走法子，只有两天就可自由，公爵却非常的着急。他现在还不明白脱逃的法子，只听道可以脱逃的话，却不知其中办法。大约见了点心馅子才能明白。但是他的朋友之中，是那一位替他如此出力呢？关了五年监，还有这样义气的朋友，真是十分难得，心里着实高兴。最料想不到的，是这班朋友之外，有一个女人还是没忘记他。公爵有了这些心思，自然是下不好棋的，输了又输，看守官赢的极高兴。但是就这样，公爵又消磨了三点钟。

天快黑了。公爵以为天黑了，就好睡觉。谁知睡觉这件事，同会做作的女人一样，越想他，他越不来。公爵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翻到半夜，好容易睡着了，作了一场恶梦，天亮时惊醒起来。他梦的是两膀长出翅来，他先时学飞，起初还可以勉强飞得起来，后来飞得高了气力不足，坠在无底深坑。惊醒了，出一身汗，觉得十分疲惫。再睡着去，恶梦更多，更离奇了。梦来梦去，无非是越狱。有一回梦的是找着一条地道，吉利模拿个灯笼在前，他跟在后面，两个人摸壁向前走。那条地道越走越窄，后来走不了，两壁收窄起来，几乎要把他们夹死。他还是拼命的往前走，也走不了。看见吉利模向前走，他想喊他回头来，又喊不出。听见后头有人追赶的声音，越赶越近了，逃是逃不脱的了。他越往前走，地道越窄。后来听见拉勒米大笑的声音，一手放在他肩膀抓回监房里，看见有三个坟，都是从前死在监里的几个大官同王族。旁边挖了一个新坑，仿佛是预备他用的。后来醒了，不敢再睡。

早上拉勒米进来，看见公爵脸色很难看，以为他得了病。一个年看守的人因为牙痛，一夜没睡着，告诉拉勒米道：“公爵一夜没睡好，梦中喊救好几次。”拉勒米道：“爵爷，你觉得怎么样？”公爵说道：“拉勒米，都是你不好昨天同我谈越狱的话，我晚上做梦，梦见我从墙头上往下跳，颈脖也跳断了。”拉勒米大笑，说道：“这是天警告的。爵爷不要真跳墙，只好在梦中跳罢。”公爵摸着额，说道：“你说的不错。我从此以后，什么都不想，只好想吃想喝罢了。”拉勒米想出许多法子，把看守的人都支了出去。公爵问道：“怎么样？”拉勒米说道：“菜是已经定了。”公爵道：“总管点的是什么菜？”拉勒米道：“你只管放心，菜都是好的。”公爵道：“有酥皮大点心么？”拉勒米道：“怎么没有，我定的酥皮点心，有个高楼大。”公爵道：“是马徒接手人做的么？”拉勒米道：“我已经分付做了。”公爵道：“你告诉他是我要的么？”拉勒米道：“我告诉过了。”公爵道：“他说什么？”拉勒米道：“他说一定要爵爷喝采。”公爵搓搓手，说道：“这是好极了。”拉勒米道：“我从来不晓得公爵是考究吃喝的。我这几年来，从没看见你今天这样高兴。”

公爵自己很怕装得不象，太过高兴了，恐怕拉勒米犯疑，原来吉利模在门外都听见了，要进来干预。他进来使个眼色，拉勒米出来。吉利模低声说了几句话。当下公爵镇静了好些，装出很生气的，喊道：“不是我分付，我不许那个人进来。”拉勒米道：“对不起，是我叫他来的。”公爵道：“你晓得，我看见他就要生气，你为什么还叫他来？”拉勒米道：“爵爷忘记了我们立的约，他要进来伺候饭的，爵爷难道忘了那顿饭了么。”公爵道：“饭是没忘记，吉利模我却忘记了。”拉勒米道：“没吉利模，就没饭。”公爵道：“也罢，就听你罢。”拉勒米道：“吉利模你来！”吉利模走来，满脸不高兴。拉勒米道：“爵爷明天请我吃饭。”吉利模瞪眼看他，拉勒米道：“你来伺候饭。你只管放心，我们吃剩下的，很有你的吃喝。”吉利模鞠躬致谢。拉勒米道：“我要走了，沙华尼要走开几天，有话分付我。”公爵望望吉利模，见他同石人一样，脸是死的，动也不动。公爵说道：“请你去罢，赶快回来。”拉勒米道：“爵爷今天愿意打球报仇么？”吉利模的眼色，仿佛要他答应。公爵会意，说道：“很好。不过你不要太高兴，我今天打

定主意要赢你。”

拉勒米出了房，吉利模很留心察看；等关了门，赶快从袋里拿出纸笔来，说道：“爵爷，你写。”公爵道：“写什么？”吉利模嘴说，公爵拿笔照着写道：“明晚的事，什么都预备好了。从七点至九点，你们留心，备好峡谷匹马，我们从过道第一个窗口下来。”公爵道：“还有什么？”吉利模很诧异的说道：“还有什么，你签字，就完了。”公爵道：“就是这样么？”吉利模向来是斩钉截铁的，说道：“这还不够么。”公爵签了字，吉利模说道：“那个球在那里？摔丢了么？”公爵道：“没摔丢。我想还可以用得着的，收起来了。”随即在褥子底下取出来，交把吉利模。吉利模微笑。公爵道：“怎么样？”吉利模道：“我把信藏在球里，再缝好了。今天下午爵爷打球的时候，无意中把球打出墙外。”公爵道：“也许打丢了？”吉利模道：“有人会拾的。”公爵道：“有园丁拾么？”吉利模点头。公爵道：“还是昨天的园丁么？”吉利模又点头。公爵道：“就是卢时伏伯爵？”吉利模第三次点头。

公爵道：“你可以把详细办法告诉我。”吉利模道：“等到动手的时候，才能说。”公爵道：“在墙外等我们的是谁？”吉利模道：“我也不晓得。”公爵道：“你莫非要叫我急到疯了！你告诉我酥皮点心里藏的什么东西？”吉利模道：“两把小刀，一条打了结的绳子，还有一个堵嘴的梨。”公爵道：“我懂了。”吉利模道：“爵爷晓得，我们一人拿一样。”公爵道：“小刀同绳子是给我们的。”吉利模道：“堵嘴的梨是给拉勒米的。”公爵道：“吉利模，你向来是不好说话的。到你说话的时候，你说的真是一字千金。”

## 第二十二回 阿托士夜遇丽人

再说当波孚公爵同吉利模谋画越狱的时候，有两个骑马的人，一个跟人进了巴黎城。这两个人，一个是德拉费伯爵，一个是波拉治子爵。这个少年是第一次进巴黎城。进城的地方，景象却不见得甚好。这个少年见了，不甚留心。阿托士是向来不喜怒不形于色的。

三个人走过了好几条街，到了孚留街，走到一半，阿托士指一间房子把洛奥尔看，说道：“我在这间房子过了七年极快活的日子，也算是极不快活的日子。”这个少年微笑，很留心看看那间房子。

走到哥林布街，在某客店门前站住了，这是他从前同他的几个朋友常聚会的地方。但是过了二十年，那间店换了好几个主人了。他们下了马，分付店里的马夫小心喂料，用热酒刷洗马肚、马脚，为的是走的路多了。随后定了房间。阿托士说道：“洛奥尔，你去换衣服，我要领你去见一个人。”洛奥尔问道：“今天去见么？”阿托士道：“是的，再过半点钟就去。”少年鞠鞠躬。原来阿托士一点也不乏，洛奥尔倒有点乏了。洛奥尔原想在河里洗澡，洗过了，去睡觉；阿托士既是这样分付，只好罢了。阿托士说道：“洛奥尔，我要你穿顶好看的衣服，装扮的十分出色。”洛奥尔道：“你今天不是同我去说亲事么？你要记得。我同路易赛说定的了。”阿托士笑了，说道：“你放心，我领你去见一位女人。”洛奥尔道：“去见女人么？”阿托士道：“是的，这个女人你见了一定喜欢的。”这个少年很着急的看阿托士，看见他只是笑，就放了心，问道：“这个女人有多大年纪？”阿托士说道：“洛奥尔，你要记得，女人的年纪是不能问的。你若是能看得出女人的年纪，是不必问的；如果你看不出，是不可问的。”洛奥尔道：“这位女人长得美么？”阿托士道：“十六年前，这个女人算是法国最美貌、最能动人的。”洛奥尔听了这句话很放心，他的义父万不能叫他去娶一个当他未出世的前一年是个美貌的女人。于是走到房里，梳洗好了，换了很出色的衣服，下得楼来。阿托士见了，满心欢喜。看他手脚面貌，全是个个上等人。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卷曲而下，盖了一点脸，套了皮手套，穿了皮靴。阿托士自言自语道：“这位女人见了他还不喜欢，我却不相信。”

这时正是三点钟，是见客的时候。两个人出了店门，走过几条街，转入东米尼街，走到一所大房子，门前挂了绘章。阿托士说道：“就是这间房子。”阿托士上了台阶，同家人说了，叫他进去通报，说是德拉费伯爵要见施华洛夫人。过了一会，家人出来说，施华洛夫人从前虽没见过伯爵，倒很喜欢，请你进去谈谈。两个人跟了进去，到了一个门口，阿托士叫洛奥尔先在前厅等，等他回来领。

再说这位施华洛夫人，前书是说过好几次的了，原是公爵夫人，今年有四十五岁了，看来不过三十七八，还是很美的。他的头发，仍旧是很好看；两只眼的神光，还是很流利的；身材苗条，很能动人。从前一六二三年，他年纪还轻的时候，是淘气不过的。有一天，同王后在离宫园里跳沟顽耍，把一个法国的太子跳丢了。

现在施华洛夫人还是淘气的。那天阿托士来见他的时候，他原坐在房里的。这个人是最风骚的，听见有人来，



他去倒在榻上，手放垫上，拿了一本打开的书。家人进来通报，夫人就转过头来看这位客人，看阿托士穿了绣花的衣服，外面披了一件罩袍，头上戴一顶黑毡帽，插了一条紫色鸟羽，腰旁挂了家传的宝剑。施华洛夫人虽然还没有与他谈论，但看他举动名贵，知道是个非常人，就请他坐下。阿托士鞠躬就坐。家人正要出去，阿托士使个眼色，他站住了。阿托士先开口说道：“夫人，我今天大胆，不用介绍，自己引进自己。谢你不弃，居然见我。我求你给我半点钟，有话谈谈。”施华洛夫人微笑，很柔和的说道：“请不客气，我很欢迎你。”阿托士说道：“我还有一件事，要先告罪，我所说的是秘密话，不要别人来打岔。”夫人分付家人道：“有人来，你就说我不在家。”家人出去了。

停了一会，两个人都不说话；后来还是夫人先开口，说道：“我很着急要听你说。我还不知是对谁说话。你从前大约在过宫里的，我却从来没看见你。或者你是新从巴士狄大监牢出来的么？”阿托士道：“不是的。将来或者关在那监里，却也难说。”夫人是最好顽笑的，说道：“既然这样，请你快说快走。我自己牵在国事里，已牵够的了。”阿托士道：“我的名字是已经通报过了，我是德拉费伯爵。我这个名字，你从来没听过。我还有一个名字，你许忘记了。”夫人道：“叫什么？”阿托士道：“我那个名字叫阿托士。”

夫人说道：“阿托士！”伸手摸头，很在那里想。阿托士道：“我提醒你罢，我是三个火枪手的同伴，一个叫达特安，一个叫颇图斯，一个叫……”夫人接住道：“阿拉密！”阿托士道：“是的。夫人还没忘记阿拉密这名字。”夫人道：“没忘记。阿拉密是个好人，相貌又好，又会做人，还会做诗。我恐怕他近来不甚好。”阿托士道：“很不好。他做了教士。”施华洛夫人一面顽扇子，一面说道：“可惜了。我还要谢谢你。”阿托士道：“谢我什么？”夫人道：“谢你提醒我追忆从前最快活的日子。”阿托士道：“再让我提醒你追忆另外一件快乐的事。”夫人道：“同那一件事有相干么？”阿托士道：“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夫人道：“你请讲，我看看是件什么事。”

阿托士接着说道：“阿拉密当日同土尔地方的一个女裁缝有点瓜葛。”夫人道：“土尔的一个女裁缝么？”阿托士说道：“是阿拉密的表亲，叫米桑。”夫人喊道：“是的，我记得他。当法国大兵围攻拉罗歇尔的时候，阿拉密写封信把米桑，告诉他，有人要行刺巴金汗公爵的话。”阿托士道：“是的，有这件事。我要同你说的，就是这个米桑的事，你许我说么？”夫人道：“尽你说罢，只是不要说他的坏话。”阿托士答道：“倘若我说他坏话，我就是个负心人了。我看负心是个大罪过。”夫人很狐疑的问道：“你既然不认得米桑，你同他有什么负心不负心呢？”阿托士道：“那可难说。俗语说得好，天下惟有两个山，是不能相会的。俗语说的话，有时一点都不会错的。”夫人道：“我越听越有味，请你往下说罢。”

阿托士道：“夫人既然如此高兴，我就往下说。这阿拉密的表亲，虽然是个女裁缝，却是同宫里的阔人很有点交情，就是现在的王后，还叫他作妹妹。”施华洛夫人叹气道：“现在的世界变了，不同从前了。”阿托士道：“怪不得王后疼爱这个米桑，为的是他最忠心于王后。王后同自己的兄弟西班牙国王通信，全靠米桑传递。”夫人道：“现在他们把这件事算作大罪。”阿托士道：“立殊里主教恨极了，要捉米桑关在监里。幸亏主教办事不密，让王后知道了，你要晓得，米桑原先同王后约好的，倘若米桑有了危险，王后就送他一本绿皮的祈祷歌，作警告。”夫人道：“不错的，宫里的秘事，你倒晓得很清楚。”阿托士说道：“果然有一天早上，巴西拉王爵送了一本绿皮祈祷歌给米桑。事势是很急的了。好在米桑同他的女仆吉第，两个人赶快改了男装。那位王爵找了一身壮士的衣服给米桑，一套马夫的衣服给吉第，预备了两匹快马，两个人就逃走。快要到西班牙的大路了，他们却不敢从大路走，恐怕有人来捉，专走小路；听见人声，十分害怕；没得住的时候，就借住在人家。”

夫人拍手道：“一点也不错，难道……”说到这里，又不往下说了。阿托士道：“他们沿路的一切细情，我只好不说了，恐怕太糟蹋时候。我只说他们到了一个乡下的情形，那个乡下叫作罗殊拉。”夫人听了，打个冷战，很诧异的看着阿托士。阿托士道：“我现在说的，比刚才说过的事奇怪多了。”夫人道：“我看你科是个妖怪！你只管说罢。”

阿托士说道：“这两个逃走的人，到了罗殊拉地方，又冻又乏。那天是十月十一。那乡下的地方，没得大房子，没得客店；乡下的的小房，又卑陋，又不干净。米桑平常用惯香水的，受不了乡下人家的气味；于是打定主意，问教士家里借宿。”阿托士说到这里停住了。夫人道：“你不要迟疑，只管往下说罢。”阿托士道：“两个人去敲门。天已很晚了，教士早已睡了，见有人敲门，为的门上连门都没有的，他就请他们进来。教士的卧室点着一只灯。米桑穿了壮士衣服，更觉得美丽。把门推开了一点，探进头去，求食求宿。教士答道：少年人，你如果可以迁就，吃我剩下的东西，同我同睡一间房，你就进来。两个人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教士还听见他们笑。后来米桑说道：先生，我们多谢了，就是这样罢。教士说道：请你们吃桌上摆着的东西。你们却不要吵，因为我也只是才走了远路来的，要

好好的歇一夜。”施华洛夫人听到这里，脸色变了好几趟，有时是满脸诧异，有时是惊怪，有时变呆了，很想说话，又不敢去打岔，十分着急的要听到底，说道：“怎么样呢？”阿托士道：“以后的事情是很不便说的。”

夫人道：“你只管说罢。好在是米桑的事，同我没相干。”阿托士道：“不错的。米桑吃完东西，跑进教士的卧室，分付吉第在堂屋的椅子睡。”夫人道：“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晓得这样清楚，除非你是魔王。”阿托士道：“米桑是最能迷人的一个美人。他这样的女人，心里的淘气主意最多。天生这种女人，是叫他们害男人的。这一个风骚女子，异想天开的，忽然想起，主人既然是个教士，他就要去迷他，为的是后来就可以说，最难迷的是教士，也被他迷了。”夫人喊道：“伯爵！我听了很害怕。”阿托士叹一口气，说道：“可惜。这位教士不是安博陆，米桑的美貌太迷人了。”

夫人听了，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你立刻告诉我！你怎么会知道这样详细？不然，你一定是个活鬼，我要请教士来降伏你。”阿托士大笑，说道：“我告诉你罢！有一个人办一件很要紧的事，那天晚上也走到罗殊拉地方，早一点钟先到教士家里借宿。忽然隔村有个人家一个少年病重将死，来请教士，教士赶快走了，分付那个借宿的人一个人吃晚饭，就在家住宿。你就晓得，米桑遇着的并不是教士，是那个在先借宿的人。”夫人问道：“在先借宿的是谁？”阿托士站起来，鞠躬说道：“就是我德拉费伯爵。”

施华洛夫人停了一会，不响，忽然大笑，说道：“这件事真有趣，原来米桑的运气还好。你请坐下，再往下说。”阿托士道：“我要供我的罪状。我已经说过，我正在办一件大事。一到天亮，我不作声响，出了房门。那个迷人的同伴还酣睡未醒。我走到外房，看见那一个还没醒。我看见他那一副俊俏脸，我很诧异，仿佛是从前见过的。再走近些，我就认得是吉第，阿拉密替他帮过忙的。我才晓得这个迷人同伴是……”夫人赶快喊起来：“米桑。”阿托士道：“是的，是米桑。我于是走到马房，找着我的马，同着跟人，登时走了。”

夫人很着急的问道：“自此以后，你总没到那个乡下么？”阿托士道：“我过了一年，又到那村子去。”夫人道：“怎么样？”阿托士道：“我找着那教士，看见他因为一件极奇怪的事，很在那里烦心。我未到之前一个礼拜，有人送了一个三个月的孩子在他家里，从孩子的睡篮里找出一口袋金钱，一张纸，纸上写的是一六三三年十月十一号几个字。”夫人道：“是你遇米桑的日子。”阿托士道：“是的。不过那个教士只记得那天晚上去陪一个快死的人，明早回来的时候，米桑已走了。”夫人道：“你要晓得，米桑于一六四三年回到法国的时候，找过这个小孩。他虽然被难在外国的時候，不便把孩子带在身边；后来回到巴黎，他要找着那孩子，教他读书。”阿托士道：“他找出什么情形。”夫人道：“他听那教士说，有一个不认得的世爵，来把孩子领去，教养他。”阿托士道：“这话不错的。”夫人说道：“哈！我明白了，那位世爵就是你，是你领了小孩子去的。”阿托士道：“夫人声低些，他在隔壁房里。”

施华洛夫人站起来，喊道：“我的儿子在这里么？米桑的儿子来了么？我就要见他！”阿托士道：“他现在还不晓得谁是他的父母。”夫人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原来你仍把事体秘而不宣，今天特为把小孩子带来见我。我十分感谢你。你这个人，又仁慈又慷慨。”阿托士道：“我带他来，要你替他出点力。我尽心竭力的教了他多少年，凡是上等人应晓得的，我都教过他了。但是现在我因为帮忙同党，又要出来打仗。明天我就去办一件极危险的事，或是送了命，也未可知。倘若不幸，我遇了事，还有你照应他；你就可以出点力，帮他点忙，出去问世。”夫人道：“你请放心，我是无不尽力的。可惜我现在没什么力量了，我只要有一分力量，就尽一分的力量去帮他。至于富贵名位……”阿托士道：“这一层你倒可不必费心，我把祖上遗产波拉治给了他。他有了这点产业，就是个子爵，每年还有一万个利华的进项。”夫人道：“你是个真君子。我很着急的要看这个小孩子，他在那里？”阿托士道：“他在大厅，我去领他来罢。”阿托士走到门口，夫人止住他，问道：“他的相貌长得好么？”阿托士微笑，说道：“象他的母亲。”

阿托士开了门，叫那少年来。施华洛夫人看见这个美貌少年，高兴极了。阿托士说道：“洛奥尔，你过来，施华洛夫人叫你亲手。”少年走过来，满脸笑容，跪下一条腿，亲夫人的手，站起来对着阿托士低声问道：“伯爵，这一位不是王后么？”施华洛夫人说道：“不是的，我不是王后。可惜了，不然，我倒很可以同你出力。”一面说，一面抓住少年的手，拉他坐在身边，又说道：“你告诉我，你喜欢做什么？”洛奥尔道：“据我愚见，上等人只有当武官。伯爵教养我多年，为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来巴黎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要领我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就可以在王爷面的保举我。”夫人道：“我明白了，你能够有机会在康狄公爵手下当将官，是最好不过的了。却有一样，因为蒙伯桑夫人同朗维勒夫人不对，我不便自己出面保举你。但是，马西拉王爷是我的老朋友，他可以同朗维勒夫人讲，朗维勒夫人可以给你一封介绍书。”伯爵道：“这样很好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子爵不到明晚就要离巴黎，不能耽误的。”夫人道：“我可以对人说，子爵是你有意栽培的人么？”阿托士道：“我看那件秘密事，此时不宜宣布。”洛奥尔道：

“为什么呢？”阿托士道：“洛奥尔，我有我的意思。”洛奥尔道：“我晓得，你做事是最有道理的，你这样说，我就照办。”

夫人道：“你不如把子爵留在我这里，好在马西拉在巴黎，我请他过来商量。他不答应我，我不放他走。”阿托士道：“我感谢之极。我事体很忙，我要走了。今晚六点钟，请你分付子爵到客店见我。”夫人问道：“你今晚到那里？”阿托士道：“我们今晚到司克朗家里，会一个朋友。”夫人道：“我今晚也要到那里一会，请你略等我，不要先走。”阿托士鞠躬，正要走出房门，夫人喊他回来，笑着对他说道：“你同老朋友告辞，就不过这个样么？”阿托士亲夫人的手，低声说道：“我只要早晓得米桑是怎样迷人的。……”阿托士叹口气，含笑而别。

## 第二十三回 司克朗

再说托那尔街有一所房子，巴黎城里的轿夫家人，个个都认得的。这所房子不是世爵住的，也不是财主住的，这所房子是没什么聚会，也没什么赌局，连跳舞会也是绝无仅有的；却是时髦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来的。这所房子，是小教士司克朗住的。他那间客厅，终日都是谈笑之声，有了什么新闻，都在这里谈论；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也在这里说；有什么挖苦人的话，都在这里创造；人家都喜欢来听。

这个司克朗，是个小教士。从前在拉曼斯地方的时候，社会上很欢迎他。他的故事最多。有一天，地方上出大会，司克朗要做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叫众人取乐。他就叫家人给他遍体涂满蜜，把一床鸭毛被剪开，他在鸭毛上滚，粘了满身鸭毛，很象一只大怪鸟。他跑到街上，挨家去探望朋友，引得街上的人乐到了不得。街上的粗人骂他，小孩子拾石掷他，他只好逃了。谁知他越逃，追赶的人越多，他没得法就跳在河里。他原是会泅水的，但是河水甚冷，把他冷坏了；游到对岸，四肢麻木，动不得了。医生们想了许多法子替他治，越治越不好，后来只好不治了。于是迁到巴黎，巴黎的人是早已闻他大名。他创造一顶轿子，常常坐了轿子去见王后，王后很赏识他。

这个人很聪明。有一天，王后要封他一个号，问他喜欢什么？他说道：“我最喜欢一个号。”王后问他号什么？他说道：“王后的病人。”从此以后，人都称他作王后的病人。王后还给他些恤款，每年一千五百个利华。以后司克朗过的日子倒舒服，有了教堂的薪俸，还是恤款，他很够过了。有一天，有一个主教的人说，司克朗太欢迎帮主教，有点不妙。司克朗问道：“为什么呢？难道帮主教不是个上等人么？”那人说道：“是的。”司克朗道：“难道帮主教脾气不好么？”那人道：“他脾气很好。”司克朗道：“难道帮主教不是个聪明人么？”那人道：“他聪明太过了。”司克朗道：“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该欢迎他？”那人道：“因为他好说一个人的坏话。”司克朗道：“他说谁的坏话？”那人道：“他好说主教的坏话。”司克朗道：“某人最喜欢说我的坏话，我还是一样欢迎他。为什么帮主教说别人的坏话，我就不该欢迎帮主教呢？”说过之后，司克朗是很倔强的，以后加倍欢迎帮主教。

再说阿托士要去见司克朗的那一天，刚好是一季的末了一天，按季发俸的日子。司克朗打发家人照常去支应处领恤款，家人回来说恤款停止了。那时刚好朗维勒在司克朗那里，听了这句话，就肯出两倍恤款的钱，送给司克朗用。司克朗是很能干的，心里很明白，不受他的好；想出法子，把停止恤款的话播扬出去。不到下午四点钟，通巴黎的人都晓得主教待司克朗很刻薄。这天是礼拜四，司克朗见客的日子，来了许多客人，人人都替司克朗不平。

阿托士走到某街，看见两个骑马的人，后头一个跟人，同走一路。阿托士虽不认得这两个人，内中一个脱帽问道：“你听见新闻么？那个光棍马萨林停止了司克朗的恤款。”阿托士很恭敬的还礼，说道：“有这个事么？却是令人难信。”那个人又说道：“我扑克马萨林简直是个厉害的国贼，你说是不是？”阿托士道：“这句话，我可不能答。”两人鞠鞠躬，分道走了。

阿托士对洛奥尔说道：“我们今天很巧，可以说几句好话，安慰司克朗。”洛奥尔问道：“司克朗是个什么人？为他这一点倒惊动了巴黎。他是个退位的大臣么？”阿托士道：“不是的，他不过是个有口才、谈风好的人。他身体短小，社会上倒很喜欢他的，因为他造了许多挖苦主教的话，得罪了主教。”洛奥尔问道：“上等人也作诗么？我以为这件事上等人看不起，不干的。”阿托士道：“不错的，上等人作坏诗，人家是看不起的；若是作得好，名声是很大的，某人就是个榜样。但是我劝你不要作诗。”洛奥尔道：“原来司克朗是个诗人。”阿托士道：“是的，我劝你在他家里少说话，多听少说为妙。”洛奥尔道：“我听你分付。”阿托士道：“回头你看见我同一个人说话，德博理教士，你常听我说起的。”洛奥尔道：“我记得这个名字。”阿托士道：“你可以常跑到我们跟前，装出要同我们说话的样子，

却不要听我们说，我为的是不愿意别人来打岔。”洛奥尔道：“我照办。”

阿托士拜了两处客，等到七点钟，他与同伴的走到托那尔街，满街上都是轿夫、马夫、跟人，十分拥挤。进了房子，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阿拉密。他坐在一个椅上。旁边那把椅子，有四个小轮，坐着一个身材很小的人，面貌虽不算老，满脸却是病容，眼神甚足，谈风是极好的。这位就是司克朗，在那里或高谈，或说笑，或大笑，或恭维人，忙的了不得。他坐的椅子，前后左右，男男女女围了许多人。房里铺陈一切，是很华丽的，房里有两个家人伺候。阿拉密看见阿托士，拉住他的手，介绍与司克朗见面，两个人说了几句套话。司克朗回过头恭维了洛奥尔几句。洛奥尔鞠躬，见有许多人，心中有点慌乱。阿拉密又介绍阿托士见了几个人。

洛奥尔心定之后，很留心四围的看，看见房门开了，家人通报宝力小姐。阿托士拍洛奥尔肩膀，说道：“你留心看这个人，他很有点历史的。显理第四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在路上被人刺死。”洛奥尔很留心看他，今天看见有历史的人不少了，却不晓得这位女人同显理第四有关。

这个女人一进来，就有许多人过来围住他。这位女人，身材苗条，头发甚美，当时人都称他做母狮子。宝力小姐从人队里走向司克朗跟前，说道：“我听见你忽然穷了，我探望朗布里夫人的时候，听见这个新闻，是某人说的。”司克朗道：“我穷了，国家就富了，我们谁不愿意牺牲自己以为国家呢？”有一个掷石党说道：“一千五百个法郎一年，够主教的香水钱了。”阿托士认得说话的人，是刚才在街上碰见的。阿拉密说道：“我们的诗人怎么说的？诗人没得钱是唱不出来的。”司克朗拉了宝力小姐的手，说道：“这话说得为错。好在我失了长蛇，还有个母狮子。”司克朗今晚分外精神，说话加倍有趣。

宝力小姐坐下来，一眼看见洛奥尔。阿托士说道：“洛奥尔，宝力小姐看你，你上去见礼罢，你自自然然的同他说就好了，却不要提起显理第四的话。”洛奥尔走进人队里，对宝力小姐鞠躬。这时候，房里的客人分作两队，一队围着米那治，一队围住宝力小姐。司克朗在两队往来，将坐的四轮椅了车来车去。阿托士问阿拉密道：“我们几时谈谈。”阿拉密道：“再等一会。等到客到齐了，我们说话就没得人理会了。”

这个时候，房门又开了，家人报帮主教的名。众人听见了，都抬起头来。帮主教名干狄，这时是很有点名气了，阿托士却是第一次见他。干狄是个近视眼，身材短小，脸色发黑，走路很不好看。他虽然这样，却很会顽枪顽剑的。他走进房来，几乎碰倒一张桌子。司克朗掉过有轮椅子来，宝力小姐点头摆手的欢迎干狄。干狄不甚看见司克朗，等到看清楚的时候，又碰了椅子，几乎跌一交。干狄说道：“我听见你很不得意。”这一句话，个个客人都同司克朗说过的，司克朗总是说两句俏皮话回答。到了这个时候，几乎说完了，答道：“主教居然想到我，总算是有情的。”米那治听了，大笑喝采。

干狄道：“你现在那里有钱应酬这许多朋友？你不如到我的教堂来，我派你一个职事罢。”司克朗说道：“这却使不得，恐怕拖累你。”干狄道：“许你还有许多法子想，不是我所知道的。”司克朗道：“我打算同王后借钱。”阿拉密道：“王后自己也没得钱，王后的钱是国家拨去的。”干狄回过头，伸出小手给阿拉密，说道：“你不要见怪，我才看见你。我带了一分礼送给你。”阿拉密道：“什么东西？”干狄道：“是条帽带子。”众人走过来看，看见干狄拿出一条带子来。司克朗道：“这是掷石派。”干狄道：“不错的。现在什么东西都是掷石派的了。宝力小姐，我要送你一把掷石派的扇子。德博理，我把一个制手套的人的住址告诉你，他作的是掷石派手套。司克朗，我认得一间面包店，作掷石派面包，你只管去赊。”阿拉密接了带子，捆在帽子上。这个时候，家人开门，通报施华洛夫人。客人听了都站起来，司克朗赶快把椅子车去迎接，洛奥尔脸色红了。阿托士同阿拉密使眼色，阿拉密走到窗子边坐下。

施华洛夫人一面同众人寒暄，一面要找人。后来看见洛奥尔，夫人满脸高兴；看见阿托士，夫人脸色略变；看见阿拉密在窗子旁边，十分诧异。夫人对司克朗说道：“司克朗，倭阿卓怎么样了？”司克朗道：“倭阿卓打牌，受了寒，病得很重，快死了。”那人又问道：“在那里受寒病？”司克朗道：“在我这里。你想想看，倭阿卓原先发过誓，不肯再赌的。过了三天，他赌兴又发了。他特为跑到小主教府里，求我同他解誓。我刚好同巴留士商量事体。那时吕晤士侯爵正在那里等人赌钱，一眼看见倭阿卓，就拉了去赌。倭阿卓说，发过誓，还未解誓，不敢赌。吕晤士说，替他担责任。倭阿卓坐下来赌，输了四百个柯朗，回去的时候受了凉，就从此不能起床了。”阿拉密有半个身子藏在窗帘后，说道：“倭阿卓病得这样重么？”米那治叹气说道：“我恐怕这个阔人病重的很，恐怕要同我们永远告辞的了。”

宝力小姐冷笑说道：“他死么？他才不死！他同土耳其人一样，身边围了无数女人。香多夫人替他弄牛肉茶，立那多夫人替他烤褥单，还有朗布里夫人替他煮粥。”司克朗笑了，说道：“我看你是很不喜欢倭阿卓的。”宝力小姐

说道：“你说的不对，我不独没讨厌他，还要为他念经，叫他的灵魂安乐。”洛奥尔说道：“这样一个大诗人，你为什么说他坏话。”宝力小姐道：“什么大诗人？你真是比乡下来的了。你是没看见他。他若是看见了，一定不说他是个大诗人。你可晓得，他没得五尺高。”

那时，有一个身材很高大、脸色很黑、有两撇很凶的胡子、身边挂把刀的人，听了喝采，说道：“我不是自己吹，作诗，我倒是在行的，倭阿卓的诗坏透了。”洛奥尔低声问阿托士道：“这个说话的人是谁？”阿托士道：“他叫司克特。”洛奥尔道：“就是作某某词曲的么？”阿托士道：“是的。他同妹子两个人作的。在司克朗旁边同一个美貌女人说话的，就是他的妹子。”洛奥尔回过头看，看见两个女人，才来了一会的。有一个身体很弱，脸上略带愁容，却是很动人的，头上许多黑头发，两眼甚柔媚；他的同伴，脸色颇青，神色严厉。洛奥尔一看见那个美貌女子，他就打好主意，未走之先，去同他说话。最奇的是他看见这个女子，就想起路易赛来。

当下阿拉密走到干狄跟前，干狄大笑，在阿拉密耳边说了几句话。阿拉密向来是极镇静的，听了这几句话，不禁一跳。干狄低声说道：“你也要笑！有人留心察看我们。”说完了，走去同施华洛夫人说话。夫人的身边，也围了许多人。阿拉密果然大笑，是撒沙迷目，不叫旁人犯疑的意思。看见阿托士一个人在窗子旁坐下，他慢慢走上前，一面走，一面还同熟人招呼说话。

不到一会，阿托士同阿拉密两个人深谈起来。洛奥尔果然走上前，站离不远。阿托士大声说道：“刚才干狄对我念倭阿卓的长句诗，我看作得很好。”洛奥尔站了有几分钟，走开了，走到施华洛夫人、宝力小姐、司克特小姐队里。干狄说道：“我不以司克特的话为然。我说倭阿卓的确是个诗人，别的都是不行的，他政党思想是全没有的。”

阿托士问道：“怎么样？”阿拉密赶快说道：“定的是明天。”阿托士道：“几点钟？”阿拉密道：“约六点钟。”阿托士道：“在什么地方？”阿拉密道：“在圣曼狄。”阿托士道：“是谁告诉你？”阿拉密道：“卢时伏。”

这个时候，有人走来。阿托士说道：“他的哲学是不行的，倭阿卓是全不懂的。我很以干狄的话为然，倭阿卓不过是个诗人。”米那治说道：“他的诗是真好无疑的了。但是有一层，后世的人虽然称赞他，也要批评他的。他的诗作得太随便了，他糊糊涂涂的。把真诗绝了种了。”司克特道：“是的，要绝种了。”施华洛夫人说道：“他的尺牍是好的。”司克特小姐说道：“讲到尺牍，他真是个天才了。”宝力小姐说道：“他的小品都是很好的。他若是作篇正经东西，是永远不会好的。”施华洛夫人道：“他的东西，兴趣最浓。”司克特捋捋胡子，说道：“据我看来很欠自然，你看他某某信就晓得了。”米那治道：“你却不要忘记了，他某某两篇诗最好。”

阿拉密走来同施华洛夫人鞠躬，笑道：“我不喜欢他一样，他挖苦达官贵人太过了，什么人都逃不了，王后他还要挖苦。”司克特摆出一个预备打架的架子来，说道：“什么？连王后都挖苦么？我却不晓得他怎么挖苦王后的。”阿拉密道：“你不晓得么？”施华洛夫人说道：“我不晓得。”司克特小姐也说道：“我也不晓得。”宝力小姐道：“我也不晓得。”阿拉密道：“王后不肯轻易对人说的。”施华洛夫人道：“你晓得么？”阿拉密道：“我还记得。”几位女客都说道：“我们都要听。”阿拉密道：“我先把事由告诉你们。倭阿卓有一天同王后在芳田浦树林坐马车，他故意在那里用心想，要王后问他想什么。果然王后问他想什么，倭阿卓故意想了一会，才答，要王后晓得他是口占的。”阿拉密把倭阿卓挖苦王后的诗念了一遍。内中有几句，是因为王后有两个情人，问王后究竟爱那一个？众人听了很诧异，说倭阿卓太放肆了。

惟有那个两眼很柔媚的女子说道：“我看这首诗作得很好。”洛奥尔很对那个女子表同情，走到司克朗跟前问道：“司克朗，那位女子是谁？他倒不是人云亦云的。”司克朗说道：“我的少年朋友，你打算帮他么？”洛奥尔红了脸，说道：“我看那首诗作的真好。”司克朗道：“作得是很好。不过在诗人队里，是不能说这句话的。”洛奥尔道：“但是我不是诗人，我请你告诉……”司克朗道：“你要晓得那个女子么？人家都称呼他作印度美人。”洛奥尔道：“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你要晓得，我是才打乡下来的。”司克朗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懂我们这里用的字眼；还是不懂的好，你不要学罢，不过是糟蹋时候。等到你学会了，又改用别的字眼了。”洛奥尔道：“既然如此，你不要怪我，我还要问你，那位女子是谁？”司克朗道：“他是杜比弥小姐。”洛奥尔道：“他是从前显理第四的朋友某人的一家么？”司克朗道：“他是某人的孙女。他才从某处来，故此我叫他作印度美人。”

洛奥尔拿眼去看那位小姐，那位小姐刚好也拿眼看他，微微一笑。那位小姐问司克朗道：“你看倭阿卓的朋友怎么样？你听他们糟蹋他，一个说他的诗没得意思，一个说他的诗没得韵，一个说他不清新，一个说他的诗没兴趣。他的诗的好处，被他们都剥光了。”司克朗同洛奥尔听了大笑。那个印度美人很诧异，低头不说了。洛奥尔想道：“这是个聪明女子。”阿托士在远远的留心看，脸上冷笑。

施华洛夫人对干狄说道：“请你去告诉德拉费伯爵，我要同他说话。”干狄说道：“我很高兴去，我却不要人说我同他是朋友。我很恭维他从前所办的出色事。我要等过了明天，再同他说话。”夫人道：“为什么要等后天？”干狄笑道：“你明天晚上就晓得了。”夫人道：“你的意思好难懂。”回过头来，对阿拉密说道：“德博理，你今天还同我跑一趟差。”阿拉密道：“可以之至。今天、明天、后天，不论那一天都可以。”夫人道：“你去找德拉费伯爵来，我有话同他说。”

阿拉密把阿托士找了来。夫人说道：“伯爵，荐书在此，你那个少年拿信去见，一定十分欢迎的。”阿托士道：“他有你照应，侥幸极了。”夫人眼睛转了两转，说道：“你不要妒忌他。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认得那个孩子。”说完，站起来，分付预备马车。宝力夫人是已经走了，司克特小姐也正要辞。阿托士道：“洛奥尔，你去扶施华洛夫人，送他上车，不要忘了谢他的荐书。”那个印度美人，此时走到司克朗跟前告辞。司克朗说道：“你要走了么？”印度美人说道：“我是末了几个走的。你如果有倭阿卓的好消息，请你告诉我。”司克朗道：“他现在死也死得快乐了。”印度美人道：“这话怎么讲？”司克朗道：“因为你称赞他。”两个人都笑了，那个女子回头看司克朗，司克朗的眼跟着他走。客人慢慢的分开了，有交头接耳的，有传递书信的，司克朗装作不理睬。

这一天晚上，虽然算是个朋友们平常的聚会，谈的都是社会琐事同诗词，内中却有很秘密的用意。司克朗现在可以不理睬的了，因为他不是王后的病人了。

当下洛奥尔送施华洛夫人上车，夫人伸出手来给他亲，忽然感动了天性。夫人两手抱住洛奥尔的头，在额上亲了好几遍，说道：“子爵，我亲你，我替你祈祷，望你一生快乐。”说完了，叫他走了。马车一面走，夫人在车内摆手告别，洛奥尔也摆手。阿托士猜出情形，含笑说道：“洛奥尔，你来，我们也该告辞了。你明天早起，就到王爷营里去。你要好好的睡一夜，今晚你还是个文官，明早你就是个武官了。”洛奥尔道：“我去当军人了么？你待我真厚了。”德博理走过来说道：“伯爵请了，我回寺去。”干狄也走过来说道：“伯爵请了，我明天要讲经，今晚回去预备。”伯爵说道：“两位请了，我回去睡廿四点钟觉，我乏极了。”这三个人相向鞠躬，递了许多眼色。

司克朗看得很明白。司克朗道：“三个人说的话都是假的。有胆子的人，会有好运气的。他们许替我争回恤款来。他们可以用手，我只可以用舌。我却要使他们晓得，我也还有点用处。”司克朗喊道：“尚平！打十一点钟了，把我推到卧室里。杜比弥这个女孩子长得是真不错。”一面说，一面家人把椅车推到卧室。家人出去，关了门。托那尔街这所房子，灯火都吹灭了。

## 第二十四回 别子赠剑

再说天亮时候，阿托士起来穿衣服，看自己的脸色不甚好，晓得自己晚上睡不好。起来之后，神情有点疲倦迟疑，同他平日是两样的。他先忙打发洛奥尔动身，很细心的同他收拾东西。他拣了一把剑，验剑锋，验剑柄，看有什么毛病。拿了一口袋钱，放在衣包里，叫家人把东西都装扎好。阿托士样样都想到了，足足忙了一点钟，一切都收拾好了。

阿托士推开洛奥尔的房门，轻轻脚步走进去。洛奥尔晚上睡觉忘了拉窗帘。这个时候，日光射进来，洛奥尔还没醒，头枕在手上，黑发覆额，微微出汗。阿托士弯腰低头看这个孩子，见他两眼闭住，满脸笑容。阿托士一面看，一面追忆起自己少年的事来。前后虽然相隔了许多年，脑筋一触，便想起来，是极容易的。想起自己少年时候的快乐，被一个女人糟蹋了。不晓得将来这个少年被爱情纠缠起来，是什么样？自己记得，因为爱情之事，心里受了无限痛楚。他预料将来洛奥尔恐怕也要受。心里如此想，那怜悯之意不禁露出面上。

忽然，洛奥尔从好梦中醒了。他看看阿托士，仿佛是晓得他的心思，问道：“你来了好一会了么？”伯爵道：“洛奥尔，我来了有一会了。”洛奥尔道：“你不喊醒我。”阿托士道：“我想不如让你多睡一会。昨天我们走的路多，你一定很乏了，你昨晚又睡得迟。”洛奥尔道：“你待我太好了。”阿托士微笑，问道：“你今早好么？”洛奥尔答道：“我觉得精神好得很。”阿托士露出慈父样子来说道：“你要记得，你还要长呢。当你这样的年纪，是最容易过劳的。”洛奥尔道：“是的。”

一会穿好了衣服，阿托士喊了家人来。不过十分钟，那少年就预备好动身，对家人说道：“你去把我的行李收拾好了。”阿托士道：“你的行李已收拾好了。我把衣包也收拾好了。你要用的东西都放好了。我看着你的东西都摆在

马上了。”家人说道：“伯爵分付的，都办好了。马是在门外等了。”洛奥尔道：“你收拾东西，我还在床上酣睡，你的爱怜之意太过了。”阿托士很动了情，说道：“原来你还有点爱我的意思。”洛奥尔也按不住了，说道：“上帝在上，我爱你、敬你。”阿托士十分感动，躲过脸去，说道：“你看看，忘记了什么没有？”洛奥尔道：“是的。”这个时候，家人走上前，低声同阿托士说道：“子爵没得剑，主人分付我把他昨日挂的剑拿去了。”阿托士道：“我去找一把给他。”洛奥尔不理睬这件事，自己下楼去，以为阿托士下来送他行，阿托士却全没有这个意思。洛奥尔见门外有三匹马，十分高兴，说道：“你陪我走！”阿托士道：“我陪你走一会。”洛奥尔很高兴，跳上马，阿托士慢慢的上了马，分付家人几句话。家人回到店里，后来才去跟他们的。

洛奥尔一点也不理会，同伯爵一路走。过了新桥，沿边走，又过了几条街，转入圣丹尼街，家人来了。又向前走，都没说话。洛奥尔晓得不久就要分手了，阿托士三回两转，又教导几句话。洛奥尔知道是第一次分离，伯爵是疼爱他的意思。三匹马出了圣丹尼门，到了某处，阿托士看看洛奥尔的马，说道：“洛奥尔，你要把马照应好了。我常同你说的，骑马人要体恤所骑的马，你切勿忘记了。你看看你的马，在那里出汗，他已经乏了。你看看我的马，同初出槽一样，你把缰勒得太紧了。久而久之，成了脾气，你以后要他转动得快，就不灵了。骑马人的性命，有时全靠马的灵变。你要记得，再过八天，你就要在战场驾御他，不同在习骑学堂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又改话柄。阿托士说道：“洛奥尔，你看这是个极好的打鹌鹑的地方。我有一天看见你放手枪，你把手伸出太远些。你的手太吃力，瞄头就不能准。你放了十二响，只中了九响。”洛奥尔含笑说道：“你是发无不中的。”阿托士道：“我的手略弯一点，就不太吃力，你理会么？”洛奥尔道：“我照你的法子，现在好多了。”阿托士道：“你不要忘记，你比剑的时候，太着急进攻。你们年纪轻的人，有许多都犯了这个毛病。你晓得，你进攻的时候，身子一动，剑锋走的路就不直。你若是碰见一个老手，他很容易招架的。他就可以趁势还敬你一剑，你再招架，是来不及的了。”洛奥尔道：“是的，你常使这一手，不过别人没得你的本事。”

阿托士道：“天冷的很，是冬天的样子。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将来你去打仗，碰见是个人敌个人，我劝你让敌人先放枪。大约先放的人，瞄头不得甚准。你看他举手的时候，你叫马往后退。我得力于这个法子，救我的性命不止一趟了。”洛奥尔道：“你放心，我忘记不了你的指教。”阿托士说道：“我看他们在前头，捉着几个偷野味的。”又说道：“洛奥尔，还有一件事，我要你切记。倘若你临阵受伤坠马，你要赶快避开，不要在大军所走的路上；不然，是要被马踹死的，你若是受了伤，就赶快通知我。自己不能写信，烦别人写，我治伤还有点把握。”洛奥尔说道：“我一定写信，把情形全告诉你。”

阿托士道：“我们到了圣丹尼了。”他们看见有两个人把守城门，内中一个说道：“又来了一个少年，好象也是去投军的。”阿托士听见了，问道：“你怎么晓得的？”守兵答道：“他那个样子很象。他年纪正合式。他是第二个今天从这里走过的。”洛奥尔道：“还有一个少年同我一样的打这里走过么？”守兵道：“那一个是个身材很高的少年，装扮的十分好看，简直的是个世爵模样。”

两个人进了城。洛奥尔道：“他说的那个人倒是个好同伴，但是他那里能及你这样照应我。”阿托士道：“我恐怕你赶那个少年不上。为的是我还有许多话说，说完了，我才同你分手。那个少年已经走得远了。”洛奥尔说道：“这也很好。”

两个人在街上骑马走。走到一个长方式教堂门前，阿托士说道：“洛奥尔，我们下马罢。奥利文，你看住马，把那把剑拿来。”于是两个人进了教堂，阿托士拿手探圣水，拿出来伸给洛奥尔。洛奥尔沾了圣水，画个十字。阿托士同管教堂的门丁说了几句话，回头同洛奥尔道：“我们跟他进去罢。”

门丁开了门，两个人跟他下楼梯。地窖里只点了一盏灯，窖里摆了一个棺材，上罩绒帷，绣着荷花瓣。原来这是路易第十三的棺材，因为继位之君尚未登位，故此暂停着，还没下葬。两个人站在棺前，好一会说不出话。后来阿托士指着棺材说道：“这一位王上，没得品，又没有本事。然而当他在位的那几年，国里的事体很多。现在只有一盏灯照着他的棺材。从前他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个极有本事的人照着他走路。这棺材的人，不是王上，不过是个利器。那一个拿灯照他的，才算是王上，利用那个不中用的人，办了许多大事。那一个有本事的人，却是连坟都没有。这一个人的脚下，也没有他的葬身之地。王上的位分是大的，什么人都够不上他。当时虽然王上一点都不出色，但是王上的虚荣是保全到十足的。其中却有两层的道理：第一层，是王上的本人，那是会死的；第二层，是王上的威力，是不会死的。当日王上很怕那位大臣，后来那位大臣死了，不久王上也跟着死了。仿佛是那位大臣恐怕王上把他经手办好的事弄坏了，故此把王上也抓了走。你可晓得，王者之贵，是令人羡慕的。不过只有了空名，没得个



有本事的人替他维持，是不相干的。然而当时主教死了，人人额手称庆，真是糊涂了。主教有治国的美才，你们都看不见。主教当日把法国放在自己的掌握中，真是为所欲为。我当时也曾很同他作对，我同几个朋友都很反对了，幸亏没被他杀死。大约天意不过要留我，要我告诉你。我今日要告诉你的话，就是要你明白君王专制国事的真理：王上是会死的，王上的威仪是不可犯的。你往后遇着无所适从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道理。我现在看的前程，如在云雾中。你现在比我们从前容易些。我们的时候是要同大臣交涉，王上不过是个虚名的；你现在只要事王上就是了。你只要替王上办事，尊敬王上，是不会走差的。假使王上妄用其权，苛待百姓，王上的威权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洛奥尔道：“我听你的话，敬上帝，敬王上。我将来若殉难沙场，也为的是上帝，是王上。”阿托士说道：“你说得很好，很正大。你拿了这把剑罢。”洛奥尔一条腿跪下去接剑。阿托士道：“这口宝剑是我父亲的，他是个忠臣，我很用过几趟。我可以说，我凡有拔剑相向的事，无一件不是光明正大、俯仰无愧的。倘若你的臂膀无力，不能一旦善用这剑，那也很好，为的是你还要学学；遇着不值得用这剑的事，是不可用的。”洛奥尔把剑接过来，说道：“我有生以来受你恩养，我看这把剑如同你给我的一件至宝。”说完，拿嘴去亲剑柄。阿托士说道：“子爵，起来。”洛奥尔站起来，同伯爵很亲热的亲了几下。当下伯爵天性发动，说道：“请了，请了！你不要忘记我。”那少年喊道：“我永远不能忘你！倘若我不幸身死，我最后所想的就是你。”

阿托士上了楼，给了门丁一个金钱，对着供桌鞠躬，走出教堂，看见家人说道：“奥利文，把带子收紧些，剑挂的太下了。好了，你跟着子爵去，等到吉利模来了，你交代他就回来。洛奥尔，你晓得么？吉利模为人有胆，又谨慎，他一定忠心于你的。”洛奥尔答道：“是的。”阿托士道：“你先上马，让我看你动身。”

洛奥尔上了马，伯爵道：“洛奥尔，请了！我的宝贝孩子，请了！”洛奥尔说道：“请了！我的义父，请了！”洛奥尔的马举步走，阿托士不言语，站在那里看。看到洛奥尔转了弯，看不见了，把马交给一个乡下人牵住，阿托士又进了教堂，跪在一个黑暗角上祈祷。

## 第二十五回 波孚越狱四十法之一

再说波孚这两天过的日子，过得十分着急。波孚为人，有始有终的。有些人初办一件大事，兴头很好，后来说冷淡了。波孚却不然，他的胆子极大，是人人都知道的，他现在因在监里五年，不耐烦极了。现既有了脱逃的机会，自然是全副精神都使出来了。他满肚都是报仇方法，只要一越狱，就要办。倘若逃走了，沙华尼平常最苛待他，是第一个不高兴。马萨林是更不必说了。波孚公爵是很熟悉宫里的秘事的。王后同马萨林的关系，他也晓得的。公爵若是一旦逃出来，宫里一定是要震动，他设想主教得了信，跑去告诉王后，说波孚逃了，那种慌乱的情形。公爵一面想，一面微笑，高兴的很，觉得自己仿佛是已经逃出监了。他作了好几回这种梦。有一天，他梦醒了，看见自己还在监里，拉勒米在对过坐，捋须，还听见八个看守的人谈笑……只有一件事，眼看了是满意的，就是吉利模。他原先恨到他入骨，这两天变了。他的后半生全有依靠了。

吉利模外貌一点也没变。拉勒米还是想念他的。拉勒米心里倒想是宽待波孚的，吉利模作出来的样子却十分苛刻。

拉勒米很想把那顿饭安排得法，叫波孚高兴，却有一层，拉勒米有馋病。他晓得晚饭有好酒好菜。马徒的接手人还告诉他，有一个面裹的大酥盒，狼心狗肺子是用野鸡片的。这回的酒，比前回的更加好。有了这几样好处，更加波孚同他原是很相得的。拉勒米想到这里，以为吃晚饭的这一天，就是他一生一世最满意的日子了。他忙了一早起，还自己跑到对过酒店看看，马徒接手的人又加倍巴结，作了一个大酥盒，顶上还有波孚公爵的绘章。盒子里头，此时还是空的，旁边摆好了两只鹧鸪，一只野鸡。拉勒米看见了，馋涎直流。跑回去，擦手跳脚的告诉了波孚，样样都很顺当。

这时沙华尼早已告假走了，所有的事体都交把拉勒米。吉利模出来进去，满脸的不高兴。中上公爵同拉勒米打球，吉利模早已招呼公爵，叫他事事留心。吉利模前走，波孚跟着走，所走的路，就是晚上越狱时应走的路。他们这趟打球，是在小院子里，那个地方很静，从来没什么人到的，平常连守兵都没有，打球的时候才有守兵。因为监墙甚高，可以无须了。未到这个院子之前，先要开三层门，门上钥匙各自不同。到了院子，吉利模爬上一墙洞，把两只脚挂在墙外。公爵会意，绳梯是挂在那里，拉勒米自然是莫明其妙。他们两个人动手打球，公爵打得很好，拉

勒米全输了。有四个守兵替他们拾球。打完了，公爵笑拉勒米打得不好，给了守兵两个路易，赏他们吃酒。守兵同拉勒米请示，拉勒米叫他们晚上才许去吃酒。拉勒米的意思是还要自己安排晚饭，恐怕自己走开，没人看管。

越狱的事，样样都布置得很好。就是公爵自己办，也不过如此。后来钟打六下，他们是七点吃饭，这时候样样都摆好了，旁边一张小桌，摆了那个大酥盒，盒顶还有绘章。那个酥盒子的皮，颜色可爱，烤得很透的了。余外别的菜，色色俱佳，不由得人不馋。这个时候，人人都不耐烦。几个守兵要去吃酒，拉勒米要动手吃晚饭，公爵要越狱，只有吉利模一个人脸上仿佛是个死的，一点什么动静也看不出来。他从前在阿托士身边学的本事，现在很有用了。公爵常常的看他一眼，是有点不放心的意思。拉勒米先分付守兵出去吃钟酒，替爵爷祝寿，然后把房门都锁了，把钥匙都藏起来，指指桌子，意思是要公爵动手吃。公爵看看吉利模，吉利模看看钟，只到六点一刻。约好的时候是七点钟，还要等三刻钟。公爵要等一回才动手，故意的说，要看完一章书。拉勒米要晓得是本什么书，这样有趣味，从肩膀后头看过去，原来是罗马大将恺撒的战记。原是拉勒米违了狱章，找来借把公爵看的。拉勒米心里打定主意，从此以后再不违犯狱章了。一时既不动手吃，他就去忙开酒瓶，看看大酥盒子。

到了六点半钟，公爵从椅子上起来，很认真的说道：“古人之中，恺撒是个最大的人物无疑了。”拉勒米道：“你看是的么？”公爵道：“是的。”拉勒米道：“据我的意思，我看还是汉尼博是个最大人物。”公爵道：“何以见得？”拉勒米大笑，说道：“因为他没写一本战记。”公爵会意，自己坐下，请拉勒米在对过坐。拉勒米是不用请两趟的。天下神气最足的，总比不过害馋命的人坐下吃好东西时候的脸。等到吉利模把汤送到拉勒米跟前的时候，拉勒米那副高兴脸是形容不出来的。公爵看看他，微笑，说道：“若是有人说现在法国还有人比你快活的，我是万不相信的。”拉勒米道：“你说得不错。我自己也晓得，如果我的肚子饿了，那是再没有比坐下吃东西舒服的了；况且主人又是个显理第四的孙子，那是自然要加倍快活的。”公爵点头，谢他的恭维。吉利模那时正站在拉勒米背后，听了微笑。公爵说道：“讲恭维话，是没第二个人赶得上你的。”拉勒米高兴极了，说道：“我不是瞎恭维，我是一番真意。”公爵道：“然则你真是我有朋友么？”拉勒米道：“当真的。如果你出了监，我是很想你的。”公爵道：“你这个同我要好的法子真是奇怪。”拉勒米道：“倘若你真出了监，你晓得将来怎么样？你在宫里还是不得了的。不过出了威英桑监，再进巴士狄监。沙华尼虽然不好，管巴士狄的官更不好。”公爵那时常常的看钟，恨不得钟针快走，听见拉勒米谈到这样的怪话，倒觉得有趣。

拉勒米说道：“一个和尚的兄弟，同立殊理主教同一派的，有什么道理？公爵，你真是运气好，是王后送你来的。我听说王后待你还，你在这里有很好的地方散步，有打球的地方，还有许多新鲜空气。”公爵道：“拉勒米，我听说你这样说，我很有点舍不得你。”拉勒米道：“爵爷，你真是对我不住，但是你可曾想过越狱？”公爵道：“也许是个呆主意。但是我很想过越狱，到了这个时候，越狱的思想还是有的。”拉勒米道：“你相信那越狱的四十法子么？”公爵道：“我相信的。”拉勒米道：“爵爷，我们两个人是顶好的朋友，你何妨告诉我，你那越狱四十法之一呢？”公爵道：“我很高兴告诉你。”

吉利模拿酥盒子来。拉勒米往后靠住椅背，举起那钟红酒，一只眼对着灯光看。公爵两眼看着钟，那时还差十分到七点。吉利模把大酥盒摆在公爵面前，公爵拿银刀子切酥皮。拉勒米说：“钢刀好用。”把自己的钢刀递过去。公爵接了刀，说道：“谢谢你。”拉勒米道：“我要听你越狱的法子。”公爵道：“我有一个法子，我看是最好的，我常常要先试的。”拉勒米道：“你告诉我。”公爵一手拿叉插住酥盒子，一手拿刀打了几个圈，说道：“第一层，先要个好管监，同你一样。”拉勒米道：“有了这个人，怎么样呢？”公爵道：“我有了这个人，我就同自己商量，说道：我有了这个好人，我就要运动他，去找一个我老朋友手下的人，可以串同越狱。”拉勒米道：“这个主意倒不错。”公爵道：“我心里是这样想，不过我要找的朋友，总要是反对主教的。凡是君子，都应该反对主教的。”拉勒米道：“不要太响，你不要在这里说这种话。”公爵道：“我运动好了你，找着这样的一个人，那个人得了上司的信用，我自然就能同外边的人通信了。”拉勒米道：“你有什么法子传信到外边呢？”公爵道：“那是极容易的。譬如说，我们常打的球，就可以用。”

拉勒米听得很有味，说道：“用球么？”公爵道：“是的。我把法子告诉你。我把一个球打过墙头，外边有人拾了。球里有封信，他收了这个球，另外抛一个进来。用这个法子，我们可以内外递信，没人猜疑。”拉勒米摸摸耳朵，说道：“可了不得，幸亏公爵告诉我，我以后要留心看球了。”公爵微笑。拉勒米道：“说来说去，这不过是个里外通信的法，不是越狱的法子。”公爵道：“这个起头，就办得不错了。”拉勒米道：“难以再有进步。”公爵道：“不见得。譬如我给朋友一封信，说是某日某时牵两匹马在堑外等……”拉勒米道：“等了，怎么样呢？难道那匹

马飞过墙头进来接你出监么？”公爵道：“不是这个样，我有法子下去。”拉勒米道：“你怎么样下去？”

公爵道：“用绳梯。”拉勒米要笑，笑不出来，说道：“你总不能把球藏在球里？”公爵道：“不藏在球里，也可以藏在别的东西里。”拉勒米道：“藏在别的东西，藏在别的东西方，到底藏在什么东西里头？”公爵道：“譬如说的话，藏在酥盒里也使得。”拉勒米喊道：“藏在酥盒里么？”公爵道：“又譬如我的老总管诺曼德，盘了马徒的店。”拉勒米脸变了色，说道：“什么？”公爵道：“你不晓得么？拉勒米是有馋痨病的，他尝尝诺曼德的酥盒子，尝出滋味来，就保举给我。我要了一个，请拉勒米同吃。看守的兵走开了，只留吉利模伺候。吉利模就是我的朋友荐给拉勒米的。吉利模同我串通越狱约定七点钟动手，几分钟之前……”拉勒米出了一头汗，看看钟，说道：“几分钟之前，……”公爵道：“几分钟之前，我打开酥盒子的酥皮，”一面说，一面打开了。又说道：“打开酥皮，里头有两把小刀，一条绳梯，一个堵口梨。我拿了一把小刀，指着拉勒米胸口。我就说：我的朋友，对不起你，你若是动一动喊一声，我就要你的命。”

公爵还没说完，早已站起来，拿着一把小刀指着拉勒米胸口，当下吉利模不慌不忙的，也拿了小刀、绳梯、堵口梨。拉勒米看看这几样东西，十分害怕，说道：“你难道真要我的命么？”公爵道：“你不拦阻我，我一定不杀你。”拉勒米道：“我让你逃了，我自己不得了。”公爵道：“不要紧的，你丢了差使，我赔补你。”拉勒米道：“你打好了主意，不住在监里么？”公爵道：“你问的倒好。”拉勒米道：“没得叫你留恋的事么？”公爵道：“没得留恋。我今晚要自由。”拉勒米道：“倘若我拦阻你，或是喊救……”公爵道：“我一定要你的命。”这个时候打七点钟，吉利模先是不响，忽然说道：“七点钟了。”

公爵道：“七点钟了，时候到了。”拉勒米觉得不拦阻，有点问心不过，略作拦阻的样。公爵皱了眉头，把小刀轻轻的刺，刺穿衣服，刀尖子刚到皮肤就住了。拉勒米道：“够了，我不再动了。”公爵道：“我们赶快动手。”拉勒米道：“爵爷，我还求一件事。”公爵道：“什么？赶快说。”拉勒米道：“请公爵把我捆起来。”公爵道：“为什么？”拉勒米道：“显得我不是你的同谋。”吉利模对他说：“伸出手来。”拉勒米道：“不是在前捆，在后捆。”公爵道：“拿什么东西捆？”拉勒米道：“拿爵爷的腰带。”公爵脱了带子，交把吉利模，吉利模把拉勒米两手捆在背后。吉利模道：“你的脚？”拉勒米伸出脚步来，吉利模撕了饭桌的手巾，也捆好了。拉勒米道：“还有我的剑。”公爵解了鞋带，把刀柄捆紧在鞘上。拉勒米道：“把梨拿来堵我的口，不然，他们要问我为什么不喊救？”吉利模塞他的口，拉勒米使眼色，仿佛是还有话说。公爵道：“你有什么说的？”拉勒米道：“爵爷要记得，倘若是我不得了，我家里还有妻子。”公爵道：“你只管放心。”吉利模堵他的嘴。原来这个东西开头象个梨，内里有簧，放进嘴里，簧松则梨自张大，把口堵得严严的。塞了之后，拉勒米倒在地下，又推倒几把椅子，装作争打之状。

吉利模从拉勒米口袋里把所有钥匙都拿出来，开了房门，重复关了，锁好，同公爵两个人向小院子跑。先开了三层门，到了打球场，恰好一个人都没有。公爵跑到墙头，往外一看，果然看见堑外有三个骑马的人牵着两匹马。公爵同他们使手势，晓得他们是在墙外候他的。吉利模把绳梯挂好，原来是一条扭紧的丝绳子，横绑一条棍子。人坐在棍子上，丝绳子自己反扭，渐渐放松，落至地面

公爵道：“走”吉利模道：“我先走么？”公爵道：“自然是你先走。他们把我捉了，不过叫我重新收监；若是把你捉了，他们要绞你的。”吉利模说道：“不错的。”他坐在小棍上，慢慢的往下坠；公爵很着急的看着他向下坠，坠落四分之三，丝绳忽然断了，吉利模跌在堑内，公爵喊他，他不响，一定是伤重了，动也不动。有一个在堑外等的人，登时跑下去，用绳捆好吉利模，三个人把他拉上去。堑内的人说道：“请爵爷下来，你只要离地一丈五，就可以跑下来，草地很软的。”公爵就坠下来。这一趟没得短棍了，要慢慢的缘绳爬下来。爬下五丈，不到几分钟爬到绳尽头，离地有一丈多高，一放手，落在地下，一点没伤。跑到堑外，看见卢时伏，那两个人他却不认得。吉利模晕过去了，还没醒。他们把他放在马上捆牢了。公爵道：“往后我再谢你们。不要耽误了，上马，上马！那个爱我的，跟我走！”跳上马，一面跑，一面喊道：“自由了！自由了！”

## 第二十六回 达特安告奋勇

再说达特安到了孛洛阿，支了钱。从孛洛阿到巴黎原要走四天的，达特安第三天下午四点钟到了圣丹尼门。前几年，他只要四十八点钟就可以跑到，现在却被阿托士赶过他的头；阿托士后他三点钟起行的，却比他早到二十四

点钟。

巴兰舒歇得久了，不惯快跑，达特安很埋怨他。巴兰舒说道：“一个开糖食店的人，四天走四百里，不算慢的了。”达特安问道：“你当真立定主意作买卖么？我们把事体办完了，你还是回去做生意么？”巴兰舒道：“跑来跑去的日子，你是过惯的。你看看阿托士，谁看得出来他从前是个最肯冒险的军人？现在他住在家里作个乡绅。你也晓得的，最满意的是过个安乐日子。”达特安道：“你这个老光棍！我们到了。他们搭好架子，预备绞你。”

果然他们到了巴黎。巴兰舒赶快把帽子往前戴，不叫人认得他。达特安扭扭胡子，为的是想起颇图斯来，心里纳闷，不晓得颇图斯能否舍得离开安乐日子重当军人。

达特安转过一条街，看见颇图斯在谐华礼客店窗口，穿一件蓝绒衣，绣了银花，不停的打呵欠。街上直的人很羡慕他的富贵模样，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有厌世的意思。过了一会，他看见达特安主仆，喊道：“达特安，你来了么？”达特安道：“我回来了。”两个人下了马，就有许多人围着看；主仆两人露出很难看的颜色，都走开了。颇图斯已经走来，说道：“这个地方没得好马房。”达特安道：“那却不好。”颇图斯道：“我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女店主米狄林走来，听见颇图斯的话，脸上变了色，为的是怕有前趟达特安同瑞士兵打架的事。谁知达特安并无生气的意思，反去同颇图斯说道：“我的好朋友，我明白了，这里的天气不如你那里好。不要着急，我们不久就要换天气了。”颇图斯道：“几时？我盼望赶快走。”

颇图斯一面说话，达特安听见门后有呻吟之声，看见墙上有个极大极圆的影子，才晓得是摩吉堂在那里哼。达特安说道：“摩吉堂，我恐怕你在这里不大惯。”颇图斯道：“他说这里的菜顶不好。”达特安道：“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动手？”摩吉堂叹气说道：“这里没得肥鲤鱼，不象我们大人池子里养的；又没得肥鹧鸪，不如我们大人树林里的。我在酒库里很找过，找不出一瓶好酒来。”

达特安道：“摩吉堂，我有要紧事，来不及安慰你了。”说完，把颇图斯拉开，说道：“杜威朗，我看见你穿了大衣，很高兴。我就要领你去见主教。”颇图斯睁大眼，很诧异的问道：“领我见主教么？”达特安道：“那有什么害怕？”颇图斯道：“我不是害怕，是诧异。”达特安道：“你不必着急，他同从前的主教不同，他不叫你害怕的。”颇图斯道：“究竟总算是到宫里。”达特安道：“算不了什么宫。”颇图斯道：“王后总在那里。”达特安道：“王后只好算是没有的了，我们并不是去见他。”

颇图斯道：“我们立刻就要到王宫么？”达特安道：“为的不要耽误时候，我要借你的马用了。”颇图斯道：“我有四匹。随你用罢。”达特安道：“现时我只要一匹。”颇图斯道：“不带家人么？”达特安道：“我们带摩吉堂，他还有用。巴兰舒是不必在那里露面。”颇图斯道：“为什么？”达特安道：“主教不大喜欢他。”

颇图斯道：“摩吉堂，配好某马、某马。”摩吉堂道：“我骑某马好么？”颇图斯道：“你骑匹好点的马，我们今天进宫，你要装得好看些。”摩吉堂放心了，说道：“哦，原来我们不过来望望，就要回去了。”达特安道：“摩吉堂，不过这样。但是你要把手枪都预备好了，以防不测。”摩吉堂为的是不喜欢带兵器，又叹一口气。颇图斯说道：“达特安，你说的不错，只要带摩吉堂去很够了。他的样子很可以见人。”达特安听了微笑。颇图斯说道：“达特安，你还不快去换衣服。”达特安道：“我就这样去。”颇图斯道：“你一身都是尘土，靴子上全是泥。”达特安道：“主教一看，就知道我是赶紧回来的，一点时候没耽搁。”

摩吉堂牵了三匹马来，达特安上了马，人家看不出它是才跑了几天的马。达特安说道：“巴兰舒，把我的长剑拿来。”颇图斯指指自己的剑，说道：“我今天挂宫剑。”达特安道：“你带把尖刀罢。”颇图斯道：“为什么？”达特安道：“我说不出的来，不过是稳当些。”颇图斯道：“摩吉堂，把我的尖刀拿来。”摩吉堂道：“这岂不是预备打仗么？你明白告诉我，我也好好的预备。”达特安道：“摩吉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预防不测，你是晓得的，我们从来不跳舞的。”摩吉堂道：“这话不错。”说完了，全身披挂起来。

三个人上了马，向主教府里来；七点一刻，到了。这一天是平狄歌佳节，路上游人极多，很看这两个人，一个是簇新的打扮，一个是满身尘土；又看见摩吉堂非常肥胖，倒觉得有趣。那个时候，西班牙人作的一本小说——叫唐贵萨，风行一时。有许多人就说：“那胖子一定是三歌（唐贵萨之跟人），丢了主人，重新又找了两个。”

二个人到了府，火枪营值班找着主教的家人，把信给他看，家人进去通报。达特安回头看颇图斯，见他有害怕的意思。达特安说道：“你不必害怕，大鹰的眼早闭了，现在不过是个小鹰。你不要怕，抬起头来，同你在炮台角的时候一样。你见了这个意大利人，不必十分客气。他看见你越谦恭，他越要占你的便宜。”颇图斯道：“我晓得。”家人来说道：“主教请见。”

主教坐在那里，面前摆了一张恤款单，把那些人的名字勾去了许多。看见两个人进来，主教说道：“呀，达特安，原来是你么？你回来得很快，我欢喜极了。”达特安道：“是的，你分付我，我就赶快回来。我把杜威朗带来见你，他是我的好朋友，原叫颇图斯。”颇图斯很恭敬的鞠躬。马萨林说道：“极好看的一个军人。”颇图斯伸直腰。达特安道：“他是国里有名的比剑好手，人人都晓得的。”颇图斯对达特安鞠躬，谢他恭维的意思。马萨林是最喜欢看相貌魁梧的军人，看见颇图斯肩膀很宽，两手粗壮，有他这样人帮忙是极好的。主教见了颇图斯，想起他们当日原有四个人，问道：“还有两位呢？”

颇图斯正想答话，达特安拦住他，先说道：“他们两个因有事，现在不能来，不久也就要来的。”主教问道：“这位愿执兵器替我们出力么？”达特安道：“是的，他一片忠心出来帮忙。他是个很有钱的人。”马萨林最恭敬有钱人的，说道：“他很有钱么？”颇图斯道：“我一年有五万利华进项。”马萨林冷笑，问道：“一片忠心是说的你么？”达特安道：“大人大约不甚相信么？”马萨林一手托着脸，靠在桌上，问道：“达特安，你看怎么样？”达特安道：“忠心不过是个名，也要有个姓的；忠心也有好几等。但是替人出力，自然是望点报酬的。”主教道：“你的朋友想什么报酬呢？”达特安道：“大人要晓得，我的朋友有三处产业，一处叫杜威朗，在某处；一处叫德巴礼，在某处；一叫披理方，在某处。他的意思，将来要一个男爵，保护他各处的产业。”

马萨林听见颇图斯要的是爵，不要他掏腰包，心里着实高兴，说道：“这个很好办的。”颇图斯走上前一步，说道：“我将来就是个男爵么？”达特安一只手牵住他的肩膀，说道：“是的。我不是早告诉过你了么？”马萨林问道：“达特安，你要什么呢？”达特安道：“我要大人晓得，前主教升我做火枪营帮统已经有二十年了。”主教道：“我明白了，你要我升你作统领。”达特安鞠躬。主教道：“这件事可以办得到，我们往后想法子罢。杜威朗，你喜欢办什么事，还是愿意在城里，还是喜欢到乡下呢？”颇图斯正要答，又被达特安拦住，替他答道：“杜威朗同我两个人都喜欢办特别的事体。别人不敢办，或是不愿意办的事，我们都喜欢办。”主教想了一会，答道：“我原不甚想要你们办例行的事。现在有几件事，我觉得很着急……上帝呀！出了什么乱子？”

这个时候，前厅忽然有许多人的声音。一个人满身尘土，推开主教的房门喊道：“主教！主教！主教在那里？我立刻要见主教！”马萨林以为这个人来行刺他，把椅子推向后。达特安、颇图斯两个人拦住进来的人。那个人说道：“我是普安士亲兵营帮统，在威英桑当差。我只要同主教说一个秘密话。”主教知道有要事，叫达特安、颇图斯两个人站远些。主教对那人说道：“你快说，有什么事？”那人说道：“波孚公爵越狱逃走了！”

马萨林听了，大喊一声，身子往后靠，脸上登时变色，说道：“越狱跑了？波孚逃走了么？”那人说道：“我看见他逃走的。”主教道：“你为什么不放枪？”那人道：“他已逃得远了。”主教道：“沙华尼干什么？”那人道：“他告假回家。”主教道：“拉勒米呢？”那人道：“他在监房里被人捆了，嘴已堵住了，身旁有把小刀。”主教道：“他有一个帮忙的。”那人道：“他是同谋的，同波孚同逃了。”主教听了，狠哼一声。

达特安走上前，说道：“主教许我说，我看我们现在不可耽误时候。”主教道：“你有什么办法？”主教道：“你有什么办法？”达特安道：“只要主教发令叫人追赶，还可以把公爵追回来的。他要跑六百里，才能赶到边界。”主教道：“叫谁去追赶？”达特安道：“我去追赶？”主教道：“你捉得着他么？”达特安道：“为什么不能捉？”主教道：“他是骑马，还拿了兵器。”达特安道：“假使主教叫我去捉魔鬼，我也要去抓住他两只角拖来见大人。”颇图斯道：“我可以帮忙。”主教道：“你也愿去，好极了；但是公爵一定拼命拒捕的。”达特安眼光如火的，说道：“我们许久没机会了，但是我们去同他打试试看，颇图斯，是不是？”颇图斯道：“我们同他打！”马萨林道：“你们还赶得上么？”达特安道：“如果马好，是可以的。”主教道：“也好，你们带几个人去追赶公爵罢。”达特安道：“没有别的分付么？”马萨林道：“我给你一件公文。”拿起笔来，写了几行。达特安道：“请大人再加几句话：碰见路上有马，随我们抢来用。”马萨林道：“很好，你们办的是王上的事，可以那样做的。公文写好了，带了去罢。”又对颇图斯说道：“杜威朗，你要记得，如果你捉住公爵，子爵是你的了。至于达特安，还说不定，只要你把公爵捉回来，不问生擒死活，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达特安拉了颇图斯的手，说道：“我们走罢。”颇图斯同他两个人跑下楼梯，叫亲兵跟他走，一面分付配马。达特安同颇图斯上了马，摩吉堂也上了马，有十个亲兵愿跟去的。达特安说道：“跟着走！”颇图斯道：“向前走F！”一群人拍马走了。达特安道：“我对你说有热闹事办，我没骗你。”颇图斯道：“你说着了。”两个人看见摩吉堂跟在后头跑，辛苦得了不得，他出的汗比马还多。十个亲兵跟在后头。这群人在街上狂奔，引了许多人出来看，街上的狗乱吠。在某街转弯的时候，达特安碰倒一个以为是很不相干的人，不去管他，一直向前跑。

看官要晓得，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要紧不要紧、有相干没相干。达特安因为碰倒那个人，几乎推倒法国的王位。

## 第二十七回 追赶波孚公爵

再说达特安这一群人向威英桑跑，不到一会，离了城进入大树林。出来的时候，望见威英桑。达特安在前，颇图斯紧跟，摩吉堂同亲兵们在后。前面有一个山，达特安上山，看见有一群人在监牢那一边，知道是波孚从那里逃的。

过了几分钟，他到了那一群人站的地方，看见他们在那里看，丝绳步梯还挂在上头墙洞，墙头上巡兵走来走去，一个小兵官率着几个兵，守住公爵上马的地方。达特安跑上去，小兵官说道：“闲人不许在这里。”达特安道：“这句话管不着我。有人去追赶没有？”小兵官道：“已经有人去了，但是公爵们骑的马都是好马。”达特安问道：“公爵有几个人？”小兵官道：“四个人，还有一个受伤的。”颇图斯听了很得意。达特安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了？”小兵官道：“两点零一刻钟。”达特安道：“两点零一刻钟表，还不十分远。我们骑的也是好马，颇图斯，是不是？”颇图斯因恐怕伤了马，叹了一口气。

达特安问道：“他们向那条路跑的？”小兵官道：“我奉命不许告诉人的。”达特安从身上拿出公文来，说道：“我是奉王命脉的。”小兵官道：“你去同管监官说罢。”达特安道：“管监官在那里？”小兵官道：“他在乡下。”达特安听了大怒，把公文打开。左手拿把小兵官看，右手拿小手枪对住他的头，说道：“这是王命，你好好的答我，不然我放枪打死你。他们到底向那里走的？”小兵官看见他认真起来，答道：“他们向万度晤地方走的。”达特安道：“你倘若是骗我，明天就把你绞了。”小兵官道：“你若是捉得着他们，你不会回来绞我的。”达特安耸耸肩，分付众人跟他走了。

原来公爵逃走之后，看门的把门关了。达特安很恐吓了一会才出了城，又耽误了十分钟，过了这个关，他们拼命的赶，但是马的快慢不是一律的，第一点钟之后，已经有几匹赶不上了，留下三匹，有一匹已经死了。达特安不肯回顾。颇图斯对他说了情形，达特安道：“不管他，他们只有四个人，只要我同你赶上了，不怕他们。”颇图斯说道：“可不是。”

又跑了两点钟，走了一百二十里，马在那里发拌人的嘴，马的嘴都是沫。颇图斯道：“我们让马歇歇罢。”达特安道：“不然，我们只好赶，赶到马走不动再说。看路上的马蹄印子，我们走过了不到一点钟。”他们再赶，又赶了二十里，摩吉堂的马倒了。颇图斯叹气，说道：“一匹好马死了。”达特安道：“不要紧，主教赔你一千个毕士度。”颇图斯道：“我不要。”达特安道：“我们只管赶。”颇图斯道：“只要马能走。”话还没说完，达特安的马不能走了。达特安还要强他跑，那马倒了。颇图斯道：“又倒了一匹好马。”达特安很着急，撕自己的头发，说道：“我们只好不走了。颇图斯，把你的马给我——你干什么？”颇图斯道：“我不好了。我的马也不济了。”一面说，一面那马倒下来。颇图斯下马，达特安还想把马扶起来，那马的鼻子喷出许多血来。颇图斯道：“倒了三匹马，骑着什么走？”

忽然听见有马嘶声，达特安道：“你听听！”颇图斯道：“什么？”达特安道：“马嘶。”颇图斯道：“许是我们的人赶上来了。”达特安道：“不是的，在前头。”颇图斯掉转头，听听，说道：“是别人。”摩吉堂把马放在路边，跑上来说道：“我的马一步都不能走了。”那时天已晚了，颇图斯听见第二次马嘶。达特安道：“在我们前头五百码上下。”摩吉堂道：“前头五百码有一间小房子。”达特安问道：“摩吉堂，你的手枪怎么样？”摩吉堂道：“在身边。”达特安道：“颇图斯，你把手枪拿来。”颇图斯道：“拿了。”达特安自己也拿了手枪，说道：“很好，颇图斯，你可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办法？”颇图斯道：“我不晓得。”达特安道：“你晓得，我们办的是王上的事。”颇图斯道：“这个我晓得。”达特安道：“我们去抢那马，替王上办事。”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我们立刻就去办，不要耽搁。”

于是三个人悄悄的慢慢上前，走到转弯地方，从树林看见灯光。达特安低声说道：“那里就是房子。我领路，你们跟住我。”于是三个人挨着树走，离房子有二十步路，却没被人看见。他们往里看，看见横梁挂一灯，照着四匹好马，有一个马夫刷马，鞍勒摆在旁边，达特安打手势，叫他们立在那里。自己走前说道：“我要买你的马。”马夫回过头来，看看达特安，十分诧异，一句也不响。达特安道：“你们听见我的说话么？”马夫道：“听见。”达特安

道：“你为什么不答？”马夫道：“为的是我们的马不是出卖的。”达特安一手去牵顶近的马，说道：“我只好牵了。”同时他的两个同伴走上前各牵一匹。马夫道：“这几匹马今天走了六十里，才卸了鞍不到半点钟。”达特安道：“歇过半点钟，很有马力了。”马夫喊救。达特安他们方配上鞍子，总管出来了，看见这样情形，大吵起来。达特安道：“好朋友，你如果再多说一个字，我把你的脑袋打通了。”随即把手枪拿出来。总管说道：“难道你不晓得这是蒙伯桑的马么？”达特安道：“更好了，他的马一定是好的。”总管退向门说道：“我要喊人来的。”达特安道：“我也喊我的人。我是御前火枪营的兵官，我有十个亲兵在后，你听不见马蹄响么？再过一会，你就看见他们了。”其实并不听见马蹄响，但是总管害怕迟早那班亲兵是会来的。达特安道：“颇图斯，你配好鞍子了么？”颇图斯道：“我配好了。”达特安道：“摩吉堂，你弄好没有？”摩吉堂道：“我也弄好了。”达特安道：“我们上马走罢。”

三个人上了马。总管喊道：“我们的人，来呀！装好火枪，打这班强盗。”达特安喊道：“快跑，他们要放枪。”三个人同一阵狂风样的跑了。总管喊道：“帮忙，帮忙。”达特安在马上回过头来说道：“你要小心，不要打死了自己的马。”总管发号令放枪，路上忽然一道光，三个在马上听见枪响同子弹飞过的声音。颇图斯道：“他们放枪同马夫放的一样。从前立殊理主教的时候，放的枪比他们好些。摩吉堂，你还记得我们在克拉围路上的事么？”摩吉堂道：“我从前中枪的地方现在还觉得痛呢。”颇图斯道：“达特安，你看我们追赶的路对么？”

达特安道：“听见刚才总管说的话么？”颇图斯道：“说什么？”达特安道：“你说这几匹马是蒙伯桑的。”颇图斯道：“怎么样呢？”达特安道：“蒙伯桑是蒙伯桑夫人的丈夫。”颇图斯道：“怎么样呢？”达特安道：“蒙伯桑夫人是波孚公爵的情人。”颇图斯道：“我明白了，这几匹马是蒙伯桑夫人替公爵预备的。”达特安道：“是的。”颇图斯道：“原来我们现在骑的马，就是公爵他们刚才骑的。”达特安同他开玩笑，说道：“我的颇图斯，你料事的本领真了不得。”颇图斯说道：“你说的不错。”

他们又跑了一点钟，马嘴的白沫都满了，马身两旁滴出血来。达特安道：“我仿佛看见了什么。”颇图斯道：“天这样黑，你可以看见什么？你真是聪明了。”达特安道：“我看见火星。摩吉堂道：“我也看见。”颇图斯道：“我们真赶上了么？”达特安的马看见一匹死马，惊了，向旁边闪。达特安说道：“这里有匹死马。”颇图斯弯了腰听，说道：“我听见马蹄响。”达特安道：“没有的事。”颇图斯道：“好几匹马的声音。”达特安道：“恐怕不是他们。”颇图斯道：“这里又有一匹。”达特安道：“死的么？”颇图斯道：“早死的了。”达特安道：“有鞍子没有？”颇图斯道：“有鞍子的。”达特安道：“一定是他们了。”颇图斯道：“好极了！我们赶得上捉他们。”摩吉堂说道：“我恐怕他们的人比我们多，不是我们捉他们，反是他们捉我们。”达特安道：“胡说！我们追赶他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的人多，他们害怕，自己就先分散了。”颇图斯说道：“不错的。”达特安道：“你看见么？”颇图斯道：“我看见的，好些火星。”达特安喊道：“快跑，快跑，再过五分钟，我们就赶上了！”三匹马狂奔上前，不过一会，果然看见前面有一队黑影。

## 第二十八回 四侠相逢

再说达特安他们十分勉强的向前又跑了十分钟，看见前头的黑影分作两队，越看越大；再过一会，看得清楚是两个骑马人。达特安喊道：“哈！有两个回过头来攻打我们。”颇图斯道：“他们更要吃亏。”来的有一个人声音略哑，问道：“来的是谁？”三个人不答，跑上前，一面拔剑，达特安喊道：“把牙咬住马缰！”颇图斯会意，同达特安同时用左手拔手枪。那个人又喊道：“来者是谁？你再上前一步，我要你的命！”颇图斯道：“我们打过的人多了，你不是第一个。”

那两个人拦在路当中，举起枪来。达特安道：“你们快让路，不然是你们先死。”那两个人放枪，达特安当面冲过去，离那两个人很近，听见第三声枪响，那一个人倒了。这一枪是达特安放的。颇图斯冲过去时候，用力过大，刀尖虽闪开了，那一个人被他冲倒了，挣开那马有二丈多远。颇图斯喊道：“摩吉堂，赶快把他结果了。”说完，跟着达特安向前跑。颇图斯道：“你打得怎么样？”达特安道：“我打破他的头。你怎么样？”颇图斯道：“我把他推落了马。”

这个时候，又听见枪响，原来是摩吉堂听他主人的分付，放了这一枪，达特安道：“不管怎么样，我们以先下手为强。”颇图斯道：“是的，但是又来了几个人。”那时又来了两个骑马的拦路。达特安赶上前一步喊道：“你们走开！”



拦路的人问道：“你要什么？”达特安同颇图斯一齐喊道：“要公爵。”那个人大笑，随即呻吟起来；原来达特安乘他不备，把剑去刺他。忽然听见两声枪响，是颇图斯同一个拦路人放的。达特安赶快在马上转身，看见颇图斯离他不远，喝采说道：“颇图斯，我看你把那个人已经结果了。”颇图斯道：“还没有结果，我只打着了他的马。”达特安道：“很好，你不能回到都中红心，只要中了靶就是了。——喂，我的马怎么样了？”颇图斯道：“你的马要倒了。”达特安的马往前倒，原来是被敌人伤了马。达特安骂了几句，站起来。摩吉堂道：“你要马么？”达特安道：“要的。”摩吉堂道：“这里有一匹，很好。”达特安跳上一匹马，问道：“你用什么法子又得了两匹马？”摩吉堂道：“那两匹马的主人都死了。我想此马是用得着的，就牵来了。”

当下颇图斯又装好手枪。达特安喊道：“预备好了，又有两个来了！”颇图斯道：“如果这样办法，是要打通宵的了。”说话的时候，有两个骑马人跑过来。摩吉堂道：“你打下马来那个人又起来了。”颇图斯道：“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也结果了？”摩吉堂道：“我来不及，我两只手都牵住马。”这个时候，一声枪响。摩吉堂喊了一声，说道：“不好了！我这趟中枪的地方，刚好在从前中的对过。”颇图斯转过身来，同一只狮子一样，跳到那个倒下马的人身上。那个人正要拔剑，还没拔出来，先被颇图斯用剑柄在头上死命打一下，那个人倒了。摩吉堂中了枪，坐不住马，倒下来。当下达特安看见前面两个骑马人跑来，先把手枪装好，他自己骑的新马，鞍前横放着一支火枪，颇图斯说道：“我们还是先冲过去，还是等他们来？”达特安道：“冲过去。”

这个时候，前面那两个人离开有四五丈。达特安先喊道：“我们奉有王命，让我们走！”有一个人答道：“我们不管王命不王命。”达特安道：“很好。我们看看，有王命的过得去过不去。”同时两枪齐放，一个是达特安放的，一个是颇图斯敌人放的。达特安那一枪把对敌的帽子打丢了；颇图斯的马受伤倒毙了。那个人又问道：“你到底要往那里去？”达特安道：“我找恶鬼去。”那人道：“那条路很容易找着的。”达特安看见那人举起火枪向他，这个时候来不及去拔手枪，忽然想起阿托士教他的秘诀，先把马往后退。枪声一响，中了达特安的马肚。达特安登时跳下马来。那个人说道：“这不是人同人打，只算是糟蹋马。拔剑！拔剑！”一面说，一面跳下马来。达特安道：“要剑就剑，我也合式的。”一跳上前，对住仇敌交手起来。

当下颇图斯一手拿了一把手枪，跪在倒地的马身旁。达特安同那个人打的十分利害，交了一会手，知道遇着敌手了。攻了两次，都不能得手，只好往后退。敌人却不移动地步。达特安复冲上前，交刺了两三趟，剑冒火星，还是不分胜负。后来想到用他心得的秘诀，就同电火一样向前刺，竭力一冲，以为一定得手的了。谁知又被敌人架住。达特安打乡谈，骂了一句。对敌的人听了，立即往后跳，在黑暗里留心看他。达特安恐怕是诡计，一点不放枪，预备招架。颇图斯同敌人说道：“你要小心，我有两支手枪，装好弹的了。”那敌人说道：“你为什么先不放？”颇图斯放枪，那一道的火光照得几个人的脸很清楚。两个人同时喊起来。达特安喊道：“阿托士么？”阿托士喊道：“达特安么？”阿托士举剑，达特安把剑放低。阿托士说道：“阿拉密，不要放枪。”颇图斯摔下手枪，说道：“阿拉密，原来是你么？”阿拉密收了手枪，插好了剑。阿托士伸出手，抓着达特安的手，说道：“我的儿子。”达特安满脸大失所望的说道：“原来你保护波孚公爵么？我是赌过咒，不问生的死的，我要把他捉回来。现在我办不到了，我丢脸了。”阿托士打开衣襟露出胸脯，说道：“若是要我死了才装得过你的面子，你不如先杀了我。”达特安道：“总是我运气不好，只有一个人拦得住我的，偏偏来拦住我，我怎样去回报主教？”

有一个人在黑暗里说道：“你告诉主教，就说是你们两个人追赶我，把我的四个人打败了，又抵敌住德拉费伯爵同德博理。后来因为被五十多个人围住，只好罢手。”‘阿托士同阿拉密同时说道：“这是公爵。”’当下达特安同颇图斯往后退，达特安说道：“五十多人？”公爵说道：“请你看看，是不是的？”两个留心细看，果然看见自己已经被许多兵围住了。

公爵说道：“我听见打架的声音，我以为至少有二十多人同我们对敌，我就把护卫的人带转去。我被人追赶得很苦了，只好同他们打。我到了这里，才知道只有你们两个人。”阿托士道：“是的，他们两个足抵二十个人。”公爵说道：“我要叫你们献出剑来。”达特安喊道：“我们的剑，永远不能献出来的！”颇图斯说道：“不能献的。”有几个兵正要上前，被阿托士拦住了，说道：“爵爷，我有句话对你说。”阿托士走到公爵身边，说了两句话。公爵说道：“我感你的情好几次了，你算是第一次要求我的事，我依了你。”回头对那些兵说道：“你们先退开。达特安！杜威朗！你们可以自由了。”那些兵果然都退后了，只有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站在中间。阿托士说道：“德博理，下马跟我来。”阿拉密下了马，同阿托士走向达特安、颇图斯这边，算是四位英雄又重新聚会在一起。

阿托士说道：“我的好朋友，你有追悔你没杀了我么？”达特安道：“我并不追悔，我只恨我同你成了反对党，

彼此的事都办不成功？”颇图斯道：“不得成功，我们的运气真不好。”阿拉密道：“你们不如归附到我们这一边罢。”阿托士道：“不能的，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如何能听你的条陈。如果他们已经归附了主教党，他们自然是心悦诚服的，如何能够失信呢？”颇图斯说道：“我们现在是仇敌了，谁能够想到有这一天？”达特安叹了一口气，一言不发。阿托士道：“这是最不幸的事，我同你们都是一样的心痛。不过还有法子。好在彼此两党现在都没开战，还可以说合的。我们定期聚会，商量商量，如何？”达特安道：“我很愿的。”颇图斯也点头。阿托士道：“我们先约定在什么地方会，把将来对待的方法商妥了。”众人都点头。

阿托士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会？”达特安道：“罗亚大街，你们合式么？”阿托士问道：“在巴黎会么？”达特安道：“是的。”阿托士看看阿拉密，阿拉密点头。阿托士道：“就是罗亚大街罢。”达特安道：“什么时候？”阿托士道：“明天晚上，如何？”达特安道：“那个时候你回到巴黎么？”阿托士道：“回到了。”达特安道：“几点钟？”阿托士道：“明晚十点钟，好不好？”达特安道：“很好。”阿托士道：“我们可以商量，是战是和。不管怎样，我们要商量好一个办法。”达特安叹道：“可惜，可惜！我们军人的名誉全败了。”阿托士道：“达特安，你何必如此难过。最不幸的，是我们没得法，对打起来。阿拉密，我们走罢。”达特安道：“颇图斯，我们只好回去见主教，说明我们所以然不成功的缘故。”有一个人说道：“你们要告诉主教，说我不老。”达特安听得是卢时伏的声音。公爵说道：“我有可以帮你们忙的没有？”达特安道：“爵爷是眼见的，凡是可以做到的，我们都做到了。”公爵道：“你们请放心罢。请了！我们在巴黎会罢。你还可以有报仇的机会。”公爵摆手，随从的人都跟着跑了；再过一会，看不见他们；随后连马蹄之声也听不见了。

达特安同颇图斯立在大路中间，四围一看，只见一个人，他们以为是摩吉堂，走上前一看，才晓得不是的，那个人原来是吉利模。达特安道：“吉利模么？”颇图斯也喊道：“吉利模！”吉利模点点头。达特安道：“马是谁的？”吉利模道：“德拉费伯爵的。”达特安道：“阿托士，阿托士！你想得十分周到，你为人真是慷慨！”颇图斯道：“我少受许多辛苦，我最怕走路回去。”两个人上了马，达特安问道：“吉利模，你往那里走？你不跟主人了么？”吉利模道：“是的。我跟波拉治子爵，他现时在法兰德地方的大营里。”

三个人于是回巴黎去，在路上听有呻吟之声。达特安道：“是谁？”颇图斯道：“约摸是摩吉堂。”有人答道：“是的，是我。”颇图斯上前一看，果然是他的总管，说道：“摩吉堂，你的伤重么？”吉利模很诧异的说道：“摩吉堂？”摩吉堂道：“我的伤是十分重，不过伤的还不紧要。”颇图斯道：“你能骑马么？”摩吉堂道：“不能骑。”颇图斯道：“你能走么？”摩吉堂道：“只能勉强走到最近的村屋。”达特安道：“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赶快的要回巴黎。”吉利模道：“我照顾他罢。”颇图斯道：“吉利模，我谢谢你罢。”于是吉利模下马把摩吉堂扶起来。摩吉堂两眼下泪，为的是看见吉利模下泪，抑或是因为痛得难受，却没人知道了。

当下达特安同颇图斯往前走，走了有三点钟，有一个送信的人赶上前来，赶过了他们。这个人是替公爵送信给主教的，信里告诉主教，达特安两个人因众寡不敌，没捉着逃犯，马萨林那天晚上等了一夜，睡也睡不着。到了天亮，接着这封信，信里还说了好些同主教永远为仇的话。马萨林读了好几遍，信收在口袋里，自言自语道：“有一件事倒还称心，巴留士弄丢了，达特安倒很有用。”主教说的，原来就是当日达特安碰倒的那个人。

## 第二十九回 聚会之预备

再说达特安见过主教之后，回到谐华礼客寓。颇图斯见他一脸的不高兴，问道：“你见了主教，怎么样？”达特安道：“主教简直是个畜生！颇图斯，你吃什么？”颇图斯道：“我拿饼干泡好酒吃，我劝你也吃一点。”达特安道：“我也吃一点。金波禄，拿个酒盅来！”店伙拿了盅子来，达特安坐下。颇图斯问道：“你见了主教说些什么？”达特安道：“我进了房，主教瞪着眼看我。我耸一耸户，说道，我们败了。”主教说道：“我晓得，你把情形告诉我。颇图斯，你晓得，如果我把阿托士、阿拉密告诉他，岂不是害了他们两个吗？”

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我就告诉主教，说我们只得两个人，他们有五十多人。主教说道：是的。我听见你们两边都放了枪的，是不是？我就说是的，很糟蹋了点火药。主教道：你们的剑也见过太阳光？我说不是的，见的是星光。主教道：我学了一个乖，以后再叫你们办事，亲兵们是要骑好马的。假使他们这趟有好马，赶得上你们，你们自然是不会失信。一定把公爵死死活活的拿回来。”颇图斯道：“主教的话，也还不算难受。”达特安道：

“他的话虽不难受，他说话的情形却难受得很——这种饼干，为什么能泡了这些好酒？金波禄，再拿一瓶来！”店伙又拿了一瓶酒来。

达特安道：“我刚要出门，主教又把我喊回头，问道：你们倒毙了三匹马，是不是？我说的是。主教问是值多少钱。”颇图斯道：“主教还算会体恤的。”达特安道：“我就说是要一千毕士度。”颇图斯道：“一千个毕士度，价钱太大了。假使他是会买马的，他一定还要同你讲讲价。”达特安道：“他很有这个意思，听了我说的价钱，也吓了一跳。瞪着两只眼。看见我也瞪着眼还看他，他知道我是不会让价的，就走到桌子边开抽屉，拿些票子出来。”颇图斯道：“拿多少？”达特安道：“那个老财迷，刚拿出一千个毕士度，一个不多。”颇图斯道：“你把票子拿了来么？”达特安道：“拿来了，在我这里。”颇图斯道：“他总算十分体恤的了。”达特安道：“什么体恤？我们不但替他拼命去冒险，还替他办了一件大事。”颇图斯道：“我们办了什么大事？”达特安道：“我们几乎弄死了一个议员。”颇图斯道：“你说的是你碰倒的那小黑矮子么？”达特安道：“那个议员向来同主教很反对的，主教很恨他。我的马没把他踹死了，真是不幸！我听说他的伤快养好了。”颇图斯道：“这是那里说起！我那一天还特为把马拉开，不要践踏他，以后我晓得怎么办了。”达特安道：“我碰倒了议员，老财迷该给我点好处。”颇图斯道：“你还没有把议员碰死了，那里会有好处？”达特安道：“若是前任主教，顶少也给我五百个柯朗。现在不必谈这话了。颇图斯，你那三匹马值多少钱？”颇图斯道：“假使摩吉堂在这里，他可以把细数告诉你。”达特安道：“你把大数告诉我。”颇图斯道：“某某两匹，每匹值二百个毕士度；某匹，价一百五十。”达特安很得意的说道：“除了马价，我们还余四百五十个毕士度。”颇图斯道：“你还没算鞍勒等件。”达特安道：“可不是，鞍勒等件值多少？”颇图斯道：“三副共值一百个毕士度。”达特安道：“就算一百个毕士度，我们还剩三百五十个毕士度。”

达特安道：“我们拿五十个毕士度还女店主，剩下三百个，我们两个人分。”颇图斯道：“很好。”

达特安一面分票子，一面唧咕道：“只有这几个钱。”颇图斯道：“向来是如此的。你告诉我，主教提起我没有？”达特安恐怕告诉了颇图斯，说是主教并没提起他，颇图斯是要灰心的，就造出话来，说道：“他自然提起你，他还说……”颇图斯赶快问道：“他说什么？”达特安道：“你等等，我要追想他说的话。是了，他说：你告诉你的那位朋友，请他只管放心。”颇图斯道：“很好。他的意思，一定是要封我一个男爵了。”说到这里，教堂打九下钟。达特安身子耸一耸，颇图斯道：“我们十点钟还要到罗亚大街。”达特安很不耐烦的说道：“颇图斯，你不要提这件事了。我因为这件事心里难受了一天，我不去了。”颇图斯道：“为什么？”达特安道：“他们两个人把我们的事体打散了，我不愿意去见他们。”颇图斯道：“你要记得，我们还算没打完，彼此都不能算赢。我的手枪是装好的，你同他们的剑还在手上。”达特安道：“是的。但是这趟约会恐有奸计。”

达特安原晓得阿托士不是这样人，他不过拿这句话推却，借口不去。颇图斯道：“我们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以为我们害怕。我们在路上敌得过五十多人，今晚难道怕他们两个人么？”达特安道：“我也晓得，不过他们该早告诉我们，说是他们是帮助反叛的王公。阿托士同阿拉密早在那里办秘密的事，我很疑他们。我们昨天是无意中看出他们的情形，今天还去会他们做什么？”颇图斯道：“你不相信他们么？”达特安道：“阿拉密当了教士之后，我不相信他。你想不出他个人来，我晓得的。假如他要做主教，我们拦住他，他要把我们弄丢的。”颇图斯道：“阿拉密许是做得到的。”达特安道：“波孚公爵许把我们捉住了，关了监。”颇图斯道：“也许，不过我们在他掌握中的时候，他把我们放了。依我的意思去是要去的，不过我们要小心，带了兵器去，我们还带巴兰舒去。”达特安道：“巴兰舒是个掷石党。”颇图斯道：“分党内乱最不好，不晓得谁是朋友，谁是仇敌。我很想带摩吉堂在身边，他是靠得住的。”达特安道：“你有钱的时候，他是靠得住的。现在我们自己分党，并不是因为内乱。因为克们年纪大了，兴致差了，我们的见解不同，我们的利害不同，故此多年的老交情都要分开了。颇图斯，我们就去，不过要带兵器。巴兰舒，你把马同兵器都预备好了！”

巴兰舒问道：“我们去同谁打架？”达特安道：“我们并不是打架，不过是防备的意思。”巴兰舒道：“你听见说第？巴留士被人攻打，几乎送了性命。”达特安道：“是么？”巴兰舒道：“百姓们把他送回家，随后就有许多人到他家里去，同他请安，帮主教、朗维勒、刚太王爵都到了，施华洛夫人、万度唔夫人也去了。现在他们在那里预备……”达特安道：“预备什么？”巴兰舒唱一只掷石党的曲子。达特安在颇图斯耳边说道：“我若是把巴留士碰死了，马萨林一定是高兴的。”巴兰舒说道：“主人要晓得，我不能举手打巴留士或是民党的人。”达特安道：“你放心，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从那里听说巴留士的那件事？”巴兰舒道：“是法拉克告诉我的。”达特安道：“法拉克么？我仿佛记得这个名字。”巴兰舒道：“他是巴留士跟人的儿子。他这个小光棍，碰见两党相斗的时候，他总晓得应该帮那一边。”

达特安道：“他不是大教堂唱祈祷歌的么？”巴兰舒道：“巴星很照应他的。”达特安道：“我认得他，他还在某街某酒店当小伙计。”颇图斯道：“你怎么会认得这种小光棍？”达特安道：“有一趟，他帮过我的忙，很有用的，往后我还要用他。”颇图斯道：“他若是晓得你几乎碰死他的主人，他不会再帮你的。”达特安道：“谁去告诉他呢？”

再说这个时候，阿托士同阿拉密刚到巴黎，他们两个人在路上酒店歇了一会，现在要赶到罗亚大街，只有巴星跟随。吉利模照应摩吉堂，后来往法兰德地方去跟波拉治子爵。阿托士说道：“我们找个客店，进去先换衣服，把军器放下，不必带了。”阿拉密道：“伯爵，我不以你这句话为是。你要晓得，我们这趟要带兵器的。”阿托士道：“为什么？”阿拉密道：“我们这趟聚会恐怕要翻脸的。”阿托士道：“阿拉密，你这句话怎么讲？”阿拉密道：“恐怕打架。”阿托士道：“我们都是好朋友。”阿拉密道：“原是朋友，不过现在情形不同了，他们变了我们的死对头，我们不能放心他们。你更要小心。”阿托士道：“德博理！”阿拉密道：“达特安因为捉不着公爵，一定怨恨我们，去告诉主教，主教借这个机会来捉我们。”阿托士道：“你怎么能够相信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会如此卖友？”阿拉密道：“阿托士，你说的不错。在朋友中如此做法是卖友，若是仇敌，还说得过去。”阿托士叉了手，点点头。阿拉密说道：“世事大都如此。你要记得，达特安是个最自爱的人，他自己却是不晓得。他想做的事，被我们破坏了，你还记得他昨晚同我们说的怨恨话么？假使他们这件事作成了，颇图斯可以得个男爵。他昨天晚上并没得着男爵，他今天晚上是要再想法子的。我们不能不预备。”阿托士道：“倘若他们是无备而来，我们岂不难受么？”阿拉密道：“我看不会的，我们容易措辞，因为我们是叛党，又是旅行之人。”阿托士摇首道：“阿拉密，阿拉密！你想想看，我们对老朋友还要造出许多话来，我觉得这件事太难过了！为什么对待我们的老同伴，还要用这许多防备？我宁愿死了，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是不带兵器的。”阿拉密道：“那可不能。你这样做法，不但害了自己，并且还要害了我们所做和事。我们一党都要依靠你的。”阿托士很伤心的说道：“也罢，我听你罢。”

两个人于是向前走，到了罗亚大街的公园，四围一看，并没看见什么人，只有三个骑马的人。这三个就是达特安同颇图斯，披了罩袍；在后头的是巴兰舒，挂了火枪。阿托士同阿拉密认得是他们，就先下马。颇图斯同达特安也下了马。于是四个人上前相见，跟人随在后头。阿托士看见有几个过路的人很留心看他们，仿佛是有点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阿托士先说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商量？”阿拉密道：“园门已经上了锁，如果诸位喜欢园子清静，树下的空气好，我去借钥匙来。”达特安把眼看园里黑暗中有什么动静。颇图斯从栅门缝中向里面探看。阿托士很从容的说道：“你们如果喜欢别的地方，请你们只管说。”达特安道：“这里很好，请德博理去借钥匙罢。”阿拉密去取钥匙，临行还分付阿托士要小心，恐怕只剩他一个人，那两个人要动手。阿托士笑而不答。

阿拉密去借钥匙，后头一个人拿着跟来。那人说道：“你须要先发誓。”阿拉密给了跟来的人一个路易，说道：“不要紧的，我给你一点酒钱罢。”那个人摇头说道：“你不肯发誓。”阿拉密道：“我怎么能发誓，现时我们四个人都是好朋友。”那三个齐声说道：“不错的，我们是好朋友。”达特安同颇图斯说道：“你听见么？”颇图斯道：“什么？”达特安道：“他不肯发誓。”颇图斯道：“发什么誓？”达特安道：“拿钥匙的人要阿拉密发誓，说我们不是来这里打架。”颇图斯道：“阿拉密不肯发誓？”达特安道：“是的。”颇图斯道：“我们要留心防备。”他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阿托士很留心看着。阿拉密开了园门，站在一边，让达特安、颇图斯先进去。达特安进园的时候，长剑柄碰了栅门，把罩袍拉在一边，露出手枪来。阿托士摸阿托士的肩膀，指着达特安的手枪，附耳说道：“你看见么？”阿托士叹一口气，说道：“看见了。”阿托士进了园，阿拉密末了进去，关了园门，锁好了。两个跟人在园外彼此相隔很远的站着，仿佛是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的。

### 第三十回 折剑解围

再说四个人走到园中间，刚好月亮从云里出来，他们恐怕有人认得，都躲到树下。树下有几张板凳，阿托士让达特安、颇图斯坐下，他同阿拉密站在面前。四个人都觉得不安，等了一会，都不说话。

阿托士先说道：“众位，我们今晚在这里聚会，就是我们交情靠得住的一个凭据。我们都不失信，这就很好了。”达特安答道：“伯爵，你听我说，你只管在这里恭维我们，我看没一个配你这番的恭维。我们倒不如光明磊落的讲讲。”阿托士道：“我原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开诚布公、坦坦白白的说。你先说，你有什么怪我同阿拉密的事没有？”达特安道：“很好。我前几天到波拉治堡探望你我同你商量的事，你不能不会意。你不好好的当我是个朋友，反把

我当作小孩子，我们的交情并不是昨晚我们比剑时候断的，是我在你家里的时候已经断的了。”阿托士很有责备之意，说道：“达特安！”

达特安说道：“你叫我开诚布公的说，我就同你开诚布公的说，我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好教士，我要同你说，我对待你也是开诚布公的，你也骗了我。”阿拉密道：“你的行为真是古怪，你找我，要同我商量一件事，到底你又没同我商量，你不过探我的口气。我告诉你什么来？我告诉你，马萨林是个光棍，我不愿替他出力；我却没同你说我不替别人出力。不但这样，我还告诉你，我要帮王公的忙。我还记得，你许是奉主教的命来捉我。我说，你不是归了党的么？你既然归了党，我们也可以归党。你有你的密谋，我有我的密谋，我们并没调换，这是最好的。可见我们各人都可以打各人的主意。”达特安道：“我不责备你，不过伯爵在这里谈交情，我却不能不评论你的行为。”阿拉密道：“你怪我那一宗行为不对？”达特安生了气，满脸通红，站起来说道：“我看你真是耶稣军的一个好徒弟！”达特安站起来的时候，颇图斯也站起来，四个人面面相向。

阿拉密听了达特安那句话，也很生气，一手去拿剑柄。阿托士止住他，说道：“达特安你昨晚的事办不成，现在还生气。我以为这样一点小错误不能斩断了我们二十年的交情。你有什么怪我的地方，我若是错了，我很预备认错。”阿托士说话镇静，常能感动达特安。阿拉密不耐烦的样子，倒叫他生气。达特安转向阿托士说道：“伯爵，我才晓得，我探望你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密谋，不肯告诉我。我探望德博理的时候，他也有了密谋，也不肯告诉我。假使我早知道你们要出力帮乱党的忙，同我反对，我决不肯认承人去办这件事。你们不能因为我有分寸，不肯乱问人，就把我当果子对待。我若是肯去打听，我也可以打听出来的。有些人是一定要爬绳梯才能到德博理的房子，有些人倒有特别的益，爬的是木梯。”

阿拉密疑心达特安看见朗维勒爬绳梯，很生气，脸都变了色，喊道：“你说什么？”达特安道：“我说的是实事。不过无论我看见什么，同我都没相干，我不必谈这件事。但是我不喜欢口是心非的人，大约火枪手变了教士的，教士变了火枪手的，随便变来变去的，都是口是心非的人。”又指颇图斯说道：“这一位的意思同我一样。”

颇图斯从没开口，到了这个时候，点头说道：“是的。”一手去抓剑柄。阿拉密往后跳一步，拔出剑来。达特安登时站好脚步，摆好招架的样子。阿托士伸出手来拦住他们，一只手拔出剑来，摆在膝上一折两段，摔在地上。回头对阿拉密说道：“折了你的剑。”阿托士迟疑，阿托士道：“我叫你折，你就折。”又低声说道：“我要你折了剑。”阿拉密脸色变得更难看，不得已拿手把剑折断两段，叉手站着，气的发抖。达特安看见这个情景，放了手。颇图斯把剑插了鞘。阿托士举起右手说道：“从此以后，再不要这个样。上帝在上，我今夜发誓：我从此以后不同你们比剑。我们做同伴做了多少年，我的仇人就是你的仇人。我们同流过血，我们四个人同审过一件案，同定罪名，同把一个女人正法，只是这一件事就可以把我们四个人连络起来。那个女人虽是个恶鬼，死有余辜，也许我们对待他太过分了。达特安，我时常疼爱你，如同我自己的儿子一样。颇图斯，你是我的心腹朋友，有多少年了。阿拉密对我们是同兄弟一样的。我们去理那个马萨林做什么？立殊理主教我们尚且破坏过，那班王公又算得什么？我们还帮过王后多少忙。达特安，我昨晚同你比剑，我后悔的很，求你饶我。我可以发誓：我同你的交情一点没变。阿拉密的意思，我看也是同我一样的。”

过了一会，众人不响。后来阿拉密说道：“颇图斯，我也后悔同你交剑。我也发誓：我同你的交情同从前一样。我还发誓：我从此以后再不同你比剑，怀恨的意思也没有。阿托士，我们走罢。”达特安拦住他们道：“不要走，我也要发个誓，要你们作见证。我今晚对天发誓：我宁可把血流光了，或宁可被人切作几块，也不愿意失了对阿托士的敬意，失了阿拉密的交情。”说完了，伸出手来。阿托士搂着他，说道：“我的儿子！”颇图斯道：“我不发誓。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自己晓得，倘若我没得法要同你们打架，我只好让你们刺我，刺了又刺。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说完了，走去抱住阿拉密，眼泪几乎滴出来。

阿托士说道：“这是我平日所最盼望的事。我平常说的，我今天再说一遍：我们虽然有时所走的路不同。我们的前程是早已连接在一起的；虽然有时为事势所迫，我们各归各党，想斗起来，但是我们的交情还是不断的。达特安，我是很敬重你的见解。颇图斯的，我也是一样的敬重。大臣、王公、王上，在革命的时代，也许被风潮一扫而尽的，被内乱一毁销灭的；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四个人是扫不了、毁不灭的。”达特安道：“不错，我们从前在炮台角同冒艰险，拿一块手巾当旗子，被敌人的枪子打穿了多少洞，后来立殊理主教叫人在旗子上绣朵莲花瓣。这面旗子就算是我们四个人特别的纪念，我们四个人同保护这面旗子罢！”阿拉密说道：“是的，不问我们是主教党或是掷石党，我们的交情是永远不断的。我们将来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阿托士说道：“倘若我们将来在战场面面对面的

时候，我们就要记得罗亚街三个字作警告。我们左手拿剑，右手相抓，表我们的交情，就是在枪林弹雨中也是这样。”颇图斯道：“说得好！”达特安对阿托士说道：“你是天下第一个好朋友，我们都感激你。”阿托士高兴极了，说道：“众位伸出手来，我看我们都是奉基督教的。”达特安道：“自然是。”阿拉密道：“不管什么，因为要发誓，我们这趟都算是奉基督教的。”颇图斯禁不住流泪，一面拭泪一面说道：“我不拘对着什么都肯发誓，那怕对着谟罕默德也可以的。我今生没有经过现在这样快乐的。”阿托士说道：“谁有十字架？”颇图斯同达特安都摇头。阿拉密微笑，原来他颈子挂了一串珠，串子上挂了一个金刚钻十字架，拿了出来，说道：“我有一个。”阿托士道：“我们四个人对着这个十字架发誓，交情永远不断。不但我们四个人要守这次的盟誓，连我们的子孙也要守的。”四个人一齐喊道：“是的！”达特安附耳对阿拉密说道：“你这个老奸贼，你叫我们都对着掷石党的十字架发誓。”

### 第三十七回 杯酒调停

再说那四个火枪手第二次聚会，不像前次那样客气。阿托士晓得，消灭意见最妙莫如请吃饭。众人虽不敢谈起二十年前和他同吃同喝的快活，阿托士却请众人不要客气，众人都以为然。内中达特安最喜欢，为的是他一个人过寂寞的日子过得太多了。颇图斯天天要想做男爵，很愿意留心看看阿托士同阿拉密官场的举动。阿拉密是要从达特安、颇图斯嘴里打听主教的情形。只有阿托士一个人是无求于众的，他只以交情为重。于是彼此交谈了许多话。商定以后常在某街哈密特酒店聚会，定了下礼拜之八点钟聚会。

到了时候，四个人都到了。颇图斯刚好试了新马，达特安从罗弗宫来，阿拉密替一个朋友忏悔，阿托士从寓所来。四个人初见面的时候，都带点拘束；坐下吃饭，还有一点。达特安起初强作欢笑，阿托士一味吃酒，阿拉密说笑话，颇图斯一声不响。阿托士看这情形，要想法子叫他们热闹，要了四瓶香宾酒。达特安听了，登时高兴起来。颇图斯脸上很有得意之色。阿拉密晓得阿托士戒了酒的，很以为诧异，看见他倒出一大盅来一饮而尽，更是奇怪。达特安也喝起来，颇图斯同阿拉密彼此敬酒。不到一会子，四瓶酒喝干了。再过一会，酒力发作，四个人便开口说话，同时争说，惟恐落后，坐得比从前舒服了好些。阿拉密解了两个衣扣，颇图斯全解了。起初谈的是打仗，打了别人多少下，自己受了多少下，一天走的有多少路。渐渐谈到前任主教，他们同他反对了有好久；众人却都恭维他，说他有本事。

阿拉密说道：“我们恭维死主教，恭维够了。我们倒不如骂生主教罢。你们如果愿意听，我告诉你们一段故事。”达特安笑道：“我们要听。如果是好的，我第一个先喝采。”阿拉密说道：“有一趟马萨林要同一个王爵结交，问他怎么样才肯结交。王爵很看不起主教，不愿意同他结交，就写了几个条款交把主教。内中有三条马萨林最不喜欢。马萨林写封回信，说愿意送王爵一万个柯朗，请他把那三款删去。”达特安道：“办得很不大方，王爵自然是不肯收的。王爵怎样对付呢？”阿拉密道：“王爷反送马萨林五万个利华，请他以后不必再通信；又告诉他，如果主教以后不同王爵说话，王爵另外再送主教二万个利华。”阿托士问道：“主教得了这个回信，一定很生气，他怎样答呢？”颇图斯道：“主教没把送信人打一顿么？”达特安道：“我晓得马萨林把钱收了。”阿拉密道：“达特安，你猜的很对！”

于是四个人都大笑。店主不晓得什么事，跑进来看，恐怕是打架。快笑完了，达特安说道：“我告诉你们波孚公爵的一段故事。”阿拉密道：“你说。”达特安道：“阿托士，你要听不要？”阿托士道：“要听之至。如果讲得好，我们再笑。”达特安说道：“有一天，波孚公爵同一个朋友说，从前马萨林同议院很不对的时候，波孚同沙华尼不合。沙华尼原是前主教的人，现在是马萨林的私人了。波孚打了他。那个朋友原晓得波孚公爵是最喜欢打架的，听了这话很诧异，告诉了王爷。不到几天，人人都知道了，所有朋友都很看不起沙华尼。沙华尼莫明其妙，到处打听，后来有一个人就告诉他，为什么他让波孚打。沙华尼说道：谁说波孚打我？那人说道：波孚自己说的。沙华尼气极了，打发两个朋友去问波孚。波孚说道：是的。我再说一遍，事体是真的。沙华尼的朋友说道：凡是君子，都不肯动手打人，为的是打者受者都不体面。你还记得路易第十三不肯用君子作内侍，为的是他要常动手打人。”波孚公爵很诧异说道：我就不懂，谁说打人的话？那人说道：是爵爷自己说的。波孚说道：打，我说打的么？打谁？那人说道：打沙华尼。波孚道：我说打沙华尼的么？那人说道：是。沙华尼却不认。波孚说道：我把当日我说的告诉你罢，我说沙华尼，你帮忙那个大光棍马萨林，是大错。那人听了说道：我明白了，爵爷的意思是说责备他，不是打他。波孚说道：打同责备不是一样的么？你们咬文嚼字的人就有这许多分别。”众人听了，又大笑。

四个人说好了，聚会的时候不许分党。达特安同颇图斯只管挖苦王爷公爷，阿托士同阿拉密只管挖苦主教。达特安说道：“怪不得你们恨主教，他很不喜欢你们两位。”阿托士道：“是么？假使我晓得主教知道我的名字，我倒不如改了，不让他知道。”达特安道：“他知道你所办的出色事，不知道你的名字。他晓得，有两个人帮波孚越狱，已经派人四处找寻这个人。”阿托士道：“派你么？”达特安道：“是的。他今早还问我寻着消息没有。”阿托士道：“你怎么样答？”达特安道：“我说还没消息。我晚上去同朋友吃饭，他们许告诉我些消息。”颇图斯问道：“你真这样告诉他的么？阿托士，你听了不害怕么？”阿托士道：“我不怕马萨林。”阿拉密道：“你怕什么？”阿托士道：“现在我没得怕的。”颇图斯道：“从前的事怎么样？”阿托士道：“从前之事又当别论了。”

阿拉密问道：“你放心洛奥尔么？”达特安道：“他很安稳的，第一仗是从来不会死的。”阿拉密道：“第二仗也是不会死的。”颇图斯道：“第三仗也不会死的。”阿托士道：“死了还会复活的，同我一样。我倒不为洛奥尔着急，我晓得洛奥尔是个君子，他就是死了，一定是力战而死。不过死了却……”阿拉密道：“怎么样？”阿托士道：“我看是报应。”达特安道：“我明白你的意思。”阿拉密道：“我也明白，这件事可不必谈了。”

颇图斯道：“我不懂你们说什么？”达特安附耳低言道：“就是阿们特那件事。”颇图斯还是不懂，说道：“阿们特？”达特安道：“你记得密李狄么？”颇图斯道：“我明白了。我一点也不记得了。”阿托士看看他，问道：“你真全忘记了么？”颇图斯道：“全忘记了，好几年前的事了。”阿托士道：“你心里不难过么？”颇图斯道：“一点也不难过。”阿托士道：“阿拉密，你看这件事怎么样？”阿拉密道：“论起天理良心来，这件事却不容易断。”阿托士问道：“达特安，你看怎么样？”达特安道：“我想起这件事，禁不住想起邦那素的老婆。我只可怜邦氏。至于密李狄，我一点都不可怜。”阿托士听了摇头。阿拉密说道：“你要晓得，如果你信上帝的赏罚是分明的，人世的事，上帝要干预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罚他，不过假手我们罢了。”

阿托士问道：“主意自由这句话怎么讲呢？”阿拉密道：“判案官所处的是什么地位，他有自由的意思，故此一点不迟疑的就判案。刽子手也有自由主意，不必迟疑就杀人。”阿托士说道：“是的，还有个刽子手。”阿托士想起比东的刽子来。达特安说道：“这件事可怕得很，但是想起那班西班牙人、英国人、奉耶稣教的人，还有法国人，他放枪打我们，打不中，拿剑刺我们，刺不死。这些人，总没十分伤害我们的，却被我们打死了许多。我想起报仇的事，却没什么难过。”颇图斯道：“你提起来，我全想起来了，就仿佛是昨日做的事体。密李狄仿佛是坐在阿托士所坐的地方，我坐在达特安的地方。有一把剑，利极的。阿拉密，你常常称赞我那把剑。我对你们发誓，假使当时比东的刽子手不在场，我是一点都不迟疑拿起剑来杀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凶恶极的了。”阿拉密道：“况且已过之事是已过之事，有上帝作主，判断我们办得对不对。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后悔。只有一件，可惜他是个女人。”达特安道：“却有一件，我们可以安心，为的是没人知道这件事。”阿托士道：“密李狄有个儿子。”达特安道：“你告诉过我的，但是这个儿子不见了。威脱世爵是不要密李狄的儿子的，大约被他驱逐了。”阿托士道：“以现在说，那个儿子却并没犯罪。”颇图斯道：“你相信我的话么？他儿子早已死了，英国地方很可怕的，又常常有大雾。”

当下颇图斯正说的热闹，众人听了很放心，忽然听见楼梯响，有有敲门。阿托士说道：“进来。”店主说道：“有个信差到了，要见诸位中一个人。”众人问道：“要见谁？”店主道：“要见德拉费伯爵。”阿托士道：“是我。来人叫什么？”店主道：“叫吉利模。”阿托士脸色登时变了，说道：“这样快就回来么？但愿波拉治伯爵平安没事。”达特安说道：“叫吉利模进来。”吉利模跑进来，店主出去，关好房门。四个人很着急的看着吉利模，看见他神色慌张，满身尘土，晓得是有要事来报。吉利模说道：“那个女人有个儿子，那个儿子长成人了。总而言之，那个母老虎生了一个小老虎，这个小老虎现在四处寻找你们。我特为先来报信。”阿托士很失意的望着那三个朋友。颇图斯伸手去摸剑，原来挂在墙上。阿拉密拿了一把吃饭的刀。达特安跳起来，问道：“你这几句话怎么讲？”吉利模道：“密李狄有个儿子在英国，现已到法国。倘若他现时未到巴黎，不久也就到了。”颇图斯道：“你说的是当真的么？”吉利模说道：“当真。”因为乏了，说完倒在椅子上。阿托士倒了一盅香宾酒送给他吃。

达特安道：“即使他到了巴黎，我们就对付他。我们对付过人不止一个了。”颇图斯看着墙上挂的剑，说道：“你只管来，我们预备好了。”阿拉密道：“他不过是个小孩子。”吉利模站起来说道：“小孩子么？我告诉诸位这个小孩子作的事，他假作和尚，替比东的刽子手忏悔，听了从前那件事的细情，把小刀子刺入刽子手的胸口，刀子还在这里，诸位请看。我拔出来不过三十点钟，上面还有血迹。”吉利模把小刀子放在桌上。达特安三个人都站起来，挂了剑。只有阿托士一个坐着不动，很在那里想。阿托士问道：“你说他装作一个和尚。”吉利模道：“是的，装作



奥格斯丁派和尚。‘阿托士道：“人是什么样？”吉利模道：“店主说，同我一样高，身瘦脸青，发白眼蓝。”阿托士问道：“他没遇见洛奥尔？”吉利模道：“遇见的，就是子爵领他去给刽子手忏悔的。”阿托士一语不发，站起来走到墙边，取下剑来。达特安笑了，说道：“我们的行为简直的象四个呆气女人。我们四个人，见了敌人的大军一点都不畏惧，现在听见说一个小孩子就发起抖来。”阿托士道：“是的。但是这个小孩子许是上帝叫他来报仇的。”说完了，四个人赶忙的出了酒店。

### 第三十八回 查理第一来信

再说圣则克街有一个庵，有一天，午前十一点钟，有许多庵里修行的尼姑，因为庆贺英王查理第一打胜仗，在教堂念经祈祷。事完回来，内中有一个女人，一个小女孩子，穿一身黑衣裳，归到房里。女人跪在圣像前祈祷，女孩子靠住一张椅子哭。女人有四十岁上下，从前是很美的，现在因为经得忧患太多了，脸上不甚好看。那位小姑娘有十四岁，长得极美，脸上带着泪痕，加倍显出美丽来。那个女人跪在地下祈祷，说道：“求上帝保佑我的丈夫同儿子。我在世上经历的不过都是凄惨伤心的事，求上帝早日叫我脱离这个世界罢。”女孩子也祈祷道：“我求上帝保佑我的母亲。”

女人起来说道：“显理阿，你的母亲一点用处都没有。王后之位、丈夫、儿子、钱财、朋友，一切都没有了。我，你，女儿！天下这么大，没得一个人来理你的母亲。”这个女人一面哭，一面倒在女孩子身上。女孩子抱住母亲痛哭，说道：“母亲，不必太伤心。”这个女人把头靠着女儿肩膀，说道：“当今世界，作王上王后的日子最难过。现在各人管各人的闲事，那里有一个人来理我们。你哥哥在我身边的时候，他还能叫我胆子大些。但是他走了，恐怕还想不出法子来同父母通信。我把我自己的首饰衣服同换的都当了，给他的家人工钱，不然，他们一个也不肯跟他。我们现在只好在庵里过日子，靠庵里的师姑们。除了上帝，没得帮忙的了。”女孩子问道：“你为什么写信给王后求他帮忙？我们原是至亲。”女人道：“王后现在不算王后了，事权在他人手里。往后你大些，就明白这些事了。”女孩子道：“还有王上呢，他同我很好。我去对他说，好不好？”女人道：“王上也是无权的，拉波特告诉过我有二十遍了。连王上平常需用的东西还是不齐备的。”女孩子说道：“我们只好求上帝保佑了。”于是母女两人又跪在地下祈祷。

看官，这位女人是法王显理第四的孙女，英王查理第一王后。女孩子是女人的女儿，是英国的公主。当下母女两人在那里祈祷。有一个尼姑来敲门。女人说了，请他进来。母女起来揩干眼泪，尼姑说道：“我来搅扰，陛下恕罪。外间有一个人从英国来的，要见陛下当面交信。”英后说道：“有信么？许是英王的信。显理阿，你听见么？许是你父亲有信来了。来人是谁？”尼姑说道：“来人有四十多岁。”英后问道：“他说出名姓么？”尼姑道：“他说是威脱世爵。”英后喊道：“威脱世爵是英王的好朋友，请他赶快进来！”英后自出迎接，见了面就抓他的手。威脱跪在地下，呈上一个金盒子，内里有一封信。英后说道：“你今日送三样物事来，这三样物事我们长远没看见了。一是金子，二是好朋友，第三是英王的信。”威脱见英后这个模样，心里实在难受，说不出话来，只好点头。英后说道：“我很着急的要读信。”威脱道：“我暂时先出去。”英后说道：“不必，我当你面读信。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威脱退后几步站住了。英后母女走到窗前，女儿靠在母亲肩膀读信。信上说道：

“我的贤妻：我们什么都预备好了。所有兵马驻扎在那土卑地方，此信就在这里写的。我在此处等乱民。我若是打赢，是赢到底；若是输了，我也完了。倘若输了，我想设法逃到法国来。现在情形为难，我只好样样都预备。我要打听，我因内乱吃了许多亏，不晓得法国肯收留我否？你的意思如何？请你告诉我。尚有许多不便写的事体，有送信人口传。我要你办的事，送信人告诉你。”

信末是查理画押。这信上所说的，原无一言高兴话。但是英后读了，脸上微带喜色，喊道：“他若不做王上，谁还来管他！败了也罢，逃出国也罢，只要留他一命，现在做王上的十分危险，我宁可他不做了。”回过头来对威脱问道：“你看王上有机会么？你不必隐藏，老实告诉我，王上所处的情形，十分危险么？”威脱叹气，说道：“情形是十分危迫，可惜王上似乎不大理会。王上的心术太好，不肯用诡计。英国内乱云扰，我恐怕不流血是不能平定的。”英后说道：“满特禄世爵怎么样？我听说他用兵神速，连打了好几回胜仗。我又听说，他要到界上迎接王上。”威脱道：“是的，他到边界，遇着赖士力，他处处得手，可惜在边界上大败了，兵也溃散了，自己改装作跟人逃到

那威。”英后说道：“我求上帝保佑他。好在帮忙王上的人现在还没死，我听了心里倒好过些。爵爷，英国的情形我晓得了，你快告诉我，王上要我做什么？”

威脱道：“王上要陛下去打听，看法国王上王后对待英王的意思如何？”英后叹气说道：“法国王上不过是个小孩子，王后是无权，什么事都是有马萨林管。”威脱道：“难道马萨林在法国学作英国的克林维勒么？”英后说道：“不是的。马萨林是个极狡诈的意大利人，梦里也想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没得胆子去做。克林维勒有上下两议院帮忙，马萨林同议院反对，只有王后帮忙。”威脱道：“英王既然为议院所迫，马萨林应该力帮英王才是。”英后摇头说道：“我晓得的，马萨林一点也不帮忙，不独不帮，还恐反对。我同女儿在法国，他很讨厌；若是英王来了，他一定更恨。我不怕惭愧，告诉你，我们虽然在罗弗宫过的冬，我们钱也没有，衣服也没有，饭也没得吃，我们房里没得火，只好睡在床上不起来。”威脱喊道：“可恨极了！他们待显理第四的孙女、查理第一王后就如此刻薄么？陛下为什么不对朋友们诉苦？”英后说道：“法国的大臣对待一个王后是这样，还要去求他帮助王上么？”

威脱道：“我听见说，我们的太子要同法国奥林斯郡主结亲。”英后道：“有几天，我原想盼望这件事体可以成功的。那两个小孩子倒很亲爱的。原是法国王后先有这个意思，后来忽然变了。奥林斯公爵原是答应的，后来不许郡主再想这件亲事。”英后说到这里，禁不住落泪，说道：“与其同我现在一样做了乞儿，宁可同王上一样去打仗，打死了比做乞儿好。”威脱说道：“陛下不必太过伤心，事体尚可有望。法国现在也是危急的时候，邻国内乱，应该帮忙的。马萨林是个大臣，总见得到。”英后问道：“你可晓得，没得别人先来游说么？”威脱道：“有谁先来？”英后道：“克林维勒他们难保不先派人来说。”威脱道：“克林维勒是个酿酒的，出身微贱，主教难道一点面子都不顾，同这种下贱的人联盟么？”英后说道：“主教也不过是这样出身。”威脱道：“难道法国王上、王后的脸他都有不顾么？”英后道：“我们只盼望他顾到这一层就好了。爵爷，你说话不错，我放心好些。他拿手来，扶我去见主教。”威脱鞠躬说道：“我遵命。”

英后忽然站住了，说道：“倘若主教不帮忙，王上打败了怎么样？”威脱道：“王上倘若打败，就逃到荷兰，太子现时已在那里。”英后问道：“王上身边可还有如爵爷你这样可靠的人帮同逃到荷兰么？”威脱叹气道：“可惜没人帮忙。我早知道这一层的为难，特为到法国来找帮手。”英后摇头说道：“找帮手么！”威脱道：“我有几个老朋友，只要找得着他们，我们的事就有了把握了。”英后说道：“只望上帝保佑你成功？”英后上了马车，威脱同两个家人骑马陪着走。

### 第三十九回 克林维勒之来信

再说英国王后正出庵门去见主教的时候，同时有一个人骑了马跑到王宫，烦亲兵去通报，说是要见主教。主教虽然胆小，却要打听消息，登时就传那人来见。那人走过院子、过道，到了主教书房门，那里有许多人把守。白那英是极小心的，也在那里把门，有人来见，他是先要盘问明白的。

那要见的人烦执贴的去通报，执贴的问道：“你有介绍书么？”那人说道：“有的。”执贴的说道：“很好。你进去问白那英罢。”白那英原站在那里，听得清楚，说道：“我就是白那英。你的介绍信是那里来的？”那人答道：“克林维勒大将的介绍书，请你通报，见我不见？”白那英看那人好一会，走进房子，报明主教。马萨林说道：“克林维勒打发来的么？那人是个什么样？”白那英道：“是个英国人，头发带红，灰蓝色的眼，却是大模大样的。”马萨林道：“先把信拿来。”白那英出来，说道：“主教先要那封信。”那人道：“那封信是要我当面交的，你若是不相信的话，我先把克林维勒大将的印给你看看。”白那英看见是克林维勒的印，又进去告诉主教。那人说道：“你告诉主教说，我不是个平常送信人，是个专使。”白那英进去了，过了一回，开了门，说道：“请你进来。”

原来马萨林听说克林维勒有信来，他就胡猜，脸色有点慌乱。他要等脸色平复之后，才接见这个人。这个人进了门，一手拿帽子，一手拿信。主教站起来说道：“我听说你带一封介绍信来见我。”那人说道：“是的，信在这里。”马萨林接过信来，拆开来读，信上说道：

“毛唐是我的书记，奉命送此信至巴黎，交马萨林大主教。另外有密信一件呈览。”

信下是克林维勒画押。主教说道：“很好，毛唐，请你坐下，把第二封信给我。”那人取出第二封信来，交了主教，自己坐下。主教接了信，拿在手上，转那封信，转了好几回不去拆，先去问那人的话，要打听他有什么隐藏的

事没有。主教问道：“毛唐，你来作专使年纪似乎太轻些，就是最有阅历的外交家，有时也办不好这种事。”毛唐说道：“我今年二十三岁，你说我年轻，却是错了。从一方面看起来，我还比你老。不过我的本事，恐怕不如你。”马萨林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却不懂。”毛唐说道：“我长到二十三岁，其中有二十年过的都是受罪的日子。凡过受罪日子的，是一年算两年的。”主教说道：“我明白了，你是自小穷苦，是不是？”主教又自言自语的道：“英国造反的人，都是穷苦下贱人。”毛唐道：“我原可承受六百万家产的，可惜被人夺了。”主教诧异，问道：“你不是平民出身么？”毛唐说道：“我是贵族出身，我只要把真名姓告诉你，你也晓得我的家世是英国世爵中最有名的。”马萨林道：“你现在用什么名字？”毛唐答道：“我就叫毛唐。”主教晓得他不肯说出真名姓，拿眼很看他。他动也不动。

马萨林想道：“这种奉清静教的人同石人一样，随即大声说道：“你有亲人么？”毛唐道：“我有一个亲人。”主教道：“他总可以帮你的忙。”毛唐道：“我去见他三趟，求他帮我的忙，都被他的家人把我轰出来。”马萨林道：“是么？我听你的故事，倒觉得很有趣。你的祖上及本身情形，你应该都知道。”毛唐说道：“我不过新近才晓得一点。”主教道：“你未晓得以前？”毛唐道：“我以为我是不知所从出的。”主教道：“你从来没见过你的母亲么？”毛唐道：“我见过的。我同乳母住在一起的时候，母亲来看过我三趟，他末了一趟来见我，我记得很清楚。”马萨林道：“原来你的记性还好。”毛唐说道：“我永远不忘记的。”说话说得很可怕，主教听了也打战。

主教问道：“谁把你抚养大的？”毛唐道：“是个法国乳母。养到我五岁，因为没人送抚养费给他，他就跑了。但是未走之先，乳母告诉我一个亲人的名姓，是我母亲常对他说过。”主教道：“你后来怎么样？”毛唐道：“有一天，我在大路上乞食，穷苦得痛哭。有一个耶稣教的教士可怜我，带我回家，教我读书，替我想法去找我的亲人。”主教道：“找着了么？”毛唐道：“找不着。有一天，碰巧找出一点线索……”主教道：“你可打听着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毛唐道：“我打着的，原来是我的亲人，把我母亲杀死的。他杀我母亲的时候，有四个朋友帮忙。我又打听出来，我的爵位已去了，财产已没了，都是查理第一之过。”主教说道：“我明白了，你为什么作了克林维勒的同党，原来你恨王上。”毛唐说道：“是的，我最恨王上。”马萨林看见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的神色着实令人望而生畏。

马萨林说道：“你的历史惨极了，我很同你表同情。幸而你现在的主人是个极有本事的人，将来一定替你争回家产的。在高位的人是容易打听的。”毛唐道：“有了好猎狗，只要发踪指示，就找得着野兽。”马萨林问道：“我替你同你的亲人说，也许能帮你一点忙。”毛唐道：“谢谢大人，我自己要对他说。”主教道：“你不是说他待你不好？”毛唐道：“我再见他，他该待我好点。”主教道：“你能叫他后悔么？”毛唐道：“我能叫他怕我！”主教看他说这话时候神气极其凶恶，再想同他交谈也不能打听什么消息，只好去拆克林维勒的密信。读了几行，主教抬头看毛唐。毛唐不理睬，主教自言自语道：“这个奉清静教的少年劝不回头的了，只好随他去。”于是又看信。原来信上说道：

“红衣大主教：我很要晓得你对待现在英国情形的意思。英法两国近邻，国内治乱彼此都宜留意。英国全国上下齐心，反对查理及其同党，蒙国民见信，把国事全交给我。此次革命的情形，我晓得最清楚。现在我要同王师决战，天与人归，我们一定得胜。王上孤掌难鸣，不是身为俘虏，就要死于战场。幸而得免，势必逃至法国，招兵筹饷，再图一战。法国已经窝庇显理阿王后，法国虽出于无心，而英国人因为此事甚觉不平。但是王后系法国所自出，原有保护之义，至于查理，则大不相同。倘若法国一体保护，是与英国反对，英国只可作为仇视举动。”

马萨林读到这里，很不高兴，抬头看看毛唐，毛唐又不理睬。主教往下读，信上说道：

“故此我要知道法国如何对待。英法两国利害相同，英国盼望太平，整理国政，法国也要太平。现在议院同你为难，王公亲贵同你反对，百姓常要造反。法国若是忽然同英国开仗，恐不甚妙。英国现在人心不靖，一旦有事，自然要同西班牙联盟。盼望主教竭力维持英法两国和平之局，此事亦不难办到。因英国所盼望于法国者，不过不以兵马粮饷接济查理而已。此是密信，由专使面呈。英国将来举动，全靠法国如何对待。克林维勒愿与主教密商，不愿与法国王后相商，恐存亲戚之见也。若两礼拜之内我不得主教回信，我作为此信主教并未收到。克林维勒拜白。

马萨林读完信，喊道：“毛唐！我回克林维勒的信，他一定以为然的。不过我不要人晓得我们有书信来往。我请你先到布朗。候我回信。我还要请你答应我，明早就离开巴黎。”毛唐道：“我一切遵办。我在布朗要等几天？”主教说道：“若是十天之内你接不到我的回信，请你回国。”毛唐鞠躬。主教道：“还有话说，我听了你的历史，我

很动心，只要我能够帮忙你的地方，你只管告诉我。’毛唐想了一会，踌躇未答，正要开口，白那英走进来同主教附耳低言道：“英后同一个人刚到宫门。’马萨林听了，身子一跳，被毛唐看见。主教说道：“我说的是布良，你若是喜欢在别处等我回信，亦无可。你要晓得，你不要让人知道你到了巴黎。我的事体太多，不能不样样小心。’

毛唐一面向房门走，一面说道：“我告辞了。”主教止住他道：“不要从这里走，你向那一边走，我不愿意有人看见你。”于是毛唐跟着白那英，由执贴的领他出去。白那英跑回来，通报英后来看见。

## 第四十回 英后求马萨林

再说主教就立起来，出门迎接英后。因为向来待英后待得太刻薄，只好在礼貌上周到些。英后见了主教微笑，主教想道：“英后满脸笑容，难道是来同我借钱么？”一面回头看看钱箱，还把手上戴的金刚钻戒指挪转，不要露出那光彩夺目的金钢钻。

主教知道英后来见，是有求于他，很想有隐身术躲藏起来。英后说道：“主教，我原想同王后说的，后来我看外交大事不如先同你说。”马萨林道：“陛下光临，我觉得荣幸的很。”英后想道：“他极力敷衍我，难道先猜着我的来意么？”说话的时候，进了主教书房。主教请英后坐下，说道：“我恭候陛下分付。”英后道：“我那里还配分付，我是来求你帮忙。”马萨林道：“我恭候着了。”英后说道：“我今日来求你，就为的是英国内乱，我的丈夫查理要平内乱。你大约不晓得，不久就有一场恶战，国王同百姓的胜负在此一举。”主教耸肩说道：“我却不晓得，我们国里也是不和，我来不及管外国的事。”英后说道：“主教，我要告诉你，我的丈夫查理身临前敌，日内就要开仗。倘若是打败了，他要逃到法国来归你保护，这件事你以为然么？”

马萨林神色不变，满脸笑容，说道：“陛下想想看，现在法国这样扰乱，一个外国失位的王上跑到来，可以安稳么？你要记得，我们王上所处的地位已经很危险的了，若添上一件事，岂不更危险么？”英后说道：“我只求你待我的丈夫，同你现在待我一样，此外并无别样要求。”主教赶快答道：“陛下下的情形不同，陛下是显理第四的孙女，这位王上……”英后说道：“难道孙女婿就不能保护么？你却忘记了从前这位王上被逐出境求英国保护，英国是答应的。那时英国的女王并不是你们王上的亲戚。”马萨林辩不过，只好说道：“陛下误会我的意思了，想是因为我法国话说的不好。”英后说道：“请你说意大利话，我也懂的。你刚才很称赞显理第四，倘若他听见你说的话，他不晓得你这样虐待他的子孙是什么用意？”马萨林听了一身汗，说道：“陛下错怪我了，如果查理王上来法国求保护，我把房子让给他。但是恐怕不安稳，有一天百姓来烧房子，同某大将一样。某大将原无罪过，他一心只望法国好。”英后冷笑说道：“同主教一样。”马萨林装作不听见，倒很说一会那位大将的事。

英后着急了，说道：“主教，你一句实在回话还没给我。”马萨林道：“陛下让我上个条陈么？”英后道：“主教是个最有本事的大臣，条陈一定是很得力的。”主教说道：“英国王上应该竭力拒抵乱民，以至人尽饷竭为止。”英后道：“他原是这样办，他现在要同仇敌开仗，虽然众寡太过不敌，王上是不肯退让的。但是万一败下来，怎么样呢？”马萨林道：“我大胆上个条陈，倘若败下来，只好仍在本国里，若使跑到法国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英后道：“主教的意思既然是这样，你如果真肯帮忙的话，请你拿兵拿饷去接济他。你晓得的，我什么都卖光了，连末了一颗金钢钻也卖了。我若不是什么都卖光了，我为什么母女二人冬天连火都没有呢？”马萨林道：“陛下不知道所要求的事的性质，一个王上求外国帮忙保他复位，这个王上就算是承认本国的人不肯认他。”英后不同他强辩，说道：“我们爽爽快快的说罢，你是答应，或是不答应？倘若王上仍住英国，你帮他不帮？倘若他打定主意要到法国来，你保护他不保护？”马萨道：“我要陛下相信，我是尽心筹画，要想出一个善法来，陛下就知道我的诚恳了。”

英后听了，咬牙痛恨，说道：“你打算怎么样？告诉我。”马萨林道：“我先去同王后商量，再把这事交议院议。”英后说道：“你要交把同你反对的议院议么？大约你叫巴留士去起草案？够了，够了，我明白了。你去找议院也不要紧，显理第四的子孙所以还有人帮忙，过这个冬天不至冻死饿死，原是议院之力！”说完了，英后站起来，怒容满面，浑身发抖。主教合手作哀求之状，说道：“陛下始终误会我的意思。”英后不睬他，自己开门出来。威脱站在一班官员队里等候。英后扶着威脱的手，走过的时候，官员都很恭敬同英后见礼。

英后走过之后，马萨林说道：“这件事体完了，我高兴的很。好难对付的！克林维勒收拾王上的法子很强硬，他如果有大臣，这班大臣不容易当。白那英！白那英进房来，主教说道：“你认得刚才来见我的那个少年么？你去

看看，他走了没有：“白那英出去了，马萨林看看他手上戴的金刚钻。

白那英同甘明则进来，这天是甘明则值班，说道：“大人要找的那个少年，是我领出去的。他走到走廊的玻璃门就站住了，很留心的看，大约是看对过的一幅画，他看得很入神。后来下楼梯，再过一会，看见他骑上一匹灰色马走出去。大人今天去见王后么？”主教道：“你为什么要闻？”甘明则道：“我的长亲吉讨告诉我，说王后接到大营的很要紧的信。”主教道：“我就去见王后。”刚好威勒揆奉王后命来请主教。

再说毛唐从主教房里出来，从走廊的玻璃门望见威脱，瞪着两眼，浑身发抖，满脸凶恶。原想登时去找他的，后来按住性子，下了楼，骑上马走到一个街角上等，等英后的马车出来。等了一会，听见马车声，看见威脱在马上，英后在车里，两人交谈。马车走到罗弗宫停住了，原是英后分付显理阿公主在罗弗宫等的。毛唐跟着马车，在一面墙边等。

#### 第四十一回 吉士报捷

再说英后打发了伺候的人出去，威脱问道：“事体办得怎么样？”英后道：“不幸让我料着了。”威脱道：“什么？主教不肯么？”英后道：“我未去之先已告诉过你的了。”威脱道：“主教不肯接待王上么？堂堂法国，不肯保护一个亡国之君么？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英后道：“我不说是法国不肯，我说的是主教不肯。主教并不是个法国人。”威脱道：“你没去见法国王后么？”英后摇头道：“去见他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主教既然不肯，法后是不敢驳的。你难道还不晓得，内政外交都是主教一个人拿权？况且我已经说过的，恐怕克林维勒的信先到了。我见主教的时候，他神色有点慌张，仿佛是有了成见在先，不应允我所求的事。你没看见么？王宫里很不安静，人来人去的，难道他们得了什么要紧的消息？”威脱道：“断不是英国新闻。我在路上没人赶过我头。我不过是三天之前从英国动身的，我同家人跑得很快。现在我骑的马，是在巴黎买的。况且我晓得王上没看见陛下的信，不会另外有举动的。”英后说道：“爵爷，既然这样，你就回去罢。告诉王上，我一点法子都没得想了。我受的罪比王上受的还利害。因为我住在外国，在仇人手上讨生活。你告诉王上，打仗要打到底，拼了命也不算什么。如果他死了，我陪他死。”威脱道：“陛下太伤心了，事体是还有法子好想的。”英后哭道：“世界茫茫，除了你之外，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英后对天啼哭，说道：“世界上的忠肝义胆人，难道一个都没有了么？”威脱道：“还有。我说过，我认得四个有忠肝义胆的人。”英后说道：“四个人不济事。”威脱道：“四个真有胆子的人，能办许多事。这四个人从前很办过几件事。”英后道：“这四个人现时在那里？”威脱道：“为难就在此，我不晓得他们现时在什么地方，我有二十年没会过他们了。但是我们王上有险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他们来。”英后道：“这四个人都是你的朋友么？”威脱道：“有一个同我比过剑，我打输了，他饶过我的性命。他不晓得是不是当我是个朋友，我却拿朋友待他。”英后道：“你看他们现时还在法国么？”威脱道：“我看是的。”英后道：“你把名字告诉我，也许我听人说过，也可以帮忙找他们。”威脱道：“一位叫作达特安。”英后道：“达特安委。我听人说过，他是火枪营帮统。但是我恐怕他是主教党。”威脱道：“如果是的，那是天意同我们作对了。”英后道：“还有那三个是谁？”威脱道：“那第二个的名字，我是偶然听见的。有一天，我同他们四个人打架，第二个就是德拉费伯爵。那两个都是用假名，他们的真名我却不记得了。”英后说道：“你既然说他们可以帮王上的忙，最要紧是先去找他们。”

威脱道：“他们一定可以出大力的。陛下不晓得他们救安公主的事体么？”英后道：“我晓得，你说的是安公主同巴金汗公爵要好的时候，内里还有金刚钻一件事。”威脱道：“是的。法国王后的名誉就是这四个人救回来的。陛下都晓得这四人人，可知法国王后待人太薄了。顶少封他每人一个爵位。”英后道：“我们设法去找他们罢。我看四个人办不了什么事，况且只有三个，那一个是主教党，不能算的。”威脱道：“算是少了一个，把我算在里头，还有四

个。王上是有了四个人帮忙。我们帮王上拒敌，替王上设法。王上若是逃跑。我们护卫他；王上若是打败了，我们想法护送他来法国。一旦登了法国海岸，马萨林也无法可施，只好罢了。”英后说道：“爵爷，你去找他们。你如果找着了，他们愿意去，你就告诉他们：只要王上再登大宝，封他们每人一个公爵，另外赐钱无算，每人可以盖个王宫。你去找他们罢。”威脱道：“我尽力去找，不幸我没得时候。陛下要记得，王上很着急的等候回信呢。”英后说道：“看来是没得希望了。”

这个时候，小公主推门进来。英后忍住眼泪，装出镇静样子，登时改了话头。小公主却有点明白，叹气问道：“母亲，为什么我回来找你，你总是哭的？”英后微笑，说道：“我没得王后作，却得了一样好处，我的儿女却称我做母亲。”回头问道：“好孩子，你要什么？”小公主道：“有一个壮士才到罗弗宫，要见母亲。他是从大营来的，说是格兰蒙的信。”英后说道：“我只剩了格兰蒙一个朋友。你看我们沦落的很厉害了，我自己的女儿当执贴。”威脱说道：“我很替陛下难过。”英后问道：“壮士是谁？”小公主道：“我先从窗子看见，他有十六岁上下，他叫波拉治。”英后分付请他进来。

小公主开了门，波拉治进房，跪在英后面前，说道：“我替吉士伯爵送信给陛下，信里有很紧要的新闻。”小公主听说吉士的名字，脸略红了。英后向公主说道：“你为什么说是格兰蒙的来信？”小公主说道：“我以为是的。”洛奥尔说道：“原是我的错，我说是从格兰蒙来的。陛下要晓得，格兰蒙手上受伤，是吉士伯爵替他写的。”英后一面请洛奥尔起来，一面问道：“前敌已经开仗了么？”洛奥尔答道：“已经开仗了。”说完站起来，把信交与威脱。威脱接了，交与英后。小公主听见已经开仗的话，很想要往下问，又没得胆子问，脸上红色全退了。英后晓得小公主的意思，接着问洛奥尔道：“吉士伯爵没受伤么？吉士伯爵不独是我们党里最忠心的人，还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洛奥尔道：“吉士伯爵不独没有受伤，并且很立战功。王爷在战场上当着众人搂抱他。”小公主听了十分高兴，在那里手舞足蹈。后来觉得太放肆了，跑到一个花瓶旁边，把脸藏在花里。英后说道：“我要看看伯爵的来信说些什么。”洛奥尔说道：“我刚才同陛下声明，这封信是伯爵替他父亲写的。”英后说道：“我晓得。”于是拆封读信。信上说道：

“王后陛下，我因右手受伤，不能执笔，今命我子吉士伯爵代写，告知陛下，我们在化斯地方大获胜仗，从此马萨林主教同法国王后办理外交更易得手。陛下何妨趁此机会，请法国政府保护英王？送信少年是波拉治子爵，是老友之子，曾救小儿之命。此人诚实，陛下可深信不疑陛下有何信息，不论口传或是笔写，俱可付托此人传递。”

信末是格兰蒙画押。洛奥尔当英后读信的时候，很留心看那小公主。读到救命那几句话的时候，看见小公主两眼都是感激不尽的意，洛奥尔就晓得小公主恋爱吉士。英后读完信，说道：“在伦斯打了胜仗，可喜之至。格兰蒙说的不错，打了胜仗，事势与从前不同了。不过同我们无干，恐怕我们还要更吃亏。”向洛奥尔说道：“蒙你从速报捷，我甚感谢。若不是这封信，我恐怕要明天才知道，或后天才知道也未可知。等到人人都晓得了，我才晓得。”洛奥尔道：“只有罗弗宫同王宫两处得信，外间现在尚没有人知道。我当日应庄稼地 吉士伯爵，一到巴黎先送信给陛下，我还没去见我的义父。”

威脱问道：“你的义父也叫波拉治么？我从前有个朋友叫波拉治，不晓得他还活着么？”洛奥尔道：“他已死了，我义父同他有亲，他死了，是我义父承受他的家产。”英后问道：“你的义父是谁？”洛奥尔鞠躬答道：“我的义父就是德拉费伯爵。”威脱听了一惊，英后很着急的说道：“德拉费伯爵么？”回过头向威脱问道：“你刚才告诉我的几个名字，内中不是有德拉费伯爵么？”威脱听了这个名字，有点半信半疑的，问道：“你说的德拉费伯爵，是不是从前当过路易第十三的火枪手？是不是一个相貌极好看，现在年纪约有四十七岁的人？”洛奥尔答道：“不错的。”威脱道：“他从前是隐了真姓名。”洛奥尔道：“是的，从前他叫阿托士。前几日子，我还听见达特安喊的这个名字。”

威脱对英后说道：“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我们还有盼望。我们从无意中找出这个人，岂非是天意？”于是

转向洛奥尔问道：“德拉费伯爵现时在巴黎么？”洛奥尔道：“伯爵住在吉尼街大查理客寓。”威脱说道：“请你告诉伯爵稍候，我一会就去相访。”洛奥尔道：“如果英后陛下让我告辞，我就先去通知。”英后说道：“你可以去了，你要晓得，我们很恭敬价钱，很感谢你。”洛奥尔向英后、公主鞠躬，同威脱行了军礼，告别出来。

威脱同王后低声谈了许多话，小公主并不听见。后来威脱也要告辞出来，英后说道：“这个金刚钻十字架是我母亲给我的，这个大宝星是我丈夫给我的，共总可值五万个利华。我曾经发过誓，宁愿饿死，不愿把这两样东西给人。但是现在还可以帮帮王上，我只好牺牲了。你拿了去，倘若要钱救我的丈夫，你就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拿来救他的性命。倘若你将来能够把这两件东西还我，我自然是十分感谢你。无论什么人，将来能把这东西还我，我同我的儿女是要保护他的。”威脱道：“我只能鞠躬尽瘁的办。我先把这两年宝贝收藏好了。倘若我不是莫句一钱，我是万万不肯收的。我们的田产全充了公，现钱是用完了，什么东西也变卖了。我一点钟内就去找德拉费伯爵，明天再来见陛下罢。”英后伸出手来，威脱接着，恭恭敬敬的亲手。

英后向着小公主说道：“爵爷，他的父亲不是分付你送他一件东西么？”威脱摸不着英后的意思，在那里踌躇。小公主微笑，脸上发红，走上前对威脱说道：“请你告诉我的父亲：不论他是王上，或是流离在外，不问他是打胜，或是打败，不问他是有了权势，或是困难，我永远是他的孝顺女儿。”威脱答道：“我一定把这番话告诉王上。”说完了退出来。威脱虽然在官场混了五十年，是不容易动心的，现在见这种情形，也禁不住滴下泪来。

## 第四十二回 威脱会侄

再说威脱出来，上了马，一路走，一路想，有时回转头来看，看见有一个人骑马从墙角出来，远远的随他在后面，记得是刚才从主教府出来看见过的。威脱的跟人也很留心看这个人。威脱使手势，叫跟人走上前，说道：“唐弥，你看见那个人骑马跟着我们么？”唐弥答道：“我看见。”威脱问道：“你晓得他是谁么？”唐弥答道：“我不晓得，我只看见他在主教府跟你到罗弗宫，跟到你从宫里出来，现在又跟在后面。”威脱说道：“大约是主教的奸细，我们不要让他晓得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于是拍马上前，走过许多条街。后面那个人也拍马赶来。

威脱到了客寓，下了马，走入自己房里，正要留神跟他的奸细，先把帽子手套脱下，摆在桌上，忽然从镜子里，看见一个人进房。威脱回过头来，看见毛唐站在面前。威脱脸上变了色，却动也不动。毛唐站在门口，神色可畏。两人见面，一言不民。后来威脱说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你屡次骚扰我。十分讨厌。你赶快走了，不然，我要赶你出去，同在伦敦一样。我并不是你的伯父，我不认得你。”毛唐冷笑答道：“你不是我的伯父么？你错了。我不让你赶，我晓得你不敢赶我。我告诉你我近年来所探访出来的事体，你就不能不认我是你的侄子了。”威脱说道：“你探险访出来的事同我无相干。”毛唐道：“不然，同伯父很相干，我告诉你，你就相信了。我第一次在伦敦见你，是问你要家产；第二次见你，是问你因何得罪。我现在来找你，要问你一句话，就同当日上帝问第一个杀人凶手一样，问的是：你为何的兄弟弄死了？我今日问的是：你如何把你的弟妇杀了？你的弟妇，就是我的母亲。”威脱听了，大惊失色。说道：“你的母亲么？”毛唐说道：“是的，我的母亲。”威脱神色稍定，想起他弟妇的凶恶情形来，咬牙切齿的说道：“你若要知道你母亲的情形，你要去地狱里打听，地狱里才能答你的话。”

毛唐听了这话，上一步，同威脱面面对，怒气冲天的说道：“我见着比东的刽子手，我问他的话，他已经答了。”威脱听了，如被雷击的，倒在椅上半晌说不出话来。毛唐说道：“你现在要晓得，我什么都打听了来。你们所作的秘密事，我都知道了。我的母亲承受他丈夫的家产，你故此把我母亲谋死。你把我的真名姓隐藏起来，夺了我的家产。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认我做侄儿。你把我名下的家产夺了，叫我流离失所。你把我母亲杀了，自然是不认我了。”威脱听了这番话，想起弟妇当日的罪恶，不禁大怒，站起来说道：“原来你想把从前的恶剧重新揭出来么？你只管做去！你要先晓得那个女人的罪恶，你的母亲把我的兄弟毒死，后来因谋家产，还想把我杀死。这两件事，都有实在凭据。你还有什么说的？”毛唐说道：“他是我的母亲。”

威脱道：“那个女人运动一个原有道德的人去行刺巴金汗公爵。这一件事，我也有实在凭据，你还有什么说的。”



毛唐说道：“他是我的母亲。”

威脱道：“那个女人跑到法国，躲在庵里，因为恨一个人，把一个无辜的女人谋死。这也是有真凭实据的。你也须晓得，那个女人是死有余辜的。”毛唐又说道：“他是我的母亲。”

威脱道：“这个罪恶贯盈，死有余辜的女人，后来被人擒住了，审问他的罪状，判了案，处以极刑，那个郅子手难道没告诉你，说他的兄弟上了那女人的当，后来自己寻死么？这样的放荡无耻的女人，一个淫妇，一个杀人的凶犯，天人共怒，明正典刑而死，你现在还来向我追问什么？”毛唐怒得说不出话来，满脸通红，遍身是汗，喊道：“他是我的母亲！你说他的凶恶，他的罪状，我都不知道。我只晓得我当初有个母亲，被五个人擒住杀了。我只晓得那五个人之中，你也在内。我今天先警告你，你要记得我所说的话。你们把我的母亲杀死，使我一生困苦，使我无面见人，无家可归，使我心怀怨恨，日日只想报仇。我第一个先找你算帐，随后再找那四个人算帐。”说完了，怒气冲冲，咬牙切齿的走上前一步。

威脱见来势不佳，一手拿住剑柄，说道：“难道你要行刺我么？你果有此意，你真是我的侄儿，是我弟妇之子。”毛唐退后一步，两手垂下，说道：“不是的，我现在不要杀你。杀了你，我找不着那四个人。等我把那几个人找着了！你却要晓得，我把比东的刽子手刺死了，我刺他的时候，我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你们几个人之中，他还算是罪最轻的了。”说完，出了房门，下楼而去，从唐弥身边走过。

唐弥原要楼下等呼唤，谁知威脱突如其来遇着他的侄子，听完那番话，是乏极了，听见倒子马蹄声响，知道是走了。威脱倒在椅子上，喊道：“谢天谢地，好在他只找着我一个。”

#### 第四十三回 慈父孝子

再说威脱同他侄儿相见的时候，阿托士一个人靠窗坐下，手托着腮，听洛奥尔说战场的情形，说得有声有色。

阿托士听了十分高兴，问道：“当时你也临阵么？”洛奥尔答道：“是的。”阿托士道：“很是一场恶战？”洛奥尔道：“是的，王爷自己上前有十一次。”阿托士道：“王爷是个大将。”洛奥尔道：“是位英雄！我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有他这样名声，又有实事相副，岂不是最荣耀的事？”阿托士道：“王爷是最能打仗的，一点也不会乱的。”洛奥尔道：“王爷镇静的很，临阵的时候同在操场一样。况且打仗的时候，兴致最浓，同在跳舞场一样。他向敌人跟前走，都是慢慢走的。王爷预先分付，不许我们先放枪。那时西班牙人在高地上，拿好了枪正预备放，我们离开敌人不过三十码远。王爷同我们说道：孩子们，你们要预备吃枪弹。好在不过只吃一排，就轮到你们放，最好把敌人打得干净。众兵听了，一句也不响。王爷举起剑来，喊道：吹号前进……”

阿托士听得十分高兴，喝采道：“好极了！洛奥尔，你有一天当大将，也能这样么？”洛奥尔道：“我恐怕做不到。王爷是个大将，是个英雄。我们离敌兵有二十步左右，看见太阳照着敌兵的火枪，同一条光线一样。王爷说道：我们的时候到了，前进，慢慢走。”阿托士问道：“你害怕么？”洛奥尔道：“害怕。我听见敌军发号放枪，我觉得自己变了一块石头，闭了眼，只想你。”阿托士道：“真是如此么？”洛奥尔道：“是的。忽然听见一阵响声，就同地狱轰开一样，并未中枪的人都觉得一阵的热气。我睁开两眼，见自己并没打死，十分诧异。但是我们的人有三分之一打伤在地。我抬起头来，看见王爷的眼看我，我即刻抢上前在敌军之中厮打。”

阿托士问道：“王爷见你如此，高兴么？”洛奥尔道：“王爷派我陪沙提朗送大旗到巴黎，去见王后报捷，同我说道：你同沙提朗去，敌军经此次大败，至少也要两个礼拜才能收拾余烬。这两礼拜内，我暂时不用你帮忙。你先去看看亲戚朋友，去见朗维勒夫人，说我谢他荐一们得力人。我故此到了巴黎。我晓得你很高兴见我。”说完了，阿托士很亲热的搂抱着洛奥尔说道：“你出山出得很合时，有公爵们同你做朋友，有法国陆军大将做你的干爷，有亲王做你的主将。今天你回来又见了两位王后，你的起头总算不错了。”

洛奥尔道：“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我见英国王后的时候见着一个人，我说你的名字，他听了很诧异，很高兴。他说是你的老朋友，打听了你的住址，一会就要来拜谢。”阿托士问道：“那人是谁？”洛奥尔道：“我不敢造次问他，他法国话说得甚好，但听他腔调，想是个英国人。”阿托士低头思索，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房门有人，喊道：“原来是威脱世爵！”那人说道：“阿托士！我的好朋友。”阿托士握着那人的两只手，两眼看着他，说道：“有什么事？你是满面忧愁，我却满脸欢喜。”威脱道：“你说的不错，我看见你更加忧愁。”说完了，四围细看，象是要密

谈的样子。洛奥尔明白，走出去了。

阿托士道：“现在无旁人了，你告诉我，近来怎么样了？”威脱道：“我先要告诉你，他在这里。”阿托士问道：“谁？”威脱道：“密李狄之子。”阿托士阿托士眉说道：“我晓得。”威脱道：“你晓得么？”阿托士道：“吉利模在某处遇着他，驰马回来报信把我，叫我防备。”威脱道：“吉利模认得他么？”阿托士道：“不认得。不过他在一个将死的人身边听说的。”威脱道：“你说的是比东刽子手么？”阿托士诧异问道：“你怎么晓得的？”威脱道：“密李狄之子刚才在我那里，把事体都告诉了我。我一场恶剧如何收场？假使母子同时死了，岂不甚妙？”

且说阿托士平日为人，凡一切忧愁难过之事都藏在心里，却要把话去安慰人，叫人不要绝了希望。他现在心里十分忧愁，却要极力的去安慰别人，对威脱说道：“有什么害怕，难道我们自己还不能保护我们自己么？这个少年已经变了刺客么？他生气的时候，把比东刽子手杀了，仇已报了，气也平了。”威脱摇头说道：“你大约忘记了他是谁人之子？”阿托士微笑，答道：“他不见得全得了他母亲的遗传性。好在我们先得警告，此中似有天意。我们自当防备，只好等候。你近来如何？你来巴黎做什么？”

威脱道：“为一件极重大的事，我就要告诉你。却有一件，我听见英后说，达特安帮马萨林的忙，不胜诧异。我自己看那主教是无褒无贬的。你的见解我是向来佩服的，我却要大着胆问问，你是不是也帮主教？”阿托士道：“你要晓得，达特安是在军营里，自然是要听上司的调度，况且他又没得钱，要靠做帮统谋生。如爵爷这样有百万家财的人，我们法国是少有的。”威脱叹气答道：“现在我穷了，恐怕比他还要穷。但是你还没答我所问的话。”阿托士道：“你要问我是不是主教堂么？我不是主教堂。”威脱站起来，抓着阿托士的手，说道：“这是最好的新闻，我放心了。谢天谢地，你不是个主教堂。我原想你是不会帮主教的。我要问你，你能自由么？”阿托士道：“自由两字怎么讲？”威脱道：“你娶过亲没有？”阿托士微笑，答道：“我没娶过亲。”威脱道：“我因为那个美貌少年，故此问你。”阿托士道：“那个少年是我抚养的义子，他还不晓得他的父亲是谁。”威脱道：“你存心又慷慨，又慈爱。”

阿托士道：“你要同我说什么话？”威脱问道：“你同颇图斯、阿拉密是否好朋友么？”阿托士道：“是的。还有达特安，也是好朋友。我们四个人都是刎颈之交。惟有说到主教堂或掷石党，我们就分开了。”威脱道：“阿拉密可是达特安的同党？”阿托士道：“不是的。阿拉密是我的同党。”威脱道：“你可以设法叫我同你这位好朋友通信么？”阿托士道：“有何不可？”威脱道：“他近年有什么改变没有？”阿托士道：“他当了教士。”威脱道：“奇怪的很，许是他不想再作冒险的事了？”阿托士微笑答道：“不然，他改当了教士之后，还是个火枪手。我叫洛奥尔去请他来，好不好？”威脱道：“很好，我谢谢你。恐怕他这时不在家，如果你以为他是可靠……”阿托士道：“可靠之至。”威脱道：“你可以答应明早十点钟领他到罗弗宫么？”阿托士笑道：“又要比剑么？”威脱道：“是的。我盼望你也动手。”阿托士道：“你领我们去见谁？”威脱道：“去见英国王后，他分付我领你们去见他。”阿托士道：“英后知道我么？”威脱道：“只是我知道你，就是了。”阿托士道：“这是暗迷，我猜不着。但是你既知暗迷的解说，我也心满意足了。爵爷就在我这里吃夜饭，如何？”

威脱道：“谢谢你。我老实说，我看见那个人，就吃不下，睡不着。他来巴黎做什么？他原不晓得我在这里，他不是来巴黎找我的。我看见他很害怕。我看他性情凶暴，不晓得要闹出什么乱子。”阿托士道：“他在英国做什么事业？”威脱道：“我只知道他是克林维勒的死党。”阿托士道：“我晓得他的父母都是奉天主教的，他为什么入了克林维勒的党。”威脱道：“他恨死我们王上。”阿托士道：“为什么恨王上？”威脱道：“王上说他是不合法律之子，把他家产充公，不许他姓威脱。”阿托士道：“他现在用什么姓？”威脱道：“他叫毛唐。”阿托士道：“这个奉清净教的少年改扮和尚游行法国。”威脱道：“他说他改扮和尚么？”阿托士道：“是的。你还不晓得么？”威脱道：“除了他告诉我的话，我什么也不晓得。”阿托士道：“就因为这样，故此他给比东刽子手忏悔，什么话都听见了。”威脱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克林维勒派他来递公文。”阿托士道：“给谁的公文？”威脱道：“给马萨林主教。王后猜主教有了先入之言，这是不错的。我先告辞了，明天再见面。”

阿托士看见威脱有点不放心的意思，说道：“今晚很黑，你有人护卫么？”威脱道：“我只有唐弥，但是他不过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阿托士喊道：“奥利文！白来索！吉利模！拿火枪伺候！请子爵来！”不到五分钟，洛奥尔进来。阿托士说道：“我要你护送威脱爵爷到客寓，路上不要让人骚扰。”威脱说道：“伯爵，你当我是什么样的人？”阿托士道：“巴黎的街道你不熟，我故此叫子爵领你回去。”

威脱抓抓阿托士的手，告辞而走。阿托士对吉利模说道：“你打头走，留神着那个和尚。”吉利模听了，打一个战，拿着火枪很抚摩了一会。于是一群出门，向某街走。奥利文一路行，一路发抖。白来索胆子却大，为的是他

不知道怕什么。唐弥不停的四围看，一言不发。威脱同洛奥尔并排走，在路上说话。吉利模先行，一手拿火把，一手拿枪。到了客寓，吉利模敲门，店门开了，吉利模辞别回去。吉利模仍复领路，看不见什么。到了吉尼街，看见有人影在街角里。他想起刚走过的时候，也看见这个影子，就抢上前去。那个黑影转入一条小街去了。吉利模不敢跟，回去告诉主人，说威脱世爵安稳无事回了客店。那时已过了十点钟。各人回房安歇。

翌日早上，阿托士睡醒，看见洛奥尔在床边读书。阿托士说道：“你已经装束好了么？”洛奥尔略带迟疑，答道：“是的。我睡不好。”阿托士道：“你睡不好，心里是有点事。”洛奥尔道：“我要说，又恐怕你嫌我离开你太早了。但是……”阿托士道：“我恐怕你只有两天的假，急得要回去。”洛奥尔道：“我有十天的假，我先不回大营去。”阿托士微笑，问道：“你要往那里去？你已经打过头一仗，可以算是成人了。你要到那里去，就到那里去，可以不必同我告假了。”洛奥尔道：“凡是你不许我做的事，我都不肯做。我凡事都要你指教。我想去学洛阿一天，我晓得你又要笑我了。”阿托士道：“我并不笑的。你想回去看看学洛阿，也是件自然的事。”洛奥尔道：“你并没有什么不愿意么？”阿托士道：“并没不愿意。”洛奥尔道：“你并不难过么？”阿托士道：“你既然喜欢去，我有什么难过？”洛奥尔道：“你待我太好了。我想立刻动身。”阿托士搂着他说道：“你高兴立刻走，就立刻走。”

洛奥尔走向大门，忽然说道：“我忽然想起，原是施华洛夫人介绍我见王爷的。”阿托士道：“你自然要想谢他，这是不错的。”洛奥尔道：“我原是这样想，你愿意我去么？”阿托士道：“自然愿意。你从他住宅走过的时候，问问他可以见你否。社会上的应酬你很留心，我极高兴。你不如把吉利模、奥利文两个人都带了去。”洛奥尔很诧异的问道：“两个都带去么？”阿托士说道：“是的。”洛奥尔鞠躬出了房门，阿托士随即听见洛奥尔很高兴的喊那两个家人。阿托士叹了一口气，摇头深思，想道：“他来了不久又要走开，但是人性如此，本不足怪。少年人是好动不好静的，我看他真是恋爱那小女孩子。不过他虽然是恋爱别人，也还恋爱我。”阿托士的意思是很想洛奥尔在他身边多耽搁几时，但是他现在既然喜欢走开，也只好让他去。

十点钟的时候，预备好出门，忽然有个家人送了施华洛夫人的一封信来。这封信是给伯爵的，说的是听见洛奥尔回到巴黎，很想要见一面，并且听见他立了战功，要同他贺喜。阿托士对来人说道：“你回去说，子爵正要到府里同夫人请安。”说完了，又分付吉利模几句话，同洛奥尔摆摆手。洛奥尔恭恭敬敬回了礼，骑上马走了。后来阿托士细细的一想，在这个当口，洛奥尔倒不如离开巴黎为妙。

## 第四十四回 英后求教

再说早上阿托士派白来索送信给阿拉密。白来索找着巴星，看见他在那里穿教役的袍子，原来巴星那天晚上有教堂的公事。阿托士原分付白来索，将信面交阿拉密。白来索是个乡下人，心里只有一个主意，不会变通的。巴星告诉他说，阿拉密不在家，白来索不管，一定要见面才交信，把巴星弄急了。白来索以为巴星是个教役，穿了教里的袍子，是不会生气的，把他推开直往里头跑。巴星发怒，拿了笞帚打白来索，一面打，一面喊道：“你这个无赖乞儿，想在教堂撒泼么？”

原来阿拉密在房里听见外面吵闹，开门往外看。巴星把笞帚放下，白来索还瞪了他几眼，将口袋里掏出信来，交与阿拉密。阿拉密说：“原来是德拉费伯爵的信，你回去罢。”说完，跑进房去，也不问他们为什么吵闹。白来索垂头丧气的跑回客寓，把巴星打他的事告诉主人。阿托士说道：“你为什么先告诉他，你是替我送信的？”白来索道：“我不晓得这一层。”阿托士道：“后来他晓得你是我的家人，他说些什么？”白来索道：“他说了许多敷衍我的话，倒了两盅好酒请我，给我四块饼干泡酒吃。但是教里人这样凶恶，真是岂有此理。”阿托士自言自语道：“不要紧，阿拉密得了我的信，自然会来找我的。”

到了十点钟，阿托士走到罗弗桥，威脱也到了。等了十分钟，威脱恐怕阿拉密不来，阿托士探头向某街上望，说道：“你不要着急，我看见有一个教士走来，几乎推倒一个走路的人，现在他向着一个女人笑。这个一定是阿拉密。”原来这个人真是德博理教士。路上有个人抬头看鸟巢，被他几乎推倒。刚好有个常到他教堂去的少年美貌女子走过，德博理向他鞠躬微笑。再过一会，阿拉密走过来，同威脱抓手，说道：“我们来做什么样？难道是打架么？倘若真要打架，我要回去拿剑来。”威脱道：“我们不是打架，我们要去见英国王后。”阿拉密回过头来问阿托士道：“我们见英后做什么？”阿托士道：“我也不晓得，也许是要问我们什么话，拿来作证。”阿拉密道：“我盼望同密

李狄的事没相干。倘若是的，我却不甚高兴去，恐怕他们有什么话来责备我。我当了教士，常常责备他人，我不愿别人来责备我。”阿托士道：“断不是为这件事。威脱是我们的同党，他也要受责备的。我看不是这件事。”阿拉密道：“既然不是的，我们就去罢。”

三个人走到罗弗宫，威脱先进去。只见一个人看门，房子虽然大，没甚家具，墙上裱糊的纸零落的很不成样，窗子上的玻璃破了好些，窗子又关不严，地板上没得地毯，跟人也没有，护兵也没有。阿托士看见这种情形，告诉阿拉密。阿拉密说道：“马萨林主教的架子比这个排场多了。”阿托士道：“马萨林名为主教，实则王上。英后现在不算得是王后了。”阿拉密道：“你只要略为用功，就可以做到大诗人了。”阿托士微笑。

原来英后在房里很盼望他们来，一听见脚步声，走出来相迎，说道：“我很想见你们，请进来罢。”他们进了房，站着不敢坐，英后请他们坐，阿托士镇静不动。阿拉密看见英后如此轻侮，很生气。英后微笑，说道：“你们看我这里的铺陈，奢华极了。”阿拉密道：“请陛下恕罪，我看见人家如此薄待显理第四的子孙，我禁不住生气。”英后问道：“这位不是官绅党？”威脱道：“这位是德博理教士。”阿拉密道：“我是个教士，却不是我的心愿。我的教士袍子只有一个扣子挂住，随时都可以解下来，换上火枪营的军衣。今天早上，我并不知道要来见陛下；不然，我是要换了衣服才敢来见。但是不论我穿什么衣服，我是一片忠诚替陛下办事的。”威脱道：“德博理教士就是我对陛下说的那四位火枪手中之一。”又指着阿托士说道：“这一位就是德拉费伯爵，陛下是早闻其名的了。”

英后说道：“从前我身边有许多大臣，有钱财，有兵，有将，听我的调度。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威脱世爵同你们二位是可靠的。”阿托士道：“我们只要能够出力，捐躯也是情愿的。”英后说道：“谢你们各位。我说的并不为我自己，我有三个儿女，约克公爵同沙勒公主已经在仇敌手上。我的丈夫受了多少困苦羞辱，生不如死，这里有一封书，是威脱送来的，请你二位读读。”阿托士、阿拉密两个迟疑不敢读。英后说道：“请你只管读。”原来就是查理求救于法国的信。阿托士接过来，大声读。读毕，英后说道：“你们晓得，法国不肯收留我的丈夫。”阿托士两个听了，怒发冲冠。阿托士说道：“陛下要我们办什么？”英后动容说道：“你可怜我么？”阿托士道：“我同德博理专候陛下分付，牺牲了我们的性命替陛下出力，也是情愿的。”英后说道：“你们都有忠肝义胆。”回头问阿拉密道：“你的意思如何？”阿拉密道：“只要伯爵领导，我都愿意跟你走，走到鬼门关也是不辞的。说到替陛下办事，我不必等他领了。”

英后说道：“这是好极了。你们既然愿意帮忙我这个穷苦无告的人，我就告诉你们我要你们办什么。现在英王查理身边没得几个可靠的人了，他现在在苏格兰人掌握中，他虽然也算是个苏格兰人，却不甚相信他们。我很替他着急。我求你们到英国去见英国王上，当了他的卫队，保护他的性命。他身边时时刻刻都有危险，这种无形的危险，比战场上的危险更可怕。但是你们虽然舍命为我。我却无甚酬报，我只有永远不忘的交情酬报你们。”阿托士问道：“陛下要我们几时动身？”英后道：“你们真愿意去么？”阿托士道：“我们去帮陛下，觉得甚有光荣。”英后大为感动，流泪说道：“我自从流落以来，今天算是有点希望了。我虽然无力酬答你们，上帝是要酬答你们的。我感激你们的心上天可鉴，你们去救我的丈夫罢！我盼望我们日后可以相见，那时我再谢你们。我在这里等候佳音。但是你们走过之后，我在这里有可以为力的地方没有？如果有的，我自然是尽力的。”阿托士道：“没得什么了，我们只求陛下祈祷上帝保佑我们。”阿拉密道：“我是个无家无室的人，只有一片至诚为陛下办事。”

英后伸出手来，让两个人亲手；回过头来，向威脱低声说道：“如果要钱用，只管把我给你的首饰变卖了，不可可惜。即此金刚钻，亦可以卖得五六万个利华。他们去办事，非钱不行。”于是王后写了一封信，小公主也写了一封信，都是写给英王查理的。一封交给阿托士，一封交给阿拉密，路上倘有疏虞，他们只要有一封信就可以去见英王。

交代好了，三个人告别。走到楼下，威脱说道：“我们从此分路回寓，以免人家疑惑。今晚九点钟在圣丹尼门相会罢。你们先骑我的马，随后再租马。我先谢谢你们。再会罢。”于是威脱同阿托士两个人拉手，自己向某街而去。

阿拉密问道：“伯爵，你看这件事体怎么样？”阿托士答道：“我看这件事体没得什么希望。”阿拉密道：“虽然这样说，你却十分踊跃的担承。”阿托士道：“从大道理上看，这是件应做之事，故此我愿意帮忙。王室没得贵族帮忙，是站不住的。然而贵族的权力，是从王上得来的。我们若是要扶持我们贵族，是要扶持王上的。”阿拉密道：“我

恐怕我们走这一趟，不过被人谋杀罢了。我恨英国人，他们又粗又野。凡是好饮皮酒的人，都是粗野的。”阿托士道：“难道你想久留这里么？我们串通波孚越狱，犯了很大的罪，难道你想住在巴士狄大监，或是威英桑大监么？我看倒不如往英国的好。倘若办得好，我们就是英雄好汉了，比坐监好得多了。”

阿拉密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却要问你一句话，事体虽小，却是十分要紧的。你有钱没有？”阿托士道：“我只有一百个毕士度，还是我未离家以前交来的租钱。我却要分一半给洛奥尔，我只得五十个毕士度了。你有多少钱？”阿拉密道：“我是晓得的，若是把我的抽屉翻翻，把我的口袋倒出来，所有的现钱恐不及十个路易。好在威脱很有钱。”阿托士道：“不然，威脱的家产都被克林维勒充了公，威脱现在也是莫名一钱。”阿拉密道：“颇图斯很有钱，现在正用得着他。”阿托士道：“达特安的剑是很靠得住的，现在也用得着他。”阿拉密道：“让我们去找他们。”阿托士道：“阿拉密，你要晓得这是件秘密事，我们不能告诉人。况且我们若是去找人帮忙，显得我们不果于自信。我们只管在背地里惋惜他们不来帮忙，却不能把这番意思告诉人。”

阿拉密道：“你说的不错，今天晚上你打算做什么？我有两件事很想办，只好罢了。”阿托士道：“两件什么事？”阿拉密道：“第一件，是我昨晚在朗布里夫人处会着帮主教，他很侮慢我，我要同他比剑。”阿托士道：“阿拉密，可以不办了。两个教士比剑，令人笑话。”阿拉密道：“我们两个人都是好争的。他归喜欢在街上闲游，我也是喜欢的，我们都觉得穿了教士的长袍讨厌。我有时以为他是阿拉密，我是帮主教。我们自然是要碰头的。倘若我待他同今早那少年一样，事体自然是不同了。”阿托士道：“不然，你不过叫帮主教面上变样子。你不必再追究了。你要记得，你们两个人都是不能自由的。你是应许了英国王后，替他办事；帮主教要替掷石党出力的。倘若第二件是没甚要紧……”阿拉密道：“第二件是很要紧的。”阿托士道：“既然如此，你就去办罢。”阿拉密道：“可惜这什么时刻去办，我是不能自主的，约会的时候是很迟。”阿托士微笑道：“我明白了，大约是夜半。”阿拉密道：“是的，是夜半。”阿托士道：“为什么这第二件事就不能暂时搁起不办呢？等到你回来的时候，自然有话可以借口。”阿拉密道：“能够回来，自然是有得借口。”阿托士道：“倘若你不回来，那是更不要紧了。你要斟酌，你要晓得，你不是二十岁的少年了。”阿拉密道：“可不是，我愿意我现在还是二十岁。”阿托士道：“你若是二十岁，不知你要做多少呆事。我们先分手罢，我还要探望一两处朋友，还要写一封信。你晚上八点钟来，或是七点钟来，同我吃晚饭。”阿拉密道：“我有二十处朋友要去的，有二十封信好写。”

于是两人分手。阿托士去拜谢万度晤夫人，到施华洛夫人处留了片，回到寓所写了一封信把达特安，信上说道：“我的老友！我同阿拉密正要动身，去办一件要紧事。我原想见你一面，同你辞行，可惜时候来不及了，我故此写信告诉你，我们要暂别几时了。洛奥尔回到孛洛阿，并不知道我动身，我走了以后请你照应他。若三月之后，你不得我的信息，你可以分付他开读一封信。这封信是我写给他的，藏在一个铜盒子内，盒子的钥匙随此信送去。见着颇图斯，代我致意。暂别暂别，后会有期。”

写完了信，交白来索送去。晚上，阿拉密果然到了，穿了一身壮士的衣服，挂了他常用的剑，见了阿托士，说道：“我们不能不同颇图斯、达特安两个人辞行。”阿托士道：“不必了，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达特安，也代你致意了。”阿拉密道：“你办得周到。”阿托士道：“我们应许了人家去办这件大事，你并不后悔么？”阿拉密道：“我很想过的了，当这个时候，还是离开巴黎的好。”阿托士道：“我也这样想，只是可惜没得机会见达特安一面。但是他是最乖觉的，也许猜出我们去办什么事。”

两个人吃完晚饭，白来索回来了，说道：“我把达特安的回信带来了。”阿托士道：“你这个蠢才，我几时叫你要回信的？”白来索道：“我并没等回信，但是达特安追我回来，把这件东西交给我。”说完，拿出一个皮袋来，内里好象装的是钱。

阿托士打开皮袋，一手掏出一张信来，信上说道：

“伯爵！旅行是要用钱的。若是要耽搁三个月，更要用钱了。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同行的时候，很花了些钱。我现在送你些钱，是我从马萨林手上设法刮下来的，你拿去很有用的。我知道你有的是胆子才干，你虽远行，我是很放心的。我知道你此行一定成功。说到洛奥尔，我看他同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信后又加一行说道：“送上之五十个路易，请同阿拉密分用。”阿托士读完信，不禁滴泪，很感激达特安，他虽然是马萨林的党，却并不忘记老朋友。阿拉密把钱倒出来，说道：“这是五十个路易。伯爵，你打算留下来用，还是送回去把他？”阿托士道：“我自然是留下，就是用不着，也要留下。你拿二十五个，余下的交把我。”阿拉密道：“我也是这样想。你把这分拿去，我们动身罢。”阿托士道：“很好，但是你没得跟人。”阿拉密道：“巴星当了教役，

离不开那教堂。”阿托士道：“我带吉利模，你就带白来索罢。”阿拉密道：“这便很好。”说到这里，吉利模走到门口，说道：“预备好了。”阿托士道：“我们走罢。”于是两个人骑上马，两个跟人跟在后头。

走到河边，遇着巴星。巴星喘息未定的说道：“我来得刚好。”阿拉密问道：“有什么事？”巴星说道：“颇图斯刚才来找你，留下这封信，说是很要紧的，分付我立刻送来。”说完了，拿出一个口袋来。阿拉密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巴星道：“大教士！还有一封信。”阿拉密道：“你再叫我大教士，我要打折你的骨。快把信拿来！”阿托士说道：“天色这样黑，你怎么样能读信？”巴星说道：“我有炎。”取出火石点了一条蜡烛，照着阿拉密读信，信上说道：

“我的德博理！达特安告诉我你同德拉费伯爵告别的话，晓得你们有远行，两三个月才得回来。我晓得你是不肯向人民告帮的，我送你二百个毕士度，将来你得便再还我。请你收了，不必迟疑。我家里还有二千利华，我原想多送的，恐怕你不肯收。我这钱送给你，不便送给伯爵；但是我送给你，就同送伯爵一样。”

信末签了杜威朗的字。阿拉密读完了，说道：“你看怎么样？”阿托士道：“这是从天而降的，自然也是收了。”于是两个人把钱分了，重新走路。不过一刻钟，到了圣丹尼门，威脱世爵已在那里等候。

## 第四十五回 可惜不杀

再说三位壮士会齐了，向披咯狄走。这是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少年时所常走的路，在路上很想起从前少年的事来。走到从前同修路人相争的地方，阿托士说道：“假使摩吉堂在这里，他一定要发抖的。你记得么？他是在这里中枪的。”阿拉密道：“我记得，想起来我也发抖。我是在那棵树下倒地的，我那时以为是必定死了。”三个人往前走，吉利模想起从前的事来，走到那家客店，想起从前他主仆两人很糟蹋了库房里的东西，走上前指给阿托士看，说道：“香肠。”阿托士想起少年所作的淘气事来，不禁大笑。

次日傍晚，到了布朗地方，威脱说道：“我们不如暂时分手罢，以免人家疑惑。我知道一间客店，客人很少的，我还认得那店主人，我就到那里，恐怕那里还有信件等我。你们到大显理客店去罢，你们就在那里吃饭。再过两下钟，我们在码头会。那里该有船等我们。”商量好了，威脱走他的路。这两个人进了城，走得不远，到了大显理客店，并不卸鞍，分付家人吃饭，不许同人交谈，两个人先去看看码头。他们的行动与人不同，许多人见了都诧异。内中有一个人最为留意，这个人在码头上走来走去，满脸着急的样子。一看见阿托士两个人，他两眼不停的看他们，仿佛要同他们交谈的样子。这个人是个少年，脸色很青，两眼蓝色，眼神时常改变，穿的是黑衣裳，挂了长剑。

阿托士两个人到了码头，看见靠了一条小船。阿托士说道：“这大约就是我们的船。”阿拉密道：“是的，外边那条大船，是过海的。若是威脱世爵要我们在这里老等，虽很没趣的，一个女人的影子也看不见。”阿托士道：“你不要说了，恐怕有人听见。”原来那个走来走去的少年听见“威脱”两字，立刻停住不走了，但是脸上并没露出留意威脱的神气，鞠躬问道：“对你不起，你们象是头一次到布朗。你们是不是从巴黎来？”阿托士很有礼的回答道：“我们是从巴黎来，你要打听什么新闻？”那少年问道：“听说马萨林不是首相了，这个信息确么？”阿拉密想道：“这个话问得奇怪。”阿托士道：“这个信息又确又不确，半个法国同他反对，他却用了许多诡计，运动那一半帮他。”那少年道：“他并没关了监，也没被驱逐？”阿托士道：“是的。”那少年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消息。”说完，走开了。

阿拉密道：“你看这个好管闲事的人怎么样？”阿托士道：“我看他不是个乡下游手好闲的人，就是个奸细。”阿拉密道：“你为什么答他。”阿托士道：“他很恭敬的待我，我只好恭敬的待他。他问我，我不能不答。”阿拉密道：“不管怎的，他总是个奸细。”阿托士道：“他能够怎样我们？现在不是立殊理的时候，那时只要一点小事，就要封口。”

阿拉密两眼看着那个少年，等他走到小山，看不见他了，才说道：“你造次答他的话，未免太不小心了。”阿托士道：“你却不该说威脱的名字，说得太响，他听见了立住脚不走。”阿拉密道：“你就不该答他。”阿托士道：“若是不答他，恐怕要闹出事来。”阿拉密道：“你从几时起怕闹事的。”阿托士道：“我有要事在身，或是恐怕耽误，我是不去同人争闹的。还有一层，我很想再细细看这个人。”阿拉密道：“什么意思？”阿托士道：“我若是告诉你，你必定要说我瞎用心。”阿拉密道：“你怎样想？”阿托士道：“难道你看不出，他很象一个我们见过的人么？”阿拉

密道：“象美貌的人，还是象丑陋的人？”阿托士道：“你见了他，难道不想起你见过一次的美貌女人么？”阿拉密道：“你这句话提起我了，你说的不错，看他的嘴眼，他一定是密李狄的儿子。”阿托士道：“阿拉密，你笑什么？”阿拉密道：“我是笑惯了的，现在是毒蛇当道，却不是好笑的事。”

阿托士道：“哈，威脱来了。”阿拉密道：“很好，我们的跟人还不至于叫我们久等。”阿托士道：“跟人们跟着威脱走。我认得吉利模走路的样子。唐弥在后，扛着枪。”阿拉密向西一看，说道：“我们动身的时候，天也黑了。”阿托士道：“大约是要黑了。”阿拉密道：“就是在日里，我是不喜欢在海上。到了晚上，天黑了，风急浪高，风吼水响，很没意思。我很想回耶稣军的庙里。”

当下阿托士心想别的事体，也听不见他朋友说的什么话，走上前去迎威脱。阿拉密也跟在后头。阿拉密说道：“我们这位朋友难道见了鬼么？为什么不停的扭转头往后看？”威脱看看他们两个来了，脚步很急的走上来。阿托士道：“爵爷，怎么样了？为什么气喘喘的？”威脱道：“没什么，只因我在山边走过的时候，仿佛……”说完了，又往后头看。阿托士同阿拉密使眼色。威脱说道：“我们上小舢板罢，大船在外面等，我们上船罢。”说完，又往后看。阿拉密问道：“爵爷忘记了什么东西？”威脱道：“不是的，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阿托士低声告诉阿拉密道：“威脱也看见他了。”

这个时候，三个人到了码头。威脱分付跟人，拿火枪先上船，叫小工把行李送上去。他们正要上船，阿托士忽然看见一个少年跑过来，那时天色虽是黑了，阿托士认得是刚才问话的少年，心里想道：“难道他真是个好细么？要设法不许我们上舢板么？”原来那个少年来得迟了，阿托士已先跳在舢板上，说道：“他倘若果有这个意思，我们不如先驶开罢，到了海上，他就没法好想了。”果然开了船，四个粗壮的水手出力摇。那个少年在岸上跑，跑到大石上的一个灯塔，那条舢板不久是要在灯塔面前走过的。

阿拉密对阿托士说道：“那个少年的确是侦探你们的举动。”威脱问道：“什么少年？”阿拉密道：“在岸上赶我们的那个少年，现在他跑到大石上了。”说完，指把威脱看。威脱看见石上那个少年，神色大变，抓住阿托士的手，喊道：“那就是他！我疑的不错。”阿拉密问道：“他是谁？”阿托士道：“密李狄之子。”吉利模喊道：“就是那个和尚！”那少年听见了，在石上伸出身子来，仿佛是要跳在海里，喊道：“伯父，你说的不错，我是密李狄之子，我是那个和尚，我是克林维勒的秘密使者。我现在认得你同你的朋友了。”

舢板上这三个人向来都是胆子极大的，看见这个少年的神气，听了他说的话，三个人浑身发冷。吉利模毛发直竖，一身冷汗。阿拉密说道：“原来这个就是密李狄之子，你的侄儿，装扮做和尚的。”威脱道：“是的。”阿拉密道：“很好，等一等。”说完了，不慌不忙的从唐弥手上取一把火枪，举起来向那石上的少年放。吉利模急了，喊道：“放！”

阿托士正要放枪，被阿托士一手打下来。阿拉密喊道：“鬼迷了你！你误了多少事！我瞄得很准的，一放定要打中他。”阿托士说道：“我们杀了他的母亲，足够了。”阿拉密道：“他的母亲是个恶鬼，想尽多少法子害我们及我们所爱之人。”吉利模这时候大失所望，倒在舢板上很不高兴。那个少年见了狂笑，说道：“原来是你！我今日认得你了！”这两句话被风吹过来，阿拉密听了发抖。阿托士道：“我们是大丈夫，要镇静些。”阿拉密道：“虽是如此说，那个少年是个恶鬼。我们若是把他侄子杀了，你试问了威脱，我们有错没有？”威脱叹气不语。阿拉密道：“这个时候，什么事也完了，阿托士，你为什么拦我？我深知打死那个恶鬼是件最好不过的事。”

阿托士捉住威脱的手，另开话柄问道：“我们几时可以到英国？”原来威脱在那里用心想事体，没听见阿托士问的话。阿拉密说道：“你看看他还站在石上，这个时候放他一枪还来得及。”阿托士很不愿意看这个人，听了阿拉密的话，略略回头。阿托士说道：“他为什么到布朗来？”威脱说道：“一定是跟寻我来的。”阿托士说道：“恐怕不是的。他不晓得你要动身，况且还是他先到的。”威脱摇头道：“我却不晓得他来这里做什么？”阿托士道：“阿拉密，我拦住你，不许你放枪，是我错了。”阿拉密道：“我想想来，如果我晓得哭，我一定要哭的。”

吉利模大喊了一声，大船上有人说话，舢板上的人打了招呼，原来已经到了大船边。不到一会，所有客人及一切行李搬到大会上，立即开行，向英国海士丁地方进发。三个人回头看，看见大石上那个少年还站在那里顺风相送，仿佛还听见他说道：“我们在英国再会罢！”

#### 第四十六回 贺捷闹事



再说英后进宫的时候，看见宫里很有些举动，当时他不晓得原来是得了伦斯大捷的佳音。沙提朗公爵的战功最著，故此王爷就派他带了些兵护送着夺得敌军的在旗到巴黎。那些大旗都摆在大教堂里。因为这趟胜仗，王党很得势，议院党很不舒服。那时重征赋税，为的是要壮国势。起先打了好几仗，都是大败，议院于是极力反对主教重税的政策。后来伦斯大捷，路易听了，喊道：“议院绅士，你们还有什么说的？”王后听了，十分高兴，很搂抱了王上一会。当天晚上就开内阁会议，把主教党、反对议院党、后党的人都传了来，议的什么事都没宣布，只晓得礼拜那一天要开大教堂行贺捷礼。

到了礼拜那一天，巴黎城里十分热闹。那天天气又好，街上的游人甚多，携男提女，都是向大教堂去的。店铺都关了门，人人都要去看王后、王上。百姓是最恨主教的，今天也要看看他。街上的议论是极放肆的，很有革命的话。巡警却是同百姓表同情的多，听了许多话也不去理会。早上八点钟，吉讨、甘时则带了王后的卫队从王宫走到大教堂。百姓见了，倒还安静。

且说法勒克那个小猴子穿了一身新衣服，嘴里含了许多樱桃核，装做犯了肿腿的病去同巴星告假。巴星起先不准他告假，为的是巴星很生气。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阿拉密走了，并没告诉巴星到什么地方去。巴星又是个掷石党，听见伦斯大胜，主教得了势，十分不快活，故此原先不准假。后来看见法勒克的腿肿得异常迅速，实在难看，只得准了。法勒克跑出教堂门，把樱桃核子吐了，去酒店告假，说是教堂有事，居然又准了。

法勒克有了一天的自由，十分高兴，打扮起来，戴了一顶圆不圆、方不方的帽子，却有四样颜色。帽子的一边是黄绿两色，那一边是红白两色。跑到王宫看热闹，在军队的前头走，手敲两块石板当打鼓，有时拿嘴当喇叭吹。一直走到大教堂，忽然想起尚没吃过早饭，又想起巴留士离此不远，就往他家里吃早饭。跑到那里去敲门，他母亲开了门，喊道：“你这个小猴子，不在大教堂，跑来这里做什么？”法勒克道：“我原在大教堂的，忽然看见一件事，不能不来报信。我同巴星告了假，来见巴留士。”他的母亲道：“你这个小光棍，有什么话告诉巴留士？”法勒克道：“我要见他当面说。”他的母亲道：“他现在忙的很，你见不着他。”法勒克听了更高兴，说道：“我可以等。”法勒克往楼上跑，他母亲在后头追着，说道：“你见着他有什么话说？”法勒克喊道：“有一队禁军到这里来，我听见说巴留士同主教不对，我特地先来报信，叫他好防备。”

巴留士听见这话，很赞那小孩子乖觉，从公事房里跑出来，说道：“你这个小光棍，在这里嚷什么？就是全营禁军都开到我这里来，也不相干。你可晓得，凡是王上经过的地方，都要禁军站班的。”法勒克作出诧异的神气，说道：“你是什么都晓得的，我却是什么都不晓得。我看见他们来，就来报信，请你别生气。我还以为是来报告要信。”巴留士道：“我并不生气，我很喜欢你的小心。老婆子，你去拿六个杏子赏这小孩子，给他点新鲜面包。”法勒克道：“谢谢你，我最喜欢的是杏子。”

巴留士回转去，同他夫人吃早饭。那时有九下半钟，巴留士从窗子向街上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听得人声远远的从大教堂来。

那时达特安带了火枪手也到了，大教堂人声更响了。他告诉颇图斯，趁这个机会也来看热闹。有个小兵官，从前同西班牙人打过仗的，认得颇图斯是个老同事，把他从前打仗的事体详细的告诉同伴，同伴听了，人人都很欢迎颇图斯。

到了十点钟，听见炮响，晓得是王上离罗弗宫，众人很拥挤了一会。后来王上到了，坐在王后身边，随后跟了十辆车，都是命妇及宫内大臣们。百姓见了，先喊的是“王上万岁”王上点头，百姓大声喝采。王上一群人进了教堂，里头就念起经来。那一群车辆中，有一辆是甘明则的车，独自一辆出来，赶到某街头停住了。有四名禁兵，一个巡警官，原伴着这辆车的，到了这里都进了车，把车帘放下。那巡警官从一个小窗往外看，却不是看街上，仿佛是要找一个人。众人看热闹看得入神，都不理会这件事，惟有法勒克是最喜欢管闲事的，坐在一个房顶上吃杏子，看热闹。

快要念完经的时候，王后回过头来对甘明则低声说道：“你去罢。”甘明则出了教堂，有两个禁兵伴着他。法勒克看见他穿得最好看，要跟着他走。那个巡警官看见甘明则来了，就把车赶到巴留士门前，同时甘明则到了，就敲门。法勒克站在甘明则身后等开门。甘明则说道：“你这个小猴子，在这里作什么？”法勒克说道：“我要进巴留士府里。”甘明则道：“你晓得他住在这里么？”法勒克道：“晓得。”甘明则道：“他住在那一层？”法勒克道：“全间房子都是他住的。”甘明则道：“他在那一层办事？”法勒克道：“他在第二层楼办事，在第一层楼吃饭。现在是十

二下钟，他在那里吃饭了。”甘明则道：“我晓得了。”

大门一开，巡警官就问巴留士在家否。开门的人说是在家，正吃中饭呢。甘明则跟着家人登楼，法勒克跟上去。巴留士同他夫人正在吃饭，他的儿子路维利坐在桌子那一头，还有两位小姐陪他吃饭。家人正要开饭厅门，被甘明则一手抓住他拉开了，自己推门进去。巴留士骤然看见他，很不放心，后来见他很客气的，站起来鞠躬回礼。堂客们都很不放心，路维利脸色全变了，等他说话。甘明则说道：“我奉有王上之命前来的。”巴留士伸出手来问道：“什么王命？”甘明则说道：“我是奉王命来拿你。我劝你就跟我走，不必读这封长信了。”众人听了，如半空的霹雳。巴留士往后倒，浑身打战。路维利伸手抓剑，他的父亲看他一眼，他只好不动。巴留士夫人大哭起来，两位小姐搂着巴留士，说不出话来。甘明则道：“走罢，王上的号令，不可违抗的。”巴留士道：“我的身体有病，不可关监，请展限几天罢。”甘明则道：“办不到。我奉命而来，只好照办。”路维利喊道：“办不到么？你要小心，不要太难为我们！”

忽然房的那头有人喊道：“什么叫作办不到？”甘明则回头一看，原来是那弥特（译注：法勒克之母）那个老婆子，一手拿笊帚，两只眼冒火在那里吵。巴留士道：“那弥特！你不许吵。”那弥特对着甘明则说道：“人家来拿我的主人，我的主人是穷人的朋友、百姓的父亲，我还不吵么？你不晓得我，你走罢！”甘明则微笑，说道：“你先分付那老婆子，不许他说话。跟我走罢。”那弥特道：“你不许我开口么？我告诉你，要一个比你强多的人才能叫我不开口。我们看看！”一面说，面跑上前，开了窗子大声的喊。大教堂外看热闹的，都听见他喊道：“救命呀！救命呀！他们来拿我的主人，他们来捉巴留士，众人救命呀！”甘明则对巴留士说道：“你还是奉命，还是抗命？”巴留士一面从女儿手上挣脱出来，一面叫儿子不要干预，喊道：“我奉命。”甘明则道：“你分付那个老婆子，不要嚷。”那弥特从窗口探头大喊道：“救命呀！救命呀！因为他保护百姓，有人来捉他。你们救命呀！”甘明则抱住老婆子的腰，要拖开他，同时听见有个小孩子在第一层楼下拼命的喊道：“杀人呀！放火呀！有人杀巴留士呀！有人杀巴留士呀！”那弥特听见有人和他，喊得更响。

这个时候，各家窗子有许多人探头出来，街上有人走来，越聚越多。大门口很聚了一群人。众人只看见门口一辆车，房里有人喊，却不晓得为什么事。法勒克从窗子跳在车上，喊道：“他们捉拿巴留士，车里是巡警官，屋里是位武官。”众人听了，很有议论，有几个跑到马前。门口的两个禁兵上楼帮忙，车里两个兵开了车门，架了长矛。法勒克喊道：“你们看见么？你们看见么？捉人的在这里！”那马夫回过头来，看见法勒克，拿马鞭用力打他一下。法勒克喊道：“恶鬼来捉你，你干预么？你等等。”法勒克跑进屋里，找了许多东西，一样一样的掷在马夫头上。

众人看见禁兵，大为不平，围住马车。禁兵拿长矛拦住，不许上前。那时的人越聚越多，十分拥挤，拥上车来。两枝长矛，自然是抵挡不住。巡警官只管喊，说是奉王命办的公事，众人不去理他，闹得更利害。

忽然有个壮士跑入人队里来，看见禁兵们敌不住，他拔出剑来帮禁兵的忙，这位少年壮士一脸的怒，取出手枪来插在腰间，一手拿剑出来攻击，有十分钟之久。没得人敢近前。那时甘明则出来，推巴留士向前走。众人见了大怒，喊道：“我们把车打碎罢！”那弥特喊道：“杀人呀！救命呀！”法勒克喊道：“拦住那凶手！”甘明则喊道：“王上的公事！”洛奥尔喊：“谁敢先动，就要送命！”说完，用剑尖推倒一个粗长大汉。原来洛奥尔去了五天，从亨洛阿回来，今天因为出来看热闹，走到这条街上，被人围住，看见禁兵为难，恐怕要吃亏，特来相救。

甘明则把巴留士推在车上，自己也跳进去，同时有手枪响。枪子穿过甘明则的帽子，打伤一个禁兵的手。甘明则一看，见是路维利在第二层楼窗，伸出身子来。甘明则道：“原来是你么？也罢，我们再见罢。”路维利道：“你也要听听我的说话，我们看谁人的说话有力量！”

当下法勒克同那弥特还在那里不停的大喊，众人听见喊声、手枪声，更加发怒。有人喊道：“把兵官杀了罢！”甘明则拉开车帘，拔出剑来，拿剑尖指着巴留士的胸口，对着众人喊道：“你们再走近一步，我就把犯人先刺死。我奉王命，不问死活，只要捉他。如果你们要动手，我只好捉死的了。”那时巴留士夫人同小姐听了大喊，求众人不要动手。众人的首领看见甘明则说话很认真的，也就迟疑了，不敢动手。甘明则把受伤的禁兵也放在车里，分付马夫赶到宫里去。马夫好容易打了几鞭，把车弄走了。快到河边的时候，马惊，停住了，车也翻了。

初时，洛奥尔同禁兵只用剑背驱逐那些人，后来渐渐的要剑尖了。众人见了流血，十分发怒，不到一会，人群里动起刀枪来，乱放了好几枪。人家窗子上，掷下许多东西来。众人齐声喊道：“把禁兵打下来！把兵官摔在河里！”洛奥尔满面鲜血，有点招架不住了，觉面前有无限若干的人来攻他，自己不知不觉的要倒在地上。甘明则咬牙切齿，大发雷霆，被众人围住，禁兵们一点也不能为力。再过几时，兵官、车马都要被众人打成齑粉。忽然有个

火枪手骑马而来，在人队中穿过，赶到洛奥尔所在的地方。洛奥尔正要倒地的时候，被这火枪手抱住了，喊道：“他们倘若把他杀了，一定是要后悔的！”这个人满面怒容，为首的见了，十分害怕，众人向河边挤，挤了好几个人落在河里。

洛奥尔说道：“达特安！”那人说道：“是我。我来得尚不晚。”于是站在马镫招呼众火枪手，喊道：“我的朋友，上前放枪，把这些乱民洗涮了！”众人听了，四向奔散。达特安看见大笑。甘明则说道：“达特安，我谢谢你。”回头对洛奥尔说道：“我谢谢你，请你把名姓告诉我，我可以转报给王后知道。”洛奥尔正要回话，达特安低头附耳说道：“你别响，我替你答罢。”回头对甘明则说道：“你赶快另打一辆车罢。”甘明则道：“那里有车？”达特安道：“凡是走过新桥的车都可以用的，办的是王上的事，谁人不愿意呢？”甘明则迟疑，答道：“那可难说。”达特安道：“不管怎的，你先要离开这个地方。再过五分钟，那群乱民拿了刀枪又回来了，把你杀了，把你的犯人也抢了。你看，那里不是来了一辆车吗？”回头告诉洛奥尔道：“你千万不要说出你的真名姓。”洛奥尔听了，十分诧异。甘明则说道：“我要去了。乱民如果再聚，请你放枪打他们。”达特安道：“我才不敢。今天若是乱放一枪，明天是要加倍还债的。”

甘明则带了四名禁兵、四个火枪手，跑到那一辆马车前头把车拦住了，把车里的人请出来，把这车弄到那翻倒的车旁边。正在把巴留士拉出来的时候，众人认得是他，大喊一声，一齐赶过来。达特安说道：“你赶快走，我派十个火枪手护送你，再派二十个抵住乱民；不要耽误了。”随即喊道：“十名火枪手出来护送甘明则！”果然有十个人出来，都骑了马，护送那辆车。众人看见马车走了，大声喊叫，令人听了心惊胆寒。

这个时候，聚了有一万多人，街道桥梁都塞住了。乱民内中有一个人放了一枪，伤了一个火枪手。达特安大怒，喊道：“上前出马！”这二十个火枪手拍马上前，把众人冲散了。惟有一个人拿了火枪，独自一个人站在那里不肯退，举枪向着达特安说道：“从前也是你要杀他，现在可轮到我了。”达特安拍马直冲上来，把头抵下来，藏在马颈。那人放枪打中达特安帽子上的鸟羽。那马把那人冲到墙上。达特安勒住马，后头的火枪手冲上来，达特安把马带转来，举起剑要杀那个人。洛奥尔拦住道：“这是巴留士的儿子，饶了他罢。”达特安道：“原来你是巴留士的儿子，我饶了你。”路维利道：“我也降了罢。”达特安道：“你不要降，你赶快跑罢。若是我把你捉了，你一定要问绞的。”路维利跳起来跑了。

达特安道：“洛奥尔，你说话说得合时，倘若再过一会，那人就要死在我手上。我现在晓得他是谁了，若是杀了他，岂不大错。”洛奥尔道：“好在你并没杀他。我还要谢你救命之恩。倘若你来迟了，我一定死了。”达特安取出一瓶酒，说道：“你不要多说话罢，先吃点酒。”洛奥尔吃了酒，又说感谢的话。达特安止住他，说道：“我们回来再谈罢。”

回头看见乱民散了许多，有路可行，达特安举起剑，叫火枪手们快走。碰见那十名护送车辆的兵从对面来，达特安问小兵官道：“又怎么样了？”小兵官道：“运气不好，马车又翻了。”达特安道：“那些人也太笨了，为什么不弄一辆结实马车？”小兵官问道：“有什么分付？”达特安道：“你把兵都带回去罢。”小兵官道：“剩你一个人，没保护，不好。”达特安道：“不要紧的，我不用保护。”小兵官还要说话，达特安道：“你听我的分付罢。”火枪手果然去了，只剩达特安同洛奥尔两个人。

达特安问道：“你受了伤么？”洛奥尔道：“我不晓得，只觉得头疼沉重。”达特安揭起洛奥尔的帽子，说道：“我看你头上怎么样？我看见了，你头上被击。”洛奥尔道：“我记住了，有人从楼上把花盆掷我。”达特安道：“这班懦夫！你是骑马来的么？”洛奥尔道：“是的。但是我下了马去救甘明则时，有一个人把我的马抢了。你看看，就是这个人抢的。”

原来这个时候法勒克骑了洛奥尔的马，拿了那件四个颜色的帽子摆来摆去，一面跑一面喊道：“巴留士！巴留士！”达特安看见，喊道：“你这个小猴子，停住了，把马送来！”法勒克装作听不见，只管还是跑。达特安原想拍马去赶他的，因为留下洛奥尔一个人不便，赶快取出手枪来，开好机关。法勒克眼明耳聪，看见达特安弄枪，听见开机关的声音，把马勒住了，走上来说道：“原来是你么？我找着你，很高兴。”达特安一看，认得这个小孩子。说道：“小猴子，你过来，原来是你么？”法勒克答道：“不错的，是我。”达特安道：“原来你改了行业，不当教堂唱歌的，也不当酒店的堂倌，倒做了偷马贼。”法勒克道：“不是的，你不能说这样话。我是要找这匹马的主人，那个人又少年，又美貌，打起仗来比恺撒还勇呢。”于是装作初次认得洛奥尔的神气，说道：“原来马的主人就在此，你不要忘记我这样一个小穷人。”

洛奥尔听了，伸手入口袋。达特安问道：“你干什么？”洛奥尔道：“我要给这个好孩子十个利华。”说完，拿出一个金钱来。达特安道：“给他一顿拳头才好。小猴子，你快滚！你别忘记，我却晓得你住的地方。”法勒克一溜烟跑了。

洛奥尔上了马，同达特安慢慢的回去，路上很听了些乱民怨恨要报仇的话，但是看见了达特安都不敢动手。两个人安然无恙的到了客寓，女店主米狄林告诉达特安，巴兰舒回来了，同摩吉堂一齐来的，摩吉堂中的枪子已拔出来，医生动手的时候，摩吉堂一点也不害怕。达特安找巴兰舒找不着，分付拿酒来。店里的人把酒摆在桌上出去了，房里无人，达特安两眼瞪着洛奥尔，问道：“你今天办的事，你高兴么？”洛奥尔道：“很高兴。这也不过是尽我的本分，不论怎的，我总算是替王上出力。”达特安道：“谁叫你替王上出力的？”洛奥尔道：“德国拉费伯爵分付我的。”达特安道：“可惜，你刚才并不是替王上出力，不过是替主教出力，这两件事却有点分别。”

洛奥尔正要说话，达特安拦住说道：“我的小朋友，你今天作了很呆气的事，同你不相干的事，你去干预作什么？”洛奥尔道：“为什么你也要干预呢？”达特安道：“我与你不同，我听上司的号令。王爷是你的上司，你别忘了。你去帮主教的忙，帮着他们去捉巴留士，你是很不该的。你千万不要告诉德位费伯爵一个字，他听了是要大生气。”洛奥尔道：“你看伯爵真会同我生气么？”达特安道：“那是一定的。不然，我是要好好的谢你，你替我们很出力。但是他不在这里，我只好替他责备你。我要告诉价钱，我这样做，不过是受了你的义父的嘱托。”洛奥尔道：“你这番话我却不甚懂。”达特安站起来，走到桌子，拿出一封信来交把洛奥尔。那少年读了信，滴下泪来，说道：“原来伯爵走了，并没同我说句分手的话。”达特安道：“他已经走了有四天了。”洛奥尔道：“看他信里的话，他好像是又去冒险了，难保无性命之忧。”达特安道：“有什么性命之忧？你只管放心罢。他不过去办点小事，不久就要回来的。他不在这里，我替他当你的保父，你没什么不愿意么？”洛奥尔道：“一点不愿意都没有，我晓得凡是你的指教，都是好的。伯爵素来同你很亲热的。”达特安道：“但愿我同你也是好朋友。我不要你做什么，只有一件，你要做掷石党，做一个最热心的掷石党。”洛奥尔道：“我还可以常常的去见施华洛夫人么？”达特安道：“可以之至。你还可以见帮主教，见朗维勒夫人，倘若是巴留士释放出来。.....但是你很出力去捉他，倘若是他释放出来，你还要去见他谢罪，告诉他，以后你却要帮他的忙。”洛奥尔道：“我虽然不懂你的意思，我只好听你分付的了。”达特安道：“你不必费心来懂我的意思。”

说到这里，房门开了，达特安说道：“杜威朗来了，你看他的衣裳都撕破了。”颇图斯满身尘土，一额汗，走进房来说道：“我的衣裳虽然撕破了，我却剥了好几个人的皮。那班人要抢我的剑，那班无赖真可恶，我打倒了二十多个。达特安，我要吃你的酒。”达特安倒了酒，说道：“我晓得你是不会退板的。你吃完这盅酒，评评这个理。”颇图斯一饮而尽，把酒盅放在桌上，擦擦胡子，问道：“评论什么道理？”达特安道：“波拉治子爵出了大力去捉巴留士，帮甘明则的忙。”颇图斯道：“倘若他的保父听见了，说什么？”达特安说道：“我的朋友！你若当掷石党，你要记得，现在我是你的保父了。”说完，敲敲口袋，回头对颇图斯说道：“你同我一道走么？”颇图斯又倒了一盅酒，问道：“你往那里去？”达特安道：“去见主教。”颇图斯吃了第二盅酒，拿了帽子，跟达特安出去了。

洛奥尔一个人坐在那里，想起当天所见所闻的事，摸不着头绪。达特安不让他出去。他只好一个人闷坐在客店里。

## 第四十七回 花子头目

再说达特安故意落后，使甘明则先到主教府，把两个火枪手如何出力的话告诉主教。等到他们两个人进见的时候，主教很欢迎他们，说是他们平生的大愿，不久就要到手，达特安的意思，是想多得几个钱实惠些。他晓得马萨林应许的话是靠不住的，不过他不肯把这个意思告诉颇图斯，恐怕灰了他的心。

那时候，王后打发人来请主教。马萨林心在一想，若是王后亲口恭维这两个人一番，这两个人一定是加倍高兴的，当下就要领这两个人进去。达特安，颇图斯有点迟疑，为的是穿衣服不甚齐整。马萨林摇头说道：“这却不要紧，王后见了，倒是喜欢的。”两个人于是跟了进宫。

当下这安公主的宫里，因为伦斯打了胜仗，今日又赢了百姓，各人都加倍的高兴。巴留士已经拿着了，大约已经关了监。巴朗玛也捉住了，关在威英桑。甘明则站在王后旁边，把当日的情形细说了一遍，旁边的人，听得很入

神。说得正是高兴，忽然看见两个火枪手跟主教进来。甘明则走上前去迎达特安，说道：“请陛下听他说罢，他说得更详细。今日我幸亏他舍命救我，不然我是早已葬了鱼腹。乱民要把我摔在河里。达特安，请你把情形告诉王后罢。”王后说道：“你很替我出力，难道没得话告诉我么？”达特安道：“我没什么话说，只有一句，我是肯舍身替陛下办事的。”王后道：“我深晓得，我故此借这个机会，当着众人谢谢你。”

达特安道：“我这一位朋友，从前是我的同伴，同在特拉维统领手下当火枪手，也望陛下一体相待。”王后问道：“他叫什么？”达特安道：“他原叫颇图斯。”王后听了一惊。达特安道：“他实是叫杜威朗。”颇图斯道：“还要加称德巴礼披理方。”王后微笑，说道：“第一个名字我可以记得，其余那一串，我恐怕记不得了。”颇图斯鞠躬，达特安退后一步。

这个时候，内侍来报，帮主教入见。众人听了，都觉得诧异，原来人家都晓得帮主教是个掷石党，故此马萨林分付巴黎主教，要干狄在大教堂讲经，从教堂出来的时候，才晓得巴留士被捕的事。干狄虽说是个掷石党，却还是很活动的，他一心要代他的叔子当巴黎主教，从此升到红衣主教。只要王后待他好，他是要改变宗旨的。论现在的情形，掷石党的力量还没十分充足，故此特地的进宫恭贺伦斯胜仗。如果王后另眼相看，他就帮王后；不然的话，他再想法子。

当他进来的时候，众人都十分留心。看官要晓得，干狄是个极有见识、很有才干的人，宫里那班人没有几个是他的敌手。见了王后，说了一番很冠冕的话，说到末了，就说自己尽心竭力替王后办事。王后听了，原是很高兴，听了末后这两句，王后觉得可以挖苦他，就对众人使个眼色。内中有一个叫做那真，是个优施之流，知道王后要他们挖苦干狄，就说道：“这个档口，能够有教里的人帮忙，是件应贺的事。”众人听了，都大笑。威乐阿伯爵说道：“现在不必怕百姓，不必怕议院，只要帮主教一招手，那班小教士、教役，都可以来帮忙。”梅拉里大将说道：“从前显理第四打仗，头上好插白鸟羽。以后帮主教带领小教士去打仗，最好戴只红帽子。”宫里这班人你一句，我一句，把干狄挖苦得很透彻，干狄神色不变。后来王后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帮主教说道：“有句话奉劝陛下，内乱是极不好的，陛下不可轻易动手。”王后听了，掉过头来不理他，大臣等又大笑。干狄对众人鞠躬，斜瞪了主教一眼，走出宫来。这一眼却露出无限怨恨的意思。

马萨林知道不久就有乱子，抓住达特安的手，说道：“刚才走出去的那个人，你能认得么？”达特安道：“不论他走到什么地方，我都认得。”回头对颇图斯说道：“这事不妙，教里的人相闹，是不会好的。”干狄出来的时候，说道：“这班没良心，谋反叛逆的大臣，不要只管取笑我，明天自见分晓。”

马萨林的阅历多些，很不以众人挖苦干狄为然。干狄走过之后，他也出了宫到自己房里，把帐算好，钱锁起来。他的钱都藏在墙里极秘密的地方，不容易寻得着的。

且说帮主教干狄回到自己房里，家人来报，有个少年来见。干狄问是谁人，家人说是路维利。干狄赶快走到客厅，看见巴留士的儿子衣裳是撕破了，满身是血，刚从乱民丛中跑来，把火枪放在朋友家。干狄见了十分欢喜，走上前去拉手。路维利看他两眼，颇有狐疑之意。干狄先说道：“你今日所遭的家难，我心里很难过。”路维利道：“你说的是实话么？”干狄道：“我是一片至诚。”路维利道：“既然如此，我们动手的时候到了。我们可以救我的父亲出监，不到六个月，红衣主教就是你了。”

干狄听了一动。路维利道：“我们老实的研究，不必隐藏。你近来这六个月里头，花了三万个柯朗赈济贫民，难道是当真你要做善事么？我老实告诉你，我是不能相信的。你是很热中的，又有本事，你晓得你自己的价值。宫里这班人，我是恨极的，我只要报仇。你可以煽动教士同百姓。商人同议院，我可以运动他们。我们有了这四等人帮忙，不到一礼拜，巴黎就在我们掌握中。那时候，你要什么，宫里还敢不答应么？”帮主教沉思了好一会，说道：“路维利，你可晓得，你所说的就是内乱么？”路维利道：“你制造内乱有好几年了，现在闹出来，你还不高兴么？”干狄道：“虽然这样说，还须斟酌斟酌。”路维利道：“你要几点钟才斟酌好。”干狄道：“要到十二点钟，这总不算太长罢？”路维利道：“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钟，我等到晚上十二点钟再来。”干狄道：“我倘若不在家，请你等等。”路维利道：“很好，我半夜必到。”干狄道：“请了，半夜再会。”

路维利走了以后，干狄把手下的小教士都传齐来。不到两点钟之久，有三十个小教士都到了。干狄把在宫里受众人挖苦的情形说了一遍，众教士都问他打算怎样。干狄道：“有个很浅近容易的法子，百姓们都是听你们劝的，你们只要拿话去蛊惑他们，把他们平常尊敬王上的意思说坏了。告诉他们，王后是个最暴虐的，马萨林是王后的情人，马萨林贪得无厌，不久就要害了法国。你们今天就要动手，过了三天一定有些效果。你们那一位有什么高见，

只管告诉我，我是很愿意听的。”

果然有三个留在后头，余人先出去了。干狄道：“你们有条陈么？”三个人答道：“是的。”干狄问道：“圣莫里的教士，有何高见？”那人说道：“我所管的地方，有个人是很有用的。”干狄问是谁，那人说道：“他是作小生意的，他的同行中人很崇拜他的。”干狄道：“他叫什么？”那人道：“他叫巴兰舒。六个礼拜以前，他运动些人很闹了一件事。他们来捉他，要问他一个绞罪，他跑得无影无踪的。”干狄道：“你能够找得着他么？”那人道：“我可以找得着。我是他老婆的忏悔人，只要这个女人晓得他的所在，我是一定找得着他的。”干狄道：“好极了，你去找这个人，找着了，领来见我。”那人问道：“几时来见？”干狄道：“六点钟来，好不好？”那人道：“我去设法，六点钟领他来见。”干狄道：“你去罢，这件事我依靠你了。”

那人出了房，干狄问道：“圣比沙教士，有何见教？”那人说道：“我那里有一个人，曾经替一个众人所爱的王爷出过力，我们若是要举大事，这个人倒可以当一名首领。”干狄问是谁，那人道：“就是卢时伏伯爵。”干狄道：“我认得他，只恐怕他此时不在巴黎。”那人道：“他现时住在巴黎某街。”干狄道：“他来了多久？”那人道：“不过三天。”干狄道：“他为什么不来见我？”那人道：“大人不要见怪，有人告诉他说，大人有意归王后党。”干狄听了，咬牙说道：“他听错了。八点钟领他来见我，你先走罢。”

那教士鞠躬出来，干狄对第三个教士说道：“你一定也有好条陈。”那人说道：“我的条陈，比他们两个的都好。”干狄道：“恐怕不见得罢？第一个引进一个小生意人，第二个荐一个伯爵，难道你要荐一个王子王孙么？”那人道：“我要荐的是个乞丐。”干狄笑了，说道：“一个乞丐么？”想了一想，又说道：“你的主意不错，倘若你能够弄出一个乞丐来，运动巴黎城里那无限若干的乞丐，鼓噪起来，说是马萨林害了他们，叫他们流落讨饭，叫通国人都晓得，也是不错。”那人说道：“我正要这样一个人。”干狄道：“好极了，他是谁？”那人道：“他是一个极平常的叫花子，在圣天特教堂门口乞钱、分圣水，有六年了。”干狄道：“他能够号召别的花子么？”那人道：“大人要晓得，那班花子是很有机关的，他们结成一党叫做无钱党，反对有钱的人。他们乞来的钱都要捐一份归公党里。有个党魁算是他们的首领，凡是党里的花子，都要听这一个人调度。”干狄道：“是的，这件事我也略听人说过。”那人道：“我说的那个人，就是花子首领。”干狄道：“你晓得他有些什么作用？”那人道：“我却不甚晓得清楚，我只晓得他心里有件事。”干狄道：“你怎样会晓得的？”那人道：“每逢廿八那一天，他总请我替一个人念经，那个人是死得很惨的。昨天我才替他念经。”干狄道：“他叫什么？”那人道：“他叫梅拉，我看这不是他的真名。”干狄道：“我们今天找得着他么？”那人道：“他总在那里的。”干狄道：“很好，我们就去找他。倘若他是同你所说的一样，他简直的是个宝贝了。”

于是干狄改扮了一个壮士，同那小教士出门，在路上十分留心看百姓们的举动，看见他们确是汹汹的，但是尚无为首的人，却是手足无措。快到那教堂的时候，那小教士指着说道：“那乞儿还在那里。”干狄看见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靠着柱子，旁边摆着一盆水，手里拿一个洒水的刷子。干狄问道：“是教堂特别准他在那里的么？”小教士道：“不是的，他是同上手的人买来的利益。”干狄道：“买来的么？”小教士道：“是的，这是他们乞儿的规矩。我听见说他花了一百个毕士度买来的权利。”干狄道：“这个老乞儿想必很有几个钱。”小教士道：“那也难说。这种乞儿往往很有钱。死的时候，有时遗下二三万利华，有时还不止。”干狄大笑，说道：“我做善举的钱，总算花得得法。”

两个人向教堂里走，乞儿看见了，站起来献圣水。这个乞儿年纪约有六十七岁，身躯短而甚肥胖，头发花白了。那人象是很有脾气的，不过自己很用力按下。看见教士带领一个壮士来，他很诧异，两个人摸摸刷子，画个十字。干狄取出几个钱来，摔在地上的帽子里。小教士道：“梅拉，我同这位壮士要同你说两句话。”乞儿道：“同我说话么？你们太赏光了。”小教士道：“是的，我们要晓得，你看近来的事体如何？人来人往，说的什么话？”乞儿摇头说道：“时局可怕的很，自然总是百姓吃亏。人人都是怨恨的，但是怨恨也无益，总要有个为首的人出来替他们伸伸怨气。”干狄道：“你的意思，我却不不懂。”乞儿道：“百姓只管怨恨，不过有点小雷雨。仍须有个为首的人领着他们造反，然后有大霹雳。”

干狄道：“好朋友，你倒明白。倘若有内乱，为首的人也有了，你可以出力运动你的同党么？”乞儿道：“只要教堂准我们起事，赦了我已往罪恶，我是无不尽力的。”干狄道：“你只管放心，教堂不但许可，还要指挥一切。至于赦罪，巴黎主教同帮主教都可以办得到，我们去同他们商量。”

小教士道：“梅拉，你要知道，我很出力把你保举给这位壮士。他是贵族里头最有力量的人，将来很可以帮你的忙。”乞儿说道：“教士先生，你向来都很待我好，你要做什么事，只管分付我。”干狄道：“这位教士先生告

诉我，你很有运动同党的力量，这话确么？”乞儿说道：“同党的人倒还敬重我，我说的话他们都听的。我领他们，他们是肯跟我走的。”干狄道：“你能够找出五十个强壮有胆的乞儿么？这五十个人什么也不必做，只要有胆子，跑到主教府前去喊：打倒马萨林！要大声的喊，把府墙都要震倒了。办完了，还可以得点好处。”乞儿道：“这何足为奇，比这个更难的事我还可以办得到。”干狄道：“你可以在晚上弄十个八个拦街的东西么？”乞儿道：“何止十个八个，一晚做五十个也可以办到。白天靠着栅栏，还可以攻敌。”干狄道：“你倒是很果于自信的，我最高兴。这里有一口袋钱，有五百五十个毕士度，你立刻就去布置。你告诉我，今晚十点钟在什么地方找你？”乞儿道：“我总要在高处一发暗号，巴黎通城都可以看见的。”小教士道：“我给你一封信，去见布舍里教士，他可以让你上他教堂的高楼。”乞儿道：“这好极了。”

干狄道：“我们今晚十点钟再会，你如果办得好，我还可以给你五百个毕士度。”乞儿高兴得两眼发光。说：“到时候，我什么都办好了。”说完，把椅子搬进教堂，水盆同刷子摆在椅子旁边，自己取了一点圣水画个十字，离开了教堂，去找他的同党。

## 第四十八回 布舍里之高楼

再说干狄办完事的时候，快有六点钟了，回到巴黎大主教的府里。一到六点钟，圣莫里的小教士来了，还带着一个人。干狄很高兴，请他进来。小教士说道：“这个就是我荐给大人的人。”巴兰舒鞠躬。干狄说道：“我听见说你很愿意替百姓出气。”巴兰舒道：“我是个掷石党，我是犯了绞罪的。”干狄道：“为什么？”巴兰舒道：“有个贵族被监五年，马萨林还要送他回监里，是我劝散他们，救了这位贵族的。”干狄道：“那位贵族是谁？”巴兰舒道：“大人同这位贵族很熟的，就是卢时伏伯爵。”干狄道：“不错的，我听说过这件事。我听说是你煽动当地的人去打救他的。”巴兰舒道：“是的。”

干狄道：“你作什么生意？”巴兰舒道：“我开一间点心店。”干狄道：“你作的倒是极安分的生意，为什么你倒好打好的？”巴兰舒道：“我却先要问大人，你是个教里的大官，为什么做壮士的打扮，穿了靴，挂了剑？”干狄大笑道：“你答的不错。我老实说，我虽然当了教里的大官，我向来却是最喜欢讲武的。”巴兰舒道：“我要告诉你，我未开点心店之前，当了三年兵，后来又在达特安处当了十八个月的跟人。”干狄问道：“就是那火枪营的帮统么？”巴兰舒道：“是他。”干狄道：“他是个最热心的主教党。”巴兰舒含嘴吹哨，吹道：“呼！”干狄问道：“这一呼，算什么？”巴兰舒道：“不算什么。达特安在营里当差，受马萨林的薪俸，自然界要帮马萨林。我们当百姓的，只知道马萨林剥削我们，我们只好攻他。”

干狄道：“你倒明白，不过我怎样能靠你？”巴兰舒道：“我以为教士先生已经告诉你，说我是可靠的。”干狄道：“说是说过的，我却先要晓得，你打算作些什么样？”巴兰舒道：“你若是要煽动百姓们造反，我很愿意帮忙的。”干狄道：“我正要办这件事。今天晚上，你可以聚集多少人？”巴兰舒道：“二百个拿火枪的，五百个拿斧子的。”干狄道：“只要每方都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明天就很可以成军了。”巴兰舒道：“那个自然。”干狄道：“你愿意认卢时伏为首领么？”巴兰舒道：“他到地狱，我也愿意跟他去。我看他不久是要到地狱的了。”干狄喝采。

巴兰舒道：“我们用什么记号？”干狄道：“凡是掷石党人，帽子上都有个草结。”巴兰舒道：“很好，只要大人通知各人。”干狄道：“你要钱么？”巴兰舒道：“有几个钱也是无碍的，有钱更易办事。”干狄取出一口袋钱来，说道：“这是五百个毕士度，办得好，还有五百。”巴兰舒拿了口袋，说道：“这几个钱，我要用的得当，将来再报帐。”干狄说道：“好极了，你知道怎样对付主教么？”巴兰舒道：“请你放心，交给我罢。”

巴兰舒出去了，小教士说道：“大人满意么？”干狄道：“这个人很明白，很有决断。”小教士道：“他应承做的事，一定做得到的。也许他作许多事，也未可知。”干狄道：“果然如此，我是很满意了。”小教士出去，巴兰舒在楼下等他。

再过十分钟，圣沙比小教士报么。房门一开，卢时伏伯爵走进来，干狄同他拉手，伯爵先说道：“你拿定主意了么？”干狄道：“我的主意早已拿定的了。”伯爵道：“你如此说，我不能不相信你。你今晚开跳舞会，请主教么？”干狄说道：“是的，请的是今天晚上，音乐是明早才动手。”伯爵道：“我带五十个人在那里等候。杜米尔应许我，随便什么时候可以拨五十个人把我。”干狄道：“五十个人么？”伯爵道：“他在那里练兵，他的兵听我调度。热闹



过了之后，若是人数少了，我自然会补足。”干狄道：“这是好极了，还有一事，我要打听。”卢时伏微笑，问道：“什么事？”干狄道：“你们把波孚弄到什么地方？”伯爵道：“他在万度摩听我的信。”干狄道：“你可以告诉他，请他来。”伯爵道：“你一切都预备好，可以动手了么？”干狄道：“都预备好了，你叫他赶快来。明早巴黎是很扰乱的，恐怕有十几个王室的亲支都要做首领。他倘若来得迟了，恐怕让别人占了先著。”

伯爵道：“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么？”干狄道：“可以。”伯爵道：“我可以告诉他，你是一片至诚为他么？”干狄道：“那是无疑的了。”伯爵道：“你给他全权么？”干狄道：“打仗我给他全权，至于国事上……”伯爵道：“我晓得，他国事上不甚考究的。”干狄道：“倘若我做了红衣主教，他不会反对么？”伯爵道：“你是拿定主意要当红衣主教么？”干狄道：“教里的帽子我已经戴上的了，我原是不喜欢的；既然戴了，不如戴件红的。”伯爵大笑，说道：“帽子的式样颜色，我们姑且不论罢。我可以保他不反对。”干狄道：“你今晚写给给他否？”伯爵道：“我发个专差去。”干狄道：“他几时可以到这里？”伯爵道：“五天。”干狄道：“他来了，那时的情形总变了好些。”伯爵道：“那是一定的。”

干狄道：“你去聚集那五十个人，预备好了。”伯爵道：“做什么用？”干狄道：“什么事都用得着。”伯爵道：“我们怎么样分辨谁是同党？”干狄道：“头上有草结的就是。”伯爵说道：“请了。”干狄道：“伯爵请了，再会。”伯爵把小教士拖了去，一面走一面说道：“马萨林，你看我老了没有？”

那时已是九点半钟，干狄就向布舍里教堂去，足走半点钟才到。远远看见高楼上有点灯，自言自语道：“他们已经到了。”干狄敲门，门开了，有个教士手拿灯笼领他上楼，指一个小门，把灯笼放在墙角，教士自己下楼。小门上有把钥匙，干狄敲门，门里有人请他进去，干狄认得是花子的声音。进了门，看见花子坐在小床上，见是干狄，站起来。那时正打十下钟。干狄问道：“都预备好了么？”花子答道：“还没十分完备。”干狄道：“这是何故？”花子答道：“我应话你五百人，是不是？”干狄道：“是的，怎样么？”花子道：“我号召了二千人。”干狄道：“当真的么？”花子道：“你要看看实在凭据么？”干狄道：“要看。”

且说高楼上三个窗，每窗点了一支、蜡烛，一支向着王宫，一支向着丹尼街，一支向着小弄。乞儿一声不响，走到窗子，把蜡烛吹灭了，房里只有一点月光照进来。那时月亮被云遮住了。干狄问道：“这是为什么？”乞儿道：“这是我的暗号。”干狄道：“什么暗号？”乞儿道：“这是拦路口的暗号。”干狄道：“哈，我明白了。”乞儿道：“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你要小心，不要让东西绊倒了，也不要跌在坑里。”干狄道：“好极了，我应许你的钱在这里。你别忘记，我要你领你的人，你却不要吃醉了。”乞儿道：“我有二十年没吃酒，吃的都是水。”说完把钱袋拿了，摸那些钱。干狄说道：“原来你是个老财迷。”乞儿叹口气，把钱袋摔在地下，说道：“我的老脾气恐怕是改不了的，见了钱我就动心，毕竟都是空的，不过令人难过罢了。”干狄道：“这趟你总要收了。”乞儿道：“是的。余剩下来的，我拿去做好事。”说完了，脸上变色，露出很难受的神色。

干狄想道：“这是个怪人。”拿了帽子，正想出去，乞儿走过来，拦住去路。干狄起先以为他有谋害之意，后来看他拿掌跑在跟前，才放心。乞儿哀告道：“大人，我求你保佑我。”干狄道：“你称我大人，不要错认了人。”乞儿道：“不然，大人，我认得你。我第一次见你，就认得你是谁。”干狄微笑，说道：“你真要我保佑么？”乞儿道：“我当真要你保佑。”干狄见他求得恳切，伸出手来保佑他。干狄说道：“我保佑过你了，你老实告诉我，你从前犯过什么罪？倘若犯过罪，我可以保护你。”乞儿摇头说道：“我所作的事并不犯国法，惟有教堂保佑我，才可以解脱我的罪恶。”干狄道：“你告诉我，你从前不是个乞儿。”乞儿道：“我做了乞儿，不过六年。”干狄道：“你从前在什么地方？”乞儿道：“在巴士狄大监。”干狄道：“在监以前做什么？”乞儿道：“将来有一天，我跪在你面前忏悔的时候，再告诉你。”干狄道：“不管什么时候，不论日夜，只要你来忏悔，我是预备同你解脱罪恶。”乞儿道：“谢谢大人，现在还不到时候。”

干狄道：“我们暂别了。”乞儿开门，鞠躬相送，说道：“暂别了。”干狄取了灯笼，下楼出门了。

## 第四十九回 民变

再说那时有十一点钟，干狄出门走得不远，看见街上的情形大变了。满街上仿佛都是恶鬼游魂，看见许多人影，有在街上挖街石的，有些人拉车倒出许多东西来，有些挖大沟。这些人就是那教堂门口的乞儿号召来的。干狄见了，

心里有点害怕，现在既然把这班人喊了出来，将来用什么法子遣散？只要看见一个在身边走过，他害怕的快画十字。

干狄走到某街，看见的情形同刚才的有点不同。看见店铺的门窗都关了，那些生意人走来走去，那些门原来不过是虚掩的，有人来就开。那些人是搬东西，却不要人看见，是在那里分军器。有一个人背了刀子、斧子之类挨家分送，刚好有灯光一照，干狄认得他是巴兰舒。往前再走，转到某街，看见百姓们有穿黑衣的，有穿灰色衣的，分队站着不动，有人在各队中来往，仿佛是有话分付的。留心一看，各人身上都带了兵器。

干狄走到新桥，已经有人把守。干狄要过桥，有人拦住，问道：“你是谁？你不认得你是我们党的人。”干狄举起帽子说道：“路维利，你为什么连同党都不认得？”路维利知道他是谁，深深的鞠躬，让他过去。干狄过了桥，走到某处，看见许多穿白衣的人，悄悄的沿墙而走，走过就不见了。干狄躲在墙角让他们过，谁知最后一个人加倍小心，四围的看，看见墙角有人，拿出手枪正要对着那人打。干狄笑道：“卢时伏，手枪不是玩的。”卢时伏认得那人的声音，说道：“原来是大人，我却看不清楚。”干狄说道：“是我。那些人是谁？”卢时伏道：“这就是杜米尔送我的五十人，他们穿的白衣裳，是马队的号衣。”干狄道：“你们向那里去？”卢时伏道：“我们去找一个雕像师，从一个暗门进去。”干狄道：“我明白了。”同卢时伏拉手，卢时伏也从暗门入地，忽然不见了。

干狄到家，已有一点钟，开了窗子伸出头来看，街上甚黑，看不见什么，只听见远远有轰轰之声。

百姓们忙了一夜，明早一看，这个巴黎城全改了样子，凡是街口都有了栅栏堆垒。百姓拿火枪把守，偶尔有过往的人，说出暗号的便让他过去，说不出来的被他拿住，还有被杀的。有些壮士走过，被百姓们拦住，要他喊：“推倒马萨林”、“巴留士万岁！”不肯喊的，就被他们打。初时还没乱杀人，慢慢就有跃跃欲试的意思了。大约计算，那时已经有一万多人了。那些胆子最大的，走近王宫乱喊乱叫，同禁军挑畔。宫门已经关了，巡守的兵在宫门外。有许多饥民结队成群的在街上走，在前的拿一面大旗，旗上写的是：“请看我们。”众人看见，怨声动地。

且说安公主及马萨林看见昨天百姓还是很安静的，今早忽然都反了，十分惊惧。起先以为是报告的人传言不实，要自己出去看。一开窗子往外看，知道报告的不虚。马萨林耸耸肩，看得事体很轻，但是脸色全变了，赶紧回去把钱箱、珠宝箱锁起来，最值钱的金刚钻全戴在手上。王后见百姓反了，大怒，立刻传梅拉里大将，分付他，要多少兵带多少兵，先打听百姓这种举动是什么意思。

这位大将胆子是有的，不过太骄傲些，向来是看百姓不起的，于是带了一百五十人，从罗弗桥过河。刚好碰见卢时伏带了五十个马队，还有一千五百个乱民。梅拉里看是走不过去了，只好绕道，想从新桥过去。在这里把守的是路维利，梅拉里拿定主意要过桥，大胆冲过去，被乱民一排枪止住，同时街上窗子碎石如雨的掷下来。梅拉里只好回转，还死了三个兵。改向某处走，碰见巴兰舒，他手下的人拿的斧子。梅拉里看他们不中用，又想冲过去。却被乱民把住，又死了四个兵。没得法子，又改向某处走，被堆垒拦住，有乞儿把守。这乞儿队里人最杂，男女大小人等都有，还有法勒克在内，带了许多无赖少年，吵得最利害。梅拉里分付二十个马队下了马去攻堆垒，余人作后援。二十人个向前攻，被乞儿们一排枪抵住。巴兰舒听见枪响，赶来帮忙，路维利的人也到了，把梅拉里围攻住。梅拉里不肯退，放枪进攻，乱民中了枪，乱喊：“放枪还攻！”梅拉里所带的人死了许多，中军官受了重伤。

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乱民分开，让出一条路，乱民喊道：“帮主教万岁！”原来是干狄来了，一路走，一路保佑百姓，如若无事。百姓们见他来，都跪在地下。梅拉里认得他，喊道：“你赶快救我，不然，我手下的人死光了。”那时候吵得利害，任是大雷大炮都听不见的了。等到干狄一举手，忽然都肃静起来。干狄说道：“我的孩子们，这位是梅拉里大将，他的意思你们误会了。他已经应许回去见王后，求把巴留士放了。”干狄回头来向梅拉里道：“是不是？”梅拉里道：“我应话了。我却不晓得这样容易就可以了。”干狄说道：“他应许你们了。”梅拉里举手，百姓喊道：“帮主教万岁！”还有几个喊“梅拉里万岁”的，末后喊的是“推倒马萨林！”

于是乱民让路，开了堆垒，让大将过去。法勒克领着一群无赖少年打鼓吹号先行，梅拉里及手下的人走过以后，堆垒又合起来。

当下马萨林在府里料理自己的私事，早已打发人去请达特安。因为当天他不值班，以为不好找。谁知不到一会，达特安带了颇图斯进来。主教一见，喊道：“进来，进来，我最想见你们两个人。城里怎么样了？”达特安摇头说道：“情形不大妥，百姓都反了。刚才我们两个人在某街走过，百姓看见我们的号衣，一定要我们喊巴留士万岁，大人晓得么？他们还要我们加一两句话。”主教道：“你告诉我。”达特安道：“他们要我们喊推倒马萨林这一句话，我原不应该报告的。”马萨林微笑，脸色却变了，问道：“你喊了么？”达特安道：“我没喊，我本来不能喊。杜威朗

伤风，想喊也喊不出来。大人要……”马萨林道：“怎么样？”达特安道：“请看我的帽子衣服。”达特安把帽子上枪子中的两个洞、衣裳上四个洞指给主教看。颇图斯的罩袍被斧子撕破，帽子上的鸟羽被枪子打坏了。主教深想了一会，看看他们两个人露出十分称赞的意思，说道：“若是我做你们，我就跟着他们喊。”

这个时候，吵闹的声渐渐近了，马萨林只管擦额上的汗，四围看看，没得主意。他心里很想在窗口往外看，却没得胆子，说道：“达特安，你看看是闹什么？”达特安一看，说道：“这是怎么讲？梅拉里大将帽子都没有，中军伤了手，禁兵受伤满身是血，马的身上也是血。守宫门的兵做什么？他们举起枪来，难道要放枪打那队百姓么？”马萨林道：“已经发过号令，如果百姓们走近王宫，就要开枪打他们。”达特安道：“倘若开了枪，事体就不能挽回了。”马萨林道：“有的是铁门，可以拦得住他们。”达特安道：“什么铁门，不到五分钟什么都打碎了。千万不要放枪。”于是达特安探头出窗外喊道：“不要放枪！”

那时外边吵得利害，他喊也没人听见。有两三个守门的兵放了枪。百姓怒得狂了。开了一排枪，王宫的墙都震动了。有一个枪子从达特安膀下飞过，打碎颇图斯面前的一个镜子。马萨林喊道：“不好，这是一面无价的镜子！”达特安关了窗子，说道：“大人，不必可惜，再过半点钟，宫里的镜子不论有价无价，恐怕都要打碎了。”

主教害怕到浑身发抖，问道：“你有什么高见？”达特安道：“他们要的是巴留士，只好把巴留士还了他们。你捉了巴留士来也没得什么用处。”主教道：“杜威朗，你看怎么样？”颇图斯道：“我看一定要把巴留士还他们。”马萨林道：“也罢，我去告诉王后，放了他。”走到过路尽头，停住了，说道：“我可以靠你们两位么？”达特安道：“我们向来不变心的，我们应许了帮你，你只要分付下来，我们是无不奉命的。”马萨林道：“你们进那间房里等我。”主教另从一个门走入大厅。

## 第五十一回 报复之策

再说王后走到小教堂，怒气甚盛，喊道：“将来不晓得还要闹什么事？从前玛理后捉拿康狄公爵，他还是个王室的亲支；后来主教把玛里后贬逐；又后来显理第四的子孙监禁在威英桑大牢。这三件总算是很大的事，那时的百姓一声也不敢响。我现在不过监禁一个巴留士，他们就闹起来，我这个王后岂不个虚名么？”

看官要晓得，王后这句话说着了那时百姓的意思。那时的王子王孙，百姓们是不甚理会的。巴留士是个平民出身，百姓却看得很重，仿佛捉了巴留士，就同捉了他们自己一样，救巴留士的命，就如同救自己的命。

再说马萨林在自己房里，也是走来走去，常常看那打碎了的镜子，自言自语道：“今天这样退让，真是不妙。但是巴留士是不要紧的，巴留士不过是个虚名目，其中却没什么宗旨。”马萨林总算是个有点阅历的能臣，这一趟却算错了，巴留士不但是个名目，原来还有个宗旨。

翌日，巴留士坐了马车出门，有他儿子路维利在身边，法勒克站在车后。百姓们见了，都喊：“巴留士万岁！百姓的恩人万岁！”马萨林听见，心里十分不舒服。他的侦探又来报告许多新闻，主教听见，心更不安。王后的气却渐渐平下来，似乎又在那里想计。主教知道，更不放心。他晓得王后素来是最骄傲最倔强，不肯让人的，万一做出卤莽事来，大局更不妙。

帮主教进议院的时候，十分排场，王上王后都有点比不上他。他同王后说了，果然发下一道谕旨，解散乱民，叫他们把兵器都收起来，堆垒都拆了。百姓知道，这是不相干的，只要一号召起来，不过一点钟，他们就可以仍旧带兵器，仍旧造堆垒的，倒也很高兴的遵旨办理。巴兰舒看见这趟得手，晓得没人再敢拿他，就公然回到自己的点心店。他心里想，倘或是被官兵捉了，一定是有人帮忙，同帮巴留士一样的。卢时伏把马队还了杜米尔，点数差了两名，但是他也是掷石党，只好不计较了。那个花子头仍旧在教堂门口布施圣水，人家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几乎推倒法国的王室。路维利自从舍命救了他父亲，十分得意，王族的人提起他的名字，总要打冷战，他得意极了。有一天，同他父亲说笑话，问道：“父亲，倘若我去求王后给我一营兵带，你看王后能答应么？”

再说巴黎平静以后，达特安分付洛奥尔回到法兰德。洛奥尔起初还不肯去，一定要投入一党出力。达特安好容易劝得他走，他后来到施华洛夫人那里辞了行，走了。

卢时伏最不高兴，他写了信，告诉波孚，请他到巴黎。乱平以后，他去同帮主教商量，还是叫波孚来不来。帮主教想了一会，说道：“还是来罢。”卢时伏道：“为什么？”干狄道：“我深晓得王后为人，他是向来不肯认输的。”

卢时伏道：“难道王后又想什么诡计么？”干狄道：“我看是的。”卢时伏道：“你可打听出点消息？”干狄道：“我知道王后写信给康狄亲王，叫他赶快回巴黎。”卢时伏道：“既然如此，波孚还是来的好。”

原来当天晚上就有人报告，说是康狄王爷到了。人人听了，都未免诧异。有人传说是朗维勒夫人走漏消息。当天晚上，巴黎城里的绅士商量，就商量要把王上迁到市会局同正人相处，以便知道民间疾苦，不要住在宫里受人小人动动，沾染了习气。商量了一夜，翌日早起，百姓穿了黑衣风衣，带了兵器，在街上往来巡哨。又有许多乞儿成群结队的聚在大街空地上。康狄亲王到了巴黎，半夜入见王后，翌日早上五点钟才出来。王后随即去见马萨林。

那时他才起来，写回信给克林维勒。他原先分付毛唐等候十日的。主教说道：“我叫他等回信，足等了十日。但是克林维勒晓得内乱是说不准，不会见怪的。”正在读第一段信。听见有人敲门，主教晓得是王后，起来开门。王后穿的是便装，显得很有风情。这天早上，神采比往常发露，满脸高兴。主教有点着急，问道：“又出什么事了？你今早神色很骄傲。”王后道：“我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子，去收拾乱党，故此十分高兴。”主教道：“我的王后，你是治国的好的，你想出个什么妙法？”一面说，一面把信藏在信堆里。王后道：“你听见么？他们要把我的儿子搬到别的地方。”主教道：“我听见说，他们还要绞死我呢。”王后道：“他们不能把王上弄去。”主教道：“我也不让他们绞我。”王后说道：“我要把王上同你带走了。这件事，要办得秘密，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我只让一个人晓得。”主教道：“那人是谁？”王后道：“康狄王爷。”主教道：“原来他已经到了。”王后道：“昨晚到的。”主教道：“你见过他么？”王后道：“他才走。”主教道：“他以这条计策为然么？”王后道：“原是他出的主意。”主教道：“巴黎怎么样呢？”王后道：“他要围城，等到他们没得吃了，自然要投降。”

主教道：“法子甚好，不过有一件不妥。”王后道：“什么不妥？”主教道：“这件事办不到。”王后道：“没有的话，什么叫做办不到？”主教道：“法子是可以想的。”王后道：“也可以办得到。我们现在有多少钱？”主教恐怕王后用钱太多，说道：“钱是不多了。”王后道：“事体一定办得到。你试想想，有一天早上，他们百姓爬起来，看见王后、王上都跑了，有大兵围住他们，把他们饿死。他们人多无主，只有议院同那鹅行鸭步的干狄替他们出主意，岂不大妙么？”主教道：“倒是很有趣的。不过怎么样办得到？”王后道：“我看一点为难都没有。”主教道：“陛下可晓得，这就是内乱。将来兵连祸结，不知几时才得了。”王后道：“我晓得巴黎城只可付之一炬了，拿他们的血去救火。我要重重的惩罚他们，叫他们永远不忘！”

主教道：“安公主，这个法子好是很好，不过残忍太过了。现在比不得从前，恐怕你要送脑袋，岂不太可惜了么？”王后道：“你笑我？”主教道：“这不是笑的事。同通国人为敌，是件很重大的事。你的亲戚英王查理第一，就是个榜样。你不能说他办得来法。”王后道：“却有分别，我在法国，不是在英国。况且我又是个西班牙人。”主教道：“更是不妥。倘若我同你都是法国人，他们就不至如此恨我们了。”王后道：“这个法子你以为然么？”主教道：“只要办得到，我是以为然的。”王后道：“我说办得到的，你去预备我们起程的事罢。”主教道：“你晓得，我是时常预备走的，但是一层，到底总不肯走。这趟恐怕又是这样。”王后道：“倘若我要走，难道你不陪我走么？”主教道：“我没法走。”王后道：“你的胆子太小，气死我的，其实有什么可怕的？”主教道：“可怕的事很多。”王后道：“你试说几件。”主教的脸色变了，说道：“安公主，你不过是个女人，你要侮辱我，就侮辱我，没人敢说什么。你说我胆小害怕，其实我不想跑开，到底不算是害怕。百姓鼓噪，为的是谁？是反对你，还是反对我？他们要绞的是你，还是我？我却不管。这场风潮我是要抵当的。我要抵当，却不是乱来的。我是镇静的想妙法。你该学我的样子，少说话，多办事。你的话虽然说得好看，恐怕是没结果的。你说逃走，你来看看。”一面说，一面抓了王后的手，领到窗口。

王后说道：“怎么样？”主教道：“你往外看，百姓们披了护胸，带了兵器，他们向这里望。你若是拉开窗帘，他们就看见你。你到这个窗口来看看，百姓们拿了斧子把守宫门。你再到那几个窗子看看，都是一样的。宫门是守住了，凡可以出入的地方，都守得很严密的。拉勒米对波孚公爵说的不错，除非你变了一只鸟，或是变了一只老鼠，不然，是万万逃不出去。”王后道：“虽然这样，他还是逃了。”主教道：“难道你也学他的法子逃么？”王后道：“难道你说我是被禁了么？”主教道：“我说了这一点钟的话，就是告诉你这句话。”说完了坐下，拿起笔来写信。王后气极了，满面怒容，走了出来，很用力关门，主教连头也不回。

王后到了自己房里，倒在椅子上大哭，忽然想起一件事，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我，帮我逃出巴黎。我为什么把他忘记了！”想了一想，又说道：“我总算是辜负了这个！我该升他做大将的，为什么我把他丢开了二十年？达特安保全我的名誉，我一点都没报答他。”于是走到桌边，拿起笔来写信。

## 第五十二回 达特安见王后

再说巴黎城里闹事的时候，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睡在一间房里，剑不离身，手枪是装好放在桌上。当天晚上，达特安做了一梦，半边天变了黄色，下了一场黄金雨，他脱了帽子去接。颇图斯梦见自己马车的门太小，不够地方放绘章。

翌日，早上七点钟，有个家人送信来，把他们吵醒了。达特安问道：“你是那里来的？”家人道：“王后叫我来的。”颇图斯听了，在床上爬起来，问道：“他说什么？”达特安叫来人在外边房里等，下了床，把门关上，走到窗口读信。读完了，说道：“居然来了！颇图斯，你就要得男爵，我也快升官。你看看这封信。”随手把信交给颇图斯，颇图斯声音发抖的读信道：

“王后要达特安来见，请即随来人入宫。”

颇图斯道：“我看不出什么。”达特安道：“我却看出许多玩意儿。总是事体不得了，王后才想起叫我。王后忘记我有二十年了，不是有了紧急事，怎样会想起我来？”颇图斯道：“你说得不错。”达特安道：“爵爷，你赶紧磨了剑，把手枪装上子药，马也喂饱了，听好消息，马上说话有事。”颇图斯常怕有人妒忌他，说道：“也许是有人想害我们。”达特安道：“我不久就打听出来，是不是害我们的圈套。马萨林是个意大利人，我是喀士刚人，我们是棋逢敌手，你不必害怕。”

达特安立刻换衣裳，颇图斯帮他忙。又有人来敲门，达特安叫他进来，那送信人进来说道：“有主教的信。”达特安望颇图斯，颇图斯说道：“事体太复杂了，我们怎么了得下来？”达特安道：“并不复杂，主教叫我过半点钟去见他。”达特安对送信人说道：“回禀主教，我等半点钟就来。”

送信人出去了。达特安道：“幸亏两个送信人没碰头。”颇图斯问道：“你看他们两个人都找你，为的是两件事么？”达特安道：“我看不是的。”颇图斯道：“达特安，不要耽搁，你要记得，王后在宫里等你。你见过王后，还要见主教。见过主教，我盼望你赶快回来。”

达特安喊那来说道：“我可以去见王后了。”来人领路，走过几条街，从一道小门进宫，上一座秘密楼梯，把戏领到王后的小教堂。

达特安有了点年纪，长了许多见识，加了许多阅历，知道王权是无限大的。若是从前的话，他就直走到王后面前同他说话，同遇着一个平常女人同他交谈一样。他理在晓得了，王上、王后是很大的，他自己是小而又小的。见了王后就要同一个无名小卒见了大统领一样。听见衣服响，回头一看，看见一只极美的手拉帷幃。达特安认得是前二十年亲过的手。王后见了他，微笑说道：“达特安，你来了。我一见就认得你，你还记得我么？”达特安答道：“我记不得了。”王后使出牢笼手段，说道：“你忘记了从前王后要一个壮士替他出力，居然找着一个人。他以为王后忘记他了，其实并没忘记。王后心里很记念着他，很感激他的。”达特安答道：“我全忘记了。”王后道：“这未免太可惜了。我是为王后可惜，因为现在王后有要事，又要仰仗他了。”

达特安道：“陛下左右前后都是忠肝义胆的，名位是高的，见识是广的，那里会用着我这样无名小辈。”王后觉得他话里的意思带点反射，说道：“达特安，你的话也有道着的。但是看现在的事体，还是你最得力。我晓得你是帮主教的，但是你也可以帮我。你现在能够帮我，就同从前那位壮士帮我一样么？”达特安道：“只求陛下分付，我就去办。”王后看见他不十分踊跃，问道：“你现在想是要过安乐日子。”达特安道：“我不能说，为的是我从来没有过安乐日子。”王后问道：“你有朋友么？”达特安道：“我原有三个朋友，有两个不在巴黎，不晓到那里去了。只剩下一个，他许记得刚才陛下恭维的那少年。”王后道：“很好，你们两个人抵得过全军。”达特安道：“陛下还有什么分付？”王后道：“你五点钟回来，我再告诉你，但是千万不要叫人知道我同你有约会。”达特安道：“我遵命。”王后道：“你要对十字架发誓。”达特安道：“用不着，我从来不失信，我说了就算数的。”

王后听达特安这句话很诧异，因为他左右前后的人，说话从来不是这样直的。却晓得他是忠诚可靠，不会负他的。其实达特安是很有作用的，不过做出刚直的样子来掩。达特安又问道：“陛下还有什么分付？”王后道：“没有了，你先去罢，五点钟再来。”

达特安鞠躬告辞，房门关了，自言自语道：“王后很着急，很要我帮忙，那是无疑的了。”想起主教来传时候也

到了，穿了过道去敲门。白那英领他进去。达特安一进房，两只眼四围的看，看见主教面前摆了一封信，信面在下，不晓得是给谁的。达特安进门，说道：“我是奉大人之命来见的。”主教道：“你刚打王后那边来。”达特安道：“我吗，谁告诉主教的？”主教道：“没得人告诉我，但是我却晓得。”达特安不肯负约，大胆的说道：“我可要说，大人这趟猜错了。”主教道：“我自己开客厅门，亲眼看见你打过道那一头来。”达特安道：“我是从秘密楼梯来的。”主教道：“这是为什么？”达特安道：“我也不晓得，或是弄错了。”马萨林晓得达特安这个人，他若是不愿意说，是没得法子叫他说的，暂时只好不追究。主教说道：“你既然不愿意说你自己的事，我们不如谈我的事罢。”达特安鞠躬。

主教问道：“你喜欢旅行么？”达特安道：“我平生在路上过的日子最多。”主教道：“你现在有事羁留你在巴黎么？”达特安道：“没事。除非有号令，叫我在巴黎。”主教道：“很好，这里有封信，请你送去。”达特安道：“信面没得住址。”马萨林道：“这信有两层封皮。”达特安说道：“我明白了，我到了一个地方，才拆看里头的封皮。”主教道：“不错的，你拿了就走，你的朋友杜威朗同你一路去。”达特安想道：“这个奸贼，他知道我们听见他们昨天所说的话，想出法子来叫我们离开巴黎。”主教道：“你为什么迟疑？”达特安道：“不是的。我立刻就动身。不过我有句话要说。”主教道：“什么话，只管说。”达特安道：“请大人先见王后。”主教道：“几时？”达特安道：“请立刻去。”主教道：“为什么？”达特安道：“只要告诉王后说，你派我一个差使，立刻就要动身。”主教道：“你不能赖，你刚才见过王后。”达特安道：“我刚才不是说，恐怕弄错了么？”主教问道：“你这话怎么讲？”达特安道：“请大人准我所请。”主教道：“我就去说。你在这里等。”说完，看看所有抽屉都锁好了，才出了房门。

过了有十分钟，达特安一个人在那里乱猜，那封信是送给谁的。马萨林回来，脸色略变，坐下来。达特安很留心看他，一点也看不出来，心里想道：“他有点不高兴，难道怪我，要把我关在监里么？若果你真要动我的手，我先把你弄死了，投归掷石党。这样一做，百姓也要崇拜我，同巴留士一样。阿托士就要叫我做法国的布路特，倒也好玩。”谁知主教却没有这个意思，倒是满脸的和气，同他说道：“你刚才说的不错，你现在不能离开巴黎。”达特安有点诧异，主教道：“你还把那封信交还我。”主教接过来，留心看看火漆印破了没有，说道：“今晚我要见你。再过两点钟，你再来。”达特安道：“再过两点钟，我还有一个要紧的约会。”主教道：“你放心罢，都是商量同一件事。”达特安想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马萨林道：“你五点钟再来，同杜威朗来见我。我与你说话的时候，他可以在客厅等。”达特安鞠躬，想道：“那里有这样凑巧的事，他们两位约我同时来见，同商议一件事。我明白了，这是一件秘密大事，干狄至少肯花十万利华买这个消息。”马萨林犯了疑问道：“你不放心么？”达特安道：“我正在这里想，再来的时候，兵器带不帶？”主教道：“自然要带兵器。”达特安道：“大人既然这样分付，我们就照办。”

达特安行过礼出来，跑回寓所，把主教所说的那番恭维话告诉颇图斯。颇图斯听了，欢喜的了不得。

## 第五十三回 主教出险

再说巴黎城里闹过事以后，还有小小不安的情形。王宫里头到了那天五点钟，却十分热闹。原来王后赦了巴留士、巴朗玛，百姓的怒气平了，王后也放了心。那天宫里设宴，请伦敦大捷那班武官，王子王孙的眷属来了许多，马车都塞满了。吃完酒，还要斗牌。王后那天十分高兴，谈笑风生。

吃完酒以后，马萨林就走开了，达特安已在客厅等他。主教见了，拉了他的手，领他到自己房里坐下，先说道：“我的宝贝达特安，我要给你一个我深信你的凭据。”达特安鞠躬说道：“我盼望主教信任我。”主教道：“我晓得，你是最可靠的。故此在这个要紧关头，我特为找你。”达特安道：“我谢谢主教，我盼望机会，盼得很久了。请问大人，今天派我办什么事？”主教道：“我今天晚上，把法国的安危交在你手里。”说到这里不说了。达特安道：“请大人解说我听。”主教道：“王后立定主意，要带了王上到圣遮猛。”达特安道：“主教的意思，是说王后要离开巴黎？”主教道：“是的。你晓得，这是女人家任性。”达特安道：“是的，我很明白。”主教道：“王后今早找你，今晚再见面，为的就是这件事。”

达特安想道：“既然如此，为什么王后要我发誓，不许走漏消息？看来王后同平常的女人是一样的。”马萨林问道：“这不过是个短差，你愿意去么？”达特安道：“我为什么不愿意？”主教道：“因为你听了就耸肩。”达特安道：

“我向来有这个毛病，一说知就耸肩。”主教道：“这件事，你没有不以为然么？”达特安道：“我只能听分付，无所谓以为然不以为然。”主教道：“那就好极了。我特为派你保护王后、王上往圣遮猛。”

达特安想道：“这个老奸巨滑。”主教见他神色不变，很有点着急，说道：“国家安危，都在你手里了。”达特安道：“我知道，这件事体责任很大。”主教道：“我希望你担作画这个大责任。”达特安道：“我不论何时，都肯担责任的。”主教道：“你看不见什么为难么？”达特安道：“看不见有什么对付不了的为难。”主教道：“你不怕路上有人来攻么？”达特安道：“这也难说。”主教道：“倘若有人来攻，你打算怎样？”达特安道：“我总要设法打出重围。”主教道：“万一你打不出去，怎么样？”达特安道：“我在他们身上爬，也要爬过去。”主教道：“你担任保驾至圣遮猛？”达特安道：“是的。”主教道：“你肯舍命保驾么？”达特安道：“我肯舍命。”马萨林满脸称赞的意思，说道：“你是个勇士。”

达特安微笑。马萨林停了一会，看着达特安，说道：“说到我自己……”达特安道：“大人怎么样？”主教道：“我也想离开巴黎。”达特安道：“这却有点为难，恐怕有人认得。”主教道：“我改了装，有谁认得？”说完，在一张椅子上拿起一件军官衣服。达特安道：“改装自然容易走开。”马萨林略放心，说道：“这便很好。”达特安道：“却有一件，大人是一定要做的。”主教道：“那一件？”达特安道：“大人要随着众人喊推倒马萨林。”主教道：“这个我会。”达特安道：“大人要拿最好的法国口音说，切不要露出外国口音。从前有六千个法国人，地意大利某处被人杀尽了，为的是说意大利话说的不对。大人要十分小心，不然，他们是要借这个机会报仇的。”主教道：“我必小心。”

达特安道：“现在不有些百姓带了兵器在街上往来。王后这条计策，百姓们得着点消息没有？”主教听了，很在那里想。达特安道：“你这一条计，仇家是很容易做的。当着街上闹事的时候把你杀了，逃走的无影无踪。”主教听了，很吓得打战。说道：“我不是轻易相信人的，故此我挑你保护。”达特安道：“看来大人不是同王后走。”主教道：“不是的。”达特安道：“我明白了。”主教道：“我自己打算好了一个法子。假使我同王后一路走，未免更置王后于危地。倘若王后走过以后我才走，恐怕更难。况且王后他们自己平安无事，恐怕忘记了我。你晓得，阔人们也有负义的。”达特安拿眼看着主教手上那个金钢钻戒指，说道：“主教说得是。”主教赶快把金刚钻移转向里，微笑说道：“我打算叫他们没得机会去做负义的事。”达特安道：“不使人有机会做坏事，倒是件好事。”马萨林道：“因为这个缘故，我打算在他们之先就动身。”达特安很晓得主教的诡计，不禁微笑。

主教看见，说道：“我的宝贝达特安，我要你先保护我出巴黎。”达特安看看主教说道：“这件事很有点为难。”主教也看住达特安说道：“你刚才说，保护王后、王上出巴黎，倒没什么为难。”达特安道：“王后、王上，是我的王后、王上。我舍了命，都要替他们办的。他们现在叫我舍命，我只好去舍命的了。”主教低声说道：“我明白了，因为你的命不是为我舍的，我只好花钱买的了。”一面说，一面转手指上的金钢钻戒指，一面转，一面叹气。达特安只是微笑。原来这两个人，很有一个相同的性质，两个都是奸滑的。假使主教有点达特安的胆子，这两个人合起手来，是很能办点大事。

马萨林说道：“你要晓得，我托你办这件大事，是要重重赏你的。”达特安问道：“大人这番好意，几时可以实行？”主教从手指上脱下那金钢钻戒指，说道：“这件东西原是你的，我现在送还你，望你收了。”达特安一手接过来，细细看看那粒金钢钻，知道是原物，就戴在手上，心满意足得很。主教很有舍不得的意思，说道：“我很宝贵这件东西，我倒很喜欢送给你。”达特安道：“我也很喜欢收用了。我们商量个好法子。你要先离开巴黎，是不是？”主教说道：“是的。”达特安问道：“几时走？”主教道：“十点钟。”达特安道：“我看倒可以办得到。我先保护大人出城，回来再护送王后。”主教道：“很好。不过你用什么法子送我出城？”达特安道：“大人只好由我布置的了。”主教道：“那个自然，我给你全权，你要多少人，我就照派。”达特安摇头，主教道：“这个法子不好么？”达特安道：“于你是很好的，不过恐怕王后吃亏。”主教听了咬牙。达特安道：“大人让我布置罢。”主教哼了一声。达特安道：“一切都要归我调度。”主教还要说话，达特安道：“不然，请大人另请高明。”说完就要走。

马萨林想道：“他已经得了那个金刚钻戒指，恐怕是真要走。”于是很客气的说道：“达特安，我的至好达特安！”达特安问道：“大人有何分付？”主教道：“什么责任都是你担？”达特安道：“是的。”主教道：“你肯尽力？”达特安道：“是的。”主教道：“就是。我交给你了。”达特安想道：“这是最好的法子。”主教道：“你九点半钟来。”达特安道：“我到了，你能立刻动身么？”主教道：“那时一切都预备好了。”



达特安道：“我们都商量好了，请你让我去见王后。”主教道：“什么事？”达特安道：“我要求王后当面分付。”主教道：“王后叫我分付你。”达特安道：“王后许忘记一两件事。”主教道：“你当真要见王后么？”达特安道：“大人，我一定要见。”马萨林原有点迟疑，看见达特安打定主意一定要见，只好说道：“很好，我领你去见。但是我们刚才商量的办法，你却不许泄露一字。”达特安道：“同我们两个人相关的事，我一字不提。”主教道：“我要你发誓。”达特安道：“我是向来不发誓的，我说是就是，说非就非，说了就算数。”主教道：“我只好相信你的话。”达特安道：“这是最好的办法。”主教道：“我们去见王后罢。”于是把达特安领到那间小教堂，分付他略等。

不到五分钟，王后穿了宫服出来，装扮起来，很减了几岁年纪。王后微笑，说道：“达特安，我很喜欢见你。”达特安道：“陛下恕罪，我是来听陛下分付的。”王后道：“我要你办的事，你已经晓得了？”达特安道：“晓得。”王后道：“你愿意办么？”达特安道：“我很愿意办。”王后道：“你半夜再来。”达特安道：“到了时候，我一定来。”王后说道：“达特安，我不必同你说什么感谢的话，我晓得你是大公无私的。我可以发誓，你这是第二次替我出力，我是永远不忘的，同那第一次一样。”达特安道：“陛下记得也罢，忘记也罢，都是陛下的事。但是陛下说的第一次的事，我却全不懂。”说完鞠躬，王后微笑，说道：“你去罢，半夜再来。”说完，一摆手，达特安走出来。出门的时候，从帷幙之下看见一只鞋。达特安想道：“哈，原来马萨林在幙后窃听，看我说他的密谋没有。凡是君子，都不应该去伺候这个意大利骗子。”

出来之后，等到九点半钟，他去见主教。那时主教已经改扮了一个壮士，倒很好看，惟脸上神色颇有不安。主教问道：“你一个人来的么？”达特安说道：“是的。”主教道：“杜威朗在那里？我们不是同走么？”达特安道：“他在马车上等我们。”主教道：“在什么地方等？”达特安道：“在王宫花园门外。”主教道：“我们坐他的马车么？”达特安道：“是的。”主教道：“除了你们二位之外，没得别人护送么？”达特安道：“难道还不够么？我以为一个人足够了。”主教道：“你这种胆子，真叫我害怕。”达特安道：“我以为主教知道这个办法，更相信我，更可以放心。”主教道：“白那英他不同我们一齐走么？”达特安道：“地方不够了，他只好随后来。”主教道：“我们走罢。我可以不必多出主意，只好听你的调度了。”达特安道：“大人要改主意，是很可以改的，现在还不迟。”马萨林道：“不是的，不是的，我们走罢。”

于是两个人下了秘密楼梯，主教扶信达特安的手，达特安觉得很发抖。穿过大院子，那时还有好几辆马车，宴会的人还没散。到了花园的小门，马萨林取出钥匙去开门，那手抖得太利害，开不了。达特安接过钥匙来开了门，把钥匙放在自己口袋里，以便回来。那马车的门已经开了，摩吉堂站在门旁，颇图斯坐在车里。达特安说道：“请大人上车。”主教上了车，摩吉堂把车门关了，费了许多事，爬在车后头坐下。摩吉堂原先说伤口尚未好，不愿跟来。达特安说：“不来也罢，不过恐怕今晚巴黎城烧作平地。”摩吉堂害怕，只好跟走。

各人上车以后，马车缓缓的走了。主教是一额汗，四围张望，坐在车中间。颇图斯在左，达特安在右，前面放了两把手枪。颇图斯他们身上，都带了剑。不料走到不过一百码远，就有巡哨官拦住，问车上是谁。达特安大笑，答道：“是马萨林。”主教听了，毛骨悚然。巡哨官当是同他开玩笑，想不到是真的，让马车走了。

达特安问主教道：“大人，看我答的话如何？”马萨林道：“答得甚妙。”颇图斯道：“譬如……”说犹未了，又有人拦住，问道是谁。达特安道：“大人先躲起来。”主教就躲在两个同伴的身后。前头又问道：“究竟是谁？”达特安觉得有人牵住马，从窗子往外一看，说道：“巴兰舒。”巴兰舒道：“原来是你么？”达特安道：“不错的，是我。我的朋友颇图斯受了伤，我送他到圣克路养病。”巴兰舒道：“是么？”达特安道：“颇图斯，你若是能够说话，请你同我的好朋友说句话。”颇图斯装出痛楚呻吟样子，说道：“巴兰舒，我的好朋友，我病得很利害。倘若你碰见好医生，请你打发他跟来看我。”巴兰舒道：“不幸得很，怎么样得的病？”摩吉堂插嘴道：“我以后告诉你罢。”颇图斯不停的哼。达特安说道：“巴兰舒，请你赶快让我们走罢，不然恐怕他死在路上。他得的是肺病。”巴兰舒摇头，仿佛是十分难过，回头对手下的人说道：“这都是朋友，让他们走罢。”马车走过去，马萨林才放心。

走到某门，又有乱民拦住，这里的人十分凶恶，同强盗一样。原来是圣天特教堂门口花子头的部下。达特安说道：“颇图斯，你要留心。”颇图斯手执手枪。马萨林问道：“怎么样了？”达特安道：“我们遇着歹人了。”有一个人手藏割草刀，走到车门，问道：“你们是谁？”达特安道：“你们这班光棍，看见王爷的马车，还不认得么？”那人说道：“是王爷也罢，不是王爷也罢，我们一定要开车门，看是谁打从这一门走过。”颇图斯道：“我们怎么样呢？”达特安道：“总要想法子对付。”马萨林道：“有什么法子？”达特安道：“只好冲过去。车夫，只管快赶！”车夫举起马鞭。有一个好象是为首的，喊道：“你们一步也不许动！不然，我先杀你的马。”颇图斯道：“这未免太可惜了，

我是每匹花了一百个毕士度买来的。”马萨林道：“我还你二百个毕士度就是了。”达特安道：“他们先杀马，后杀人。”颇图斯道：“有一个人跑到我这边来了，我把他杀了么？”达特安道：“拿拳头先把他打倒，不得已才好放枪。”颇图斯道：“很好。”达特安拿住枪膛，对那拿割草马的人说道：“你可以开车门进来。”那人果然进来，达特安半个身子倚出门外，灯光照着那人的脸，达特安钉着两眼细看。那人却认得达特安，登时脸色变了，吓了一跳。达特安也认得那个人。那个人喊道：“达特安么？”回过头来喊道：“让马车过去！”

达特安原要同那个人说话，忽然听见一声响，颇图斯已经把他那一边的人打倒了。达特安回头，看见那个人倒得很远，对车夫说道：“快赶！快赶！”车夫拼命的赶过去，还轧倒几个人，一会工夫，就出了城门。达特安喊道：“一直赶到某处。”回头对主教说道：“大人过了险，可以多念经谢上帝了。”马萨林惊魂未定。不到五分钟，到了某处，马车停住。达特安说道：“已经到了某处，大人满意么？”马萨林向窗外张张，说道：“办得甚好，；请你照样护送王后出来。”

达特安走出车来，说道：“护送王后没得这样难。杜威朗，我留下你保护主教。”颇图斯伸出手来，说道：“我尽力保护，请你放心。”达特安抓他的手，颇图斯喊道：“哎呀！”达特安道：“怎么样了？”颇图斯道：“我扭了手。”达特安道：“你刚才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力打那个人？”颇图斯道：“他要放枪，我没得法，只好用大力。你怎样对付那一个人？”达特安道：“那一个不是个人。”颇图斯道：“你用什么……”达特安道：“我念咒赶跑了。”

说完，达特安把手枪藏在腰间，披上罩袍，不走旧路，从立殊理门回巴黎去。

## 第五十四回 达特安保驾

再说那达特安绕路到立殊理门，要入城，守门的拦住他，看见他的号衣，知道是火枪手，要他喊“打倒马萨林”。达特安随声附和，很大声的喊，他们就让他走了。一路走，一路盘算护送王后出城的妙法。若是坐了王宫的马车，一直赶出城，那是办不到的。刚走到吉米弥夫人府门前，看见一辆马车在门外，忽然想出一个好主意，说道：“倒也不错，就是这样办罢。”走到马车旁边，看看绘章，看看马夫的号衣，原来车夫睡得很熟。达特安说道：“这是帮主教的马车，总算是老天有意，助我成功”于是走上车坐下，轻轻的拉一条丝绳，说道：“赶到王宫。”

原来那条丝绳连在车夫手上的，一拉绳子，车夫醒了，以为是主人在车里分付，打马前进。到了王宫，回头一看，才晓得跟人不在车后，以为是主人叫他们走了的，自己下来，手上拿着马缰来开车门。达特安跳出来，车夫见不是主人，吓了一跳，往后退。达特安左手抓住他的衣领，右手拿手枪对着他，说道：“不许响，不然，我先把你打死！”车夫吓得抽做一团，那里还敢响。

院子里有两个火枪手走来走去，达特安喊了一个过来，说道：“某人，你来拉缰，走上车，赶到秘密楼梯门口等我。这是王后的要事，你别误了。”火枪手听他的分付。达特安回头对那一个火枪手说道：“某人，你来帮我忙，把这个人押在一个安稳地方，不要让他逃了。”这个火枪手拔出剑来。达特安上楼，车夫在中，火枪手在后，跟上楼去。走到主教的客厅，白那英正在那里等他的主人，等得很不耐烦，见了达特安，问道：“事体怎么样咯？”达特安道：“样样都很好，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我们得好好看管起来。”白那英问道：“我们放他在什么地方？”达特安道：“随便那里都使得，只要窗子门户都关锁得牢。”白那英道：“这倒好办。”于是把车夫关在一间房子。达特安对车夫说道：“我的好朋友，请你把帽子脱下来交给我。”车夫吓得糊涂了，立刻脱下来。白那英把衣帽拿了。

达特安对那火枪手说道：“某人，你在这里看守这个人，等白那英来了，你再走开。我也晓得这是个苦差，但是你要晓得，这是王后的公事。”火枪手知道是件很要紧的事，说道：“我明白。”达特安道：“还有一层，倘若犯人要逃走，你就拿剑刺通他。”说完，领白那英一齐出去。那时正打十二下钟。达特安说道：“领我到小教堂见王后，你把刚才的衣帽同一枝装好的火枪，放在外面等的那马车上。”白那英领他到了小教堂，达特安坐下。那天晚上，王宫照常一样，并无特别举动。十下钟，客人都散了。只有几个跟王后逃走的，奉王后命，十二点钟至一点钟之间，在城外某处等候。十点钟，王后走到王上房里。安助公爵先去睡觉，王上在房里玩铅铸的小兵，分开两队打仗，两个内侍陪着玩。王后说：“拉波特，王上该去睡觉。”王上不肯睡，王后一定要他去睡，说道：“你要记得，明早六点钟就要起来，去某处洗澡，你不是想去那里洗澡么？”王上说道：“是的。你同我亲嘴，我就去房里睡。拉波特，你把蜡烛交给科司林。”王后同他亲了嘴，说道：“路易，你到房里赶快睡，明天要起早。”王上道：“我听你的分

付，不过我现在还不困。”王后低声分付拉波特道：“你找一本极没趣的书读给王上听，你自己却不工睡着。”于是科司林拿蜡烛送王上走，内侍回了家，王后也回到自己房里吃夜饭。好几位夫人们陪着王后，说了许多话，说到某大臣请的宴会，派某人某人支。晚饭吃完，装做困倦回到睡房，某夫人值班，同王后卸了装。王后上了床，还同那夫人说些话，后来要困，打发某夫人出去。

这时候正是达特安坐了帮主教的马车来到。再过一会，夫人们上了马车，各自回去，宫门关了，打十二点钟，再过五分钟，白那英去敲王后的睡房门。王后自己起来开门。王后已穿好衣袜，开门说道：“白那英，你来了么？达特安可曾来？”白那英道：“他来了，在小教堂等候。”王后说道：“我刚预备好。你去叫拉波特，把王上喊醒，穿好衣服，然后去请威乐阿大将来见我。”白那英鞠躬走了。

王后走到小教堂，看见达特安在那里等。王后说道：“你来了么？”达特安道：“是的，我来了。”王后道：“你预备好动身的么？”达特安道：“一切预备好了。”王后道：“主教呢？”达特安道：“他安安稳稳的出了城，在阿拉连地方等。”王后问道：“我们坐什么车走？”达特安道：“有辆马车在外面等，我预备好了。”王后道：“我们去找王上罢。”达特安鞠躬，跟着王后走。

王上已经穿好衣服，尚未穿鞋，觉得这种举动十分诧异，问了拉波特许多话，拉波特只好说是王后分付的。王上的床是看得很清楚的，褥单子都破了许多窟窿，这都是马萨林节省的办法。王后进了房，达特安立在门外。王上推开拉波特，走到王后身边。王后使手势，叫达特安进来。达特安走进王上的睡房，王后指着他，对王上说道：“这就是达特安。他是个最有胆的，你平常最喜欢书上说的古时的壮士，他都比得上。你留心细看他，记得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忘记了。因为他今天晚上替我们办一件极有关系的事。”王上果然很留心看他，嘴里说他的名字，说道：“达特安。”王后说道：“说完了。”王上慢慢把小手伸出来，达特安跪下亲手。王上说道：“达特安？母亲，我忘不了这个名字。”

忽然间，听见外面有响，慢慢近了。达特安很留心的听，说道：“哈，恐怕是百姓们又要闹事。”王后道：“我们不如就跑。”达特安道：“陛下已经许我办这件事，我看先不要跑，看他们要什么。”王后道：“达特安！”达特安道：“陛下请放心，诸事有我担当。”看官，大凡有胆子敢任事的人，随时都可以陶熔别人，叫别人也增胆子。王后原是个有气魄的人，胆子是有的，看见达特安这样说法，胆子也壮了，说道：“你看应该怎样办，就怎样办，我全交把你。”达特安道：“陛下许我借陛下的名发号令么？”王后道：“请你只管发。”王上问道：“百姓们现在又要什么？”达特安道：“我们立刻打听。”说完，出了房门。

那鼓噪之声更近了，仿佛王宫四面都是人，只听见吵，却辨不出说什么。

那时情形十分可怕，王上衣鞋还没穿好，在那时很留心的听。甘明则那天晚上值班，跑进来报，宫里共总只有二百人听候调度。达特安跑回来，王后问道：“怎么样了？”达特安道：“百姓们听见谣言，说是王后带了王上逃出城去，他们要见了王上才肯罢休。不然，要把王宫拆毁了。”王后说道：“这是太过分了。我要给他们看看，我还在这里。”达特安一看，知道王后要用强硬手段，走近前低声说道：“陛下还相信我么？”王后说道：“自然信你。”达特安道：“请陛下采择我的愚见。”王后道：“你有什么主意？”达特安道：“请陛下分付甘明则带领禁兵藏在房里，不要叫百姓们看见。”甘明则看达特安不过是个新进，倒来倾轧他，很不高兴。王后说道：“甘明则，你听见么？”达特安看见甘明则很不高兴，说道：“甘明则，我刚才说的话，请你不要见怪。我们两个人都是替王后办事，现在我有替王后出力的机会，请你不要讨厌我。”甘明则鞠躬出去。达特安想道：“我又添了一个仇人。”

王后道：“越闹得利害了，你有什么妙计？”达特安道：“百姓们要见王上的面，我看只好让他们来见。”王后道：“见王上么？在什么地方见？在前廊么？”达特安道：“不是的。在这里，睡在床上。”拉波特说道：“达特安说的不错。”王后想了一会，明白了达特安的意思，微笑说道：“很好。”达特安道：“拉波特，你到宫门外告诉百姓们，说王上却是已经睡了，他们要来见，也可以见。你还可以告诉他们说，王上是睡着了，王后请他们不要太吵，不要惊醒王上。”王后道：“你不能让他们都进来，只好让他们两三个代表人来。”达特安道：“不然。让他们全来。”王后道：“那不是要耽搁我们一夜？这却使不得。”达特安道：“我深晓得百姓的脾气，他们就同小孩子一样，要想法哄的。他们看见王上睡着了，是要软下来的，不过一刻钟就完了。”王后说道：“拉波特，你就去。”

王上走到王后身边，问道：“母亲，你为什么这样迁就百姓？”王后道：“我的好孩子，这是出于无奈。”王上说道：“如果百姓们可以对我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我还能算是个王上么？”王后不响。达特安说道：“王

上可许我问一句话？”王上回过头来，看见这个人这样的说法，倒有点诧异。王后捉紧他的手，王上说道：“你要问什么？”达特安说道：“陛下在宫院里玩耍的时候，陛下可记得，有时天上忽然密布黑云，听见隐隐有雷声？”王上说道：“我倒见过好几次。”达特安道：“陛下那时原想在院子多玩一会的，那雷声仿佛说道：陛下一定要回去。”王上说道：“是的。他们告诉我，说雷声就是上帝发怒。”达特安道：“陛下试留心听听百姓们鼓噪的声音，就有点象是雷声。”

说到这里，听见一阵大声鼓噪，实在可怕，忽然又住了。达特安道：“陛下细听，拉波特告诉他们，说是王上睡着了，他们立刻就肃静无哗。陛下还是王上。”王后看见达特安胆子既然甚大，又有远见，称赞不置。这个时候，拉波特回来了。王后问道：“怎么样？”拉波特道：“达特安料得不错，百姓们立刻就不吵。赶快开门，不到五分钟，他们就要进来。”王后道：“拉波特，你可以把你的儿子暂替王上么？当下我同王上可以逃走。”拉波特道：“陛下这样分付，我自然遵命。”达特安道：“这个万使不得。只要有一个认得王上，看出假来，大事休矣。”王后道：“你说的不错。拉波特，打发王上睡觉。”

拉波特请王上睡下，把被盖起来。王后低了头，亲王上的额，说道：“路易，你要装睡着。”王上道：“是的。不过我不让他们摸我。”达特安道：“我在这里陪着，倘若他们要摸陛下，我就要他的命。”王后道：“他们来了，我怎么样？”达特安道：“拉波特，你俩出去迎他们，再分付他们不许吵。请王后站在门口，我站在王上床边保护王上。”拉波特出来，王后站在门口，达特安藏在帐后。

这时听见许多脚步声，王后把门帘拉开，把手搁在唇边。乱民的首领一见了王后，就立住脚。王后说道：“诸位请进来。”那些人见这个情形，倒迟疑起来。他们原想把宫门打开冲进来的，谁知宫门先开了，王上无人保护，只有王后在身边。为首的几个人倒难为情起来，往后退。

拉波特道：“王后既然许你们进来，你们就进来罢。”内中有一个胆子略大些，轻轻走进来，余人也是轻轻脚步走进来。房里的人满了，不能进来的，在外头垫高脚往里看。达特安从帐缝看见，第一个进来的就是巴兰舒。王后对他说道：“我听说你们要看王上，我要你们看看，你可以走到床头去看，就晓得并没人带王上逃走。”巴兰舒觉得十分难为情，说道：“这倒可以不必了。”王后道：“你可以告诉巴黎百姓说，你亲眼看见王上睡着了，王后也看见了，快要歇息了。”巴兰舒道：“我与我的同伴一定照样告诉众人。但是有一层——”王后道：“什么？”巴兰舒道：“请陛下不要见怪，那睡在床上的到底真是王上么？”

王后怒的打战，说道：“你们内中有那个认得王上的，请他上来看，那睡在床上的是真王上不是？”

果然有一个人披了罩袍，把面目藏起来的，走上前来。达特安恐怕他心存叵测，伸手去拿剑。但是这个人低头看王上的时候，微露出真面目，达特安一见，就认得是干狄帮主教。这人说道：“是王上，我求上帝保佑王上。”巴兰舒说道：“我也求上帝保佑王上。”那一班乱民听了，不知不觉的也齐声说道：“求上帝保佑王上。”巴兰舒道：“我们谢谢王后，就走罢。”众人鞠躬，轻轻脚步出去。巴兰舒原是第一个先进来的，这个时候是末了一个出去。王后把他拦住，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巴兰舒见问得诧异，有点迟疑。王后道：“你今天光降，我觉得很有光荣，我当你是个王爵，请你留名。”巴兰舒想道：“要拿我当反叛王爷看。”：“谢谢陛下，我不留名咯。”达特安当初很着急，恐怕他说出名字来，王后就知道他是达特安的旧家人。巴兰舒说道：“我叫杜洛里。”王后说道：“谢谢你，杜洛里。你做什么生意？”巴兰舒道：“我住在某街，开个布店。”王后说道：“谢谢你，你听信罢。”达特安从帐后出来，想道：“很好，巴兰舒很伶俐，不辜负我的指教。”

那时乱民面面相觑，王后站在门边，达特安站在帐边，王上一手托着头，看有什么动静。不到一会，乱民出去了，一点声响也没有。王后出了一口气，达特安擦额上的汗，王上从床上溜下来，问道：“我们走罢？”拉波特道：“我送他们出宫门，听见他们说道，他们见了王上、王后，很高兴。”王后说道：“这班乱民无礼之极了！往后我再同他们算帐。”回头对达特安说道：“你今天晚上的主意实在高明，请你说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达特安道：“拉波特，请你同王上把衣裳穿好了。”王后问道：“据你看来，我们还可以走么？”达特安道：“随时都可以走。请陛下从秘密楼梯下去，我先在楼下等。”王后说道：“很好，我们一会就下来。”达特安下了楼，马车还在门外等，一个火枪手坐在车上。达特安把火枪手所拿的那包东西取过来，这一包就是从干狄车夫身上剥下来的帽子衣服。达特安戴上帽子，披了衣服。火枪手下了车，达特安分付他道：“你去告诉看守车夫的同伴，同你骑马到我的客店，把我同杜威朗的马上鞍勒，领出城，到柯拉连地方。倘若我们不在那里，你们领我们的马到圣遮猛。这是件要紧公事。”

火枪手去照办。达特安上了马车，腰间插了手枪，脚下摆一枝火枪，身边放了一把剑。才安置好，王后出来了，王上同安助公爵随在左右。王后喊道：“这是帮主教的马车！”说完，往后退，不敢上车。达特安道：“是的。不过陛下不必迟疑，车夫是我当。”王后才晓得那车夫是达特安，甚为诧异，同王上兄弟上了车。王后说道：“拉波特，你也进来。”拉波特道：“我不敢与陛下同车。”王后道：“这是什么时候，还讲礼节？你进来罢。”拉波特上了车。达特安道：“把车窗放下。”王后道：“人家看了恐要犯疑。”达特安道：“陛下不必着急，有人来盘问，我自然有话对付。”车窗果然放下了。达特安扬鞭，马车向立殊理街走。

走到城门，有十几个把守的人拦车，为首的手拿灯笼。达特安使手势，叫他上前，说道：“你难道不认得这马车么？”那人说道：“不认得。”达特安道：“你看看绘章。”那人拿灯一照，说道：“原来是帮主教的绘章。”达特安低声说道：“不要响，帮主教在里头，同吉米弥夫人调情。”那人笑了，说道：“我晓得。你们开城！”又走近边旁边说道：“大人好么？”达特安道：“你这个人，好不知避忌！一个不好，我这个饭碗让你打破了。”

城门一开，马车走出去，不到一会，到了马萨林马车停住的地方。达特安下了车，喊道：“摩吉堂！”颇图斯道：“这是达特安。”主教喊道：“原来你当了车夫！”王后道：“还是干狄的马车。”马萨林喊道：“达特安，你真是个金不换！”

## 第五十五回 卖草

再说马萨林立刻要到圣遮猛去，王后还要等几个亲信人到齐才走。后来王后叫拉波特出来，让马萨林坐在车里。

且说王后同王上要逃走的消息，是有人泄露了的。为的是王后打算好要逃走的时候，总不能不分付几件事，这班人就传下令来，自然就有几个人知道。他们晓得王后意在复仇，就去通知了至亲好友，叫他们预备。不到几时，自然是通城都知道了。

且说王后等出了城，随后就是康狄王爷到了。王妃同老王妃也到了，这两位都是从睡梦中喊醒的，莫名其妙。随后是奥林斯公爵夫妇同郡主，还带了立威里教士。随后是朗维勒公爵同刚太王爵。他们下了车，去见王后，王后看见车子空了，问道：“朗维勒夫人那里去了？”朗维勒公爵说道：“今日夫人偶有点感冒，不能同来。”王后同主教使眼色，问道：“你看怎么样？”主教答道：“巴黎百姓得了一个要紧人为人质。”康狄王爷低声问刚太王爵道：“他为什么不来。”刚太低声答道：“不要响，他不来是有道理的。”康狄王爵道：“他要连累我们。”刚太道：“不然，他不独不连累我们，反要保全我们。”

随后又来了好几辆车，梅拉里大将、威乐阿大将、吉讨、威勒揆、甘明则都来了。最后是两个火枪手，带了两匹马来。颇图斯的车夫替了达特安，坐在王后车上。摩吉堂当颇图斯的车夫，却不肯坐，站在车上。王后这时是满腹的诡计，四下里看，找达特安。

原来达特安先躲在大队里，对颇图斯说道：“我们去当先锋罢。我们先到圣遮猛去找好睡觉的地方。这时候没有人照应我们的了，我也乏了。”颇图斯道：“我已睡到一半时刻了。我们却并没打仗，巴黎城的百姓总算蠢极了。”达特安道：“不然，是我们太利害。”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你的拳头好点么？”颇图斯道：“好些，给你看。我们这趟能达目的么？”达特安道：“什么？”颇图斯道：“你升官，我封爵。”达特安道：“我可以赌东道，这趟一定到手了。倘若他们又忘记了，我却要他们记得。”颇图斯道：“王后在那里说话，他想一路骑马去。”达特安道：“他只管想骑马，但是.....”颇图斯道：“什么？”达特安道：“主教不愿意。”回头对两个火枪手说道：“你们骑马，在王后车旁边走，作保驾卫队。我们先走，找地方歇息。”说完，达特安拍马向圣遮猛走，颇图斯随在后头。王后那时说道：“诸位，我们动身罢。”王后的车在前头走，后头跟了许多车，还有五十几个骑马的人，一路无事。

到了圣遮猛，王后下车，康狄王爷免冠，在车边伸手来扶王后，王后很高兴的说道：“巴黎百姓睡醒了，说什么？”王爵道：“我恐怕是要开仗。”王后道：“开仗就开仗，好在有我们屡战屡胜的英雄王爷在这里。”王爷鞠躬，谢王后这句恭维他的话。

这个时候，是早上三点钟，王后先进离宫，余人跟着进去，扈跸的人共总有二百多。王后笑说道：“请你们都住在宫里，但是我们来得匆忙，一切没得预备。宫里只有三张床，王上一铺，我一铺.....”王爵低声说道：“一铺给主教。”奥林斯勉强笑道：“我只好睡地板上了。”马萨林道：“不是。第三张床是你睡的，我还要办事。”奥林斯叫

人领自己到房里睡觉，他的女人同女儿怎样安置，他却不管。达特安同颇图斯说道：“来罢，我们去睡觉。”颇图斯跟着他走，看见他好象是拿手指算帐。达特安自言自语道：“一件一个毕士度，四百件，四百个毕士度。”颇图斯道：“是的，算的不错。不过那里来的四百个毕士度？”达特安道：“其实不止值一个毕士度，可以值一个路易。一件一个路易，四百件，有四百个路易。”颇图斯道：“四百个么？”达特安道：“我们有二百人，每人要两件，共要四百件。”颇图斯问道：“四百件什么？”达特安道：“你听着。”那时宫里人很多，达特安不要他们听见，附耳告诉颇图斯，颇图斯道：“每人二百个路易，好极了，但只怕有人说闲话。”达特安道：“随他们说去，况且他们不知道是我们办的。”颇图斯道：“谁人去分呢？”达特安道：“就叫摩吉堂。”颇图斯道：“他们认得他的号衣。”达特安道：“叫他把衣裳里子穿在外面。”颇图斯道：“你的计策最多，都是从哪里得来的？”达特安微笑。两个人走到街上，颇图斯敲左手第一家的门，达特安敲右手第一家的门。那人开门，达特安说道：“我要干草。”那人答道：“我们没有草卖，你要问草料店。”达特安问道：“卖草料店在什么地方？”那人答道：“这一条街第一家大门就是。”达特安道：“在左还是在右？”那人道：“在左边。”达特安道：“圣遮猛地方还有谁人卖草料？”那人道：“木堂店主人，还有柯洛斯家家，有草料卖。”达特安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那人道：“都住在阿尔素街。”达特安道：“谢谢你。”于是两个人就去买干草。

达特安到一家，花了三个毕士度，买了一百五十捆干草，又去木堂店。原来颇图斯同他买了二百捆干草，到那农家买了四百八十捆，共总买了八百三十捆。那地方上的干草差不多被他们两个人买完了。交摩吉堂收管，每捆至少要卖一个路易。摩吉堂莫明其妙，只是摇头。达特安带了三捆草回到宫里，看见各人冷得发抖，倦到了不得。王后、王上同奥林斯公爵睡的，不过是军营用的便床，众人看见了，十分羡慕。众人看见达特安拿了三捆草进来，都好笑他，他不去理会，当下把草安排好，铺成一个很舒服的床。众人见了，想来草床也不错，也想去拿几捆干草。有几个问道：“哪里有干草？”颇图斯说道：“我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买。”就领了他们到摩吉堂所在。

摩吉堂卖干草，每捆一个路易。众人都晓得是贵，但是又冷又倦，没得法，只好多花几个钱。达特安只要有人要，他就让床，自己重新再做一个，也是按着每捆草一个路易让把人。不到半点钟，落了三十个路易，快到早上五点钟时候，那几百捆干草都卖完了。后来卖到四个路易一捆。达特安自己先留下四捆，藏在一间房里，锁好了，同颇图斯去找摩吉堂算帐。摩吉堂交出八百三十个路易，后来草贵了，自己赚了一百个路易。摩吉堂不知当时离宫里的情形，只知道卖干草赚了许多钱，为什么从前不去作这个买卖。

达特安把金钱拿回去，同颇图斯分，每人分了四百十五个毕士度。颇图斯才晓得自己没得干草，去摩吉堂那里要一根也拿不着；回来找达特安，看见他拿四捆干草铺成极舒服的一铺床。颇图斯要买干草，达特安不肯。后来颇图斯拿了四个路易给达特安，才让他同铺。于是颇图斯把剑放在头旁边，拿罩袍盖了脚，伸直身子，在草上睡。正要睡着，忽听得门外有人喊道：“达特安！达特安！”颇图斯想起，如果达特安走了，自己一个人可以占那铺床，就答道：“在这里。”一个武官走进来，达特安在床上，拿手托住头。武官问道：“你是达特安么？”达特安道：“是的，你要什么？”武官道：“有人打发我来找你。”达特安问道：“谁叫你来找我？”武官道：“主教。”达特安道：“请你对主教说，我正要睡觉。我劝主教也去睡觉罢。”武官道：“主教并不想睡，请你立刻去。”达特安自言自语道：“鬼捉了马萨林，到这时候为什么还不睡觉。他要我做什么？许是要升我的官，如果是的，我只好饶他。”说完了，爬起来，拿了剑同火枪，披好衣帽，跟武官出来，让颇图斯一个人占了那铺床，颇图斯十分感激。

主教一见了达特安，说道：“你很立了功。我并没忘记，我现在要赏功了。”达特安想道：“这倒有点意思。”马萨林道：“你真要想得火枪营的统领么？”达特安道：“是的。”主教问道：“价钱的朋友还想得男爵么？”达特安道：“他现在做梦还梦想得男爵呢。”马萨林道：“很好，我要你把这封信送到英国。”这封信原是达特安见过的，达特安一看信面，还是没写地址，问道：“请问这信交给谁？”主教道：“你到了伦敦之后，拆开第一层封皮，就知道交给谁。”达特安道：“大人还有什么话分付？”主教道：“你要听收信人的调度，不许违抗。”达特安正要再问，主教先说道：“你先到布朗地方，往某客店会一个少年，名叫毛唐。”达特安道：“我找着他之后，怎么样呢？”主教道：“随便他领你看什么地方，你都跟着他。”达特安觉得诧异，看看主教。主教说道：“我分付完了，你就走罢。”达特安道：“你就走罢这个话是很容易说的，但是我有钱才能没得钱。”主教道：“你说你没得钱么？”达特安道：“我没得钱。”主教道：“昨晚我才给价钱一个金钢钻戒指。”达特安道：“那是我要留存作纪念的。”马萨林叹一口气。达特安道：“在伦敦过日子是很贵的，当钦差的更贵。”主教道：“英国人是最省俭的，革命以后，比前更甚。”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来，说道：“你看，一千个柯朗够不够？”达特安撅嘴说道：“这是有限得很，况且我还

有人同去。”主教道：“那是自然，那位杜威朗同你去。杜威朗这个人，我越看越喜欢。法国之内，除了你，我是最敬重他。”达特安指着那口袋说道：“大人既然十分敬重他，自是不……”主教道：“既然有他同去，我添二百个柯朗罢。”达特安想道：“这个老财迷。”随即大声说道：“我们回来之后，杜威朗一定得男爵，我一定可升官了么？”主教道：“我的话是算数的。”达特安想道：“我最不愿意拿你的话作凭据。”随即大声说道：“大人，我不要去见王后么？”主教道：“不必了，王后睡了。况且你立刻就要动身，不能一刻耽搁的。”达特安道：“我还要问一句话，倘或我到了那里，要动起手来，我该帮谁？”主教道：“我刚才说的，那个人分付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达特安伸手拿了钱袋，说道：“很好，我告辞了。”把钱放在衣裳袋里，回过头来，对那武官说道：“请你对杜威朗说，主教叫他到马房来会我。”那武官跑得很快，达特安知道他一定有点为私。

颇图斯正是酣睡的时候，觉得有人推他，他以为是达特安，不肯动，那人说道：“主教来请。”颇图斯睁开两眼，很诧异的问道：“你说什么？”武官道：“主教要你立刻动身去英国，达特安已经在马房等。”颇图斯叹一口气，拿了手枪、长剑、衣帽就走。临走的时候，看看那铺干草床，很有依依不舍的意思。谁知颇图斯还没转身，那个武官就倒在那干草铺上。颇图斯走出门，就听见武官睡鼾如雷。那天晚上，离宫里的人，除了王上、王后同奥林斯公爵三个之外，只有这个武官睡觉是不用花钱的。

## 第五十六回 阿托士的秘密信

再说，达特安一直走到马房，那时天刚黑亮，看见自己的马，同颇图斯的马，拴在槽边。槽里是空的，很可怜那两匹马捱了饿。走到房角看见一堆草，想是晚上没有人看见，他拿脚去拨草，靴尖子碰着一个人，大约是碰着那人细嫩的地方，那人大喊，立刻跪起来揉眼睛，原来是摩吉堂。他因为自己没得干草，拿了马吃的干草去作铺。达特安道：“摩吉堂，你快起来，我们就要动身。”摩吉堂认得是达特安的声音，立刻站起来，掉了几个钱在地上。达特安拾起一个钱，送到鼻子嗅，说道：“哈，这个钱的味儿古怪，怎么含带点干草味？”摩吉堂满面通红，十分难过。达特安大笑，说道：“摩吉堂，你的主人晓得了是要生气的，我却不理会。你要晓得，这几个钱，你拿去治伤倒很好，我们再不提了，你来罢。”摩吉堂很高兴的去备马，自己也骑上了。

颇图斯到了，看见达特安不甚高兴，摩吉堂倒有得意神气。颇图斯问道：“达特安，你升官了没有？我的男爵有指望么？”达特安道：“我们去找升官封爵的凭据，找着了送给马萨林签字。”颇图斯道：“我们往什么地方？”达特安道：“我们先回巴黎，为的是我还要办点事。”颇图斯道：“我们就动身回巴黎。”于是拍马走了。到了城门，看见百姓们的情形十分可怕，且群乱民围住一辆破马车，车里有一个老人，两个女人，被他们捉住。

达特安两个人进城，百姓们十分欢喜，以为是王党的人背党来归。百姓问道：“王上做什么？”达特安道：“睡觉。”又问道：“那个西班牙人（译注：指王后）做什么？”达特安道：“做梦。”又问道：“那个意大利人做什么？”达特安道：“探望。你们要留心。倘若他们真是出了城，是有个道理的。幸亏你们人多力大。你们不要虐待老人妇女，倒不如留点力量去对付危险罢。”百姓们很留心听达特安说，果然把两个女人放了。两个女人很感激达特安。达特安对颇图斯说道：“我们走罢。”爬过许多拦阻的东西，在人丛中钻来钻去，好容易走到王宫前的大空地，看见一个人领了五六百人在那里操练。

原来那人就是巴兰舒，操练城里的百姓，看见是达特安，就见礼。达特安还了礼，说道：“杜洛里，你好么？”巴兰舒立刻停住了，十分诧异。他部下的兵，也就一排一排的停住了。达特安同颇图斯往前走，一面说话，达特安道：“这些民兵，大是笑话。”两个人到了客店，米狄林迎出来，达特安道：“我的好店主，你若有现钱，赶快藏起来；若有珠宝的，要收起来；倘若有人欠你钱，赶快去讨。你若是欠人家的钱，却不必着急的还。”米狄林道：“这是怎么讲？”达特安道：“巴黎城不久就要烧作平地，同古时巴比伦城一样。”米狄林道：“这个当口，你还要抛离我？”达特安道：“我立刻就要走的。”米狄林道：“你往那里去？”达特安道：“我不能告诉你。我感激你就是了。”米狄林哭道：“上帝可怜！”达特安问道：“有信给我么？”米狄林道：“有一封，是才来的。”把信交出来，达特安一看，说道：“是阿托士的。”颇图斯道：“看他说什么。”达特安拆信，信上说的是：

“我的达特安！我的杜威朗！我的两个至好老朋友！这一封恐怕是我给你们最后的一封信。从此以后，恐怕你们听不着我的消息了。我同阿拉密两个人，很不得意，但是我们笃信上帝，靠着我们的胆子，同你们旧交竭力支持。



你们不要忘记洛奥尔。孛洛阿地方的文件也不要忘记。若是两个半月之内，不接着我们的信，请你把那些文件收管。望你替我搂抱子爵。、

达特安读完信，说道：“那个自然。我们顺路可以去探望子爵。倘若阿托士不幸死了，我就把子爵当儿子待。”颇图斯道：“我的家产，都传给他。”达特安道：“原来信后还有话，主的什么？”颇图斯读道：“倘若你们在路上碰见一个人，名叫毛唐，要十分留心。”达特安很诧异道：“毛唐么？”颇图斯道：“毛唐。我很记得，不会忘的。你看看，阿拉密又添了几句话。”达特安道：“是的。”读道：“我们特地不告诉你们我们现在那里，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十分危险，晓得你们义气，不愿意你们来冒险受害。”颇图斯听了，跳起来，把摩吉堂吓跑了，躲在房子那头。颇图斯说道：“他们性命有险么？”达特安又往下读道：“阿托士把洛奥尔交把你，我把报仇之事交把你。倘若你们遇见毛唐，请颇图斯把他的颈脖子扭断了。我只能够说到这里，信内不便多说了。”下面签了阿拉密的字。颇图斯道：“不过怎样也不难办。”达特安道：“难办得很。”颇图斯道：“什么缘故？”达特安道：“为的是我们到布朗去会的，就是这个毛唐。我们同一路去英国的，也是这个人。”

颇图斯一摆手，说道：“我们不必去会这个毛唐，倒不如去帮阿托士他们的忙。”达特安道：“我也想到这一层。不过他们的来信，连住址一切都是没有的，我们往什么地方找他们。”颇图斯听了，只好走来走去，常常的把剑拨出来。达特安见无计可施，站着不动，后来说道：“这是怎么好？阿托士他们，很叫我们放心不下。”

摩吉堂见他们没法，自己一个坐在一隅滴泪。达特安道：“我们在这里，不做事，空着急，也是无益。不如先去找洛奥尔，或者他可以告诉我们一点新闻。”颇图斯道：“这个主意最好。不晓怎的，我总觉得你的主意最多。我们就起程去见洛奥尔。”摩吉堂自言自语道：“不问是谁，同我主人作对的，这时若是碰见他，是一定送死的。”

他们又骑上马走了，到了丹尼街，看见许多人，原来是波孚公爵到了，帮主教领他见百姓们。百姓们见有了这个人为首，十分欢喜。

达特安两个人，不想同波孚见面，另外转入一条街走了。走到丹尼门，守门的问道：“听说波孚公爵到了巴黎，是真的么？”达特安道：“真的，一点也不假。我们现在出城去迎老公爵。”守门的人齐声喊道：“波孚公爵万岁！”开了城门，让他们出去。一出了城，他们快马加鞭的跑。他们是经过多少辛苦的人，是不知倦，不肯耽搁的。两个人那时候心里想的，口里说的，都是阿托士、阿拉密冒险的事。

且说大军那时扎在某处，两个人到了大营，看见洛奥尔在帐外，倒在地上，一匹马在旁边吃草，这个少年，满面愁容，眼睛也哭红了。那时，格兰蒙大将同吉士到巴黎去了，只剩洛奥尔一个人，很寂寞，忽然看见两个人来，立刻站起来，上前迎接，说道：“二位来找我么？我盼望你们来带我走。你们听见我义父的消息么？”达特安道：“你没接信么？”洛奥尔道：“我一点消息也没有，不晓得现在怎么样，我着急得很难过。”一面说，一面流下泪来。颇图斯见了难受，转过头去，不敢看。达特安道：“我的好孩子，不要伤心。我虽然没得什么消息，却接着他一封信。”洛奥尔喊道：“真的么？”达特安看他脸上高兴了许多，说道：“当真的，消息很好。”洛奥尔道：“你把信带来没有？”达特安道：“我原带了来的。”一面说，一面找信，说道：“应该在这里。他来信说，不久就要回来。颇图斯，是不是？”颇图斯咳嗽答道：“是的。”洛奥尔道：“让我看信。”达特安道：“我才读过信，难道丢了？不幸的，很不好，我的口袋破了。”摩吉堂道：“子爵，信里的消息，真是可以安慰人的。达特安读信，我听了欢喜到哭。”洛奥尔道：“不管怎的，你总晓得我的义父在什么地方。”达特安道：“我晓得的，不过是件秘密事，不能告诉人的。”洛奥尔道：“总可以告诉我。”达特安道：“那个自然，我正要告诉你。”

颇图斯睁开两眼很诧异的看他。达特安想道：“我该说他在什么地方呢？我不要这个小孩子去找他。”洛奥尔说道：“你告诉我，义父在什么地方？”达特安道：“他在君士坦丁堡。”洛奥尔很惊惧的喊道：“同土耳其人在一处么？他去那里干什么？”达特安道：“你只管放心。德拉费伯爵同德博理教士这们的人，土耳其人不敢怎样他们。”洛奥尔道：“他的朋友同他在一处，我很放心。”

颇图斯很佩服达特安睁大眼说慌话的本事。达特安说道：“送信的还带了五十个毕士度来。我看你也要几个钱用用了。”洛奥尔道：“我还有二十多毕士度。”达特安道：“不要紧，你把这五十拿了去，凑成七十个毕士度。”颇图斯伸手入口袋，说道：“如果你还要用钱的话。”洛奥尔脸红了，说道：“我不要许多钱，谢谢你。”

这个时候，奥利文跑进来，达特安在声说道：“奥利文伺候你好么？”洛奥尔道：“还好。”奥利文装作不听见，达特安道：“他有什么毛病？”洛奥尔道：“他嘴馋，好吃。”奥利文叫了一声。洛奥尔道：“他是个贼。”奥利文又喊。洛奥尔道：“不止这样，他还是个最没胆的懦夫。”奥利文道：“你为什么加我这些坏考语？”达特安说道：“奥

利文，你要晓得，我们是不用懦夫的。你偷你主人的东西，吃他的饭，喝他的酒，还不要紧；你若是个懦夫，我要把你的耳朵割了。你看看摩吉堂，看他身上受了多少伤！你看他因为立过许多功，脸上的颜色多好看！”摩吉堂高兴的同登了第七层天一样，很想去搂达特安，只是有点不敢，心里却十分感激，以后肯替他死。达特安道：“奥利文是个懦夫，你把他轰走罢。这样的懦夫，将来有一天要丢你的脸。”奥利文喊道：“只因为有一天，他要去同某人打，我不肯跟他去，他就说我是个懦夫。”达特安正言厉色的说道：“跟人不许不听主人的调度。”说完，拉他到一边，低声说道：“倘是你的主人错了，你作的是不错，我赏你一个柯朗；倘若他被人侮辱了，你不帮他忙，不肯替他死，我是要割你的舌头。你要记得。”

奥利文点头，把那个柯朗收在口袋。达特安说道：“洛奥尔，我同杜威朗要走了。我们两个都是钦差，我们自己还不晓得要办什么事，不能告诉你。你若是要什么东西，就写给我的女店主米狄林；你若是要钱，也可以，不过要省俭点，他的钱不多。”说完了，达特安搂洛奥尔一会。随后杜威朗又搂他。达特安说道：“我们走罢。”

两个人向布朗地方走，晚上到了，骑的马跑得满身是汗，满嘴出沫。他们将到的时候，离住马的地方有几丈远，看见一个少年，仿佛是等人的样子，两只眼不停的看这两个人，达特安看他这样，跑上前说道：“我的朋友，我告诉你，我不愿意人看。”那人说道：“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否才从巴黎来。”达特安以为他是要打听巴黎城里的消息，答道：“是的。”那少年道：“你不是要到某客店么？”达特安道：“是的。”那人道：“你要找的人就是我，我叫毛唐。”达特安想道：“阿托士叫我小心预备的，原来就是这个人。”颇图斯想道：“阿拉密劝我弄死的就是这个人。”两个人就很留心的看他。那人误会了，说道：“你们若是不相信，我可以拿凭据给你看。”达特安道：“不是的，我们正要听你的调度。”毛唐道：“那便很好，我们动身罢。我原同主教约，至迟等到今天的，船是快要开行，你们若是这个时候还不到，我只好自己走，为的是克林维勒很着急。”达特安道：“原来我们是钦差，派去见克林维勒的。”毛唐道：“你不是送信给他么？”达特安道：“我信是有一封，是要到伦敦才许拆开的，但是你已经告诉了我了，我只好先拆开一看。”

达特安把信的外封拆开，内封面上写的是：致克林维勒大将军。达特安说道：“哈！他们派我办的怪事。”颇图斯低声问道：“谁是克林维勒？”达特安道：“他原是个酿酒的出身。”颇图斯道：“难道马萨林要作一票酒的买卖，赚几个钱，就同我们卖干草一样么？”毛唐说道：“两位，我们走罢。”颇图斯道：“不吃晚饭就走么？克林维勒难道不能等么？”毛唐道：“是的，但是我……”颇图斯道：“你怎么样？”毛唐道：“我着急要动身。”颇图斯道：“这却同我不相干。你许我也罢，不许我也罢，我是要吃了晚饭才走。”毛唐很怒，两眼生火，又按住了。达特安道：“请你不要怪，我们实在是饿得很。我们一定不叫你久等。我们走到店里吃饭。你先到码头，我们一会就来。”毛唐道：“只要不甚耽搁，随你们的便罢。”达特安道：“船叫什么？”毛唐道：“叫士旦德。”达特安道：“不过半点钟，我们就上船。”

两个人走开，达特安问道：“你看这个人怎样？”颇图斯道：“我不喜欢他。我一面同他说话，一面想照阿拉密的话办他。”达特安道：“你要小心。他是克林维勒的专使，我们若是把他弄死，克林维勒不会好好待我们的。”颇图斯道：“不相干。我晓得阿拉密的条陈，都是好的。”达特安道：“我告诉你罢，等我们的事办完了……”颇图斯道：“怎么样？”达特安道：“倘若他同我们回法国……”颇图斯道：“怎么样？”达特安道：“我们再商量。”这个时候，两个人到了客店，享受了一顿晚饭。走到码头，船是快要开行了，还看见毛唐在船面走来走去。两人上了小船，达特安说道：“古怪的很。这个少年，很象我曾经见过的一个人，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小船到了士旦德船边，两个人上了大船，很费事把马也弄上船。开行的时候，有作点钟。毛唐不耐烦，分付把帆挂满了。颇图斯因为三晚没睡觉，一倒下就睡着了。达特安在船面，很同毛唐闲谈，摩吉堂晕船，动不得。

## 第五十七回 苏格兰卖国王

再说，英国同苏格兰交界地方，在英国境内，有一支人马，在两河之间驻扎。那时正是半夜，有苏格兰高原地方的兵，往来巡哨。云里的月亮，有时出来，照在那纽克士镇上的房顶。这一个要镇，原是英王查理第一兵败失守的。那中军帐里，苏格兰大将勒芬伯爵，同一班武官议事。外面有一个壮士，一手拿着剑柄，睡在草上。离这里五十多码远，又有一个壮士，同一个苏格兰巡兵说话。这个人虽然是个外国人，却晓得英语。到一点钟时候，那个壮

士醒来，伸伸腰，揉揉眼睛，四面的看，只看见自己一个人，站起来，走到那一个壮士身边，走过去，到一个帐棚底下站住。同巡西说话的壮士，也走到帐棚里。

先等的那壮士打法国话问道：“你打听出什么消息？”后来的壮士答道：“一刻都不能耽搁的了，我们赶快去告诉王上。”那壮士问道：“怎么样了？”后来的壮士说道：“说来话很长，你等一会，也就知道。泄露了，很不便，我们去找威脱罢。”两个人走不到几百码，到了一个营帐。内中一个壮士问道：“唐弥，你的主人睡着了么？”那跟人答道：“我看还没睡着，也不过才去睡。他从王上那里回来之后，走来走去，有两点多钟，他的脚步声才停了。”不到十分钟，一面把帷幃牵开，说道：“请你进去看看。”原来威脱在帐上一个小窗看月沉思。两个人走进来，他也不晓得。后来有一个推他的肩，他才知道，回过头来，见是阿托士同阿拉密，就同他们拉手，说道：“你可曾留意？今晚的月色，同血色一样。”阿托士道：“不然。我看是寻常一样。”威脱道：“德博理，你会意。”阿拉密道：“我同德拉费伯爵的意思相同。我看今晚的月色，同平常没甚分别。”阿托士道：“爵爷，论起现在的情形，我们还是留心地面上的事情；天上的情景，且不去管他。这班苏格兰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威脱道：“佬苏格兰人？”阿托士道：“什么苏格兰人？就是我们的苏格兰人。勒芬伯爵所带的，王上投到他们手里。”威脱道：“我倒没看出什么。”又说道：“难道天色这样红，你们看不见么？”两个人齐声答道：“一点也看不见。”威脱道：“相传法王显理第第被刺之前一晚上，同巴桑披大将下棋，看见棋盘上有血色，有这件事么？”阿托士道：“有的大将亲口同我说过。”威脱道：“可见是确的。翌日，法王就被刺了。”阿拉密问道：“这件事同爵爷有什么相干？”威脱道：“同我没相干。现在谈这种事，原是无谓的很。你们有要紧消息么？”阿托士道：“有，我要同王上说话。”威脱道：“王上睡着了。”阿托士道：“我有很要紧的话告诉他。”威脱道：“你不能等明早说么？”阿托士道：“现在说都恐怕已经迟了，我要立刻报告。”威脱道：“既然这样，你跟我来罢。”

原来威脱的营帐，同英王查理的营帐是很相近的，有小道相通。小道上并无巡丁把守，只有一个亲信内侍守着。威脱对内侍说道：“这两位是我的朋友。”内侍让他们进去，看见一个营床上，查理第一穿一件黑衿衣，穿一双皮靴，松了腰带，在床上睡得很着。三个人走近床边，阿托士在前，站住了，很看了一会，看见王上满脸忧愁之色，眼皮略带红肿。阿托士看见这种情形，不禁叹一口气。王上醒了，拿手托住头，说道：“哈，原来是德拉费伯爵么？”阿托士说道：“陛下，是我。”查理说道：“你是巡夜，还是来报信？”阿托士道：“王上猜着了。”查理微笑，说道：“消息不好？”阿托士道：“是的，很不好。”查理道：“不要紧。信息虽然不好，送信的人，我是欢迎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是高兴见你的。你不问我得意失意，你一片忠心是不会改变的。况且你是王后请你来的，不问什么信息，请你只管说罢。”阿托士道：“克林维勒晚上到了纽克士地方。”王上说道：“呀！大约要同我见仗？”阿托士道：“不是的，来买你。”查理道：“你说什么？”阿托士道：“陛下欠苏格兰四十万镑兵饷。”查理道：“我晓得是欠饷，这些忠心为我的苏格兰兵，替我打了几乎有一年的仗，一个钱饷也没领着。”阿托士微笑说道：“忠心是件极好的事，不过没得饷领是会不高兴打仗的。他们已经收了二十万镑，把你卖了。”查理道：“没有的事。苏格兰人为的二十万镑就把国王卖了么？”阿托士道：“犹太人卖耶稣，不过三十块银钱。”查理问道：“谁作犹达士，把我卖了？”阿托士道：“勒芬伯爵。”查理道：“你说的话确实么？”阿托士道：“我亲耳听见的。”

王上听了，长叹一声，好象心都碎了，把头藏在两手中，说道：“苏格兰人原来是这样么！我常以为他们是最可靠的。我当初原可以逃到奥士福地方的，我因为苏格兰人可靠，故此投奔他们，现在他们把我卖了！你说的话，靠得住么？”阿托士道：“的确可靠，是我躲在勒芬帐后，把布帐牵开，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查理问道：“几时交易？”阿托士道：“就在今早，我们一刻都不能耽误的了。”王上道：“他们把我卖了，有什么法了。”阿托士道：“我们过太晤河，回苏格兰去，同蒙特路联合，他不卖你。”查理道：“我跑到苏格兰作什么？去同小酋长们争斗么？这不是国王做的事体。”阿托士道：“有卜路士的榜样在先，可以做得。”查理道：“不能。我支持得很久了。他们已经卖了我，就让他们把我交出去，叫他们永远出丑，为万世的人诟骂。”阿托士道：“我是奉你的夫人同女儿的命而来。我是为着这两位，同在伦敦你的两个儿女，劝你不要死。你不死，这是上帝的意思。”

查理站起来，束好带子，挂了剑，拿手巾擦头上的汗，说道：“我们怎么办？”阿托士道：“陛下全军之中，有一营可以靠得住的么？”查理问道：“威脱，你所带的兵，靠得住么？”威脱道：“他们也不过是人。既然是人，就会走差路的。我看他们是还靠得住。不过我不敢保我自己的性命，我敢靠他们。不过王上的性命交给他们，我就有点不放心了。”阿托士道：“既然兵是靠不住的，只好我们三个人尽死力了。请王上上马，跟我们走罢。我们过太晤河，到苏格兰去，那里还安稳。”查理问道：“威脱，你以为然么？”威脱道：“我以为然。”查理又问道：“德博理，

你以为然么？”德博理道：“我也以为然。”查理道：“既然如此，我们就照办，请威脱发号令。”

威脱走出去，王上一切都预备好了。威脱进来，天钺刚亮，说道：“诸事都预备好了。”阿托士道：“我们的马怎么样？”威脱道：“吉利模同白来索预备好了。”阿托士道：“我们就走，不可耽误。”查理道：“我们走罢。”阿拉密道：“陛下要同朋友们说一声么？”查理很凄惨的摇头，说道：“我只有你们三个朋友了，我们走罢。”一面说，一面出了营帐。马已预备好了。那匹马是查理最喜欢的，骑了有三年。那马见主人走近，很有欢喜意思。查理说道：“我刚才说错了，我还有这个好朋友，很恋爱我的。”喊着那马的名字说道：“你总不负我的。”那马抬高头向查理身边擦，仿佛是懂得王上的说话。查理抚摩马颈，说道：“你看我来，你很喜欢是不是？”

查理跳上马，对这几个朋友说道：“我预备走。”阿托士站着不动，伸直手，两眼远远的望见太晤河边一条黑线，说道：“那是什么？那条黑线是什么？昨日我却没看见。”查理说道：“大约是河边起的一层雾。”阿托士道：“那一条黑线比雾实在些。”威脱道：“我看是一条红墙。”阿托士喊道：“不然。是纽克士的敌兵，来围我们。”查理道：“敌兵么？”阿托士道：“是敌兵！我们跑得太迟了。你看看，那一边铁甲闪光的，就是克林维勒的铁甲军。”查理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试试看，苏格兰人到底是卖我没有。”阿托士喊道：“陛下要怎么样？”查理道：“我们发号令，叫人马进攻，看他们攻打那些反叛否。”说完，拍马向勒芬营帐而去。阿托士道：“我们跟着王上罢。”阿拉密道：“是的。”威脱道：“王上受了伤么？我看见地上有血点。”一面说一面上前。阿托士止住他道：“你把自己的部下，安排好了，不过一会，我们就要用得着。”威脱果然回头，阿托士两个人向前跑。

当下查理到了苏格兰大将的营帐，下了马，走进去。众人大惊失色，同时说道：“王上，王上！”查理站在他们面前，脱了帽，皱着眉，拿鞭子不停的敲地，说道：“是的，我是国王。我来问你们，现在你们干什么？”勒芬伯爵说道：“陛下，什么事？”查理很生气的说道：“什么事！？克林维勒昨晚到了纽克士，你晓得这件事不来告诉我。现在敌兵已经出来，拦住太晤河，你的巡兵，一定看见的，你为什么不通知我？我还晓得，你把我卖了二十万镑，有这件事没有？你还敢辨么。”勒芬伯爵有点说不出来的样子，答道：“陛下是得了假消息。”查理道：“我才看见敌兵，都列在河边，拦住我们，不能到苏格兰。你卖我的情节，我也晓得。”那班苏格兰的将官听了，面面相向。勒芬伯爵很不好意思，说道：“我们预备把凭据给陛下看，才晓得我们还是一片忠心。”查理道：“我只要一件凭据，立刻发号令，攻打敌兵。”伯爵道：“这一件我们做不到。”查理问道：“为什么做不到？”伯爵道：“我们同英兵有停战之约。”查理道：“即使有约，他们现在已经进兵，是先背约。现在只有一件，你要去冲过敌军，同我回苏格兰去。你若是不肯做，就是懦夫，就是反叛。”

那些苏格兰将官，恼羞成怒，就有两个人跑出来，站在查理左右，说道：“是的，你害我们苏格兰英吉利两国，流了二十五年的血。我们应许了，把你送出去，我们不可以负约。查理，你是我们的俘虏。”这两个人说完，动手去抓查理的手，刚伸出来，两个人同时倒地，一个死了，一个晕倒地上，也快死了。原来一个是被阿托士枪柄打倒，一个是被阿托士一剑刺死。勒芬伯爵同余人看见这意外之事，十分惊惧，退后几步。那时阿托士、阿拉密早已把查理扶出帐外，上马跑回自己营帐，半路见威脱带兵前来，查理叫他们同走。

## 第五十八回 报仇人

再说，英王查理等四个人，走入自己营帐，查理倒在椅子上，叹气道：“大事去了。”阿托士道：“陛下虽然为人所卖，事体尚有可为。”查理道：“我生长在苏格兰，向来同苏格兰人最有感情，现在竟为所卖，这班反叛……”阿托士道：“现在不是怨恨时候，要赶快想法子，放出一副手段来。请你发愤，批示机宜。你现在还有三个最可靠的人，永远不负你的。”又想起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来，说道：“原可以有五个人的。”查理振起精神，说道：“你说什么？”阿托士道：“现在只有一计，威脱还可以相信他自己的部下，他去统带，我们两个人保驾冲出重围，逃到苏格兰。”阿拉密道：“我另想出一个法子来，我们三个人之中，挑一个人，扮作王上，骑了王上的马，敌兵自然追赶这个人，王上可以逃走。”阿托士道：“此计甚妙，请王上照办罢。”查理问威脱道：“你看此计如何？”威脱道：“德博理之计甚妙，不管行不行，请立刻定夺，迟恐来不及了。”王上道：“不过替我的人，一定是要送命的，不然也要永远监禁。”威脱道：“我愿意救王上。”

查理见这位老臣如此忠义，流下泪来，从身上除下一个宝星，亲手同威脱戴上，威脱跪下接了。阿托士对阿拉

密说道：“威脱世爵是王上的老忠臣，应该得此体面。”王上听见，回头对两个法国人说道：“且等一等，我也要送你们一点东西。”走去开了抽屉，拿出两个喀尔特宝星来。阿托士道：“这个不能赏给我们的。”王上道：“为什么不能？”阿托士道：“这是给亲王的宝星，我们都是两个闲人，那里敢当？”查理道：“世上没有再比你们忠义的人了。德拉费伯爵，你跪下。”阿托士跪下，查理把宝星带子同他带上，说道：“你忠勇兼备，请你起来。”回头对阿拉密说道：“轮到你了。”又照样行了礼。

当下威脱脱下铜甲，改作王上装束。王上同阿托士、阿拉密很亲热的搂抱一回。威脱说道：“我们都预备好了。”王上看看这三个人，说道：“我们只好逃了。”阿托士道：“陛下喜欢说逃，原可说得，不过我说是冲出重围。”查理说道：“倘若我死了，我也是死于阵上。我的好朋友，倘若我将来复位，……”阿托士道：“我们已经受了过分的荣耀了，现在是我们感激陛下。我们赶快走罢，已经太迟了。”

查理同他们拉手，同威脱互换帽子，几个人向威脱的军队来。原是扎在高地，望见苏格兰军队有点扰动，兵卒都拿了兵器出帐。查理说道：“你们请看，他们许是改变心肠，还归我调度。”阿托士道：“他们是不是跟我们走，一会就晓得了。”查理道：“我们做什么？”阿托士道：“先看形势。”我们站在那里，看见先前象一层浓雾的，现在阳光一照，晓得是敌兵已经成列，连营头号衣旗帜都分别得出来。

敌军前面有块高地，站着一个身材粗短的人，身边有几个将官，拿千里镜看查理同这几个人。阿拉密说道：“拿千里镜的人认得陛下么？”查理微笑说道：“那个人就是克林维勒。”阿拉密道：“请陛下把帽子戴低些，盖住眼。不然，恐怕他看出破绽。”阿托士道：“我们不可耽搁时候。”查理道：“请你发号令。”阿托士道：“陛下不发号令么？”查理道：“请你发号令。”阿托士道：“许我同威脱说两句话么？”查理点头，退后几步。阿托士对威脱说道：“我的愚见，是把你的部下分作两队，你自己领一队，我们同王上领一队。倘若办得到的话，我们同时冲过去，渡河。倘若敌军死力拦阻，你攻打敌军，死而后已，我们设法帮王上逃走。只要我们能够到得河边，当下你抵住敌兵，我们总可以设法渡河。”威脱道：“很好，我们上马罢。”阿托士道：“我们商量好了，请发号令上马。”查理道：“上马！”于是众人上马。

查理同威脱换马，威脱领第一队，查理领第二队。阿托士、阿拉密在查理左右。那苏格兰军队，已经降了敌人，按兵不动。有几位将官实在看不过，索性走了。查理见了，说道：“原来还有几个人不负我。”这个时候听见威脱喊道：“进攻！”那两小队人马，直往前进。忽然山后有一营披甲兵出来迎敌，查理面看阿托士，阿托士道：“这是预料在先的，只要威脱的人马尽力，却不要紧。”又听见威脱喊道：“拔刀！”查理回过头来，也发号令“拔刀”不料王上虽然喊得很响，兵丁们还是不拔刀，只有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拔出剑来。王上低声说道：“原来这班人也是反叛。”阿托士道：“也许他们不认得王上的声音，等他们自己的统领发号令。”查理道：“他们自己统领的号令也应该听见了。”说到这里，王上把马一提，说道：“你们看看。”威脱喊道：“你们这班懦夫反叛！”

原来查理所带的兵溃散了，只剩了不到二十多人，仍跟着威脱，敌住克林维勒的披甲兵。王上喊道：“我们一齐死罢。”阿托士道：“是的。我们不能让兵丁们独死，不去救他们。”威脱喊道：“凡是忠心于我的人，都到我这里来。”阿托士、阿拉密跑过去，查理也跟着来。忽然听见有人说法国话道：“不要让他们逃了。”阿托士等听见这个声音，不禁一惊。这个说话的人，是个壮士打扮，骑了黑马，带着一小队的马兵。威脱说道：“原来是他！”登时脸色变了，剑丢在地下。那马队喊道：“这是国王，活捉他！活捉他！”原来他们看他的扮装，误把威脱当了查理。那骑黑马的人喊道：“不是的，这个不是国王。”随即对威脱说道：“你不是国王。你是我的伯父威脱世爵。”说完，毛唐拿出手枪对住威脱，一声枪响，威脱前胸中了枪，在鞍上打滚，滚在阿托士手边，一面哼道：“报仇的人来了。”毛唐跑开了喊道：“你记得我母亲的恶剧么？”阿拉密喊道：“你这个贱种！”对毛唐放了一枪，并未打中。那一小队的人马，被敌兵围住，相持不下，却把两个法国人，围得最紧。

阿托士看见威脱中枪身死，把尸首放下，拔出剑来，说道：“阿拉密，我们也要动手，替法国争点面子。”两个人奋勇攻击，先打死了两个马兵。忽然英国兵队中，跳出一个人来。拦腰把阿托士抱住，从他手上抢了剑，附耳说道：“你降了我罢，你晓得我是什么人。”同时有一个粗壮大汉，也跑出来捉住阿拉密两只手。阿拉密死命也挣不脱，那个大汉瞪眼看住阿拉密，说道：“你快降！”阿拉密回头认得这个人，把剑交给颇图斯，说道：“我降了。”这个时候，毛唐跑上来喊道：“放枪把他们打死了。”营官喊道：“他们已经降了，为什么还打死他们？”阿托士对达特安说道：“那是密李狄的儿子。”达特安道：“我晓得。”颇图斯对阿拉密说道：“他就是那个凶恶和尚。”阿拉密道：“是那个贱种。”

当下达特安拉了阿托士的马，颇图斯拉了阿拉密的马，把他们领出重围。毛唐走到威脱尸首身边，在马上低了头细看，满脸得意之色。阿托士腰间还有一把装好的手枪，伸手要拿出来。达特安问道：“你干什么？”阿托士道：“把那贱种打死了。”达特安道：“不能。你把他打死，我们要露破绽，先不得了。”达特安回头对毛唐说道：“我们今天捉了两个极要紧的人，都是有喀尔特宝星的。”毛唐两眼生火的对着阿托士、阿拉密说道：“我看他们是法国人。”达特安道：“我却全不晓得。”回头问阿托士道：“你是法国人么？”阿托士答道：“是的。”达特安道：“我的朋友！你让本国人捉住了。”阿托士很心痛的问道：“王上在那里。”达特安紧抓他的手说道：“我们捉住王上了。”阿拉密道：“是的。是用最卑污不堪的法子捉的。”颇图斯拿手暗推他，微笑说道：“打仗是作兴用诡计的。你看看，那边原来有一队兵，追获英王查理，护送他到英兵大营去。”

这位不幸的国王，这时个神色是很镇静的，常常用手巾擦额上的汗，有时擦嘴唇，手巾上都是鲜血。克林维勒的兵见了查理，人人都羞辱他。查理看见阿托士同阿拉密，说道：“今天我们很不幸，你们已经尽力，不能怪你。威脱在那里？”两个人掉转头，不响。毛唐听见，说道：“土特拉在那里。”查理听了，毛骨耸然。

看官要晓得，从前查理在位的时候，因国事上杀了一个大臣，名叫土特拉。这件事却是查理一生之玷。查理四围观看，忽然看见不远有个尸首。查理看见是威脱，不响也不哭，只是浑身打战。脸上变了死色。歇了一会，跪在死人身边，捧起死人的头，在额上亲一下嘴，把死人身上带的宝星除下来，自己带上。达特安望着威脱的尸首，说道：“威脱死了。”阿托士道：“是的，死在他侄子之手。”达特安道：“我们几个人之中，他是第一个死。他是个有勇之人。”

这时英国的营官走上前来，对查理说道：“查理，你要降。”查理说道：“唐林生，以位分而论，我是英国王上，无降之理。但是照个人而论，我今日势屈，只好降了。”营官说道：“把剑交来。”查理拿出剑来，折为两段。这个时候，有一匹无人骑的马，浑身是汗，满嘴白沫，跑到跟前，认得主人，停住不动，乐极嘶鸣，原来是查理的爱马。查理抚摩那马好一会，骑上马说道：“诸位，我们走罢。”忽然回头喊道：“我好象看见威脱动，倘若他还没死，我求你们照应这一位忠义人。”毛唐道：“他万活不了，枪子穿心而过。”达特安附耳说道：“我们不要交谈，也不要彼此相看，那个恶鬼很有他母亲的狡狴。”于是一群人同着查理，向纽克士而来，半路遇着克林维勒的中军，说是要把查理送到呼登比堡大营里，立刻把查理被擒的话布告天下。

## 第五十九回 克林维勒

再说毛唐对达特安、颇图斯两人说道：“你们来见我们的大将军罢，他原分付一打完仗，要见你们。”达特安道：“我们先把俘虏放在一个安稳地方。我们盼望每个俘虏拿一千五百个毕士度赎身。”毛唐满面怒容看着两个俘虏，说道：“你们只管放心，有胸担保。我手下的兵，自然把他们看管好了。”达特安道：“我愿意自己看守。我们只要一间房，两名守兵就够了；或者先叫他们发誓，他们就不想法子逃走。我先去同他商量，等商量好了，我去见大将军，看有什么回信给我们主教。”毛唐问道：“你打算立即回法国么？”达特安道：“我们的公事已经办完了，只要等大将军有什么分付，我们就不必在英国逗留了。”毛唐咬牙低头，同小兵官说道：“你跟着这几个人，不要一刻离他们。你看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回来告诉我，我在城门口等你。”小兵官行了军礼，走了。

毛唐向克林维勒在那里指挥的高地而来。克林维勒原分付不许人来见的，那把门的兵知道毛唐是大将军最密的朋友，就让他进去。毛唐拉开帷幃，看见大将军坐在那里，把手捧着头，很有深念；面向里，看不见是谁进帐。毛唐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克林维勒抬头，回过头来，看见毛唐，很生气的说道：“我原不许人进来的。”毛唐说道：“守兵以为我是可以进来的，你若是不愿意我进来，我出去就是了。”克林维勒提起精神来说道：“毛唐，原来是你么？你既进来，就不必出去。”毛唐道：“我同你贺喜。”克林维勒道：“贺什么喜？”毛唐道：“查理被你擒了，你就是英国之主了。”克林维勒道：“两点钟之前，你说这个话，倒有点对。”毛唐道：“大将军的意思我不懂。”克林维勒道：“那时候英国要我推倒这个昏君。现在把他擒了，事情是办完了。你看见他么？”毛唐道：“看见。”克林维勒道：“他什么样子？”毛唐道：“他还是很镇静，很威严的。”克林维勒道：“他说些什么？”毛唐道：“他只同朋友们说了几句分手的话。”克林维勒道：“同朋友说话？他还有朋友么？他有抗拒没有？”毛唐道：“他的人都离散

了，只剩三四个人。他要抗拒也办不到。”克林维勒道：“他把剑交给谁？”毛唐道：“他谁也不交，自己把剑折断了。”克林维勒道：“这倒办得不错。不过他不该折断了剑，还该好好用剑才是。”

停了一会，克林维勒留心看着毛唐，问道：“听说查理的营官已经被杀？”毛唐道：“是的。”克林维勒道：“谁杀的？”毛唐道：“我杀的。”克林维勒道：“他是谁？”毛唐道：“威脱世爵。”克林维勒道：“你的伯父？”毛唐道：“是的。我的伯父。英国叛臣，我不认作亲戚。”克林维勒想了一会，说道：“毛唐，你的政党意见太利害了。”毛唐道：“上帝的意思是没法的。上帝要杀人，就是父子都不能相顾，故阿伯拉罕自杀其子。”克林维勒道：“上帝的仇敌遇着你，是逃不了的。那两个法国人怎么样？”毛唐道：“是极勇的人。”克林维勒道：“我料得不错。法国人是能打的。我拿千里镜看见他们在重围之中。”毛唐道：“是的。”克林维勒道：“你在他们之前。”毛唐道：“那也怪他们不得，他们的马赶不上。”

又停了一会，克林维勒说道：“苏格兰人作什么？”毛唐道：“他们倒照约办事，按兵不动，不肯帮查理一点的忙。”克林维勒道：“这班下流东西。”毛唐道：“他们的首领要求见。”克林维勒道：“我没得空，钱给他们没有？”毛唐道：“是昨晚给的。”克林维勒道：“钱已经给了，就叫他们回去罢。叫他们回到深山里去遮丑，我不愿意再同他们有交涉。毛唐，你也出去罢。”毛唐道：“大将军，我有一两句话要问，还要求一件事。”克林维勒道：“问我么？”毛唐说道：“是的。我先要问问，我所办的事，你满意么？”克林维勒有点诧异说道：“自从你投效之后，你很立功。你是个靠得住的朋友，是个能战将官，是个极有才干的外交好手。”毛唐说道：“大将军还记得，同苏格兰人买查理，是我出的主意。”克林维勒道：“不错，主意是你出的。我当初还想不到苏格兰人是这样下流的。”毛唐道：“我去法国办的事，也总算得手。”克林维勒道：“我要马萨林办的事都应手。”毛唐道：“我替你办事，总算是异常出力的了。”克林维勒道：“太过出力了。我刚才不是说的么？但是你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毛唐道：“我是要求赏。”克林维勒耸耸肩，说道：“原是的，凡是立过功的人，都要厚赏的，我却忘记了。你一点好处都还没得着。”毛唐道：“我求的是不甚要紧的，但是准了我，我是很满意的。”克林维勒道：“你要什么？是金银？抑可功名？抑或兵权？”毛唐道：“我要的，你能答应我么？”克林维勒道：“我先要晓得是件什么事，也许是我权力所不能及的。”毛唐道：“是件极容易的事，一点为难都没有的。”克林维勒道：“也罢，只要我力所能办到的，我是无有不肯的，是件什么事？”毛唐道：“我们今日捉了两个俘虏，我求你交把我。”克林维勒道：“他们已应许了拿重赏赎身么？”毛唐道：“不是的，他们都是穷汉。”克林维勒道：“难道他们是你的朋友么？”毛唐道：“是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肯拿自己的性命同他们换。”克林维勒以为这个人还有点血性，倒很欢喜，说道：“我把那两个俘虏交给你，随你摆布就是。”毛唐道：“我很感激大将军。这是赏浮于功，从此以后，我性命都是你的了。”说完跪在地上，捉住大将军的手亲了。克林维勒问道：“钱财功名，你都不要么？”毛唐道：“我什么都不要。”说完，出了营帐，欢喜极了。

克林维勒两只眼送他出来，想道：“他手刃伯父！我手下真有些怪人。也许这个人同我所求的事，比功名富贵还要难得。他们替我办事，都是有所希望而来的。查理第一却还有一两个靠得住的朋友，我倒是一个朋友都没有。”长叹一声，独自一个人在营帐里沉思。

## 第六十回 四侠相遇于英国

再说，毛唐去见克林维勒的时候，达特安同颇图斯把俘虏押到纽克士地方一间房子。达特安看见毛唐暗中分付小兵官几句话，就使手摯叫阿托士两个人留心。两个俘虏一句也不响。

摩吉堂看见有小兵官带着好几名兵，护着四个人前来，十分诧异，揉揉眼睛，留心再看，看是不是阿托士、阿拉密；看清楚是他们两个人无了，正要喊出来，颇图斯向他一皱眉头，他不敢喊，站在门口不敢动，看他们有什么举动。最诧异的是，这四个朋友，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

达特安两个人住的房子，还是早一天克林维勒派给他们住的。这所房子在街角上，有点小园子，有个马房。楼



下的窗子，有铁条拦住，有点象监房。两个人把两个俘虏送到房里，自己却站在门口。摩吉堂把马送到马房。颇图斯道：“我们不如也到房里去。”达特安道：“不然。我们先要看小兵官同那几个兵做什么。”

原来小兵官他们并不走开，都到了园子。达特安问他做什么，小兵官道：“我们奉命帮你们看守俘虏。”达特安听了，没法，只好装出感激样子来，拿出一个柯朗来谢谢他，请他吃酒。小兵官把钱放在口袋里，说道：“我们奉清静教的，是不吃酒的。”颇图斯说道：“今天是最不好的日子。”达特安道：“不然。我们今天找着两位朋友，还算不好么？”颇图斯道：“但情形不佳。”达特安道：“情形是不甚妙，但是不甚要紧。我们进去，想个法子。”颇图斯道：“情形是可怕得很，怪不得阿拉密劝我弄死这个毛唐。”达特安道：“你别响，不要说出这个名字。”颇图斯道：“我说法国话，这几个人不懂。”达特安看颇图斯，颇图斯还是不理睬，只管看达特安。后来达特安推他一下，说道：“我们进去罢。”颇图斯先行，达特安在后，进了房，关好门，四个人相见，搂抱了一会。

阿托士是满脸忧愁，阿拉密一言不发，达特安先说道：“你们两个先要问为什么我也到了这里，这件事却是很容易猜的，是马萨林打发我们来送信给克林维勒。”阿托士道：“为什么你同毛唐在一处？我原叫你小心防备他的。”阿拉密道：“颇图斯，我也先告诉你，叫你把他弄死了的。”达特安道：“这都是马萨林干出来的。克林维勒派毛唐见主教，主教派我们两个人见克林维勒，其中仿佛有个大数。”阿托士道：“不错的，故此我们的事总办不成。阿拉密，你不必再提了，我们只好听着。”达特安道：“不然。我要再提，我们从前约好的，将来就是各投一党，相打起来，也是要互相帮忙的。”阿托士道：“你说得不错。我们现在是各为其党，成了仇敌。达特安，你为的是那一党？你看马萨林把你弄到什么田地？你可知你今天帮他的忙，犯了极大的罪么？卖了一个国王；一个不好，英王还要送命。”颇图斯道：“你看真是要闹到这样么？”达特安道：“这也未免言之过甚，还没有闹到这个地步。”阿托士道：“你们只管看，我料得是不错的。为什么他们要把英王捉去，难道你们以为克林维勒花了二十万金钱，要重新把查理推戴起来做王上么？你们只管看，他们一定把英王杀了。现在他身为俘虏，颜面扫地，倒不如死了为上。”达特安道：“你料得不错，不过同我们没相干。我因为是个军人，故此到这里来。我当人家的差使，只好替人家打。我发过服从的誓，只好听命于人。但是你们是没发过誓的，为什么也到这里？”

阿托士道：“我们来这里是办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我们扶持王上，扶持宗教，人家的妻女朋友重托我们，我们自然尽力帮忙。我们虽然并没做出什么来，我们一番意思，惟有天知。达特安，也许你不能同我们表同情，我们却也万不能跟你们走的了。”达特安道：“克林维勒是个英国人，他的王上查理是个苏格兰人。克林维勒反了，要同查理做对，同我有什么相干。况且我是个法国人，担不着责成。”颇图斯道：“是的，我们没有责成。”阿托士说道：“不然。你们都有责成，因为王上是个君子。凡是君子都要帮他，下等人糊涂粗暴，负义忘恩，最喜欢把在上的人推倒了。这种情形，谁人不知？达特安，你原是个老世家，为什么也帮着这班粗贱无赖、做裁缝的、造酒的、赶车的把王上推倒了？你虽然算是尽了军人的职分，你却并未有尽君子的职分。”

达特安听了这一番正论，答不出来，嘴里咬着花枝，低头不语。阿托士又说道：“颇图斯，我佩服你是个最可靠的朋友，最出色的军人。你还想替王上办事立功的，你同达特安一样的也要受过，这件事办得不对。”颇图斯听了两句恭维话，心里舒服极了，却也禁不住脸红了，低了头说道：“伯爵，你责备得不错。”阿托士走上前，抓了达特安的手，说道：“我的儿子，你不要见怪。我因为爱你最深，故此才说出这一番话。不然，你救了我的命，我只说谢谢你就是了，我何必说出这些话来令你难过。”达特安抓紧他的手答道：“我怎么不晓得你是出于至诚，不过你的议论太大了，立品也太高了，谁人做得到？谁人能够离国离家，最爱的人也撇离了，跑来扶持一个站不住的王上？你只管用尽多少力，这个王上也是要倒的。你的见蟹 高极的了，不过办不到。”

阿托士道：“你只管这样说。你也晓得我的道理不错。但是你今日是战胜之人，我是你的俘虏，还办什么，我只好守我做俘虏的本分。”达特安喊道：“你也晓得，你当我的俘虏是不得甚久的。”阿拉密道：“我也晓得不久，恐怕他们待我们如同待某处俘虏一样。”达特安道：“怎样待法？”阿拉密道：“绞死一半，枪毙一半。”达特安道：“只要我的敌国管里有一滴血，我不让他们弄死你们。况且那里有一扇门，阿托士，你看见么？”阿托士道：“怎么样？”达特安道：“你高兴几时走就走。从此以后，你们是自由的。”阿托士道：“你只管这样说，但是那门口已经有兵把守了，你不能做主。”颇图斯道：“不到十二个人把守，你还冲不过去么？”阿托士道：“四个人一定做得到，两个人恐怕做不到。我们四个人合起来，向来是无坚不破的。一分必定两败。你还记得，你们两个人在万度摩路上，费了多少力，想了多少法子，也办不好。今天是轮到我同阿拉密两个人了。假使我们四个人，先合起来，是不会败的。我是不主张再分的了。我同你们合起来同去冒险罢。”达特安道：“我们还要办马萨林的事，如何做得到？”阿

托士道：“我晓得，我只好不强迫你。你的思想不同，我的议论不能服你的了。”阿拉密道：“不管怎的，阿托士，我们把把他们放在危险地位。但是我很佩服你的议论，我立定主意跟你走，同你一处死。”

达特安一时着急得很，找不出话来说，后来说道：“你们为什么疑心他们要杀你？你们是俘虏，谁人着急要杀你们？”阿拉密道：“你为什么瞎到这样地步，一点也看不出来。我只看那毛唐一眼就很够了，我晓得我们是不得了的。”颇图斯道：“最可惜的是，我有了机会，不把他弄死了。”达特安道：“我一点也不怕毛唐。他不惹我便罢，他倘若来惹我，我当他同虫蚁一样，一脚弄死了。你们不必逃走，你们在这里很安稳的，也在二十年前在巴黎孚留街一样安稳。”阿托士指着窗外说道：“你看看，他来了。他怎样摆布我们，一会就晓得了。”达特安问道：“谁来了？”阿托士道：“毛唐。”达特安往外看，果然看见一个人骑马跑来，一见认得是毛唐。跑出门外来，颇图斯要跟他，达特安回头来说道：“你在那里等。等我用手敲门，你再出来。”

## 第六十一回 达特安之暗号

再说，毛唐到了门前，住了马，看见达特安站在门口，那些兵放下火枪，睡在草地上。毛唐说道：“你们把俘虏带来了么？”那兵丁们同小兵官都站起来见礼，小兵官答道：“带来了。”毛唐道：“分两排人，把俘虏送到我那里。”四个人走上前听分付。达特安很挖苦他，问道：“你打算怎样办？请你告诉我。”毛唐道：“我派四个兵，把今天捉来的两个俘虏，带到我那里去。”达特安问道：“我向来好管闲事，你不要见怪。我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办法？”毛唐很骄傲的答道：“这两个俘虏是我的了，我喜欢怎样办就怎样办。”达特安道：“我的少年朋友，你不要见怪，我恐怕你弄错了。照例，谁人捉住的，就算是谁人的俘虏；在场看见的人是没有份子的。你把你的伯父威脱捉住了，原可以当作你自己的俘虏，你又不干，却把他杀了。我同杜威朗，原也可以把这两个俘虏杀了，我们却不愿意杀。这种事体，原是各从所好的，不能相强。”

毛唐脸色变了，皱住眉头。达特安知道要闹得大了，伸手敲门。颇图斯听见暗号，就走出来。他身躯粗壮，几乎把门口塞住了。毛唐知道他们的意思，不肯把俘虏交出来，说道：“你们不好违令的。这两个俘虏，是克林维勒大将军给我的。”达特安听了，就同从半天下个霹雳一样，人都糊涂了，他知道毛唐不怀好意，不知不觉的，伸手去拿剑。颇图斯站在那里等，看达特安有什么举动。达特安看见有了颇图斯，倒反不便，因为他向来卤莽，闹出事来，反为不美。知道这件事不能力争，只可智取，想道：“用强硬手段，我们必败。达特安，你遇见毒蛇，你要用点手段来，也要叫他知道，不独你的力量比他大，你的诡计也比他来得聪明。”当下达特安鞠躬说道：“毛唐，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是大将军的号令？”毛唐道：“我才从大将军那里来。”说完，下马，把缰交把一个兵。达特安道：“大将军现在是英国之主。你既然奉大将军之命，来要这两个俘虏，我只好交出来，请你带了去就是了。”

毛唐高兴极了，大踏步走进门来。颇图斯看见达特安忽然十分退让，很诧异，正要开嘴，达特安伸脚毗他，要他会意。毛唐叫那四个兵跟着他，一手拿了帽子，正要进门。达特安一手放在他肩膀上，很恭敬的说道：“对你不住，若是克林维勒大将军要把这两个人交给你，自然是有文凭。”毛唐结住了。达特安道：“难道一封信都没得么？那怕就是一块纸，签了字也使得。只要有点凭据，我就好交代，请你交给我。也要人家晓得，我不是无缘无故把自己的同国人交出来。我也晓得大将军并无伤害他们之意，但是总要有字据才好。”毛唐听了这番话，大惊失色，睁着怒眼看达特安，又不敢动气，只得也恭恭敬敬的答道：“但是，我说的话，你是相信的。”达特安道：“我若是不相信你，上帝也不容我。我一看就知你是个推诚相与的君子，但是我有句话要同你商量。”毛唐道：“有什么话商量？”达特安道：“我的同伴杜威朗是很有钱的。他有四万法郎进项，他是不在乎钱的，我是专为我自己说话。”毛唐道：“你要什么呢？”达特安道：“我的景况是不大好的。我们喀士刚地方难得有钱的人，就是天下闻名的显理第四，是我们喀士刚的王上，身上也是莫名一钱的。”毛唐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件事情倒不难商量，你老实告诉我，要多少？”达特安道：“呀，我晓得你是个明白人，我们法国人说得好，你知道我的脚什么地方痛。我不过是个营混子，专拿这口剑吃饭，吃打的时候多，得钱的时候少。我们今天捉着两个俘虏，知道他们都是阔人，都是带头等宝星的。我自己就说道，我的财运来了。我说两个俘虏，我晓得我的同伴杜威朗，也不肯随便就把俘虏交出来的。”

毛唐以为达特安只为的是要钱，倒很大方的说道：“你不久就有文凭。另外给你二千个毕士度。但是你倒不如现在就把俘虏交给我。”达特安道：“再等半点钟交出来也不误事。我向来办事是最按规则的，总要办得面面都好看。

还是请你先把文凭拿来。”毛唐道：“你可晓得，我在这里带兵，可以强迫你俩把俘虏交给我。”达特安微笑说道：“咳，可惜我们同你一路同行，你还不十分晓得我们。我们是法国人，我老实告诉你，只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你、连你的护卫兵结果了性命。我请你让我一点。若是你倔强不听劝，我也是个倔强不听劝的。你还要记得，我们是马萨林主教的专使，我们是法国王上的代表，我们的身体是不可侵犯的。我还是劝你同大将军要个文凭来。说来说去，这件事同你没得损害。”颇图斯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达特安的意思，也随声说道：“是的。文凭要紧，有了文凭，就好办了。”

毛唐原想当下就要把俘虏带走，但是强不过达特安所说的一番道理，只好不去用强硬手段。况且他也晓得，只要彼此一动手，达特安是个劲敌。他现在还不晓得达特安同两个俘虏的交情；达特安要钱才交出来，原是至理。故此，毛唐略想一会，立定主意去要文凭，拿二千个毕士度买两个俘虏。一语不响就上马，分付兵丁们防守，他自己去了。

达特安道：“这就好了。一刻钟去，一刻钟来，有半点钟，够我们办事了。”于是神色不变，对颇图斯说道：“你留心听我讲，第一件，你不要把我们刚才同毛唐说的话，告诉那两位朋友。告诉了他们也无益。”颇图斯道：“我晓得。”达特安道：“你去告诉摩吉堂，把我们的马都备好了，把手枪安置好。你们两个人，把马领到街上等。余事我去办。”颇图斯听了，就去照办。临行问道：“我还要进去见我们那两位朋友么？”达特安道：“可以不必了。”颇图斯道：“我有个钱袋，放在小桌上，你同我拿来。”达特安道：“我替你拿。”颇图斯从从容容的向马房走。在守兵身边走过，守兵们都称赞他身材雄壮。在街角遇着摩吉堂，把话告诉他，两个人同倒马房。

颇图斯走过之后，达特安嘴里唱得很高兴，一面唱，一面跑进俘虏所在的房子，说道：“阿托士，我把你说的一番话，很想了一会，也明白价钱所说的话很有道理。马萨林是个贪小利的人，我原不该替他办事的。我已经替你打算好逃走的路子，我同你一起逃。你不要说别的话，预备逃就是了。那房角上有四把剑，时候到了，不要忘记拿剑。我还想起颇图斯有个钱袋原来在这里。”达特安把钱袋拿了。阿托士两个人听了这番话，莫名其妙，糊涂起来。达特安道：“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听了我的话这样诧异？自从阿托士同我谈论之后，我的宗旨变了，有什么奇怪？请你们到这里来。”阿托士两个人走上前，达特安说道：“你看见那条街么？马在那里等。你们出了这间房子，向左转，跳上马就跑。你们什么都不要管，只要留心听我的暗号。你们只要听我说耶稣两个字，你们就逃。”阿托士道：“你同我们逃么？”达特安道：“上帝在上，我一定来的。”阿拉密道：“这算是商量好了。我们只要听你说耶稣两个字，我们就冲出去。不问是人，不问是东西，凡是拦阻我们的，我们就把他推倒，跳上马就跑，是不是？”达特安道：“是的。”阿托士道：“阿拉密，我常对你说，我们四个人之中，算是达特安智谋第一。”达特安道：“这不是恭维的时候，请了，我先走。”阿托士道：“你要同我们一路逃。”达特安道：“自然。不过你们不要忘了，暗号是耶稣两字。”说完，嘴里还是唱着，走出房去。

那些小兵都睡在地上，有睡着的，有三五成群闲谈的，有两个在园角上唱祈祷歌，唱得很难听。达特安喊小兵官过来，说道：“毛唐说，大将军要见我。我走过之后，你们要加倍小心，看守俘虏。”小兵官不懂法国话，听了只管摇头。达特安使手势给他看，小兵官点头。达特安走到马房，看见备好五匹马，自己的一匹也在其内，对颇图斯、摩吉堂两人说道：“你们每人牵一匹马，牵着马嚼子，向左转，叫阿托士他们在窗子看见你们。”颇图斯道：“他们快出来么？”达特安道：“立刻就要出来。”颇图斯道：“你找着我的钱袋么？”达特安道：“在我这里，你放心罢。”于是颇图斯、摩吉堂两个人上了马。每人另外还牵一匹，在一个地方等。

他们走了之后，达特安拿出火柴火石来打火，点着一小块火纸绒，走到门前，在守兵队里停住，身子往前促，要拍马鞍子，把点着的火绒丢在马耳朵里。这件冒险事，只有善于骑马的人才敢作的。那马觉痛大惊，乱跳乱撞，同疯了一样。守兵看见害怕，走得四散。达特安喊道：“帮忙呀！帮忙呀！拉住他！拉住他！我的马疯了。”那匹马一身是汗，满嘴吐沫。达特安喊道：“快来帮忙！不然，我要送命了，耶稣来救呀！”

阿托士、阿拉密听见“耶稣”两个字，手拿利剑冲出来。街上那时一个人都没有。小兵官喊道：“俘虏逃走！俘虏逃走！”达特安喊道：“拦住他们！拦住他们！”把马掉过头来，往前追赶，推倒三四个守兵。守兵慌慌忙忙拿了兵器喊道：“拦住他们！拦住他们！”那时两个俘虏已经跳上马，向最近的城门跑。路上碰见吉利模、白来索，一看见了就明白情形。阿托士使眼色，两个家人跟着走。一群人如一阵狂风穿过城门，到了郊外，守兵随后赶来，嘴里还是喊：“拦住他们！拦住他们！”小兵官才知上当，十分懊悔。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骑马的人，手上拿了一张纸走来，原来是毛唐要得文凭来，跳下马喊道：“把俘虏带出来！”小兵官已经吓倒，说不出话来，只好拿手去指

那间空房子。毛唐抢上前一一看，才晓得俘虏逃走，大叫一声，气倒在地，不醒人事。

## 第六十二回 树林定策

再说，那一群逃命的人，一气跑了多少里，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回头看。路上涉了一个小河，在一个城外，走到了一个小树林。晓得没人赶得上，赶快进了树林，知道外面人看不见，就歇下来商量。

众人下了马交给有人，叫吉利模在林外把守。阿托士先说道：“达特安，你真是个大英雄！你略施小技，救了我们的性命。”说完了，很亲热的搂住达特安。阿拉密也走上前，同达特安很亲热的拉手，说道：“达特安，你是个奇人。你不独眼明手快，还有出险的妙计。有这样的本事，还怕不是天下闻名么！”达特安道：“他同颇图斯两个人，很领你们的好意。但是办事要紧，我们商量再干什么。”达特安说出颇图斯的名字来，是要他们谢他之意，于是阿托士、阿拉密同颇图斯拉手。阿托士说道：“我们只管在乡下地方乱跑，十分无谓，倒不如商量个办法，你们看，应该怎么样？”达特安道：“这倒不难。”阿托士道：“你的意思怎么样？”达特安道：“我看不如走到最近的海口，雇一条船回法国，费用公摊，我尽我所有的钱拿出来。保全性命是第一要紧。我们在英国是有性命之忧，朝不保夕的。”阿托士问道：“杜威朗，你看怎么样？”颇图斯道：“我吗？我同达特安表同情。我看英国是最不好的地方，达特安，你是拿定主意，离开英国么？”达特安道：“在英国逗留有什么用处。”

阿托士同阿拉密互使眼色，阿托士道：“很好，朋友们走罢。”达特安道：“走吗，自然是大家都走。”阿托士道：“不然，如果你们都要离开英国，我们只好分手了。”达特安看见这句话突如其来，十分诧异。颇图斯道：“你不要乱说罢。我们好容易聚会，又分手么？”阿托士道：“你们的事是办完了，自然是可以回去。但是我们的事还没办了，只好不去。”达特安很诧异的问道：“你的事还没办了么？”阿托士很镇静的答道：“我们来英国，是要保护英国王上。我们办不成，英王作了俘虏，我们是应该设法未能救他。”达特安先看看阿托士，再看看阿拉密，说道：“要救王上么？”阿拉密点头不语。

达特安以为他们两个人疯了，很有点怜悯之意，说道：“你们当真要办这件事么？王上在乱党手里，他。们送他到伦敦。那个带兵护送的，名叫哈里生，是个屠户出身，有人说他是屠户之子。王上到了伦敦，还要到公堂受审，定罪。我听见克林维勒说多少话，我看受审这件事是要办的。”阿托士同阿拉密又互使眼色。达特安说道：“审案是审得不久的，倘若是定了罪，是不久就要正法的。这班奉清静教的人，是一毫不肯放松的。”阿托士道：“你看他们定什么罪？”达特安道：“恐怕要定死罪。把王上放了，未免太险。没得法，只好把王上杀了。你可记得，克林维勒看见威英桑大牢监禁了一个王爷的时候说的话么？”颇图斯道：“他说什么？”达特安说道：“克林维勒说，办王族的罪只有一法，就是把他们杀了最省事。”阿托士道：“我听见他说过这句话。”达特安道：“他现在把王上捉了，自然是要杀的。”阿托士道：“你说的不错，我们更不能抛离王上，不去帮忙。”达特安道：“阿托士，你疯了！”

阿托士道：“不然。你更晓得，威脱在法国的时候，领我们去见英后，英后请我们到英国保护英王，我们答应了出力，只要能够帮英王的忙，我们自己的性命是不顾的。事到其间，我们不能负约。德博理，你怎样讲？”阿拉密说道：“是的，我们不能负约。”阿托士道：“我们现在不在法国也有好处。现在法国内乱的情形也是不堪设想的。王上未成丁，不能办事，王后糊涂，主教是贪得无厌。那班王族同马萨林反对，也不过各为其私，并无爱国真心，只要得了官、得了赂就罢手，为的是他们是王室代表。我自然是帮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是没道理，靠不住的人，我也难与他们表同情。英国的事却是两样的，我应许帮忙的王上，是个有贵品的人。他现在性命不保，我们若是救得他出来，那是件极有光荣的事。倘若我们死了，也死得磊落光明。”达特安道：“你预料将来会送命么？”阿托士道：“那是难保的。”达特安道：“你身在异国，孤立无援，怎么样能望成功呢？”阿托士道：“那里的话！我少年的时候，我在英国游历，会说英国话，同本地人一样。阿拉密也能说英国话。只要你同颇图斯肯帮我们两个人的忙，我看这事很有指望。”达特安带点挖苦的意思说道：“我看你见英后的时候，意思是要攻破伦敦，灭尽十万英兵，同英国全

国百姓反对，灭了克林维勒。你可晓得，克林维勒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很有点比得上立殊理主教。你这才明白，你要办的事太大了。你是个明白人，为什么说糊涂话？颇图斯，你看我说得怎样？”颇图斯说道：“不好。”

达特安见阿托士有点自是，说道：“我的主意向来都是可行的。你自己细想看，你现在做到这个地方，算是作到十二分，不能再做的了。你同阿拉密，只好打定主意，同我们立刻回法国罢。”阿托士道：“我的老朋友！我们不走。”达特安道：“看来你另外还有主意，未曾解说给我们听。”阿托士摇头微笑，阿拉密不动，听他们说。

达特安还想了许多话，劝他们回法国也劝不动。后来达特安着急了，很生气，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只好把骨头留在这个又寒又湿的地方。这个地方，天气最好的时候，是浓雾迷离的；到下雨的时候，是翻江倒海的。这里的太阳光，抵不上法国的月亮。到处都可以死，只好死在这里罢。”阿托士道：“不过，在这里死得快些。”达特安道：“同是一个死，迟早是不要紧的。”颇图斯道：“最奇怪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死。”达特安道：“颇图斯，你不要着急，不必久等的。只要颇图斯也愿意，我是无可不可的。”颇图斯道：“你喜欢什么，我就跟着去做。伯爵刚才的话，我倒喜欢听。”阿托士道：“你们也要各人盘算清楚，我并不相强。”达特安道：“我们个人的利害可以不必说了。我们先把英王救出来再谈罢。我们把王上救出来，就号召王上的党羽打败清静教，克复英国，入伦敦告捷，重新把英王扶起来。”

颇图斯听他说得热闹，很高兴的说道：“那时我们都封了公爵。”达特安道：“只要王上再登位之后，把我们的功劳都忘记了。”颇图斯道：“你说什么？”达特安道：“这是常有的事。你还记得，我们替法国王后办了多少事！我们只得了看不见怎么一点酬谢，把我们忘了二十年。”阿托士道：“虽然这样说，你那时尽了你的职分，却不后悔。”达特安道：“你说得不错。我不高兴的时候，只好拿话自解。”阿托士道：“你要晓得，王上王后只管忘记我们，上帝是不忘记的。”达特安道：“阿托士，我告诉你罢。你在世界上，倘若碰见恶鬼，你也要把他化作圣贤，拉他同上天堂去。”

阿托士伸出手来，问道：“你打算定规没有？”达特安道：“我现在看英国是个顶好的地方，我暂时不走了，却有一层，先要同你说明白。”阿托士道：“是那一层？”达特安道：“你不要勉强我学英国话。”阿托士道：“很好。我看我们办这件事，有天保佑，我们将来还可以重回法国的。”达特安道：“但愿如此。我却是不甚相信。”阿拉密道：“达特安很象议院的反对党。心里以为然，嘴里还是反对的。”阿托士道：“反对却有反对的用处。”

颇图斯道：“现在既然什么都商量好了，倒不如商量吃饭罢。我们向来不问办什么危险事，总想出法子找饭吃。”达特安道：“那是自然。不过，在这种地方，吃什么东西？他们这里煮羊肉，煮得同烂布一样。吃两钟皮酒，就算是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受罪！虽然这样说，颇图斯，你有什么意思？”颇图斯道：“我的意思么？”达特安道：“你自然有点意思。”颇图斯道：“我并没意思，我只有胃口。”达特安道：“我也有好胃口，有胃口不相干，要的是吃得的东西。我们不是马，可以吃草的。”阿拉密道：“哈！你们还记得，我们从前在某酒店吃的牡蛎么？”颇图斯上下唇一合，嘴里作响，说道：“为什么不记得，还有顶好的羊腿。”达特安道：“好在我们有摩吉堂。颇图斯，他从前替你办吃的，办得很不错。”颇图斯道：“不错，有摩吉堂。不过他当了管事之后，不中用了。我们只管喊他来。”喊道：“摩吉堂！”

摩吉堂走来，脸上很难看。达特安道：“你怎么样了？得了病么？”摩吉堂答道：“不是的。我饿咯。”达特安道：“特为这件事喊你来。你从前住在某客寓的时候，弄了好些野兔鹧鸪，你今天为什么不去想法子？那个客寓叫什么，我却忘记了。”颇图斯道：“我也忘记了。”达特安道：“客寓叫什么，只好随他去罢。我记得你主人受了伤，在那客寓养伤的时候，你那绳子猎了好些好酒给你的主人吃。”摩吉堂道：“英国地方顶不好，找不出好东西来。但是树林边有一所小房子，或者可以弄点吃的来。”达特安道：“什么？近处有房子么？”摩吉堂道：“有一所。”达特安道：“摩吉堂的条陈不错，诸位看怎么样？我们去要饭吃，好不好？”阿拉密道：“倘若人家是个奉清静教的，怎么样呢？”达特安道：“更好。倘若他是个奉清静教的，我们就告诉他，王上已经做了俘虏，他听了自然高兴，请我们吃白鸡。”

颇图斯道：“倘若是反对党，怎么样呢？”达特安道：“他听了自然是不高兴，请我们吃黑鸡。”惹得阿托士笑了，说道：“达特安，你的兴致真好，总是高兴的。”达特安道：“这也难怪，为的是我生长的地方，天天都是有太阳的。”

颇图斯伸出手度度，看那雾变了雨没有，说道：“这里的天气却不是这样。”达特安道：“若是不下雨，我们到那房子去罢。”说完，喊吉利模。吉利模走来，达特安问道：“你看见人么？”吉利模道：“没看见人。”颇图斯道：“那班呆子，不来追上我们。倘若是我们处他们的地位，一定不是这们办的。”达特安道：“可惜他们不来追赶。不然，在这里同毛唐比剑，把他打死在地上，岂不甚妙？”阿拉密道：“这个孩子似乎没有他母亲的精力。”阿托士道：“我们离开他，不过两点钟，他还没猜着我们向那里逃。等到我们平安到了法国，那时候才能说他不如他的母亲。现在他很有法子杀了我们，或是毒死我们。”颇图斯道：“不管怎的，我们先去找饭吃罢。”阿托士道：“你说得好，我也饿的了不得。”达特安说道：“我也饿了。”阿拉密道：“你要小心，恐怕要吃黑鸡。”于是摩吉堂引路，向那所房子走。这四个人，现在聚在一起，意见相同，冒险性质又发作了。

### 第六十三 回祝寿

再说，达特安这一班人走到那房子，看见前面的地都松了。走到门前，马蹄的印子很多，好象是有许多骑马的人来过。达特安道：“王上同那卫队来过这里，是无疑的了。”颇图斯道：“这却不妙，什么东西都让他们吃光了。”达特安道：“总该剩下一两只鸡给我们。”说完，跳下马来敲门，没人应门，原来门并没关。他们推开门走进去，前面几间是空房，没得人。颇图斯问道：“有人么？”达特安道：“鬼也没得。这是什么？原来是血！”那三个人听见，都跑进第一间房来。

那时达特安已经推开里间的房门，脸色登时变了。三个人跟进去看，见一个少年，倒在一摊血上，象是要从床上下来，因为无力，倒在地上的。阿托士走到那少年跟前，好象看见他有点动。阿托士说道：“倘若他是死了，死得也不久，身上还暖。不是的，他还没死，心还跳。”那少年微微的叹气，达特安拿点水来，洒他的脸。少年睁眼，要抓起来，又倒下了。阿托士拿两膝去夹扶他，才晓得他脑后受伤，骨已突出，流血不止。阿拉密拿手巾沾点水去塞伤口，少年醒过来，又睁开眼，看见这班生人设法救他，倒很诧异。阿托士说英国话道：“我们是你的朋友，你不要害怕。你告诉我们，怎么样了？”少年道：“王上当了俘虏。”阿拉密也说英国话问道：“你看见王上么？”少年不答。阿托士道：“你不要害怕，只管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帮王上的。”少年道：“你们说的是真话么？”阿托士道：“我们都是君子，不说假话的。”少年道：“我就说，我是王上内侍柏里之弟。”

阿托士记得这个人，说道：“我们见过他，他是追随王上，永远不离的。”少年道：“不错，那就是他。他看见王上被捉，想想我来。他们从这里经过，就要在这里歇歇，押解的人准了。因为王上饿，就领王上到这间房子来吃饭，那些兵把守窗户门口。柏里从前跟王上到纽克士，来这里找过我好几次。他知道这里有个地洞，通一个果园。他同我使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谁知被守兵看见了，犯起疑来。我却不晓得守兵疑心，一心只要救王上。我知道不好耽误的，我装做出去找柴火，我走到地洞里去。我把地洞的门，拿头举起来，柏里把房门顶住。我使手势，请王上跟我走。王上起初还不肯走，我同柏里苦苦哀求，请他不要错过了机会。后来王上愿意了，我先行，王上在后。忽然面前有个黑影，我要警告王上也来不及，我被人一击，就好象全所房子打在我头上。我以后就不醒人事。”阿托士道：“你总算尽力的了。”少年道：“我醒过来，还在原处。我慢慢爬到院子，王上同卫队都走了。我从院子爬到这里，几乎爬了一点钟。我气力接不上，晕倒在这里。”阿托士问道：“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少年道：“我很难过。”阿托士道：“我们可以帮忙么？”少年道：“请你把我抬到床上。”阿托士道：“这里有人伺候你么？”少年道：“我的老婆到了某处，她时时刻刻都想回来的，你们诸位要什么？”阿托士道：“我们是来找吃的。”少年道：“他们什么都吃光了，我家里连一块面包也没有。”阿托士道：“达特安，你听见么？我们要到别处找东西吃。”达特安道：“不相干，我现在不饿了。”颇图斯道：“我也不饿了。”于是几个人把少上抬到床上，吉利模同他裹伤。

四个人走到前房商议，阿拉密道：“我们现在晓得我们的所在了。王上到过这里，我们要从反对的方向走。达特安，你看是不是？”阿托士在那里想，未答。颇图斯道：“是的。我们一定要向反对的方向走。不然，跟着他们走，

他们什么都吃光了，我们还要饿死。这个英国，真不是个好地方。我是头一趟没得饭吃，况且这一顿饭是最要紧的。”阿托士道：“达特安，你看怎么样？你同阿拉密表同情么？”达特安道：“不然，我的意思是两样的。”颇图斯道：“怎么？你要跟着他们走么？”达特安道：“不然。我要同他们一路走。”阿托士听了，十分高兴，喊道：“我们看看达特安有什么高见。”达特安道：“凡我们做的事，总要出乎我们仇人意料之外。他们万想不到我们会同清静教人在一起的，我们就要同他们在一起。”阿托士道：“这个主意最好。我起初也是这样想，让你先想好了。”阿拉密道：“你以为这个法子最好么？”阿托士道：“是的。他们自然以为我们急于回到法国，一定派人在各处海口严查。当下我们跟王上到伦敦，我们一到了伦敦，他们就难以查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况且我们在路上，还许有点奇遇。”阿拉密道：“不错，我明白了。”颇图斯道：“我却还不明白。好在是阿托士、达特安两个人的主意是不会错的。”阿拉密道：“只怕哈里生疑心我们。”达特安道：“我正计算到他。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在克林维勒那里会过他两次。他晓得我们是马萨林派来的，待我们仿佛同兄弟一样。况且他是屠户之子，颇图斯可以把拳打死一条小牛的本事做给他盾，我也可以把两手抓牛角的本事显出来，他见了自然相信我们的。”阿托士笑道：“你真可以！我的儿子，我找着你真高兴。”

这个时候，吉利模从里间出来，说是伤已裹好，受伤的人觉得好些。于是四个人同那少年告别，问他有什么口信送给他的兄弟。少年说道：“你告诉你，叫他告诉王上，我并没死。我晓得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是王上知道我死了，心里也是难过的。”达特安道：“你只管放心，王上今晚就会晓得。”

且说阿托士一班人告别出来，重新走路。原来只有一条大路，他们走了有两点钟，彼此都不说话。后来走到一个转弯地方，达特安说道：“你们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在前头。”

原来在一里多路之前，有一群骑马的人。达特安说道：“阿托士！阿拉密！你们快把剑交给摩吉堂，将来他再还你们。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还是我们的俘虏。”说完了，几个人拍马上前。不到一会，赶上那群人，看见王上在前走，有哈里生的兵围住。

王上还是很镇静的，同平常一样。他看见阿托士两个人来了，脸上很有喜色。他晓得他们两个人也做了俘虏，却还深信他们的心没改。达特安把俘虏交给颇图斯，自己跑上去。哈里生一见就认得他，倒很招呼，一点也不犯疑。

后来下了马，进到一间客店吃饭。恐怕王上再逃，防备得很周密。哈里生说道：“达特安，你同我一桌吃。”达特安道：“我是极高兴同你一桌吃，不过我同杜威朗每人都有一个俘虏，恐怕你的桌子坐不下，不如我同我的朋友，坐在角上的一张桌子。你把菜送给我们，这也就同一桌子上吃差不多。”哈里生说道：“我就照办。”

去的时候，达特安看见饭厅里头摆了一张小桌子，是王上吃饭的，柏里在身边伺候。哈里生同他手下的将官另外一桌。角上一桌是给达特安他们的。哈里生那一桌是圆桌，坐下来拿背向住王上。不晓得是有意是偶然的，查理看见那四个法国人进来，却不理会他们。他们跑到角上的桌子坐下，面向着王上。哈里生送了些好菜给达特安他们，可惜没得葡萄酒。阿托士倒不介意，达特安、阿拉密、颇图斯看见只有皮酒，很不舒服，脸上做出许多怪样来。达特安说道：“哈里生，我们十分感激你。老实告诉你，我们今天连早饭都没吃着，若不是碰见你，我们还不晓得这一顿饭在什么地方吃。我的朋友杜威朗，他饿得要死，一定是很感激的。”颇图斯对哈里生点头说道：“我还是很饿。”哈里生笑问道：“你们为什么连早饭都弄不到吃？”

达特安道：“我们因为赶忙，要赶上你一路走。我是个老军人，应该知道你们的兵走过的地方，后来的人是找不着东西吃的。我们走到某处，远远望见树林边上，有一间小房子，红瓦绿墙，外面很好看。我们以为这样的人家，总应该有点吃的，至少也摸得着点烧鸡、炸火腿。谁知进了房子，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个人睡在里头。你们兵官的拳头真不错，打得到家。我的朋友杜威朗是最能挥拳的，他看见了也十分称赞。”哈里生看着同桌的一个兵官大笑，说道：“葛洛士不动手就罢了，若要动起手来，不必第二个来帮忙的。”达特安对着葛洛士点头说道：“原来是你打的么？可惜你不懂法国话，不然，我拿法国话好好的恭维你。”葛洛士答道：“我也懂得，也会说法国话。我从前在巴黎住过三年。”达特安道：“你那一拳打得很是地方，几乎把那个人打死了。”葛洛士道：“我还以为登时就把他打死了。”达特安道：“几乎打死，现在未死。”

达特安说这句话的时候，向着柏里说的。原先柏里站在英王身边，初听这番话的时候，脸无人色，英王也是很难过，很留心听这两个人谈；后来听说柏里的兄弟还没死，才略放心。葛洛士道：“我以为是打死的了。可惜离得远了，不然，我要回去把他打死了。”达特安道：“你若是不叫他养好的话，是应该回去再打的。凡是头上受伤的，不是登时送命，就是几天可以治好的。”



达特安这几句话又是向着柏里说的，柏里听了很高兴。英王伸出手来，柏里低头亲手。阿托士对达特安说道：“达特安，你的确是个聪明人。有了为难，总要找你的。你看英王怎么样？”达特安道：“我很喜欢他的相貌，很有人君的样子。但是他不应该让人捉，这是大错。”阿托士道：“我很想吃钟酒，祝他的寿。”达特安道：“很好，让我先来。”说完，酒钟在手，站起来。颇图斯十分诧异，怪他胆子太大。达特安对众人说道：“我们吃一钟酒，同带兵官祝寿。我们跟他到伦敦，他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愿意跟他去。”

达特安一面说，一面看哈里生。哈里生以为真是同他祝寿，站起来，同这四位鞠躬。这四位的眼却对着英王，一饮而尽。英王拿着酒钟，柏里倒了些皮酒。英王举钟，对着那四个人一饮而尽。哈里生放下酒钟，对众人说道：“我们走罢。”有一个武官问道：“我们今晚在什么地方睡觉？”哈里生答道：“在琐士克地方。”查理站起来说道：“柏里，拉马过来，我骑马到琐士克。”

达特安道：“阿托士，英王很看重我。我很是感动。我打定主意竭力帮他。”阿托士道：“倘若你是真有此意，他永远到不了伦敦。”达特安道：“这句话怎么讲？”阿托士答道：“我说的是未到伦敦之先，我们把他弄走了。”达特安道：“阿托士，你疯了么？”阿拉密说道：“你们想出救英王的法子么？”颇图斯道：“这个并不是办不到的事，不过我们先要商量了一个妙计。”阿托士道：“我现在是一点法子还没有。但是，达特安总可以想出一个妙计来。”达特安听了不响，耸耸肩。于是一群人出了店门。

## 第六十四回 达特安用计

再说，阿托士深知道达特安是足智多谋的，只要逗出一点意思，他自然会想法子，就同一块膏腴之地，只要播了种，自然就长出五谷来。阿托士只说了救驾一句话，以后就不说了，改了话头，谈洛奥尔。

天黑的时候，到了琐士克地方。那些兵丁们如何防守王上，他们四个人装做不理，另外住在一所房子。恐怕有人来攻，四个人住在一间房里，把后路都安置好，要紧的地方，派了跟人把守。吉利模铺些干草，睡在房门口。达特安不大说话，心里不晓得想什么，一会从床边走到窗口，走来走去，一面走，一面嘴里吹哨。颇图斯是个不识意思的人，常常的问他话，达特安唯唯否否的答他。阿托士同阿拉密两个人，在旁边看得很有趣。那一天，他们是很乏了，却也奇怪，惟有颇图斯一个人睡得着，不问有什么大事，他都是能吃能睡的。

翌日早上，是达特安头一个先起来，阿托士、阿拉密随后起来，颇图斯还在那里睡。到八点钟又动身向前走，次序还是照昨天一样。惟有达特安一个人在前头走，同葛洛士说话。

葛洛士昨天晚上，受了达特安几句恭维话，心里非常的高兴。达特安对他说道：“我找着一个人，能够同我讲本国的话，我非常欢喜。我的同伴杜威朗，满肚子不高兴，不肯说话，一天没得四句话。那两位俘虏是更不必说，他们现在那里有闲心说话呢？”葛洛士道：“那两个一定是著名的王党。”达特安道：“是的。我们把查理捉了，他们自然是很不高兴，很恨我们。我看不久，查理就要到公堂受审。”葛洛士道：“可不是，我们送他到伦敦，就为这件事。”达特安道：“你们自然是看守得很严密的，一刻也不离开他。”葛洛士道：“那个自然。你看我们有多少人守管着。”达特安道：“白天他是不会逃走的，但是晚上……”葛洛士道：“到了晚上，我们加倍的严密。”达特安道：“怎么样的严密？”葛洛士道：“他的房里有八个人把守。”达特安道：“这是严密极了，房外另外还有人把守么？”葛洛士道：“房外用不着，两个人手无寸铁，怎么样能够敌得过八个拿了兵器的人。”达特安道：“你不是说两个人么？”葛洛士道：“王上同内侍，只有两个人。”达特安道：“原来我们让内侍伺候王上。”葛洛士道：“是的。查理先同哈里生商量，哈里生答应他的。做过王上，穿衣脱衣都要人帮忙的。”

达特安知道这位武官是很受恭维的，说道：“甲必丹，你说法国话说得实在是好，我越听越诧异。你说在巴黎住过三年，我若是在伦敦住一世，我说英国话还没得你说法国话一半的好。你从前在巴黎做什么？”葛洛士道：“我的父亲是个做生意的，他有个经理人在巴黎，把我送在经理人家里，经理人把自己的儿子送在我们家里。这样的事，生意人家是常有的。”达特安道：“你喜欢巴黎么？”葛洛士道：“我喜欢不过。你们法国人也应该造反，同我们英国现在一样。不过你们造反，不必同王上为难。你们的王上不过是个小孩子，他们要同你们王后的情人马萨林为难。”

达特安道：“我很同你表同情。我们只要有几位有胆子、有决断的人，同你一样的，自然也要动手的。我们把马萨林捉来，开堂审他，同你们将来开堂审王上一样。”葛洛士道：“我以为你是马萨林的人，替马萨林送信给克林维勒大将军的。”达特安道：“我们原是法国王上的人，办因听说要派专使到英国，我自己请行。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大将军，故此马萨林叫我同杜威朗帮英国忙，我们是极愿意的。”葛洛士道：“是的。我看见你们很替毛唐出力。”达特安道：“是的。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他左面，一个在他右面。毛唐真能打仗，你看见他把伯父一剑斩死么？”葛洛士道：“你从前认得毛唐么？”达特安道：“认得。我们一路从法国过海来英国的。”葛洛士道：“你们叫他在布朗地方很久的等。”达特安道：“我们没得法。我们同你们一样的，也要看守王上。”葛洛士道：“你说的是那个王上？”达特安道：“我说的是法国王上，路易第十四。”

达特安一面说，一面脱帽。葛洛士也脱帽，问道：“你们看守了多少夜？”达特安道：“三夜。过得热闹。我至今还想。”葛洛士问道：“你们的王上，大约是很有趣的。”达特安道：“王上睡觉。”葛洛士道：“这是怎么讲？”达特安道：“我同兵官们、火枪手们过的好日子，吃酒斗牌。我们法国人是很开心的，最好热闹。”问道：“你们看守的时候不打牌么？”葛洛士道：“从来不打牌。”达特安道：“你一定觉悟着闷得很。”葛洛士道：“到了晚上值班的时候我就害怕。晚上没得事体，难熬得很。”达特安道：“同愚蠢守兵在一处，那是无谓得极了。若是掷骰子斗版，晚上是很容易过，同一场好梦差不多。难道你不喜欢赌钱么？”葛洛士道：“我最喜欢的。”达特安道：“你好斗牌么？”葛洛士道：“我最好。我在巴黎的时候，天天晚上顽的。”达特安道：“你到了英国之后呢？”葛洛士道：“牌也没有摸过，骰子也没有掷过。”达特安装出可怜他的样子，说道：“你实在可怜。”葛洛士道：“我想出一个法子。”达特安道：“什么法子？”葛洛士道：“你晓得我明天值班。”达特安道：“看守查理么？”葛洛士道：“是的。你可以来陪我一夜。”达特安道：“我不能来。”葛洛士道：“为什么不能来？”达特安道：“简直的不能来。”葛洛士道：“到底为什么？”达特安道：“因为我同杜威朗天天晚上斗牌，有时我们斗通宵，今天天亮我们才散的。倘若我不在家同他斗版，他一定是不高兴的。”葛洛士道：“他打得好么？”达特安道：“我见过他输二千个毕士度，他还是高兴得很。”葛洛士道：“为什么不约他同来？”达特安道：“我们的俘虏叫谁管？”葛洛士道：“可不是，你们的跟人管不了么？”达特安道：“万一跑了，不是顽的。”葛洛士道：“你们这样小心，那俘虏一定是阔人。”达特安道：“是的，一个是某处的贵族，一个是也极阔的人。他们已经说好了，到了法国，他们拿二千镑来赎。故此我们不肯叫跟人去看守这样的阔人。我们一捉着他们，就搜他们的口袋。我同杜威朗天天晚上打牌的钱，都是从俘虏身上出来的。也许他们把值钱的东西，如金钢钻之类藏起来，也未可知。我们两个人轮班看守，我睡着的时候，是杜威朗看守。”葛洛士道：“原来这样。”达特安道：“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来，你既然一番好意请我，我地里有不来的道理？况且天天同那一个人赌，也是没趣，赌来赌去，不会有什么大输赢的。”葛洛士叹气道：“没得赌，更难受。”达特安道：“是的。”葛洛士道：“你们的俘虏凶么？”达特安大笑，说道：“一个因水土不服，大发烧；那一个同小姑娘一样的。我们把他们身上的小刀、剪子，都搜出来，拿去了。”葛洛士道：“很好，把他们也带来。”达特安道：“当真的么？”葛洛士道：“当真的。我有八个人，四个人看守你的俘虏，四个人看守王上。”达特安道：“这倒不错，但是未免太费事了。”葛洛士道：“不算什么，你只管来，我布置得很好的。”达特安道：“那是一定的。你这样的人，我闭住眼也肯跟你走的。”

葛洛士听了这几句话，高兴得很，大笑起来。达特安道：“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今晚不动手？”葛洛士道：“动什么手？”达特安道：“打牌。”葛洛士道：“为什么不能？”达特安道：“今天晚上，你到我们那里来；明天晚上，我到你们那边去。我们的人却是王党，你若是不愿意见他们的面，只好罢了。不管怎的，我们姑且快活一夜。”葛洛士道：“这个主意很好。今天晚上，我到你们那里，明天晚上，我们在查理的房间会，以后再轮。”达特安道：“以后我们到了伦敦，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过几夜热闹的。”葛洛士道：“碰见如你这样的法国人，是不会寂寞的。”达特安道：“你还不晓得，我的朋友杜威朗，他这个人最有趣。他是个掷石党，有两趟几乎杀了马萨林。他们很怕他，不能不给他一点事体做。”葛洛士道：“他的脸很好。我虽然不认得他，我看我们可以相处得来。”达特安道：“你不同他熟，是不会晓得他的。他的兴致最好。你且等等，他正喊我。我们两个人最相好，不能长久离开的。请了，晚上再见罢。”葛洛士道：“晚上在你那里见么？”达特安道：“是的。在我们那里相会罢。”两个人见礼分手。

达特安跑回自己的地方，颇图斯道：“这个粗俗英国人，你同他有什么说的。”达特安道：“你不能这样说。葛

洛士，他是我的好朋友。”颇图斯道：“这个专一杀乡下人的人，是你的好朋友么？”达特安道：“颇图斯，你别响。我晓得他性子太躁，不过他还有两种好处：第一件，他是个呆子；第二件，他不知自量。”

颇图斯听了，睁大眼。阿托士、阿拉密两个微笑，他们两个人是深知达特安的，知道他的话里有深意。达特安道：“你不久就晓得他了。”颇图斯道：“这话怎么讲？”达特安道：“他今天晚上来打牌，你就可以会了他。”颇图斯很高兴问道：“他有钱么？”达特安道：“他的老子是伦敦著名的富商。”颇图斯道：“他会斗牌么？各种斗法他都会么？”达特安道：“他是无一不会。”颇图斯道：“我们今晚一定很热闹了。”达特安道：“明天晚上更热闹。”颇图斯道：“怎么讲？”达特安道：“今天晚上是我们请他，明天晚上是他请我们。”颇图斯道：“在什么地方？”达特安道：“我随后告诉你，当下我们要想好怎样的请他。我们今晚到搭比，摩吉堂要先走，先把酒买好了，晚饭交给他办。阿托士，你不能同我们吃夜饭，因为你发烧。阿拉密，你也不能吃，因为你是个教士，很不舒服。我们晚上赌钱吃酒，你们听见么？”颇图斯道：“我听是听见了，不过你的意思，我却不懂。”达特安道：“你只好留心看、留心听罢，别的我不能说了。”阿托士说道：“我的朋友，你欢喜怎样做就怎样做。我晓得你所做的事都是有益处的。”达特安道：“阿拉密，你表同情么？”阿拉密道：“是的。”

达特安道：“你们两位都相信我，我高兴极了，同你们两位办事是最好的。颇图斯这个人，是不肯迷信的，他一定要看得见摸得着才算。”颇图斯装出不老实的样子来，说道：“我是不轻易上人当的。”达特安拍他的肩膀，一面走，快走到吃早饭的地方，彼此不交谈。到了下午五点钟，摩吉堂先去买酒，却不会说英国话，他看见吉利模一句话也不说，只会打手势，什么东西都买来。摩吉堂也学他。摩吉堂同白来索先行。四个人走到大街，看见白来索站在一个门口，知道房子是已经弄好了。那一天，他们都不走近王上，恐怕犯疑。昨晚是同哈里生吃饭，今晚是分开自己吃。

到了时候，葛洛士果然来了。达特安当他是老友，很欢迎他。颇图斯上下的打量他，打量完了，很得意。他心里想：葛洛士虽然一拳几乎打死柏里的兄弟，恐怕还不是自己的敌手。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装假装得很象，到了半夜，两个人都去睡觉了。达特安跟进房，只剩颇图斯同葛洛士打牌。葛洛士输了五十个毕士度把颇图斯，颇图斯因此很同葛洛士要好。葛洛士要报仇，告诉达特安，明晚再会。

翌日并没会么异样举动，达特安同葛洛士说了几句话，随后跑到哈里生那里；随后又回到自己朋友队里。常人看见达特安，看不出什么来，不过同平常一样。惟有阿托士同阿拉密，看他同向来不同，很有点不安静。阿拉密道：“他不晓得又有什么妙计。”阿托士道：“不久我们就可以知道。”颇图斯不肯语，只把赢来的擗得很响。

当天晚上到了罗士顿地方，达特安同他的朋友商量，这个时候却是满面发愁。阿托士抓阿拉密的手，说道：“动手的时候到了。”达特安听见了，说道：“是的，动手的时候到了。我的朋友，我们今晚救王上。”阿托士跳起来，两眼冒火星，说道：“达特安，你不是说顽话么？”达特安道：“阿托士，你怎样能够疑心我是开顽笑？一个王上的性命，岂是顽的！我再说，我们今晚救查理。你原叫我想法，我想出一条法子来了。”颇图斯听了，满脸都是称赞达特安的意思。阿拉密全是盼望成功的神情。阿托士脸色白了，身上发抖。颇图斯道：“你说。”达特安道：“葛洛士今晚请我们，你是晓得的。”颇图斯道：“是的。我给他机会，让他报仇。”达特安道：“你可晓得，他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请我们？”颇图斯道：“在那里？”达特安道：“道？在王上那里。”阿托士道：“在王上那里么？”达特安道：“是的，葛洛士今晚看守王上，请我们陪他热闹一夜。”阿托士道：“请我们四个人么？”达特安道：“是的。我告诉他，我们不能离开俘虏。”阿拉密道：“我明白了。”达特安道：“我们要带剑，阿托士同阿拉密只好带小刀子。你们要晓得，我们四个人要打八个兵，一个兵官。颇图斯，你看怎么样？”颇图斯道：“这是很容易的。”达特安道：“我们要把王上改装，穿上葛洛士的衣服。摩吉堂、吉利模、白来索三个人，在街边牵马等我们。到了天亮，我们离开这里有一百多里了。阿托士，你看这个法子好不好？”

阿托士抓住达特安的手，说道：“你真是个异人！我们日夜要想法子救英王，想来想去，想不出妙法。我们看你不关心的，很不高兴你。谁知道还是你一个人想出这条妙计来！我们都感激你。”颇图斯道：“这条计极容易的，为什么不早点想出来。”阿拉密道：“据我看来，我们先要把他们杀了。”阿托士放下脸来。达特安道：“我看怕是不能不杀的了。我想来想去，只好这样的了。”阿拉密道：“一不做，二不休，只好杀。我们还是商量怎样下手。”

达特安道：“我有两个法子。”阿托士道：“我们先听第一个法子。”达特安道：“譬如我们四个人都齐了，我一说暗号，你们两个人就拿小刀，将最近的两个守兵刺死，我同颇图斯杀死两个，算是去了四个。他们还有五个对我们四个。这五个人也许不动手就降了我们，我们拿布塞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捆起来。倘若他们不降，同我们打，我们只好杀了他们。倘若葛洛士先改了意思，不让两个俘虏进来，我同颇图斯自然是要多做两倍的事，时候也要多耽搁，还要吵得利害。但是你们听见我们这里吵，你们赶快跑进来。”阿托士道：“万一你们两个之中，有一个打倒了，怎么办？”达特安道：“这是万不会的。他们好吃皮酒的人笨得很。颇图斯，你要记得，刺喉咙，死得快，又不会喊。”颇图斯道：“这个杀得利害。”阿托士道：“可怕可怕。”达特安道：“这是你们的心太软了。假使在战场，你多杀两倍的人，你不动心。如果你们想为王上的一命，值不得去杀这些人，我立刻就送信给葛洛士，说我有点不舒服，这件事就完了。”阿托士道：“我叫你不高兴，是我的错，我们只好照你的法子办去。”

说到这里，门开了，一个兵跑进来，说法国话道：“葛洛士兵官请达特安、杜威朗两位过去。”达特安道：“到什么地方？”小兵道：“到王上那里。”阿托士用英国话回答，说道：“告诉兵官，我们就来。”小兵走了，达特安分付跟人，先备好八匹马，在街角上等，离王上住的房子，有个二十多步路。

## 第六十五回 斗牌

再说，那时晚上九点钟，守卫兵是八下钟换班，葛洛士守了有一点钟。达特安同颇图斯拿了剑，阿托士他们两个人藏了小刀，四个人走到查理的房间。阿托士两个人是垂头丧气，装出俘虏模样。葛洛士站起来说道：“我以为你们不来了。”达特安走上前，低声说道：“我同杜威朗，还不十分放心过来。”葛洛士道：“为什么？”达特安眼看阿托士两个人。葛洛士道：“你恐怕他们同王上表同情么？其实不要紧，他们想看看查理，原可以让他们看的。”达特安道：“我们在王上的房间赌么？”葛洛士道：“不是的，在隔壁房间。门是虚掩的，也同在一间房一样。你带来的钱多么？我今晚预备大赌。”达特安弄动口袋里的钱响，说道：“你听见么？”葛洛士道：“好极了。”

推开门进来，达特安看看自己的朋友，看见颇图斯神色不动，同平常一样，阿托士脸色略变，阿拉密是一额汗，拿手巾擦。看见八个守兵，四个在王上房里，两个在房门口，两个在外间房门口。阿托士看见守兵拿的剑，想起不久就要动手，心里高兴起来。从门外看见查理睡在床上，穿好了衣服，身上盖一条小被，柏里在床边读圣经。小桌上有小蜡烛，照见查理脸上倒很镇压静，柏里的脸上却不大安静。柏里以为王上睡着，常常停住了不读。王上却睁大眼说道：“我没睡着，你往下读罢。”

葛洛士走到王上门口，戴上帽子，看看把守的兵都在那里，很得意的掉过头来看达特安，仿佛是要达特安恭维他的意思。达特安喝采道：“你的本事，作个大将还有余。”葛洛士道：“是我看守的时候，查理可以逃走么？”达特安道：“除非有天帮忙，不然，是逃不了的。”葛洛士四围一看，十分高兴。他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查理原是闭两眼，后来听见达特安的声音，眼又睁开了。柏里觉得诧异，登时停住了。王上说道：“柏里，你若是不困，还往下读。”柏里道：“我并不困。”于是又往下读。

且说外间房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面铺了一块布，摆着两支蜡烛，几颗骰子、纸牌、骰盒。葛洛士说道：“好朋友，请坐下。我对着查理坐，我很喜欢看他现在的样子。达特安，你对我坐。”阿托士听了，很生气。达特安对他皱眉说道：“这个法子很好。德拉费伯爵，请你坐在葛洛士的右首，德博理坐在左首。杜威朗，你过来同我赌，他们两位同葛洛士赌博。”达特安这样布置，一来可以拿脚推颇图斯作暗号，二来可以同阿托士、阿拉密使眼色。查理在房里听见说德拉费、德博理两个名字，又睁大眼看那两个人。柏里把圣经翻了好几页，找着一段说道：“上帝说的，我送到你身边的天使，你要听他们的话。”那四个人听了，面面相向，仿佛是知道柏里会意。达特安非常之高兴，把二十个毕士度放在桌上，说道：“你刚才问我带来的钱多不多？”葛洛士道：“是的。”达特安道：“我劝你小心保守，你的宝贝我是要带走了的。”葛洛士道：“我同你打。”达特安道：“好的。我们拼命打，也许你不知道我们只要打。”葛洛士大声笑，说道：“我都知道，我晓得你们法国人是最喜欢打的。”

当下查理晓得他们的意思，倒着急起来。房里的守兵，看见查理很有困倦的意，伸出手来，嫌热，把小被去了。阿托士、阿拉密看见王上原是穿好衣服的，心里很高兴。

当下他们赌得高兴，葛洛士的运气好，已经赢了一百个毕士度，非常的高兴。颇图斯起先输了五十个毕士度，

后来又输三十个，很不耐烦，拿脚去推他，要他赌别样。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的眼，不时的看达特安，他却一点也不理会。只管赌。

到了十点钟，听见巡哨人轮班的声，达特安问道：“他们一晚轮几次班？”葛洛士道：“一晚换五次，每两下钟换一次。”达特安道：“防守得很严密。”听听换班的声音过去了，达特安先推颇图斯的腿。

当下王上房里的守兵，看见赌得热闹，都跑到门口，垫高脚，从达特安、颇图斯肩膀上看赌。在门口的两个早已看得入神。外间门口两个守兵，原是拿剑在手，剑尖插在地上，两个兵靠着剑看赌。

快到动手的时候，阿托士倒十分镇静，赌得更大。阿拉密时时去摸衣里的小刀。颇图斯输了钱，不耐烦，不停的推达特安。达特安回头看见柏里站在两个守兵之间，查理曲肱，合着两手，头靠其上，象是诚心祈祷的。达特安一看，正是动手的时候，看见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轻轻把椅子推开，预备动手。达特安又推颇图斯，颇图斯站起来伸腿，那剑同时偶然出鞘。达特安道：“我又输了二十个毕士度，你的赌运真好，就恐怕不得十分长久。”说完，从身上又拿出二十个毕士度来，说道：“我们再来一趟。我这二十个毕士度，赌你的末了一张牌。”葛洛士道：“算数。”伸手揭牌，达特安得一张王上，自己得一张一点。达特安道：“原来是张王上，兆头甚好。葛洛士，你要留心看守王上。”说话的时候，声音很抖。当下葛洛士揭牌，若是揭出一张一点，是自己赢，若是揭出一张王上，是达特安赢。果然揭出一张王上，达特安喊道：“果然来了！”（译注：此是预约暗号）阿托士同阿拉密跳起来，颇图斯往后退一步。

正是要动刀动剑的时候，谁知哈里生站在门口，身后紧跟着一个人，披了罩袍。后头还有五六个兵，拿了火枪。葛洛士被人查出饮酒赌钱，很难受的站起来。哈里生不去管他，同披罩袍的人走入房里，说道：“查理，我适才奉命，立刻解你到伦敦，你立刻就要动身。”王上问道：“谁发的号令？是克林维勒么？”哈里生道：“是的。这个号令是这位毛唐带来的。”那四个人听见毛唐两个字，彼此使眼色。达特安把他同颇图斯两个人所输的钱，一把捞在自己的大口袋里。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站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毛唐一看，认得这两个人，两眼冒火，达特安低声道：“不好！我们上了当。”颇图斯道：“还没上当。”毛唐说道：“哈里生，派人把出入的门路都把守起来，把这四个法国人拿下。他们是奸细，要救王上的，立刻把他们拿住。”达特安道：“且慢。这句话是易说难办的。”大喊道：“跟我来！”一面拿剑，一摆一扫，推倒守门的两个兵，跳出房来。阿托士、阿拉密紧跟在后，最后是颇图斯，四个人跳在街上，毛唐喊道：“放枪！放枪！不要让他们跑了。”果然放了几响，却打不中他们。他们跳上马，向旧路跑，一直跑过了上村末了一间房子有五十码。达特安喊住马，颇图斯道：“在这里住马做什么？应该向前跑。”达特安道：“不必再跑。他们一定赶我们，我们不如先躲起来，让他们赶过去之后，我们再回头跑。”前面不远有道小河，河上有座小桥，达特安下了马，躲在桥下。阿托士等也照样办。不到十分钟，果然有一群骑马的，同一阵狂风，在桥上走守，却不知道他们所追赶的人，就在桥下。

## 第六十六回 伦敦护驾

再说，达特安等听见那班人马蹄声远了，从桥下上来，另从一条路，向伦敦走。走了若干路，晓得再无人追赶，才慢慢的走。达特安先说道：“我看这件事，一点把握也没有，不如还是回法国去罢。阿托士，你看我的话有理么？”阿托士道：“你的话不能算没理。不过你前两天说的最慷慨，你说我们总要把这事办到底，死了也是要办的。”达特安道：“我们不晓得死是什么样，性命之忧，原算不了什么。不过事体办不成，回到法国去，实在难为情。我是晓得的，不论怎么样设法，我们是办不成的。”阿托士道：“我们一定要做到底。现在事体还没结局，我们万不能回法国。阿拉密，你看怎么样？”阿拉密道：“我同你的意思一样。我还要找个机会同毛唐算帐。我没同他算帐就离开英国，我心里很难受的。”达特安道：“只说这一层，我们就该在伦敦等。我很愿意在伦敦等一年，要会会那个毛唐。我们不如找个不犯疑的地方住起来。我晓得克林维勒一定派人跟寻我们的踪迹，我们若是落在他手里，可不是顽的。阿托士，你可晓得什么地方有好客店给我们烧熟的牛肉吃，给我们点好酒喝？”阿托士道：“我晓得有一个客店，倒许对你的意思，是个西班牙人开的，当是原是威脱荐把我的。他发了点财，入了英国籍，做了英国人。阿拉密，你看我们投这个客店，好不好？”阿拉密道：“我看就很好。我们可以告诉店主，就说我们是威脱的朋友，现在来伦敦游历。我们给他一镑钱一天，我看是可以过舒服日子的了，又无人来骚扰我们。”

达特安道：“有一件最要紧的事你却忘了。”阿拉密道：“什么事？”达特安道：“我们要换衣服。”颇图斯道：“我们的衣服不是很舒服的么？换他做什么？”达特安道：“人家看我们的装扮就晓得我们是法国人。我不去冒险，因为不肯换衣裳，让人捉去关禁。我还是穿一身黑衣裳，装做奉清静教的样子。你找得着那西班牙人么？”阿托士道：“他就住在某街的巴尔福酒店。”达特安道：“现在到了才好。那怕就是伤害了马，我们总要天未亮以前到伦敦。”阿托士道：“我们赶快走罢，离伦敦现在不过百十里。”于是拍马快跑。及到了伦敦，那时不过早上五下钟。进城的时候，守城的盘问他们，阿托士用英国话道：是哈里生叫他来报信，又说王上不久就到伦敦。守城的守兵听了这几句话，自然不疑心，让他们进城。

阿托士领了他们，找着那个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很高兴，把顶好的房子给他们。那时天虽未十分亮，城里的人是很不安静。因为早天晚上，听说王上就回来，有许多人恐怕王上是晚上入城，故此熬了一夜不睡觉，要看王上入城。

达特安他们先去忙改打扮：阿托士穿一身做生意人的衣服；阿拉密还是要带剑，改了一身黑色军衣；颇图斯穿的红褂子绿裤子；达特安穿的也是黑衣服，很象是一个糖商。吉利模、摩吉堂不必换衣服，因为他们并没穿号衣。吉利模很象一个不好说话的英国人；摩吉堂倒象是一个好吃懒动的英国人。

达特安道：“还有一件，我们要赶快改。我们先要把头发剪短了，不然，是要受街上人骂的。我们现在既然不象个军人，倒不如改了清静教的人罢。你要晓得，他们王党民党，最大的分别就在头发长短。”阿拉密很爱惜他的长头发，原先不肯剪短，后来还是阿托士自己先把头发剪短了，阿拉密才肯照剪。颇图斯是摩吉堂替剪的，达特安是自己剪的。剪完了，奶难看。阿托士说道：“我们实在难看。”阿拉密道：“我们很象清静教的人。”颇图斯道：“我剪短了头发，觉得很凉。”达特安道：“我要宣讲圣经。我们现在彼此都不认得，别人更认不得我们。我们去看王上进城罢，他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这个时候差不多可以到了。”

这四个人走在人丛里，不到一会，就听说王上到了。颇图斯比别人高，他说是王上那一群人快到了。达特安垫高脚，阿托士同阿拉密留心听人说话。马车走过的时候，达特安认得哈里生，他坐在一边，毛唐坐在那一边。百姓们人人都大骂查理，阿托士听了，回到客寓，很不高兴。达特安对他说道：“你何必太着急！事体几乎是绝望的了。我若不是为你，我若不是个火枪手，我一定不管这件闲事的。我老实对你说，我倒很想把王上抢了，同这班乱民开顽笑。我去想想看，还有什么法子。”

第二天，阿托士靠着窗子往外看，听见街上有人大声喊，宣布议政院的通谕，说的是查理枉法，得了大逆不道的罪，要到公堂受审。达特安站在旁边，阿拉密看地图，颇图斯还在那里吃早饭。阿托士喊道：“议政院么？议政院不能宣布这样的通谕。”达特安道：“我不大懂英国话。但是，法国话念得不准就是英国话。那上头写的，不是议政院条例几个字么？再往下读，我可不懂了。”这个时候，店主人刚进房来，阿托士叫他走近前，说英国话道：“议政院当真议定这个条例么？”店主道：“是的。是清静议院，又叫泄泻议院办的。”阿托士道：“原来有两个议院么？”达特安道：“我们都会听西班牙语，你不如同我们说西班牙话罢。”阿拉密道：“这个主意不错。”颇图斯忙的吃羊排，一句也不响。店主用西班牙话问道：“你问什么？”阿托士用西班牙话答道：“这里是不是有两个议政院？一个是泻过的，一个是未泻过的。”颇图斯道：“这倒稀奇。我现在倒会听英国话了。”阿托士道：“我们现在说西班牙话。”颇图斯道：“是么？我以为我多懂一国话了。”

店主说道：“我说的泄泻议院，是说柏赖特洗刷过的。”达特安道：“英国人的主意倒多。等我回到法国，告诉马萨林同帮主教，一个可以借王上的名，把议院洗刷，一个托百姓的名去洗刷，自然就没得议院了。”阿拉密道：“谁是柏赖士？他用什么法子洗刷议政院？”店主道：“柏赖特原是个车夫出身，人倒是很能干的。他平常赶车的时候，得了一种阅历。譬如在路上赶车，遇着一块石头，最好是下了车，把石头挪开了；若想把车在石头上赶过去，那是极难的。英国议政院有二百五十一个议绅，内中有一百九十一个的政见同他不对的，难免不会阻碍他的事体。他却拿办事比赶车，待这班反对的议绅同待石头一样，一票把他们撵出议院。”达特安道：“这个见解很不错，我很佩服的。”阿托士道：“这班被撵出来的，都是帮王上的么？”店主道：“是的。他们现在假使还在议院的话，一定是要保护王上的。”颇图斯道：“原来还是王党的人多。”阿拉密道：“你看王上肯到堂受审么？”店主道：“百姓要他到堂，他也没法。”阿托士道：“店主人，谢谢！我明白了。”达特安道：“你现在晓得我们要办的事，是万办不到的了。我们那里能够敌得过这班哈里生、柏赖特、克林维勒。”阿托士道：“王上是要到堂。不过现在王党的人，一个也不响，其中总有妙计。”

达特安听了，只摇头。阿拉密道：“他们倘若定一下子的罪，也不过定贬逐的罪，不然，也不过是监禁。”达特安满脸不相信，阿托士道：“不久就会知道。开堂的时候，我们该可以去看。”店主道：“不必久等，明天一早就开堂。”阿托士道：“声明他罪恶的状况是早已预备好的了。”达特安道：“大约是王上被卖的那天预备好的。”阿拉密道：“你晓得卖王上那几款是毛唐订的，是他先出的主意。”达特安道：“我主意是打定的了。只要第一次遇着毛唐，我就要杀他。”阿托士道：“这种下流东西，值不得一杀。”达特安道：“为的是这个缘故，我更要杀他。我向来都是受你的指挥的，这一趟我却不能了。我可不问你愿意不愿意，我一定要杀毛唐的。”颇图斯道：“我也要杀他。”阿拉密道：“我也要杀他。”达特安道：“我们算是商量好了。我们到街上逛逛罢，现在浓雾迷天的，毛唐同我们离开一丈远是不会认得我们的，我们吃点雾也好。”于是四个人出了店门，在伦敦街上逛。

## 第六十七回 维明德

再说，那一天街上的人十分拥挤，维明德大法院附近的地方是人山人海，达特安他们四个人都很难走过。街上的人乱推阿拉密，颇图斯大生气，一拳打了一个做面包，打得满面鲜血。旁观的人生气，有三个人来打颇图斯，被阿托士打倒一个，达特安推倒一个，颇图斯把一个摔得很远。有几个英国人，平常好讲打拳的，看见这几个外国人的本事很好，大喝采。自此以后，他们在人队里走来走去，人家都肯让他们。

那天的人，个个都要抢到维明德大法院里，在廊下坐看看热闹。这四个人走到那里的时候，前三排的坐位已经满了。他们恐怕在前有人认得，乐得躲在后头。惟有颇图斯一个人不甚高兴，因为躲在后头。惟有颇图斯一个人不甚高兴，因为躲在后头，人家看不见他的红褂子绿裤子。他们坐的地方刚好在中间，正对着王上坐的地方。

十一点钟时候，王上上堂，四面都是护军围住。王上戴帽子，如若无事，仿佛是亲莅议院一样。那一班审案的官，好容易趁这个机会做点威风，就派值堂的差人去告诉王上说：“罪犯见了问案官，向例是要脱帽了。”查理听了，不管他，把帽子戴牢些。那差人走回去，查理坐下来，手里拿了小棍子敲靴子，柏里站在查理背后。

达特安什么也不看，只管看阿托士。他晓得阿托士心里是有无限的感动，同查理一样；不过查理不露出来，阿托士脸上的神色全变了。达特安很不放心。达特安低声说道：“你要镇静些，同王上一样。不然，你置我们于危地。”阿托士道：“你不要害怕。”达特安道：“哈，他们怕闹事，添了两倍的守兵。有拿火枪的，有拿斧子的；地下的守兵用斧子，廊上的守兵拿火枪。”守兵走过的时候，颇图斯数道：“五十，六十，七十。”阿拉密道：“颇图斯，价钱为什么不算那个兵官？你该算他在内的。”

原来带那班火枪兵的将官就是毛唐，把兵带上去，分列做一排，就在王上背后，对着廊上。达特安见了，说道：“难道他认得我们么？假使他认得我们，我们倒不如走开，死在这里很没意思。”阿拉密道：“放心，他不认得我们。他睁着两眼只管看王上。照你看，他是恨王上利害，还是恨我们利害？”阿托士道：“自然是恨王上恨得利害。我们不过夺了他的母亲，王上是连他的身家财产都夺了。”阿拉密道：“是的。不要响，总司法官要问话了。”

果然巴拉索开口问道：“查理司条阿，现在我把审案官的名字读把你听。”王上掉过头，象是没听见。总司法官等了一会，王上也没回话。单子上原有一百六十三个名字，只有七十三个到的，余人都躲开了。巴拉索说道：“我要读名单。”于是不问到与未到到的，读了一遍。到堂的人，也有应得响的，也有应得不响的。凡是未到到的，巴拉索总要把他的名字喊两趟。喊到花尔法的名字，先喊了一趟，停了一会，又喊第二趟。有一个女人答道：“花尔法么？他不是个呆子，今天没来。”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阿拉密道：“这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很想认识这个女人，我要晓得他长得好不好。”阿拉密站起来看，说道：“长得很好看。”达特安等人都看他。巴拉索只管皱眉，这位女人脸上一点也不变。达特安道：“是花尔法夫人。颇图斯，你记得么？我们在克林维勒家里会过他们夫妇。”再停一会，巴拉索又点名。阿托士道：“我看他们见到堂人少，就不审案了。”达特安道：“阿托士，你不晓得他们的脾气。你看看毛唐，一面看王上，一面很得意。你看他会让王上得点便宜么？是断不会的，他满脸都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晓得这趟一定可以报仇的了。你这个毒蛇，你有一天碰在我手里，我定把你打成酱。”颇图斯道：“王上的相貌是很名贵的，他虽然做了俘虏，衣裳穿得很好看，就是帽子上的鸟羽，至少也值五十个毕士度。阿拉密，你看看。”

且说巴拉索点完名，就读讨罪文。阿托士以为到的人少，可以不再问，谁知还要读讨罪文，可知道他们是早安排好要加罪王上的了。这个时候，阿托士的脸色很难看。达特安耸肩说道：“阿托士，我早说是如此的了，你总不



肯相信。但是这个着黑衣的人，要读那张东西，把许多罪名加在王上身上，你听了不要生气，自己按住点罢，不要流露出来。”查理这趟受辱，总算受够了。古时做王上的，被刺的是很有，却从来没有这样受辱。他们读讨罪文，查理很留心听；听到他们诋毁他，诋毁得很利害，他付之一笑。王上说了许多极无理的话，凡是查理无心之误，都被他们说他是有意害民。达特安说道：“王上自然是不能无错，不过百姓这样待他，也实在太过。”阿拉密道：“英国的宪章说是王上不能有错的。倘若有错，是大臣代负责任。”

颇图斯一面瞪着毛唐，一面说道：“我是不想滋事，不然我就跳出去，先把毛唐弄死了，抓起死尸的脚，去赶那班把守的兵。我们的达特安就可以乘机救王上，我要同他商量。”阿托士看见查理如此受辱，气到动不得。那橄文快读完了，末后几句说道：“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英国人控你的罪。”说完了，有一个人在达特安背后大声说道：“这些话都是靠不住的。英国人有十之九都不以你们刚才的话为然。”原来阿托士气得按不住了，站起来伸出两手，说了这两句话。于是王上、审案官同全堂的人，都看这四个人。

毛唐一看就认得阿托士他们，倒十分高兴。当下就发号令，叫二十个火枪兵向廊上开枪。谁知达特安拦腰抱住阿托士；颇图斯捉住阿拉密的手，跳过坐位，走出过道，跳下楼梯，混在人队里。那二十个火枪兵，果然举起枪来。廊上的人大闹，后来并没放枪，众人还是闹个不休。王上认得他的四个朋友，知道他们要被枪毙，闭了眼，不敢看。毛唐见那四个人跑了，自己拿了剑，带了十名斧子手追赶他们，在人队里找了一会，找不出什么，只好回来。

当下里外都很扰乱，停了半点多钟才安静下来。后来巴拉索起来说道：“你有什么辩护的没有？”查理戴着帽子，站起来说道：“我先要问你一句话。我在纽克土地方的时候，同议政院立了几条条款，我是照约办事；你们倒失约，串通苏格兰人卖我。你们花钱并不多，总算是会打算盘的。你们虽然花钱不多，我却还是你们的王上。我既然是你们的王上，你们问的话，我可以不答你们，把你们可以审问我的道理说清楚了，我才答你们。我现在答了，就是认你们有审问我之权。我现在只能算你们是个没凭据的刽子手。”当查理说话的时候，众人都很留心听。查理说完，仍复坐下，想道：“可惜那四个人先走了。不然，他们听了我这番话，一定肯替我死的，至少也为我滴泪。”查理四围一看，不见这四个朋友，只看见许多极凶极恶的人，心里着实难过。巴拉索站起来说道：“也罢。不过你虽然不说，我们还是一样的定你的罪。你所犯的是大逆、杀人、枉法几条大罪，都是有实在凭据的。你先去罢。你这趟不肯说话，你第二趟来可要说话了。”

查理站起来，面向柏里，看见他脸上变了死色。查理问道：“我的好柏里，怎么样了？”柏里满面眼泪，呜咽不能成声，对王上说道：“陛下出去的时候，不要向左边看。”查理道：“为什么呢？”柏里道：“上帝可怜！陛下不看罢。”王上道：“那里有什么东西？为什么我就不能看？”柏里道：“我告诉陛下，陛下却要应许我不看，他们把杀人的斧子摆在那里，陛下不要看罢。”王上道：“这班呆子！他们以为我是个懦夫，同他们一样，好在你先告诉我。”说完，王上出来。出门的左边，有一张桌子，铺了一块红布，红布上面，摆了一把闪亮的杀人斧子，照着红布，不时的闪红光。查理走到桌边站住了，对守兵说道：“这是把斧子，这班人拿这个来吓我么？这班人连对待君子的法子都不晓得。”于是拿起手上的小棍，向斧子打了一下，说道：“杀人的斧子！我不怕你，我先打你，等你来报仇罢。”查理说完，耸耸肩，很镇静的往前走。

有一班人特为挤上前来，看王上见了斧子做什么神气。看见他一点不畏惧，倒也诧异。查理一面走，一面对柏里说道：“这班人以为我是个不相干的生意人，从来没看见过利器的。”两个人到了大门；门外是人山人海，都是来看王上的。王上看见这群人，脸上都是极凶恶的，叹一口气，想道：“可惜这样一群人，没得一个是我的朋友。”心里正是这样想，忽然听见身边有人说道：“陛下现在是英雄末路，有上帝可怜你。”王上听了，不禁流泪，回头看是谁说话。原来是从前御营里的一个老兵说的话，他看见王上现在可怜的情形，不禁说出这两句话来。不料众人立刻就把这个人捉住，用刀背去打他，几乎打死。王上认得动手的人，内中有葛洛士。查理想道：“犯的极小的罪，就值得这样重办么？”王上向前走，走不到几丈路，有一个人，在两个兵之间，伸出头来，唾王上的脸，就同从前犹太人唾耶稣一样。众人看了，笑声如雷。那时的人，挤来挤去，如大海上的波涛一样。王上仿佛看见人队里有阿托士，两眼气得冒火。王上擦擦脸，说道：“小人可怜，只要给他几个钱，他就肯唾他的父亲。”

原来那时候，阿托士他们果然在人队里。阿托士看见那个老兵被人打，拿了十人金钱放在他口袋里。后来看见那个人唾王上，阿托士气极了，伸手摸小刀子，达特安捉住他的手，说道：“等等。”一面使眼色阿拉密、颇图斯跟了来，站在唾王上的那个人背后。那个人同旁人说极粗的笑话。再过一会，那个人向城里走，达特安同阿托士跟着这个人，颇图斯同阿拉密紧跟在他们两个之后。那个人有点象个屠户学徒，同着两个同伴，转弯向河边走。达特安

放了手，让阿托士一个个自由的走。

那三个人回过头来，知道有人跟随他们，站住了，圆睁怪眼，说了几句粗话。达特安道：“我不会说英国话，只好请你替我当翻译。”一面说，一面抢过去几步。回过头来，对着那三个人，走上前，一手抓住屠户的肩膀，回头来对阿托士说道：“阿托士，你替我翻。”对屠户说道：“你是个懦夫。你羞辱一个无辜无保护的人，你唾王上的脸，你要死给我看。”阿托士脸色变得极难看，把达特安说的话照翻了。那个人看见达特安的神色可怕，退后一步，阿拉密伸手去拔剑，达特安道：“同君子动手，才好用剑。同这个人不能用剑。”说完，用手叉住那个人的咽喉，说道：“颇图斯，你拿拳头来结果他。”颇图斯举起那个碗大的拳头，用死力打那屠户的头，那屠户登时倒地。那两个同伴见了，吓的说不出话来。达特安道：“阿托士，你告诉这两个人：王上虽然是做了俘虏，他的性命还是不可轻犯的；你们若是忘记了，这就是报应。”阿托士翻出英文来，那两个人动也动不得，说也说不出，瞪着眼看同伴倒在一片血渍上。后来明白过来，两个人跑开了。颇图斯擦擦额上的汗，说道：“我们总算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达特安对阿托士说道：“讲到保护王上，你一切交给我，听我布置罢。”

## 第六十八回 改装通信

再说，议院定了查理一个死罪，这是可以预料的。大凡革命时候，开公堂审讯，不过都是形式上事体。阿托士他们四个人原也晓得，弄到这个时候，束手无策，十分忧愁。达特安是越遇着危险越有主意，对天发誓要舍命去救查理，眼前却是无法可想。但是世事是千变万化的，只好看机会。议院定的是明日行刑，无论怎么样，总要先想出法子，叫他们明日不能行刑；想来想去，只好设法先把刽子手弄走，因为没得刽子手，只好暂缓行刑；虽然是从别处也可以弄一个刽子手来，却要耽搁一天。有了一天，也就可以想出救驾的法子。于是达特安眼前用全副精神去想阻止明日行刑；一面还要通知查理，他们四个人在外边同他设法，以便里外相应。阿拉密担认去办这件事。

查理原要则生主教到白宫监里来相见。毛唐同克林维勒说好了，就去找主教。阿拉密要改扮做主教模样探监，阿托士去安排逃走的事体，各人分头去办，约好晚上十一点钟在客寓相见。那时白宫四围有三营马队把守，克林维勒自己常到宫里来看。分付手下的人布置一切。查理一个人坐在监房里，点着两支蜡烛，追想从前在位的时候何等尊严，今日身为俘虏，受各种凌辱，甚为伤感。柏里跟在身边，听了要正法的话，伤心到动不得。查理一手托腮，靠着椅子，拿出一个小盒子来，看英后同公主的像，盼望则生主教来探望；又常常想起那四个法国人舍命相救，就同一场好梦一样。想到这里，站起来，往窗外看。看见月光照着守兵的火枪，又坐下来，两手托腮。想道：“我现在忧愁得实在难过，怎么好能够遇着一个如从前有名的大教士，三言两语，开悟迷途。我现在所请的这一位，不过是很平常的。他为我已破家，未必能够有什么开悟的话。他也不过对我说几句平常的话，那里能够开悟一个失位王上？子孙将来还要迫受饥寒。”说完了，把嘴去亲妻女的像，一面低声喊她们的名字。

原来那天晚上有雾，房里烛影动摇，四面寂静无声。查理独自一人，愁闷的实在难过，两手捧头，想起自己不久就要去世，便觉得世界加倍的繁华，妻子加倍的可爱，从怀里取出英后送来的金钢钻宝星亲了几遍。想到自己要死，打一个寒战，不禁流下许多眼泪。忽然听见有脚步声，房门一开，有一个教士，穿了教袍，走进房来，背后跟着两个兵。查理使手摀，两个兵出去，房门又关了。查理说道：“你就是则生么？你来的正是时候。”那教士不响，只管看那倒在旁边痛哭的跟人。查理说道：“柏里，你不必太伤心。你起来看看，上帝送一个人来安慰我们咯。”那教士说道：“哈，原来是柏里！我可以开口了。我先同陛下请安。随后我告诉陛下，我为什么改装进来。”

查理一见大惊，正要喊出来，阿拉密拿手指放在唇边，叫他不要响。查理低声说道：“原来是你么？”阿拉密低声说道：“是我。”随即大声说道：“我就是则生主教，来见陛下。”查理十分诧异，问道：“你用什么法子偷进来的？倘若有人晓得，你的性命休矣。”柏里看见，露出极佩服的神气。阿拉密道：“陛下不必替我担忧。只要陛下不灰心，我们四个人设法救你。现在虽然还没想出什么法子，但是有了四个人，就能够办许多事。陛下今晚要留心，预备一切。”查理摇头说道：“我的朋友！你晓得是来不及的了。你们如果要办，就赶快办，我明早十点钟就要送命。”阿拉密道：“我晓得。但是临时要出事，到了时候，他们动手不得。”查理很诧异的看着阿拉密。同时窗外有很古怪的声音，仿佛是在窗下卸东西，查理说道：“你听见么？”随后又有痛楚之声，阿拉密道：“我听见声响，又听见人喊，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查理道：“谁人在窗外喊，我却不晓得。但是响的是什麼，我却晓得。你可知道，他们就在

窗子外空地行刑。”阿拉密道：“我知道。”查理道：“刚才的响，是卸木柱木板。他们要搭高台，大约是木器厂料轧伤了人。”阿拉密打一个冷战。查理道：“你现在才相信是无法可想的了。他们既然定了我的罪，一定是要照办的。”阿拉密道：“他们只管搭杀人台，但是未有刽子手，也是不能行刑。”查理道：“我不懂得你的意思。”阿拉密道：“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刽子手已经被人弄走了。不然，是得了钱不肯出来。高台虽然搭好，无人行刑，只好缓一天的了。”查理道：“这便怎么样呢？”阿拉密道：“明天晚上，我们就设法使你逃走。”

查理见有一线生机，脸上很高兴，说道：“你们用什么法子？”柏里合手说道：“上帝保佑你们。”查理又问道：“你们用什么法子？你先告诉我，我好预备。”阿拉密道：“我自己也不甚明白。我只晓得，我临出来的时候，我们四个人里头那个最多谋最有胆的对我说道：你告诉王上，明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我们来救他出监。这个人向来是说到那里办到那里。”查理道：“你把这个名字告诉我，无论他办得成办不成，我永远感激他的。”阿拉密道：“他叫达特安，那天晚上，他几乎救你出来，不幸哈里生来得不巧。”查理道：“你们真是奇人！我若不是亲眼看见的，别人告诉我，我是不相信的。”阿拉密道：“请陛下听我说，我们不过是看机会设法救你，你要十分留心在你身边来往的人，一举一动，你都要留心会意才好。”查理道：“你们如此为我，我感激的意，言之不尽，倘若你们果然把我救出来，你们能够救了一个王上，这倒不算什么；你们却是为妻救夫，为子救父。你抓我的手！我只要一天不死，都是你们的好朋友。”阿拉密正要亲查理的手，查理先把他的手压在自己胸口。

这个时候，忽然有个人推开门进来，阿拉密正要缩手，查理抓得很紧的。那个进来的是清静教人，查理问道：“你进来干什么？”那人说道：“查理司条阿，你忏悔完了没有？”王上道：“我同你是异教，你问什么？”那人说道：“天下人都是兄弟，我因为一个兄弟要死，特来劝他好好的死。”柏里说道：“算了罢，王不用不着你劝。”阿拉密低声说道：“这个人是个奸细，陛下要防备他。”查理说道：“等主教走了，我就听你有什么相劝的话。”那个人满脸不高兴的走了出去。查理看见他很留心看主教。关门以后，查理对阿拉密说道：“你猜的不错。这个人进来，不怀好意，你出去的时候要小心，恐怕有人谋害的。”阿拉密道：“请陛下放心。我袍子下面披了甲，身上藏有小刀。”查理道：“你去罢。我求上帝保佑你。”一面说，一面送主教出门。

阿拉密出来的时候，两旁的守兵都求他保佑。他从兵队里很从容的走出来，上了马车，赶回主教府。那时则生主教在府里候他回来，十分着急。看见阿拉密回来了，说道：“你回来了么？”阿拉密道：“我回来了，居然办了，原是想不到的。那些奸细、守兵、伺候人等，都以为我就是你。王上求上帝保佑你。”则生说道：“我的儿子，我求上帝保佑你。我看你的榜样，我的胆子壮了好些。看来这件事还可以挽回。”

阿拉密换上自己的衣服，说了还要他帮忙的话，告辞而去。在街上走不到一二丈跑，看见背后有个人，披上罩袍跟着。阿拉密立住脚，伸手去摸小刀。那个人一直走上前，原来是颇图斯。阿拉密抓他的手，说道：“原来是你！”颇图斯道：“我们各人有各人应办的事。我的事是保护你，故此我跟着你。你见着王上么？”阿拉密道：“见着的，眼前倒没什么险。我们的朋友在那里？”颇图斯道：“我们约好十一点钟在客寓会。”阿拉密道：“我们走罢。”

那时大教堂刚打十点半钟，两个人走得快，先到客寓。随后是阿托士来说道：“诸事都办得很妥当。”阿拉密道：“你办的什么？”阿托士道：“我雇了一条船，使起风来，走得很快的。这条船在格林旁边狗岛前面等候。船上是一个驾长，四名水手。雇他们三夜，要五十镑。我们把王上救出来，趁着退潮的驶出河口，不过两点钟就到大洋。我们同海盗一样办法，沿岸而走，有时躲藏在岩下，只要无船追赶，我们就向布朗走。倘若我被人杀了，走不脱，你要记得，那条船名叫飞电，驾长名叫罗则。你见他的时候，要拿一条手巾，四角打了结的，做暗号。”

说到这里，达特安进来，说道：“你们能凑出一百镑来么？我的钱都用完了。这一百镑是很要紧的。”他们凑出来交给他，他又走了。过了几分钟又进来，说道：“这算办好了，却很费点事。”阿托士道：“你把刽子手弄走了么？”达特安道：“光弄走了是不大妥当的，他从这个门出去，从那个门又回来的。”阿托士道：“刽子手现时在那里？”达特安道：“在地窖里，我把门锁了，钥匙在我身上，摩吉堂把门。”阿拉密喝采道：“办得好极了！你用什么法子把他弄到地窖里？”达特安道：“只用平常的法子，花钱买他，钱却花得不少。”阿托士道：“你花了多少钱？我们公摊，好在我们现在不是莫名一钱的火枪手。”达特安道：“我花了一万二千个利华。”阿托士道：“你那里弄来这些钱？”达特安叹口气，说道：“自然是卖了法国王后给我的金刚钻戒指。”阿拉密道：“原来是这样。我原看见戴在你手上的。”颇图斯道：“大约是你同德西沙买回来的。”达特安道：“是的。可惜我戴的不久。大约金钢钻也是同人一样，有缘无缘的分别。那金刚钻戒指同我无缘。”阿托士道：“刽子手弄走了是很好的。可惜凡是当刽子手的，都有徒弟。”达特安道：“原是的。幸亏上帝帮心，先把他的弄走了。我正在想法子弄他的时候，他刚回来，腿也

弄折了。他因为高兴的了不得，跟着木料车去看搭高台，谁知一块大木头丢下来，把他的腿压坏了。”阿拉密道：“这一定是我见王上的时候，窗外叫喊的人。”达特安道：“或许是他。他这个人是很认真的，他应许派四个好匠人去帮忙搭台。他虽然是伤重了，一到家，他就写信给一个木匠头，分付他带三名工匠去，这就是他的信，我花了一个路易从送信人手上买来的。”阿托士道：“这封信有什么用处？”达特安两眼发光的说道：“你还猜不着么？”阿托士道：“我却猜不出来。”达特安道：“你说英国话同英国人一样，你就做匠头，我们三个人就做你的伙计，你明白么？”阿托士很高兴，于是走到衣橱，拿出工人衣服来，各人换了出门。阿托士拿锯子，颇图斯拿铁条，阿拉密拿斧子，达特安拿来锤子钉子。到了白宫，递出一封信，那个工头一点也不疑心。

## 第六十九回 冒充木匠

再说，那天半夜里，查理听见窗下做工的声音，吵得不休，睡也睡不着，十分难过，分付柏里叫把门的兵，告诉工匠们不要太吵。把门的兵说不能离开，让柏里走出去。柏里走出门，绕到窗子底下，看见搭了一个大台架，有一丈多高，分做三层，共总有十个八个工人。柏里留心看他是那一个吵得最利害，看见上一层有两个人，拿了铁棍冲墙，其中一个身体极其粗壮，拼命的冲，冲下许多碎石；那一个跪着搬碎石。柏里晓得是这两个人吵得最利害，于是从梯子上上去，说道：“好朋友，请你们不要太吵，王上倦极了，要养息。”那个拿铁棒的大汉回过头来，柏里看不清他的面貌。那跪着的人也回过头来，刚好在灯亮之中，面貌却看得清楚，那个很留心看，用手指放在唇边。柏里认得那人，十分诧异。那人说道：“你回去告诉王上，他今晚虽然睡得不好，明晚就睡得舒服了。”这两句话，很有不妙的意思，别的工匠听了都大笑。

柏里看见这个情形，莫名其妙，只好回去。进房的时候，守门的兵很用心的往里看。那时查理躺在床上，一手托着头。柏里关了门，走到王上身边，低声说道：“陛下可晓得，吵得最利害的工人是谁？”查理摇头说道：“我怎么晓得他们是谁。”柏里低头附耳说道：“就是德拉费伯爵同他的朋友。”查理很诧异的问道：“他们在外边搭架子么？”柏里说道：“是的。他们还在那里开墙洞。”查理四围一看，说道：“你的确看见他们么？”柏里道：“是的。我还同他们说话。”查理听了拍手，举头祈祷。于是从床上下来，走到窗口，拉开窗帷向外看。看见一个架子，有人在上行动。看不清楚是谁，只觉得外头一阵一阵的冲地板，一阵一阵的动。

原来柏里并没看错，那冲墙的一个是阿托士，一个是颇图斯。两个人打墙洞，放一条横梁。这个洞要透到王上房间地板下的空处，只要打通以后，有一个粗壮有力的人，用铁条拆开楼板，王上从此走到杀人台上，那座台四面原有黑布围住，王上在里面改装，充做工人，便可逃走。把门的人，以为他们是工人，是不会拦阻的。这个逃走的法子原是不错，颇图斯死命的开洞，阿托士搬碎石。再打两点钟，那个墙洞就可以钻得过一个身子。等到天未亮，都可以柔和好了。达特安用黑布遮掩着，阿拉密剪黑布长垂至地。这个时候，天色将亮。

那天晚上，天气很凉，原烧了点炭火，给工人烘手。别人做工，或做或停的，惟有阿托士、颇图斯两个人，不停手的做。天还没大亮的时候，那个洞已经打得很宽的了。阿托士钻进去，拿了一条铁棒，一套工人的衣服，达特安钉了一块黑布遮住洞口，阿托士只要再忙两点钟，就可以同查理的房间相通。因为刽子手已经弄走了，一时不能找替身，达特安他们很放心，以为还有整天可以预备。达特安走去换上一身奉清静教人的衣服，颇图斯换上那件红衣，阿拉密到了主教府，想法子再同查理相见。三个人商量好，日中再到白宫查看情形。

阿拉密未走以前，先走进阿托士躲藏的洞里，告诉他要再见王上的话。阿托士道：“暂别，你不要灰心。你见着王上，要告诉他我们办的什么事，请他当当的敲敲地板，叫我好动手，免教别人看破。你告诉柏里，把火炉前的石块先弄松了，你可以在王上的房间多耽搁一会，说话要响，我就晓得你在房里。时常要预备动手，倘若房里有一个守兵，你要把他杀了；若是有两个，你要拿出本事来，同他们打，以便王上逃走。”阿拉密道：“请你放心。我要带两把小刀进去，我一把，柏里一把。还有什么话没有？”阿托士道：“你可以走。你要告诉王上，不要帮着打架，有了机会，走为上策。王上逃了以后，先把石块放好。那时不问你是生是死，至少也要过过十分钟，他们才能找出王上是从那里逃走的。我们只要早十分钟，就可以把王上救了。”阿拉密道：“你分付的话，我都照办。你伸出手来，我们以后或不能再见的了。”阿托士很亲热的搂抱他，说道：“大约总是我第一个先送命。你替我同达特安告别，我待他同儿子一样。颇图斯那里，你也替我致意。”阿拉密抓住他的手说道：“王上一定是逃得了的。”

阿拉密出了洞，下到架子，走向寓所。一路走，一路唱清静教的歌，恭维克林维勒。到了寓所，看见达特安同颇图斯坐在火炉旁边，面前摆一只冻鸡，一瓶葡萄酒。颇图斯一面力，一面大骂议院。达特安哑吃，心里盘算。阿拉密把阿托士分付的话告诉了他们。达特安点头称是。颇图斯说道：“这个法子妙极了。王上逃走的时候，我们在架底。我同达特安，还有吉利模、摩吉堂，对付八个守兵是很容易的。白来索是不能算数的，他只能看马。这件事要四分钟，摩吉堂杀人要一分钟，共总五分钟。那时候，王上已经在三里以外了。”阿拉密赶快的吃饭，吃一钟酒，走去换衣服，换好了说道：“我去看则生主教。颇图斯，你把我们的兵器预备好了。达特安，你却不要让刽子手逃走。”达特安道：“你放心，吉利模现在替摩吉堂看守他。”阿拉密道：“不管怎的，我们总得小心。现在正是要紧当口，要十分勤谨才是。”达特安道：“你问颇图斯，我跑了一天，同跳舞教师一样。老天知道，我现在很想法国。”

阿拉密同他们搂抱一会，去找则生教士，商量要再见王上的话。则生答应带他同去。主教穿好教袍，上了车，阿拉密跟去。九点钟时候，马车到了客厅，过路都是许多兵。王上住的房子有两个兵把守，窗外的杀人台上也有两个兵，台上摆着杀人的刀架。王上满脸都是希望的神色，看见则生进来很高兴，同阿拉密抓手。主教故意的大声说话，说起昨晚来探望的话。王上说是昨晚听了他的话很安心，今日还要听他说。则生请那些伺候人先出去。等他们出去以后，把门关了。阿拉密对王上说道：“陛下的性命可保了。刽子手已经弄走了，他的徒弟昨天折了脚，陛下昨晚听见在窗下喊的就是他。大约刽子手不见了这件事，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找替人，总得明天才能到。”王上道：“德拉费伯爵在那里？”阿拉密道：“他现在离王上不到三尺远，陛下拿根火棒敲三下楼板，他就回答。”王上果然敲了三个，登时听见楼板下也微微的敲了三声。王上道：“你说这三声是……”阿拉密道：“德拉费伯爵敲的，他在地板下开路，以便陛下逃走。只要柏里把火炉前的石板弄开，就可以出去。”柏里说道：“我手无寸铁，如何能弄得动那块石板？”阿拉密道：“你把这把小刀拿去，不要挫了锋。因为弄石板以外，还用得着他。”

查理掉过头来，抓住则生两只手，说道：“我从前是你的王上，我临死同你要约的事，你一定肯答应我。”则生亲王上的手，说道：“陛下永远是我的王上。”查理说道：“这四个法国人舍命救我，你要替他们祈祷。”则生说道：“只要我活在世上，我每日都要替他们祈祷。”

当下楼板下的声音渐渐近了。忽然过路上有声响，阿拉密一手拿着火棒，做了暗号，叫阿托士不要动手。听见过路是军人的脚步声。查理他们很留心听，眼睛看着房门。后来房门一开，看见前厅的守兵站做一线，一个议政院的议绅，穿了一身黑衣走进来，对王上鞠躬，打开一纸公文，把定了死罪的话说了一遍。阿拉密问则生道：“这是怎么讲。”则生摇头。王上说道：“看起来，还是今天正法。”那黑衣人说道：“陛下难道不晓得是今天正法么？”王上道：“难道就叫本城的刽子手来动我的手，当我是极平常的一个罪犯么？”黑衣人说道：“本城的刽子手不知道那里去了，另外有一个人出来替他。正法不必改期了，你赶快预备后事罢，还来得及的。”

王上听了这几句话，还是镇静如常，不过额上多几滴汗。阿拉密却是脸无人色，几乎晕倒，只得闭着两眼，靠着桌子。查理看见他如此难过，倒把自己的忧愁忘了，走上前抓住他的手，说道：“来罢，我的朋友，你不要灰心。”回头对黑衣人说道：“我预备好了，我只想两件事，倒不耽搁时候。第一件，我要行祷告大礼。第二件，我要同儿女相见。你可以许我么？”黑衣人说道：“可以。”说完出去。阿拉密歇过来以后，拳手喊道：“则生主教，上帝不救我们，上帝不救我们。”则生说道：“我的儿子，你以为上帝不救我们么？不是的，你心乱了，不明白的。”王上对阿拉密说道：“我的朋友，你不要灰心。你说上帝不救我们，我看现在上帝两眼都在你我身上。现在他们所做的都是人事，不是天意。我的一死，同你现时的忧伤，都是他们担责成。”阿拉密说道：“陛下说的不错。他们犯这个大罪，将来是一定有报应的。”王上对则生跪下，说道：“请你听我忏悔。”阿拉密同则生正要出房，查理拦住，说道：“你们不必走开。我忏悔的话，人人都可以听得见的，我恨不得天下人都听见。”于是则生坐下，听查理忏悔。

## 第七十回 法场托孤

再说，查理忏悔之后，就要同儿女相见。那时正是十点钟，不能再耽搁了。百姓们都知道是十点钟行刑，聚了好几千人来看。白宫左右前后的街道，真是人山人海。王上的儿女到了，一个是河勒公主，见了王上痛哭；一个是柯洛士特公爵，那时才九岁，原先哭了一夜，现在眼睛干了，不愿意给众人看见他哭。

查理看见自己两个儿女，更觉伤心。原先已有两年没看见，现在不过见一面，又要永远相离了，掉转头来去擦

眼泪。先把小公主抱起来，劝她将来要敬天，孝顺母亲。随后把小公爵抱在膝上，同他亲嘴，说道：“你到这里来的时候，你看见街上有许多人。这些人要杀你的父亲，你千万不要忘记。将来有一天，他们许立你做王上，把你两个哥哥推开了。你的两个哥哥，一个在法国，一个不晓得在那里。你要晓得，你的哥哥活在世上一天，你不应该做王上。我要你对我发个誓，不该轮到你做王上的时候你不要做，不然，恐怕你将来不但失了王位，还怕失了脑袋。那个时候，你就是死，也不能如我现在死得安心，你肯发誓么？”那个小公爵把手放在王上手上，果然发了誓。王上说道：“你还是叫我父亲罢。”那小公爵说道：“父亲，将来不轮到我做王上，我宁死也不做。”查理说道：“发得好誓。你来同我亲嘴罢。沙勒，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两个小孩子搂住父亲的颈脖子，齐声喊道：“我们永远不忘记父亲。”查理说道：“暂别了，则生，你把他们领出去，不然我再看见他们哭，我支持不住了。”则生把两个小孩子领出来，交把送来的人，于是大开房门，让人来看。

那时房里全是守兵人等，查理忽然想起德拉费伯爵还在楼板底下，候他发暗号；又怕他误听了别的声响，以为是暗号，从新动起手来，岂不令人看破，误了他的性命。于是自己先坐下，叫伺候的人不要响动。

原来阿托士在楼板底下，很着急的专等那暗号，越等越不见响，重新又动手。后来恐怕有人看破，又停住了。如是者停了两点钟，听见王上房里寂无人声，不由得不着急要打听是什么缘故，把墙洞口的黑布帐拉开一点。从前听见的声音，是不甚清楚的，这时候倒很清楚，知道不妙。往外一看，看见杀人台边有许多兵围守，外头是步兵，再外头是火枪兵，再外头就是看热闹的人。来的人真不少，人山人海，拥挤的可怕。阿托士打个冷战，想道：“不晓得出出了什么岔，那些兵都拿了失兵器，众人都向台上看。达特安站在人队里，他看什么？天呀，天呀，难道他们让刽子手逃出来了么？”忽然听见鼓声上头有很重的脚步声，那个杀人台也震动起来。再往人群里一看，明白了：查理是无望的了。忽然一点人声也没有了，众人的眼都向上看。听见王上的住房有脚步声从房里走出台上，原来是守兵押王上出去的。台上的人多了，梁都压弯了，忽然听见有人说话，说道：“我要对百姓们说两句话。”阿托士认得这个人的声音，听了发抖，才晓得王上已经上了杀人台。

原来查理等的不耐烦，吃了一点酒，一点面包，使手势要到台上去。于是开了窗子，就有一个人戴了面具，先到台上，把杀人的大斧摆在木架上，这就是刽子手。后来走到台上来的，就是英国王上查理第一，有两个教士伴着。王上的脸全无血色，但是神气却还镇静。再后就是一班兵官。台上都是守兵。众人看见刽子手出来，都很着急的要看他。因为众人知道，刽子手原无处找，后来忽然有一个人来替他，以免改期行刑。这个人年纪已过中年，有点小须，适中的身材，穿了黑衣服，戴着面具，人家都看不见他的面貌。

王上出来的时候，众人一点也不响，听他说话。王上对百姓们说，都是说自己无罪的话，又劝诫他们一番。阿托士想道：“难道百姓们真让台上的人动手杀王上，犯这种弥天大罪么？难道上帝真不相救，让他们杀王上，同杀一个平常罪犯么？我怎么样呢？难道我就不再见他一面，从此永离了么？”随即听见斧子声，王上停住，再说道：“你不要动那斧子。”重新又对百姓们说。说完了，寂然无声。阿托士拿手摸额，那时天气虽凉，觉得额上的汗直流。

王上说完了，四围一看，把身上挂着王后送他的宝星脱下来，交把同则生来的那个教士。随后把金钢钻十字架取出来，拿在手上，对教士说道：“我要拿住这个死，我死了之后，你再从我手上拿去。”那教士说道：“陛下，我照办。”阿托士认得是阿拉密的声音。查理脱了帽子，摆在架子旁边，脱下外衣，也摆在架旁。那时天气很冷，查理叫人把睡衣拿来披上，做得很从容不迫的同平常解衣上床睡觉一样，一手去摸长头发，对刽子手说道：“这些长头发碍你的事么？如果碍事的话，不如先结起来。”查理一面说，一面很留心看那刽子手。那刽子手转过头去，让阿拉密看见了。刽子手不答话，王上又问，刽子手答道：“你只要把头发分开两边就可以的。”王上两手把头发分开，摆在脖子两边，看看那个架子，说道：“这个架子太低，有高些的么？”刽子手道：“平常杀人，都是用这种架子。”王上问道：“你可以一刀把我杀了么？”刽子手道：“总该可以。”旁人听了这句话，人人发抖，只有查理不发抖。王上说道：“很好，你听我说。”那刽子手走近前，身子靠着那把杀人斧，留心的听。查理说道：“你等我都预备好了，才好动手。我先跪下祷告，你却不要动手。”刽子手道：“我几时才好动手？”查理道：“我把头放在架上，伸出一只手，我说记得两个字，你听见我说记得两个字你就杀，却要用尽平生的本事杀。”刽子手点头。查理对两个教士说道：“我同你们分手的时候到了。我让你们在这个不安的世界混，我先去极乐世界了，暂别，暂别！”查理说到这里，很有意看着阿拉密，说道：“你走罢，让我一个人祷告。”又对刽子手说道：“请你走开。我不叫你久等。你却不要忘了我的暗号。我说了暗号，你才好动手。”

查理跪下画个十字，一只手放在架上，一只手放在台板，低声用法国话说道：“德拉费伯爵，你在这里么？我

要同你说话。”阿托士听了这句话，就同小刀刺了心肝一样，忙答道：“陛下，我在这里。”查理说道：“你这个忠肝义胆的好朋友！天要我死，你救我不来。我已经对百姓们说过话，我已经对上帝忏悔了。我要同你说句话才走。我祖上传下的王位是失了，我所做的事体，我以为是应该做的。我财产也用尽了，我一点东西也没得传给我的儿女，只有在纽克土地方那个堡垒之下，我藏了一百万镑金钱。这件秘密的事体，我只告诉你一个人。这些钱我交代把你，你拿去替我的大儿子办事。我的好朋友，我同你分手了。”阿托士话都几乎说不出来，勉强说道：“暂别了，以身殉国的圣君！”

停了一会，阿托士听见台上略却一动，随即听见查理很响的说道：“记得。”这两个字才说完，忽然一声大响，全台震动，打起的尘土，几乎把阿托士的眼睛眯了，抬起头来看时，有几点热血射地额上。阿托士往后一跳，浑身发抖。再过一会，有一片深红色的血，直流到台底的板上。阿托士跪下，说不出话来。再过一会，听见响声脚步声，场上的人慢慢散去。阿托士一个人跪在台底，不响不动，仿佛是晕过去了。后来明白过来，取出手巾，沾了点血；看见人渐渐散去，从台上爬下来，牵开黑布帐，钻出来，混在人队里，还是木匠的打扮。走了好几条街，到了客寓，他的同伴还没回来。走到自己房里，对镜一照，看见额上一条血痕，伸手住头上一摸，才想起是王上的血，就晕倒在地。

## 第七十一回 戴面具人

再说，当日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天色已黑，雪下的很大。阿拉密回客寓。看见阿托士倒在地上。阿托士看见同伴回来了，提起精神。阿拉密先说道：“我们的运气不好，敌不过天意。”阿托士道：“我们输了，我们大输了！那个王上真可怜！”阿拉密问道：“你受了伤么？”阿托士擦额上的血说道：“是他的血。”阿拉密道：“你藏在什么地方？”阿托士道：“你藏在台底。”阿拉密道：“你原来什么都看见了？”阿托士道：“不是的，我什么都听见了。上帝可怜我，不要叫我再过那样的一点钟。我以为我的头发变白了。”阿拉密道：“你晓得，我陪着王上，等到他死。”阿托士道：“我知道。我听见你的声音。”阿拉密道：“这就是他给我的宝星。这是他死后，我从他手上拿来的金钢钻十字架。他分付把这两样宝物送还王后。”

阿托士把沾了血的手巾交把阿拉密，说道：“你把这两样东西包在这条手巾风。”又问道：“王上的尸身，他们怎么样收拾的？”阿拉密道：“克林维勒分付以王上之礼葬查理。现在把尸身放在铅棺里，医生们正忙着用药保藏尸身，都弄好了之后，摆在教堂里。”阿托士道：“这种骗人的事体！生时要杀他；杀了他，又用国王之礼葬他。”阿拉密道：“可知王上虽然可杀，王权是不能灭的。”阿托士道：“世界大约不能再看见这样一个有义气的王上了。”

说到这里，听见有大声说道：“伯爵，不必过于伤心。”阿托士两个人认得颇图斯的声音。颇图斯上了楼，进房门，说道：“朋友们，你要记得，凡人都是要死的。”阿托士道：“颇图斯，你回来得很迟。”颇图斯道：“是的。我回来的时候，因为人太多，不好走。那些百姓们，真不是东西，有几个还在那里跳舞。我气极了，驻叉着一个人的咽喉，几乎把他弄死，刚好有个巡兵走上来，只好放手。等不到那个人说话，我先跑到一条小街上，随后又转到一条更小的街上，越走越迷失了。我又不会说英国话，我以为永远找不着回寓的了，我侥幸居然回来了。”阿拉密道：“达特安那里去了？难道他遇着什么事不成？你可看见他？”颇图斯说道：“我们被人群推散，分了手。后来我要找他，总找不着。”阿托士说道：“我倒看见他站在人队里看热闹，看得很入神，大约他是看到底的。杀王上原是件难看的事，然而倒是罕见的。”谁料达特安刚好进来，说道：“伯爵，你为什么在背后说朋友不好？”他说话的神气虽是镇静，却带着点气喘。阿托士也觉得达特安的话有点分量，答道：“我并不是说你的坏话。不过他们见你尚未回来，很不放心，我就告诉他们，我看见你在什么地方。你不认得查理，你同他是素昧平生，你自然对待查理的意思不如我的深。”说完了，阿托士伸手给达特安。

达特安一点都不理会，把手藏在罩袍之下，阿托士的手也垂下来。达特安倒在椅子上，说道：“我乏极了。”阿拉密拿起酒瓶，倒了一钟酒，说道：“吃钟酒罢。你吃了，就好一点。”阿托士见达特安有点生气，就劝开了，说道：“我们大家一齐吃罢。吃过了，我们大家离开这个恶地罢。那条船在河里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趁今晚动身呢？我们在这里没得事办了。”达特安道：“伯爵，你倒着急要回去。”阿托士道：“这个流血之国烧我的脚，我不能久等。”达特安很镇静的说道：“血，我倒不怕。”阿托士道：“王上已经死了，我们还逗留做什么？”达特安说道：“伯爵，



你的意思是英国没得我们应做的事了么？”阿托士道：“什么都没有。”达特安道：“我是个极不相干的人，我不过是个好杀的人。我站得离杀人台很近，不过要看清楚怎样的杀王上。王上不是我的朋友，他生死原是同我不相干。但是我同伯爵的意见不同，我不想走。”

阿托士听了达特安这一番反射的话，脸上变色。颇图斯说道：“达特安，你要在伦敦逗留么？”达特安道：“是的。你做什么？”颇图斯看见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留心看着他，说道：“我同你一道来的，如果你在这里逗留，我也不愿意一个人回去。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达特安说道：“我的好朋友，我谢谢你！我要做一件冒险的事。等伯爵走后，我同你去办。”颇图斯道：“是件什么事？”达特安道：“我要找那个戴面具的人，看他为什么挺身而出当刽子手？”阿托士道：“戴面具的人么？原来你并没让本城的刽子手逃走？”达特安道：“本城的刽子手还在地窖里，现时想是在那里吃酒取乐。你且等等。”一面说，一面跑到门口，喊道：“摩吉堂！”摩吉堂答应了，达特安道：“事体完了，你放他出来罢。”阿托士问道：“然则杀王上的究竟是谁？”阿拉密道：“想是个学徒，他却还有手段，一刀就杀了。”阿托士道：“你们没看见他的面貌么？”达特安道：“他戴了面具。”阿托士道：“阿拉密，你站得很近，也没看见么？”阿拉密道：“我只看见面具之下有点胡子。”阿托士道：“看来是个中年人。”达特安道：“不见得。他既可以戴面具，就可以装假须。”颇图斯道：“可惜我没跟他。”达特安道：“我也觉得可怪。”

阿托士到了这个时候，想头才改转过来，站起来说道：“达特安，我错了。我先不信天，故此连你我都不信了。我的老朋友，你不要见怪。”达特安微笑说道：“我们往后再谈罢。”阿拉密道：“你有什么话告诉我们？”达特安道：“我在法场的时候，我因为看得杀人多了，并没十分留意看王上。我倒很留心看那戴面具的刽子手，我就想打听这个人是谁，我就看看颇图斯，可在身边帮我的忙，我看见阿拉密，你在王上身边。我晓得伯爵在杀人台下。阿托士，你在台下那一点钟，不知道几多难受，我两眼正在找颇图斯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的头上，有很重的刀伤，有布盖住。我心里想道，这倒很象我自己动手的，我记得是我替人裹的伤。忽然记得那受伤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柏里的兄弟，被葛洛士斫伤的。”颇图斯道：“我晓得了，你说的是那个养黑鸡的人？”达特安道：“就是那个人。他同我左手的一个使人使眼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吉利模，他也在那里留心看戴面具的人。我就咳了一声，我就晓得是我要同他说话，他立刻就知道是我，一手指着那个戴面具的人，仿佛是问我认得不认得那个人。我又咳了一声，我们两个人彼此都会意，我就回过头看柏里的兄弟，随即台上动了手。看热闹的人散了，天也黑了，吉利模躲在一个角上使手势，叫柏里的兄弟来。我留心察看那个刽子手，他重复进宫换了一身衣服，戴上一个帽子，披了一件罩袍，走出房来。我晓得他要出宫，我先在门口等，等了一会，看见他下楼梯。”阿托士道：“你可跟住他？”达特安道：“那个自然。不过很要小心，他常常的回头看。我们有时躲起来，有时装作不是跟他。我原想当下就动他的手，不过我要你们也在场。我们只好跟他走，走了有半点钟，走过许多大街小巷。随后走到一处孤零的一间小房子，一点灯光也没有。吉利模取出一支手枪，瞪着两眼问我。我捉住他的手，说道：不要动。那个刽子手走到一个小门口，取出一把钥匙，正要开门的时候，回头看看有人跟随没有。我躲在一个树后，吉利模躲在柱子后，柏里的兄弟没得地方躲，平爬在地上。那个刽子手以为是没得人看见，开了门就进去了。”阿拉密道：“这个不良之人实在可恨！但是你回来了，他不晓逃到那里去了。”达特安道：“阿拉密，你以为我是个傻子么？”阿托士道：“不管怎的，你是离开他了。”达特安道：“我虽然走了，还有吉利模同柏里的兄弟看守着。那个人进去之后，我立刻四围察看，看另有门出入没有。我分付柏里的兄弟，如果那个人出来，不问他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紧紧跟着他；分付吉利模把守后门。野兽是困住了，只要我们去杀他。”

达特安说完了，拿手巾擦额上的汗。阿托士抓住他的手说道：“我疑你不出力，是我错了。你不要见怪，我这个人生性好疑人。”颇图斯道：“难道那个刽子手就是克林维勒自己么？”达特安道：“可惜你猜得不对。克林维勒是个矮胖子，这个刽子手是个瘦长条子。”颇图斯道：“许是个犯过罪的军人，特为出来当刽子手，将功赎罪，也未可知。”达特安道：“我很留心看的。他走路的神气，不象是个下等军人，倒象是个上等人。”阿托士道：“是上等人么？上等人那里肯干这样的事？”颇图斯大笑，震动房子，说道：“我们去把这个人捉来，倒有趣。”达特安道：“阿托士，你还是也立刻动身回法国么？”阿托士道：“我先不走了。”阿拉密道：“我们一刻都不要耽搁，赶紧拿了剑就走罢。”于是四个人脱了工匠的衣服，换上壮士衣裳，挂好剑，分付摩吉堂、白来索同店主算帐，收拾起程。

当天晚上就动身。天色是很黑，雪下得很大。出门的时候是七点钟，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四个人披了罩袍，在街上走，达特安领路。他原先已经拿刀子在街上转角地方做了记号，慢慢寻着旧路。走不上半点钟工夫，望见那间小房子，达特安看不见柏里的兄弟，以为他先走了，原来他靠着一根柱子动也不动，满身都是雪盖住，不大看得出

来。远远看见四个人来了，他把身上的雪抖抖，走上前来。阿托士说道：“这个人总得有胆，可靠，原来世上也还有这样的人。”达特安道：“我们不要说他是专为我们，我恐怕他也有点为己。我听见说，特威河以北的人，是有仇必报的。葛洛士要留神他，若不幸碰见这个人，是不得了的。”

达特安走上前，同柏里的兄弟说话。随即招手，叫他们上来。阿托士问道：“怎么样了？”柏里道：“他并没出来，还在房子里。”阿托士道：“很好。阿拉密同颇图斯先在这里，我同达特安绕过屋后，看吉利模做什么。”

原来吉利模躲在柳树后避雪，达特安先看不见他，以为刽子手走了，吉利模跟了他走。忽然柳树后钻出一个人头，低声吹哨，阿托士说道：“原来是你么？”吉利模道：“无人出来，却有人进去。”达特安道：“是男是女？”吉利模道：“是个男人。”达特安道：“原来有了两个人。”阿托士道：“我望他有四个人，两边力量相敌。”达特安道：“屋里也许有四个人。”阿托士道：“为什么？”达特安道：“屋里也许先有人等。”吉利模指着窗子说道：“一看就晓得。”达特安道：“是的。我们先叫他们过来。”于是绕到屋前边，找了颇图斯、阿拉密过来。两个人问道：“你们看见什么？”达特安指着吉利模说道：“我们一会就可以看见些怪事。”

原来那时吉利模脚踏篱笆，爬墙，上窗子；脚步站好了，向下使手势，从窗缝往里看。达特安道：“你看见什么？”吉利模竖起两个指头，阿托士道：“你说罢，我们看不清楚你的手势，里面有几个人？”吉利模低声说道：“两个人，一个脸向这边，一个脸向那边。”阿托士问道：“对住你的是谁？”吉利模道：“是刚才进去的。”阿托士道：“你认得他么？”吉利模道：“我好象认得他，他是矮胖子。”阿托士道：“你认得他是谁？”吉利模道：“克林维勒大将军。”四个人听了，面面相向。阿托士道：“那一个是什么样？”吉利模道：“是个瘦长条子。”达特安同阿拉密齐声说道：“一定是那个刽子手。”吉利模道：“我只看见他的背，一会我可以看见他的脸。他现在正脱面具，要回过头来。”吉利模随即低喊一声，一松手，坠下地来。颇图斯一手抱住他，四个人齐声问道：“你看见他么？”吉利模吓得头发直竖，说道：“看见。”达特安道：“你看见那瘦长条子么？”吉利模道：“是的。”阿拉密道：“你看见那刽子手？”吉利模说道：“是的。”颇图斯道：“他到底是谁？”吉利模浑身发抖，抓住主人的手。阿托士问道：“他是谁？”吉利模道：“毛唐。”

达特安、颇图斯、阿拉密三个人听了，十分高兴。阿托士往后退了两步，拿手盖住眼，说道：“这还不是天意么？”

## 第七十二回 秘密房子

再说，当日达特安在法场跟到这里的那个人，原是毛唐，不过达特安不认得他。这个人一进了这间屋子，就把面具同假须脱下来，随即上楼。楼上点一个灯，书桌边坐着一个人写信，这写信的就是克林维勒。

原来这个革命党魁，有好几处的秘密房子，除非是极亲信的人，他不让他晓得的。毛唐进来的时候，克林维勒道：“毛唐，你来迟了。”毛唐道：“我要看到末了，故此来迟。”克林维勒道：“我倒想不到你这样喜欢看热闹。”毛唐道：“你的仇人倒地，我是喜欢看的，但是大将军今天自己倒不在白宫。”克林维勒道：“是的。”停了一会，毛唐问道：“你听见详细情形了么？”克林维勒道：“我今天一天都在这里，却没听见什么。我只听见有人要救王上。”毛唐道：“你也晓得么？”克林维勒道：“这倒没甚要紧。我听说四个人改扮工人模样，要救王上出监，在格林地方上船。”毛唐道：“大将军既已晓昨这种消息，为什么整天在这里，不亲自出去想点法子，去拦阻这件事？”克林维勒道：“我一点也不着急。你怎么晓得？我不是已经设了法？”毛唐道：“万一那四个人果然得手……”克林维勒道：“我原盼望他们得手。”毛唐道：“我以为大将军的意思是要查理死了，不然，英国是不会太平的。”克林维勒道：“我现在还是这样想。不过我宁愿他在别处死，不愿他死在杀人台上。”毛唐道：“大将军是什么意思？”克林维勒微笑不答。

毛唐说道：“大将军恕罪。我不过是个政事科的小学生，我很要同先生学点本事。”克林维勒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他逃走了，人家都要说，按法律论，查理是该死的。不过我有怜悯之意，让他逃了。”毛唐道：“万一他果然逃了怎么样？”克林维勒道：“他万不能逃脱的。”毛唐道：“为什么不定逃不脱？”克林维勒道：“我有了布置，防范在先。”毛唐问道：“大将军可晓得，要救王上的那四个人是谁？”克林维勒道：“是四个法国人。两个是马萨林派来的专使；那两个是英后派来送信给王上的。”毛唐道：“你看是马萨林叫他们救王上的么？”克林维勒道：“也许

是的，不过他们是一定不认的。”毛唐道：“你看他不肯认么？”克林维勒道：“因为他们并没办成。”毛唐道：“大将军原应许我，把那两个人交给我。现在他们四个人，扰乱我们的国事，请你把四个人都交给我办。”克林维勒道：“你喜欢怎么就怎么办。”毛唐点头，满脸喜色。

克林维勒不让他道谢，先问道：“我们还是谈查理的事，那时人群里有人叫喊么？”毛唐道：“没得什么人喊，只有喊克林维勒万岁的。”克林维勒问道：“你站在什么地方？”毛唐脸上很不自在，拿眼看大将军，看他晓得多少，但是克林维勒脸上一点也不露。毛唐答道：“我站的地主，又看得见，又听得见。”这个时候掉过来是克林维勒留心看毛唐，也看不出一点什么。克林维勒说道：“我听说，那个临时替代刽子手本事很好，杀人的本事是个大行家。”

毛唐想起克林维勒才说出后来详细的情形，这才晓得，杀人的时候，克林维勒自己也在场，不过躲起来，没人看见。毛唐神色不变的答道：“是的，一杀就杀了。”克林维勒道：“看起来，这个人许是极在行的一个刽子手。”毛唐道：“你看是的么？”克林维勒道：“为什么不是的。”毛唐道：“那个人倒不象是个刽子手。”克林维勒道：“若不是个刽子手，谁肯去干这种事？”毛唐道：“那个人也许是查理的仇人，故此报仇。也许那个人原是个上等人，因为恨王上，恐怕他逃了，故此戴了面具，拿了斧子去杀他，不算是当刽子手，算是天叫他去报仇。”克林维勒道：“这也许有的。”毛唐道：“倘若果有其事，难道你加那个人的罪名么？”克林维勒道：“我不问他的罪，将来有上帝问他的罪。”毛唐道：“万一大将军晓得这个人，……”克林维勒道：“我原不晓得这个人，我也不愿意晓得这个人。查理定了罪之后，杀他的是把斧子，不是个人。”毛唐道：“虽然怎么说，倘若不是那个戴面具的人，查理是要逃脱的。”

克林维勒微笑，毛唐说道：“是你说的，有人要救他，同他逃走。”克林维勒道：“是的。他逃走了，就在克林地方上船，那四个法国人陪他。但是你要晓得，那条船上有我四个人，还有四桶火药。开到大洋的时候，我的四个人先下舢板。你是个聪明人，以后的事不用我告诉你了。”毛唐道：“是的。在船上用火药轰他们，是一网打尽了。”克林维勒道：“可不是！斧子办不到的，火药可以办到。查理是同一样死，人家只说，查理虽然幸逃法网，逃不了天戮。我们只算是定罪的官，上帝是正法的人。我们这样一条妙计，不料倒让那个戴面具的人弄坏了。你就晓得，我不愿意晓得那个人。他也许是一番美意，但是我却并不感激他。”毛唐答道：“大将军算无遗计，我们都不及你。要把船轰了，这个法子真是不错。”克林维勒说道：“现在不必再谈这件事了。凡是政策都要有效果才算是妙策，没得效果的虽好也无用。毛唐，你今晚就到格林地方找那闪电（译注：船名）的船主，拿一条四角打结的手巾给他看，你就分付那几个水手上岸，把火药送回库里，除非……”毛唐听了，两眼冒火，问道：“除非什么？”克林维勒道：“除非你要用那条船报私仇。”

毛唐道：“我的爵爷，你真是个天生最聪明的人，什么事你都知道。”克林维勒道：“你喊我么？我们私下里谈，原不要紧，不过你当着清静教人面前，千万不要这样称呼。”毛唐道：“不久你就要得这个爵位。”克林维勒道：“我原是这样想，不过时候还没到。”说完站起来，拿罩袍。毛唐道：“你就走么？”克林维勒道：“是的。我前晚在这里睡，昨晚也在这里睡。你晓得的，我从来不在一个地方连睡三夜的。”毛唐道：“你准我今晚的假么？”克林维勒道：“你如果要告假，我还可以准你明天的假。你总算是很替我出力，自然应该让你去办私事。”毛唐道：“谢谢你，我要做许多事。”

克林维勒正要出门，忽然掉转头来说道：“你身边有兵器么？”毛唐道：“我带了剑。”克林维勒道：“你没得卫队么？”毛唐道：“没有。”克林维勒道：“你不如同我一道走。”毛唐道：“谢谢了，我不在地道走，恐怕太耽搁时候误事。我不如从后门走罢。”克林维勒道：“也好。”说完，拿手按一个扣子，忽然从帷帐后开了一扇秘密门，克林维勒走了，那门随即关上。史书上说，凡是克林维勒住的房子，都有秘密门通一条地道。这条地道有二十多丈长，同一个花园相通。

且说吉利模在窗子往里看，正是这个时候，他认得是毛唐，吓的跌在地上。达特安先喊道：“毛唐么？这是上帝送到我们手上的。”颇图斯道：“这是无疑的了，让我们冲进去罢。”达特安道：“不然，我们先不要冲。我们一闹，就恐怕招许多人来。况且他陪着主将，恐怕随后还有铁甲军。吉利模，你站起来，向我这里来。”吉利模外面还是很镇静的，心里却是很生气走过来。达特安道：“吉利模，你再爬上窗子往里张，看他的主将还在房里没有？是要睡觉还是要出门？倘若他的主将还在里面，我们等他走了才动手。毛唐若是出来，我们在门外捉他；若是在房里，我们从窗子进房里捉他。”于是吉利模又爬上窗子。达特安道：“阿托士同阿拉密，你们两个人守那一个门口，我同颇图斯在这里。”达特安问吉利模道：“你看见他们么？”吉利模道：“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里。”达特安道：“确实的么？”吉利模道：“是的。”达特安道：“我们并没看见那一个出来。”吉利模道：“许是他从前门出去了。”达特

安问道：“他干什么？”吉利模道：“他穿上了罩袍，现在正穿手套？”

达特安对颇图斯说道：“你过来。”颇图斯拔出剑来，达特安道：“你先把剑收起来，还没到时候呢。他在我们掌握中了，不必着急。我们还要同他说话，这是阿们特那件事的下文。我只盼望他没儿子，我们只要把他杀了，就算断了种。”吉利模道：“不要响，他快出来了。他走到灯边，他把灯吹灭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达特安道：“你跳下来，你跳下来！吉利、模果然跳下，因为地上铺的是雪，跳下来是没声响的。”达特安道：“你去告诉阿托士，他们站在门的两边把守，我同颇图斯如法在这里把守；如果他们捉住了，就拍手，我们在这里捉住了，也拍手。”吉利模走去传话。达特安道：“颇图斯，你藏起你的肩膀来。不要先让他看见你。”颇图斯道：“他许不打从这个门口出来。”达特安道：“不要响。”两个人身子紧靠着墙，随即听见下楼的脚步声。

毛唐推开一个小栅栏，往外看，看见外面无人，取出钥匙开门，站在台阶，同达特安面面对，正想关门，被颇图斯拦住，颇图斯拍掌三声，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走过来，毛唐脸色变了，却是一声不响，也不喊救。达特安推他上楼。楼梯上点了一个小灯，达特安两眼看守住毛唐的两手，毛唐不敢动。到得房门，达特安推开门，走进去，颇图斯把房里的灯点着。随后是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走进来，把房门锁上。达特安推一张椅子过来，对毛唐说道：“你先坐下！”毛唐先坐下，脸上虽然不是颜色，却还是镇静的。

阿拉密拿了三把椅子来，摆得离毛唐有一丈远，各人都坐下了。惟有阿托士一个人坐在房角，意思是只想做个旁观人。颇图斯坐在达特安的左边，阿拉密坐在右边。阿托士是很不安的，颇图斯是不耐烦，阿拉密咬牙切齿，很不安静，达特安神色一点都不变。毛唐先开口道：“我们彼此找来找去，找了许多，都找不着。好容易今天聚在一块，我们谈谈罢。”

## 第七十三回 比剑

再说，毛唐被他们找着，真是出其不意。他以为他们走得很远的了，谁知冤家路窄，又遇在一块，心里未免大惊。随后看见他们请他坐下，晓得未有目前之险，先放了心，盘算一个脱身之法，很留心看这四个人的举动。心里却明白，讲到用诡计，这四个人还不是自己的敌手。他记得自己有把长剑，挂在身的左边。达特安请他坐的时候，他把剑挪过来，以便右手随时好拔剑。

达特安以为毛唐要说许多不中听的话，让他先开口。阿拉密自言自语道：“我们就要听他胡说。”颇图斯很不耐烦的说道：“我不懂得，为什么还有这些礼节？为什么不先动手，把这条毒蛇打死？”阿托士坐在房角不响，一额都是汗。毛唐却也不开口，交着腿坐在那里等。达特安见他不开口，自己先说道：“我看你改扮改得真快，比得上马萨林从意大利带到法国的变把戏人。你在法国的时候总也看见过。”毛唐不答。达特安说道：“刚才你不是装刺客的么？”毛唐答道：“但是我现在的情形，倒很象是个被刺的。”达特安道：“你既然现在同君子人坐在一块，你身边也有一把剑，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毛唐道：“无论什么利器，也抵不住四把长剑，四把小刀。你们同伴另藏的利器，更不必说了。”达特安说道：“你错了，那几个不是我们的同伴，是我们的跟人。你不要弄错了。”毛唐笑而不答。达特安又问道：“请问你为什么又改了装？你戴起面具同假须倒还好看，你使那把斧子还有点本事，为什么现在不拿来用？你为什么不带到这里来？”毛唐道：“因为我记得当年阿们特地方那件事，我要碰见四个刽子手，自然就有四把斧子，我何必带来。”达特安让他这一顶，很不高兴，皱了眉头，说道：“你说的话我不去管。你的年纪虽然轻，你犯的罪恶却是很重。你所说的阿们特地方之事，同现在的事体毫不相干。我们不能请你的母亲同我们比剑，但是你是个男人，使剑的本事很好，为什么不同我比剑？”毛唐说道：“原来你要同我比剑么？很好。”说完，两眼冒火，立刻就要动手。

颇图斯看见有架好打，登时跳起来。达特安道：“不要着急。我们要先安排好了，也要象个样。颇图斯，你请坐下。毛唐，你不要着急，我同你老实的说，你是不是要杀我们一两个？”毛唐道：“我要把你们都杀了。”达特安回头对阿拉密说道：“毛唐说法国话说得很到家，好极了，我们彼此不至误会了。”回头对毛唐说道：“这几位也都很想杀你，我晓得他们是做得到的，但是他们要做得很冠冕的，我先给你个凭据看看。”一面说，一面把帽子摔在楼板上，把椅子推在墙边，使手势均力敌，叫同伴照办，鞠躬对毛唐说道：“我要动手了，我第一个先要同你比剑。虽然我的剑短，你的剑长，也不要紧，我的手却极圆熟。”颇图斯说道：“且慢，我要先同他比，你们是没得话说的。”

阿拉密道：“对不住，还是该我先来。”只有阿托士一个人，动也不动，坐在那里，仿佛连呼吸都没有。达特安道：“好朋友，不要着急，自然要轮到你们的。你看我们的仇人是着急要打架，你看他拔剑拔得很快，站的地步站得很好。毛唐是个比剑的好手，那是无疑的了，自然是给你们机会同他比的。请你们先坐下等到，同阿托士一样。况且我同他要算特别的帐，你们让我先动手，你们不必争先，我不许你们争先。”

这是第一次达特安不肯让人。颇图斯只好退后，阿拉密夹了剑，阿托士坐在房角，还是不响不动，心里却是十分难受，比他们都动心。达特安对阿拉密说道：“你先把剑插在鞘里，不然，这一位要误会你的意思。”回头对毛唐说道：“我要动手了。”毛唐道：“我看你们的举动，不由得我不佩服。你们这件事体同我最有关系，似乎应该先同我商量。你们中人是自己商量谁先同我比剑，为什么不同我商量？我痛恨你们，那是不必说的了，不过我恨你们是有分别的，有深浅的。我自然是盼望把你们都杀了，不过我杀第一个的机会多，杀第二个的机会少，杀第三、第四个的机会更少。我自然是应该挑选谁是第一个先同我比剑，你们若是不答应的话，你们就先把我的杀了，我不同你们比剑了。”

四个人听了这番话，面面相觑。颇图斯、阿拉密两个人齐声说道：“你说的不错。”达特安、阿托士两个人不响，是默许的意思。毛唐说道：“好极了，我先挑那个把德拉费伯爵藏起来，自认做阿托士的那一位先同我比。”阿托士跳起来摇头说道：“我同你万无比剑之理，你还是请我的朋友相打罢。”说完，又坐下不动。众人听了，十分诧异。停了一会，没人说话。后来毛唐说道：“哈哈！你们四个人之中，先有一个降伏了么？”达特安气得冒火，抢上前喊道：“谁敢在我面前说阿托士是个懦夫？”阿托士微笑说道：“达特安，你随他高兴什么说什么样。”达特安问阿托士道：“你打定主意，不同他打么？”阿托士道：“我打定主意，我绝不不同他比剑。”达特安道：“很好，我们就不谈。”回头对毛唐说道：“你听见了，德拉费伯爵不愿意同你比剑。你随便再挑一个同你比罢。”毛唐道：“他若是不同我打，我就不必挑了。你们写了名字放在帽子里，我随便去抽，抽着那一个就是那一个。”达特安说道：“这个法子倒不错。”阿拉密道：“这却公道。”颇图斯道：“这个法子很浅，我为什么就想不到？”达特安说道：“阿拉密，你去写，要好好的写，同你从前写信给米桑报告这一位朋友的母亲要行刺巴金汗公爵一样的写法。”

毛唐听了他这一番挖苦的话，也不理他。阿拉密走到克林维勒写字的桌子，拿一张纸，扯做三块，把三个人的名字写好了，交给毛唐看过，搓成纸团，放在帽里，拿给毛唐。毛唐拿了一个放在桌上，不去打开。达特安气冲冲的想道：“我宁愿这张纸上是我的名字，不愿将来升官。”阿拉密打开纸团一看，满脸的不高兴，喊出达特安的名字。达特安听见了是自己，高兴的跳起来，喊道：“原来老天还有点公道。”回头对毛唐说道：“你现在没有什么不满意了。”毛唐道：“一点都没有。”拔出剑来，把剑尖靠在靴尖上。

达特安现在晓得是自己去比剑，别人不能占先，他倒安静起来，先把袖子卷起，把右脚的靴底在楼板上擦，恐防太滑闪倒。一面擦拭，一面看见毛唐转身挪动，那样子很特别的，达特安道：“你预备好了么？”毛唐道：“我专候你。”达特安道：“我先招呼你，你要防备了，我是个有阅历的好剑手。”毛唐道：“我也是的。”达特安道：“那便更好。我只好不留情的了，你要招架了。”毛唐道：“且慢，我要你答应我，不要两个打一个。”颇图斯说道：“你这个毒蛇！你这句话是挖苦我们么？”毛唐道：“不是的。我问过之后，我好放心。”达特安自言自语道：“他问这句话，不过是缓兵之法，不晓得要出些什么诡计。”说完摇头，很小心的四围看。阿拉密道：“我们都是君子，我们一定不干预，你可以相信我们的话。”毛唐道：“既然这样，我请你们站在房角上，同德拉费伯爵一样。他虽然不肯打，倒很明白比剑的规矩。比起剑来，是很要点地方的。”阿拉密道：“我尽叫你够地方。”颇图斯道：“这个人未免太麻烦。”达特安道：“你们走开罢。他既然麻烦，我们总不叫他说闲话。”

毛唐不理，阿拉密同颇图斯各人站在一个房角，两个比剑的人在房中间。达特安道：“你该预备好了。”毛唐道：“我预备好了。”两个人抢上前一步，交起剑来。比了一会，达特安说道：“比得倒好玩。”阿拉密道：“你要小心，不要只管玩。”颇图斯很着急的说道：“你要留神。”毛唐微笑。达特安道：“这是鬼笑，一定是恶鬼教你笑的。”毛唐不答，要缠绕他，夺达特安的剑。达特安欺他瘦小，谁知毛唐颇会用力，费了点事，才招架住。毛唐急忙向后退，达特安道：“你换地步么？随你的便。你现在是在灯影里，我看不见你的脸，我也不算吃亏。你不晓得你自己的脸极难看，害怕的时候尤其可怕。你看看我，你照着镜子，从来不曾见过我这样的忠厚脸。”达特安只管说，毛唐总是不理会，逐渐换地步，换到达特安起初站的地方，一面换地步一面笑，笑到达特安急了。达特安说道：“我要想法子，不要你换地步了，你也在太诡谲了。”说完，提起全副精神进攻。毛唐只管还是换地步，达特安一点空也讨不着。那个房间的地方本来不大，毛唐换地步已经到了墙，一只左手摸着墙。达特安道：“我看见你退到那里去！”

诸位大约从来没看过一个蝎子钉在墙上，让我钉给你们看。”达特安用尽精力，一连直刺三趟，就同闪电一样。毛唐却招架秀如法，一点也不受伤，达特安有点寒心，三个同伴也替他着急。

达特安看见离他敌手太近，跳后一步，第四次向前刺去，谁知板壁上开了一个洞，毛唐钻入墙洞不见了，那幅板壁重新合拢起来，把达特安的剑一夹，把剑夹断了。达特安大惊，往后一跳，原来毛唐不歇的换地步，就是要慢慢走到那个秘密门，就是刚才克林维勒打从那里走的。毛唐走到了那个地方，他只要摸着一个扣子，只要用力一按，那幅板墙就自己分开，毛唐就不见了，无影无形的，同鬼一样。达特安大骂，毛唐在墙壁里大笑。阿拉密是最不信鬼的，听了也打战。达特安说道：“你们都来，把墙攻破了。”阿拉密走上前说道：“他简直的是个恶鬼。”颇图斯说道：“我见他是逃走了，捉不着的。”说完，全个身子去推板墙，一点也推不动。阿托士道：“只好让他跑罢。”达特安道：“他不停的换地步，我就觉得古怪，谁会知道他是用这个诡计。”阿拉密道：“总算我们的运气不好，他是有鬼护住的。”

阿托士倒有点高兴，说道：“我看倒是上帝送来的好运气。”达特安耸一耸肩，说道：“阿托士你疯了。你怎么能对我们说这样的话？难道你不晓得我们是在危险之中么？”颇图斯说道：“你讲什么？”达特安道：“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不是杀人，就是为人所杀。阿托士，你最好谈抵罪的说话，你还不晓得毛唐要杀我们去抵我们杀他母亲的罪么？”阿托士道：“我自然晓得。”达特安道：“你的迟疑不决，真是可怜。我恐怕不多时刻，克林维勒的铁甲兵就把我们围困起，把我们做了肉酱，我们赶快走罢。”阿托士道：“你说得不错。我们赶快走。”颇图斯道：“走到那里去？”达特安道：“我们先回客寓，把马匹行李取了，找道回法国去，好在已经预备好一条船等我们。”达特安把断剑放在鞘里，拾起帽子，跑下楼梯，三个朋友跟他下来。跟人在外面等，达特安问他们，他们说，并没看见毛唐出来。

## 第七十四回 闪电

再说，毛唐晓得这四个人利害，一定想法子逃回法国，不能不先下手去拦阻他们。他从秘密门逃出之后，先收好剑，从地道逃走。走了一半，停住看伤，说道：“不要紧，手上伤两处，胸前伤一处。好在伤得很浅，不要紧的，我的运气是好的。你看比东剑子手的头，同我伯父及查理第一的性命，比我何如？现在是不能一刻耽搁的了，稍一耽搁，那四个人是要逃走的。我要报仇，你要一动手，就把他们四个人都同时打死。这四个人我要磨成细粉，让风吹散了，吹得无影无踪，我才心快。我只要两手有力，一息尚存，我这个仇是必报的，却是要先下手。”

毛唐一面说，一面拼命的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一个营盘，挑了一匹顶好的马，跳上了马，就向格林地方而来，不到一刻钟就到了，说道：“这就是码头，前面那块就是狗岛地方，我总比他们先到半点钟，也许不止，先到一点钟。其实我不必这样急，几乎在马上把自己跑死了。”说到这里，在马镫上站起来看，说道：“那条闪电，泊在那里？”他说完这句话，有一个人睡在一盘缆上的，爬起来，走上前来问话。毛唐取出一块手巾来，向风扬了几下，那个人看见了却不动。毛唐拿手巾的四个角各打一结，那个人就走上前来。那个人是个船上人，披了罩袍，把脸盖了一大半，对毛唐说道：“你是从伦敦来要出海的么？”毛唐答道：“是的。我想从狗岛左边开船。”那人道：“你要挑一条好船，走得快的……”毛唐道：“同那条名叫闪电一样的就可以。”那人道：“我就是闪电船主。”毛唐道：“我就是要找你，你记得一个暗号么？”那人答道：“我记得。”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巾来，手巾角上都有结。毛唐道：“好极了。”就跳下马来，说道：“不要耽搁，分付把我的马送到最近的一个客店，你先领我到船上。”那人问道：“你的同伴在那里？我记得你们是四个人，跟人不算。”毛唐走近他的身边，说道：“你听着，我并不是你所盼望的人，你也不是那四个人所盼望相见的那个人。你是顶替罗则船主的，是不是？你是奉了克林维勒大将军之命，在这里候那四个人。我也是奉大将军之命而来的。”那个人答道：“我晓得你，你是毛唐，是不是？”毛唐听了，大惊。那人把脸露出来，说道：“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好朋友。”

毛唐一看，认得是葛洛士，喊道：“原来是你么！”葛洛士道：“是我。大将军晓得我从前当过海军，故此叫我出这趟差，有什么改章没有？”毛唐道：“一点也没有。一切按着原先的分付办。”葛洛士道：“我以为王上死了，应该有点……”毛唐道：“王上死了，那四个逃得更快，等不到一刻钟，他们就要到了。”葛洛士道：“你打算怎么样？”毛唐道：“我同你上船。”葛洛士道：“难道大将军不相信我么？”毛唐道：“并不是的，不过我要亲身报仇，有人替我照应这匹马么？”

葛洛士吹哨，就有一个水手走来，葛洛士道：“白得列，你把这匹马送到一个最近的马房，人家问你是谁的马，你就说是个爱尔兰人的马。”水手把马牵走。毛唐道：“我们走罢，难道你不怕有人认得你么？”葛洛士道：“我改了这个装扮，难以认得的。天色又黑，罩袍盖住脸，你都不认得我，别人是更不必说了。”毛唐道：“是的。他们万万想不到你在这里。一切预备好了么？”葛洛士道：“预备好了。”毛唐道：“那一票的货装好了么？”葛洛士道：“装好了。”毛唐道：“五桶满满的么？”葛洛士道：“是的，还有五十个空桶。”毛唐道：“很好。”葛洛士道：“你要晓得，我们是装了一票奥波图葡萄酒，到安特和地方。”毛唐道：“好极了。先领我到船上去，你再回来等他们。”葛洛士道：“走呀！”毛唐道：“最要紧的是不叫船上人看见我上船。”葛洛士道：“我现在只有一个人在船上，这个人是极可靠的，他不认得的。他同别的水手一样，只晓得听号令，不晓得我们的计策。”毛唐道：“也罢，我们上船罢。”于是两个人走向河边，看见一条小船拢在岸边，用一条缆捆在岸上的一条柱子。葛洛士牵船近岸，让毛唐上去，自己随后跳下小船，拿了桨弄船，不到五分钟，就划出那一群大小船只。

毛唐远远看见一条大船，离狗岛不远下锚，走到很近的时候，葛洛士吹哨，大船上有人抬起头来说道：“原来是船主么？”葛洛士道：“是的，把绳梯放下来。”不一会，小船拢到大船边上，葛洛士问道：“你上船么？”毛唐不响，一手抓住绳梯，往上走。果然闪电船上那个水手，不甚理会葛洛士的同伴。两个人走进船主房。原来这间房是现打的，在船面上，罗则船主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客人。毛唐问道：“他们的房间在那里？”葛洛士道：“在船的那一头。”毛唐道：“他们同这一头没相干的么？”葛洛士道：“没相干。”毛唐道：“好极了。我就躲在你的房里，你回去格林接他们罢。你有条小船么？”葛洛士道：“有的。就是刚才我们坐来的那一条。”毛唐道：“那条小船又轻又快。”葛洛士道：“造得还好。”毛唐道：“用绳把小船带在大船后头，把桨放在小船上，自然跟在大船后头产，我们人要割缆。你要把饼干同烧酒放在船上，水手有了这两样东西，自然肯起劲的。”葛洛士道：“一切照办。你想看看火药库么？”毛唐道：“现在不必。等你回来再看罢，我要自己点药线，叫火药到 时候再轰。你把脸盖好了，不要让他们认得人。”葛洛士道：“你只管放心。”毛唐道：“你走罢，格林的钟快打十下了。”

果然教堂的钟打了十下。那 满天的黑云在天上，葛洛士出了房，关上门，毛唐在里头，锁了。葛洛士分付水手们小心，走上小船，又向岸边掉，一路都有凉风。到了码头，岸上一个人也没有，有好几条船趁着退潮向河口开走了。葛洛士从小船上登岸，就听见马蹄声，说道：“他们来了，怪不得毛唐催我走。”

他们果然到了。先到的是达特安同阿托士，到了葛洛士站的地方，他们停住了。阿托士下马，拿出一条四角打结的手巾举起来，当着风吹。当下达特安，他是向来小心的，低头向着马脖子，一手去拿手枪。葛洛士原有点不相信，站在地下，看见了手巾，才抬起头走上前。天色甚黑，又有罩袍，蒙着脸是难认得的，阿托士很留心看他，仿佛是晓得他不是罗则船主。阿托士后退一步，先问道：“你找谁？”葛洛士说爱尔兰话答道：“爵爷，我来告诉你，你若是来找罗则船主，是找不着他的。”阿托士道：“这是何故？”葛洛士道：“因为他今早从桅上摔下来，伤了腿。我是他的表亲，他把事体都告诉了我，叫我在这里等一个人拿一条四角打结手巾的，同我袋里的一样。”说完，拿出一条四角打结的手巾来。阿托士道：“你还有什么话告诉我？”葛洛士道：“没得什么话了。我只晓得，我们送你到布朗，或是法国别个海口，船钱是七十五镑。”

阿托士说法国话问达特安道：“你看怎么样？”达特安道：“我先要晓得他说什么话。”阿托士道：“不错的，我忘记了你不 懂英国话。”于是把船主说的话告诉达特安。达特安道：“我看是没有什么。”阿托士道：“我看也没有什么？”达特安道：“况且还有一层，倘若这个人骗我们，我们可以把他打死了，不然，摔他在海上。”阿托士道：“打死了他，谁去弄船？”达特安道：“自然是你。你的本事最多，除了别的本事不算，你难道不会驶船么？”阿托士道：“你虽然是说笑话，倒还说得不错。我小的时候，原想进海军的，驾驶的本事倒晓得一点。”达特安道：“我知道你是一定晓得的。”阿托士道：“你去领他们来，现在有十一点钟，我们也该动身了。”

达特安回头走，看见两个人骑了马，站在一个草房旁边，手上拿了手枪，前边不远，另有三个人骑马把守。头两个就是颇图斯、阿拉密；那三个就是摩吉堂、白来索、吉利模，三个跟人。吉利模背后还有一个人，原来是柏里，特为来带几匹马回去伦敦变卖的；却是幸亏这几匹马，不然，他们这几个人，从那里弄钱来用呢？达特安把阿托士的意思告诉了他们两个人，颇图斯、阿拉密就叫跟人们下了马，把行李弄下来。他们原要带柏里到法国的，柏里不愿去，临别的时候，是依依不舍的。摩吉堂说道：“大约他还要找寻葛洛士这一群人。”

走到码头，达特安看见天色已晚，岸上无人，有点不放心，又有点不相信那个船主，把伤了腿的话告诉阿拉密，阿拉密也觉得放心不下。阿托士看出来说道：“你们不要迟疑了，小船在那里等，我们只好走的了。”阿拉密道：“我



们只好小心察看船主罢了。”颇图斯道：“若是看出他有一点不对，我就先动他的手。”达特安喝采道：“颇图斯，好极了，我们上小船罢。摩吉堂，你先走。”达特安先叫跟人们上小船，试试那块挑板。跟人们平安上了小船，然后达特安四个人才上去。

达特安最后上船，满脸的不高兴。颇图斯道：“你怎么样了？脸上实在难看。”达特安道：“我告诉你什么缘故，为什么这个码头没得海关人？”颇图斯道：“没得海关人员，有什么要紧。没得人来盘问还不好么？”达特安道：“就为的是太放松了我们，我倒有点不放心。”

那时候收了挑板，管小船的人，叫水手拿起篙子撑开船，离开了一大群的船之后，换了桨就掉向大船。颇图斯道：“我们居然动身了。”阿托士太息说道：“是的。不过我们要办的事没办成。”颇图斯道：“好在我们四个人，并没受伤，安然无恙的。这还不该谢谢上天么！”达特安道：“还有许多艰险，我们还没闯过咧。”颇图斯道：“你同老鸦一样的，一开口就说不吉之事。今晚天黑，看不见两三丈远，总该没人来找我们了。”达特安道：“是的，明早怎么样呢？”颇图斯道：“明早我们就到了布朗。”达特安道：“自然是这样想。不过我不晓得怎样，总不放心。你不要笑，我总怕离岸不远，尚未离开这些船的时候，有东西把我们同时一齐轰得无影无踪。”颇图斯道：“这是不会的。这样一轰，岂不连水手人等一齐轰死了么？”达特安道：“毛唐那样人，他还管什么水手不水手。”颇图斯道：“不管怎的，我听见达特安自己认了害怕，我倒高兴。”达特安道：“我一点也不惭愧，不象你这个厚皮犀牛。前面是什么？”管小船的说道：“那就是闪电。”阿托士说英国话道：“我们已经到了。”管船的说道：“我们快要到咯。”水手再掉几下，就到大船旁边。

水手放下绳梯，阿托士第一个先上大船。阿拉密是走惯绳梯的，也上了去。随后是达特安。后来是颇图斯，他身体虽然粗笨，因为有力，很容易的上了大船。吉利模同个猫一样，几跳就上去。白来索、摩吉堂两个人，很有点为难，水手们只好在下举他们，颇图斯在大船边提他们上船。

船主把阿托士四个人领到房间就走开了，说是要发号令。达特安说道：“且慢。你船上有多少人？”船主说英国话答道：“我不懂法国话。”达特安道：“阿托士，你拿我们的话对他说。”阿托士把刚才的话再问一遍。葛洛士答道：“不连我，有三个人。”达特安懂得这句话，因为他看见船主伸出三个指头。达特安道：“只三个人么？也罢，你办你的事，我却要通船察看。”颇图斯道：“我去看看晚饭有什么吃的。”达特安道：“颇图斯，你的主意很高，我请你立刻就施行。阿托士，我要借吉利模一用，因为他会说几句英国话，替我当个通事。”阿托士道：“吉利模，你跟他去。”船面上有个灯，达特安一手拿灯，一手拿手枪，对着船主说道：“来罢。”达特安只会说两句英国话，一句是来罢，一句是骂人的话。

他从船面舱口走下二层舱，原来是分做三段的，中间一段，船头、船尾各一段。船头那一段，就在他们四个人房舱底下，中间一段是跟人们的，船尾一段就是毛唐躲藏的房舱之下。达特安下去的时候，举起灯向前照，说道：“哈，那里来的这些桶？”船主问道：“你说什么？”达特安会意，把灯放在一个桶上，说道：“我要问你，桶里头是什么东西？”船主看见这个情形，自己有点害怕，很想跑上舱面，后来大着胆子不跑，答道：“奥波图葡萄酒。”达特安道：“这倒不错。我们不至于渴死了。”葛洛士在那里擦头上的汗，达特安又问道：“桶里的酒满么？”吉利模当通事，葛洛士答道：“有些是满的，有些是空的。”说话的时候，很露出不安静的神气，尽力去遮掩也遮掩不来。达特安拿手指去敲，知道有五桶满的，其余都是空的。达特安又拿灯去细看，看两桶之间摆点什么东西。船主见了，十分害怕。达特安看看没得什么东西，向中间一段门走，说道：“我们看看这里。”船主道：“且慢，钥匙在我这里。”一面说，一面抢过达特安、吉利模前头，手抖抖的开门，走进来，看见白来索、摩吉堂在那里忙办晚饭。这间房里什么都没有，于是向第三间走，是水手们住的，挂了三四张吊床，是间一张桌，两边用绳牵紧。此外还有两把旧破板凳，旁边挂了些帆布。达特安举起来看，并没什么可疑的东西。从舱口梯子跑上第一层船面，指着那间房舱问道：“这是间什么房子？”吉利模当通事，葛洛士答道：“是我的房舱，你要看看么？”达特安道：“请你开门。”船主开了门，达特安从门缝伸头进去一张，看见没什么东西，又缩出头来，说道：“倘若船上有一营兵，是不能藏在这里的。我们去找颇图斯，看他找着什么吃的。”对船主点点头，回到自己那边去。

原来颇图斯并没找出什么吃的，倦极了，裹了一件罩袍，睡得很熟。阿托士同阿拉密两个人也闭了眼，听见达特安回来，又睁开了。阿拉密说道：“你看怎么样？”达特安道：“并没什么，我们可以安心睡觉了。”阿拉密听见这句话，又低头去睡。阿托士也睡了。达特安打发吉利模走了，披上罩袍，拔出长剑，摆在身边，就在房舱门口睡，只要有人进来，头一个先要惊醒他。

## 第七十五回 偷酒

再说那四位英雄，不到十分钟都睡着了。那三个跟人，又饥又渴，却不容易睡。白来索同摩吉堂忙得拿板弄床，房中间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一大壶皮酒、三个酒杯。白来索说道：“这条船摆来摆去，叫我好难受，同前趟渡海一样。”摩吉堂道：“晕得这样难过，只有吃粗面包、皮酒。”白来索把床弄好，走到桌边坐下，说道：“摩吉堂，你不是带了一瓶酒来么，放在哪里？你没丢了？”摩吉堂道：“不是的，柏里拿去了。他们苏格兰人向来是渴的。”

这个时候，吉利模跟达特安查船才进来。摩吉堂问道：“你也渴么？”吉利模道：“我渴得同苏格兰人一样。”说完，坐在摩吉堂同白来索之间，拿出个小本子来算帐，因为他当帐房。白来索喊道：“可怜可怜！我肚里很难过。”摩托车吉堂道：“既然这样，你倒不如吃点东西。”白一索指着面包、皮酒说道：“你说这是吃得的东西么？”摩吉堂道：“白来索，你要记得，我们法国也是吃面包；国里有许多人，连这个还摸不着吃呢！”白来索忙答道：“我们法国人，却不吃皮酒。”摩吉堂答道：“是的，我们法国人不喜欢吃皮酒，英国人却不喜欢吃葡萄酒。”白来索向来是很恭维摩吉堂的，听见这句话却不甚以为然，说道：“摩吉堂，你说什么，你说英国人不喜欢吃葡萄酒么？”摩吉堂道：“他们最恨葡萄酒。”白来索道：“我看见过他们吃。”摩吉堂道：“他们吃葡萄酒当受罪，我有凭据。有一个英国王爷，死在葡萄酒桶里，是德博理教士说的。”白来索道：“我也想这样一个机会。”吉利模说道：“你可以有机会。”白来索道：“可以么？”吉利模一面算帐，一面说道：“可以之至。”白来索道：“这话怎么讲？”摩吉堂这个时候虽是一声不响，却是很留心听他们两个人的话。吉利模还在那里算帐，把帐结好了，指着隔壁舱说道：“奥波图。”白来索道：“你说的是我看见的那些桶么？”吉利模又说道：“奥波图。”白来索对摩吉堂说道：“我听说奥波图是西班牙的最好葡萄酒。”摩吉堂嘴里作响，说道：“是的，非常之好。我们男爵家里酒库有这种酒。”

白来索问道：“我们何不去问英国人买一瓶来吃？”摩吉堂生性是好偷的，说道：“买么？你真是欠阅历。大凡不必问就可以弄到手的東西，何必要买！”白来索道：“邻舍的东西都不要贪，不问自取是犯禁的。”摩托车吉堂道：“哪里有这个话！”白来索道：“不是上帝的十戒，就是教堂里说过的，我却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什么地方说过的，不要贪邻人之财，不要淫邻人之妻……”摩吉堂正色说道：“这是孩子气，简直的孩子气。圣经上何尝说过英国人是我们的邻舍？”白来索道：“圣经上的确是没并未说过，我是记得的。”摩吉堂道：“我再说你真是孩子气。你若是打过十年仗，同我与吉利模一样，你就晓得邻舍同仇人的分别。我说英国人是我们的仇敌，这些葡萄酒是英国人的，我们是法国人，是可以拿的。俗语说的好，仇人的东西是随便可拿的。”

白来索被这一番议论驳倒了，一句也不能答，忽然想起一句话，抬起头很得意的问道：“据你看，我们主人的意思同你一样么？”摩吉堂冷笑，说道：“难道爵爷们都睡着了，我这个时候跑去吵醒他们问道：爵爷在上，摩吉堂渴了，可以许他找点东西解渴么？我渴不渴同爵爷们有什么相干！”白来索迟疑问道：“倘若是很值钱的酒，似乎有点分别。”摩吉堂道：“白来索，假使不是好酒是黄金汁水，我们主人要吃就吃，我们爵爷是大富人，很够得上吃一顿好酒，一滴酒值一个毕士度也吃得起。我们的主人既然可以吃，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吃呢？”

摩吉堂说完了，拿起那皮酒都倒了，大踏步走到那装酒的舱，到了舱门，说道：“什么？锁了！英国人疑心太大。”白来索也不高兴，说道：“锁了么！可恨极了，我现在肚里极难过。”摩吉堂极不高兴，说道：“可不是锁了！”白来索道：“摩吉堂，我听你说过，好几年前，你同主人到某地方，你布网捉兔，在河里钓鱼，还拿索子猎酒给主人吃，有这件事么？”摩吉堂道：“有的，吉利模可以作证。但是，那个时候，酒库有窗子，酒是装在瓶里的。现在没得窗子，酒桶又重，没得法子好想。”白来索道：“舱板是可以挪开的，酒桶是可以钻通的。”摩吉堂以为白来索是笨极的人，忽然想出这个绝妙的法子来，很佩服他，说道：“这个法子原不错，不过我们要两样器具才好动手。”吉利模刚好把帐算清了，说道：“有个器具箱。”摩吉堂道：“可不是！为什么想不起来？”

原来吉利模不但是个大总管，还是个修理兵器的，故此身边总带一个器具箱。摩吉堂先拿把钻子出来，凿子是用不着的，因为他身上带了小刀。摩吉堂先找着一处有板缝的，就动起手来。白来索看得很有趣，偶尔出个主意，钉子如何取出，凿子应该怎样的用。不到一会，摩吉堂弄下了三块板。只有一件为难。摩吉堂同《伊索寓言》所说的那只田鸡不同。那田鸡原是很小的东西，自己却误以为甚大。摩吉堂原是身子极粗壮的，虽然名字减短了，身体却一点并没缩小，去了三块板，还是不能进去。挤了好几趟，也挤不进去，至少还要再去三块板，只好再动手，一

面动手，一面哼。吉利模在旁看他弄，看他挤不进去，走上前，说了一个字，说道：“我。”吉利模说一个字，比得人家做一首诗，是一样的费力。摩吉堂回过头来，问道：“你说什么？”吉利模道：“我可以钻进去。”摩吉堂看他比自己瘦小，说道：“不错，你可以进去。”白来索道：“他同达特安已经看过一次，晓昨什么桶里有酒，还是他去的好。”摩吉堂道：“其实我也可以勉强挤进去。”白来索道：“原是可以的，不过要耽搁时候，我现在渴得很，况且我肚里很难过。”摩吉堂递过酒碗同钻子，说道：“吉利模，你去罢。”吉利模说道：“你们把酒碗先擦干净。”对摩吉堂点点头，就钻进去。白来索很高兴。摩吉堂对白来索说道：“回来你看，我们打过仗的人渴了，是很能吃酒的。”吉利模在里面说道：“罩袍。”摩吉堂道：“晓得。”白来索问道：“他说什么？”摩吉堂道：“他说要拿罩袍，把酒挡住。”白来索道：“这是为什么？”摩吉堂道：“你这个呆子，倘若有人看见，怎么样呢？”白来索肃然起敬的说道：“虑得有理，不过恐怕他在里头看不见。”摩吉堂道：“吉利模白天黑夜，都能看见的。”白来索道：“这倒难得。我晚上没得亮，是看不见的，一动就要碰倒。”摩吉堂道：“这都是你没打过仗的缘故。倘若你有我们一半的阅历，你连针都可以看得见。别响，我听见有人来。”说完，低声吹哨，自己坐下来，叫白来索也坐下。

忽然房门开了，两个人披了罩袍，走进来。一个人说道：“还没睡觉么？你们可晓得，现在已过十一点钟了，这是不合船上的规矩。我展限一刻钟，你们赶快吹灯睡觉。”说完了，两个人走到对面装酒的舱，取出钥匙开了门，走进把门关了。白来索发抖，说道：“不好了，吉利模不得了。”摩吉堂道：“哪里话，吉利模是个老狐狸。”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留心静听，听了十分钟，听不见有吉利模被捉的声音，看见那两个人开门出来，把门关了，又告诉他们赶快睡，说完走了。白来索道：“这个可疑得很，你看我们还是睡么？”摩吉堂道：“不管他，我们还有五分钟，他们原限我们一刻钟的。”白来索道：“我们不如先去告诉主人罢。”摩吉堂道：“等吉利模出来。”白来索道：“他们许把他弄死了。”摩吉堂道：“他要喊的，我们并没听见什么声响。”白来索道：“倘若他永远不出来，怎么样好呢？”摩吉堂道：“他来了。”

这个时候，吉利模扯开罩袍，探出头来，脸色全变了，两眼睁得很大，手上拿了酒碗，碗里装满了东西，走到灯下一照，看出是什么东西，吓得大喊一声，摩吉堂吓得往后一跳。白来索吓得几乎要晕倒。歇了一会，再往碗里一看，原来是火药。吉利模才晓得船上装的不是酒，是火药，登时跑上船面，推开门。达特安立刻醒了，看见吉利模的脸色，晓得有祸事来了，正要开口问他，吉利模跪在他身边，把事体都告诉他。当下，阿托士、阿拉密、颇图斯三个人还是睡得很熟，摩吉堂、白来索在下舱，只是害怕。

且说吉利模起初从洞里钻进去的时候，两只手慢慢的摸，不到一会工夫，就摸着一个酒桶；拿手敲敲，晓得是个空桶；又去另找一个，一敲，又是个空；敲到第三个，声音很哑，晓得这个不是空桶。拿手去找个下钻的地方，摸着一个小塞子。吉利模想道，这可省事多了，把酒碗放下，拔开塞子，等了一会，晓得装满了，把塞子塞好，举起碗来，先要尝尝。忽然听见摩吉堂低声吹哨，晓得是有人巡查，赶快藏在两桶之间，躲在一个桶后。

舱门开了，两个人披了罩袍进来。一个人手上拿一盏玻璃灯，灯火是很小很暗的，外面还有白纸围住，这个就是葛洛士。那一个人手上拿一捆东西，很象白绳，头上戴了一顶大帽子，半遮了脸。吉利模以为他们也进来取酒，坐在桶后等，以为就是被他们捉住，也不算得犯了什么大罪。两个人走到吉利模面前那个桶，就站住了。拿灯的人问道：“你把慢烧的火线带来了么？”那个人答道：“在这里。”吉利模不听便罢，一听见这个人的声音，认得他是谁，不由得浑身打战，慢慢在桶后抬头一看，认得是毛唐。毛唐问道：“火线烧多少时候？”那个答道：“五分钟。”吉利模觉得这个人的声音也是很熟的，偷偷的细看，认得是葛洛士。毛唐说道：“你先去叫水手们预备好，却不必告诉他们许多话。小船带好了么？”葛洛士道：“小船跟着大船走，同狗跟主人一样。”毛唐道：“好极了。你去把水手聚齐，等到十二点一刻的时候，慢慢的走下小船，不要声响。”葛洛士道：“我先烧火线么？”毛唐道：“不必了，让我管罢，我要报仇报得切实。你把桨放在小船了么？”葛洛士道：“都预备好了。”毛唐道：“好极了。”说完，毛唐跪下，把火线绑在塞子上，只要等时候到了点火线；站起来看表，说道：“你要记清楚，十二点一刻，你就下小船，你还有二十分钟办事。”葛洛士道：“我晓得。我还要告诉你一遍，点火线是件很危险的事，我劝你让水手们办罢！”毛唐道：“葛洛士，你记得一个俗语么，说的是：若要办得好，除非自动手。我只好自动手。”

吉利模听得很清楚，却是不全懂，但是看他们两个人的举动，自然是晓得他们要干什么。他晓得这两个人，都是他主人的仇人，又看见毛唐弄那条火线，他又把手去摸碗里的东西，晓得并不是酒。毛唐、葛洛士两个人走到舱门，停住脚。毛唐说道：“他们睡得很熟。”原来颇图斯果然睡得很熟，他打呼的声音，隔了一层舱，还是听得很响的。葛洛士道：“这是上帝把他们送到我们手进而。”毛唐道：“我看他们这趟怎样逃。”说完了，两个人上了船面。

## 第七十六回 逃命

再说，吉利模听见锁好了门，慢慢的走出来，一面擦额上的汗，一面说道：“幸亏是白来索口渴。”赶快从洞里钻出来，以为做了一场恶梦。

达特安听吉利模说这些情形，听得很有味，不等说完，就慢慢的起来。阿拉密睡在左边。他推他的肩膀，低声说道：“你赶快起来，不要做声。”阿拉密醒来，达特安再说一遍。阿拉密站起来。达特安道：“阿托士睡在你身边，你把我的话告诉他。”阿托士是最容易醒的，颇图斯最难，他醒来还问为什么把他吵醒了。达特安不去理他，伸手掩他的嘴。达特安把他们抓到自己身边，低声说道：“我的朋友，我们立刻就要离船，不然，是同归于尽的了。”阿托士道：“又有事了么？”达特安道：“你晓得船主是谁？”阿托士道：“不晓得。”达特安道：“就是葛洛士。”三个人听了，打个冷战。阿拉密道：“葛洛士么？”颇图斯道：“让我想想看，葛洛士是谁？我记不得他。”达特安道：“就是几乎打死柏里的兄弟的那个人，现在相法子害我们的性命。你晓得他的大副是谁？”阿托士道：“他没得大副。这种船上，没得大副，只有四名水手。”达特安道：“也许是的，不过葛洛士不是个平常船主，他却有一个大副，叫做毛唐。”三个人听了，几乎要喊出来。

阿托士道：“我们怎么办呢？”阿拉密道：“我们把船夺过来。”颇图斯道：“把他们杀了。”达特安道：“这条船装了火药。我原先以为是酒桶的，装了火药。倘若毛唐晓得我们看破他的毒计，他一定把我们轰了。老实说的话，无论上天堂，或是下地狱，我都不愿意同他一路走。”阿托士问道：“你想出逃走的方法么？”达特安道：“想出一个。”阿托士道：“怎么样？”达特安道：“你相信我么？”三个人齐声答道：“相信之至。”达特安道：“你们过来。”达特安指着一个小窗，刚好钻得过一个人，开了窗子说道：“只有这一条生路。”阿拉密道：“冷得很。”达特安道：“你愿意在这里也使得，不过再过几分钟，恐怕你又嫌太热了。”阿拉密道：“我们不能凫水到岸上？”达特安道：“船尾带了一条小船，跟着大船走，我们凫到小船上，割了缆，只有这个法子，来罢。”阿托士道：“且等一等，我们的跟人怎么样？”摩吉堂、白来索说道：“我们在这里。”原来是吉利模叫他们上来的。

阿托士三个人听了达特安的话，看着窗子，面面相向，一声不响。达特安道：“你们只管迟疑，叫我们的跟人怎么样呢？”吉利模道：“我不迟疑。”白来索道：“我只会在河里凫水。”当下，达特安钻出窗子。阿托士道：“你想透了，没得别的法了么？”达特安道：“我想透了，只有这一法。阿托士，你不要迟疑，误了性命。阿拉密，你告诉跟人们怎么样办。颇图斯，你把守，有人来拦阻，你就杀他。”

达特安抓阿托士的手，等船尾下去的时候，跳入水里。阿托士跟着也跳入水。船尾高起的时候，看见系小船的缆。达特安向缆凫来，一手抓住缆，头露出水面。一会工夫，阿托士来了。再过一会，阿拉密同吉利模来了。阿托士道：“我很不放心白来索。你听见他说，只、会在河是凫水么？”达特安道：“只要会凫水，就会海里凫水。”阿托士道：“我看不见颇图斯。”达特安道：“你放心，颇图斯凫水的本事赛过鲸鱼。”

原来摩吉堂、白来索两个人，听见风响浪吼，看见波涛汹涌，害怕的了不得，退回头，不敢跳下水。颇图斯说道：“来罢，来罢，快跳入水。”摩吉堂道：“我不能跳，求你随我在这里罢。”白来索道：“我也不能。”摩吉堂道：“我到了小船，不过是个阻碍。”白来索道：“我到不了小船，就先淹死了。”颇图斯又住他们的颈脖子，说道：“你们不登时跳下去，我就先弄死你们。白来索，你先下来。”白来索只哼了一声。颇图斯一手抓头，一手抓脚，当他是块木头，从小窗子，头下脚上摔在海里。颇图斯道：“摩吉堂，难道这个时候，你还舍我而去么？”摩吉堂流泪说道：“主人，你为什么又出来办事？在家的时候，是何等舒服。”说完了，也跳入水。摩吉堂这一跳，究竟是为忠于主人，抑或怕做白来索，却是无人知道。总而言之，摩吉堂总算是有点血性的。因为他一跳入水，以为总是死的了。但是颇图斯向来待摩吉堂是极好的，赶快自己也跳入水，等到摩吉堂再浮起来的时候，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颇图斯一手抱住他，把他轻轻的带到绑小船的缆；同时看见有个东西，从水面出来，颇图斯一手抓住头发，原来是白来索。阿托士正凫来相救。颇图斯道：“伯爵，不必了。”于是一只手抱住一个跟人，凫到小船旁边。达特安、阿拉密、吉利模三个人，连忙把两个跟人弄上小船。随后颇图斯上了小船，因为他身体太重，几乎把小船弄翻了。

达特安问道：“阿托士在哪里？”阿托士说道：“我来了。”他是同退兵的大将一样，末了一个走。他看见众人都在小船上，他身子在水里扶着小船边问道：“你们都在船了么？”达特安道：“都在船了。你有小刀子么？”阿托士

道：“有。”达特安道：“割断缆，上小船来。”阿托士从腰间取出小刀，把缆割了。那条大船在前走得很快，小船在那里随波上下。达特安道：“阿托士，你上来。”伸出一只手，帮阿托士上了小船。达特安道：“正是时候，再过一会，你就看见一件极好看的事体。”

## 第七十七回 水上报仇

再说，达特安才把话说完，听见远远大船上有吹哨之声。这个时候，离得颇远，大船在黑暗之中已经看不见。达特安道：“做什么吹哨？”那时看见大船上有盏灯，仿佛船面上有人走来走去。忽然听见大声叫喊，那时候浮云一开，月亮照着大船，看见桅缆很清楚，有几个人在船面上走，一面听见叫喊之声。忽然毛唐走上后身船面，一手拿了火把，原来葛洛士到了约好的时刻，把水手都叫齐了。毛唐先在房舱门口听，以为这班火枪手睡熟了，自己跑下船舱，走进那装火药的舱，把火线点着了。那时水手已经都在后头船面上，葛洛士道：“你们把缆收起来，把小船拉到大船边。”有一个水手拉缆，才晓得缆的那一头，并没有小船，喊道：“缆已断了，小船不晓得那里去了？”葛洛士走上前喊道：“小船没有了么，没有的事？”水手说道：“请你自己来看看，船尾并没有小船，缆的那一头在这里。”葛洛士见了，大喊一声，就是小船上听见的。

这时候毛唐从下舱上来，走到船尾，手拿火把，问道：“你们闹什么？”葛洛士道：“什么事？我们的仇人逃走了。他们把缆割断了，坐了小船逃走。”毛唐立即跑到房舱，一脚把门踢开，喊道：“空舱！我们被鬼迷住了。”葛洛士道：“我们追赶他们，他们走得并不远。”毛唐喊道：“火药是要轰的，我已经点着了火线。”葛洛士向下舱跑，说道：“还许来得及。”毛唐听了大笑，脸色全变了，四围一看，先把火把摔在海里，自己随即往海里一跳。葛洛士刚下了一级楼梯，那条大船就裂作两半，一阵大火向天直冲，就同火山炸裂一般，同时一声大响，同山崩地裂一样。船上的东西都烧着了，飞到各处，满海的红光，零碎着火的东西，沾了水又灭了。不到一会，烟消火灭，一场天轰地裂的事，化做无影无形，船面都不见了，葛洛士同三个水手也不见了。阿托士四个人在小船上，一声也不响，脸上全变了色，再过一会，海上只是一片汪洋，只剩他们一只小船，随波上下。

看见这样惊魂动魄的事，四个人面面相向，不作一声。颇图斯同达特安每人拿了一把桨，动也不动。后来还是阿拉密先说道：“现在他们都死完了。”忽然听见海面有人喊道：“救命呀！救命呀！”阿拉密听见这个喊救之声，浑身发抖，说道：“这是毛唐的声音。”各人听了，都不响，都向大船轰没的地方看，看了一会，才见一个人死命的向小船凫水而来。阿托士慢慢伸出一只手，指着那个人。达特安道：“是的，我看得很清楚。”颇图斯说道：“那个恶鬼又出现了么？我看他是铁打的。”阿拉密同达特安附耳说了两句话。

毛唐用力凫过来，喊道：“诸位可怜，救我一命罢，我要沉下去了。”阿托士见了有点不忍，自言自语道：“可怜见的东西。”达特安道：“阿托士，这才象你！这样的恶人可怜他做什么？我看他是要到我们这里来，他还想望我们救他上船么？颇图斯，只管摇。”于是达特安同颇图斯，两把桨放在水里，用力一摇，又离开毛唐好远。毛唐喊道：“你们难道真是全无人心，随我这样死么？”颇图斯道：“我看你这一会快完了，你只好到鬼门关去。”阿托士很不以为然说：“颇图斯！”颇图斯道：“阿托士，你不要管我，你这个人慷慨起来，令人好笑。我老实说，只要他凫过来离船几尺远，我拿桨打破他的头。”毛唐已经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喊道：“可怜我罢，不要随我沉下去，可怜我罢！”这个时候，毛唐已经是在水面浮沉了几趟。达特安同阿拉密说话的时候，两眼只是看着毛唐，这个时候站起来，说道：“你不要到我们船上来。我们不相信你这个人能够改过的。你想想，你要把我们轰死了，那条大船才沉下去。你现在虽然是在水里，倘若我们被你轰了，我们还没得你现在这个样，一定是先被火药轰死，同葛洛士及水手们一样。”毛唐喊道：“我对你们发誓，我真悔过了。若是我现在死了，死得未免太早，我不过是为我母亲报仇，倘若你们处我的地位，也是要报仇的。”达特安看见阿托士有怜悯之意，说道：“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体。”毛唐越怕死越有气力，离船不远，说道：“你们真随我这样死，你们杀人之母，还要杀人之子么？你们怎么样能怪我，无论是天定的法，或是人定的法，子报母仇，都是许的。”说到这里，举起一只手，说道：“倘若报仇是罪过，我现在是改悔了，求你们饶我。你们饶了我罢！”说完了，仿佛是气力都没有了，就沉下去，话也不能说了。

阿托士道：“我不能受。”这时候毛唐又浮在水面。达特安道：“我们不要他再浮上来。”又说道：“你杀了你的伯父；你又当刽子手，杀了王上；你又设法要把我们在船上轰死。我要你沉到海底去，你再凫过来，我先把你打死。”

毛唐听了，更晃过来。达特安双手拿桨，正要打下去，阿托士止住，喊道：“达特安，达特安！我不能叫这个人淹死，我要救他。我袖手旁观，随他淹死，我实在是受不来。”达特安道：“老天在上，你倒不如自己绑起手脚去送死，你是立定主意，要把自己的性命送在他手上；我却立定主意，不让你做。”这是达特安第一次不听阿托士的话。阿拉密不响，拔出剑来，说道：“倘若他放手在船边，我先斩他的手。”颇图斯道：“这件事我也来分一分。”阿拉密道：“你打算怎样？”颇图斯道：“若是没别的法子，我就跳下海弄死他。”

阿托士道：“众位，我们都是奉基督教的人，要存点人心。”达特安只哼一声，阿拉密放下剑，颇图斯坐下来。阿托士说道：“你看那可怜的人，再过一分钟，他一定要沉下去了。倘若看他死了，我从此以后，心里是不能一刻安乐的。我求你们饶了这个人的命，我永远感激你们。”毛唐喊道：“救命呀，救命呀！我要淹死了。”阿拉密同达特安附耳说道：“再等一分钟，”又对颇图斯说道：“再摇一下。”达特安这个时候不知如何是好，一声也不响。颇图斯果然摇了一桨，但是达特安却并没动。那条小船转身，倒离毛唐近些。毛唐说道：“德拉费伯爵，你可怜我罢，我求你救我一命。你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你。我沉下去了，救命！救命！”阿托士说道：“我来救你。”说完，斜过身子伸手去救，说道：“你抓住我的手爬上船来。”达特安道：“这是妇人之仁，我不要看，”回过头去。阿拉密他们都走到船那一头，仿佛是不愿意同毛唐相近。毛唐果然用力抓住阿托士的手，阿托士身子向前，让毛唐把手放在自己肩膀上，说道：“你把手放在这里，”两个人靠在一起。毛唐两只手死抱住阿托士的颈脖子。阿托士道：“来罢，你有了性命，不要害怕。”

毛唐脸色忽然全变了，喊道：“我的母亲！我只能够拿一个人做你的牺牲，却是这一个人，母亲！你自己来挑也是挑他做牺牲的。”达特安大叫，颇图斯举起桨来，阿拉密举起剑来，要打毛唐。谁知小船一侧，毛唐大喊一声，把阿托士拖在水里，两脚盘在他身上。阿托士要动也动不得，只能用力抬头露出水面。谁知被毛唐身子拖下去，阿托士竟沉在水里，水面什么也看不见，只见有些回澜，再过一回，连回澜也没了。达特安三个气得要死，面面相觑，颇图斯乱撕自己的头发，哭道：“阿托士，阿托士！我们让你这样死么？”达特安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阿拉密随着达特安说道。

这个时候，离船六七码远，水面有泡沫了，看见有物浮上来。先看见头发，再看见死白色的脸，睁着大眼，张开大嘴，浮出一个死尸。肩膀到了水面，死尸翻身，原来胸前有一把金柄小刀，深深的刺入胸口，月亮照在刀柄上，金光闪闪。三个人齐声喊道：“毛唐，毛唐！”达特安喊道：“阿托士在哪里？”忽然小船侧过一边，吉利模高兴大喊。达特安三个人回头一看，原来是阿托士，两手扶着船边。三个赶快拉他上来，平放在船板上，拉他的四肢，拉了一会，阿托士回过气来。

达特安问道：“你没受伤么？”阿托士道：“并没受伤。他在哪里？”达特安道：“谢天谢地，这一趟他真死了。”随即指毛唐的尸身给他看。那个尸身随波上下，两只大眼看着他们，还是怀恨不休的。后来尸身沉下去，阿托士看着尸身沉，还是有点不忍之意。阿拉密很高兴的喝采。颇图斯说道：“那小刀子一刺，刺得真好。”阿托士道：“我自己有个儿子，我是为他留自己的性命。”达特安道：“今日这件事体，其中自有天意。”阿托士道：“上帝不过是借我的手，行他的意思。”

## 第七十八回 浮海

且说船上这些人，停一会不说话，后来月亮又被浮云遮住了，海上只是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见风涛之声。

颇图斯先开口说道：“我的阅历也不算少了，但是今晚的阅历我是永远不能忘的。刚才的事情真是可怕，但是我现在却十分高兴，我心中如同去了重块，呼吸能够自由了。”说完，呼了一口气。阿拉密道：“我却不能这样说，我现在还害怕。我还能想念那个恶鬼是死了，我还恐怕时时刻刻他从海里钻出来，拿了小刀子来找我们。”颇图斯道：“我是相信他真死了。刀子深入，是从第六肋骨之下进去的，只剩了刀柄在外。阿托士，你这一刀，刺得真准。我现在觉得很快活。”

达特安道：“颇图斯，你不要太高兴，我们眼前还有许多为难。人同人斗，是有法可想的；人同风雨斗，是斗不过的。我们在大海上，又是夜深，船只又小，又无领港，只要起一阵风，就可以把我们这条小船吹翻了，把我们

这几个人都葬在海底。”摩吉堂听了很难过，叹了一口气。阿托士说道：“达特安，你是向来不大信天的，你看我们什么艰险都经过了，保存了性命，难道老天不保存我们到底么？不怕的，你还记得，我们动身的时候，是西风，现在还是西风。”阿托士抬头看北极星，说道：“北斗在那里，法国应该在那一方向。我们随风相送，只要风不转向，我们就可到克赖或布朗。就是小船翻了，我们都是有气力人，不必怕的。况且我们现在走的，正是从英国到法国的大路，来往的船是很多的，只要天亮，总可以碰着渔船。”达特安道：“倘若碰不见渔船，不幸风改了向，我们怎样好呢？”阿托士道：“那却不好，我们要过了大西洋，才能见岸。”阿拉密道：“我们还没到，就早已饿死了。”伯爵道：“那却难保。”

摩吉堂听了大哼。颇图斯问道：“摩吉堂，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这样哼？”摩吉堂道：“我觉得很冷。”颇图斯道：“没有的事。”摩吉堂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呢？”颇图斯道：“你的身子肥胖，很有一层肥油裹住，寒气钻不过，恐怕你是别的难受。”摩吉堂道：“我是因为我身上这层肥油，心里很难受。”颇图斯道：“为什么呢？你老实告诉我，不要害怕。”摩吉堂道：“我记得在堡里没事的时候，在书楼里读过一本书，是某人做的，是本游记。”颇图斯道：“书上怎么样说？”摩吉堂道：“那书上说了好几段海上危险的事，同我们现在经历的有点相同。”颇图斯道：“这倒很有趣，你说给我听。”摩吉堂道：“书上说，凡是在海上遇难的水手们，挨饿挨得厉害就要人食人，向来的规矩都是先吃……”达特安大笑，接着说道：“先吃那个最肥的。”摩吉堂很有点不高兴，答道：“是的，你不要怪我说，这件事体有什么好笑。”颇图斯道：“我们的摩吉堂，是个英雄的样子。你老实说，若是主人把你切碎了，吃了你，你也是愿意么？”摩吉堂道：“是的，不过我看得没什么趣味。我只要能够替你出力，我是死而无悔的。”颇图斯见他如此，未免感动，说道：“摩吉堂，倘若我们能够再见披理方堡，我就把那葡萄酒给了你同你的子孙。”阿拉密说道：“你就可以起个名字，叫做忠义葡萄园，做个纪念。”达特安听了，对阿拉密说道：“倘若你饿了两三天，没得东西吃，你愿吃摩吉堂么？”阿拉密道：“有什么不愿意！不过我还是吃白来索的好，因为我同他不甚熟。”两个跟人听见他们取笑，都不甚愿意。惟有吉利模一点都不理会，他晓得他们不会来牺牲他的。

原来达特安他们，看见阿托士杀了毛唐之后，心里极其难过，特为说些笑话，要分他的心。当下吉利模一只手拿一把桨，只管摇。阿托士问道：“你摇船？”吉利模点头。阿托士问道：“这是为什么？”吉利模道：“我摇船，身子觉得暖些。”那时原是夜深，各人都觉得很冷，惟有吉利模摇得一身汗。忽然摩吉堂很高兴的大喊一声，拿了一个酒瓶在头上乱舞，喊道：“有救了，有救了！”把瓶子送给颇图斯说道：“这条船上有吃的，有喝的。”又伸手在板下摸，又拿出十几个瓶子来，末后又掏出点咸牛肉面包来。众人看见，都十分欢喜。只有阿托士一人，还是不甚理会。颇图斯是觉得最饿的，先说道：“原来心里着急过的人，是最容易饿的。”一面说，一面吃了一瓶酒，一大块面包，一块咸肉。找出来的东西，先被他吃了三分之一。阿托士说道：“你们都去睡觉，我先值头一更。”这小船上的人，浑身是已经湿透的，晚上的风又冷，若是别的人，是万不会想到睡觉的。惟有这几个人，是受惯风雨的，身体是同铁打的一般，听了阿托士这句话，不到几分钟都睡着了。

阿托士把住舵，抬头看天，过了几点钟，把他们喊醒了。那时天已明亮，望见前面不远，有块黑东西，扯着一片三角帆。众人见了很高兴，说道：“有一条船，有一条船！”原来是条商船，从某处到布朗的。他们只管在船上喊，那条帆船听见了。吉利模脱下帽，放在桨上，举得很高，要帆船上的人看见。不到一刻钟，那帆船果然放了一只舢板，把小船拖去。众人上了帆船。吉利模奉了主人之命去见船主，出二十镑钱，叫他送他们到法国。船主应允了。那时正是顺风，早上九点钟，就到了布朗。

众人登了岸，颇图斯大踏步在沙上走，说道：“我现在觉得同从前是两个人。我劝人不要同我争，不要向我皱眉头，不要惹我。我现在觉得我一个人，可以打全军。”达特安道：“我劝你低声点说，我看岸上的人很留心看我们。”颇图斯道：“他们不过是称赞我们。”达特安道：“我不象你这样好恭维，我看他们并不是称赞我们。我看见几个穿黑衣裳的，不是路数，我不大放心。”阿拉密道：“那几个大约是海关人员。”阿托士道：“当立殊理主教的时候，他们很留心验人，倒不十分验货。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现在的主教，什么都不管，只讲弄钱。”达特安道：“恐怕不见得罢，我看还是向沙堆走。”颇图斯道：“为什么不进城？找个舒服的客寓，不比这个沙堆子好么？沙堆子是野兔住的，况且我饿得要死。”达特安道：“颇图斯，随你自己的便罢。我看我们现在还是在乡下好。”

达特安晓得众人是依他的多，就向沙堆走。众人都跟他走，被沙堆子遮住了。阿拉密道：“我们先歇歇，商量个办法。”达特安道：“不好，我们不要多说话，耽误了。我们逃出了克林维勒的手里，逃出了毛唐手里，大海要吞我们，我们也逃出来了，但是要逃出马萨林手里，却不容易。”阿拉密道：“你说的不错，我们不如先分手罢。”



颇图斯不甚以为然。达特安一只手靠着他的肩膀，劝他。颇图斯果然听他的劝。阿托士说道：“我们分开做什么？”达特安道：“因为我同颇图斯，是马萨林派去见克林维勒的，我们到了英国，不但没帮克林维勒，反去帮了查理，这件事有点不对。我们现在若是同德拉费伯爵及德博理教士一同回去，岂不是变了同党吗？倘若是我们自己两个人回来，他就不能把我们一定指实是你们的同帮，我要竭力同马萨林为难。”颇图斯道：“这是不错的。”阿托士道：“你们忘了，我们还是你们的俘虏，你们正可以把我们送到巴黎……”达特安拦住他说道：“我听见你这个明白人说孩子话，我很难受。一个书房里的小孩子，还不会这样笨。”回头对阿拉密说道：“你以为我多疑，以为不必太小心。倘若你们同我们在一起，有人来拿我们，我们是要动手拒捕的，将来总是不得了。况且若是我们两个人被官捉了，你们两个人还得自由，还可以搭救我们出来。我们分开，各行其是。你们可以盼望王后赦你们的罪，我们也可以盼望马萨林赦了我们的罪。我还是劝你们两位向右走，我同颇图斯向左走，我们一直到巴黎，你们是路过那曼特。”阿拉密道：“倘若我们在路上被人捉了，怎样能够彼此通信。”达特安道：“那个容易得很，我们先要商量好走那一条路。你们最好先到圣华利，再到狄阿，由狄阿到马黎。我们是到阿马维、阿密安、巴朗、甘平、铎里。凡是我们所到过的客寓，我们拿刀子在墙上画个记号，或是用金钢钻在窗上画。”

阿托士说道：“你的计策真多。”达特安说道：“这算什么！狐狸的天性，是好吃鸡，有人追赶他，是要想法子逃避的。不论日夜，都要先打算好归路。我们算商量好了没有？”阿托士道：“商量好了。”达特安道：“剩下的钱，我们要分开用，大约还有二百个毕士度。吉利模还有多少钱？”吉利模道：“还有一百八十个半路易。”达特安道：“很好。太阳出来的，我好久没看见你，你居然出来了，好极，好极！”阿托士说道：“达特安，来罢，你不必故意做出高兴来，我看见你两眼含泪，我们索性开诚布公的，才不碍交情。”达特安道：“我现在要同你及阿拉密两个好朋友分手，难道不动情么？况且前路茫茫，处处都有危险。”阿托士听了也很难受，说道：“我的儿子，我们只好分手了。”颇图斯哭了一声，说道：“我当真是哭了，真是呆气。”于是四个搂抱在一团，难分难舍。阿托士、阿拉密，带了吉利模、白来索两个跟人；达特安同颇图斯，带了摩吉堂，于是把剩下的钱分开，又互相拉手而别。两起的人，彼此都常常回头观看，等到两面不相见才罢了。

颇图斯对达特安道：“我现在才告诉你，我很不以你主张分手的主意为然。”达特安微笑问道：“你何故不以为然？”颇图斯道：“你说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恐怕难保，你为什么倒要离开他们？我老实说，我现在很想赶回头去，帮他们的忙，我不管什么马萨林。”达特安道：“假使你的主意是对的，我是第一个同你表同情。其中有一层，你却没想透，你若是想透了，自然是不这样想。他们没得什么危险，还是我们有危险，并不是我们抛丢他，是好好的同他们分手，不要拖累他们。我们前途的危险，叫他们都躲过了。”颇图斯睁大两眼，很诧异的说道：“当真的么？”达特安道：“这是实在的情形。倘若是我们被捕，不过关在巴士狄大监里；倘若是我们被捕，是要问绞的。”颇图斯道：“看起来我这个男爵是越想越远了。”达特安道：“你以为远，倒许不十分远。俗语说得好，凡是大路，都可以到罗马的。”颇图斯道：“为什么我们的危险，就比阿托士他们大呢？”达特安道：“有好几层的道理：第一层，他们是奉英后的命去办事，我们是违了马萨林的命；第二层，我们虽然是派去见克林维勒的钦差，到了英国以后，我们却去帮查理；第三层，是那一班狐群狗党，如马萨林、克林维勒等类，都是要杀查理的，我们却去救查理。”颇图斯道：“这是虑得不错，你看克林维勒有时候想得到……”达特安道：“克林维勒这个人，什么事都想得到，什么事都有时候办。但是，我们不要只客耽搁时候，时候是最值钱的。我们先要见了马萨林，才得平安。”

颇图斯道：“我们见了马萨林，说些什么？”达特安道：“你一切都交把我罢，我已经想好了一条妙计。俗语说的，最后笑的笑得最好。克林维勒有力量，马萨林有诡计，我宁愿同这两位交手，不愿意同那死的毛唐交手。”颇图斯道：“我们现在能够说已死的毛唐，岂不是大快事！”达特安道：“是的，我们快走罢。”他们就快马加鞭的赶向巴黎。摩吉堂跟在后头，起先觉得很冷，后来越赶越热起来。

## 第七十九回 同归巴黎

再说阿托士、阿拉密，他们走的就是达特安所说的那条路。在路上走得很快，一点也不耽搁。他们算好了，若是被捉的话，离巴黎越近越好。他们晚上到了客店，恐怕被捉，先在墙上或是玻璃窗上画记号，明早起来，安然无事，倒觉得诧异。他们一路向巴黎而来，想起在英国做的事情，就同一场恶梦。

他们离开法国有四十余天，这四十余天里头，倒也出了些事。有一天早上，巴黎的百姓起来，知道王后、王上都逃走了，人心很不安。他们最恨的是马萨林。马萨林走了，他们原是高兴的，却是补不过王上，王后的逃走。巴黎百姓见王后、王上逃走，起初很惊怕，仿佛小孩子睡到半夜惊醒起来，四围看不见一个人。议院里头很热闹，商议定了，派人去见王后，求他回来。但是王后因伦斯的胜仗，十分高兴；逃走出来，没得一个人晓得，更是喜欢。巴黎的代表来了，王后不见他们，派了宰相去见他们。这一位就是从前要搜王后的身的。宰相见巴黎代表，宣布王后“哀的米当书”，说是为首聚众的议绅要重办，不然，明日就攻城。因为有这种举动，奥林斯公爵已经带兵守圣克路桥，康狄王爷驻扎圣丹尼等处。谁知宣布了之后，有些人原想帮王后的，听了这话都去帮百姓。百姓听了，自然是生气。议绅知道有众可恃，自然是不服，送了一封回书，说的是马萨林是聚众滋事的原因，有他在身边，有碍王上，有碍国事，请立刻斥退，限一礼拜内离开法国；倘若不退，凡是忠义之民，要用强硬手段，驱逐出境。王后之党，万想不到巴黎的百姓会有这样的举动，两边相持不下，自然要决个胜负。后党预备攻，民党预备守。城里的百姓十分忙碌，有作栅栏的，有掘起街石的，有拿铁链拦街的。正在忙得热闹，忽然听说副主教、康太王爷、朗维勒公爵都愿出来帮百姓。既然有了两位亲贵出来，百姓自然是要坚持到底。两位亲贵宣布帮百姓，是在正月初十日，商量了好一会才议定，以康太王爷为大元帅，举了两位公爵，一位大将为副元帅。朗维勒无独立的职事，为康太的参赞。波孚公爵那时已回到巴黎，百姓们还是十分欢迎他。百姓们是再受不了苛政，故此不到几时就成了军。十九那一天，出城打了一个小仗，不过是示威之意。民党有一面旗子倒也古怪，旗子上写的是“百姓求王”四个大字。后来一连几天，都打小仗，不过烧了两三间房子，轰散了几群绵羊。这是正月底的情形。

刚好是二月初一那一天，达特安四个人在布朗登岸，分路向巴黎而来。初四晚上，阿托士同阿拉密到了南陀地方，恐怕遇着后党的人，不敢进城。阿托士原说不打紧。阿拉密说，是带了查理在法场临死时的口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定要传到英后知道，万不能冒险的。阿托士只好听他。两个人到了巴黎的时候，看见城门紧闭，守门的兵不让他们进城。喊了个小兵官过来，那小兵官很是大模大样的，凡是城里的人，一旦穿了军衣，都是要摆架子，问他们道：“你们是谁？”阿拉密道：“我们两个都是上等人。”小兵官问道：“你们从哪里来的？”阿拉密道：“从伦敦来。”又问道：“来做什么？”阿拉密道：“我们奉命来见英国王后的。”小兵官道：“今天为什么人人都要见英王王后？现在三个人还在卡房里，也是要见英国王后的，现进正在验他们的护照。你们的护照在哪里？”阿拉密等说道：“我们没得护照。”小兵官道：“什么？没得护照么？”阿拉密道：“没有。我们不是告诉过你，我们从英国来，我们不晓得你们这里的情形。我们动身到英国的时候，王上还没逃出巴黎。”小兵官说道：“我看你们是马萨林的人，进城当奸细的。”阿托士道：“如果我们真是马萨林的人，他自然给护照我们的；倘若我们有了护照，你们才疑心我们。”小兵官道：“你们去卡房，同我们的兵官说罢！”说完，叫巡兵走开，自己带路，把他们两个人带到卡房。

卡房里头，有许多人，有吃酒的，有赌钱的，有谈国事的。在一个房角里很黑暗的地方，坐着三个人，就是刚才要进城的，交了护照给兵官验。兵官是自己一个人在另外一间小房里。阿托士同阿拉密进来的时候，很留心看那三个人。那三个人也留心看进来的这两个。先来的三个的，披了罩袍，蒙着脸，有一个最矮的，躲在后头。小兵官进来说：捉了两个马萨林的奸细。那三个人很留心听。最矮的人，原走出来看他们的，现在又躲起来了，卡房的人听说这两个人没得护照，都说是不能让他们进城。阿托士道：“诸位请听，还是让我们进城。诸位都是讲理的，现在有一个最容易的法子，请你们去问英国王后，请他替我们做保。如果王后准了，你们再让我们进城。”

那个矮身子的人听见这几句话，惊跳了一阵，帽子丢下来，低头去拾帽子。阿拉密推阿托士说道：“你看见那个人么？”阿托士问道：“哪一个？”阿拉密道：“三个人中最矮的那一个。”阿托士道：“我没看见。”阿拉密道：“他好像是.....但是万不能的。”这个时候，小兵官从小房出来，把公文交给那三个人，说道：“你们的护照没错，你们可以走了。”三个人鞠躬，赶快就走。阿拉密留心看他们，那个身子矮的人走过的时候，阿拉密又推阿托士。阿托士问道：“什么事？”阿拉密道：“我看他是.....但是，恐怕我是做梦。”阿拉密回头，向小兵官道：“你可告诉我，那三个人是谁么？”小兵官道：“我晓得，我在护照上看见的，一个叫法琳玛，一个叫沙提朗，一个叫毕莱，是三个掷石党，进城去找朗维勒公爵的。”阿拉密仿佛是自言自语的说道：“奇怪得很，内中有一个好像是马萨林。”小兵官大笑，说道：“什么马萨林，有这样大胆子来自投罗网么？我看他不会这样笨的。”阿拉密道：“也许是我认错了，我的眼睛不如达特安的利害。”

这个时候，那兵官自小房里走出来，问道：“谁在这里说达特安？”吉利模睁大眼，喊了一声。阿托士问他是什么事，吉利模道：“那时巴兰舒。”那兵官走上前，喊道：“德拉费伯爵、德博理教士，你们两位回巴黎来了么！”

我看见二位，非常的欢喜，你们二位是进城找王爷们么？”阿托士看见达特安的旧跟人当了兵官，微笑。阿拉密上前说道：“不错的。”巴兰舒道：“我刚才听你说达特安的名字，你可以把他的新闻告诉我么？”阿拉密道：“我们是四天前同他分手的，我想他先已进城了。”巴兰舒道：“不是的，我晓得他并没进城，大约他还在圣遮猛。”阿拉密道：“不是的，我们约好在他的客寓相见。”巴兰舒道：“我今天才到那客寓。”阿拉密微笑，问道：“米狄林没说 he 来了么？”巴兰舒道：“他没说他，因为一两件事很不快活。”阿拉密道：“我们跑路跑得很快，并没在跟上耽搁。”

阿拉密又说道：“阿托士，我们不要只管问话，先要向巴兰舒贺喜。”巴兰舒鞠躬道谢。阿拉密道：“你现在是个少佐了。”巴兰舒道：“是的，我是个少佐，不久就要升大佐了。”阿拉密道：“好极了，你怎样升官的。”巴兰舒道：“你们两位晓是，我救过卢时伏伯爵的命。”阿拉密道：“我记得，还是他自己亲口告诉我们的。”巴兰舒道：“那一趟，我几乎被马萨林捉住。从此以后，我的名声就大起来。”阿拉密道：“就因为这个名声……”巴兰舒道：“不是的，还有别的缘故。从前我在某处打仗立过功，就得了点小功名。”阿拉密道：“后来怎么样呢？”巴兰舒道：“后来有一天，城里的人要操练，不晓得是哪只是左脚，哪只是右脚，乱做一团。我跑去教他们操，操得象个样子，当下主升我做少佐。”阿拉密道：“原来如此。”阿托士道：“你们民党里头，很有些贵族么？”巴兰舒道：“是的，我们党里有康太王爷、朗维勒公爵、波孚公爵、某某侯爵、某某伯爵。”说了一大串。阿托士很着急的问道：“洛奥尔呢？达特安临离巴黎的时候告诉我，他托你代他照应洛奥尔。”巴兰舒道：“伯爵，是的，达特安待他同自己的儿子一样，我是一刻不肯离他的。”阿托士声音发抖的问道：“洛奥尔好么？”巴兰舒道：“很好。”阿托士问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巴兰舒道：“他还住在大查理客寓。”阿托士问道：“他如何过日子？”巴兰舒道：“他有时去见英国王后，有时去见施华洛夫人，他同吉士伯爵是好朋友。”阿托士听说洛奥尔平安无事，高兴极了，伸出手来说道：“多谢你。”巴兰舒去抓手，说道：“伯爵，我觉得体面极了。”阿拉密低声说道：“他不过是个跟人。”阿托士道：“但是他告诉了我许多洛奥尔的好消息。”

巴兰舒道：“两位打算怎么样？”阿托士道：“巴兰舒，你可以准我们进城么？”巴兰舒鞠躬道：“我准你进城么？伯爵，你说笑话了，我不过是你们的佣人。”回头对手下的人说道：“让这两位进城，他们都是波孚公爵的好朋友。”那班巡兵听了，齐声喊道：“波孚公爵万岁！”喊完了，站在一边，让阿托士、阿拉密走过去。那小兵官跑上前，对巴兰舒道：“他们没得护照，你就让他们进城么？”巴兰舒道：“是的，不必护照了。”小兵官说道：“大佐，刚才进城的那三个人，内中有一个告诉我，不要相信这两个人。”巴兰舒摆出上司架子，说道：“我认得他们两位，凡事有我担任。”说完了，同吉利模拉拉手。吉利模觉得荣耀的了不得。阿拉密大笑，说道：“大佐，暂别了，我们若是不得了，还要找你帮忙。”巴兰舒道：“我时时刻刻都愿意帮忙。”

阿拉密跳上马，说道：“巴兰舒很能干。”阿托士上了马，说道：“那个自然，你想想看，他在达特安手下，历练了多少年。”

## 第八十回 见英王后报信

再说，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进了城，走得不远，才晓得城里的街道被水淹了。原来河水涨溢，半城的街道都有水。阿托士两个人，只管赶马上前，走不了多少路，水至马腹，两个人没得法，只好坐了小船，分咐跟人在某处等。

两个人到罗弗宫的时候，天色晚了，巡兵们都在小船上，在各门把守，他们到了英后住的房子，才晓得有英国送信的人到了。两个人只好在客厅等。阿托士问家人道：“我们也是才从英国来的，送要紧的信息。”家人问道：“二位贵姓大名？”阿拉密道：“德拉费伯爵、德博理教士。”家人听见英后常说这两个名字，说道：“我晓得王后是立刻要见你们两位的，请两位就进去罢。”两个人跟他进去，走到门口，家人请他们略等，自己先进去，说道：“陛下，恕罪！我带了德拉费伯爵、德博理教士进来见驾。”英后听了，十分高兴，喊了一声，阿托士他们在房外都听见。阿托士自言自语道：“可怜见的英后。”小公主自己跑来开门，说道：“两位请进来罢。”阿托士、阿拉密走进房，看见英后坐在椅上，前面坐着两个人，是刚才在卡房看见的，一个是法琳玛，一个是沙提朗公爵。这位公爵的兄弟，七八年前，在王宫因为朗维勒夫人之事，同人比剑丧了命。这两个人看见阿托士他们进来，很不舒服，略为一躲，低声说话。

英后对阿托士、阿拉密说道：“你们两位回来了，我很高兴。政府的报信人，比你们走得快。你们还没进城，法国政府就得了消息。法琳玛同沙提朗这两位，是从法国王后那里来的，报告英国最后的消息。”阿托士同阿拉密看见英后非常高兴，不免十分诧异。英后对先到的两个人说道：“你往下说罢，你刚才说到百姓们不答应，乱党不管，还是定了死罪。”沙提朗半吞半吐的说道：“是的。”阿托士、阿拉密听了，更觉得诧异。英后说道：“他们居然把英国王上领到杀人台上，我的可怜见的丈夫，被他们领到杀人台上，谁知百姓们不答应，把王上救了。”沙提朗很低的声音答道：“是的。”英后听了，拍手大乐。小公主欢喜到流泪，搂住他母亲的颈脖子。

沙提朗看见阿托士两眼只管瞪着他，很不好意思，说道：“我们的公事完了，告辞了。”英后说道：“且等一等，听听德拉费同德博理说什么？他们两位是才打英国回来的，他们在那里亲眼看见许多事，有许多详细情形，你们两位还许没听见。你们听了，也好回去告诉法国王后。你们两位只管说，不要隐藏，我现在晓得我的丈夫并未死，此外什么话，我都能听。”阿托士脸上变了死白色，一手按着心。英后说道：“我请你说。”阿托士说道：“陛下恕罪，除非这两位先认了他们的信息不确，我是可以不必再说的了。”英后听了很着急，喊道：“他们的信息不确么？上帝在上，出了什么祸事了？”法琳玛对阿托士说道：“倘若是我们错了，也是法国王后之错，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就是不相信法国王后的话。”阿托士问道：“你是听法国王后说的么？”法琳玛低头答道：“是的。”阿托士叹一口气。阿拉密说道：“恐怕是错在你那一位同伴，就是我们刚才在卡房看见的那一位，你们原是三个人一齐进城的。”那两个人听了吓了一跳。英后说道：“伯爵，你只管说，我看你的脸色不对，你有不好的信息，你嘴不肯说，你两手发抖。上帝可怜，到底是怎么样了？”小公主跪在英后身旁。

沙提朗说道：“你若是有不好的信息，就这样告诉英后，未免太欠斟酌了。”阿拉密两眼冒火，走到沙提朗跟前说道：“我同德拉费伯爵在这个地方，应说什么，该做什么样，难道还要你来管么？”当下阿托士低了头，跑到英后面前，低声说道：“王后陛下，凡是居高位的人遇着灾难，都能受人所不能受，我故此敢把真情告诉陛下。陛下的福命不好，灾难未满，我把两件纪念之物呈上来，陛下就明白了。”说完跪下，从怀里取出一个盒子来，一个是英后给威脱的宝星，一个是查理临死时交给阿拉密的金钢钻十字架。英后接了十字架，送到唇边，随后伸出两手，脸上变了色，晕倒在小公主手上。阿托士拿英后的裙脚，送在自己唇边，随即站起来说道：“上帝在上，我德拉费伯爵对着王后发誓，我们是已经尽力救查理王上的性命。”回头对阿拉密道：“我们的事体完了，我们走罢。”

阿拉密道：“等一等，我还要同这两位说句话。”回头对沙提朗说道：“请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在王后面前，是不便说的。”沙提朗点头，却没答话。

阿托士、阿拉密走出房来，法琳玛、沙提朗随在后，走到一个空地，阿拉密对沙提朗说道：“你们刚才待我们很无礼，即使是好好的人这样待我们，我们是不受的，况且是两个说慌的人这样待我们，我们更不能受。”沙提朗很不高兴。阿拉密说道：“你们那一位叫毕莱的哪里去了？他的面貌很象马萨林，难道他去改装么？王宫里意大利面具是很多的，什么都有。”法琳玛道：“你的意思，是要无礼于我么？”阿拉密道：“你只想到这一点么？”阿托士劝他道：“够了。”阿拉密很生气，说道：“你随我罢，凡遇这种事，是要做到底的。”沙提朗道：“你还没说完，只管说。”阿拉密点头说道：“论理，应该把你们拿问的。我索性慷慨，请你拔出剑来，在空地上较量五分钟。”沙提朗道：“我是高兴极了。”法琳玛道：“且慢，你请我们打，我们很愿意打，但是现在不能动手。”阿拉密很看不起他们，说道：“这是为什么？你们害怕马萨林么？”沙提朗道：“法琳玛，你听见么？我再让他，还有什么脸！”阿拉密冷笑道：“我也是这个意思。”法琳玛道：“你现在不得自由，我把情形告诉他们，他们也以为然的。”阿拉密只是冷笑。沙提朗伸手去拔剑。法琳玛道：“公爵，你忘了，你明天还要带兵，是王爷保举你的，王后已经准了，你要到明天晚上才得自由。”沙提朗道：“等到后天，未免太久了。”阿拉密道：“并不是我定的日子，也不是我耽搁。我就不懂，为什么你要带兵，我们就不可动手？”沙提朗道：“你说得不错，你肯同我到查林登门么？”阿拉密道：“能够同你比剑，是极有体面的事，就是走到天尽头，也是愿意的，多走几步算不了什么！”沙提朗道：“好极，我明天等你。”阿拉密道：“我明天一准在那里，你现在可以回去见马萨林，但是你要发誓，不要告诉马萨林，说我们回来了。”沙提朗道：“你要要约么？”阿拉密道：“那个自然。”沙提朗道：“比赢的，自然可以要约，你现在还没比赢我。”阿拉密道：“既然这样，我可就要动手，我不去带兵，我随时都可动手。”沙提朗同法琳玛面面相觑。沙提朗听阿拉密的话，说得太挖苦，很生气，好容易按住了，说道：“也罢，我们的同伴，不问他是谁，不会晓得我们的事，你明天可要到。”阿拉密道：“那个自然。”于是四个人见礼而别。

法琳玛、沙提朗两个先走，阿托士、阿拉密两个随后出宫。阿托士问道：“阿拉密，谁叫你这样生气？”阿拉密

道：“自然是这两个人。”阿托士道：“他们什么事叫你生气？”阿拉密道：“难道你没看见么？”阿托士道：“我没看见。”阿拉密道：“我们对天发誓，说我们尽了力救王上，他们在旁冷笑。他们只有两层，或是信我们的话，或是不信我们的话，若是他们信我们的话从旁冷笑，就算是羞辱我们；若是不相信我们的话，羞辱更甚。我要他们晓得，我们的话是算得数的。老实对你说，他们改到明天倒也很好，我们今晚，还要办很要紧的事。”阿托士问道：“什么要紧事？”阿拉密道：“我们去捉马萨林。”阿托士皱眉头，说道：“我不喜欢这种事。”阿拉密道：“为什么？”阿托士道：“因为太过诡诈。”阿拉密道：“你这个人当在将与人不同，你是白天才肯打仗的。你又要先叫敌人知道你几时进攻，你晚上是一点不肯布置的，恐怕人说你用诡计攻人不备。”阿托士微笑，说道：“天生成的，是不容易改。你把情形看准了没有，你以为捉了马萨林，于我们有益么？你以为对于我们有利而无害么？”阿拉密道：“你何妨见直的说，我的意思你不以为然。”阿托士道：“论打仗的通例，原事使得的，不过……”阿拉密道：“怎么样？”阿托士道：“你既然叫他们发誓，不许告诉马萨林，说是我们回来了，我们就不应该动手，同马萨林为难。”阿拉密道：“我并没应许他们，我不先动手，我原是可以自由的。阿托士，来罢。”阿托士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阿拉密道：“不是去找波孚公爵，就是去找布伊朗公爵，我们把办法请他们断。”阿托士道：“很好，不过我们先去见干狄，他是个教中人，自然有主意的；又可以请他说，我们这样办法对不对。”阿拉密道：“他是要弄糟了的，我们先见公爵，再去见他。”

阿托士微笑，心里有了主意，嘴上不肯说，答道：“也好，我们先见谁？”阿拉密道：“先见布伊朗公爵如何？”阿托士道：“也好，不过我要先做一件事。”阿拉密道：“什么事？”阿托士道：“我顺路要先到大查理客寓，见洛奥尔一面。”阿拉密道：“可以，我同你一路去见他。”于是两个人坐了小船，先到吉利模同白来索等他们的地方，骑上马就向客寓而来。谁知洛奥尔不在那里。原来洛奥尔当天早上，得了康狄王爷的信，就立刻带了奥利文走了。

## 第八十一回 说降

再说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从大查理客寓出来，就向布伊朗公爵府里去。

那时天已很黑，街上却是异常拥挤，民兵往来预备战事。凡是转角的地方，不是有东西塞住，就是用铁链拦住。空地上扎了营帐。替兵官们传号令的人，往来不绝。民兵拿了兵器，在街上巡哨。这两个人走不到多远，就被巡兵拦住，要他们说暗号。他们就说是要见布伊朗公爵，送消息的。巡兵们就派了一个人领他们去，其实是侦探他们的动静。这个人在前头走，一面走，一面唱歌，挖苦布伊朗，说他临开仗，犯了肿腿病。阿托士两个人快到布伊朗府的时候，碰见三个骑马的人。这三个人晓得暗号，遇着有人拦阻，只要说两句话，就让他们走过。众人见了，是很恭敬的，总是三个阔人。阿托士、阿拉密站住了。阿拉密说道：“你看这三个人是谁？”阿托士道：“我看就是我们刚才碰见的那三个人，我认得法琳玛。”阿拉密道：“我认得沙提朗。那个穿棕色罩袍的人是谁？”阿托士道：“是马萨林。”阿拉密道：“无疑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大胆？居然走近布公府。”阿托士笑而不答。

不到一会，他们两个人敲公爵的门。门前有个巡兵，门里院子有一小队兵，预备传号令的。原来百姓唱的歌，说是布伊朗公爵得了肿腿病是真有其事，公爵有好久不能下床。自从巴黎被围之后，他就动不得，本来是不大肯见客的，但是阿托士这两位来了，他是要见的。于是两个人进去，看见公爵躺在床上。房里挂了各种兵器当铺陈。看他这种的排场，仿佛是只要腿肿好了，一定要同后党大大的为难的，但是现在真是可惜，他在床上动不得。看见两个人进来，他在床上作要转动的样子，说道：“你们两位运气实在是好，一跳上马就可以替百姓出死力。我因为犯了这个腿肿病，动也不能动。”

阿托士道：“我们才打英国回来，先到府里向爵爷请安。”布伊朗公爵说道：“谢谢你们。我得了这个病，什么都不能做。查理王上很好么？”阿拉密道：“我已经死了。”公爵很诧异说道：“已经死了么？”阿拉密道：“是的，是议院杀的。”公爵道：“当真的么？”阿拉密道：“我们亲眼看见杀的。”公爵道：“法琳玛为什么要造谣言？”阿拉密道：“法琳玛么？”公爵道：“是的，他才走。”阿托士微笑。阿拉密道：“他不是同两个人来的么？”公爵道：“是的，你们碰见他们么？”问这句话的时候，很有点着急。阿托士道：“我们刚才在街上碰见他。”说到这里，向着阿拉密微笑。阿拉密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公爵很有点不舒服，说道：“这个肿腿可恨极了。”阿托士道：“我同德博理不能不恭维爵爷的义气，替百姓们办事，得了这种痛楚的病，还要带兵。”公爵道：“不然，怎么样呢？一个人总要

替百姓们牺牲了自己。你们两位，就是义勇的好榜样。我的同事波孚公爵，全亏你们出力救他出监。我现在虽然力气衰弱了，也要尽我的力。我的精力心思还是好的，但是这条肿腿叫我动不得，实在可恨。只要政府准我所求，我求的是很不相干的事，只要政府准了，我就告退，随议院大臣们了这件事罢！前主教把西丹地方充公的时候，原许过还我的，我只要一块相等的地，还要补我八年的损失，还我的主爵，把兵还交给我的兄弟脱仑带，我就心满意足了。”

阿托士道：“爵爷所求的，件件都是很公道。”公爵道：“伯爵，你当真是这样想么？”阿托士道：“当真的。”公爵道：“德博理，你也以为然么？”阿拉密道：“我很以为然。”公爵道：“我老实告诉两位罢，我现在就打算这样办。后党已经同我商量过，许了我好几个条款，答应不答应其权在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答应的。但是，你们两位既然都说是可发的，我又犯了肿腿，一点事体也不能做，只好听你们两位的意思，答应了沙提朗罢！”阿拉密道：“请爵爷答应了罢。”公爵道：“我看只好答应他。我现在很后悔，为什么刚才不马上答应他，好在明早会议，我们再定夺罢。”

阿托士、阿拉密对公爵鞠躬，要出来。公爵说道：“你们走了许多路，很倦的了，请去歇歇罢。可怜见的查理第一，我听见他死了，很难受，但是总算他不好。好在我们法国总算对得起他，费尽多少事帮他的忙。”阿拉密道：“我们法国确实是帮他的，马萨林尤其出力。”公爵道：“马萨林的一片好心，有你代他表白，我听了很高兴。马萨林存心是最好的，可惜他是个外国人，不然人家自然都要说句公道话的。我的肿腿疼得利害。”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出了房，走到客厅还听见公爵呻吟痛楚的声音，看来那条肿腿一定是疼得很厉害。

直到街上，阿拉密问阿托士道：“你看事体怎么样？”阿托士道：“你指什么？”阿拉密道：“我说布伊朗。”阿托士道：“我看刚才领路人唱的歌，意思是不错的。”阿拉密道：“是的，因此我要说的话一句也没同他说。”阿托士道：“不如不说，你若说出来，他的肿腿要更疼了。我们去见波孚公爵罢！”

两个人于是去找波孚公爵。到的时候刚打十点钟，院子里有许多兵，人人踊跃预备打仗，同在布伊朗府里一样，堆了许多兵器，马匹都上好了鞍子。阿托士、阿拉密进去的时候，刚好又碰见两个人出来，只好躲开，让他们出来。阿拉密道：“我们今天真巧，处处碰头，今晚已碰见好几次，明天若是一趟也碰不见，岂不可惜。”沙提朗答道：“请你放心。”原来出来的两个人，又是法琳玛同沙提朗。沙提朗接下说道：“我们今天晚上并无约会，倒碰见几次，明天我们不拘什么时候，都可以相会的。”阿拉密道：“但愿明天能够碰头。”沙提朗道：“那是一定的。”

法琳玛、沙提朗两个出了门，阿托士他们下马，才把缰马交给跟人，脱了袍罩，忽然有一个人走过来，借着院子灯光很留心看阿托士、阿拉密，忽然高兴的喊了一声，走上前来欢迎他们，喊道：“德拉费伯爵、德博理教士，你们怎么会在巴黎？”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齐声说道：“原来是卢时伏伯爵么？”伯爵说道：“是我，我们才到了四五天，要同马萨林为难，我想你们还是我们的同党，是浊。”两人答道：“自然是。公爷怎么样了？”伯爵道：“他恨极马萨林，你晓得的。公爵的势力很大，他算是巴黎王了。百姓们最爱戴他，他除非不出来，只要一出来，百姓们都要搂抱他，搂到他要死。”阿拉密道：“这是好极了。刚才出去的那两位，是不是法琳玛、沙提朗？”伯爵道：“是的，他们才见过公爵。这两个人定然是马萨林叫他们来的。好在公爵为人，是不大好说话的。”阿托士道：“大约是主教派他们来的。我来问你，我们可以见公爵么？”伯爵道：“可以之至，马上就可以见，公爵也很喜欢见你们的。你跟我来，我要替你们报名。”于是卢时伏领着他们进去。

原来公爵很忙，这个时候正要坐下吃晚饭，听见卢时伏说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来了，连饭都不吃，走上来说，说道：“我看见两位非常之高兴，你们来得正巧，同我吃晚饭罢。波佐利，你去告诉诺曼德，来了两位客人。你们记得诺曼德么？他是我的总管事，是接马徒的手，开点心店的，做的酥皮点心最是拿手。波佐利，你叫他送个最好的酥皮点心来，却不要拉勒米定他做的那一种，谢天谢地，我们现在用不着绳梯、小刀、堵嘴梨做点心馅子。”阿托士道：“谢谢爵爷的一番好意，不必添菜了。我们不过来请安，并且听爵爷有什么分咐？”

公爵道：“你们两位看得见的，我的体气非常之好，一个人在巴士狄大监住过五年，日夕同那个沙华尼相对，都吃得住，是无论什么辛苦，都可以吃得住了。你们说是听分咐，我有什么分咐？人人在这里都是自由的，人人都出主意。倘若还是这样一点也不改，我只好告辞不干的了。”阿托士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议院很靠你们诸位同心合力。”公爵道：“能合起来，也算不了什么！布伊朗公爵倒没什么，因为他得了个肿腿病，睡在床上，不好干预。却是那位笛拉波同他的这外儿子，你听过他们唱笛拉波父子们的歌么？”阿托士道：“没听过。”公爵道：“是这样的，我唱把你听。”公爵唱了几句，大意是说笛拉波父子，平日只会夸嘴逞能，一旦听见战鼓响，是魂飞魄散

的。

阿托士道：“爵爷却不能拿这话说干狄。”公爵道：“干狄副主教更是不得了，上帝可怜，从此不要再生革命的教士。罩袍底下披了甲的教士是最可怕的。干狄该派是在教堂晨念经，保佑百姓们打胜仗，他却不去念，你猜猜看，他整天做什么？”阿托士道：“我猜不着他整天干什么？”公爵道：“他自己招募一营人，特别起了个名字，所有的兵官，都是自己派的，仿佛他自己就是个大元帅，就是法国的王上。”阿拉密道：“是的，不过打仗的时候，他不出去。”公爵道：“哪里话！只要有打仗，他是身临前敌的。因为他的叔父死了，他当了议院的议员。不论什么事，都有他一分。议事的时候有他，打仗的时候也有他，康太不过是个挂名的大元帅，事体是难办极了。”阿托士对阿拉密使眼色，说道：“看来爵爷是很不高兴的。”公爵道：“什么高兴，我恨极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恨极了。只要王后认了对我不住，把我的母亲喊回来，把我父亲当的海军大臣的缺给我补了，与其现在当这种呕气的事，我宁愿弄些狗来，教狗说法国还有许多大强盗，比马萨林还凶十倍。”

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听了，禁不住微笑，明晓得法琳玛、沙提朗有先入之言在前，只好不说马萨林偷进巴黎的话。阿托士说道：“爵爷，我们要告辞，我们夜深到来，不过是要替爵爷出力。”公爵道：“是的，你们是我的最有义气、最可靠的朋友，只要我能够得法，我一定替你们出力，报答你们，同你们那几个朋友。他们叫什么？我却忘了。”阿托士道：“他们一个叫达特安，一个叫颇图斯。”公爵道：“是的，德拉费伯爵，阿拉密教士，你们两位要晓得，只要能够帮你们的忙，我是什么都肯做的。”

阿托士、阿拉密鞠躬，走出房。阿拉密道：“阿托士，我明白了，你同我一道来看这些人，不过是叫我阅历阅历，明白他们各人的心事，是不是？”阿托士道：“且慢，等我们见了干狄之后，你就全明白了。”阿拉密道：“也好，我们就到巴黎大主教府里去。”两个人于是向那里走。原来四面都有水淹了，只好又坐小船，那时已有十一点钟。

他们晓得干狄是愿意见他们的。这个人是精神过人的，办起来来是不分日夜的。远远看见巴黎大主教的府门外，有许多船。那些小船是来往不绝的，有些小船是静悄的偷出偷进，有些是点了许多灯火，船上是很热闹。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坐的小船，在许多小船旁边走过。到了码头登岸，看见大主教府的楼下全淹了水，楼上窗外摆了楼梯，来往的人都由楼梯上下。两个人从楼梯上去，走到前厅，跟人们塞满一屋，客人们在客厅里等。阿拉密道：“阿托士，这个小狗难道要我们在前厅等他传见么？”阿托士微笑说道：“事到如今，亦是无法。现在巴黎城内，有了六七个王上，干狄也算一个，这里就是他的王宫。”阿拉密道：“也许是的，不过我们不是他的朝臣。”阿托士道：“我们只管把名字传进去，他如果不以礼相待，我们就走，让他一个人办他自己的事，办他国里的事。”阿拉密响了一声说道：“什么？.....我恐怕这是.....等等，.....不错的，这是巴星。你这个光棍，走过来。”

原来巴星穿了一件教役的衣服，大模大样在前厅走过，听见有人喊他，皱了眉头，看是谁喊。回头看是主人，转忧为喜，笑嘻嘻的走过来，同两位见礼，说道：“原来是你们两位么？我见了你们两位，非常之高兴，我很记念你们两位。”阿拉密道：“巴星，先不要乱恭维，我们是来看帮主教的，我们却不能耽搁，烦你立刻就领我们去见。”巴星道：“他自然立刻就见你们的，他万不会叫你们这样两位阔人久等的。但是，现在他同一位客人句叫毕莱的商量事体。”阿托士同阿拉密齐声说道：“毕莱么？”巴星回头问阿拉密道：“是的，那位客人名叫毕莱，是我领进去的，你们两位认得他么？”阿拉密道：“是的，我想我认得他的。”巴星道：“我却不认得他，因为他披了罩袍，蒙得很紧，我随便怎么样想法，也看不见他的面貌。我只管进去报你们两位的名字，或者可以看见他。”阿拉密道：“不必了，我们今晚不见帮主教了，阿托士，是不是？”阿托士道：“随你的便。”阿拉密道：“我们往后再来罢。帮主教有要事同毕莱商量，是无疑的了。”巴星道：“你走过之后，我可以把你们来过的话，报告一声么？”阿拉密道：“不必费心了。阿托士，我们走罢。”于是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从跟人队里走出巴黎大主教的府。巴星送了出门，不歇的鞠躬点头。人家见了，以为这两位是极阔的人。

两个人上了小船。阿托士说道：“阿拉密，现在你明白么？假使我们把马萨林捉了，岂不有害他们么？”阿拉密道：“你的高见，真不可及。”阿托士同阿拉密所不懂法国上下的人，把英国人杀了王上不当一件事，巴黎城内只有英后母女二人流泪，此外的人象不知道有查理第一这个人。

阿托士同阿拉密约好，明早十点钟见面。到了客寓天已很晚，阿拉密说是还要找朋友，就让阿托士独自一个人进客寓。

翌日早上十点钟，两人见面。当天一早，阿托士已经出去过一趟，见面就问阿拉密道：“你打听了什么新闻？”



阿拉密道：“什么也打听不出来。达特安不晓得是哪里去了，颇图斯也未到。你有什么消息？”阿托士道：“一点也没有。”阿拉密道：“这是怎么讲？”阿托士道：“他们为什么耽搁？他们走的是近路，应该先到才是。”阿拉密道：“况且达特安向来是神速的，他晓得我们等他，在路上不肯多耽搁的。”阿托士道：“你还记得，你算到初五到这里的，今天已是初九，我们相约等候的期限已经满了。倘若今天还没得信息，我们怎么样呢？”阿拉密道：“我们自然去找他。”阿托士道：“是的。”阿拉密问道：“你打算叫洛奥尔做什么？”阿托士脸上有点着急，说道：“我很不放心他，因为他昨天接了康狄王爷的一封急信，当下就到圣克路见王爷，至今还没回来。”阿拉密问道：“你见过施华洛夫人么？”阿托士道：“我去见他时，他不在家。你去见过朗维勒夫人么？”阿拉密道：“我去的。”阿托士道：“他说什么？”阿拉密道：“他也不在家，我打听出他的新住址。”阿托士道：“你现在住哪里？”阿拉密道：“你试猜猜看。”阿托士道：“我怎么会晓得这一位美貌的掷石党，半夜在什么在方？”阿拉密道：“他现时住在巴黎议事局。”阿托士很诧异，说道：“住在议事局么？难道朗维勒夫人当了市长？”阿拉密道：“不是的，他现在算是巴黎的女王，他不敢住王宫，也不敢住洛理宫，只好住在议事局，不久就要生产。”阿托士道：“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阿拉密道：“我对你不起，我忘记了。”

阿托士道：“我们日里做些什么？眼前一点事也没有。”阿拉密道：“你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约会。”阿托士道：“在那里？”阿拉密道：“在查林登，我约好沙提朗在那里比剑。这个人我早已恨他，很想同他见个高下。”阿托士道：“这是何故？”阿拉密道：“因为他是柯力尼的兄弟。”阿托士道：“我记住了，他从前要同你争一个女人，我以为你受伏过他，可以满意了。”阿拉密道：“我还是不满意，我是最讲报复的，但是你不必一定要陪我。”阿托士道：“你说笑话么？我一定要奉陪的。”

阿拉密道：“既然这样说，就不要耽搁时候。我听见打鼓的声音，看见把大炮弄走了，民兵都在议事局前面排好了。查林登一带，今天一定会有场恶战，沙提朗昨天已经说过。”阿托士道：“两党为首的人，昨天晚上已经见过面，战事应该有点改变。”阿拉密道：“虽然这样说，他们还是要打的，也好遮掩众人的耳目。”阿托士道：“这班愚民真可怜，他们还是拼命的打仗，送了许多性命，不过替布伊朗争回爵位，替波孚弄个海军大臣，替干狄争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阿拉密道：“你老实说，若不是洛奥尔牵制在里头，你也不说这样话。”阿托士道：“也是有了的。”

阿拉密道：“我们就到查林登，倘若有仗打，我们或者见得着达特安、颇图斯同洛奥尔。”阿托士叹一口气。阿拉密道：“你现在到了巴黎，不要叹气。我们现在去打仗，你应该高兴点才是。我看你现在的形势，好象不是个军人，是个教士。你看看这些民兵，好看得很。你看他们的官兵，很象个样。”阿托士道：“他们从某路出去。”阿拉密道：“是的，鼓声震天，旗帜飘扬，十分认真。你看那个人，走得很象样。”吉利模喊了一声，阿托士道：“你喊什么？”吉利模道：“那一个就是巴兰舒。”阿拉密道：“昨天还是少佐，今天就是大佐，明天就是大將了，再过一礼拜，恐怕就是大元帅了。”阿托士道：“且不管他，我们去问问他。”

两个人走上前，巴兰舒高兴的了不得，就告诉他们两个人，说是奉命带二百人，驻扎王宫，作为民兵的后队，一得报告就要到查林登。阿托士、阿拉密也向那里走，就陪着巴兰舒到王宫。巴兰舒调度的很得法，扎在一大队民兵之后。巴兰舒道：“今天总有一场恶战。”阿拉密道：“恐怕是的，不过敌兵还离得远。”有一个小兵官答道：“不久就相近了。”阿拉密点头微笑，回头对阿托士说道：“我不愿在这班人队里，我们还是向前走，容易打听消息。”阿托士道：“是的，沙提朗不会到这里来找你的，我们走罢。”阿拉密道：“你没得话对法琳玛说么？”阿托士道：“除非十分不得已，我是不轻易同人比剑。”阿拉密道：“你几时打定这主意的。”阿托士道：“从我拔小刀的那天起。”阿拉密道：“你还把毛唐的事记挂在心里么？你把他杀了，难道现在还后悔么？”阿托士摇头说道：“不要响，不必再提那个名字，提起是要倒运的。”说完，催马上前，紧跟着阿拉密跑，直向查林登地方而来，经过的地方全是民兵。

## 第八十二回 查林登

再说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一路走，路上看见许多民兵，拿的是各种兵器，不甚齐整，忽然看见一队兵，披挂得很齐整，一看就知道是官兵。阿拉密道：“今天大约就拿这里做战场，你看那马队排在大桥之前，手枪已经都拿

出来了，仿佛是预备动手，炮队从那边来。”阿托士道：“我们不知不觉的到了王后党军队驻扎的地方，对面来的就是沙提朗，身边还有两位少将。”阿托士拔剑，阿拉密伸手去拿手枪。

沙提朗走上前说道：“你们不知道目前的情形，我先解说给你听，现在暂时停战，我们的王爷及列司，同那边的布伊朗、波孚两位公爵会议。不论他们议得怎么样，同我们的私事不相干。倘若他们讲不下来，我同你在战场上相见；倘若两党讲和，我就不用带兵，那就随时都可以同你相见。”阿拉密道：“我很明白这个情形，但是我先要问一句话。”沙提朗道：“你问什么？”阿拉密道：“这几位会议的大臣，在什么地方？”沙提朗道：“在查林登。你若是从城里出来向那里走的在，右手第二间房子就是的。”阿拉密问道：“现在的会议，不是预先约好的么？”沙提朗道：“不是的，因为昨晚马萨林对百姓们说了几款。”阿托士同阿拉密两个人，相视而笑。阿托士问道：“那会议的房子是谁的？”沙提朗道：“是善禄的，他带你们的民兵，扎在查林登。我说你们两个字，我以为你们二位是掷石党。”

阿拉密道：“我们也可以算做掷石党。”沙提朗道：“怎么叫做可以算呢？”阿拉密道：“你是明白的，现在的情形，是很难说是哪一党的？”阿托士说道：“我产是帮王上、王族的。”沙提朗道：“我要告诉你，王上是帮我们的，奥林斯公爵、康狄王爷是王上的大元帅。”阿托士道：“或者也是的，不过王上应该在我们这边，帮康太王爷、波孚公爵、笛拉波公爵、布伊朗公爵。”沙提朗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上天可表，我原同马萨林不甚表同情的，我的财产都在巴黎。我正在同人打官司，因同我的前途很有关系，我刚才见着我的律师。”阿托士道：“在巴黎么？”沙提朗道：“不是的，在查林登。你也许晓得他，他叫威奥勒，人是很好的，就是有点倔强。他当了议员，是有个道理的。我原要昨晚见他的，因为遇着你们二位耽搁了，不能再顾私事，但是只要讲和，我立刻就要料理私事。因为这样，故此我到了仇敌的界上来。”阿拉密大笑，问道：“威奥勒替人出主意打官司，向来都在旷地上的么？”沙提朗道：“有时还在马上。他今天带二百名马枪兵，故此我带了小炮队去见他。我起先还不认得他，因为他挂一把长剑，腰带上插了手枪。他现在是雄赳赳的，你看见他，也要发笑。”阿拉密道：“我很想去见他。”沙提朗道：“你要赶快去，他们会议快完了。”阿托士道：“倘若他们会议不成，你是要攻打查林登。”沙提朗道：“是的，我带了先锋队，只好尽力进攻。”

阿托士说道：“你既然带马队……”沙提朗道：“不要见怪，我是大元帅。”阿托士道：“那更好了，你一定认得所有的兵官，那几个最有名的，你一定认得。”沙提朗道：“我差不多都认得。”阿托士道：“有一个叫达特安，是火枪营的，现时在你们那里么？”沙提朗道：“不在那里，六个礼拜之前，他奉命出差到英国。”阿托士道：“我晓得，不过我以为他已经回来了。”沙提朗道：“我并没听说有人看见他，我管火枪营，我应该晓得，现在是某人代他的。”

阿托士同阿拉密互使眼色。阿托士说道：“你看出来么？”阿拉密道：“这事真古怪。”阿托士道：“他们一定是在路上遇了险。”阿拉密道：“今天是初九，今晚预约期限满了，今晚倘若没得消息，我们明天一早去找他们。”阿托士点头，回头很着急的问沙提朗道：“王爷部下有个叫洛奥尔的，你认得他么？”沙提朗道：“我认得他，今早同王爷一道来的，他是个极可爱的人。伯爵，他是你的朋友么？”阿托士道：“是的，我很想见他，可以办得到么？”沙提朗道：“可以之至，只要你跟我来，我领你到大营去。”

阿拉密道：“这是喊什么？”沙提朗道：“好象是一队马兵向这里来。”阿拉密道：“我认得干狄戴的掷石党帽子。”阿托士道：“我看见波孚公爵的白鸟羽。”沙提朗道：“他们好象跑得很快，王爷同他们在一处。你们看他走开了，他们吹归队的号，我们要打听什么事？”那时民兵都走去拿兵器，下了马的人重新又上马，许多人在那里吹号打鼓。波孚公爵拔出剑来，康狄王爷发号令，叫大众预备。所有后党的将官，原先夹在民兵队里的，都赶快回去了。沙提朗说道：“会议完了，不能讲和，又要开战了。你们先回查林登去，我立刻就要进攻，王爷发旗号传我了。”果然那时候旗手举王爷的旗，连举三次，这就是传沙提朗的旗号。沙提朗拍马就跑，一面跑，一面摆摆手说道：“两位，暂别了，往后再见罢。”

阿托士、阿拉密勒转马头，去找干狄同波孚。布伊朗公爵也在场预议的，不过议和到末了，他的肿腿又是疼起来，只好用轿子抬他回去。只得笛拉波同他四个儿子，赶紧的巡阅民兵一趟。查林登与后党军队驻扎地方之间，留出一片大空地做战场。干狄一面拉紧腰带，一面说道：“这个马萨林，真是国贼。他把法国当做他自己的私产，不晓得要赚多少钱。我们若不是把他轰走了，百姓万不能过安乐日子。”阿拉密道：“他们给他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他还不满意。”这个时候，波孚公爵举起剑来，说道：“我们同他们议和不成。我们想尽多少法子，把马萨林轰了，王后不答应，一定要留他。我们没得法，只好还是打。”波孚公爵说了不过几句话，倒错用了好几个字。干狄说道：

“波孚公爵是向来最善演说的。”阿拉密道：“公爵的文法，虽然有时不甚对，他的剑是会用的，那就补救过来了。”干狄说道：“我却要说，他这一趟，并未曾十分出力。”说完，拔出剑来，说道：“敌兵既然来进攻，我们就上前迎敌罢。”干狄一面向前跑，手下的兵随他上前，两军交战起来。当下波孚公爵派那阿木带了马队，去护送军食入城，自己预备接应。善禄所带的兵，扎在查林登，等候机会出去策应。过了半点钟，两边打得很热闹。干狄向来有点妒忌波孚公爵，今日自己加倍奋勇。他虽然是个教士，最喜欢打仗的，但是有勇无谋。今日他带的不过七八百人，去攻打三千多人，抵敌不住，大败下来。善禄见了，开炮止住敌军，救了民党许多人。后党的兵见炮火厉害，几乎分散，随即又复聚拢，暂借几间小房子同一个小树林躲避炮火。善禄趁敌军纷乱的时候出来进攻。谁知后党军队聚拢起来，沙提朗亲身督战，奋勇进攻，把善禄围住。善禄只好先退下来，且战且退。善禄身受重伤，死于马下。沙提朗欢呼，部下的人马奋勇异常，民兵大败。

忽然民党那边，有马队直冲前来，拦住官兵。为首的是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阿拉密是一手拿剑，一手拿手枪；阿托士手上一件兵器也不拿，同常阅操的时候一样。他看见王族同后党相争，杀了许多无辜的百姓，满面惨容。阿拉密是向来好打仗的。喜欢杀人，闻见血腥，分外高兴，打得十分热闹。后党那边有两位将官异常出力。一个披了金甲，一个穿的是便衣。披金甲的人直冲阿拉密，举剑便砍。阿拉密招架住了，说道：“沙提朗，原来是你么？你来了，很好。”沙提朗道：“我便没叫你久等，我来了。”阿拉密早已在腰间藏了一把手枪，到了这个时候拿了出来，说道：“倘若你的手枪不曾装了子，你是要送命的。”沙提朗道：“谢天谢地，我还有一把装了子的。”说完，举平了，向阿拉密打。阿拉密低头一躲，弹子飞过去了。阿拉密道：“你打我不中，我却要打中你。”沙提朗道：“我若是让你放枪的话。”一面说，一面拍马上前，拿着长剑直冲上来。阿拉密满面笑容，等他冲来。阿托士看见沙提朗来势甚凶，正要喊道放枪，同时听见一声枪响。沙提朗举起两手，向后便倒，原来枪子从甲缝穿入，中了前胸。沙提朗呻吟道：“我死了！”登时倒在马下。阿拉密道：“我原同你说过的，我现在果然把你打死了，我心里很难过，我能够帮你忙么？”

沙提朗对他使手势。阿拉密正要下马，忽然有人用死力一剑砍过来。阿拉密幸亏有甲护住，立即回头抓住那个人的手，一看是个熟人，喊道：“洛奥尔，是你么？”阿托士同时也看见了，喊道：“洛奥尔。”这个少年认得他们两个人，登时把剑垂下。同时有许多民兵要来攻他，阿拉密跑上前，拦住说道：“你们走开，这是我的俘虏。”

当下阿托士拉住洛奥尔的马缰，牵到不打仗的地方。当下后党军队里康狄王爷追赶上来，民党的兵望风而逃，干狄要止也止不住，刚好在阿托士、阿拉密、洛奥尔他们身边走过。阿拉密看见干狄有点狼狈的样子，说道：“你是个大主教，今日这样情形，你该引两句圣经的话来比比。”干狄问道：“今日这件事，同圣经有什么相干？”阿拉密道：“今日王爷所做的事情，就好比从前保罗所做的一样。”阿托士道：“现在不是说笑话的时候，也不是恭维的时候，我们只好回去。掷石党今日大败，这是无疑的了。”阿拉密道：“我才不管，我是特为来会沙提朗的，我已经会过他，我的事体已经有了好结局。我高兴的很，同沙提朗打架，是件极体面的事。”阿托士指着洛奥尔说道：“况且我们捉了一个俘虏。”说完，三个人离开。

离开众人很远的时候，阿托士问道：“洛奥尔，你深入重围做什么？我看你并未预备临阵。”洛奥尔道：“我今天原没预备临阵，王爷原派我送信给主教的，我正要向罗爱勒地方去。看见沙提朗上前打仗，我忽然兴发，也要陪他打。他就告诉我，民党里头有两个人找我，还说出德拉费伯爵的名字来。”阿托士道：“你既然晓得我们在民党军队里，你还要出力，要杀我的好朋友德博理？”洛奥尔脸红了，说道：“德博理披了甲，我认不得他。其实我看见他又镇静又大胆，我就该晓得，一定是他，没得别人。”阿拉密道：“多谢你的恭维，我晓得是谁教你如此多礼的。你不是说，要去罗爱勒地方么？”洛奥尔道：“是的。”阿拉密道：“去见主教么？”洛奥尔道：“我奉王爷之命，送公文给主教。”阿托士道：“你总得送去。”阿拉密道：“且慢，当这个要紧时候，我们不能做妇人之仁了，我恐怕我们两个好朋友的性命，就要送在这一纸公文上。”阿托士道：“但是洛奥尔要办他的公事。”阿拉密道：“伯爵，你不要忘记了，他是我的俘虏。我做的事，都是按着打仗的通例做的，我是不管。洛奥尔，你把公文交给我。”洛奥尔迟疑，两眼看着伯爵，是要请教的意思。阿托士道：“你是德博理的俘虏，只好把公文交出来。”洛奥尔没法，只好交出来。

阿拉密很着急的读那公文，读过了，交把阿托士，说道：“你读读看，老天要把这封公文落在我们手里，原是很有用处的。”阿托士接过来，原不甚愿意看的，后来想到达特安、颇图斯两个人久无下落，只得读信。信上说道：

“主教，你要我派十名兵帮甘明则，我今晚就派来。这十个人都是好手，很能够对付那天不怕、地不怕的两个

人。、

阿托士读到这里喊了一声。阿拉密道：“这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究竟是谁？甘明则手下原有些兵，还对付这两个人不了，还要多派十个好手，这两个人一定是了不得的，不是达特安、颇图斯，是谁？”阿托士道：“我们今天在巴黎遍城探听，到了晚上如果打听不出消息来，我们就到披喀狄地方。达特安是个足智多谋的，一定想出妙法同我们通消息。”阿拉密道：“我们先搜巴黎，最要紧的是先问巴兰舒有什么消息。”阿托士道：“你以为巴兰舒还活着，未免想差了，我看今日一战民兵死的真不少。”说完了，几个人进了巴黎城，先到王宫去探听民兵的情形。

谁知巴兰舒同他手下的人，在那里吃酒、唱歌，热闹的很。阿托士、阿拉密问他，他也不知道达特安的消息。他们约他同去找。他说有上司的号令，不能暂离。到了五点钟，巴兰舒同他手下的兵都回家去了，对家里的人说当天打仗的情形，说得落花流水。其实当天他们这班人，只在宫门前守住那匹铜马，一步都没有离开，不过嘴里吹吹罢了。巴兰舒一进自己的店门，就喊道：“我们今天挨打也挨够了，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今日。”

### 第八十三回 救友

再说，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在巴黎城里是很安稳的，不过一出城，也免不了危险。但是他们想起在英国办的事情，虽是危险，现在若是不再下辣手，还是不能免祸，只好冒险做去，况且巴黎城里，也是很不安静，粮食断少，常时闹事。倘若康太手下的将官，见得主将同他不甚好，一定要想法子闹个兵变，自己去弹压下来献功。有一趟闹事，波孚公爵任听百姓们抢马萨林的房子，查林登一仗打败下来以后，当天晚上巴黎就大乱。

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出了巴黎城，向乡下走，路上异常小心，因为马萨林的同党，颁了许多奸细。那时掷石党得了那曼特地方，也布满了奸细。阿托士到了安稳地方，再由布朗向阿巴维走。起初一点踪迹也找不着，他们问了两三处的店主，也问不出消息。有一趟在某处的客店坐下，觉得桌子面上有点不平，把桌布拉起来细看，看见有刀子划的几个字，是“达特、颇图，二月初二”阿托士指给阿拉密看，说道：“这是点踪迹，我原想在这里过一夜的，现在可以不必了，我们向前走罢。”于是两个人上马，走到阿巴维地方。

这里的客店很多，不晓得达特安住在哪一个，很踌躇。阿拉密说道：“我们到了这里，恐怕是很难追赶他们。当日他们到这里的时候，看见许多客店，也是不知道歇在哪家好，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为难。假使颇图斯一个人的话，他自然是要歇在那一家最阔、最舒服的，我们是容易找。达特安是不同的。当时颇图斯一定吵，说是肚子饿到了不得。不达达是达特安拿定了主意，要到哪一家歇，颇图斯是强不过他的。我们只各处找罢。”两个人很找了一会，找不出一一点踪迹，茫无头绪，十分着急。两个人因为是交情起见，况且有约在先，不能不尽心竭力的找。

一路行，一路留心看，有时问过往的人，一直找到巴朗地方，还是一点踪迹没有。阿托士很灰心，总怪自己找得不得法，不耐烦。正要转回头，忽然在城内的大街离城墙不远的地方，看见一幅白粉墙，上面有炭画的东西，仿佛是象小孩子的手笔，画的是两个人骑马快跑，一个骑马的人手上拿张纸，纸上有几个西班牙字，说是有人追赶。阿托士说道：“这却说得明白，他们被人追赶无疑了，但是达特安既然能够在这里停五分钟画这一幅东西，可见并不是紧紧的追赶，大约是跑脱了。”阿拉密摇头说道：“假使他们果然逃脱了，我们应该早得他们的消息。”阿托士道：“是的，我们再向前走罢。”

两个人这时个心里十分着急，一直狂跑了四点钟。忽然到了一条咽喉小路，两边都是高地，路中间有块大石拦住，一看就晓得是有人从高地上搬下来，并不是那块石自己滚下来的。那块石头是很大很重的，不是个极有气力的人，是轻易弄他不动。阿拉密停住了，说道：“这块大石，不是颇图斯，别人搬他不动，我们下马看看。”说完，两个人下了马，细细一看，晓得这块石英钟头，是要挡追赶人的来路，后来追赶的人到了，下马把石头挪开。两个人细细的看，看不见石头上有什么暗号，于是喊白来索、吉利模两个跟人过来帮忙。四个人好容易把那块大石头翻个转身，看见石上有几个字，说道：“有八个马兵追赶我们，倘若我们到得了甘平地方，我们在某店歇，店主是好友。”阿托士道：“好了，我们居然探着点消息，我们只好到甘平地方。”阿拉密道：“是的，不过我们的马支持不住了，先要歇歇。”于是就在路上第一家客店歇了，拿酒泡豆子去喂马。

歇了有三点钟又是上路，走了六点钟，到了甘平地方，找着那间客店，下了马。店主人是个光头秃子，又是个大肚子。阿托士他们就问他：“不多时候，是不是有两个人，被八名马兵追赶，歇在这里？”店主人一声不响，跑到

一个橱，从抽屉里拿出一块碎剑来，说道：“你认得这个么？”阿托士一看，说道：“这是达特安的断剑。”店主道：“他是长子是矮子？”阿托士道：“他是矮子。”店主道：“原来你们是他们的朋友。”阿托士道：“是的，我们要打听他们的情形。”店主道：“他们两个人跑进我的院子，两匹马一步也再走不动。他们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堵住门，就有八个马兵赶进来。”阿拉密道：“了不得，我却不相信，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肯让八个马兵把他们捉了？”店主道：“那八个马兵，原是不能捉住他们的。谁知我们这里，有一营意大利兵驻扎，就有二十个上来帮忙。你们两个朋友是寡不敌众。”

阿拉密问道：“你可晓得为什么事，捉他们两个人？”店主道：“我们不晓得，一捉住就领走了，来不及同我讲一句话。他们走了之后，我找着这块断剑。他们两位还杀了两个人，打伤六个。”阿拉密道：“我们两位朋友没受伤么？”店主道：“我看并没受伤。”阿拉密道：“这还罢了。”阿托士道：“你晓得他们在哪里？”店主道：“向罗弗地方路上走。”阿托士道：“我们留白来索、吉利模两个人，带我们的马匹回巴黎，我同你租快马先走。”阿拉密道：“很好。”于是一面租马，一面坐下赶快吃点东西。他们的意思是，先到罗弗打探消息，立刻上路。

他们到了罗弗，看见只有一间酒店，这间酒店的蜜酒最有名。阿托士说道：“我们在这里下马，我看达特安一定在这里下马尝蜜酒的，还许留下点记号。”两个人走进酒店，靠着柜台要两种蜜酒。原来柜台是铺铅的，上面有人划了几个字，是“罗爱勒，达。”阿拉密先看见这几个字，说道：“他们向罗爱勒去了。”阿托士道：“我们只好也到罗爱勒去。”阿拉密道：“这正是探头入虎口。”阿托士道：“我不怕入虎口，我看你也是不怕的。”阿拉密道：“你太恭维我了，假使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非十分小心不敢去。你现在既然一定要去，我陪你去。”说完，上马向罗爱勒地方走。

照当时的情形而论，自然是就到罗爱勒为上策。但是阿托士打这个主意的时候，却不晓得那里的情形。原来那些议员，都约好在罗爱勒会议，议了三个礼拜。城里头都是些状师、律师，算是巴黎百姓的代表，还有武官、亲兵，各色各样的人都有，人既多了，就容易躲藏。当会议的时候，两党自然是停战，就是遇着最著名的掷石党官兵，也不便乱拿他。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来得最好，就混入人群中，听有人谈达特安、颇图斯两个人的事没有，谁知人家谈的都是议和的事。

阿托士后来没法，要一直去见主教。阿拉密道：“这个办法不好。倘若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恐怕连我们两个都要关监。那个时候恐怕就是恶鬼出来，也不能救我们。我们倒不好还是先打听他们的踪迹。我们晓得是他们在甘平地方被拿，送到罗爱勒地方，到了这里一定经马萨林审过。主教不是把他们扣留在这里，就是把他们送到圣遮猛，他们总不是关在巴士狄大监，因为这个监还在掷石党手里。达特安一定还没死，如果死了，总要闹得很热闹，我们总要听见点消息，颇图斯也是还没死，我们只好在这里。我看达特安他们还在这里。你怎么样了，为什么脸色全变了？”阿托士声音发抖的说道：“我才想起来，从前立殊理主教建了一座监房，就在这里罗爱勒堡。”阿拉密道：“你不必烦心。立殊理是个极有权力的大臣，名为大臣，其实就是王上；只要他一动手，随你国里什么样的阔人都保不住脑袋。马萨林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贪利小人；我们不必怕他。我的好朋友，不要灰心。”阿托士道：“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同帮主教商准了，许我们在会议场出入来往来得便当。”阿拉密道：“同他们这班状师、律师混在一处么，可以不必了。我们若是打听不出达特安他们的消息，我们还是再想个好法子罢！”阿托士道：“既然你不以去见主教为然，我们何妨简直的见王后，把事体都告诉他，求他释放了达特安同颇图斯。”阿拉密摇头说道：“这也是一法。不过我们不是到了没法子好想的时候不用这个法，还是我们先打听罢。”

于是两个人各处的打听，不晓得走了多少地方，打听了多少人，好容易才碰见一个马兵。这个马兵自己认是当日动手送达特安他们来这里的，他们才知道达特安他们确在罗爱勒。

阿托士还是要见王后求情。阿拉密道：“最不妙的是你未见王后，先要见主教。你只管看，我们一定都要被关在监里。我很不以你的办法为然。我看我们还是在外头自由的好，只要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救他们。”阿托士道：“我拿定主意，要见王后。”阿拉密道：“也罢，你几时去？预先告诉我。”阿托士道：“这是为什么？”阿拉密道：“我因为你去见王后的那一天，我要去巴黎访一个人。”阿托士道：“你要见谁？”阿拉密道：“还没有定，大约总要见朗维勒夫人，他是很有力量的，或者可以帮我们的忙。倘若你也被拿，你要设法叫我知道，我想法子救你。”阿托士道：“你不肯在这里冒险么？”阿拉密道：“谢谢你，我不在这里冒险。”阿托士道：“倘若我们两个也被拿了，四个人关在一处，倒容易想法越狱。”阿拉密道：“我老实告诉你，我自从杀了沙提朗以后，沙提朗是宫廷里夫人们最喜欢的，若是我关了监，很不妥的。马萨林许劝王后定我的罪。王后听了马萨林的话，我的性命不保。”阿托士道：

“人家都说王后最喜欢这个意大利人，你看有这件事么？”阿拉密道：“王后从前是恋爱过一个英国人的。”阿托士道：“王后也不过是个女人。”阿拉密道：“阿托士，你错了，他是个王后。”阿托士道：“不管怎的，我要见王后。”阿拉密道：“阿托士，我们暂别了，我要回到巴黎起兵。”阿托士道：“干什么？”阿拉密道：“围困罗爱勒。”阿托士道：“你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再会？”阿拉密道：“在马萨林所搭杀我们的台下。”

于是两个人分手，阿拉密回到巴黎，阿托士去设法见王后。

## 第八十四回 王后负义

再说，阿托士起先以为很难得见王后，谁知他一请见就准，倒觉得诧异，定了翌日进见。

那天，圣遮猛离宫人多极了。从前在罗弗宫或是王宫的时候，倒不如在这里人多，但是在这里的，却不是头等阔人，他们都在康太王爷、波孚公爵那一边。却是十分热闹。这一趟法国内乱，两党相争，炮子糟蹋的很有限，倒是纸张糟蹋的多。因为两党的人，彼此都是做诗、做歌，互相诋毁。那些被诋毁的人，虽然不比中炮火的痛，心里却也十分难受。那时宫廷的人，虽说是十分高兴，却是各人心里头，都有一件极重大的事不放心，就是马萨林的地位。众人看不准，将来还是他当国，抑或逐他出境。十人有九，都是不喜欢马萨林的。马萨林见他们外面只管十分巴结，也明白他们心里是恨极他的了，自己也觉得危险，不知道哪个是靠得住的。康狄王爷同马萨林虽说是同党，两个人是积不相能的。康狄有几趟当面挖苦主教，挖苦得很难受。康狄又常时同他反对。马萨林只靠王后一个人，有时候他还疑心王后也不见得十分帮他。

且说阿托士进见的时候快到了，内侍告诉他，先在外略等，因为王后有事同主教商量。因为那天巴黎派了代表来议和款，王后要问主教，应该如何接待，如何对付，这是极要紧的一件事。阿托士原不应在这个时候去求见。不过阿托士这个人，他拿定了主意，只有前进，不肯退后的。他就同内侍们说，一定要见，又说自己虽不是王族的代表，也不是议院的代表，却是有很要紧的事要见王后。

等了一会，王后商议国事完了，传阿托士在私室见。王后听了他这个名字，想起从前少年时许多事体，未免动情，用力按住了，停了一会，问阿托士道：“伯爵，你来替我们出力么？”阿托士是个慷慨激昂的人，不是个做官的好手，看见王后仿佛是有不认得他，很败兴，答道：“是的。”

王后皱了眉头。马萨林原在一张桌子上翻公文，听见阿托士这个话，抬起头来。王后说道：“请你说。”马萨林又翻公文。阿托士答道：“我特来告诉陛下，陛下有两个最忠勇的臣子，一个叫达特安，一个叫杜威朗，奉主教的命到英国办事，回来的时候，一登法国的海岸就不见了，现在是查无下落。”王后道：“你要怎么样呢？”阿托士道：“我求王后帮我的忙，找寻这两个人，也许还要求陛下施恩，救他们的性命。”王后很不高兴的說道：“现在国事万分危险的时候，你还来拿这一点的小事来烦我么？这不过是警察的事，不幸我们现在不在巴黎，不能派警察替你去查。”

阿托士鞠躬，露出很冷峭的神气说道：“我不信达特安同杜威朗两个人的事，要烦陛下去问巡警。我看主教就可以说得出来，他们在什么地方，不必再问旁人的。”王后撅嘴，很生气的说道：“我看你是特为来诘问我的。”阿托士道：“陛下，我是这个意思。我简直可以说，我有诘问之权。为的是这件事体，不是关系别人，是关系达特安。达特安，陛下是晓得的。”王后听了，低首无言。

马萨林看见王后为难，晓得自己说话的时候到了，从旁说道：“伯爵，你要晓得，王后不知道这两个人。老实同你说，他们两个人违命，已经被拿了。”阿托士不去理马萨林，对王后说道：“既然是这样，我求陛下释放了他们。”王后答道：“看来这是件犯纪律的事，我不能干预。”阿托士鞠躬，退到门口，说道：“陛下分咐的事，达特安从来未违过命。”马萨林拦住他，问道：“伯爵，你好象也是才打英国回来的？”一面说，一面使手势，叫王后不要动气，因为王后那时大生气，脸色发白，正要发严厉的号令。阿托士答主教道：“是的，我亲眼看见查理受刑的。可怜的王上，他并无大过，不过是优柔寡断，不该受这种的酷刑。但是，现在是王位震动不安的时代，凡是替王上出力的人，是不会得什么好处的。这是达特安第二趟舍了性命到英国办事，第一趟他舍了性命到英国为的是救一个王后的名誉，第二趟他舍了性命到英国为的是救一个王上的性命。”

王后听了，心里觉得很难过，面上却不露出来，回头对马萨林说道：“你看看，能够替那两个人设法么？”马萨

林道：“陛下分咐，我无不遵办。”王后说道：“德拉费伯爵说怎么办，你就照办罢。伯爵，你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阿托士道：“陛下，我还有一个名字叫阿托士。”马萨林微笑，说道：“陛下放心，我无不照办。”王后说道：“伯爵，你听见么？”阿托士道：“听见了，我晓得陛下向来是公道的，我大约不久就可以盼望见我那两个朋友了。”王后道：“是的，你不久就可以同他们相见了。我想起来了，我看你是个掷石党，是不是？”阿托士道：“陛下明见，我是替王上办事的。”王后道：“是的，你替王上办事，另是一个样子。”阿托士很骄蹇的说道：“我的样子，是君子的样子。除此以外，我没得别的样子。”这个时候王后有点不耐烦，摆摆手说道：“你可以去了，你所求的，我已经准了；我所要打听的，也打听出来了。”

阿托士出去，才关了门。王后对马萨林说道：“主教，那个无礼的东西，你不要等他出了宫门，先替我把他拿下来。”马萨林道：“我原想这样办，正要把这个意思告诉陛下。这种胆大妄为的人，现在的世界用不着他们，只会惹祸。我们已经捉了两个，再捉这第三个。”

且说，阿托士虽然很明白王后不愿意听他说的那番话，却还在前厅等，等他们把达特安、颇图斯放了送来。等了一会，跑到窗口往外望，看见巴黎的代表人，从巴黎来见王后。这一群人内中也有律师，也有状师，也有议员，也有武官。阿托士仿佛见内中有一个认得的人，正在窗子那里很留心的望，忽然觉得有人摸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甘明则。阿托士喊道：“哈，甘明则。”甘明则道：“伯爵，是我，我奉命来办一件事，望你饶恕我。”阿托士道：“你奉的什么命？”甘明则道：“我要你把剑献出来。”阿托士微笑，开了窗子，喊道：“阿拉密。”窗外院子，有个人抬起头来，对着阿托士摆手。阿托士说道：“我刚才被捉了。”阿拉密道：“我晓得了。”

阿托士拿下剑来，恭恭敬敬送给甘明则，说道：“这是我的剑，请你替我小心照应着，等我释放的时候还我。这把剑，我看得极贵重的，原是当是法兰琐斯第一赐我祖父的。从前的世界是最喜欢我们带剑，现在的世界不同了，不许我们带剑。你现在领我到什么地方？”甘明则道：“我先把你领到我那里，再等王后的分咐。”阿托士一语不响，跟着甘明则走。

## 第八十五回 法国真王上

再说，阿托士被捉这件事，那时没得什么人理会，因为人人只想当时内乱的情形。

巴黎的代表入见王后，王后装出极尊严的样子。巴黎代表读他们的奏章，马萨林很留心听，王后一语不发。马萨林等奏章读完了，说道：“众位，我很同你们表同情，我同你们连名，求王后陛下俯顺舆情，替百姓谋生计。我是已经尽力为百姓设法的了。不幸百姓们都不以我为然，还说是民穷财尽，都因为我一人之故。可惜他们全误会了我的意思。这原是不足怪，因为我的前任，是个极有才干的能臣，我是万万不能够赶得上立殊理。况且我为人，向来并无大志，我就俯顺舆情，立刻退位。人不能无过，巴黎百姓若是做错了事，受罪也受够了，血也流得不少了，巴黎城里没得王上，没得政府，无主的灾难也受够了。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终不肯因为我一个人，使百姓们同王后不和。现在既然是百姓们要我退位，我就退位。”

那时有个代表人，站在阿拉密身边。阿拉密附耳对他说道：“既然如此，就可以讲和，不必再会议了。只要派几十名兵把马萨林押解出境，不许他再回来。”那代表是个状师，说道：“不能这样快，也不是这样办。我听你的话，说晓得你是个武官，不是个文人。最要紧的是先议那张赔偿单子。”王后对宰相说道：“你到罗爱勒地方去会议，做议长。我听了主教那番话，心里很难受，我不能同你们多说话了。至于主教所说要退位的话，我自然是让他自己打主意。他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马萨林听了王后这几句话，脸上变了色，很不安静，很留心看王后，看他是什么意思？王后又说道：“主教未定主意之前，我请你们众位，诸事都要顾着王上。”

代表鞠躬出去了，只剩王后同主教两个人。王后先说道：“你难道就让这班律师摆布你么？”马萨林说道：“因为顾着陛下的安宁，我是很愿意牺牲了自己。”王后低头，想了几分钟，因为他刚才见了阿托士，想起从前许多事体来，想起少年时繁华的世界，那时的少年壮士，人人都肯替他打仗，替他出死力，又想起当年巴金汗公爵，只有这一个人，算是他心里真恋爱的；从此又想起那四个人，冒险去救了他的名誉。王后一面想，马萨林一面很留心的看。王后见左右无人，只好把真情流露出来，说道：“看来是讲和要紧，我们只好准百姓所求，耐烦点过日子，再



等好机会。”

马萨林听王后这两句话，知道王后以为他告退是真的，不禁冷笑。王后那时低着头，并没看见。王后见主教不答，又说道：“主教，你一语不发，心里想什么？”主教职道：“我心里想甘明则刚才捉去的那个无礼人，说起巴金汗公爵，这原是陛下由他被人刺死的；他又说起施华洛夫人，这原是陛下贬逐的；又说起波孚公爵，这是陛下要监禁的；他说起我来，却不晓得我同你的秘密关系。”王后听了，满面通红，紧握拳头，一语不答。马萨林道：“他是个极顾名誉，极讲忠义的人，又有才干，又有决断。陛下有过阅历是晓得的，我很想把我们的秘密关系告诉他，他自然明白，我告退了就是禅位。”王后听了，说道：“禅位么？王上才能禅位。”马萨林道：“据我们的秘密关系看来，我不是王上么？不是法国的王上么？我看我还可以说，我身上穿的大臣的袍子，摆在陛下的床边，晚上被人看见，是很容易误作王上的袍子。”

看官要晓得，法国王后是个最骄傲女人，原是不容易驾驭的，马萨林只好用这种手段降伏他。历史上说的女主，只有俄国的克萨林第二、英国的伊里锡，对待恋爱人还不失女主身分。再说，王后向马萨林满面怒容，说道：“你要记得我对他们说的话，你也在场听见的。我不是说，退位不退位，随你自己的便么？”马萨林道：“既然如此，我就不走，不但是为我一个人打算，我还要保护你。”王后道：“我很愿意你不走，不过你要想法子，不叫我再受辱。”马萨林道：“你说的是那班反叛无疑了，我们要耐烦点才好。他们要会议，这是班门弄斧了。我们只要用点敷衍手段，一定可以赢他们。他们现在快要绝粮了，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不得了。”王后道：“我也晓得用这种手段，我们一定要赢的。不过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些人说话叫我难受。”马萨林道：“我晓得，你说的是另外有几个人，常常要提起旧事，好在我们现在已经把他们关了监。只剩一个，不久我们也把他关起来。我们从前什么为难事没做过，我当初的意思，把那两个最凶的关在罗爱勒，我自己常时可以防守，第三个我也打算关在一起。”

王后道：“把他们关了监，原是不错，不过他们将来又要出来的。”马萨林道：“你放他们，他们才出来。”王后道：“可惜我们现今不在巴黎。”主教职道：“这是怎么讲？”王后道：“巴黎有巴士狄大监，凡是秘密事，放在巴士狄大监里，是再没有人晓得的。”主教职道：“他们会议一定是讲和，讲和以后，我们就回巴黎，巴士狄就归你掌握。那时候，你要他们殁死在监里，是极容易的。”

王后略皱眉头，马萨林亲了王后的手就出来。王后很留心，看他走了，冷笑说道：“我认得一个主教，他办事是不用我分咐的。他的秘密监狱，比巴士狄还凶。现在世界不好，这些办事人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 第八十六回 阿托士被捕

再说，马萨林同王后告辞出来，要回罗爱勒地方的宅子。他在这个扰乱世界，出入都有许多亲兵护卫，有时还改了装，扮做武官模样。他从宫里出来，有部马车等他，有五十名马队护卫，是康狄王爷派来的。他坐了马车，向河边沙度地方而来。他要这五十名马队，不全是来护卫，是要给巴黎代表人看他手下的兵多。

阿托士骑了马跟在后头，身上只少了一把剑。吉利模听见阿托士对阿拉密说的话，晓得主人是被捕了。他的主人使个眼色，吉利模会意，走到阿拉密身边。他跟随主人二十年，看见他人出险不止一次，这趟的事他看得很不相干，神色一点也不动。那班巴黎代表人，见过王后以后，就要回到巴黎。他们是先出门的，走在前头，离主教有四百码远。阿托士远远看见阿拉密，心里就想起来，以后全靠这一个人来救他。但是阿拉密的样子，仿佛是全不知道阿托士在后头。走到河边的时候，阿拉密回头看了一次，因为桥头有一座炮台，是王后的兵官守的，他看看是不是把阿托士关在这座炮台里。谁知阿托士并不停留。随着主教一道来。后来走到一处，是分路的地方，那里有一条路，是直通罗爱勒的。阿拉密又回头看，看见马萨林向罗爱勒那一条路走。那时候阿托士也看他，阿拉密把手指放在帽子上，仿佛是行军礼。旁人是不晓得，阿托士却知道，阿拉密是告诉他，有了打救的法子。

再过十分钟，马萨林就到了那个堡垒的院子。这座堡垒，从前是立殊理常住的。马萨林下得车来，甘明则走上前，问道：“求大人分咐，德拉费伯爵安置在什么地方？”主教职道：“橙树园那里有个亭子，在亲兵房对过，你安置他在那亭子里罢！你要留心照应伯爵，他是王后特旨拿的。”甘明则道：“德拉费伯爵求你安置他在打猎亭里，同达特安在一起。”马萨林想了一会，甘明则见他迟疑不决，甘明则说道：“那里有四十名精壮亲兵，全是德国人，都是有过阅历的，这班人不见得同掷石党表同情。”马萨林道：“若是把三个人关在一处，我们就要添兵把守，我们现在

办不到。”

甘明则微笑，主教看见了，晓得他的意思，说道：“你还不晓得他们的本事，我是晓得的。他们办了几件事，得过大句，我也晓得。我原派他们去救查理，他们虽然未曾救得查理的命，他们却是舍命去救的，始终都不放松，天意同他们为难，也是没法。”甘明则道：“他们既然忠心办事，你为什么把他们监禁？”马萨林道：“监禁么？打几时起，人家叫这个堡垒做监牢的！”甘明则道：“自从有人监禁过在这里以后，人家就叫这里做监牢。”马萨林微笑说道：“这几位不是监犯，是贵客。因为这个缘故，我窗子上加了铁条，门上也加了闩，恐怕他们讨厌我，要逃走。你看起来似乎我待他们同监犯一样，鞋袜我很敬重他们。我不久就要去见德拉费伯爵，同他谈谈，这就是我敬重他的凭据。我不愿意有人来打岔，故此请你安置他在橙树林的亭子里，我常在那里散步，高兴的时候就可以进去同他谈谈。虽然我们两个人的政见不同，却有许多事我倒很同他表同情。我们的意见，将来还可以融为一体的。”

甘明则鞠躬，回头走向阿托士。甘明则走到跟前，阿托士问道：“怎么样？”甘明则道：“你所说的那一层，恐怕办不到。”阿托士道：“我是个老军人，我晓得服从的主义。你虽然要遵守上司的号令，但是你还可以帮我一点忙。”甘明则道：“我很愿意替你办，我现在晓得你是什么人，你原来很替王后立些大功。我还记得我去捉巴留士那一天，还是你的一个朋友救我的。除了上司的号令，我不能不遵守，其余的事只要我的力量能够替你办，我是一定办的。”阿托士道：“你的好意，我很感激。别的事，我原不敢强你。我现在有一件事要求你，是无损于你的。”甘明则道：“那怕就是于我有点损，只管请你说。我老实告诉你，我对马萨林，也不是个盲从者。我愿意替王后办事，因为这样，我不能不替主教出点力，请你只管说，等我看办得到办不到？”阿托士说道：“我听说达特安也监禁在这里，我想想看，我既然也来了，为什么我不告诉他呢？”甘明则道：“这件事，主教倒没发过号令。”阿托士道：“既然如此，那就好极了。我烦你告诉达特安说，我现在是他的近邻；你还可以告诉他说，我住在橙树园那里的亭子里，马萨林不久还要同我说话。我还要同主教说，请他优待我们一点。”

甘明则道：“大约你们在这里不会久的。主教刚才说的，这里不是个监牢。”阿托士微笑，说道：“我恐怕这里是有秘密监房的。”甘明则道：“这是不同的，我也听说过。但是马萨林不过是个意大利的光棍，想在法国地财，也不敢十分的难为你们。他同立殊理不同。立殊理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秘密监房，仿佛是王上才敢用的，他还没得这种胆子。况且人人都晓得你被捕，你们那两个朋友被禁的话，不久也是人人都知道了的了。法国的贵族，是要追究你犯了什么事关监，还要打听你的踪迹。秘密监房的事，你倒可以放心。近来这十年，秘密监房不过说来吓小孩子的。你不必着急，我把你到了这里的话，去告诉达特安。现在的事体，是千变万化的，我恐怕不到半个月，我还要求你帮我的忙。”阿托士问道：“这是怎么讲？”甘明则道：“我恐怕那时候，帮主教要把我关监。”阿托士道：“如果有这样的事，我无不尽力帮忙的。”甘明则道：“我晚间请你吃晚饭，你可以赏光么？”阿托士道：“多谢了，我今天觉得很不高兴，我恐怕陪你吃饭败你的兴，我多谢了，请你不要见怪。”

甘明则领阿托士到橙树园的亭子楼下。原来过了橙树园是个大院，院子里有许多人，都是守堡的兵同佣人。院子是个马掌式，马萨林住的房子在当中。这一边是橙树园的亭子；那一边是猎亭，达特安所住的地方；再过去就是个极大的园林。阿托士到了房间，从铁条中间向外望，望见对过亭子的墙同房顶，问道：“那是个什么地方？”甘明则道：“那个就是猎亭，你的两个朋友住在那里。那一幅墙原是有窗子的，被前主教立殊理封了。这个堡垒拿来做法国用，是不止一趟了。现在马萨林把你监禁在这里，也不过是学立殊理的办法。假使那边墙上的窗子未曾堵塞的话，你在这里用暗号，还可以同你的朋友说话。”阿托士道：“主教说要来见我，你看是真的么？”甘明则道：“他告诉我，要来见你。”

阿托士看看这个有铁条的窗子，叹了口气。甘明则道：“这间房很象监房，况且不定期有铁条窗子。但是你是个有势位的人，又是个极明白的人，你为什么要同那班无知无识的掷石党办事？我老实说，我原想我们法国之内，惟有你一个是真王党，我万想不到你会同巴留士、巴朗玛、威奥勒这班人做了同党，人家以为你的母亲是个律师的老婆。你为什么要做掷石党？”

阿托士道：“不做掷石党，就要做主教堂，只有两条路走的。我想了好久，后来我就定规做了掷石党。不管怎的，掷石党还是句法国话。我就同波孚公爵、布伊朗公爵、笛拉波公爵入了掷石党。这是同王族同党，不是同律师、状师们一路。我来问你，帮马萨林有什么用处？可惜这幅墙不会说话，不然这幅墙可以告诉你，马萨林待他手下出过力的人是什么样。”甘明则大笑说道：“达特安关在那里，已经有一个礼拜，那一天不大骂主教！假使那幅墙会说话，再说出来是很难听的。”阿托士摇头，说道：“可怜这个达特安，他是个顶天立地，最忠义的一个人，若是有人

伤害他或伤害他的朋友，他是要报复的，做出来的事情，是令人可怕。那两个人都是不要命的，是很难对付的。倘若是你管他们，你却不甚好交代。”

甘明则微笑，说道：“你说他们两个人是不要命的么？我看你是吓我的。第一天，达特安很激动那些守兵，要激动他们同他打架，一连闹了三天，后来渐渐的驯下来，现在简直的同一条小羊羔一样。他现在常唱喀士刚曲子，众人听了都好笑。”阿托士问道：“杜威朗怎么样？”甘明则道：“他的确是个无赖。第一天，他拿他的大肩膀打碎了窗子，现在也学了达特安的样子，终日说笑话。”阿托士道：“这就很好，我听了很高兴。”甘明则想起马萨林吩咐的话，同阿托士刚才说的，倒有点不放心，问道：“你以为他们这两个人，不会这样安静的么？”阿托士一想，许是达特安有了妙计，不好说破他，答道：“他们原都是性急的人，一个是喀士刚人，一个是披喀狄人，开头是要动火的，后来自然渐渐的冷下来。我同你说的话，原是说他们向来的脾气。”甘明则以为那两个人果然是这样，很放心告辞走了。只剩下阿托士一个人，住在那间大房子里，心里很着急，盼望马萨林来，要晓得他的用意。

## 第八十七回 困兽

再说达特安、颇图斯两个人，关在那间猎亭里，觉得日子十分难过。达特安走来走去，很象一个笼子里的狮子，有时向窗子外望。颇图斯在那里追想刚才不久吃的那顿好酒菜。达特安不停的想越狱的法子。颇图斯外面倒好象是很用心，很在那里打算，其实他是睡着了，有时呼吸的声音很不对，可见他在那里做的不是好梦。

达特安说道：“太阳又下去了，大约有四点钟了，我们关了监有一百八十三点钟了。”颇图斯哼了一声。达特安看见颇图斯整天睡觉，很不高兴，说道：“你到底是听我说话，还是永远睡觉。”颇图斯道：“什么？”达特安道：“我刚才说什么？”颇图斯道：“我真不晓得，你到底说什么？”达特安道：“我说，我们关了一百八十三点钟了。”颇图斯道：“这原是你不好。”达特安道：“这是怎么讲？”颇图斯道：“我原说我们应该逃走。”达特安道：“你的意思，是打破窗子同大门。”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颇图斯，我告诉你，我们这样的人，不能那样容易逃出去的。”颇图斯道：“我就不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的逃出去？”达特安耸耸肩，说道：“你要晓得，我们即使出了这个房间，还不能算逃出去。”颇图斯道：“我的好朋友，你今天的脾气，为什么比昨天坏？你解把我听，为什么逃出这个房间还不能算得自由？”达特安道：“我们手上无兵器，又不晓得暗号，走不出去五十码，就被守兵拦住了。”颇图斯道：“这算什么，我们不会把守兵打死，抢了他的兵器么？”达特安道：“原是的。不过这班瑞士兵是强汉，我们打他，他会喊的。外面的兵听见了，会进来的。那时候我们第二次被捉，一定要到更坏的监房，同地狱一样的看不见天。现在这个地方虽然不好，还可以看见天。现在只要有个好朋友，把地势告诉我们就好了。你想想看，我有二十年，一点事体也不做，为什么不到罗爱勒这里来打听点情形也是好的。”颇图斯道：“不必后悔了，我看还是想个法子逃走才好。”

达特安道：“你大约还不晓得，为什么当厨头的，自己总不动手做点心。”颇图斯道：“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达特安道：“因为他若是做得不好，恐怕徒弟们看见。”颇图斯道：“看见怎么样？”达特安道：“徒弟要笑他。先生给学生笑，是万万使不得的。”颇图斯道：“这番话同我们现在的情形有什么相干？”达特安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冒险大名家，凡事要小心，一做错了，是惹人笑话的。我们末了那一件事并未做成，名声大减。我们的妙计，被人破了。”颇图斯道：“谁破的？”达特安道：“毛唐。”颇图斯道：“不管怎样，我们把他葬在海底了。”达特安道：“不错的，我们争回一点名誉来。我们商量现在的事情。毛唐原是个劲敌，不过马萨林比他更凶，我们恐怕淹他不死。我们要小心，想好法子才好动手。我们两个人，虽然抵得八个人，可惜我们现在不是四个人在一起。”颇图斯叹口气，说道：“你说得不错。”达特安道：“你学我的样子，也走来走去，留心的看机会，等我们朋友的消息，不然，我们也要想个好办法。你不要总睡觉，睡得太多，是想不出妙计来的。我们现在的情形，还不算是十分坏，我看马萨林不见得马上就要杀我们，总还要过堂来审讯。一过堂，我们的朋友就晓得，一定要想法子来救我们，那时个马萨林才明白我们不是好惹的。”颇图斯恭维达特安道：“你的意思真好。”达特安道：“那是自然的，你可晓得，他们若是不审判我们，或是把我们杀了，他们一定要把我们关在这里，不然，把我们送到别的地方去。”颇图斯道：

“这是一定的。”

达特安道：“当下阿拉密同阿托士，把我们的所在打听出来，我们才想法子也来得及。”颇图斯道：“是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还不算十分不好，不过有一件事，我很不高兴。”达特安问是什么，颇图斯道：“你没留心么，他们一连三顿给我们煨羊肉吃。”达特安道：“我却没留心。他们若是再给我们煨羊肉吃，我们就要说话。”颇图斯道：“我有时想起家事来，心里很着急，因为我好久没回家了。”达特安道：“现在不必为这点事烦心。我看你的堡垒不是好了的，除非马萨林叫人毁了。”颇图斯很着急问道：“你看他会做这样事么？”达特安道：“我看不会的。若是立殊理主教的话，他是不管的，要毁就毁，马萨林却没得这样胆子。”颇图斯道：“这还罢了。”达特安道：“我们要装出快活得意的样子来，敷衍他们守兵，同他们说说笑笑。我们关了这几天，你只是对他们摩拳擦掌的，这是最不好的法子，他们不会同你要好的。假使我身上有五百个路易，倒很有点用处。”颇图斯道：“我只要有一百毕士度，我都给了他们。”说到这里，甘明则进来，还有一个小武官，带了两个人，捧着一个大盘，盘上放了些饭菜。

## 第八十八回 甘明则报信

再说，颇图斯见了饭菜，喊道：“你看，又是煨羊肉。”达特安说道：“甘明则，我老实告诉你，倘若马萨林顿顿都是给我们羊肉吃，我们的朋友杜威朗是要大发脾气的。”颇图斯道：“你若是不把那羊肉拿走了，我是什么都不吃。”甘明则对小兵官说道：“你把羊肉拿去。杜威朗喜欢什么东西做晚饭，只管告诉我，我还有好消息通知他，他听了一定有好胃口。”颇图斯问道：“难道马萨林死了么？”甘明则道：“可惜不是的，马萨林活得很神气。”颇图斯道：“这不是好新闻。”达特安道：“你有什么消息？你晓得的，我们在监里，听不着什么新闻，况且你说是好新闻，我很着急的要听。”甘明则道：“你若听说德拉费伯爵现在很好，难道你不高兴么？”达特安两眼睁得很大，说道：“我听见了，非常之高兴。”甘明则道：“他托我同你们请安，告诉你们，他身体平安。达特安听了，是十分高兴，对颇图斯使眼色，仿佛是说道，他既然知道我们在这里，托人送信，他不久自然是要救我们的。颇图斯向来是不理会会使眼争的，惟有这一趟，他心里刚好也是想着这件事，故此居然理会达特安的意思。

达特安问道：“你不是说德拉费伯爵托你同我们问好么？”甘明则道：“是的。”达特安道：“你见着他么？你在什么地方见他的？”甘明则道：“不远。”达特安道：“不远么？”甘明则道：“是的。假使向园的窗子不是堵塞了，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他。”达特安心里想道，阿托士一定在这个堡垒里打探，大声问道：“你大约是碰见他在树林里打猎。”甘明则道：“不是的，他住得很近。”说到这里，用手敲墙，说道：“他在隔墙。”达特安道：“隔墙是什么地方，我是不晓得的，他们是半夜把我弄来的。”甘明则道：“譬如墙上有窗子的话。”达特安道：“有窗子便怎么？”甘明则道：“你在这窗口里，可以看见德拉费伯爵在那边的窗口。”达特安道：“德拉费伯爵住在堡内么？”甘明则道：“是的。”达特安道：“为什么他住在这里？”甘明则道：“同你们的情形一样。”达特安道：“他也是个囚犯么？”甘明则微笑，说道：“你们晓得的，这里头没有囚犯，因为这里并不是个监牢。”达特安道：“你不过是笑话。阿托士是否被捕？”甘明则道：“他昨天快黑的时候，在圣遮猛入见王后，出来的时候被捕的。”达特安听了大惊，两手垂下，那一会子脸色全变了，动也动不得，呻吟道：“又一个被禁。”颇图斯嘴里也是这样说。

忽然间，达特安抬起头来，两眼露出有了想望的意思，忽然又改变了，满脸全是失意的样子。甘明则自从那一天，他奉命去捉巴留士，犯了众怒，幸亏达特安把他救出重围之后，心里是十分感激达特安，现在看见他忧愁，对他说道：“来罢，你何必发愁。我来通报的，并不是恶消息。假使是我处你的地步，我看见我的朋友离我甚近，其中是有天意，我一定是喜欢的。”甘明则虽然说了这几句安慰的话，达特安听了，还是愁眉不展的。颇图斯问道：“伯爵被禁以后有什么神气？”甘明则道：“他倒是不甚以为意的，当初原有点发愁，后来我告诉他，说是主教要来看他……”达特安喊道：“主教要来看德拉费伯爵么？”甘明则道：“是的，主教对我说过的。伯爵知道了，就托我来同你们两位说，他借这个机会替你们二位求情，还替自己求情。”达特安道：“这才象阿托士做的事。”颇图斯咬牙切齿的喊道：“向主教求情么？德拉费伯爵是同王亲国戚有瓜葛的人，怎么能说他在马萨林手里讨生活？”达特安道：“不相干的，这还算是马萨林以礼貌相待，这样待囚犯是少有的，我恐怕甘明则误会了。”甘明则道：“你说我误会，是怎么讲？”达特安道：“我恐怕是主教要传伯爵去见，不是主教来见伯爵。”甘明则道：“不是的，主教告诉我的

话，我并未有听错，的确是主教要来见伯爵。”达特安两眼看颇图斯，看他理会不理睬。谁知颇图斯的眼，并不看他。

达特安问道：“马萨林常到这橙树园来散步么？”甘明遇道：“天天晚上独自一个人来，大约是盘算国事。”达特安道：“这样看来，主教来见伯爵也许有的。他见伯爵的时候，自然是有跟随侍候的。”甘明则道：“是的，有两个兵伺候着。”达特安道：“他同伯爵说话的时候，那两个兵也跟着他么？”甘明则道：“那些都是瑞士兵，只会说德国话，大约主教同伯爵说话的时候，两个各自在门外等。”达特安很留心听这些详细情形，外面却不露出来，说道：“伯爵是容易生气的。”甘明则大笑说道：“主教要留心。听你说来，好象你们都是会吃人的，据我看来，伯爵是个极客气的人，况且他手无寸铁，若是有点什么妄动的话，主教只要一喊，那两个人就跑进来。”达特安一面想，一面说道：“两个人么？原来是两个人，怪不得我天天晚上听见喊两个人的名字。我看见他们在窗外走来走去，有半点钟了。”甘明则道：“是的，他们是等候主教，实在是等候白那英。主教到橙子园的时候，白那英就喊他们。”达特安道：“那些瑞士兵很魁伟。”甘明则道：“他们原是在伦斯大营的，是康狄王爷派来给主教差遣的。”达特安道：“我但愿主教听伯爵的劝，释放我们。”甘明则道：“我也是这样盼望。”达特安道：“倘若主教忘记了来见伯爵，我请你提起他。”甘明则道：“那个自然。”达特安道：“我才放心。”又说道：“甘明则，我还有一件事求你。”甘明则道：“我很愿意帮你办事。”达特安道：“你什么时候再见德拉费伯爵？”甘明则道：“明天早上。”达特安道：“请你替我致意，请你说，我求他同主教说，也要优待我们。”甘明则道：“你也要主教来见你么？”达特安道：“岂敢，岂敢！但是如果我能见主教一面，我是十分感激的。”

颇图斯摇头说道：“你也是这样低首下心的，实在诧异。大凡一个人遇了不幸的事，就不知自重了。”甘明则道：“我把你的意思告诉主教。”达特安道：“烦你告诉伯爵，我身子还好。我起初有点忧愁，现在我是很听天由命的了。”甘明则道：“我听你说的话很欢喜。”达特安道：“你告诉伯爵，杜威朗是同我一样。”颇图斯道：“没有的事，我并不是听天由命的。”达特安道：“你将来不久，也要听天由命的。”颇图斯道：“永远没有这个日子。”达特安道：“不久他也只好听天由命的。甘明则，我很晓得他的脾气，比他晓得自己还要清楚。他这个人有一千几百件的好处，他自己却是不知道。杜威朗，你要听我劝，事到其间，只好随遇而安，同我一样罢。”

甘明则同他们说了告别的话走了。达特安坐下来，装出极柔顺的样子，看甘明遇出门，把门关了之后，达特安跳起来，跑到颇图斯跟前，两手把颇图斯抱住，乐到了不得。颇图斯喊道：“上帝在上，你干什么，你忽然疯了么？”达特安道：“你看是什么？我们有救了。”颇图斯道：“我不晓得，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有救来。据我看来，我们遇救的成数很少，现在只剩阿拉密一个，未被主教关在老鼠笼里。”达特安道：“事体不是这样看的。这个老鼠笼，只能装两个，不能装三个的。”颇图斯道：“我简直不明白你说什么？”达特安道：“不打紧的，我们先坐下来，吃顿好晚饭。我们今天晚上，要用力。”颇图斯还是不明白，问道：“我们今晚做什么？”达特安道：“恐怕今晚要起远路。”颇图斯问道：“但是.....”达特安道：“我现在不多说话，我们先吃晚饭。吃过了晚饭，等我把法子都想好了，然后一样一样的告诉你。”颇图斯虽然是急着要晓得达特安的计策，但是他晓得达特安的脾气，只好不再问，坐下吃晚饭，胃口非常之强，可见得颇图斯是很相信达特安一定有极妙计策的。

## 第八十九回 颇图斯有神力

再说达特安、颇图斯两个人坐下吃晚饭，虽是一言不发，脸上却很高兴。达特安常常的微笑，很有点心满意足的神气。颇图斯虽然看见，却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得意。吃完了晚饭，达特安倒在椅子上，两脚交加，十分得意。颇图斯手倚在桌子上，托了头，看着达特安。

停了一会，达特安问道：“怎么样？”颇图斯也说道：“怎么样？”达特安道：“你不是说你.....”颇图斯道：“我并没说什么？”达特安道：“是的，你说你要逃出这个地方。”颇图斯道：“说到这句话，我原不是愿意在这里的。”达特安道：“你还说过只要推倒一扇门，或是推倒一幅墙，就可以逃出来。”颇图斯道：“我句话我原说过，我现在还是这样说。”达特安道：“你的法子用不得，只要走不到几丈远，不是被人捉了，就是打破了头。况且我们既不改装，又无寸铁，如何逃得出去？”颇图斯道：“我们自然要拿兵器，也要改装。”达特安道：“颇图斯，老实告诉你，我们这两样都有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

颇图斯四围一看，问道：“你说那里的话？”达特安道：“你不必四围的看。我们房里是没得兵器的，也没得改装的衣服，不过到了要用的时候，自然是会有的。你记得昨天瑞士兵，在窗子外走来走去是什么时候？”颇图斯道：“我记得是天黑之后一点钟。”达特安道：“今天大约也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来了。”颇图斯道：“我看，不久他们又来。”达特安道：“你的两臂近来还有力么？”颇图斯卷起衣袖，露出那极粗极壮的膀子来，足有常人的腿粗，一面看，一面自己称赞，说道：“我现在的臂膀，也还看得过。”达特安道：“据我看来，你可以把这个火钳弯做铁箍，把这个铲子扭做酒钻。”颇图斯道：“这点小事还做得来。”达特安道：“来来来，你试做把我看。”颇图斯果然把火钳、煤铲拿起来，略一用力，弯做铁箍同酒钻。达特安称赞不已，说道：“好极了。”

颇图斯道：“我听见说，从前有个某国人叫做弥禄，最有大力。人家用绳子把他的头捆起来，他只要一皱眉头，那条绳子就断了；他一拳头打死一条肥牛，背在肩膀上，就把死牛拖回家；牛跑得最快的时候，他两手拉住牛的后腿，那牛就跑不动。我在披理方的时候，我听见他们说这些话，我就自己去试试看。我样样都可以做，只有绳子捆头我还弄不断。”达特安道：“颇图斯，你的头脑原是不大得力。”颇图斯还不晓得，达特安有点取笑他，答道：“是的，我只有两条臂膀是可以的。”达特安道：“我的好朋友，我要你走到那个窗口，用点力把铁条弄松了，不要忙，等我先把灯吹灭了。”

## 第九十回 捉人替代

再说，颇图斯果然走去，双手拉窗子的铁条，一拉便弯了，把铁条拿出来。达特安道：“好极了，马萨林足智多谋，却做不了这件事。”颇图斯道：“我再弯一条好不好？”达特安道：“不必了，一条很够了，我们尽可以钻出去。”颇图斯试一试，果然钻得出去，一点也不难。达特安道：“你试伸手出去。”颇图斯道：“从哪里伸出去？”达特安道：“你一会就知道，你只管做。”颇图斯果然从两铁条之间，伸手出去。达特安道：“好了。”颇图斯道：“再做什么？”达特安道：“没得别的了。”颇图斯道：“这样就宽了么？”达特安道：“还有。”颇图斯道：“你到底是想什么法子？”达特安道：“你听着，我只要几句话，就可以解说明白。守兵的房门刚才开了，是不是？”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主教到橙树园散步的时候，他们要派两名兵来护卫。”颇图斯道：“那两名兵，现在刚出来。”达特安道：“我盼望他们把房门关上。好了好了，他们把房门关上了。”颇图斯道：“还有什么呢？”达特安道：“不要响，恐怕有人听见。”颇图斯道：“我不晓得你干什么？”达特安道：“你只要照我怎样分咐，你就怎样做，你自然就明白了。”颇图斯道：“但是我宁可……”达特安道：“你且等等，你看了，要诧异。”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不要响。”颇图斯不响，也不动。

果然这时候，有两个兵向窗子走来，一路行，一路搓手。那时正是二月天时，天气甚冷。走得不远，守兵的房门开了，有人喊一个兵回去，有一个兵回去了。

颇图斯问道：“你看这是怎么一会事？”达特安道：“这样更好。颇图斯，你听着，我要喊这一个兵，同他说话，你还记得，我昨天还同一个兵说话。”颇图斯道：“是的，不过那个兵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达特安道：“他的土音本来难懂，不过最要紧的，还是要你懂我的话，这件事全靠照我的法子去办。”颇图斯道：“办事么！这是我的长处。”达特安道：“我们都知道的，因此这件事全靠你了。”颇图斯道：“你往下说。”达特安道：“我要喊那个兵，同他说话。”颇图斯道：“这句话，你已经说过的了。”达特安道：“我站在窗子的左边，那个兵站在窗外板凳上的时候，他在你的右边。”颇图斯道：“倘若他不站在板凳上，怎么样呢？”达特安道：“他一定站在板凳上的，这是不必再辩的了。你等他一站在板凳上，你就伸出的那只粗手，抓住他的颈脖子，把他举起来，拖入房里。你要用力抓他的脖子，不许他叫喊。”颇图斯道：“万一抓死了，怎么样？”达特安道：“不过少了一个瑞士兵，那也不算什么，但是你还是不抓死他的好。拖进来以后，把他轻轻的放在地上捆起来，塞住他的嘴，我们就得了一把剑，一套号衣。”颇图斯张开大嘴，恭维达特安道：“这是妙极了。”停了一会又说道：“但是一套号衣，一把剑，不够两个人用的。”达特安道：“但是瑞士兵还有一个同伴。”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你现在明白了，只要我咳嗽一声，你就去伸手抓他进来。”

于是两个人都站好了，颇图斯躲在窗角。达特安很客气的对窗外瑞士兵说道：“好朋友，你好么？”瑞士兵答道：“你好么？”达特安道：“你在外面走来走去，不觉得冷嘲热讽么？”瑞士兵道：“怎么不冷？”达特安道：“你看，吃

钟酒好不好？”瑞士兵道：“吃钟酒么，好极了。”达特安低声对颇图斯说道：“鱼快上钩了。”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我这里有一瓶酒。”瑞士兵道：“一瓶酒么？”达特安道：“是的。”瑞士兵道：“一满瓶酒么？”达特安道：“一瓶满满的，你要吃的话，我送给你吃。”瑞士兵走近窗子说道：“我很想吃。”达特安道：“很好，你来拿罢！”瑞士兵道：“多谢你。这里有把板凳，我站在上头来拿。”达特安道：“是的，窗外有把板凳，好象是专为你设的，跳上来罢，好极了。”

当下达特安咳嗽一声，颇图斯伸出那只粗手，一把抓了瑞士兵进来，几乎抓死，抓了进来，放在地上。达特安让人喘息一会，拿一条领巾先塞他的嘴，把身上号衣剥下来，捆绑好了，放在炉前。

颇图斯说道：“我们有了一套号衣，一把剑了。”达特安道：“这一分，算是我的，你若是也要一分，你再用刚才的法子。我看那一个兵才出来，向我们这里走。”颇图斯道：“我看再用刚才的法子，恐怕有点险，万一运气不好，不是玩的。我这趟不如先走出去，从后面把他抓住，塞他的嘴，再把他拖进房来。”达特安道：“这个法子也甚妙。”颇图斯一面从窗子出去，一面说道：“你要预备好了。”颇图斯到了外面躲起来。第二个瑞士兵走过的时候，颇图斯从后面一手抓住他的脖子，塞了他的嘴，从窗子推他进来。颇图斯赶着进了房，把号衣剥下来，放瑞士兵在床上，用绳子连人带床绑好了。达特安道：“好极了，你快穿上号衣，就恐怕你穿不上，倘若穿不得的话，你只好披上，戴他的帽子。”幸而颇图斯的运气好，这第二个瑞士兵身躯粗壮，居然把号衣勉强穿上，有好几处裂了缝，两个人打扮好了，对两个瑞士兵说道：“你们若是不动不响的话，我们绝不伤害你们；你们只要动一动，响一响，先要你们的命。”两个瑞士兵自然是动也不敢动，响也不敢响。他们因为脖子被颇图斯抓过，有了阅历，知道这两个人不是玩的。

达特安说道：“颇图斯，你自然要晓得我们往后的举动。”颇图斯道：“我自然要知道。”达特安道：“我们先到院子。”颇图斯道：“是的。”达特安道：“我们在那里走来走去，同两个瑞士兵一样。”颇图斯道：“天气很冷，走走是好的。”达特安道：“不到几分钟，马萨林的家人就要来喊，同昨天、前天一样。”颇图斯道：“我们听见喊，自然是要答应。”达特安道：“不是的，我们先不响。”颇图斯道：“也好，我并不着急要说话。”达特安道：“我们不要答，先把帽子戴低些，向；前走，护卫主教。”颇图斯道：“我们到哪里去？”达特安道：“主教要去见德拉费伯爵，我们跟随去。你看，阿托士见了我们，一定是高兴的。”颇图斯道：“我这个时候，全明白了。”达特安道：“颇图斯，你不要太高兴，我们还不晓得后事怎么样呢？”颇图斯道：“后事怎么样？”达特安道：“你跟我来，不久就晓得了。”于是两个人先后从窗子爬出去，跳在院子里，在外边听了一会，听见房里两个瑞士兵害怕发抖的声。

不到一会，果然马萨林的家人在那里喊守兵。同时兵房的门开了，有人喊道：“拉波禄、杜巴托，上前走。”达特安道：“我只怕是拉波禄。”颇图斯道：“我就算杜马托。”马萨林家人因为兵房灯光身在眼上，看不见那两个兵，说道：“你们在那里？”达特安道：“我们在这里。”回头对颇图斯说道：“你看这件事怎么样？”颇图斯道：“只要能够一直做到底，倒也有趣。”这两个冒充的瑞士兵，跟着家人走。那家人先开了一扇门，又开了一扇门，到了一间客厅之类，用手指两张小凳说道：“你们的公事很容易办的。你只许一个人进来，余人都不许来。那个进来的人分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等到我来喊你们，你们才好走开。”原来这家人就是白那英，他领过达特安见主教，领过好几趟。达特安学的德国话，答应了他。原先分咐好颇图斯，不许说话，到了不能不说的时候，只许他说一句德国的口头语，别的话都不许说。

白那英分咐之后，走出去，把门锁了。颇图斯听见锁门，说道：“遇着鬼了，为什么这里喜欢把人关禁起来？我们原来不过只换了一间监房。原先关在那边，现在又关在这里，我们的运气并不见好。”达特安道：“你不必唠叨了，不要响罢，让我看看。”颇图斯不高兴道：“请你只管看。”达特安道：“我们走了八十码，登了六级台阶，我们一定另在一个亭子里。阿托士现时同我们相离一定是不很远了，可惜这些门都是锁了的。”颇图斯道：“这一点为难不算什么，我只要用肩膀……”达特安赶快拦住道：“你先不要用蛮劲，再过一会你自然有机会好用，况且还有一个人要到这里来。”颇图斯道：“是的，我听见那家人说。”达特安道：“这一个人，自然会替我们开门。”颇图斯道：“你说的原不错，不过万一那个人认得我们，叫喊起来，怎么办呢？果有此事，我们万逃不了。难道是我们真把马萨林打倒在地么？这种样的事，只好对待英国人、德国人。”达特安道：“那自然是万使不得的。王上知道了，许说我们好，王后却是永远不能饶我们的。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王后同我们好，况且我最不喜欢无谓的流血。但是我有一条妙计，你全交把我罢，不久你就晓得，我们要大乐。”颇图斯道：“那便很好。”达特安道：“不要响，有人来了。”



那时果然听见隔房有轻轻脚步声。门开之后，进来一个人，是壮士打扮，披一件罩袍，戴一顶大毡帽，戴得很低，盖了上半边脸，手上拿一枝灯。颇图斯见了，紧靠着墙站住，进来的人看见了，对颇图斯说道：“把房顶挂的灯点着了。”回头对达特安说道：“你受过分付了么？”达特安说德国话，答应一个“是”字。那进来的人，哼了几个意大利字，向对面的门走，开了门，走出去，把门关上。颇图斯问道：“我们现在干什么？”达特安道：“倘若有人动这扇门，我们就用得着你的肩膀，却不必忙，大凡会等的人，总等得着机会的。我们不如先把我们刚才进来的门堵住了，跟那个人去。”于是两个人搬了许多椅子、桌子塞住门。达特安道：“好了，人家现在不能从后面来攻我们，我们走罢。”

## 第九十一回 藏金窟

再说，达特安同颇图斯走到一道门那里，原来那门也锁了，达特安想法子弄开这道门，总弄不开，对颇图斯说道：“现在用得着你的肩膀，但是你不要弄得太响，也不要把门打破了。这是个摺叠门，你只要把钉子等件去掉，就可以开。”颇图斯拿他的粗肩膀顶门顶开门缝。达特安用剑尖弄开铁环，拉开门闩，把门开了。达特安道：“颇图斯，我从前不是告诉过你，门是同女人一样的，你只要用点温柔手段，他们自然要顺从的。”颇图斯道：“你是个大理想家，那是无疑的了。”

达特安道：“我们进去罢。”于是两个人从门走进，看见主教所拿的那枝灯摆在中间，从玻璃窗看见外面有条大路，两旁都是橙树、石榴树，树外头还有小路。达特安说道：“我看见主教的灯，却看不见主教。”他就叫颇图斯在小路上看，他自己在大路上找。他走得不远，看见地上一个大洞，橙子树挪到旁边。那橙子树原种在方木桶里的。垫桶是用四方大石块，止少也要两三个人才能连桶带石挪开，现在看来是暗中埋了机器。达特安往洞里一看，看见有一道螺旋梯，就使手势叫颇图斯来，指给他看。两个人见了这个地洞，面面相向，十分诧异。

达特安道：“假使我们是来找金子的，我们可以发大财。”颇图斯道：“你这话怎么讲？”达特安道：“从梯子下去，一定是主教藏金银的地方。我们常时听说，主教有藏金银财宝的地窖，我们只要走下去，把一箱子的金钱倒出来，把主教装在空箱里，我们拿了金钱，把地洞塞好了就逃，还有谁来查考我们怎么样发的财，主教的下落更无人问了。”颇图斯道：“假使我们是来做强盗，这倒是极好的机会，我们都是第一流人，似乎不能这样做！”达特安道：“那个自然，因此我刚才说假使的话，他晓得我们是来找别的。”

当下达特安弯了身子往洞里看，忽然听见有金银响声，好像拉出一袋金钱的声音，赶快退后几步，随即听见关门声，看见楼梯下有灯光。原来马萨林把灯放在园里，叫人晓得他是在园里散步，他却拿了蜡烛入地窖。这个时候，马萨林上楼梯，一路走，一路说意大利话，一路看袋里的金钱，说道：“这一袋金钱，就可以贿赂五个议政院的议员、两个巴黎的大将……”达特安同颇图斯先已躲在大路两边的橙子树后，马萨林走出洞来向前走，离达特安三码远，用手按墙上的一个秘密机关，那橙子树同大石板走回原处。马萨林吹灭蜡烛，拿起灯来说道：“我就去看看德拉费伯爵。”达特安想道：“我正想去看他，我们可以同走。”马萨林从中间大路走。达特安同颇图斯在小路走，常常的躲闪，不让灯光照见。园子地上铺的是细沙，走路是不响的。马萨林向前走，到了一道玻璃门，并不晓得有人跟他，到了这里向左转，走到不远，正想开门，忽然停住了，在那里想，说道：“甘明则告诉我的话，我为什么忘了？我要派兵守这道门，不然，恐怕我要吃那个恶鬼的亏。”说完，回过头来要向后头走。

达特安手拿帽子，笑嘻嘻的说道：“大人不必烦心，我们晓得要跟着大人，我们在这里伺候了。”颇图斯恭恭敬敬的鞠躬，说道：“我们在这里伺候。”马萨林留心看看这两个人，忽然认得他们是谁，吓了一跳，拿的灯也丢在地上。达特安把灯拿起来，幸而并未灭。”

达特安道：“大人，太卤莽了，在这里走来走去，没得灯是很不便的。大人一个不小心，就碰在橙子方桶上，或是丢在大洞里。”马萨林这时候神色略定些，说道：“达特安。”达特安道：“大人，是我。我的朋友杜威朗，大人见过的，也在这里，我来介绍。”说完，把灯拿高，正照颇图斯的脸。颇图斯是笑容可掬的。原来到了这个时候，颇图斯才明白了达特安的用意，乐到了不得。达特安对主教说道：“我晓得大人要去见德拉费伯爵，我们不拦阻了，请大人先走，我们跟随着来。”

马萨林这时神色大定，想起地下的金窖，问道：“你们在橙子园耽搁了许久么？”颇图斯张大嘴要答话，达特安

对他使手势，答道：“大人，我们不过才来。”马萨林放了心，以为金窖的事他们不知道，现在只要照应自己。脸上微带笑容，说道：“我落在你们的陷阱里，上了你们的当。你们要我释放你们是不是？我就释放你们。”达特安道：“大人真是慷慨，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自由身体，同释放一样。我们只好另求大人，给我们别的好处。”马萨林道：“你说你们有了身体自由么？”达特安道：“那个自然，是不消说的了。你自己的自由，现在是失了，你要设法来赎。运气如此，有什么说的！”马萨林打个冷战，看看这两个人，说道：“我要赎回我的自由么？”达特安道：“大人，那是要的。”马萨林道：“要多少钱才赎得回来？”达特安道：“大人，我现在还说不出数目来，我们不如同德拉费伯爵商量，请你开门，我们进去，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定价钱。”

马萨林还在那里迟疑脸上很不安。达特安道：“可惜我们现在不能讲什么礼节，我们也是没法，时候是不能耽搁的，请你开门罢。你要晓得，我们现在的地位是极难处的，倘若你要逃走，或是叫喊求救，我们用起强硬手段来，请你不要见怪。”马萨林道：“请你们放心，我是不抗拒的。”达特安对颇图斯使眼色，要颇图斯留心看马萨林的一举一动，随即说道：“大人，请你领路罢。”

## 第九十二回 活捉马萨林

再说马萨林开了一道重门，原来阿托士早知主教要来，站在门口迎接。主教进来的时候，阿托士对他鞠躬，说道：“大人光降，荣幸之至。如果大人愿意，不如叫伺候的人出去。”

达特安道：“我的好朋友，主教原是不甚喜欢我们陪伴他，但是我同杜威朗很想见见你，一定要跟来。”阿托士听见达特安挖苦的口吻，看见他那种神气，不胜诧异，喊道：“达特安！颇图斯！”达特安道：“不错的，是我。”阿托士道：“这是怎么讲？”马萨林咬牙要齿，勉强陪笑脸，说道：“我现在同他们，是易地而处了。现在他们不是我的俘虏，我倒变了他们的俘虏。他们不必听我的号令，我反要听他们的号令了。但是我先招呼你们，除非你们把我先杀了，不然，你们现在虽然得意，恐怕得意不久，运气是会转的，不久他们就要……”达特安道：“大人，恐吓不是好手段，我们很要优待你，请你把怨恨之意丢开，我们还是好好的商量罢！”马萨林道：“我原是这个意思，但是商量的时候，你们也要记得你们自己的地位。虽说是你们把我装在一个笼子里，你们要晓得，你们现在是同我在一笼。你们想想看，有什么法子逃出去，你不看见窗子上的铁条，封锁得很严密的门么？况且还有许多守兵把守，我们倒不如好好的商量。你们听着，我是一片至诚，我就要给你们一个诚实可靠的依据。”达特安想道：“他要用甘言蜜语来骗我们，我们要留心他。”马萨林道：“我原已送还你们的身体自由，我送过一趟了，我现在再送，你们肯收不肯？再过一点钟，这件事就有人知道，再把你们捉住。除非你们先杀了我，那是个大罪，你们都是第一等人物，犯不着做的。”

阿托士想道：“这话说得不错，正对我的心事。”达特安道恐怕马萨林认做阿托士是已经默许了，赶快抢先说道：“除非你强逼我们，不然我们是不用强硬手段的。”马萨林道：“我让你自由，你也让我自由。”达特安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商量通了么？你自己告诉我们的，只要释放我们，五分钟之后又可以把我们再捉回来。我很晓得你的手段，我晓得你有了机会，又要拿我们。”马萨林道：“我是个主教，不会失信的，你不相信我么？”达特安道：“你虽然是个主教，却不是个真教士，我不能相信你。”主教道：“我总是个大臣。”达特安道：“现在你不算个大臣，只算是我们的俘虏。”主教道：“我是马萨林，这是不能改的，你就相信马萨林说的话罢！”达特安道：“哼，我从前听说过，有一个马萨林，说话是最靠不住的，大约他就是你的祖宗。”马萨林道：“达特安，你真是一个聪明人。我现在很后悔，我不该同你争斗的。”达特安道：“我原想只要了事。大人，我们还是从长商量个办法罢！”马萨林道：“很好，譬如我安置你一个最安稳的地位。”颇图斯道：“这个自然又当别论了。”阿托士、达特安齐声说道：“怎么样呢？”马萨林道：“我的办法，你们答应不答应？”二人答道：“你先要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件事，让我们斟酌看。”马萨林道：“第一层，你们自己也明白，你们是逃不出去的，老实说的话，你们还是囚犯。”达特安道：“事到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之法。”马萨林道：“是个什么法？”达特安道：“我们同死在一处。”

马萨林打个冷战，说道：“你们听着，那一头有道门，钥匙在我这里，从门出去就是大园，我把钥匙给你，你们走了一百步，向左转就碰见围墙，爬墙头出去，就是大路，你们岂不是自由了吧？你们的身子又灵动，又结实，又有兵器，就是有人来攻，你们可以抵敌得住。”达特安道：“这不有理，钥匙在哪里？”马萨林道：“这就是钥匙。”

达特安道：“大人可以送我们到门口么？”马萨林道：“你既然喜欢，我自然是要送的。”马萨林看他们这样爽快，果然送到门口。从门出去，是那个大园，是无疑的了，因为有风从大园吹来，还带了许多雪。达特安道：“夜深可怕，路径不熟，走不出去的。大人既然送我们到门口，何妨送我们到墙边呢？”马萨林道：“也罢，我就送。”于是抄了一条近路，不过几分钟到了墙边，说道：“你们满意了么？”达特安道：“我们应该满意了，我们不过三个不相干的人，劳动了红衣大主教相送，那有不满意的道理。慢着刚才大人说，我们身体灵动，又有气力，又有兵器，是不是？”马萨林道：“是的。”达特安道：“这几句话不甚确，只有杜威朗同我两个人有兵器，伯爵并无兵器，倘或遇着巡查的人，有点不便。”马萨林道：“这话说得不错。”颇图斯道：“哪里去弄一把剑来？”达特安道：“大人现在用不着剑，何妨借给伯爵一用？”马萨林道：“我很喜欢的，请伯爵就收了我赠的一把剑。”达特安道：“大人是慷慨极了。”阿托士道：“我告诉大人，我同这把剑是永远不相离的。”达特安道：“这样的交情真令人动心，颇图斯你见了难道不滴泪么？”颇图斯道：“我也不晓得是这件事，还是大风使我流泪，我看还是大风。”

达特安道：“阿托士，你赶快先爬过墙。”颇图斯伸手去帮忙，阿托士上了墙头。在墙道：“阿托士，你跳下去。”阿托士跳了下去。达特安隔墙问道：“阿托士，你安稳么？”阿托士道：“我很安稳。”达特安说道：“颇图斯，你看好了大人，我去爬墙。我用不着你帮，我自己能爬上去。你却要留心看管好主教。”颇图斯道：“我看好了主教。你看，爬墙是不容易的。”达特安道：“可不是，我以为不难的，你把肩膀摆过来，你却不要放松了主教。”颇图斯道：“我先不让他走。”达特安有了颇图斯的肩膀帮忙，上了墙，骑在墙头上，马萨林勉强大笑。颇图斯问道：“你怎么样？”达特安道：“我很好，谢谢你。”

颇图斯道：“我们再做什么？”达特安道：“你把主教送上来，他若是有一点抗拒的话，你又住他的咽喉，先把他闷死了。”马萨林听了正要喊，被颇图斯一手叉住，同一把大铁钳一样举起来，送把达特安。达特安一手把他的脖子提上墙，头放在自己身前，做出恐吓的样子，说道：“你跳下去，跳到伯爵所站的地方，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马萨林道：“你应许我的话就不算数么？”达特安道：“我从来没许你什么？”马萨林哼道：“我放了你们就算抵了我的赎款。”达特安道：“这是不错的，不过那橙树园的地窖有一个螺旋楼梯下去的，里头藏了多少金银财宝，那个难道不算么？这一件你也应该同我们商量一个办法。”马萨林合了两手，说道：“上天的神圣，我这趟毁了。”达特安不去管他，抓住他的手，轻轻的把他放下去，回头再对颇图斯说道：“拿住我的手，你爬上墙来。”颇图斯用一点力，上了墙头，说道：“起先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才明白，倒是很好玩的。”达特安道：“你既然明白了，那便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再耽搁时候了，不然，恐怕到底是不甚好玩的。”说完跳下去。颇图斯也跟着跳下去。

达特安道：“你们两位看着主教，我先向前走，打探情形。”说完，拔出剑来，对马萨林说道：“请你告诉我，这条路是怎么走法的。你要好好的告诉我，你若是叫我们走错路，不独是于我们不便，于你也不便。”马萨林道：“靠着墙走，是不会走差的。”达特安领路向前走，他们走得太快，马萨林赶小，达特安在前头，忽然碰见一个黑东西，伸手一摸，喊道：“这里有匹马。”阿托士喊道：“我这里也有一匹。”颇图斯也喊道：“我也有一匹。”达特安道：“这个才叫做好运气。大人，你可以不用走路了。”话还没说完，忽然对面有个人，拿手枪指住他，喊道：“你走开。”达特安喊道：“原来是吉利模，你在这里干什么，是天上送来的么。”吉利模说道：“不是的，是阿拉密派我来马的。”达特安道：“阿拉密在这里么？”吉利模道：“在这里。我们是昨天来的。”达特安道：“你们干什么？”吉利模道：“我们来看守的。”阿托士道：“阿拉密在哪里？”吉利模道：“他守住堡垒的小门。”阿托士道：“你们带了许多人来么？”吉利模道：“我们来了六十人。”阿托士道：“你去告诉阿拉密，我们在这里。”吉利模道：“我马上去投信。”吉利模很高兴的走了，三个人就在这里等都欢喜的了不得。只有马萨林一个人，是垂头丧气的。

### 第九十三回 主教签约

再说，等了十分钟，阿拉密来了，带着吉利模，还有十个八个壮士，看见三个老朋友都在这里，非常的高兴，说道：“你们都放了出来，我高兴极了。我在外头虽然很替你们想法子，可惜一点事也没办到。”达特安道：“你心里不必难过，再等一会，你还可以帮我们的忙。”阿拉密道：“我是很尽力的了，我同帮主教要了六十个人，园墙外我放了二十个，从这里到圣遮猛大路上有二十个，在近树林各处又有二十个。这个布置还得法，我们捉了两个人，

是主教送信给王后的。”

马萨林听到这里，很留心。达特安道：“你自然把那两个人送还主教。”阿拉密道：“我为什么同主教那样客气？我把那些信件抢来，内中有一封信，主教告诉王后，说是国库一个钱也没有了；又有一封信，说的是要把犯人送到米朗地方，因为在这里不大安稳。我看见这封信，以为在路上可以救你们，我就埋伏起来。我派吉利模领了几匹马，预备你们出来，我以为你们明早才出来的，很预备同他们打。谁知用不着动手，你们都出来了。我要问你，你们用什么法子脱身的，我看你们在马萨林那个光棍手下，很吃点苦。”达特安道：“倒也没有什么！”阿拉密道：“是么？”达特安道：“我们还要感谢主教。”阿拉密道：“没有的事。”达特安道：“确有其事，我们全亏他放我们出来。”阿拉密道：“他放你们出来么？”达特安道：“是的，他叫白那英领我们到橙子园，我们会着主教，就跟随他去见德拉费伯爵。那时候他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出来了。主教并且领我们到园墙边，我们爬过墙头，就碰见吉利模。”阿拉密道：“我听了你这一番话，我看马萨林是另外一人了。假使他在这里，我要当面告诉他说，我向来以为他万不能这样慷慨的。”

达特安觉得开玩笑开得太过分了，回头对主教说道：“待我带引德博理教士见大人，大人是听明白的了。他要见大人，当面道贺。”说完了，达特安闪开。阿拉密一看，原来马萨林就在面前。阿拉密喊道：“原来是红衣大主教，这一分战利品好极了。朋友们，把马带上来。”于是有三四个壮士，骑在马上走过来。阿拉密道：“幸亏我的布置还有点用，我同大人请安。你们的运气真好，我却忘了一件事。”回过头来，对一个骑马的低声分咐了几句话。达特安道：“我们动身罢。”阿拉密道：“我等一个人，我等伯爵的朋友。”阿托士道：“我的朋友么？”阿拉密道：“是的，我正在跑来，快要到了。”阿托士远远听见有个少年声音喊道：“德拉费伯爵！德拉费伯爵！”阿托士听了，心里大动，也喊道：“洛奥尔！洛奥尔！”那个少年跳下马来，很亲热的搂抱那伯爵一会。阿拉密道：“大人，你看看我们这几个人的交情如同胶漆，你一定要我们离散了，岂不可惜！”那时骑马的人都来了，阿拉密道：“众位，请你们护卫主教。他既然光降，我们也要尽礼。颇图斯，你看管好了，不要放松。”

当下，达特安同阿托士商量办法，阿拉密走过来，三个人商量了一会。达特安说道：“我们走罢。”颇图斯道：“我们往哪里？”达特安道：“到披理方，你的家里去。你的堡垒很好，可以款待大人几天，地势又好，离巴黎不远不近，我们到了那里，可以常同巴黎通信。大人，你到了披理方堡，我们拿王分的礼待你。”马萨林满面忧愁，说道：“不过当个降王相待罢了！”阿托士道：“运气如此，有什么说的！你只管放心，我们不会太难为你的。”达特安道：“不难为你。我们好容易有了好运气，自然是要借机会，弄许多好处。”说完了，就起行。

跑了一夜，马萨林没法，只好跟着跑。到了天亮，跑了一百二十里，夜里并不停蹄。有一半已经跑不动，还跑倒了几匹马。颇图斯很不高兴，说道：“现在的世界不如从前，连现在的马都是不济事的。”阿拉密道：“我已经叫吉利模先到某处买马来，叫他弄五匹好马，大人骑一匹，我们四个人一人骑一匹。我们是不能离开主教的，余人随后可以赶来。我们只要过了圣丹尼，什么都不怕了。”吉利模走到一个贵族人家买马。原来那主人是杜威朗的好朋友，送了五匹马。吉利模领了马，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某处。阿托士一群人也就到了。余人在这里暂歇。这四个人同马萨林往前跑，日中就到了披理方。

摩吉堂跑了一路，一句话也不说，到了堡垒，对达特安说道：“我自从离了堡垒后，我无一刻是放心的，现在回来了，我放心了。”说完，一个人先跑上前去报告。达特安说道：“我们是四个人，应该说轮班看守马萨林，每人看守三点钟。阿托士要巡看堡垒一遍，想好把守的法子，以防有人来围攻；颇图斯办粮食；阿拉密布置人马。总而言之，阿托士是工程队总长，颇图斯是军食总长，阿拉密是兵马总长。”说完了，他们就把马萨林领到堡里一间极华丽的房子。

安插好了之后，马萨林对他们四个人说道：“众位，我看你们并不是要久留我在这里，不给外人知道。”达特安道：“不是的，我们就要布告，说是你在我们这里。”马萨林道：“有人要围困你们的。”达特安道：“我们预备有人来围困。”马萨林道：“如果围了，你们怎么样呢？”达特安道：“我们只好坚守。可惜前主教立殊理死了，不然他可以告诉你，我们从前在某炮台角，只有我们四个人，还有四个跟人，十几个死尸，抵御敌人全军。”马萨林道：“这样勇敢的事，恐怕可一而不可再。”达特安道：“这趟可以不必有大举动。民党的军队，明天就可以得信，再过一天他们就到这里，大约在甘平地方，或是维勒尔地方打一仗，不在查林登、圣丹尼地方打仗了。”马萨林道：“康狄王爷是战无不胜的，将来这一仗，一定又是他打胜的。”达特安道：“那亦未定的。不过未打仗之前，我们把大人搬到别的堡里去，杜威朗有三处堡垒，我们总小心保护着大人，不叫大人遇险。”

马萨林道：“看来，我只好同你们讲和的了。”达特安道：“未围城，就先讲和么？”马萨林道：“先讲和，条款该可以通融些。”达特安道：“说到条款，我们的条款并不是十分为难的。”马萨林道：“我要听听你们的条款。”达特安道：“大人辛苦了，先歇息罢，我们去商量条款。”马萨林道：“我用不着歇息，我要晓得，我现时是在朋友手中，抑或在仇敌手中。”达特安道：“大人很可以当我们是朋友。”

马萨林道：“既然是这样，你何妨先把条款告诉我，我看看可以照办不可以？德拉费伯爵，请你先说。”阿托士道：“为我自己一个人，我什么都不要；若是说到法国一国，我要的条款很多，都是大人不能照办的，我个所求，都不要了，请德博理说罢。”说完，阿托士走开，靠炉台站着。

马萨林道：“很好，德博理你有什么说的？你痛痛快快的，用几句话都说出来罢。”阿拉密道：“大人，那个自然，我把手上的牌，都摆在桌子上让你看。”主教道：“快来罢。”阿拉密道：“我是一个巴黎的代表，我口袋里有几条条款，都是巴黎百姓所要求的。巴黎百姓自古以来所享受的利益，是不可以侵犯的；他们所要求事体，是要准的。”马萨林道：“这些事是已经商妥的了，我现在只问你个人的要求。”阿拉密微笑，说道：“你有了成见，以为我有个人的要求么？”马萨林看了阿托士一眼，说道：“我看你，恐怕是不如德拉费伯爵那样大公无私罢！”阿拉密道：“大人说得不错，你居然能够晓得伯爵的品行，我甚欢喜。德拉费伯爵是个非常人，他的性情高洁慷慨，高出平常人不晓得有多少倍，没有别人比得上他，连我们都配不上，不敢妄攀作同等。”阿托士道：“阿拉密，你为什么拿我来开玩笑？”阿拉密道：“不是的，我自己实是觉得如此，所有你的朋友，无人不是觉得如此，不过这是题外话，同我与主教的交涉不相干。”

马萨林道：“你告诉我，你要什么？除了普通条件不算，那是要将来慢慢商量的。”阿拉密道：“我要你把那曼狄一省地方给朗维勒夫人，每处另外给他五十万利华，以住诸事，概不追究；他才生下来的儿子，要王上作义父，行洗礼的时候，主教要在场帮忙；以后请主教到罗马去见教王。”主教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告退，离开法国。”阿拉密道：“我盼望主教到了罗马之后，等到现在的教王死了，你就可以作教王，将来赦了我同我们朋友的罪。”

马萨林退后两步，回头问达特安道：“你要什么？”达特安道：“德博理所说的那几层，我都表同情，只有末后那一层我不以为然。他要你到罗马，我要你在巴黎；他要你作教王，我要你作法国的大臣。你治国之才是有的，我不妨告诉你，我还肯帮你的忙，收伏掷石党。但是，替王上出力的人，你不要忘记他们的功劳，第一营火枪手的统领，是要我荐的。杜威朗，轮到你了。”

主教道：“是的，请你说罢！”颇图斯道：“这一次蒙主教光降，给我这个机会作了东道主。我要求主教不忘今日，把我的产业升作男爵的采地；另外封我们的朋友一个小爵。”主教道：“你忘记了，凡是要得小爵的，须是贵族出身。”颇图斯道：“我的朋友可以拿出贵族的凭据来，假使拿不出来，大人自然也可以想法封他，不必一定要什么贵族凭据的。”

马萨林晓得他是挖苦的话，只好把别的话去支吾，说道：“你们诸位所求的事，有点自相矛盾。我依了这个，就不能依那个。我若是留在巴黎，就不能去罗马；我若是作了教王，就不能作法国的大臣；我若不是法国的大臣，我怎能够派达特安当统领，封杜威朗一个男爵？”阿拉密道：“这话不错，现在是我居少数，我就不勉强你去罗马当教王。”马萨林道：“看来我还是作首相。”达特安道：“是的，还是你作首相，现在法国，非你不可。”阿拉密道：“只要我们为法国所求的事，为我们自己所求的事都照准了，主教仍是当首相。”

马萨林道：“罢了吧，你们只管你们自己的私事罢，国家大事还是交给我罢。”阿拉密道：“不然，我们要立和约，叫掷石党满意。你当我们的面签了字。你还要应允我们，将来王后一定批准。”马萨林道：“我自己是可以答应的，王后肯批准不肯批准，我就不能做主了。万一王后真不准，怎么办呢？”达特安道：“你晓得的，你说的话，王后没有不准的。”阿拉密道：“和约在这里，是掷石党的代表拟好的底子，请主教看看。”马萨林道：“约里说的什么话，我已经知道了。”阿拉密道：“既然如此，请你签字。”马萨林道：“将来人家可以说是强迫我签字，可以不算数的。”阿拉密道：“但是主教可以对人说，是心悦诚服签字的。”马萨林道：“譬如我不肯签，你们怎样奈何我？”达特安道：“将来的后事，主教却要自己怪自己，不能怪我们。”马萨林道：“难道你们用强硬手段，加于主教身上么？”达特安道：“你为什么用强硬手段待御前火枪手？”马萨林道：“王后一定替我报仇雪恨的。”达特安道：“王后或许有这个意思，未见得肯这样做。我们也很愿意护送你回巴黎，叫百姓们还我们一个公道。”阿拉密道：“现在罗爱勒同圣遮猛两处地主，不晓得闹到什么田地了，他们一定问红衣主教哪里去了，法国的首相哪里去了王后的幸臣在哪里了？他们现在一定是各处找寻大人，嘴里还不晓得说些什么怪话？倘若掷石党晓得了这件事，他们不晓得

有多么高兴！”马萨林道：“这件事体实在可怕。”达特安道：“你还是签字罢！”马萨林道：“万一王后不肯批准怎么样呢？”达特安道：“我自己拿去请王后批准。”马萨林道：“你要小心，你到了圣遮猛，他们恐怕要难为你。”达特安道：“我自然有法子叫他们欢迎我。”马萨林道：“你有什么法子？”达特安道：“你不是有封公文，说是国库空虚么，我先递这一件。”马萨林脸色全变了，问道：“以后怎么样？”达特安道：“王后见了自然是没了主意，我就领王后到罗爱勒，领王后到橙子园，把秘密机关弄给王后看……”马萨林道：“算了罢，算了罢，把和约给我。”阿拉密道：“在这里。”达特安道：“你看我们何等慷慨，就凭我们所晓得这一件秘密事，我们就应该可以多得好处。”达特安拿了笔，说道：“大事，我们就应该可以多得好处。”达特安拿了笔，说道：“大人肯签字么？”马萨林起来，在房里来回的走了好几趟，忽然回过头来问道：“倘若我签了字，你们给我什么凭据可以不翻腔？”阿托士道：“凭我的话。”

主教看德拉费伯爵，看了一会，拿起笔来，说道：“伯爵，有你一句话，就够了。”说完，果然签了字，说道：“达特安，你就收拾起程到圣遮猛，我写一封信，你交把王后。”

## 第九十四回 达特安能辩

再说，达特安晓得凡事须有预先的布置，立刻就打发人先在善特理地方预备驿马，以免路上耽搁。但是有一层，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是安稳无虞的，忽然要去见王后，难免无危险。心里想道：阿托士这个人，慷慨得没道理；颇图斯是容易受人运动；阿拉密是最诡秘的，令人难测。我走了，他们不晓得弄出什么事来？或者让马萨林逃走了，也是难说的。倘若果然逃走了，岂不是把二十年的辛苦，一旦付之东流么？于是快要动身的时候，对阿拉密说道：“我拿你当做掷石党的代表，我劝你不要专依靠阿托士。他不是个办事人，全不管事体可行不可行的，他是向来不计自己个人的利害的。颇图斯看伯爵如天神一样，只要阿托士想释放主教，颇图斯是答应的。主教只要谎了伯爵，就可以劝伯爵放他走。”阿拉密微笑，说道：“请你放心罢，我自有办法。凡是替我们党里出过力的人，我总要办个公道还他们，我却不是专是为己的。”

达特安想道：这个人不会乱做的，我可以相信他。于是同阿拉密分手，去找颇图斯，说道：“我的好朋友，我同你同过多少患难，费了多少力求功名富贵。我现在要同你暂别了，我却要先招呼你，你不要受阿拉密的运动。他为人诡谲，为己的时候多。我又要劝你，不要全听阿托士的话。他虽然是个极高洁极慷慨的人，但是他早已厌倦世情，久无大志，不会替别人着想的。譬如他们两个人之中，有一个要释放马萨林，你怎么样呢？”颇图斯说道：“我就说，我们不晓得费了多少事才把主教捉来，不能容易放他走的。”达特安道：“颇图斯，是的，你说得好。你要晓得，那个男爵算是到了手的，你不要放弃了；况且马萨林一旦逃走了，他第一个先要问你一个狡罪。”颇图斯道：“你看他真会这样么？”达特安道：“我看是一定的。”颇图斯道：“既然如此，我宁可先杀了他，不让他逃走。”达特安道：“这是不错的。你还要记得，我们费了许多力，不独是为自己的前程，也是帮掷石党的忙，但是掷石党的人，有许多不明白现在政界的情形，不如我们老军人明白。”颇图斯道：“他们是不明白的。我送你几步，等到看你不見我才走开。你走过之后，我就在玻璃门外把守，我管着马萨林，只要看见马萨林有什么可疑的举动，我登时把他杀了。”

达特安想道：好了，他总逃不出颇图斯的手。于是同杜威朗很亲热的抓了手，去找阿托士，说道：“阿托士，我要动身了，只有两句话同你说。你晓得法国王后的脾气，我的性命全靠你们看管好马萨林，不让他逃走。倘若你把他放走了，我的性命不保。”阿托士道：“达特安，我原是不肯当管监的，不过现在事体重大，我不能勉强一当。我有言在先，你回来的时候，保你主教还在这里。”达特安想道：“有这一句话，比王上的御笔还靠得住，有他一句话，我可以放心了。”达特安就单人匹马走了，身上带了剑同主教的一封信，在路上跑了六点钟到了圣遮猛。

且说，马萨林被掳不知下落的话，那时还有许多人不得。法国王后是晓得的，却一句也不响，连最亲信的人也不告诉。监房里两个瑞士兵，后来有人看见，立刻松了绑。他们只晓得被囚犯捉进房里，剥了号衣，捆绑起来。以后的事，他们一概说不出。两个犯人哪里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惟有白那英略为猜着点情形，因为他那天晚上，等到十二点钟。主人还不回来，他就到橙子园去找，看见有许多椅子、桌子堵住门，他就犯了疑心。他不想去惊动别人，只好一个人走进来，看见门都开了，连阿托士所住的房门同进大园的门，都是开的。于是走进大园，看见雪

上许多足迹印，一直就寻到园墙边，到了墙外又是足迹印。再走几步，看见许多马蹄印，晓得来的人不少。他才晓得主人是被那三个犯人掳走了，于是赶快跑到圣遮猛去报信。王后分付白那英不要声张，自己把事体告诉了康狄王爷。王爷就派了五、六百名马队四处找寻，遇有面生可疑军人打扮者，捉来听令。

且说达特安是一个人从披理方走到圣遮猛，路上并无人拦阻，走到堡寨的大院子，可巧头一个碰见的就是白那英。白那英原在那里等候马萨林的消息，忽然看见达特安进来，十分诧异。达特安立刻跳下马来，把马缰交给马夫，跑到白那英跟前，点头微笑。白那英喊道：“达特安么？”达特安道：“是的。白那英，我叫达特安。”白那英道：“你干什么？”达特安道：“我特为来报告主教的消息，我报告的还是最后的消息。”白那英道：“主教现在怎么样？”达特安道：“主教平安无事。”白那英道：“主教并没碰见什么危险么？”达特安道：“并没碰着危险。主教因为有要事，到了法兰岛，分付德拉费伯爵、杜威朗同我三个人护送他。我们不能不去，只好立刻动身，我现在回来了。”白那英道：“原来如此。”达特安道：“主教有封信给王后，因为是一件极要紧、极秘密的信，故此叫我送到圣遮猛。请你告诉王后，说我来了。”白那英起初，还是半信半疑，后来一想，只有达特安一个人晓得主教的下落，只好去报王后，果然立刻传见。

达特安一见了王后，一条腿跪下，把信送上去。这一封信，不过是封介绍信，并没说什么话。王后一见，认得是马萨林的笔迹，不过笔画不整齐，好象写信的时候，那只手很在那里打战。王后问主教何以忽然不见的详情，达特安一一二二的告诉王后。王后越听越诧异：世界上居然有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去做这样的事，做完了还来当面说那详细情形，一点也不隐讳。达特安说完了，王后很生气，说道：“难道你做了这种无法无天的事体，还有胆子来告诉我么？”达特安道：“陛下恕罪，大约是我并未解说清楚，陛下因此误会了，其实我并没做什么犯法的事。马萨林派我同杜威朗到英国，其意难道叫我们袖手旁观么？英王查理第一是我们法国先王的妹婿，英王查理第一之妻就是陛下的姊妹行，现时在法国作客。英王查理临刑的时候，我们能够旁观不救么？马萨林无故把我们关了监，我们以为其中一定有点误会，故此要同主教当面辩白，因为恐怕有人打岔，故此把主教请到我们朋友的堡寨里商量。好在现时什么事都商量妥当了，原来我们当初所疑的果然实有其事，果然有误会之处。马萨林疑我们是帮那反叛克林维勒的忙，不是帮查理第一。如果是实，我们还、能算是个人么？岂不令主教同法国朝廷丢脸么？我们同主教面谈的时候，把我们效忠的凭据给了主教，英后还可以替我们做证，解说明白。这几个人替国家出了多少力，不独无赏，还要受罚，未免太不公平，故此主教派我来请陛下设法酌量奖励这几个人才是。”

王后听了说道：“你这个人，胆大妄为到了极点了，连我也不能不称赞你。”达特安道：“我恐怕陛下起初也误会了，同主教一样的。”王后道：“不是的，这一趟却是你误会了，现在的情形我看明白了，十分钟内我就把你拿下来，一点钟内我自己带兵去救主教职工。”达特安神色自若的答道：“我还是劝陛下不要轻举妄动。陛下带兵去一点用处也没有，陛下未救出来之先，主教早被他们杀了。主教很明白这一层道理，分付我劝陛下千万不必去救他。”王后道：“既然如此，我只好先把你拿下去。”达特安道：“拿了我是很无谓的，他们早已把这一层商量好了的。我们原约好一个时候，只要到了明天约定的时候我不回去，他们后天就要把主教送到巴黎去。”王后道：“听你说的话，现在的情形你全不知道，不然你总该知道主教到过巴黎五、六趟了。他见着波孚公爵、布伊朗公爵、笛拉波公爵、帮主教干狄。他们并没捉拿主教的意思。”达特安道：“我怎么不晓得！陛下刚才所说的那几个人，全是顾私利的，受了主教的贿赂。我们不把主教交给他们，我们交给议员。主教自然是要贿赂几位议员的，不过主教钱虽多，不能个个能买到。”

王后露出深恨的意思，喊道：“我是你们的王后，你们王上的母亲，你胆敢来恐吓我么？”达特安道：“即使我用恐吓手段，我亦是出于不得已。我若是说得太过分，也是势逼处此。但是，陛下要晓得，若是说起忠心为国，我看没有别人比得过我的。我的性命，我朋友的性命，都肯舍了替陛下出力。我们替陛下不晓得冒了多少险，我们出了多少力，并没得着什么好处。我们这些年来替陛下办的秘密事，同陛下的名誉极有相关，我们从来不同外人说一句，陛下还不该怜惜这几个人么？陛下要明白，我不过是个小武官，既无财产，又无前程，凡事都靠陛下喜怒。我的朋友里头，那德拉费伯爵是什么都不要的，因为同自己的王后反对，其实不过是同主教反对，他什么也不望得。还有一个杜威朗，是个义勇无双的人，他等他应得的好处，足等了二十年了。我还要替百姓们说句话，那些百姓们哪一个不是忠于陛下的呢？现在被困挨饿，十分凄惨。只要陛下说句话，危局立刻就可以平定了，哪里还曾有流血的事？”

王后听了达特安这番话，十分惊奇，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告诉我，就用强硬手段做出这种事体来。”达特安



道：“因为我们要陛下晓得我们还有气，还有胆，只算这一层，陛下就该体恤我们。”王后说道：“你们的胆，你们的气，办什么都够用了。”达特安道：“我们是最喜欢冒险的，以后还是可以冒险的。”王后道：“假使我今日不答应你们，你们自然是有胆有气，把我也捉了去，献给掷石党是不是？”达特安道：“我们却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倘若以为这是可办之事，我们是要照办的。”

王后自言自语道：“我该晓得的，这班人是不顾性命的。”达特安叹口气道：“可惜陛下现在才知道我们我们的好处。”王后道：“我现在知道你们的好处，该怎么样呢？”达特安道：“陛下既然知道我们的好处，一定是办点公道还我们，好好的看待。我奉命同陛下商议要事的，陛下要当我是个钦差。”

## 第九十五回 王后签约

再说，王后从达特安手上把条约接过来，看一看说道：“这上头说的，都是大概情形，普通的条款。波孚公爵、布伊朗公爵、笛拉波公爵、帮主教，这几个人的利益都说遍了，惟有你们几位，一句未有提。”达特安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分际，故此不同王族诸位列名。”王后道：“虽然这样说，你们难道就不要了么？”达特安道：“陛下是最有权力的，那几个人将来把主教平安无事的送回圣遮猛，难道陛下不赏他们的功么？”王后道：“我却没得这个意思。你只管说罢！”达特安道：“那一个来议赎回主教的人，应该统带火枪手。”王后道：“你说的是特拉维当过的那个统领缺，是不是？”达特安道：“是的，特拉维告退有一年了，他的缺现在还没补人。”王后道：“但是，这是王上手下第一个武官缺。”达特安道：“特拉维也不过是个喀士刚人，同我是一样的，他居然当了统领二十年。”王后道：“你辩驳的话，来得真快。”说完，取出一张官照来，填好了，签了字，交给达特安。

达特安接来，鞠躬说道：“我谢谢陛下，但是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定的，倘若一旦王后不喜欢我，我的官随时都可以做不成的。”王后晓得他用意，问道：“你还要什么？”达特安道：“我只要陛下给我一个凭据，说明革我官的那一天，我可以支领十万个利华。”王后听了这句话，很迟疑。达特安又说道：“这几个钱不算什么，前两天议院出了一个赏格：凡有人能交出主教，不问生死赏钱六十万利华。议院若是得着活的主教，是要拿来绞死了；若是得着死的，要摔在沟里。”王后道：“你要的钱，不过是议院所赏的六分之一，也还算公道。”于是写了一张支票给达特安，问道：“还有什么？”

达特安道：“我的朋友杜威朗是有钱的，不要钱，但是好象主教已经应许过他，封他一个男爵。”王后道：“他并不是个贵族出身，不怕人笑么？”达特安道：“那也难说，不过人家当他面笑他一趟的，断不敢笑第二趟。”王后道：“既然如此，我就给他。”说完，签了字，把文凭交给达特安。

达特安说道：“还有一个德博理。”王后道：“大约他要做小主教？”达特安道：“不是的，他要的是很不相干的。”王后道：“他需要什么？”达特安道：“他要王上做朗维勒夫人儿子的义父。”王后冷笑。达特安道：“陛下，朗维勒公爵原是王族。”王后说道：“公爵是王族，但是他的儿子却不是……”达特安道：“若是父亲是王族，儿子自然也是王族。”王后道：“你的朋友还替朗维勒夫人求什么？”达特安道：“他不求什么了，但是王上既然肯做义父，自然要送五十万个利华给那义子之母，把那曼狄省给公爵作采地。”王后道：“那个采地我倒有法子想，只有那五十万利华，恐怕有点为难。主教已经告诉我说，国库空虚得很。”达特安道：“我看那五十万利华，总可以想法找出来。”

王后问道：“还有什么？”达特安道：“没得什么了。”王后道：“我记得你们共总四个人。”达特安道：“是的，还有德拉费伯爵。”王后道：“他需要什么？”达特安道：“他什么都不要。”王后道：“什么都不要么？”达特安道：“是的，什么都不要！”王后道：“可以要的时候还不要，世界上有这种人么？”达特安道：“德拉费伯爵是个非常人。”王后道：“他到底是个什么？”达特安道：“他是个神人。”王后道：“我记得他有个儿子或是侄子，甘明遇对我说过，这个少年将来是个很出色的人物。伦斯报捷，还是他陪沙提朗来送旗的。”达特安道：“是的，他很照应一个少年，名叫波拉治子爵。”王后道：“倘若我派他带一营兵，他的保父说什么？”达特安道：“陛下若是先问伯爵，我看也许答应的。”王后道：“这个人倒奇怪，我将来或者问他。你现在满意了么？”达特安道：“我满意了，但是还有一张公文，陛下尚未签字。”王后道：“哪一件公文？”达特安道：“我说的是条约。”王后道：“现在可不必了，我明早签字。”达特安道：“我老实说，这个条款今天若是不签字，明天恐怕来不及了，我还是求陛下今天签字罢。这一行说的是，巴黎代表所拟条款，我愿照办，原是主教亲笔写的，请陛下就在那底下签字罢！”王后到了这个时候无

可如何，只好签了字，但是气愤不过。

王后签了字，大哭起来。达特安看见王后如此难过，心里也十分难受，跪下说道：“请陛下听我说，我自己可以相信我自己，相信我的朋友，我也很想相信王后。我要做出来给陛下看，我肯先把马萨林送回来。陛下所许的功名富贵，先不算数。这都是陛下签过字的公文，请陛下先收回去，都可以不算数的，如同没签字一样。”达特安慷慨激昂的把公文都送还王后。他费了多少气力、费了多少唇舌才一样一样的向王后手上夺来；到了这个时候，他一样都不要了。说到王后，原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不料倒被达特安这一番慷慨的举动感动了良心。至于达特安，他到底是果真慷慨性情发现，抑或他深晓人情，那就难说了。

且说王后见达特安如此慷慨，说道：“你说得不错，我误会了。公文你仍复收去，是我情愿给你的。你去赶快把主教送来罢。”达特安道：“二十年前，我曾亲过陛下一只手。”王后道：“我再拿那一只手给你亲。”又从手上脱下一个金钢钻戒指来，交给达特安，说道：“我右手慷慨过，左手也要慷慨，请你收了戒指做个纪念。”达特安道：“我没得别的话说，我只能说我永远要替陛下出力。”说完，站起来，走出去。王后想道：“我从前不留这班人在我身边，叫他们替我办事，原是我的大错。现在再用他们，已经太迟了，再过一年，王上成丁了。”

再说，达特安走后，不过十五点钟，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果然把主教送回来。王后派达特安当了火枪营的统领，封了颇图斯做男爵。王后问道：“你们都满意了么？”达特安点头。惟有颇图斯，把封爵的文凭夹在指上转，两眼看着马萨林。马萨林问道：“你要说什么？”颇图斯道：“我要的是勋章。”主教道：“你要明白，不是贵族不能得勋章。”颇图斯道：“我要的蓝带子，原不是为我自己的。”主教道：“你替谁请？”颇图斯道：“我要给德拉费伯爵。”王后道：“既上给伯爵的，那自然可以。”颇图斯道：“可以么？”王后道：“可以之至。”

于是当天，那巴黎条约签了字。外边人都传说，主教有三天闭门不出，为的是斟酌条款，有许多人也就不疑心这件事。

再说巴黎和约画了押之后，有许多人得了好处。康太王爷得了某处地方作采地。他原是个好将官，仍复带兵，不做主教了。有人上条陈，劝他娶马萨林的侄女当老婆，王爷倒很愿意。他不娶亲则已，若是娶亲的话，他倒不甚考究娶谁做老婆。波孚公爵仍旧出入宫廷，还得了许多赔偿。凡是从前帮他越狱的人，都赦了罪。他的父亲现在当海军大臣，将来死了，是波孚补缺。从前把他的堡垒毁了，现在拿钱赔他。布伊朗公爵改封了王爵，另得采地。朗维勒公爵，做了某处巡抚。他的夫人，得了五十万利华。王上当了他儿子的义父。当他儿子行洗礼的那一天，阿拉密叫巴星去帮忙，那天的酒席是巴兰舒承办。笛拉波公爵得了一票钱。他的长子得了十万利华，其余三个儿子，每人得二万五。惟有帮主教一个什么也得不着。王后同马萨林都应许他，替他同主教商量，派他一个红衣主教；但是他晓得，这两个人应许的话是不能算数的。他既然红衣主教还没到手，只好还在营里。故此巴黎城里预备迎接王上回去，人人都十分高兴。只有帮主教一个人不得意。他每逢不得意的时候，总要找两个人来商量，一个是卢时伏伯爵，一个就是那个花子头。这两个人来了，同干狄商量了大半夜。

## 第九十六回 回銮

再说，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护送马萨林回圣遮猛的时候，阿托士同阿拉密两个，同达特安他们在圣丹尼地方分手以后，就向巴黎而来。到了以后，分头去探望朋友。

阿拉密换了衣裳，去找朗维勒夫人。他听了已经讲和，十分生气。因为自从王后逃出巴黎以后，朗维勒夫人在巴黎城里，就仿佛是个王后。一旦讲和，王后回来，他就要让位，故此听了讲和的话，非常的生气。他说一定不和，还要照旧打仗。阿托士把和约的利益告诉他，又说在那曼狄地方做个巡抚的夫人，比在这里安稳，况且另外还有五十万个利华，又有王上替他的儿子做义父。朗维勒夫人起先不过是对阿拉密撒娇，听了有这些好处，也就答应了。阿拉密也明知是这样，故意的劝他，说道：“你一定要同康狄王爷反对。你也晓得，他是当今的名将，但是有本事的女人，立定了主意要做一件事，往往是做得到的。现在康狄王爷总算是败了，他再要反对也反对不来。我们现在要敷衍他，运动他到我们这边来。他同王后好是假的，他心里看不起马萨林。我们的掷石党也不过是唱戏，只有你想点法子，把王爷运动过来，我们的势力就增长，自然就好对付马萨林。”朗维勒夫人自己晓得相貌生得最美，又有运动的手段，自己可以把康狄王爷运动过来，也就答应了。

当下阿托士在王宫，同阿拉密分手以后，去探望施华洛夫人。这位夫人也是个掷石党，阿托士要运动他，因为和约里头并未提起他，颇难下手。施华洛公爵没得总督做，施华洛夫人之子，也没得王上当义父，措词自然是为难的。当下施华洛夫人听见阿托士来见他，先就满肚子不高兴。阿托士说了许多话，也说不拢。后来阿托士说道：“夫人，你是晓得的，这件事，除了你同帮主教之外，是没得人再想往下干的，人人都愿意讲和。现在的世界，反对政府原是极为难的事。你也不必替巴黎哭，糟蹋了这双美目。你不必管宫廷在巴黎或是在别外，你总是王后的了。”施华洛夫人道：“我自然不能一个人打仗，但是王后同马萨林，我是不能饶的。我有一天，总要报仇。”阿托士道：“我只求你不要害了洛奥尔的前程。他虽是年轻，已经很有进步，王爷待他很好，请你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怨，阻挠他的进步。我说的话，你许不愿意听，却不要见怪。凡人到了我的年纪，自己虽然无大志，却很盼望儿子出头。”施华洛夫人微笑，说道：“我恐怕你受了宫廷的运动，或者得了一条蓝带子。”阿托士道：“不错的，我得了一条蓝带子，却是查理第一未死以前数天赐我的。”阿托士说这个话的时候，却不晓得颇图斯在法国王后面前替他求过。施华洛夫人道：“我现在只好认老的了。”阿托士亲他的手。夫人说道：“伯爵，你那波拉治地方总有很好的房子，你是个雅人，园林花木一定有的。”说完叹一口气，一只手托住头。阿托士道：“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实告诉你，你现在还是很少年的。”施华洛夫人摇头，说道：“洛奥尔久住巴黎么？”阿托士道：“你要怎么样呢？”夫人道：“你把他交给我。”阿托士道：“我不以为然。”施华洛夫人道：“我倒想到波拉治地方住一个月。”阿托士道：“你不怕你的朋友吃醋么？”施华洛夫人道：“我隐姓埋名的去，我改名米桑。”阿托士道：“好极了，我很愿意你来。”夫人道：“却不要洛奥尔来。”阿托士道：“这是何故？”夫人道：“因为他有了爱情。”阿托士道：“他不过是个小孩子。”夫人道：“他恋爱的也是个小孩子。”阿托士低头想，说道：“是的，他恋爱这个七岁的女孩，将来恐怕不好。好在现下法兰德地方有军务，倒不如叫他随着大军去。”夫人道：“很好，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你打发他来见我，我给他一副铁甲，抵挡爱情。”阿托士道：“夫人，可惜现在的爱情，同打仗一样的，有了铁甲，也没得用处。”说到这里，刚好洛奥尔走进来，特为报告，说是摩吉堂说的，明天王上、王后、主教进城。

原来翌日早上，宫廷的人预备一切要进城。早一天晚上，王后传见达特安，说道：“听说城里现在还是不甚太平，我很替王上担心。你骑马保护王上，就在右手靠住王上的马车走。”达特安道：“请陛下放心，我可以保驾。”说完出来，碰见白那英。白那英说是主教请他，有要事商量。达就跟去见主教。主教说道：“我恐怕进城的时候，有乱民闹事。我同王上坐一车，我坐在王上的左边，恨我的人多，一定是要先下我的手，我要你在我的左边保护我。”达特安道：“请大人放心，没得一个人敢动大人一根头发的。”达特安出来的时候，想道：“这却有点为难了，我一个人不能同时在右边，又在左边。我只好保护王上，叫颇图斯保护主教。果然这样分排，两边都喜欢。王后是极相信达特安的，主教见颇图斯身躯粗壮，自己曾经受过一点阅历的，十分喜欢。”

起程回巴黎的次序，吉利模、甘明则带领卫队先行，后头是王上坐在马车，右有达特安，左有颇图斯，后头是达特安所带的火枪营。入城的时候，百姓欢呼，都喊王上万岁，王后万岁。还有几个喊主教万岁的，却没得几个人听见。这一群的兵，拥着王上，向大教堂而来。那教堂唱报天歌，欢迎王上入城。路上看热闹的人，十分拥挤。王上所走的路上，两旁都有瑞士兵。不过所走的路太长了，不是接连都有兵；有些地方是没得兵，有时只得一排。故此看热闹的人，常常跑到街上来，倒不容易弹压。有时人聚得多了，王后两只眼只看达特安，很有点放心不下的神气。达特安只是微笑。

原来马萨林花了有一千个利华，特为买出许多不相干的人喊主教万岁，后来只听见不过有限的几个人喊，至多也不过值二十个利华，他觉得不妥当，常常的看颇图斯。颇图斯只好安慰他，说道：“请大人放心罢，不要紧的。”走到王宫之前，看见聚拢的人更多。快到的时候，听见许多人喊王上、王后万岁，喊得实在热闹。马萨林伸出头来，是要人喊他万岁，谁知只有三四个人喊主教万岁，随后就有许多人跟着诅骂。主教赶快把头缩回去。颇图斯看见，很不高兴，嘴里咕唧了一会。达特安看见，只是捋胡子。

王后低头对王上附耳说道：“你要敷衍那个喀士刚人，说句恭维他的话。”路易第十四果然伸头出来，说道：“达特安，你好呀，我等到这个时候，才找着机会同你说话。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睡着了，百姓们要见我，还是你站在我的床后。”达特安道：“只要王上许我上肖，到了有危险的时候，我总在王上的身边的。”

马萨林问颇图斯道：“万一百姓们要攻过来，价钱怎么样呢？”颇图斯道：“我只好杀他们，杀多少是多少。”马萨林道：“你只管杀是杀不完的，你又拦不住他们不许他们不许前来。”颇图斯站在马镫上，四围一看，说道：“大人说得不错，人是真不少。”马萨林往车背一靠，想道：还是那一边的人好些。

到了这个时候，情形却有点不对。看热闹的人，虽然是欢迎王上、王后，是很恭敬的，但是人越聚越多，有许多人口出怨言。凡是大风初起的时候，来势原是不甚凶的。现在巴黎百姓的情形，很象是又要闹事的意思。达特安看出这点情形，回头对手下的火枪兵装手势，火枪兵都会意。看热闹的人，却没留心。火枪兵凑紧起来，再走不远，都停住了。甘明则回转来，保护王后。王后对达特安使眼色，王后说道：“我们前进罢。”甘明则又到前面，费了许多事，开出一条路来。百姓们很不高兴，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有骂王上的，有骂主教的。达特安喊道：“向前进。”颇图斯亦接口道：“向前进。”这一句话不说还罢了，一说以后，百姓们登时鼓噪起来，四围都有人大喊道：“推倒马萨林，打死主教！”同时有许多乱民，从各街口冲进来，你冲我碰，冲到达特安、颇图斯跟前。这随后冲来的人情形可怕，大约都是手上有兵器的多，可知不是临时起事，一定是有为首的人号召好了，预先埋伏的。这趟乱民约分两大支，每支都有一个首领。这一支为首领的，象是个乞丐；那一支为首领的，是个上等人改了装的。冲过来的时候，震动了马车里头的人，忽然大喊一声，听见放了两三枪。达特安喊道：“火枪手，先把马车围住。”那火枪兵登时分做两队，一队绕到马车右边，一队绕到左边，于是就乱打起来，打得十分可怕。相打的人，也不晓得是谁同谁打，也不晓得为什么事打。

## 第九十七回 劫驾

再说，乱民同官兵这一闹，闹得十分厉害。那班火枪兵，因为无用武之地，不甚得手，不到一会，被人冲散了。

达特安正要把车帘挂起来，路易第十四说道：“达特安，可以不必，我要看看。”达特安立即拉转马头，直攻那乱民的首领。那个首领，一手拿剑，一手拿小枪，正从两个火枪手之间走向御车。达特安喊道：“走开，走开！”那为首的听见这个声音，抬头来看，已被达特安刺了一剑。达特安认得这个人，已是来不及了，喊道：“伯爵，你干什么？”原来这个首领，就是卢时伏伯爵。他倒在地上说道：“这是天意。你从前刺过我三趟，我都不死；这一刺，我恐怕逃不脱了。”达特安很难过的说道：“我刺你的时候，不知道是你，我望你不要仇恨我。”卢时伏伸出一只手来，达特安抓住他的手。伯爵还要说话，血涌上来不能说，举起手，登时死了。达特安道：“你们这群恶狗，你们还不退，你们的首领死了，还不快散。”原来这一支乱民，果然是卢时伏统带的。卢时伏死了，那班人也就散去。达特安带了二十名火枪手，追赶上前，把乱民追散。乱民纷纷逃避。

达特安回转来，去帮颇图斯。颇图斯已经把左边一支乱民打走了，马萨林才把车帘撇下来。达特安道：“颇图斯，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颇图斯道：“达特安，你脸上也不好看。”达特安道：“你不晓得，我刚才杀了一个老朋友。”颇图斯道：“有这会事么？你杀的是谁？”达特安道：“就是卢时伏伯爵。”颇图斯道：“我杀的，恐怕也是个熟人，我好象见过他，可惜我打他的头，登时他满面都是鲜血。”达特安道：“他倒地的时候说些什么？”颇图斯道：“他只喊了一声呜呼。”达特安微笑，说道：“如果死者只喊了这一句，却看不出他是谁。”

王后问道：“怎么样？”达特安道：“道路已经清楚了，请陛下走罢。”于是向前走，走到大教堂，帮主教带领各教士在外迎接。他们进了教堂。行礼念经快完的时候，有个小孩子跑到一间更衣房，换了一身唱祈祷歌人的衣服，从人队走过跑到巴星身边。那时巴星穿了蓝袍子，手上拿了一要镶银的短棍，在瑞士兵面前站着。巴星觉得有人拉他的袍子，低头一看，晓得是法拉克那个小孩子。巴星问道：“经还没念完，你为什么来搅扰我？”法拉克道：“巴星，你可晓得梅拉，他就是圣天特教堂的乞丐头。”巴星道：“他怎么样了？”乱民闹事的时候，他头上中了一剑，那一剑就是站在那边穿了绣花衣服那个大汉动手的。巴星道：“既然如此，他一定不好过。”法拉克道：“他快死了，他要帮主教替他忏悔。”巴星道：“难道他要帮主教这个时候离开大教堂，去他那里么？”法拉克道：“是的，帮主教从前应许过他，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梅拉请他，他立刻就去。”巴星道：“这是谁告诉你的？”法拉克道：“就是梅拉告诉我的。”巴星道：“你看见他么？”法拉克道：“他倒地的时候，我刚好在他身边。”巴星问道：“你在那里做什么？”法拉克道：“我在那里喊推倒马萨林，杀了马萨林。绞死这个意大利人。这不是你教我喊的么？”巴星道：“呆子，不要多说话。”法拉克道：“梅拉同我说道：法拉克，你请帮主教来，你果然请得他来，我把家产传给你。巴星，你想想看，我做了圣天特教堂施圣水的乞丐的承产人，我从此以后，一辈子不要动，就有饭吃了。但是不管怎的，我很愿意替他出点力。你看这件事，可以办得到么？”巴星道：“我去告诉帮主教。”于是慢慢的走去，在帮主教耳边说了几句话。帮主教点头，巴星慢慢走到自己的地方，对法拉克说道：“你告诉那快死

的人叫他先耐烦的等，再过一点钟，主教就来。”法拉克道：“好极了，我的财运来了。”巴星问道：“梅拉在那里？”法拉克道：“他们把他抬到圣则克高楼上。”

法拉克看见居然把事办到了，十分高兴，长袍子也不脱，从大教堂走出来，就极力的向圣则克高楼而来。等到大教堂念完了经，帮主教仍穿教袍，立刻也到高楼来。来得正是时候，梅拉虽然弱到动不得，却还没死，帮主教进房去看他。过了一会，法拉克拿了一个皮袋走出来，把房门关了，打开皮袋一看，原来满袋都是金钱，十分诧异，果然梅拉并没失信，当真把财产传了给法拉克。法拉克欢喜到要疯了，大喊道：“母亲，母亲！”喊完了，同疯子一样向家里跑，一进了巴留士的门，就倒在地上，散得满地都是金钱。他的母亲先把金钱一个一个的拾起来，随后把法拉克也扶起来。

且说，达特安等保护着王后、王上到了王宫，路易第十四对王后说道：“母亲，达特安是个有勇之人。”王后说道：“是的。他从前还替你的父亲办了许多事。我要你将来不要忘记他，好好的待他。”王上从马车出来的时候，对达特安说道：“达特安，王后分咐约你同杜威朗两个人，同我们吃饭。”两个人听了，十分高兴。颇图斯是乐得受不得。但是吃饭的时候，颇图斯觉得很不舒服。达特安看见他这样，等到两个人同下楼的时候，问道：“男爵，你怎么样了？吃饭的时候，为什么总不舒服？”颇图斯道：“我今天打死的那个乞丐，好象是个熟人，我心里部属丢他不下。”达特安道：“你记不起他么？”颇图斯道：“记不起了。”达特安道：“你试记记看，等到价钱记起来的时候，你务必告诉我。”颇图斯道：“我记起来自然告诉你。”

## 第九十八回 四侠分散

再说达特安同颇图斯两个人回到客寓，看见阿托士来了一封信，信上说的是请他们两位明早去大查理客寓相会。当天晚上，两个人一早就去睡，却睡不着。凡人都是这样的，平常所最渴望的事体一旦到了手，当天晚上总是睡不着的。

且说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到了大查理客寓，走入阿托士的房间，看见阿托士、阿拉密两个人，已经穿上旅行的衣服。颇图斯说道：“看来我们个个都要走了，我今早也把衣包拾好了。”阿拉密道：“是的，掷石党算是散了，可以不必在巴黎逗留了。朗维勒夫人请我到那曼狄住几天，又分咐我到某处看替他预备的房子弄好了没有，等他儿子行过洗礼之后，他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我先到某处替他办这件事，此后我就没得事了，只好到诺塞庙，闭门谢客过日子了。”阿托士道：“我要回去波拉治堡。达特安，你晓得的，我喜欢过安静的日子。况且洛奥尔还有许多事情要靠我，他的产业我还要替他经理。”达特安道：“洛奥尔怎么样安置？”阿托士道：“我不是交给你。法兰德地方还有仗打，我要你带他去。字洛阿地方恐怕同他不相宜。我请你带在身边，教他学忠学勇，将来他可以同你一样。”达特安道：“你既然不能同我们在一块，我倒极愿意留那个小孩子在身边。他虽然还是小孩子，我一见他，就想起你来；我见了他，就如同你还在我身边教我、帮我一样。”于是四个人分手，后会不知何时，觉得十分难过。

达特安同颇图斯回去客寓。颇图斯在路上，还是想着他杀死之人，总也想不出。到了客寓，摩吉堂早已把马备好，在门外等。颇图斯道：“达特安，我劝你同我同住，我有三处的堡垒，随便你喜欢住那里。我们终天谈谈旧事，谈谈我们的旧友，就很可以过日子了。”达特安道：“多谢了，不久就要打仗，我还要到前敌去，还可以望升官。”颇图斯道：“你还要什么呢？”达特安道：“我想将来作到法国大将。”颇图斯想不到达特安兴致这样好，听了十分诧异。达特安道：“颇图斯，你不如也在这里同我办事，不必回去了，我可以替你弄个公爵。”颇图斯道：“多谢你，我不干了，摩吉堂也不喜欢打仗。况且我回去，我们的人要大举欢迎我，我的邻舍看见要妒忌死了。”达特安晓得是无可再劝的，说道：“暂别，暂别，我们再会罢！”颇图斯道：“但愿早日再会。你无论何时到我的男爵采地上来，我都是欢迎你的。”达特安道：“多谢你，打完仗之后，我一定来探望你。”两个人抓手告别。

颇图斯出了店门，达特安站在门外，依依不舍的看他走。颇图斯走不到二十码远，忽然伸出手来打自己的额，勒过马头回来对达特安说道：“我忽然想起我昨天杀的那个人是谁？”达特安道：“是么，究竟是谁？”颇图斯道：“就是邦那素。”颇图斯说过了之后，心才放下，拍马走了。

达特安站在门外追想前事，回过头来看见米狄林站在门口，听见说达特安升官的喜信，有点胆怯含羞。达特安道：“米狄林，我现在升了官，当了火枪营的统领，你要把第一层楼上的好房间给了我。但是，我从前住的那间小

房，你还同我留着。现在世界多变，将来怎么样，是不能预料的。”